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七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薄游草二十四卷　〔明〕謝廷諒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自愉堂集十卷　〔明〕來儼然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四十七年來復來臨刻本……二八六

駱先生文集八卷　〔明〕駱日升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四四九

玄居集九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春熙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重刻本……六三六

蟄菴日錄四卷　〔明〕顧起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七四〇

薄游草二十四卷

〔明〕謝廷諒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薄遊草十五卷》提要

薄游草序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豎十年病天下無一可用之書余每三復其言詩文之業甚尊小夫況學貧不絕代書不破萬卷輕攘牙管何敢乎亦有才淩

飛兎學勤抱犬服倉負簏終屬垢囊倒筆傾筐不堪鎔製文章千古擬議實難此道神矣或精思不得率爾得之歷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逃不得狂走得之子長好游游竟奇其文章

夔州詩永州記雖復幽篁之思不能措也一時脩古之士友可先鳴余髮未燥奉友可姓字爲壇坫幸以乙未之役兄事之得盡讀其著述百城自富矣友可成進士官行人於今若而年所

游歷方州幾九之八當其會心處輒用片語點綴之川谷成響珠璣韻而琳瑯鳴也題咏與贈荅諸什合之曰薄游草說者謂江山勝氣待友可而吐自友可有事輶軒耳目曠遠撰結深至極八文之態頻年積聚翻自笑孰少孰多此官此遊於友可不爲無助矣有爲堪輿之學者青烏玄宅形法諸書無不讀生剋順逆之數無不討已走四方盡閱王侯富貴冢宅其術大進伯

牙學琴於成連成連誘之大海中山林窅寞四顧怛恍但聞海水澒洞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援琴一歌遂爲天下妙我從友可學詩不成願從友可學游友可何以誘我

萬曆癸卯季秋月宣城年弟湯
賓尹書

題潯游草

蓋不使與友可氏駢爲奔奏之
臣迸職使署者不及滿輙徙去
爾時薪積漢廷至餘十年不調
者而二三寅友乃得肆力於文
章之後倡龢斌斌其執牛耳而

叙　一

盟頋獨亟推轂友可氏又可亂
而嗜古稱豫章楩柟其爲古文
詞鏤肝鉥腎鼂萬法而造化其
手標韻高華匠搆臣麗蓋已居
然古作者詩則槼唐無不唐也
文則槼秦漢無不秦漢也而間

尤長於俳儷語今世耳食者輒
哆口俳儷寔六朝之濫觴彼其
衷曾未窺六朝人物之涘胡輕
詆也先是友可屋署中所著有
起東集業膾于人士之口已輸
歸瘖ㄑ多所結撰復滙而成帙

敘　二

命之曰薄游友可九載星槎之
跡已半天下豈不亦壯游邇稱
薄游我度友可所謂游殆非剌
促宦游有所冀幸於前路毋尔
曰丈夫千鑪之業何也都尊膴
取顯爍於世吾姑薄游朝署以
畢此平生耶備二三同志雕令
刻古撣涵寓宙以從事於汗漫
之游眡羈絏世塗猶之乎蜣螂
也友可之游意無乃是乎達哉
友可故自韋ㄑ人聲[illegible]既
交驩友可今纂出屬不佞弁序

敘　三

其端不佞受而卒業輒蓬然有
跂心焉顧才數不若友可識不
若友可官記問不若友可交可
登壇豎幟余不佞安能執鞭橐
以從惟是世故稍ㄑ澹厭不願
以雞肋自縻薄游一念或可附

於友可〻臭味則不佞所為〻
友可序薄遊也
明萬曆癸卯季夏既望
宛陵胡國鑑臣甫父著

薄游草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卷之四
七言古詩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卷之六
五言律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卷之九
七言律詩
卷之十
五言排律
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卷之十二

七言排律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卷之十三
疏
表
策問
卷之十四
啓
卷之十五
書
卷之十六
序
卷之十七
序
卷之十八

序
卷之十九
序
卷之二十
傳
卷之二十一
辯
贊

記
卷之二十二
誌銘
墓表
行狀
卷之二十三
行實　附誌銘
卷之二十四
祭文

薄游草卷之一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五言古詩

賦得通籍南宮言志

青殿姤離光照灼爛星紀帝唱動卿雲天晳章蕃社日月闢皇闔風雷順昌軌爽運際休明掄材搆松杞緊予亦候柯遠想翫朝市素琴撫上皇塵榻衛高士一蒙英達顧叨厠承明裏北斗日披雲南宮時聽履步櫓還璚弁綫帶探玄理蘭渚竝鸞栖槐衮追麟趾奕奕山東妙粲粲洛陽美感彼請纓志協此彈冠喜名體雖殊途風槩從茲始葵心自烱曝橘性難遷徙妙善契良知雅論承君子亮裓避喧歊悃愊懷恩紀璧會向人投珠寧堪鵲抵叩擊齊洪鳴撡觚聊率爾

詠史一首

洊雷居震位陪極耀宸樞元良啓盤石祚毖
置中衢羽翼成四皓賢良舉二疏定陶多材
秇愛幸竟寧初隤允中嚴鼓歡呼動國儲奮
身排紫闥頓首伏青蒲慷慨出至誠痛絕泣
與俱誕育桂宫時神光照殿隅翼翼嗣周文
烝烝紹有虞先帝字太孫宗社誕靈圖大開
博望苑已起龍樓趨臣民久繫心毓問東華
敷上乃大感悟君誠骨鯁儒贊業東序者非

君孰楷模君宜善輔導離暉麗天符三善著
齊齒本支固皇塗

遊黃山宿祥符寺

地軸掀空中天都出世表萬籟谷聲喧孤光
岩際曉温液溜丹砂凉飈鳴琴條浴衣掛林
梢幽供紛繚繞香界嬌遊龍寶菴依宿鳥六
牙自感因二鶚應垂兆忍草踏空飛覺花塗
砌晶分身淨土遥洗慮塵煩少斁念亦已誠
耳目更無擾惟餘櫪馬嘶去住白雲遶

過芳村作

掌域既已叨省方麽云補龍去軒轅臺雀羅
丞相府掣肘愧行坐會心懟靈圃指旆控斑
麟廻車防乳虎竭來値吾宗信美猶吾土山
中景物清江左風流古雲移千夜歌花映前
溪舞載酒歷龍潭蕙淵交香雨藤盤彩錯紛
湍石危昂煦簫鳴下尋微柯囀鶯樵父長嘯

欲懷人高歌宜述祖魚游夢草池鳥戲藏春
塢因遺道德篇居然仁智所

懷許文穆

太傅在縫掖英藻含咀久孤高拔俗標深厚
持冲守吏舍日歌呼車茵頻醉歐白首伏青
蒲黃山鑿虛牖月旦重平輿版築餘岩藪秘
器出東園劒履暉南斗賦咸一夕奇契托忘
年友風運斤輒投霜湛鐘隨叩知已感橋玄

奉
詔良非偶

歸途登高避水厄感懷前太守古公

恠雨似符陽滌風駝電隙淫衍既橫湍廂奔遽傾驛之子戒垂堂君命委沙磧此日賤皇華當年貴縫掖爲愛洛陽才復作臨邛客標此冲曠懷濯彼潺湲液再來甜棠陰苔蘚傷春碧蕭蕭廷尉門寂寂子雲宅躑躅馬悲鳴踟躕人嘆息羞對沮溺羣百年何苦役

祈門逢張比部

華緒連天潢仙嶠孕星髓家聲擢桂林祖德標槐市族成羔雁羣翼化鵾鵬徙藻績煒亨衢亮拔扱清軌姱修感獨醒伉直仕三已減景賦思玄埋獄光浮紫懸榻豫章門垂幭松蘿里廡下栖梁鴻關前逢令喜郎看馬首還懼以豬肝累大浸忽稽天淜湃憑城起星聚苦愁霖風期歡閱水相與弄濠梁臨流堪洗耳

過始安懷顏光祿

光祿伉直人雕績亦何美挫銳陳三義迕權甘二始吊屈信誰狂依劉先自耻獨酌郊野時何如翫朝市

望耒陽懷杜拾遺

拾遺數行書早巳闕胡羯栖遲劍閣雲嘯弄琴臺月往往賦登樓依依猶懸闕遂令一代

間詩史稱檮杌

過袁州懷韓昌黎

韓公自天拔神理超玄邈沐雪赴潮陽開雲望衡岳文體變當時道竅原先覺迢迢董生來大業初揚确

過永州懷柳子厚

子厚廊廟珍鬱爲湘中寶高義薄秋旻幽抱摛春藻既以採芳蘋因之擬玄草晻曖燿文

明天遣窮探討

送鄭駱思之盧龍

通德署華陰流略勤敦悅秀頴戢雲翅玄源濬琁折奕世禪雕龍郊居宜辨峴牘令漢吏持書縱秦人閱内庭供億煩海島珠池竭身爲度支郞抗疏標奇節朝辭五鳳樓暮隱九龍穴滅景弄青雲攄懐吟白雪郢中少和人鄴下多才傑結綬登皇畿彈冠就朝列淵抱

激珠揮妍談霏玉屑醴酒爲君陳鳴琴爲君設歡從金馬遊遠作盧龍别柳色正芳菲鶯聲時斷絶分華戀色徽染馥懐芳潔關塞夢難尋離思徒紆結

怡怡堂爲翼城史侍御題

中散有慈兄綴緜勤鞠育千載聳風徽至行何惇睦嚴荆悦同株池草驚獨宿愁聞四鳥悲但取羣羊牧烏嶺鬱雙蟠左右送春目卿雲繞蔚林德星聚華屋被憶伯淮姜居擬平原陸忍令衡軌殊誓將成騈服闕尊美勸酬分章遺誦讀嚶鳴韻益鮮華萼芳逾馥光兹豸繡堂聿成羔雁族門德嗣平輿時論成推轂

賦得謝太傅

東山澹蕩人風槩標霞外淵邈鑒靈奇玄定攝羣會虎尾蹈新亭鯨波剪泥瀨捐麈談咲

闇身與名俱泰

賦得蘇子瞻

子瞻信奇才韻宇何疎亮蔚薈馥風鮮峻邵千霄上獨醒神理超三黜襟期暢遂令絶域聞牌版標玄象

郊遊即事

彩虹纓卿雲林薈麗朝旭麥隴秀合金藍田豔生玉煒芬絢影紅英蓓月陰淥躍浪鱗遊

潛鳴心烏韻續絪縕塵外蹤矯駕從吾欲斥
鷃適榆枋蝸角鬬蠻觸曼倩一囊錢淵明五
斗粟徽纆已牽纏名教坐拘束三輔湊豪英
兩緣涵真俗既轉法王輪復蘸仙人籙驪頷
步濠梁澡垢同沂浴樹下客流盃花間人秉
燭俠少競揮鞭歌妖猶弄曲簫聲引鳳凰舞
態紛鸞鶴不知年運遒翻嫌更漏促寄語急
流人規操宜誡勗

感舊一首懐侍御賈公

握憲典秋闈一鶚深余眷拾紫譽方隆殺青
傳已遍楚臣怨自盈齊女冤誰辨空慙國士
知臨風淚如霰

讀君霖遺稿愴然有感

誰遺朱邸榮自試諸生黨理宿芳塵流淵情
冲照廣熒熒爇火光烱烱柯亭賞聲價重人
謠道業日以長藻績富垂帷琳琅振清響神
劍斗間鳴人琴天際想鶴馭若連翩鵠原傷
獨往禪草爲殺青因之遺象罔昆氏元吉爲鐫遺稿故云

贈南海梁太翁

桂樹鬱葱青沾光白雲洞門德嗣太丘靈和
産時棣禎符五色羊秀吐九苞鳳鯉對乍趨
庭蛟懐頻入夢獻納當上心譽望高朝諷春
還淑氣催雲擁丹書送鳩杖左右隨奄馭連
翩控海上覓安期尊前呼二仲世講篤荀陳

交誼深王貢綺趍阻勸酬彩筆齊飛動道業
既超倫福祚應殊衆極目睇堯山華封疑祝
頌

偕湯嘉賓徐鳴卿並賦一首送吳德拱
之唐藩是夕德拱鳴卿並集敝止嘉
賓適至遂有是篇

紫氣靄氤氳白水看遊涉把酒酌榴花遲節
分桐葉驪歌浩唱酬鳳擧連翩接郊枚祖爲

清班尹襟期協夏國採遺風延陵宣素業冷
冷盈耳聞颯颯流目擱逸思夏雲飛文采春
榮曄感彼梁園人聆此燕臺俠授簡憶平臺
濡筆旌行篋彩服晝遊新版輿芳願愜未許
賦閒居書成宜諫獵

顧靖甫署中偕梅季豹潘景升方敦詩
汪伯聲年兄汪伯英鄭翰卿宴集醉
後周子建復出小顧詩相示賦此紀
事

泉流瀑布陰人在松蘿徑丘壑置偏宜棹發
剡溪興梅尉乍披雲潘郎忻托乘名韻日芬
馳激射聲相應遂有真人占白岳賢星坐方
生澹蕩人父也神仙令家公桂樹棠召伯棠
陰暝伯聲籍奏時計偕同不佞爲覓子雲居
新闢蔣主逕湖上逢伯英兩度採名勝鄭驛
日追隨沿洄攀石磴折簡並招邀登堂各坐
定馬[illegible]列[illegible][illegible]壁鳴鐘碧披襟幽抱霽剖
握奇璘韹文雅富才情所聞良已稱狂呼屢
爲交從倚閣于凭復共阿戎談惠湧言泉
擬得美人詩恍惚彥先贈那堪飲醇醪青眼
醉猶瞪既悲首陽人復哂有莘媵誰信吏隱
頗悅卷舒箏持節採人謠肅德傳天聽

道上感懷李冲涵先生一首

李公何三黜直道固難容淵冲懷琬琰韶潤

溢丰茸氣吐吹暄律風傳警曙鐘追陪青瑣
闥坐嘯白雲封妙譽何芬馥名流多景從爲
我遊白鹿一見剖雙龍道上憇甘棠岩畔撫
孤松暮宿諸生館朝遊五老峰濺沫迴湍籟
叩擊啓玄宗公車還過魯縞紵脅彌重丙子
自南來失路涕霑胸綢繆導出疆光寵勝如
卯梁木有時折斯人不可逢何時辨雞絮江
夏覓遺蹤

東安孝女

十室有忠信宣父寧虛語百行孝爲先乃出未笄女女憐母病危持刃刲其股啗母母不知須臾母立愈女伏裀褥間肌肉摧殘苦緹縈除肉刑慈烏能反哺惜哉僻一隅事不聞中土我來試粵西問俗還過楚楚邑拜先祠遺風被鄒魯士庶有絃歌女紅勤纂組不謂女慨慷獨行標千古表以愧鬚眉忠孝堪誰

許

走筆謝黃侍御二首君以不朽相慰籍因而感懷

伊余離襁褓早自揖章縫夢持丹漆器宣尼左右從絳幘垂三載玄史足三冬簡練類遊秦歌賦似如卬肯信吏兼隱虛疑仕易裴分已乏鳴雁光豈燭神龍夫君勤獎借感激涕霑胸莊惠情逾洽僑肸眷彌重上書求自試耻云末技工㓨乃技薄劣覆瓿亦何庸牙曠所時有鍾期不易逢爲君調六管夏谷應祥喤

其二

憶昔同寮寀鳴珂候紫宸軌度既汪汪德心亦恂恂長嘯冷天籟洞鑒表人倫緊余斬疎拙篤顧時見親佞蘭頻染馥交桂日霑醇聿來感離索撫迹更懷人豸繡雲中節鶯花陌

上塵羽翮分鵬鷃音響隔鴻鱗三益頻開徑一囊猶剩貧堪笑焉唐老而比洛陽新巷寧堪遇主居甯戲荅賓虛恬適微尚祇應洽隱淪

擬鬱鬱園中柳

鬱鬱園中柳森森庭際柏悠悠天上雲湛湛水中碧寂寂幽閨人迢迢遠行客遠行猶不歸棄我如遺迹昔爲婺女星今作望夫石

又

綺疏隔一下簾瀲灔光邀柳皎皎霞外奕奕閨中夜札札弄機絲盈盈釀春酒相對必齊眉相邀期皓首皓首不可期紅顏嘆衰朽

城西北湖落日望水有感

平湖接御溝熠熠光華旦竟日憺忘歸陰霞屢迴擬開襟濯漣漪極目凝霄漢丹崖暮靄橫滄渚孤光渙臨流流益清惜景景逾煥澄

波蕩夕氣傾羲激驚瀾鳥歸烟樹迷魚唼芰荷亂暝色斂前扉鐘聲聞隔岸滉瀁水雲浮參差河宿爛依微見北臺霧鎖彤闈晏落日歌檐楹前溪舞池畔明時敢叶閶長夜空垂幔土崩慮主危陸沉憎客難意將沼沚羞心與園葵燦誰揮挽日戈彌軫逝川嘆尚餘明月珠把握盈淵瓶

追送曾太翁遄歸石首　并序

夫張孟侯之在公位父常居田里每有選職一詣京師公卿造門奉酒上壽乃太翁之來也退如太史適以

上命分校天下士杜門不通賓客則恐譏大人爲兒少留一月遂兒校士畢得爲會諸公長者恭詣謝乞爲翁壽翁咲而許之比退如入簾太翁亟命舍中兒趣裝返故里而移書退如毋

厭承明之廬毋以廼翁爲念毋督過舍中兒退如出而惶恐上書請休沐歸侍太翁余不佞既以不獲登堂謁太翁爲恨而又嘗擬管賦懷雲愛日堂知翁深故於退如之行也寄一詩爲翁紀其事翁蓋吐鳳標華計日取青紫特以老母故依依庭闈遂以大業付郎君而優游岩壑間識壽肩期

鸞嘯仲長統之歡娛泳泉兄夫願以
抱璞于楚市駿于燕生平感慨之意
尚存而大隱朝市竟何人哉誠往一
觀云爾時事傷心不能一朝居去國
而懷杞人之憂及關而發高士之嘆
好事者諷余詩亦足以想見其爲人
已

佳兒金馬遊玉柽擎清詎歡宴猶未畢言歸

望綠疇綠疇巢綠翼沃蕩雲霞色欲遂鹿門
期寧羨銅駝陌出谷喜鶯遷強起度晴川永
懷鸞鵠恨追憶敝貂年白壁空投楚黃金不
市燕觀光酬夙願東閣訪名賢名賢光赤琲
搜揚盡幽塞監策儀賢堂玅選皆名輩棘院
日掄披鯉庭失趨對官舍視園蔬鄉心秉耕
耒寄語五陵豪與盡剡溪棹京華遊俠窟懷
古憶荊高嬴牛釜屏任躍馬付兒曹還以及
關嘆翻成獨酌謠昔人常獨酌心跡僕寂寞
不喜見要人而惟躭林壑借問求羊蹤何如
子雲閣借問五侯鯖何如甘葵藿供膳出大
官眷戀不遑安南陔情脈脈北闕路漫漫晝
遊昌休沐晨省欲承歡馳情赴河洪策足渡
桑乾伊余慕芳躅叨陪庭際玉虛隨博望槎
未訪君平卜報　命入京畿懷人寄空谷詠
此白華篇雜彼美雜曲

城西社集賦得鬱鬱園中柳簡社中諸
子

容裔步城西婆娑清渠右蕙圃溢芳襟蘭臯
濯素手向日對園葵息陰傍池柳是月吐朱
離炎精育林藪鴻條上森梢龍鱗下交紐修
幹縮香裾窗葉浮鐏酒慶雲繞坐隅良颷生
左肘疊疊煩懷祛陶陶歡聚乂寥亮豁神軒
蕭索頹情牗後凋托奕妍先容蕙質朽濯濯

春月姿奕奕金閨友緜緜運宮商英英隨擊
叩冏如夜光揮渙若清風瀏含咀妙習融郢
握從君剖

送米仲詔之蜀

俊友何祁祁棫樸緜豐鎬傍日孕禎符階雲
飛逸藻玄聰自鏡機尺牘人爭寶捧檄出遐
陬鳴琴霽幽抱講德咏中和議功陳上考聽
彼竹馬期留滯逢秋潦飛舃候雙凫天際微

陽杲帷褰熊耳霞馭叱羊腸道幔亭風景清
官舍白雲掃巴嶽產異花重壁餘香稻秫田
釀巳深彭澤尊宜倒緊余嘆陸沉寂寞疲玄
草君來美獻酬垢吝從祛澡斯文煥在茲翰
壘邀刪好分夬忽臨岐憂心惄如擣計日聽
遷鶯澄流共探討

贈宗伯于公

星精出昴年嶽降生申昔禎符薦赤文秘畧
師黃石叩擊吐瓊音流聘生英奕雲翹映紫
宸秀頡暉丹掖人欽霞外標天顧幙中畫秉
禮飾彝章敷文綜典籍思冲自握玄體復原
深易抜心委形度羅景栖神跡罔象掇玄珠
練乳通海碧閬苑出瓊漿岱宗探玉策
帝旁眷耆英天應壽平格七辟巳懸旌五更
宜布席庭推帝載時夢繞皇闈夕渥耀滌中
區崇藪需霑靈澤

送華德夫馮可大何玉峴南還一首

東居旦作歌西入彪籌策奸黨補黃樓歡聲
騰紫陌萬姓欲燃臍羣兇咸屏跡　帝廼感
精忠頻年拘禁掖寃結振風號譖擊飛霜擊
楚巳競懷芳蜀寧堪化碧陽回黍谷溫恩豁
梧丘鬼漢室推名臣梁園稱上客亮節震寰
區貞風存軌迹既授夏侯書復演文君易岝
擬登廟廊未許躭泉石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表季偉校

五言古詩

咏史

刎頸尚方時豈無絕代姿苦憶糟糠婦恩深兩不疑閶闔知疾苦長秋正母儀咄嗟邪謀起災疹掩娥𨺗身爲天子貴私情當告誰顧

眄異疇昔粉黛任妍媸朝夕萬幾服寢食不得怡何人搆此釁無乃霍光妻陰圖保厥宗厥宗返傾危人百其身贖赤族固其宜我豈忘大功功標麟閣垂置我殿中樂置彼泉下悲魂魄遶靑蒲煩懣數聲低頭覺岑岑痛拷掠淳于醫醫罪固當誅寢奏何太欺明欺官家懦不獲庇牀帷賜胾因求箸立裁跋扈威伯仁由我死惶恐不自持漢主豈薄恩臣節良有虧

咏懷一首

書傳刻鵠規謗起文犀競破浪激風濤含沙迷水鏡幸哉寥廓翔自適恬愉性秣陵山水佳江左風流盛緬想東山姿羣從階蘭映門德本清華素業殊標令兩許重題評五君曾入咏嗟余遭不辰年少何伶俜王湛剖玄微呂巽招機穽名士豈不知長史工讒佞銷骨

良已深吹毛適爲政寧教毋不疑直以子爲證攘羊事且誣失馬幾潛定六月圖南鯤二載居東聖去去勿復陳勞歌聽自聽

南司寇開公咏

公諱濟洛陽人　國初建議甚夥嘗疏陳六科取士時論韙焉

自比洛陽新展也中朝舊國體旣已請朝章多所就九德協謨明六科程論秀經綸草昧初聿闢鍾山阜

高行篇有序

夫古今之所稱高行者一與之醮百折不回往往而有然皆亦既有行鍾於情而迫於義也獨齊侯之女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終其身稱衞寡夫人丹陽羅静爲朱曠所婚禮未成而父病疫喪没隣比斷絶曠觸冒經營殡

疫而死静感其義遂誓不貳固宜適至如太夫人者産於謝聘于董僅弱齡耳無何而兩家之難作絶勿與婚許婚者俱改議獨太夫人以死自誓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間出赴水死守者覺而拯之得不死衆迺不敢逼其後七年歸于董歸之日族少猶阨諸梅林夫人懐尺帛自殉謂㚒者不死于水今死于帛乎族少聞而舍之先是龜川先生廢學久矣夫人取懐中帛垂涕叮嚀激令務學遂成大儒文章行誼出古人没而祀諸瞽宗篤生哲胤柱國名卿卜孟氏之芳隣成寧家之宅相此之爲義閨閤中寧有兩之者哉龍章寵賁象服是宜孺慕不衰禄養不逮爰集彤管徽述遺芳表鍾郝之家聲桑淵雲之墨妙將令中

壘氏採之永垂媺則云爾

義我金華山一塋如婺女祥惠通德門瑰儁神明緒揚田白玉生應社黄金吐淑問鬱川冲獨行超千古高行昔聞梁貞信匹共姜曾是未笄日早已厲氷霜議方諸秦晉婚遽斷郄王誓死不二醮七日絶水漿間出墮深淵保母相援拯謂女何艮苦族衆交凌詬縱或

結褵時中道防顛覆鸞輿度梅林衆果委其
後淑人懷尺帛衆廼不忍前孝感招靈匹芬
郁馥風鮮鳴鳳卜妻吉乘龍擇對賢文章工
纂組閫奧畢鑽研先是輿畦饁久矣廢學業
不減許昇妻交涕流雙頰尺帛出懷中朝夕
置君篋發憤因下帷尋師且負笈蔚起爲儒
宗福祚日豐融丹穴騰𩕄彩曬泉毓藻雄從
夫已賚敬訓子復移忠名德中朝重台階位

望崇照門有魚軒交室盈龜艾孺慕轉悲號
吁嗟養不逮機杼日摧殘綸章頻寵賚還以
彤管揮象彼甘泉繪

送沈伯含

洪胄崇懿風景靈耀玄渚挺秀濯淵翹擿光
映霞舉激鸞誕英規懷蚑含美緒簡情䄙理
超濡吻高華咀瓊敷穎臨丢金讚聲諧呂朗
節曳清霄韶韻𡿪芳侶品鑒旣甄奇氣類多
密與勞烈茂鍾鏞勝略存鸁廹陳謨翼泰階
登軌𣄻休序五噫遽出關三至鸞授杼抱影
自憐余澄心誰卽汝遥夜氣衝吳白日晃卿
楚摛藻賦郊居懷芳傍孤嶼稍釋西河憂徵
痦北宮語道高涵智愚機忘迷出處時泛剡
溪舟乍息山陰墅撫迹感流萍惜別持芳醑
冉冉桐陰垂迢迢蘭訊阻濠梁儻見招石逕
私延佇

送曹能始

我友茂芳標綿邈矯奇蹤瓊巖朗石竺玉潤
灑雪峰年甫垂秤象技已擅雕龍有美山東
妙無雙江夏童止觀冥神谿研幾浪懷通塵
軌超槐路纓珮鏘桂宮泰淮兼吏隱鍾阜欝
青葱披襟冷蘚蘿飛蓋出芙蓉遺情忘彫暎
賞心冀玄同已肴成大業寧獨息微躬余亦
遭迴者鸞嘯竭相從銷蒐驚倦鳥流目送飛

溤霜氛盈彩鶡寒翚影花驄好拂延津劒相
看紫氣重

贈銅陵余公二首公有弟爲外舅吳公
同年友吳公理池陽曾從署中識先
生面復交令子聿雲氏傳致公八十
自述詩甚温麗且索詩爲壽賦此

秋浦籠三辰天門岕四照邈邈慶城標奕奕
賢星曜群空冀北良競爽山東妙水鏡自神

清金科寧耳剽亮節震燕臺殊勳銘粵徼超
軼絕風塵矯步凌偲嶠既啓石函書遂得金
樓要誰進羨門方似睹靈妃笑時揮碭水栞
年垂渭濱釣猶復紀前言展也宣奇調媛律
鼓微陽融飇鳴衆竅昔乘叔寶車曾過孝娥
廟更共阿戎談並揖孫登嘯彩服正堪娛青
雲能自料族成羔雁群戶迎丹鳳詔煥昺麗
曾霄祥光殊熠燿

都門詶別社中諸子八首

南海區用孺

猗歟慶曆間衆製何繇起縱披薄風騷括帖
精名理碩輔盡虛襟宿儒驚倒屣飈流鼓靈
濤景附揆清軌海嶠富英奇濟美綜文史兢
爽齊藻玄聯翩看拾紫馳驅珎駕中諷議金
閨裏乘軒使尉佗著書遺令喜吐論析精微
稱詩必正始非今徒獵聲範古仍咀髓目巳

無全牛人誰矜白豕忌應萌獨醒愠豈形三
巳披莊翫太初早屈懷芳芷鼓椎泛吳江擊
筑歌燕市殷勤贈二言盈盈隔一水

廬陵蕭損之

地自闢青螺人擬追鄒魯朝看月旦懸夜識
星光聚寘樞雲應輝宗臣天篤祜結綬既登
朝枚枰曾帘主我友富金瑜昌期襲珪組符
彩照九匯鋒穎標千古攬機領儒林揚蔚炳

文府㤨淵把玄流淳白凝神宇矯翼遊鳳池
志懷狎鷗浦思植芳庭蘭不言溫室樹抗疏
時批鱗譚經日揮麈殿上擊鷹鸇尊前賦鶚
䳄唱和忝同聲差池驚鎩羽離亭烟樹迷高
義雲天睹三復河梁篇感激涕如雨

金陵朱元介

靈和誕地德疎朗表天骨瓊光函景融芬響
凌霄發九泒疏情源重玄探理窟驚激遐風

鮮駿市奔塵沒射策對天人著書懸日月宸
章美渙揚良史精裁冣金友侍龍樓寶臣標
鳳闕心遠自持冲名高誰去伐賓至卽熙顏
朋來看握髮十載結綢繆千古相揚扢吳舟
去鷁催燕市流鶯歌念別悵悠悠沂流書咄
咄朗月誦離章琳琅振清越

博羅張孟奇

七緯降禎靈秀吐朱明嶽淳氣流滌清仙履
廻翔數茂彥殊響璘伊人洵卓犖質瑩秋浦
澄文豔春榮擢弘潤標祥華贍逸工藻斷挾
策赴公車載筆趨宸幄寘搜廣內書益富中
壘學萬戶賦張衡五經訓徐邈齊韓累析詩
龍趨爰分樂稷下摧其鋒五鹿折其角執戟
旣疲揚金馬亦沉朔高義積周旋大業相揚
確存交各去畱憤世傷謠詠慷慨贈離章把
玩珠盈握

豐城表吉卿

素風闡曜卿高才推彥伯洪胤日光隆芳標
存軌迹龍劒斗呈華虬鐘霜湛碧秀擅洛陽
生都擬臨邛客妙簡石渠英校涉靈臺籍欲
上孝尼書俄賜東方帛青瑣夕郎趨玄圃夜
光積藻思染毫揮疑義捫肌擘奇字造玄廬
高流塡紫陌時控塵外轡並曳金華舄鑒賞
自靈奇流聘生英奕念茲颯颯秋眷彼陶陶

夕顧瞻京邑遥浩蕩關河隔離章佩陸離英
詞潤金石懷袖日氤氳音徽猶咫尺

宣城湯嘉賓

慶純芳潤流玄感赤精注秀簡陵陽姿騰躍
嘘天步竅鳴爽籟冷穎耀神光曙業流辨秘
源酌韻練陳句雲從殿上呼月向懷中吐經
金何偉貞緯玉殊温裕峻躡軌停玄冲希襟
瑩素忘懷平不平邁度任無任朝遊金馬門

夕栖玄象圃逹似適文園閑盜須武庫聡玆
神理超值彼賞心悟惜別野踟躕贈言宣悃
愫乍麾紫陌塵稍協滄洲趣臨風忽不怡惟
以離居故

龍溪徐鳴卿

靈景渥丹霞曉暮祥風扇昔聞鄴下才今睹
金閨彦海嶠絢朝虹霜潭影霄練晶瑩淵抱
澄芬馥風徽衍珠勒控燕臺金科准准甸恬

簡掾曹師清淑中朝美樞參議借籌規納忠
存瑱避喧猶陸沉息影栖玄晏外籍綜九流
宮體推一變元長書齋壁君苗焚筆硯同心
篤所欽同調深余眷唱酬甫遲斤留歡恨奔
箭行行雲路乖去去風帆便別緒吐千言詞
鋒精百鍊佩以代周旋誦以申言宴

新都畢孟侯

憶昔潁川遊冠蓋多長者知深古大夫契託

汪司馬再來泛斗槎悼往頹風雅尊前覓孝
廉英妙同終賈聲聞九皐中纓垂雙闕下筆
札尚方供袍袖天香惹出入承明廬低徊白
蓮社蒲簡日垂帷松筆時謀野剖石瓊藻敷
鑽蚌珠零灑應物有虛舟陶真無躍冶夷雅
質自融標準彖寧假世誼結荀陳方駕慙潘
夏握別贈瑶華分岐傾玉斝天外惜離群國
中憐和寡會如升峻難何日襟重把

都門同社送謝友可還留京刑曹詩有序

謝友可七齡思壯標舉即鳳凰之章九紫臥游暫謫迺烟霞之侶夢中鏤管授若有神名下繡囊稟成夙惠兼以累葉蟬冕家富班嗣之編同巷烏衣游盡弘微之輩踞羊角而志金堤望牛頭而賦天闕固已籍懸都市紙貴秣陵貫五經之紛綸握羣材之總

萃者也爾其觀光金馬掞藻紫庭公車共舉其書連環莫窮其說懸珠編貝僉曰異人囊粟百錢竟同散吏備周官之掌使指原隰以驅馳蓋嘗八奉簡書周遊列國官正莅事無失體于王人專對有詞期不辱夫君命辨同陸賈耻携越橐之金賦埒相如不屑梁園之乘行已可謂曰士誦詩無

愧其多矣若乃振激頹風鼓吹騷雅變緩聲於齊右步勝韻於鄴中雲龍相遘以來風馬不期而集羊何競爽謝客自元嘉之雄任沈分鑣玄暉實永明之冠一篇之奏駭魄儷於珊瑚一軸相傳珍玩逾於玉枕至其豪氣辟易若文喬侍講而殿庭皆飛守議深堅則墨子嬰城而雲梯九却嶒峵

大節磊落如彼巨偉文辭斐然如此是宜在帝左右為國禎祥龍驚奮而宇宙為開虎豹藏而蔡奮不採顧迹不容於輦轂官薄徙於留曹衆方扳彙以北征斯獨脂車而南嚮豈以九年鞅掌宜投西署之閒一介行人不離秋官之屬於稽事典未或前聞嗟乎里耳隨聲俗情賤近夜光昭裂皆

之怒娥眉是謡啄之媒于雲覃思孰
許金匱太冲淵博或誚覆瓿小者季
緒之詆訶甚則子蘭之譏譖涉世末
流誰能免與時夏斯季惟伏方中易
水鬱蒸不減湯池之沸吴湘瀬汨行
鼓赤岸之濤張雀舸以遄征擧兕觥
而獻別凉飈未動且盡河朔之歡雲
物在踰遂隔江南之望於是燕越同

好共叙欵言吴會才人同敷雅什即
容易爲别亦未免有情所賴體道忘
筌達人貴我著作長懸諸日月意氣
並屬於天雲鍾阜巖巖遊麟之藪斯
在石城浩浩化龍之跡未湮緇塵徒
塞於長安月旦未淆於南國蒼生係
望繼者豈在他人江左無憂行矣其
勗吾黨僕謝諸泉韻響答山鍾縱匪

知音未忘眞賞使六月一息垂雲不
隔於南溟則雙劍可還精光豈淪於
延水輒効西陵之體製未罄春渚之
名言愧貟前矛恭疏短引云爾

市駿遊北燕結綬登皇畿巨海百谷王蕩蕩
泉水歸朱門策高蓋輿馬利堅肥皇風播雅
頌茲道良式微
式微亦何嘆淫哇急以繁元嘉追正始謝子

揚其瀾朝芳披復振夕秀擬可餐神鳳曜五
色矯然奮高翰
問鳳將何適言止泰山阿德輝欲覽下羅罻
良苦多嚴霜九夏隕桐竹凋其華逝將棄此
去侶彼戴民歌
奇歌不可聽別怨以綢繆薊坂横赤日茂樹
纜方舟美人隔河漢去去心若抽行行茂苑
近秦淮帶清流

清流易為濁淺水易為滲志士觀超曠駕飈
凌洪濤三山訪茅君海畔遇盧敖玄言秘相
授釋我憂思切
萬曆乙巳季夏望日年社弟徐鑾書於司馬
署
中宵寐不成誰云夏夜短不寐何所思離傷
忽內懑有美素心人淋漓三寸管博物張茂
先達節嵇中散朝曦浴咸池輶軒竭袁宣玄

覽遍中區治度馳痡痡水鑑桂林懸黃流薦
玉瓚藻黼意良勤簪笏朝獨嬾與子結綢繆
深心效悃款一朝羽翼乖恩情中道斷畫省
重陪京新侶諧仙館官餘簿領閒地勝襟期
坦六代想豪華江雲供組纂　聖主應憐才
密室召毋緩

蕭近高

恢台恭開夏炎暑方赫曦悠悠駕言邁炙轂

長河湄良友成參辰會晤安可期嗟彼皇蒼
音里耳驚君馳辨音倡高曲方軌步中逵吐
氣何磅礴振響輒矜奇斲堊斤可運游刃郤
巳披願為希有鳥圖南振羽儀三山杳天末
江流正渺瀰恨無晨風翼何以俱奮飛

畢懋康

承明君巳厭又問秣陵船碣石高譚去鍾山
王氣全壯圖龍虎踞樂事鵷鳩傳靜檢爰書

蠹閒拈彩筆鮮六朝芳草色十地雨花天邀
留空江暮穿針綺閣懸湖窺妖女黛寺吐興
僧蓮作賦名都綺行瑩勝地偏歲星江海外
法署水雲邊座擁清溪月帆分爪步烟望陵
遥對酒高枕細聽泉宛是藏名處真成大隱
年前斷君莫訝後釣世俱憐客散燕臺築盟
寒鄴[illegible]愁心千萬里隨爾度長川

袁懋謙

十載星槎使娑娑尚兩都有詩皆白雪無酒
不青趺舒杓沽宮錦商歌鉄唾壺寄言墩上
月重訂謝公呼
那復嘆爲郎偏憐近故鄉覊棲頻看劍握别
羡歸航墻短青山合官閒白晝長藕花湖曲
滿按轡柳風香

朱之蕃

我向江東問季鷹君從南署見飛騰筑燕

市愁邊聽酒後吳山醉裏登戀　闕夢同金
掌月懷人心寄玉壺氷到時吳苑多秋興數
盡飛鴻過秣陵

區大相

十年筆札伴車程此日財堪就兩京柱笏山
川新得意過江王謝舊知名談無前晉留牙
慧坐嚮明時看肉生更聽桓伊三弄笛憐君
一往有深情

官如比部地南畿勝境閑情世所稀湖畔稻
香窺蟹過塔中燈靜見鴻飛淮餘王氣潮應
大柳種當年樹幾圍誰顧淄塵久京洛白雲
心事與君歸

湯賓尹

十載輶軒萬里程聞君久已厭承明兩都可
是無人賦斐借新詞寫舊京
鍾山晴傍白雲司玄武湖邊吏散時柳色送

凉荷襟鼻官閒身倦好裁詩
一官何必較炎凉大業千秋已擅場廬岳欲
傾彭蠡涸歸然君自會靈光
秣陵關口草凄凄古巷烏衣路不迷到日定
知携小陸數椽秋色屋東西
此去休言是薄遊六朝佳製乏夷猶垂鞭日
過昭明宅拉伴疑登孫楚樓（益寅近有薄遊編行世）
桃葉渡頭官舍冷三山晴色落棊枰別墅已

羸淝捷日須將一着賭宣城
且將白眼撑高旻莫向風塵嘆積薪薄宦亦
須諳宦態右文原自妬文人
江空日落鳳臺寒片片浮雲好獨看爲語當
年李供奉登臺不必望長安

張萱

薄遊草卷之三

九紫謝廷諒友可甫著

七言古詩

觀黃淮水勢入海圖

九折黃河趨澤國鳩材巳竭東南力濁流欲
透雲梯關洶湧波連滄海色見說王尊自執
珪重看漢武空沉璧春來泛濫溢桃花倒廻
澎湃紆桐柏桐柏源分滔浦開葱龍王氣日

縈廻貝闕榮光中土潤瑞圖襟帶　祖陵隈
當日芬菲勝桂樹此時昏墊長蕪莽故道不
尋五港處餉漕轃集萬航來不自桃源通灌
口功費繁與絲掣肘捷后何勞更築渠淤沙
高巳堪成阜淮徐勢恐盡爲魚城闉半匿斂
人居淮流欲入清江浦河流迸截江之隅只
今建議毀高堰橫流湍悍急如箭豐沛更傳
郟子歌淮揚倏忽桑田變河隄使者奏　形

墀水工商度濬流滴計議不妨相破敗生靈還復切安危　天子按圖資廟略皇華遣使勤疏瀹河宗獻寶會昌期馮夷擊鼓淙靈鼉漢家七葉才且雄封禪方知入沛宮何如沖穆淵蜎內坐教燭照繪圖中即看大禹玄圭錫即看遞舉捐之策捐之上策最堪奇疏鑿九河尋故迹絡分錯引注洪流原隰氤氳循地脉稻田猶借白渠饒薪菱何事宣房搤

送饒叔淨之上谷理

鶯花煥景度雲翹佩玉鳴珂下紫霄二陸連翩看入洛三張並爽正翺朝家聲已署高陽里中有慈明尤可喜擢桂曾覘玉殿雲燃藜擬向金門裏意氣英英冠斗牛掃門磔磔更何求有翼能遷江北枳無媒空滯隴西遊丈夫腰下懸圭組坐准金科調律呂露下三關靜鼓鼙月明四塞鳴砧杵　天子還思侍從臣策足仍登要路津請看諫獵陳書者曾是凌雲作賦人

送唐先生之邵陵

漢陽一別飛黃鶴兀自西河嘆離索乍逢京闕對華簪倏向邵陵垂絳幙邵陵深處接高霞迥見雲生七里花板屋團圞通鳥徑畬田迤邐見人家憶昔兒時過赤石金門日映雙鳧舄明月開襟曷倩祠春風回首丹崖宅楚

雲一片濕春衫楓落吳江出片帆郴色偏濃雙鳳嶺棠陰猶覆九龍岩九龍岩雙鳳嶺八十四渡水光浮三十六峰雲氣背燕楚相望路幾千風期會合是何年使節即看攀鳳舉鱣堂還復起鶯遷

益王誕辰

壽域天開映斗躔霞明丹嶠瑞圖鮮桐葉應傳億萬載桃實纔經六十年帶礪山河賜緐

弱爲善東平爲冣樂深知淖約在汾陽俄聞
友道發伊洛寬仁弘雅粲靈修華封競祝海
添籌西園月映芙蓉夜南極星懸桂樹秋芬
菌桂樹熈鴻寶蓬萊會覔如爪棗裾曳淮南
引八公檄召匡山馳五老雄飛呼吸出人寰
榮光千里照清顏丹檢近探龍虎窟紫簫遍
繞鳳凰山飄飄左挹浮丘袖青鳥飛來齊獻
壽帝女臺分閬苑漿麻姑洞汲餘杭酒振振

琁式與金相王基帝系葉重光清暉秘譽雲
臺茂景福靈根世德長遊客翩翩盱水側陳
詩作頌歌無數庶子春華滿玉筐家臣秋實
紛瑤席嵩呼虎拜謁明君銅斗回瞻一片雲
歸御若逢緱嶺鶴氤氲懷袖遠相聞

北固椿齡詩有序

夫慶祚雲興海嶠映麗鴻之潤禎符
地毓天門渥葱翠之英東岱桂生陳
太丘早疑甘露西崑桃熟袁方朔曾
是歲星三逕延賓一經課子圩登槐
衮作懋崇陰秦冣治平毎褰帷而愛
日政成清淨頻臥閤以看雲壽域天
開竦大椿於北固　璽書日捧蔭喬
木於東維帝子臺邊芳調六膳方平
宅裏洞汲三漿凡茲汝頡之賢竝效
華封之祝矧在某趨陪幕府分暉明

月之樓密邇瀨鄉陰映德星之坐二
天仰庇深切瞻依寸晷操觚姝慚率
爾

海嶠天門瑞靄臙江流浴日復連雲眞人毓
秀蟠丹穴神物標華貫紫氛九霄融奮梧栖
影疋練濤生桂吐芬八公山下探鴻寶五老
峰前趁雁羣雁羣直接盱江水臥閤看雲頻
徙倚佩懸蒼玉獻庭闈　詔錫黃金娛宴喜

更從閬苑覓璣槃巳向仙源逢石髓振振麟趾祝千秋遙遙鶴駕馳千里千里華封競祝年萬姓齊呼太守賢麥秀兩岐歌巳遍椿榮北固頌猶傳洛陽才子秀而文淮南游客紛且妍子晉吹笙申齊錫相如作賦更連篇祗緣宿好敦文雅一時醇懿歸陶冶秋高爽氣度槐庭月明清嘯依蓮社杖飾端鳩置几筵書傳青鳥來官舍東分蓬島潤瑤筐酒覓餘

杭傾玉斝

廷評陳公爲令時內豎突入庭中公慭叱左右縛之會江陵馳驛奔喪直指使督公厚餉公弗聽比雋內召竟署南評沒而得祀瞽宗有子秘書屬余賦此

公車初上歷淮徐載牘三千尚有餘巳擲絲金賦牛首爭看衛玉引羊車客子彯纓來建業主人載酒出憑虛英曹雲集鴻軒簇淑氣春回鳳律初春城一片愁雲鎖紛紛吏隱投江左映月徘徊謝眺樓臨風徙倚陳遵坐陳公治行冠當年燕臺計日駕鸞遷晁爲近連京輦路貂豎能操郡邑權冲年在宥憑恩寵使騎突入公庭擁奮几揚髯案佩刀杜陵男子何詣曹呼兒執縛送　天子強項威名從此起一朝丞相出都門繡衣持斧望塵奔除

道懸空張翠幕清宮治具列金尊問渠頗識關門氣前驅負弩宜周緻白簡由來表六條花封未許矜三異俄然三異徹宸聰道路傳呼欲避驄一麈寄傲行吟地六代興亡感慨中達人濟美傳弓冶三槐手植階庭下禎符虛擬兆三鱣陰德還堪容駟馬千載星光動潁川里巷平輿月旦懸九重課最循良績百行還推孝謹先延篤褒嘉崇祀典臉馨苾芬

明德遠銅山岳峙登高標泌水淵冲凝上善
生來卓茂本同鄉俎豆于今共一堂太丘桂
樹流馨頴太傅芝蘭奕葉長氤氳名體含芳
潔德音風軌昭明烈借問當年娟嫉人于今
身與名俱滅

陳母田氏隨夫之官歸而夫沒撫其孤
如巳出也逆酋迫娶之欲自殺忽夢
夫語之曰酋且自斃汝勿輕生爲我

撫子若女巳而果然女嫁朱氏生子
舉進士官行人索詩張其事

遠嫁從君無恙時金陵官舍日追隨連娟修
矅顏如玉十五盈盈尚不足芳霄特立紅鸞
姿碧落閒吹朱鳳曲一朝解組入羅青慶雲
光覆玉芝之庭孝達寧親躬婉嫕敬行宗祀浹
明馨榮華爗茂遘天禍窈冥潛翳愁雲鎖憮
慨欲將身命酬低徊不忍提孤坐氧獨相依

泣訴誰寧知自出原非我訓女時勤工組紃
課兒且復捐爪果爭夸峻節貫秋霜風遺芳
徽自激揚貞姬却幣終栖楚高行操刀遂釋
梁一夕良人來入夢但今驚悟能無慟亾覓
陰勸未亾人逆酋立敗勿捐身未幾酋果遭
誅滅淵心亮扳昭明烈鄉人詣郡列貞符當
道表閭旌婷節只今弓冶振家聲拾紫還將
宅相成張杜二門相師友朱陳一代富奇英

川流惠問瀛壖滿搢紳藉甚標彤管　天子
方開著作廷茂行會應良史纂

東滇奏捷歌爲別駕胡公嵩題

正德末年賊畏長江不敢渡走海窺
吳賴公倅吳羆率衆守要害賊不得
登岸戰酣而風烈賊舟破溺走海島
寺避匿也會大軍至盡殲戮之別駕
功竟不錄公有會孫成進士爲任丘

長余過而索賦爲作東瀛獻捷歌

武皇遊幸弛朝班褚衣黃犢滿江關嘯聚潛闚吳會苑揚帆飛度海瀛間夜望妖氛迷蜃穴朝驚殺氣遶狼山未有將軍鳴劍戟且看別駕響刀環刀環颯裏聲聲急呂虔舉手對吾揖斬將搴旗會有時勤鼎銘鍾從此立引刀上馬部民從登陴指顧何從容福山要害宜先據阻遏蔽遮令勿度麾旌鼓衆衆讙呼呼兒射賊賊立仆賊姝死戰孤軍危霖雨大作颶風吹賊氣沮傷各引却賊舟漂溺稍離披盡齎金帛携子女棄水登山依梵宇奮勇攀崖併力攻大軍乘之奏凱同只道介推宜上賞寧知馮異不言功保障生靈明德遠福祚孫曾應貴顯華省即看侍禁闈高門還復司專閫千載流傳述祖詩功成淝水事堪奇我亦臨風蒙授簡愧彼燕然勒石碑

李東野先生詩

根盤仙李曠雲旆坐據神梧映月輪豹文自隱南山霧鸞逸旁臨東野春東野蒼松連岱柏一望林泉懷謝客琹尊遠契滁蓬襟風月高情生桂席雁行矯翼並從軍燕然片石勒奇勳幙中蜿蜒鷹揚奮塞上交馳羽檄紛翩翩阮瑀陳書記麟閣會宜標綠字祗爲箕裘奕葉長却將書劍縱横棄只道尚書老伏虔寧知詩禮復堪傳馬帳笙歌星欲聚鯉庭金后日猶懸韋氏一經堪拾紫問奇誰不依喬梓鳳墀牘奏三千言鵬衝雲寨九萬里芳調五緯獻黃扉來衮坐槐白皙頎 天子璽書累褒錫九原白日有光輝孝子永懷餐靡及當日支床曾骨立詞客毫飛競富妍下調章成慚捷給名家舊德沐氤氳世業紛綸紗典墳雲裏東山阿凝桂樹芳晶階下引蘭薰

薄游草卷之四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表季偉校

七言古詩

贈周宜謙司理

君家門德本淸華槐影蘭陰夾道遊鶯語累廻雙鳳闕羗旌長遶八龍家雲移泰岱出巖中桂春入河陽縣裏花令子簪纓看濟美君王

綸綍欲褒嘉褒嘉而父真能教疇昔傳經心巳效鯉對趨庭學稔聞蛟懷入幪夢初覺一朝挾策向燕臺千里寧親經越權寸帛不携片紙揮父兮淸德兒兮孝至孝由來重顯親親舍當年困負薪玉獻翻遭三刖楚金盡空教十上秦力田悵不留湘浦薄宦猶然滯海濵塘長漫勞供餽餉邑丞原不厭淸貧兩臺使者列其狀驚遷父老爭扶杖父子爲邦世所稱漢陰曾旬遙相望馴雉朝看俗化淳飲羊晨絕里還讓賦就靈光未足夸課奏承明推上上于公推本自高門世德淵源動至尊茂宰徵書曾特簡徽音宣閫壼馳恩二毋承恩以子貴存没流芳均淑媛泉下龍章佑有暉堂前象服應無替司理官宜陟鼎台丹詔重看下紫臺鳴鶴若聞天外響飛凫還向日邊來

過常山暴雨止却金亭作

匆匆追赴尚書期避雨俄驚茂宰祠博望銀河真犯斗灌壇霹靂似催詩倏忽詩成雨亦止月移雲岫花如洗由來邑里號神君恍惚關門逢令喜

淥江夢姪

汝父賦靈光遣汝稽圖典夢汝楚天長別汝吳江遠舍舟控紫騮紛紛果欲投尊前氷玉

映臺上鳳凰遊寸心常惻惻去路日悠悠傍
偟空十起勞歌動四愁川光雁度愁難歇關
山畱滯音書絕開篋潸然涕欲垂不道離章
成永訣當時初賦悼亡詩含毫汝亦助予悲
予家兒實無常母恍惚嵇生悼母慈府吏歸
來頻語婦何爲逆逆逢姑怒伯母相依更相
憐轉眼相看齊物故玉樹階前一俊人吁嗟
浴水遽埋塵垂堂訓誡那堪忽尺波電激生

溟渤狎鳥誤衝梟雁羣然牟驚墮鼋鼉窟家
門災害日侵尋汝父甘爲澤畔吟我亦喪妻
復喪妾年年荒徼馳宣捷歸來淥口問桃源
湘江一帶舊啼痕南岳栖皇求赤鳳東山迢
遰牖玄猿汝計傳聞朞巳及汝僕相從相對
泣羈館蕭然萬慮盈攬衣躑躅中宵立

畱别吳生生乃侍御吳公之子故人李
舍之之壻侍御曾按江西故云

秋光澹蕩淥蘋州江上泓洄送客舟祖筵早
巳迴歸棹忽漫臨岐引淸牖攀鷁相從悅鄭
郊旅雁相看鳴越嶠疇昔通家桂樹陳緬懷
隴畝棠陰召以我荀陳惜舊遊念汝潘楊存
又要對玉還思濯濯氷斷金曾指暉暉耀巴
人白雪向誰彈舃我丹霄能自料把臂相期
向竹林羅雀階庭何處尋門前置驛虛疑鄭
戶外迴車不造王此日誰分郇成宅九曲陰

陰花寂寂避暑迴皇河𠜎盃臨風愴惻山陽
笛感君追餞結綢繆小艇低徊白露秋秋雲
迢遞連滄海送客隨槎泛斗牛

玄愽齋爲張孟奇題贈得先字是夕楊
伯隣蔡弘甫袁吉卿偕集屬余爲其
齋名取既文既愽亦玄亦史之義而
君家平子有思玄賦茂先有愽物志
可不謂非濟美乎名如有待與會成

篇

搏搏玄訓志應懸紛綸珍駕馥風鮮金道家藏三十乘博物于今有茂先朝披蘭藻盈芳佩夜引藜光照法筵春衫白袂閒揮麈隱囊烏帽坐調絃賦此鶺鴒栖托處感彼鸞鷖特達年栭色偏濃鴛序裏鶯聲頻繞鳳池邊闕西夫子來相過洛下書生咏最傳乍喜袁安初啓含俄看蔡澤金聯鶼禊事漫勞脩梓澤

先一日上巳 會心何必減濠川信是觀濤生起色金莖滴液露華妍 孟奇病新瘥 前席倘蒙宣室召與君定賦栢梁篇漢庭無耐薪逾積燕市相看桂欲然傫吏陸沉聊翫世一榻深知靜者便

贈袁明府 有序

明府端明淑懿夷整淵深情竦玅同擯俗纏而出壟礙韻標冲獨托玄勝而唱宏音八萬威儀寘懷怡暢五千道德風理交融動靜虛員邈雲霄之潛見行藏舒卷繫社稷之安危胤福祚於三生芳流世德咏中和於四子譽燁卿才綬帶看花植綠槐而激白水棼絲製錦垂碧栭而對青雲望帝闕之飛鳧人推仙令異郊原之馴雉邑號神君倚庇二天倏經三載初分

墨綬郎聞來暮之歌屽入黃扉曷已去思之咏貞風亮節望已重於安劉攀轍距輪情猶懸於借寇聖恩俞請特賜璽書皇鑒揆留徐遷美秩凡茲纓緌之士快睹綸綍之榮響徹英聲芬馳玅譽某趨陪偃室聽邑里之絃歌叨侍金門睹天曹之高課遷鶯翅首喜劇彈冠好鳥嚶心歡呼搦管賦

得一首

天倪光發披雲陰神栖冲慎領玄心虛豁神明宜朗暢風標鋒穎真逌上五紘揮弄藐希音六趣提衡歸罔象鸞逸翩翩雲緒閒風吹玲瓏香漢閒堂兆三鱣開　帝闕車隨二鹿出人寰春誦楞伽傳鷲旨朝飛鳧舄覲　龍顏課虛叩寂譚名理蹈雅歌風遍閭里五峯露冕對春童三異廻車驚掾史九府議功遒

等倫一朝講德聞　天子即看拔擢更殊尤蹇錫璽書勤褒美如印歌賦倦遊辰休汝車騎雜沓塵上林馥棠芝蘭日甘清陰垂棠樹春最憐總杈能知我肯信曾參不殺人緬懷公事趨言偃且向君門借寇恂

送林季偉之朔方季偉受記室之聘戒徒趣發矣依依絳帳為余殺青梓近作賦此為別一首

楷登躍馬渡河汾回首燕山朧塞分細柳營中流皓月賀蘭山外起黃雲黃雲漾漠流沙阻戊樓津樹堪懷古曾看柱史控青牛曾召諸儒盈白虎花馬池邊靜鼓鼙彩纓球轡渭橋西夏雲牛犁蓮花吐鐵勒葱山望欲迷足音空谷跫然喜君來況覩東南美何人相見不彈冠何處相逢不倒屣翩翩書記擅高能依依絳幘探玄理草玄寂寞庚年華楊雄千

載有侯巴懸書試閱千金字夢筆曾生五色花

臥遊圖為李客部題贈一首

玄區紗節散芳襟乍向金門憩陸沉共道懸裝闕地脉寧知閉牖察天心煙光歷亂雲扃曉洞壑潆洄露幌陰隨時和靜安純懿平林珍駕咏徽音徽音萬國徵歌滿九土殊風被絃管朋來握髓造幽居賓至蚪圖張別館別

氤氳紫霧生幽居瀟灑紅塵斷八駿驅馳
枉自勞雙龍蜿蝘長爲伴九閡膠葛獨恩玄
羅景沾光護法筵御風恍忽雲霄裏泛斗低
徊日月邊八極神遊通嘿契三山靈感悟真
詮猗歟翼似南溟化脩然攝置北膍䁾北牕
明霞出意表動靜虛且淶宵鶴便從汪氏跨
龍魚便入秦樓騎鳳鳥淖約汾陽神理超散
朗漢陰機事少情步風標竦妙同西華東秀

娛昏曉曉看紫氣度函關曾是真人自往還
只今仙李蟠根茂時據神梧覆坐間鳴珂自
倚蒼龍闕指旆疑趨白鶴山馳神定有天台
賦鈴鈴金策動人寰

送蕭九生給諫　冊封楚藩

王基帝系桐圭錫綠圖丹紀重光迪二十五
宗黃祚繁七十逾封周過曆翩翩星使出皇
州楚岫氤氳紫氣浮北闕雲移青瑣闥南樓
月映綠蘋洲洲前雲緒標鸞逸桂旗繚繞懸
朱實玉節親携珠絡纓金函勑捧錦爲帙自
古王門多俊人風流儒雅更超倫爭看僑肦
皇華使快睹鄒枚侍從臣沛易將傳鴻枕秘
楚詩會向醴筵陳楚壤只今生理蹙乍起瘡
痍猶滿目歸來一疏定回天恩幸波迴夢澤
連還教澤畔行吟者結綬重看　聖主憐

粤西典試事竣再過東安謁先祠

鞅掌經年嘆積薪楫如原是倦遊人欲辭武
騎過梁苑叨役文場泝楚津津迴粤徼開黃
菊路入灕江採白蘋喜從棘院掄材罷見說
桐鄉俎豆新九龍蜿蜒懸丹旆二鹿飛騰控
碧輪祠堂就闢蒼衢曉水郭平臨綠野春綠
野陰陰花滿縣清溪濯濯波迴練曉日如飛
闕下見春風似識堂前燕紫燕啣花噴紫烟
鳴琴緩帶綠袍鮮清宵對月臨官舍白晝看

雲護法進雍容俗化文翁肆蔽芾陰垂召伯
阡戶口偽增逾十載寃獄沉埋已四年夜靜
焚香寃立白議減虛丁千七百槐邊學士慙
鴛亭桑下春童馴雉陌須知韋氏有雙珠不
遺胡威留寸帛漠漠雲移湘水濱潸潸淚洒
峴山石去思緬邈隔音容肖像生祠舜廟中
舜廟蕭森溪壑阻溪流暴溢鮫人宮牌版漂
流苔蘚没我来宣撫涕臨風居人感此重脩

葺官屬群趍相拜揖金嶺氤氳紫氣浮瑤臺
杳靄靈光入兒郎露晃歷岩阿癡得簪裾混
薜蘿俄看陌上壺漿滿忽訝車中果漸多追
憶鯉庭蒙召對還於假室聽絃歌手植三槐
空偃蹇門垂五柳試經過經過故里望先隴
瀟湘道上齊遮擬種秫翻疑種玉田如卭車
騎承光寵

粵西便道過家有感

寘遊勝寄嘗栖托清渠一帶蒼烟薄祗緣来
氏無逸妻郤教夫婿長飄泊歸来恍惚似桃
源一片雲飛白馬軒玉簫明月圃芝盖銀燭
青烟汎綠尊臨風忽唱將雛曲氤氳氣吐階
前玉移文休勒稚圭銘端策將從季主卜炎
區跋涉動經年龎得桐鄉狙豆鮮合情胍胍
方辭楚報命匆匆復入燕甘投寂寞楊雄宅
驚盡膏腴貢禹田

度皖北征追憶疇昔之遊凄然有作

江光蕩漾皖城春一片花飛陌上塵江上遊
人不得意支離身世浮萍寄虛疑皓首絹同
心擲盡朱顏真失計當年卜舍皆遷喬一枝
聊可托鷦鷯床頭試取江淹筆臺上閒吹弄
玉簫堰合文昌廻錦磧氤氳氣吐儀同宅爭
誇和氏有連城不道相如徒四壁四壁喧囂
絕四隣三徑蕭條望三益風恬鶯囀柳條青

月明鷁泛湖光碧丈夫彈鋏意躊躇歸来還
自愛吾廬北牕高枕羲皇楊東郭紆廻長者
車歲月蹉跎亦已久十年再折江邊柳皖城
風景近如何桐鄉道上空回首侯劉曾亦賦
登樓劉君已作佟宗捲髮来怕聽山陽笛悄
往鴈峰李子捲李十[illegible]金形容顦顇還
依舊寧垂絳幘慰清宵寧羨錦衣娛白晝紛
紛計吏入皇都誰道邦君預努驅登第九年

栖冷署秉軺六月赴炎區跋涉炎區驚歲晚
黍谷春噓生玉管桂海寬迷瘴癘投氷天目
極寒光滿寒雲東浦路悠悠春歸人亦返皇
州公車奕奕推元叔閶闔盈盈嗅莫愁入門
客子相廻顧無奈新人不如故絲管新調別
後詞糟糠追憶来時路黃河遷徙去符離記
得差池病涉時雲移鄒嶧人何處夜渡桑乾
馬去遲桑乾閡水誰能堰旦說留歡限奔箭

金鞭絡繹五陵兒珠綴玲瓏九華殿桃李春
官托乘来閶闔千門平旦開漢王會傳青玉
案燕王更起黃金臺

行路難

君不見漢王尊羊腸叱馭擁星奔又不見張
傅坚乘槎直向銀河上廻雁峯高楚塞南翠
竹清波漾叠嶂匆匆計日赴湘灘正是祝融
入御時孤亭日落長沙渚野徑烟疎古木祠

曲餘芳杜湘君怨魂斷幽蘭楚客悲道逢漢
浦忘機客相邀美話暢襟期中原逐鹿誰爭
長博士牽羊競索肥塞翁失亦堪償馬季主
行當爲卜諏廿心授瘴癘楊策虜熊羆熊羆
嶺雜飛霞亂赤坂炎蒸流白汗競收駿示黃
金臺側聽牛歌白石爛衢室四門開蒼梧舜
日回休夸河朔飲快睹洛陽才凡鳥未須羅
界百一鶚飛騰起六翮薦雄真可類相如舉

厭還應来賀客賀客正御盃嚴程驛騎催淹
留乍惜山中桂蕭疎遂放隴頭梅寒郊凤獵
獵凍浦雪皚皚道路梗且澁王風蕩以哀中
使徵求日未已尚方供億相塡委傳舍虛無
人竄匿歸田里過客驅車不得前王程留滯
苦艱虞幻術何人能縮地叫闕何日可回天

過石首邑曾退如太史尊人懷雲愛日
堂一首

閒披彩服咏南陔最喜移居近老萊蘭徑歌
調金石奏蕙樓花發管絃催繡林夜月窺簾
入錦水波光拂檻來江夏黃香頻扇枕滎陽
潘岳且浮盃版輿扶侍宴林汜晨羞加潔慈
顏喜也學施君日種瓜也學伯淮看舉纆承
歡忽自聘雙鳧一片雲飛五父衢朱邑壇壝
空臉鬱陶潛門徑久荒蕪一經遺舊業三徒
策良嗇官曹宜捧檄庭闈恐絕裾裘馬翩翩

娛紫陌甘投寂寞揚雄宅誰能客裏黃金
誰向暗中投白璧子舍日謳吟端居意念深
開襟陶地肺閉牖祭天心浮榮瞬息如朝槿
介推有母能偕隱門德擅清華家聲傳孝藎
孝謹家門自肅雍星犇景附聿淵冲馬帳聯
翩明曉日鯉庭獨立倚春風鶴鳴子和青霄
外鶵鷰臚傳碧殿中嚴得安和承色養槐階
仍復引三公

壽朱司封太母一首

慶毓邦媛迥不羣瑞靄氤氳羅幙薰徽範自
持供藴藻韶儀光啓馥蘭芬神潔翠翔杲杲
日心閒虹倚英英雲惠康淑儷閨中秀鍾郝
家聲天下聞應門祉裹黃金吐毋儀世德傳
朱亭方城終古號夫人圓象只今明婺女當
年國薄迫中丞此日紱幃供御府丹轂文軒
闕下過錦衣彩服階前舞盃春吉日賦東征

孟秋初度慰瑆京狐南夜引祥光曙冀北朝
看紫霧淸臨風忽唱將雛曲倚闌復奏雲和
笙前池酒泛蓮花豔後苑芳含桂樹榮先是
使臣空考績慈闈寂寞無恩澤愛子司封始
抗章錫類覃恩光簡册慙予留滯蒼梧間登
堂無路拜慈顔啓事山公猶念我抽毫授簡
賦南山

上巳偕沈伯含張孟奇徐鳴卿畢孟侯
汪明生載酒湛園訪米仲詔明府分
體各賦得七言古風一首

石林仙籟透迤䧙虹舒七彩芙蓉幙相看七
友樹風儀披襟玩景齊春爵鳥𢥝烟含雜樹
迷鶯啼晝吐餘花落影迴絶嶠聘飛晃目送
冲霄調別鶴雲移別鶴錦城東郭外翩翾竹
馬童驛路移文考訊阻湛園載酒賞心同謾
倚蘭亭脩禊事試依蕙圃臨春風考郊俯瞰

西山盡紫陌遥瞻北闕通北闕頻覘星欲聚
班尹陶陶歡達曙新月明心會遠荃歌雲空
解標奇趣群風習習韻松篁與來眞不滅濠
梁劒流曲水遺英王琴傍猗臺撫上皇

姚介甫之官持王母像文綺胡床留別
賦此酬之

有客鳴鞭出帝都啣盃惜別意踟蹰手持金
母像置我草玄廬青玉案紫羅襦文綺烏皮
列坐隅海曙嘐城隱几時明月淸光照酒巵
庾公樓上錯履綦看君理咏邑襟期潁川老
廉吏猶且善助之矧乃家傳淸白規耳目聰
明標令儀東方金馬聘瓊枝賢聲千里慰相
思

題崑崙萬松圖贈李使君南還省壽使
君閩之永春人兄弟金䲡祝華嵩詩
故及之

瀨鄉仙李秀靈根太丘桂樹凝其露亭亭松入舉徵多萬歲山頭含碧霧欽崟擬作崑崙巔凌風負雪幾千年何人棲息能偕隱何人服食鮮成僊蔥翠影浮朝旭勁貞心不與桑條共垂蔭還過玉梃山飛頳遙分金粟洞當年已作老龍鱗此日尤堪庇鸞鳳逕中無數盡成陰枕上有時還入夢嵩呼競爽調

君王快睹鵷班列鴈行華蕚風徽聯寶樹門

德爭夸福祚長公門奕奕滋桃李名藩處處味其棠迢遞望雲歌陟岵　詔許寧親還故鄉歸捧帝臺漿擎兕獻壽堂金羅千歲核齊舉萬年觴隴上梅初放籬邊菊尚黃喬柯濛濩處緋服耀焜煌忠孝人生能幾宿百年乍睹江州牧畫遊密葉帳天溥殊榮信彼後凋福

送栝州太守鄭駱思一首 有序

駱思丈緒蕃瑰雋質曜純靈叡鑒玄暉既擢徵而鏡珠恢淵博量爰體復以思冲鍾三懿之閑姿披襟玉映綜九流之遐奧吐論珠零士咏清機應集華陰之市人瞻令望鴻漸碣石之逵探路揚徽軒墀輸悃忠存軌迹貢公陳節儉之書亮辯聲裒平子著思玄之賦翼和鼎實堂兆三鱣遽厭承

明車隨二鹿浣紗溪畔重吟謝客之詞噴雪亭前再識李邕之面神條熙茂滌淳氣而扇祥風秀穎芬敷闡徵言而需潤雨播德歌傳漢關掄才價重洛陽俗化文翁民歌召父某等彈冠喜劇分袂傷離証奇璞以褒揚共剖荊山之壁　賜璽書而簡召快睹潁川之金北極連雲高閣動安仁之

與南明對月空庭赳玄度之思路驚
迷於夢中尊宜開于几上榴分朱實
菊艷黃花把臂登高含情迤遠淮南
桂樹跂旌戟以遙臨鄴水芙蓉染毫
翰而贈別
高臺奕奕望桑乾日麗秋原映急瀾梁園楚
水芳初歇淄死濠梁與未闕律薄清穹冷爽
嶺有客符分突星瀨鳴林悽響奏鵾絃荒溢

飛雲迴鶴蓋神明披朗吉祥車自運家糧置
隼旟博綜校涉靈臺藉卧理還携秘閣書山
入九盤宜坐嘯少微仰燭星符耀褰帷露冕
鎖軒轅蹈雅歌風盈海嶠訏閩講德吐瓊音
貞風亮節冠儒林胡威到日方辭絹黃霸徵
時重賜金江皋遠樹浮天末離合眞同絃與
括長卿早已諫獵騎長孺那堪違禁闥祖帳
開筵命羽觴皎皎徵潭鴻雁翔晃朗霞分雙

闕曉氤氳氣應九鍾霜岸菊含香浮玉醴井
桐疏影落銀床離亭風景堪誰憶年年秋色
照河梁
送趙伯玉之江陵
疇昔瀟湘萬里遊波光蕩漾片帆秋羇人欲
問羅含宅過客難登庾亮樓綏帶臨風猶避
匿嚴程計日敢淹留別來回首成追憶强欲
從君路未蹤與君半載居相望彼我襟懷猶

未暘慢世那堪似長卿憂時頗亦偕劉向大
疏流傳布悃忠高懷掩抑殊貞亮遙看旌旆
入龍山尚有笙歌盈馬帳馬帳春風送曉鶯
劉郎沙浦月盈盈識[illegible][illegible]紛陪鴛序牛斗卿
盃聽鹿鳴叨市黃金招自郭争誇白璧價連
城渚宮袖挹明霞色郢上歌傳白雪聲庶士
傾風求識面江陵估客仍懽忭晃露凌雲沐
桂陰帷褰愛日明花縣花縣英聲震闕庭口

碑籍籍蒲蒲汀衹道爽驄馳上國寧知狎鳥
適南滇依劉懷古憐交態吊屈悲今感獨醒
柹浮蜀沼通沅芷楓落吳江泛楚萍一水相
看情脈脈音微浩蕩關河隔繁華當日謝公
墩寂寞今朝楊子宅爾雅臺邊藻思新懷人
千里寄清蘋還將流水鳴琴意寄語荊山抱
璞人

贈白給諫師清一首

九霄特立竦天骨折檻精忠揭日月帝心倘
眷直臣旌數載羇留書咄咄望雲陟岵度龍
山指婺瞻星迴鳳闕愛子臨風試彩衣高堂
翟茀看華髮十年兩度聽鶯誥七葉重看珥
貂榮毋於鐘郝堪同軌兒從李杜喜齊名乍
許安仁來作賦不教令伯更陳情佳氣夜浮
肥子國祥光朝絢海陽城海陽近接蓬瀛島
壽筵會覓如爪棗荏樹階前瑞靄新芙蓉池

上秋光好倚閭悵望勿含顰晝遊優詔許寧
親他日召登光武殿此時驚喜孟家鄰

黍珠春永圖爲張孟奇題壽母謝孺
人

君房下筆妙天下頓使洛陽高紙價一朝優
詔許寧親萬里揚旌歸子舍子舍煇煌絢彩
衣[illegible]翟茀進庭闈齊心恬目慈顔喜慈烏
循陔版輿飛扶侍版輿升玉趾綺筵斑白舒

林汜夏谷噰噰和紫鵷氷盤濯濯擎赬鯉並
羅孫子席長筵叙說平生思惘然高會謝庭
曾咏雪于歸張姓喜連天已看白璧酬明主
更覓丹砂向葛仙黍谷煉成珠吐耀藍田種
就玉生烟玉鶩峰下朝珠闕雲母溪前對松
月王子俄從洛浦來湘娥倏向洞庭發九龍
五鳳紛相邀羽蓋霓旌乍升没悠悠日見三
花春續續競取千齡核教兒且勿厭承明漢

皇今亦慕長生願去三尸能鍊魄早甦萬姓
致昇平

留別少宰楊公

帶櫑當年佩環玦式閭景行懷高潔拄笏栖
遲谷口雲披襟淖約汾陽雪但將用易置牀
頭閒靜郊扉管書閉隱見人將比鳳麟行藏
自擬同伊說未許明時洽隱淪七辟三徵簡
命新南都講德盈冠蓋北闕持衡領搢紳四

知仲愓驚還橐一顧飛騰喜絕塵望重山濤
官自徹清如毛玠俗還淳能掌從來明義分
敢復攖情生喜慍休休一介劇褒揚奕奕羣
英爭感奮投杼縱教慈母疑操戈敢向仁人
問避嫩祗宜寥廓翔息陰自適圖南運殷勤
鞭策惠窮途使者相望出路隅最憐抱璞人
歸楚尚識干星氣入吳舟移碣石連滄海葉
落平川蕩碧梧還將國士千秋意迸作鮫人
一掬珠

道上感懷詶別胡正甫一首

交態躊躇國士心臨風耳語意何深月明去
國人千里囘首思君夢欲尋夢尋昔日皇華
署當歌對酒頻逵曙相看寂寞似楊雄每於
清朗思玄度前薪滿目歎沉淪後果證心能
了悟悟彼塞上翁逍遙萬慮空䏦訊玄兼史
脫略卿與公公卿往往皆移病烏去栢臺人

閬靜誰開東閤引賢英空向西門譚力命避
喧並陸沉同巷復同心寧爲韞櫝玉毋爲躍
冶金一朝特簡夔龍秩教成胄子宜居室樓
頭月影度繡簾谷裏春輝廻鳳律掄材早巳
向三秦陶煦斌斌習雅馴籍甚西京供燕喜
褒然東郭表人倫自憐三至驚投杼賴君高
義驅今古祗爲陽春並唱酬却教月旦勤推
許相馬重孫陽何事辨驪黃深心托毫素字

字挾風霜憶昔擔簦赴天闕馬蹄踏破三更
月寸管曾邀寸燭期二千言就鍾聲歇甘心
負郭有陳平肯學掃門同魏勃去路重過朱
雀橋倚棹回瞻丹鳳闕拙宦祇宜避罽羅碧
雲天外片鴻過雲移臺上黃金色風送庭前
白玉珂離羣惜別憐知已白日歌殘燕市裏
不盡離悰衮衮傾請君試問桑乾水

客有繪羅鯉畐壽其親者校余賦之

不謂閨閣英養志同曾子慈反林中烏孝躍
江邊鯉舍旁原自遠江濵江上風波愁殺人
抱甕沂流不得渡來歸遞逐就西隣夜作依
然勤紡績晨羞潛復進奇珍飛泉涌地殊甘
美醇孝格天果絕倫鱠餘更喜供隣母盜過
相驚觸鬼神大孝入朝光儁舉墨綬銅章拜
紫宸孝子南陔相戒養壽筵採入繪畐新壽
筵綵服何翩翩北堂高行馥風鮮此日爭看

萱草茂當年曾咏柏舟篇節孝分明暎彤管
錦帙紛綸工組纂盡傾三峽貯詞源羣言滴
液瓊漿滿

送翁靶伯一首元旦趨謁惠款署齋梅
香襲人因移贈一枝末章故云

剖符千里赴南州甘渚烟籠紫翠浮雲旆直
趨羊角洞星槎遥泛虎頭洲滄洲二水縈襟
帶巖花萬朶迎芝蓋會識真龍暎斗間卽看

神雀遊郊外石城官舍白雲深依蘭染馥喜
盈襟契托槐階通桂籍歡騰梓里沐棠陰憶
昨陶陶幽思愜履端慶協空春帖柏葉尊前
晤對時梅花坐上芳菲接一枝移取傲玄霜
漏洩春光到草堂州里只今空借寇軒墀計
日急徵黃

孺慕歌爲張母　孺人題

有客趨朝慶履端勞歌陟屺驚殘夢帝闕忻

逢栢葉尊慈闈追憶椒花頌疇昔煢煢數十
秋夫君去路日悠悠匣裏中宵雄劍躍庭前
何日大刀頭掌中珠抱懷中璧外傳殷勤延
講席五彩翩翩夢鳥時九苞鬱鬱將雛夕與
子何須一籯金望夫難化三生石迢迢消息
不相聞黃鵠悲鳴迴失羣愛日迎親娛彩服
臨風送子泣羅裙天涯父子堪寥落巢林倦
鳥宜栖托望廬引領續朱弦入舍傷心懸繐

幓千年華表鶴徘徊聲聲子和有餘哀愁雲
長護三遷里悲風遥集九層臺臺邊綽約汾
陽水蘭儀照徹盈芳茝織素機殘皓魄懸安
黃鏡裂黃塵委北顧堂前寸草衰西瞻塚上
千條靡畫扇空遺篋笥中繪圖省識廿泉裏
廿泉淯淚涌如泉平子清凉避舍年郎君孺
慕亦如此皇華追悼白華篇攀援往駕應無
術來芳彤管宜標述雲移西北捧綸章霞蔚

東南呈彩筆雲翔生而甫人出遊四方者二十餘年母孺人教督成立遣迎父歸父歸后孺人喜嘆不已茲得綸音褒述之且賚椿貞元且便歸荻黃名流聞而歌其事

薄游草卷之五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五言律詩

東邑道中

玉樹葱𦬊合金鞭絡繹馳行看風舉旆坐映月生帷氣吐龍光躍陽回鳳律吹遥心聽北極雲物報春熙

其二

計吏偕翁子　明君念長卿梅花催驛路柳色動瑶京爲載三千牘應償十五城從來徵夢卜安敢負蒼生

七七橋

別却非非想開題七七橋星連東壁近雲度北窓遥六琯吹緹室雙旌薄慶霄極知懷烏悦春至喜遷喬

人日曉發度滋陽

天朝陳玉帛人日麗瓊花舉旆瞻雲瑞開襟翫物華山連春漲合殿倚曙光斜坐見浮氛滅鶯聲喚彩霞

柬李叔操

揚袂出風塵同心集紫宸鳳鳴高閣曉鶯囀上林春剖璧投　明主分金贈故人如君交態密高誼向誰陳

太夫人誕辰

春風揚彩袖夜月斷機絲甲第今能掇版輿不可追傷心懸帨日極目倚門時孝婦應陳薦慈顏喜可知

送周司理之南康使歸楚舍

梓里瞻星旆松門倚斗魁行吟清瀨澈坐嘯碧雲連祖帳遥分楚公車竝入燕神遊天子障竚聽口碑傳

得王伯固書

懷縣與河陽潘江麗藻揚才情今僞異治行古循良獻賦承明裏論交俠客場別怨勤夢寐書至轉徬徨

其二

履賜王喬日冠彈貢禹初使臣旌白簡　天子渥丹書會喜遊蘭渚還看典石渠向來黃閣老爲爾幾躊躇

送王太守之襄陽

十載會風期追歡不自持鶯聞新唤日雉憶舊馴時汲水當軒置看雲卧閣移　璽書徵拜後重勸峴山碑

聞除夕有異徵賦此紀瑞

丹蓂初獻歲白粲忽成霞柏酒春浮艷芝庭色並華家傳經拾紫瑞吐筆生花明德堪陳薦惟馨實孔嘉

和曾人倩漫與見示之作

何人兼吏隱嘯傲倚東方秩巳膺中秘身猶屬上皇夢迴滄海曲歌繞白雲鄉余亦忘機者牛衣自激卬

壽程翁

孝感芝生秀昌符桂吐徽花明潘岳綬錦製老萊衣海嶠流霞度江皐寸草暉競羅千歲核擎跪薦庭闈

送周太白之固安

黑貂垂敝日彩鷁共乘風鷄黍淹留後鶯花宴賞同雲移雙舄近露裛九霄通還以絃歌韻巖鳴入　聖聰

送沈司理開封

鶴控洛城東連翩映遠空論交雙闕下托契百花中鳳吹鳴初協驪歌曲未終竚看徵詔入巖得賞心同

秋夕過李叔操同顧靖甫得龍字

林似嵇中散人如邴曼容五侯羞共謁二仲
喜相從月映三株樹雲飛九乳鐘陶陶天欲
曙南斗曜雙龍

九日歸自密雲乘月登艫有作

旌節駐江干追歡入夜闌星懸明月珮飈度
切雲冠蒳岸花初放蘭舟露欲團登高傳此
日擊浪起鵬搏

別徐見可

有美傾城北多才冠鄴中九霄鵬翮奮千里
驥羣空東閣覲奇士南宮引上公別來勤夢
寐猶似未離鴻

別王行甫

舉佩邀明月飛旌度密雲南枝巢欲戀北闕
影隨分駿骨千金價鸞姿五色文國中誰與
和天外惜離羣

訓陳生

何人歌有客送別走江津負郭車常滿連城
價自珍酒傾三市月花發五陵春乘興還過
此相看採綠蘋

偕徐茂吳諸丈遊虎丘賦得試劍石用
襟字

漾舟頻喚侶憩石共披襟龍躍丹霞潤蛇分
白晝陰餘痕苔蘚沒古逕薜蘿深神物千年
在還疑照石林

題贈黃使君使君舊為姑蘇郡丞於
吳中名士張幼于有國士知節鉞新
加彈冠相慶為賦短章

我聞循吏傳藉甚潁川丞自闕超階踐光華
露冕乘雲中忻受鉞海上憶擔登為問高人
榻塵今倍幾增

信州道中

樹杪出雙旌奇峯類削成林中懷鳥悅山外

聽鷄鳴冠蓋青雲合闕門紫氣横爭看持節
使曾是棄繻生

抵舍

彩仗迎春轉輶軒美書遊梅花香正吐柏葉
酒初浮喬徙黃鶯谷圩成白虎丘蹉跎何足
羨差可振箕裘

示内

連翩千里駕歡聚百年身遥裊祥光遍階前
瑞靄新去看龍躍早歸引鳳廻輪處處歌鐘
發熙辰喜及春

題張壽卿會濮軒

居心清淨處又見水連雲劍氣延津合瑯琛
洞口分携來三兩客竝發五千文借問濠川
侶成風幾運斤

送南豐李君萬里之任楚中王方伯幕
府

北闕彈冠日南臺擁傳初班荆遺雜佩剖竹
曳華裾楚甸雄風起庚樓明月舒送君時極
目遥寄八行書

益王殿下詩　有序

清秋高爽令節中元回鵷駕於緱山
鳴鳳笙於鍾淮山前桂樹飄而渫珠
井之華池上芙蓉滴淥灌銀潢之潤
星懸南極瞻瑞彩之氤氲日映東維
協貞期之朌蠁麻姑挹袖酒覔餘杭
王母開壇漿分閬苑富高陽之才子
麟趾振振秀挹水之嘉賓鴻軒奕奕
堯花聖果已叶核於千齡桐葉昌符
宜騰徽於億禩　恩褒樂善榮頒冣
壁之文戩戩寬仁競獻華封之祝某
當年入楚希英聆於醴筵此日遊梁
奉清言於綺席西園宴喜追陪子建

之遊東府徵歌欲頌太丘之德含皇

羈旅繆綴蕪音

桂濯銀潢秀薖拔玉井華㕯文須紫極仙酒
裒明霞露瀧千齡核雲開五色瓜雕盤齊獻
壽慶社樂無涯

其二

才子富高陽靈根奕葉長聞韶忻入魯飛蓋
競遊梁殿影分鸞鶴山雲引鳳凰揭來千里

客齊捧萬年觴

送李嵩縣

蘭曹忻御李槐路切安劉正氣凌雷壯清標
映日退班邊鸞欲舞郊外雉來遊何日嘶
王命花封控紫騮

道經龍虎山寄示兒子一首

旆分龍虎勝簫引鳳凰鳴遙睇燕臺路彌深
魏闕情日懸千嶂迥雲遞五峯清消息能相
近應傳一雁聲

閶門

相門新甲第伯王舊山河賈客闌前滿遊人
水上多採風詢里巷候月向岩阿借問臨淄
邑繁華近若何

范長倩招歡竟日李聞伯適至洗盞更
酌復歌紫簫賦此

擢桂通襟洽依蘭氣多青雲能自致白雪

向誰歌⟦長倩有紫簫⟧燕市鶯花遠吳門雁影過向
來臨海嶠頻自聘羊何

其二

倚棹問玄廬追歡竟日餘如印芳願愜休汝
宦情疎⟦范期予徐[illegible]⟧鵲起堪投袂蛟懷欲著書
看君垂幙處夕秀曜前除

其三

百年嵇呂駕千里范張期乘月陶深契分風

送遠離清尊浮湛酌芳佩渥莘滋坐上題紈
扇殷勤贈所思
其四
眷我同門友離羣入夢頻維舟聯郭泰鶯坐
揖陳遵舞忭歡逢故歌殘轉調新何人爲此
曲有客動心神
其五
彩服歡如昨銀箏手自調國中憐和寡城北

聽歌鐃歌兒出餘鶴倚蘇門嘯鸞和秦玉簫霑霑
仍自喜觀樂更聞韶
彭城
河伯驚南徙羇人望北征卽看雲擁傳無復
水憑城昷氣浮津溢渠聲入碭鳴泛桑凡幾
變閱世倍含情
從劉仲弢夜度河間有作兼柬獻令徐
子范二首

蕭朱歡結綬潘夏喜連鑣櫂桂通襟契燃藜
照乘懸商林光若畫周道直如弦行李頻相
慰瀛南近接天
其二
送迎勞地主推挽赴王程邑有鸞棲宇野無
犬吠驚風微收宿霧霜薄報新晴遥睇京華
路西山紫氣横
夜行示内二首

旅館候鳴鷄宵征路不迷數聲更漏永一道
夜光齊衛尉驚傳柝居人臥掩閨車中頻欲
顧倦怯老萊妻
又
鹿車時竝載鳳管喜和鳴鼻捉東山起肩騈
北闕征帷邊雲擁傳樹杪月懸旌健婦能勝
此駈馳到上京
寄示呂兒

問汝垂帷處一枝能自安未須防雀噪且自起鵬摶藪視雲霄迥評留月旦看古存甘唾面交出惡聲難

太夫人初度值家弟南來就宿官橋各有紀咏先是弟以合劍篇受知開府陸公因給車騎策之長途

弟喜同衾處親懷設帨辰風朔芝蓋合月映錦袍新去捧毛生檄應過孟母隣帷邊多氣色萱草再生春

其二

西堂纔入夢北道忽相逢草色經春轉葵心煥影從官橋交四牡巫水躍雙龍茲夕棣箎唱因風達九重

其三

三千牘有餘負載歷青徐爲解陳蕃榻因賫敝叔車柯亭吹短笛槐路曳長裾六翮雄風起天衢奮跡初

其四

士龍看入洛司馬正遊梁鵬翼分青岱鶯聲喚綠楊雲移華蕚潤星聚彩毫光傾耳秋風動應傳姓字香

初度次白馬湖一首

日映蒼鷹軸春歸白馬湖波光搖雜樹霞景喚高梧符彩三千里旌麾九萬衢丈夫事行役當日已懸弧

松𥦗獨咏圖爲江瑞虞題瑞虞時聯舟江上出此見索

爲載江淹筆來蹤郭泰舟河邊楂泛斗天外賦登樓鷺引風生壑鶯啼月隱洲松𥦗時獨嘯尚憶此中遊

挽吳永明年兄

燕月懷人迴楚雲向客低潛花千樹發湘竹

萬行啼映日懸雙鶴臨風薦隻鷄山陽何處
是愴惻笛聲凄

都下得諸廠宗侯寄贈謝徐之作

南國題梅候西園絢藻新齊名慚李杜竝命
厠徐陳抱劒長爲客含毫戲答賓鳴珂聯紫
陌箇是草玄人

武陽懷舊

薄暮出文昌衡風度武陽榻懸徐孺里帷捲
鄭公鄉鄴下追詞苑淹中肇講堂年年秋草

綠猶自擷餘香

人日

人日登臨後卿雲爛熳初萬羅任氣入三徑
好朋疎鳥喚同心侶花迎使者車欲行還復
止高桃愛吾廬

洞山八咏

乘感貪神契蘊眞悟法輪十踵俱遣繫五感

盡袪塵解識身如幻俄看迹已陳東山行樂
處春色倍還新

右棲眞居士

六趣提衡在雙玄軌迹停靈根生寂歷虛牝
叩清泠滲寳泉膏碧標空樹靄青還於東閣
暇自勒北山銘

右六虛主人

一從歌白石長自授丹書佐理貪清淨爲憐

有太初雲中雙鶴駕天外六龍輿精影遥相
薄岩花爛熳舒

右二初牧侶

標度赤城西堯花拂澗霓天陶閟象罔霞蔚
竝鸞棲吐噏光成綺輝煌色映藜洞中無俗
物疎影過廻谿

右紫霞洞叟

爲問璜溪釣何年更陸沈獨醒臣節苦交泰

主恩深隱几廻清夢焚香理素琹機忘鷗已
狎鷹隼莫相侵

右靈溪漁父

寥廓欲高翔樵歌遶石梁岩邊珠樹䆕佩裹
玉蘭芳𦶜草闚仙洞飛雲入帝鄉向來柯爛
處幽靜日猶長

右白雲樵客

鶴氅映寒流仙人洞壑幽一陪黃竹咏未遂

赤松遊郢上歌難和剡溪興復留緬懷姑射
韻淖約寄虛舟

右湧雪寒翁

桂樹香猶漬芝英露已團光浮青玉案氣裹
紫金丹靈液滋神明奇葩覆石欄定知調燮
處持此薦殷盤

右玉露丹仙

薄游草卷之六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表季偉校

五言律詩

送何玉峴理襄陽又得船字

流鶯遙喚楚征馬欲嘶燕草綠汀洲遍煙青
夢澤連帝城將柝別官舍折梅還緬想依劉
客應廻訪戴船

晉王殿下詩二首 有序

余奉使廣陵同年友李雲卿道殿下
高義甚酷李兄嘗綰墨綬貞華裾稱
王門俊人也千里啣封徵歌於不
佞即迫赴王程哉倚棹揮毫爲賦二
首

桐葉千齡旦荷渠萬族春帝臺漿欲貯王母
核初陳楚席開尊昔梁園授簡新徵歌齊獻

壽千里展情親

其二

縣裏花陰滿臺邊桂影遙書傳鴻寶秘律轉鳳笙調綵嶺爭看晉華封嶽祝堯廣陵明月夜濤氣灑瓊霄

使過全州二首全州與楚接壤楚之東安先大夫嘗出宰焉治行相聞相從借寇　命已下矣竟以祖母憂去軒

車過此侍御錢公爲導出疆且爲脩蘋藻薦先祠喜而賦此

祠廟隣封在口碑道路傳報劉空有恨借寇逕無緣吾儀望威名三湘使節還徘徊風景夜歸報北堂前

其二

楚祠躬致奠粵徼喜經過重以琅玕贈虔脩澁藻多棠陰垂召伯竹淚拭湘娥恍惚趨庭集因之倚棹歌

留別東安父老一首

楚天垂盡閒與盡不知還月度熊羆嶺雲歸獬豸山溪流分碧影石壁對蒼顏尚有襄陽舊將見等父攀

宿黃季昭池上樓

面郭俯池流披襟人倚樓尊開西第勝榻置北牕幽興會堪投轄機忘已狎鷗還將濠濮

意時泛剡溪舟

白虎歸途作

風颯鳳律開春色朧頭分梅吐花含霧松生翠拂雲佩侵南斗氣撒朴北山文何日揮塵鞅相依鹿豕羣

春日感懷

春還曙靄餘珠箔映華裾幽緒蕙芳入年光捲幔舒池邊鶯夢斷徑裏惜交疎兀自投閭

鬧琴孤調不如

元吉初度巳而舉子

何處充閭喜先迎獻壽賓渥洼千里馬姑射
百年人乍轉陽春令方祠太乙神章珠掌
上燈月倍相親

過玉嶺喜聞　新詔賦此三首奉柬黃
明府貞父

花封春正淥玉嶺晝逾清喜托琅玕契驚傳

霹靂聲氣衝函谷映雲擁灌壇迎賈客兼巖
叟謳歌咏太平

其二

天應扶社稷詔已下輪　星網甦流集宸軒
夢弼廻投竿滄海曲拾築紫巖隈澤畔行吟
者鴒原急泝洄

其三

來時趨宴召相對寂無歡此日彈冠喜臨風

把袂看車邊驚乳雉邑里覽栖鸞竚看徵車
入鸞花簇繡鞍

別彭儀

池死正芳菲鳴琴向客揮絳帷幽抱齋丹穴
宿心違驛路鸞花繞平皐燕子飛長卿遊巳
倦南浦重依依

留別劉使君君家長公實選部兄塲中
所錄士歡然道故愴惻兩情見乎辭

矣

名德重融丘台階宿望優越中還借寇湖上
乍依劉河朔駈炎暑山陰各去留庾樓明月
夜帳望白雲秋

其二

景息棠陰覆㳂聯棣萼齊池邊春夢草閒上
夜懸藜蟋蟀吟初動鶺鴒望欲迷通家相見
日凢鳥不堪題

遊天竺

雨花晴益潤天竺晝逾清迢遞雲飛錫潺湲水濯纓幽芳情境入樂樹喜園迎便欲追奇趣依微傍化城

七夕宿包氏庄在靈隱傍

看竹何須主京葵敬若賓蔚林張翠幄細溜激玄津忽御冲天雀相隨泛斗人夢兒亭畔月暉映法王輪

靈隱歸逢七夕

鵲填橋欲渡鶴控馭初廻借問三生石低徊七寶臺月沈波入定雲擁岫飛來桂子靈胎結秋風上乘催

玄晏齋爲虞茂才題

端居意念深獨坐撫瑤琴絳幔栖玄晏金門甛陸沉夜廻雙桂影曉結萬松陰借問擔簦者應知閉戶心

楊蘊門先生見和悼亡八首賦此奉謝

先是放生湖上傾盖相懽晷世講而投衿契故及之

湖上忽相逢依蘭更撫松草玄驚吐鳳拾紫擅雕龍見許忘年友相過竟日從自慚蕭索甚不比客臨卬

其二

越嶠起玄陰悲風爲我吟放生逢勝引哀逝

感無音影斷飛鸞鏡聲悽別雀琴和歌勞長者感激淚霑襟

送兗州王旭陽者長使流虬四首有序

槎浮仙渚赤虬蜿蜒以揮珠馭叱皇都白澤煇煌而耿玉儼上公之命服勅捧絲綸溜漢官之威儀春回落滋夕郎爺命遙覲使星天子授留高懸卿月是役也非旭陽王君曷克勝斯

任乎君秀挹霞標神清日觀國推無
雙之士主蔡不二之臣浴朝旭於咸
池雅叶王融之志御長風於巨浪夙
醞宗慤之懷華夷識其姓名朝野歸
其物望荒經閩陬之表禹貢島夷之
至稱東海之波臣是中山之影國樹
子之封必告九朝之策在斯詎必藉
犄角於江黃實乃存附庸於邾莒顧

周盛世曰大行人王會來荒服之朝
則繁露而副太史蕃國脩世見之禮
則受贄而協司儀未有躬涉滄溟遙
臨絕域奉星弁而錫命齎天策以貞
邦然而經營方將通五方之嗜欲馳
驅周度悉異國之方言君命使乎是
其宜矣瀛海九州之外陽春二月之
中旌節生花簪裾映柳扶搖之風九

萬蓬萊之水三千明發司南之車遂
荒大東之國篙楫閩粤之玅技梗楠
甌越之上材方且程漏刻於十更課
捩柁於三老俔天之妹朌蠻向海之
若茫洋乘木往而有功大川濟而利
涉從茲輶軒之使直指徽會之門車
馬郊迎圭璋廟饗松風翡翠之篚潮
月璣琲之籠象胥吾人鞮鞻有氏將

使推髻辮髮之長改衽而襲衣裳踏
首樹領之徒奉曆而共正朔高呼加
額既闓　天子萬壽之音連謳踊躍
亦有海波不揚之曲宣天威於域外
漸文教於日東豈徒陸賈南越之行
僅紀風土張騫西域之使但溯河源
而已哉同署友僚傾都祖餞賡歌海
唱爭和潮音率俾指翔陽之烏方來

覘相風之鳥國稱為命有子羽修飭
之詞王曰遄歸藉吉甫穆清之誦
積薪盈漢闕折柳向 皇都倏忽三年別漯
溟萬里途君才堪叱馭吾道欲乘桴鄉曾遍
文軌歡騰俗化殊

其二

乘槎來上國捧檄入中山八月天河裏雙星
霄漢間目營滄海盡心與白雲閒忠信孚蠻

貊天妃護往還

其三

何莫非王事近地八寸心春從賓御入膏沐
至恩深直取支機石應辭載橐金 內庭多
寶玉傳語勿輸琛

其四

皇威鬯八埏殿屋避樓船斜倚東輪度遙瞻
北斗旋去宜看鳥翔歸喜聽鷁還屬國應誰

典三旌望日懸

送胡光六理杭州兼示家弟及諸故人
弟與光六為同門友歌殘適越願遂
如卬詩故及之是夕劉百世同集分
韻得春林燕三字

燕臺浮桂醑越嶠控香輪却以論文夜遙瞻
講德辰名聞三輔著譽表六條新屽看徵書
入冠彈貢禹春

其二

池塘春草深惜別曠招尋倘復將文酒還應
憩武林躋攀三竺勝徙倚六橋陰擁傳曾過
此臨風動越吟

其三

梁鴻曾適越樂毅乍歸燕義積周旋日交深
感慨年鵝齋徐孺榻湖畔子猷船為報金門
客依然獨草玄

龍君見太守奏最　闕庭適有弄璋之
喜賦此奉賀二首先是㲀齋產芝詩
故及之
階騰三秀瑞室益五名香露裒家公桂陰濃
召伯棠引綸標鳳彩褒美錫龍章信有華封
祝公門世業昌
其二
璽賜朝中日珠擎掌上時克閭祥霧合臥閣

慶雲垂喜氣迎芝畹歡聲動麥岐此時宜講
德花幙醉春曦
大塘悼內一首丙申之秋奉使過此撫
迹懐人悽然有感
鳳鳥昔巢梧年老忽易徂光前依桂樹露下
泣蘼蕪夫壻乘槎使邦君負弩駈武陵人不
見天外片雲孤
朱汝脩館中分韻得雲字

開筵浮桂酌結綬引蘭薰鳳藻庭陰滿龍光
塔影分陶陶將達曙奕奕共披雲待趂鶯花
發携琴重造君
和李山人
帝里玄風暢闗門紫氣曛欲從三兩客細眾
五千文衍字踪繞合合情吐未分梅花催鄭
驛瞑色破燕雲
和王行甫

賞心諧勝引尊酒慰離羣銀署談天客金閨
擲地文書懸光曜日賦就氣凌雲妍耳宜傾
坐披襟静夜分
和顧朗哉
玉堂因朋設金爐入夜薰市朝兼吏隱丘壑
置煙雲騎引青絲絡書殘白練裙筆精兼墨
玅並道不如君
和米仲詔

花陰垂縣滿彩色入毫分傍玉溫逾馥挺金
響自聞廣筵忻醉月高閣更連雲待我邀朋
好秉春竝訪君

和莊靜甫

名山曾結袂把臂一逢君荏苒違芳歲氤氳
間白雲四筵寒漏徹雙闕曉鍾聞猶自驚殘
夢依依鸞鶴羣

和許孝廉

下榻憶徐君蘭言挹坐芬高評推月旦玄感
動風雲投轄情何已啣盃忍遽分知君乘逸
興重過沈休文

和張浚之

雕龍看奕世帀駿欲空羣大業千秋禪香名
四海聞劒揮憑斗氣杯舉映霞文玆夕賢星
聚英英動彩雲

和羅文學

曾過君章里奇花宅裏芬晤言歡乍適名韻
激初聞丹荔高懸日蒼厓俯眺雲含毫 舊
侶欲訊武夷君

和蔣文學

業雁欲成羣氤氳秀色分夜識金銀氣朝開
閶闔雲五陵豪欲集三逕客相聞刻燭詩成
龍殿勤把袂分

輶軒紀勝

吳下

迢遞山雲薄氤氳海氣饒北溟瞻日迥南紀
接天遙俗化傳三讓風流訪六朝龍飛初建
鼎神理固應超

越中

綠水秉潮疾青山跨海奇透迤分地絡盤薄
亘天維把釣嚴灘日朝宗禹穴時桑田應不
改沃土日華滋

豫章

群山皆北向一水滙東流氣吐龍光夜聲傳雁影秋地鍾南國秀人與上皇遊吳楚連江接煙光日夜浮

閩中

雲移穿嶂淥日出漾波紅地盡山逾壯天長氣轉雄旌旗沿海見冠盖驛途窮九萬扶搖處遙遙度朔風

楚中

舜狩衡山麓文遊漢水濱數人堪和郢三戸竟亡秦　帝里新湯沐卿才古軼塵綴文和變雅易俗盡還淳

粤西

日南久閉關翡翠不知還勳業標銅柱祥光耀火山水分滄海外嶺置碧雲間遷客多乘興鳴琴向此間

奉使西粤典秋闈

去路日悠悠湘江最盡頭烟光浮紫氣爽籟澈清秋渭水熊初獵燕臺駿欲收還將雲夢澤蕩滌百年憂

過葉縣

聞道仙人舃雙雙白日飛姓名空復在城郭亦云非野渡春流駛荒亭暮靄微只今懐地[illegible]古重依依

長沙喜雨

朱方頻作客赤地盡憂虞乍喜隨車雨飛来廻雁峰軌珪空仕楚負弩愧如邛謾說關門尹斯人不易逢

西粤道上別督學駱年兄二首宜捷之役君適行部未值再来始晤喜可知巳

桃李霑新渥芝蘭美舊遊七星憐永夕九日

眄高秋旆入黃花嶺波浮綠草洲含情空臥
胍別路悵悠悠

其二

天開炎徼勝地闢講堂偏四子歌猶劇五君
咏最傳還將徐孺榻追憶子猷船竚看台衡
入爭夸水鏡懸

過楚酉題先大夫永思堂一首

蕐縣晃飛日芝庭鯉對時絃歌鳴舊邑俎豆

列新祠赤石清流轉朱陵綠靄移湖南多勝
蹟重勒峴山碑

東安志喜一首

此日開都客如卬異昔時文兼武並至忠或
孝堪移靈匹真奇覲神明倘護持片雲過楚
岫何意傍高椅

使過醴陵携家有作

片帆湘浦外疋馬醴陵西浮白開黃菊懷芳
佩綠萸喜看鶯谷曉翻似鹿門携鄉樹明朝
近還驚雁影迷

渡淮有感

十載薪逾積三湘節復持還將浮海意追憶
渡淮時月引鸞簫度春迎鳳律吹再來風景
異悼往不勝悲

城北池館宴集賦贈劉百世

廻埜蘭泉佇修林桂靄扃中郎曾對日太史

數占星狎鳥機常寂懷蛟夢欲醒水雲虛幌
動舒卷任流渟

其二

地托林中契人如鄴下遊朱華披渌渚翠篠
媚芳洲河朔清尊滿汾陽曲逕幽携栞猶待
月永夕坐銷憂

其三

羽帳鬱金牀開軒鸞鶴翔青霄懸太乙白日

臥義皇坐引玄氷暎蓰依翠幄張蓰觀秉與
者相與弄濠梁

其四

杳與帀朝隔宛疑丘壑親息陰時面郭濺沫
復霑塵樓上依劉客溪邊訪戴人淹留能竟
日慵自謂平津

題河間馮太守嘉慶卷

孝理感　皇慈黃金寵錫時綠尊開北海清

沚薦南皮天外鸞驂度堂前象服宜華封人
共祝偕老咆襟期

送蒯令尹入覲便歸省侍

悵望倚門晨狐南絢彩頻飛凫來謁　帝跨
鶴去寧親玉璽絲綸重金章錦服新懸知萊
氏舞鸞喜孟家鄰

郊遊社集釣臺

春色斷腸隈遙分積翠來相看吹鳳律同上
釣魚臺舞雜黃塵起歌翻白雪廻歸衛奔駕
趣顧景一徘徊

漳流竹隱詩爲沈伯含題贈其叔氏

水雲蕩漾處青翠影逾添月度繁陰合霜依
促節嚴不將裁作骨未許織爲簾小阮來過
此相看吏隱兼

其二

覿彼東南美蟬聯棣蕚芳葛陂龍欲化阿閣

鳳猶翔析析諳金奏離離拂石床仙壇何處
覓對此邑瓊漿

八月十四夜社集有感

北闕占星聚南樓對月明娥娥經後圓奕奕
散前楹黼帳瑤琴薦華筵玉斝傾圓蟬猶未
滿欲待政清平

其二

示冲宜此夕謦闕向來宵桂死花初發槐階

葉正飄波含雲夢澤氣溢廣陵潮太息人千里淮南不可招

熊汝龍寅丈招遊郭外偕郭秘書陪餞聶明府余方欲晤明府寄聲錢塘諸故人也喜劇賦此因而贈別

披雲吾憶廣對月汝思詢池上芳初歇林中契盍新共麥金作友爭訝玉為人書記翩翩美驚傳席上珍

其二

駿市燕臺日凫飛越嶠年開尊陳祖帳驚坐厠賓筵月映湖光澈雲移海色鮮鳴琴宜對此心賞卽泠然

其三

染馥潤芳襟如卭鳳願深芝蘭憐舊契桃李沐新陰縣裏看花發籬邊對菊吟許聞高課入千里慰同心

送胡養中之閩化一首髫年彩侍官舍相逢結綬燕臺賦此贈別

官舍片雲飛趨庭振彩衣秀才推賈誼清德重胡威祖席秋光逈征車暮靄微月波亭畔月千里漾清暉

獨行篇為沈孝廉作

舞象一聞詩懷蛟卽下帷著書傳大業獻賦答明時暉翳微言絕芳流妙譽馳都人頻考

德俎豆結遐思

二

俶儻情條蔚淵汪道行深欲知天下士批難古人心潔已寧貪玉贖人焉取金家傳青白吏濟美列儒林

三

杖策循清渠韜精脉太初夢隨丹漆器孝感石函書錫類看青瑣苾芬曜碧疏肯堂先拚

在靈寵沐波餘先是鄉賢祀頹圯甚令子給諫君愀焉討無所出犁公感其義爲鳩材新葺弘敞麗光矣

棹發寄懷留別宋叔意

一麾余自適九辯汝何悲避繳橫霄急維舟出浦遲流雲霑蔚薈明月濯漣漪夢迴林際杲恍惚照瓊枝

其二

樹色暖清陰星光蕩碧濤曳裾睽倚玉解橐憶分金誰識關門氣眞成澤畔吟燕歌回首處感激爲知音

其三

載酒復烹鮮憐余獨草玄斗間看拔劒月下聽鳴絃快睹遷鶯日應知躍馬年行藏堪共許彈計欲回天

過甯壽卿別署見示新作因而奉和四首

何人兼吏隱別署卜清幽山翠浮尊灔波光拂檻流抱琹明月夜捲幔白雲秋乘興頻過此論心數散愁

其二

短墻官舍外流水御溝東遐想闚玄象冥懷引片鴻潁川冠蓋集洛涘版輿通此日爲邦者君陳孝友同

其三

偃室奉清塵探奇洽隱淪朝看手絕飲晝睹雉來馴別去棠陰滿移來柳色新籬邊仍對菊箇是白衣人

其四

十載遊應倦一枝息未安投閒甘蠖屈覽勝托龍蟠笛聽桓伊弄冠逢貢禹彈彩毫君已授探取賦名巒

大司寇趙公九年考績

三朝推哲輔十載弼留京績茂玄圭錫恩加
白玉榮萬流爭仰鏡百碎待持衡虛席三年
矣褒功屬考成

二

郎節駢詞杯芳規宿望欽于公加審慎安世
本醇深貞廉星辰上揚旌霄漢役萬方歌早
攏翹首霈霄霖

三

遥憶趨朝日開顏望禁廬直臣旌帝闕薦士
滿公車校籍燃藜夜看花擢桂初舊遊風景
在臨眺意躊躇

四

吏隱山公日陰番召伯年白雲鍾阜掃明月
冶城懸北闕鶯花逈南樓雁影連颺言賡帝
唱傾耳詠歌傳

呂兒劉甥並列高等簡督學使君一首

龍沙懸水鏡斗牛曜星符蘭室投深契柯亭
無永枯秋來塵榻掃日侍絳帷趨高價攀天
府郄林片玉俱

二

傾耳聽佳音含情喜不禁青藜分宅相玉樹
藹庭陰月旦題評重雲霄屬望深進賢當上
賞計日璽書臨

偶興

遇可息微躬何須復諱窮舞雩宦舍外陋巷
法曹中隱自連南郭言猶寤北宮北牕高枕
處仍有上皇風

贈錢靜符

秋已遷司馬神猶汪爽鳩纓霑玄武潤襟抱
紫岩幽天憲持三尺皇威戢五侯朝廷須汲
黯指顧寢邪謀

陳毋初度

在昔及笄年犖犖失所天鸞簫聲斷絕鵲鏡影廻旋節練清霜苦心同皓月懸百年今已半高行喜歸全

題馮毋貞壽卷

月幌方娥潔星樓匹婺暉殿庭新寵貴隣里舊芳非炳節當熊振昌符卜鳳飛稱觴宜獻壽鼓瑟對靈妃

二

已授夫人法兼傳太史書嘉謨看入幄高行早旌閭　睿藻從天降慈顏向日舒和風蘋際起熠熠御潘輿

薄游草卷之七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七言律詩

酬選部兄送別之作次韻一首

孔神中夜獨存元尚有丹心戀至尊桂吐一枝芬上苑雲成五色候宸軒鶯花曉簇池塘夢鳳律春回黍谷温倘爲天人邀利寵垂帷何自不關園

白玕道中

光車熠熠謁王畿結綬爭看戰勝肥黃石片雲霑玉潤白玕晴日映珠輝直將繻向關投棄願請纓連虜繫歸西塞經年幾罷市東胡猶敢竊恩徽

過信州作一首年少爲諸生帶樞過此

懷舊臨風荷王國賓之眷歘然道故訪諸舊遊蹤跡凋絕有感賦此

遥憶當年解榻人一時藉甚洛陽新繡衣每欲隨軺傳彩筆驚傳動搢紳閱世漸看機欲謝懷人轉覺意相親極知沮溺深逃遁亦遣兒童一問津

道上聞鄭太僕物故淒然有作

百年清論美朝紳名德虛襟待紫宸照乘喜看珠合浦（里中楊公竝轉太僕）式閭驚見玉埋塵雀羅知已懸賔逕鷄絮無勞遡主人清軌尚傳通

德里還於遺牘挹風神（鄭善草書）

孟弢典會試便赴公車應　詔

多君挾策對賢良一疏曾教請尚方昱化北溟春正暖光分東壁晝初長佩蘭已協滄洲趣（君自沉江應聘）擢桂應傳上苑芳屈指中原惟數子看花竝轡更誰强

薄暮抵東平逢行春使君出郭詢諸關吏始知爲李冲涵先生趣發公車追敘濶悰無及矣依依星渚猥蒙國士之知離索至今寢不能寐舉燭而馳一書通其悃欵先生報書倍加惆悵戒使者必及謝君始還開械跪讀泚泗交頤賦此奉謝

雲移岱岳映褰帷春令初頒振羽旗一代龍門瞻日御九天鵬術會風期班荆欲覩眞人聚擢桂應酬國士知星渚分襟容易處瑶械

雙捧淚雙垂

送林太史座師　冊封益府

勑捧金函下建章紫庭春色度維揚桂旗日映江濤碧芝蓋晨飄漢署香竝道門韶忻入曾爭夸歌賦重遊梁懸知一奉西園宴麗藻斌芬翰墨場

其二

平臺終日盛簪裾盤扈東平樂有餘紫誥竝

懸天子障丹心長拱北辰居芙蓉池上皇華
麗桂樹叢邊古木疎鳳吹曉連伊洛近錦軒
况值晝遊初

其三

盱汝瀠流映斗躔東來紫氣日澄鮮晴䡾瑞
節臨仙嶠露苡金莖泛醴筵六轡竝看雲裏
簇雙龍已入珮中懸潁川冠蓋知遥集品隲
咸歸月旦權

其四

桐葉分符振羽旄黍花綬拂紫雲高雄風入
座襟猶洽明月登樓興欲豪山引鳳凰瞻帝
系道經龍虎把神皐麻源便入西堂近馬帳
人應倒濁醪（師便訪家吏部）

其五

褰帷眺迥白雲中草舍旁連玉馬東一自燕
臺招市駿頻依熊軾送飛鴻鞶帨快引金華

舄眄睞光生寶樹叢竝道都亭勤賞賜還應
留樊嶧山桐

其六

樂陵定省必須經彩服承歡曜鯉庭旌節輝
煌丹霧湧版輿扶侍碧雲停玉堂藻自摽宸
幄銑社光猶徹曉扃未許閒居饒作賦早歸
黃閣快揚舲

送祝黃門之金陵

徵書曉辟漢循良白岳雲飛入帝鄉鴻雁歌
傳騶雉陌鳳凰臺引珥貂行葵心日映金莖
露蘭藻春留玉殿香見說鎬京鳴鳥在竚看
清論美朝陽

送孫理君之郡

雲裏雙旌出鳳城銅陵關候物華明庾樓月
度千門影陳榻星懸萬古情三市竚看調玉
律五峯還自擲金聲州人詞賦多閒習定有

謳歌達帝京

得梅客生開府書寄懷二首

電燭神機迥出奇分旗直取絳宮時請纓功自皇華茂（仲宣初征賦云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曳履聲從禁闥知幕府風高槐影度戍樓月滿柳陰垂豫遊苟令多文藻借問從軍樂更誰

其二

紫塞雲連萬疊山頻看秋月弄刀環迴翔漢殿薪逾積徙倚淮南桂欲攀竝道涓人收駿骨叨陪英奕侍[illegible]龍顏君家叔寶眞吾侶揮麈臨風意自閒

送陸繩卿之慶都

龍沙高會接瓊枝綠水晴牽錦纜移獻賦十年遊巳倦明經千里幣交馳丹陵電繞緇帷動朱實雲連絳幙垂此去筆耕疑好畤好將新語奏龍墀

別李季宣

從來燕市起悲歌惜別遥看雁影過白雪只今憐和寡青雲原自患才多休夸遶徑柴朝權流賞清尊滴露荷我亦金門同大隱遲君南陌共鳴珂

湯氏館中宴罷得雋賦此

十年裘馬走長安一掬陵陽淚未乾乍以影迴雙闕顧羞將鋏向五陵彈追陪勝引占星聚留賞清尊入夜闌歸到鳳池春欲曙姓名早巳達金鑾

玉笥篇贈程臨海

瑶華紫琴日氤氳宛委晴連玉牒分樹裏垂帷生桂靄花邊發篋引蘭薰司符畫捲南山霧鳴珮朝披北闕雲岳產英奇原有意草堂休勸稚圭文

王大叅之嶺表

托乘當年惜敝裘彈冠更復聚神州卽看槐衮標新秩乍以棠陰覆舊遊飛葢廻翔江月曉褰帷蕩漾海雲秋春來豫識鶯遷喜借冦無過半載留

送朱新城

夾道傳呼竹馬兒襜帷遥億片雲馳仙人履訝從天下掾史衣寧曳地垂製錦霞明東岱色栽花春遶上林枝佳兒載牘能過此正值

鶯遷奏最時

陪祀[illegible]方澤

靈祇歆豫九戎賓虔祀汾陰值此辰駐聽和鑾瞻日御俄看振鷺列星陳歌調孤管祥噰協瑞鎮平琮茂社新榮躍龍文生實咢含情猶望屬車塵

訓舍弟

爭夸門德重三陳舊物相看惜敝秦牛首乍能操纂組鳳毛還復黍絲綸叢開上苑花枝茂夢入西堂草色新挾策早來趨華省雙龍時結佩中親

選部兄題詩寄賀兼示夢中之奇次韻奉訓一首

聞道西堂夢草春斗邊紫躍動星辰國人猥許無雙士家世維楨不二臣鷺序衣冠忻共賞鳳池花鳥倍相親向來銓品資皇鑒會見

衡門物色新

王君文索題紈扇書此贈之

英奇淮水挹清芬待詔公車妙典墳坐倚袁安逢白雪冠彈貢禹接青雲鳳池日映朝華麗蘭署春深晝漏閒明月入懷邀翰墨爲君揺襞吐氤氲

寄懷大僕高公

粤徼傳呼御史驄蒼梧省侍尚兒童片言預

賞芝庭與十載追歡竹徑同燕市月明懷轉
劇鹿門雲度意俱融秋來剩有荀陳會星聚
遥占太史公

人倩移居載酒往候適王徵君胡元瑞
袁微之趙葆初關爾開同集分韻得
風字

月明清嘯御微風人在羲皇一榻中鳳舉竝
憐交態密鶯遷況值賞心同已看劍氣横霄

紫更取榴花泛斗紅解識橋中無限樂總教
塵劫萬緣空（元瑞圍碁逆賭故云）

鄔公義

筆吐奇花白雪香洛陽藉甚對賢良鼂錘幽
抱宜開露鸞鏡悲鳴總悼亡顧影頻看階下
桂含情忍話道葋桑湥知靈匹無窮憶巧付
佳兒味七襄

壽箭中秘昆氏

獻壽稱觴喜可知清華門德重明時佳兒挾
策遊燕市愛弟鳴珂入鳳池庭實欲羅千歲
核宮花先擬萬年枝熙朝再啓孫弘閣會擁
蒲軒對赤墀

其二

家聲舊屬杜陵賢結綬重看濟美年海上流
霞添鶴筭池邊蓂草識鶯遷還將卞璧登堂
獻又見韋珠入珮懸何事吹簫尋碧落嚶鳴

迭奏舞筵前

壽楊伯

朱明曉粲綠陰垂階下煌煌秀玉芝竝道草
玄標鳳藻爭看拾紫曜龍墀榴花初泛餘杭
酒葵影纔傾上苑枝獻壽未須羅木陸縱横
彩筆盡廻奇

陸翁以上巳日初度

祿薄豐林紫翠浮祥飇習習起龍湫蘭亭彥

集陳芳酹桂畹春遊動釆斿舞席忽傳天外使歌筵竝進海中籌人生得意無過此細數鶯聲度綺樓

其二

遶年春入柳條青上巳筵開祓禊亭玄鳥舊饒平子賦紫袍新取夏侯經卽看鳬舃飛萊彩定有鸞書躍鯉庭迎養儻隨過五老峯頭九疊列雲屏

高太史祖壽詩

影廻金馬度雲屏祖德家傳授一經聰慧曾參江夏日嬋娟仍聚潁川星文章早已標鸞掖詩禮何須問鯉庭應爲壽筵陳彩服拖青紆紫出明庭

送陸明府之任江西便道省壽

翩翩鳬舃晝遊東捧檄寧親慶賞隆五老峯前開壽域八公山下引芳叢鮑家舊列花驄貴郭今新催竹馬童存問百年資孝理好將消息報而翁

送書遊客

玉堂　詔許乞歸休袖惹天香出鳳樓南極星懸高闕曉北溟颸轉片帆秋鸞龍迹祖蘭芬遠羔雁成羣桂靄浮明到華筵應鞠丞將雛同戲弄雛遊

送朱麗明之徽州理

結綬從君調　帝都鶯花繚繞絳帷趨九天斤運成風質八月槎隨泛斗樞趣駕會驚齊從事沓莅堂連折漢諸儒承明奏最還看入白嶽雲褰十二衢

送陳明府之崇仁

景運從君竝躍鱗薄於蘭署結情親青條冉冉舒玄蔭紅彩離離映紫宸星聚百年交態密雲移萬里曙光新卽看鳬舃飛華蓋喜劇

維桑德照鄰

送周海寧之任便歸南岳

香馥南山正鬱葱晝遊遊莫戀芳叢雙旌快引槐鸞下六轡齊驅竹馬東結綬明霞生桂樹鳴琴清響滴梧桐臨岐勿訝風煙隔望闕還瞻雨露通

送徐鳴卿之揚州理

鴻儒待詔滿燕臺公望還推鄴下才臚唱五

雲鶯正曉壽分八月雁初廻帷褰桂樹迎風入襟霽芙蓉裛露開把袂未須成遠别竚登皇闉共徘徊

奉使密雲賦謝王使君

雲擁檀城塞雁廻燈前宴賞菊花催開襟月映登龍坐落帽風高戲馬臺分餉材官參末議折衝樽俎見奇才虛懷愛客渾忘倦深夜彈碁數舉杯

過李季宣得寒字

羣峰突兀障江干天外雲栖五色鸞並道結交宜托桂深知染馥自依蘭扁舟不淺王猷興一飯應憐范叔寒别去好遷喬木茂與君携手更彈冠季宣將改卜

過潤州讀郡守王公麒麟圖說賦此一首

四靈首出瑞圖新提像修機表至仁音度海

門初誓曙煙籠天塹已彌旬漢庭早輯璮裘日周室還滋趾族春見說潁川多異政東郊遊鳳藪遊麟

至日訪謝將軍偕張幼于諸丈分得東字

經廻銀燭引花驄古木蕭蕭實樹叢高士可能栖廡下君公原自避墻東臨風忽喚高陽侶竟日追歡别墅中又見灰飛緹室轉安排

歌舞報春風

詶張伯起

結綬爭看謁帝畿拂衣長自戀庭闈喧囂偃室紅塵斷寂寞哀扉白雪飛夢鳥毫分雲五色弄雛彩煥日重暉憐予誤厠金門隱羞過嚴灘問釣磯

偕幼于茂吳集吳會卿宅因而題贈為壽

倚棹吳門勝引過登堂客自列羊何端鳩更飾青藜杖吐鳳爭調紫玉歌二月春融花正發百年星聚酒駢羅知君剩有陽春曲南極遥瞻喜氣多

晝遊舅氏

耿暘深處水澄灣一帶溪流萬疊山閑世乍逢開笑口瞻雲猶似對慈顏玉堂簪組青霄簇錦院笙歌白晝閒鍾嶺欲鳴春正曉依然驚鶴出林間

重過岐山感舊疇昔訪友人徐元德之作有北斗瞻星聚東山帶月來之句

岐嶺風高一雁秋東山月色度危樓依蘭入幔穿雲合擢桂褰帷美晝遊命駕欲尋高士侶抱琴應對上皇儔不嫌車馬汚林壑留眄山陰雪後舟

盱江城樓賦謝胡明府

樓臨僊嶠接霞標朱拱晴熙綠水嬌山削芙蓉通鶴徑泉飛瀑布度虹橋尊前忽墮王喬履檻外驚傳弄玉簫竟日追歡宜謝朓題留清賞寄清霄（是夕郡公亦復宴此故云）

又簡郡公一首

甘棠四望綠陰浮卧閣披襟選勝遊郭帶雙流淙碧嶼雲移叠嶂擁丹丘清風自解陳蕃榻明月還登庾亮樓肯信鳳鳴簫管度相期

鸞嘯白雲秋

孔願之署中分韻一首

一官原自署金門爲愛青山憇綠樽雲啓圖
書開魯壁月明簫管奏梁園依蘭入幔宜分
馥濯石披襟自滌煩見說移文通驛路頻追
謝客望麻源

偕周孔二君宴集鄭孝廉郎席雷鳴賦
此

英曹方駕御雄風太史遥瞻紫氣東霹靂喧
從揮掌度（雷從席上鳴）芝蘭契托賞心同洛陽價
重千年後河朔盃傳六月中共道君家能置
驛不妨雲騎繞花叢

寄楚中左轄座師王公

絳帷遥睇錦官城十載氤氲別思盈南斗崢
嶸龍已躍東山留滞雁無情燕昭臺上雲初
合庾亮樓中月更明特進儀同應指日都門

翹首聘雙旌

北固椿齡（爲蔣太守尊人題）

極目江天雁倚樓雲移北固海添籌雙旌露
裏芙蓉麗疋練濤分桂藥秋壽几忽驚鸞鶴
御仙臺原屬鳳皇遊黃金佐酒蒙　恩賜摯
跽啣封向日投

其二

揭來仙嶠問桑田奕韻霞標接壽筵修竹舊

題三逕繞大椿遥倚九霄懸淹中蹈雅陳高
課河上徵歌祝大年我亦臨風吹玉笛一聲
遥寄北山前

壽盧母（有序）

奉使經信州揖司理盧君於蘭署間
片言而合因索余詩爲壽太夫人太
夫人三世仕宦俱流信州今者春秋
七十高矣撫今思昔其樂陶陶賦得

四首

南極祥光照海榴氤氲廻合碧雲秋鷹揚官舍迎丹旆鶴馭仙臺映彩旂西園會分王母宴東陽近接帝鴻遊平反况復多明允喜溢慈顔美獻酬

其二

紛紛時彥結情親拜母登堂慶壽辰一自含毫爭屑玉何須列鼎更羅珍風前賞洽蘭階

茂露下香傳桂畹新簪紱滿門誰不羨霞觴疊映百年身

其三

年少從姑入信州郡齋還記櫝曾留再來夫婿褰帷候又見兒郎露冕秋閱世幾更新甲子通家歷數舊交游家門貴盛心常泰彩服斕斑擁翠裘

其四

令子寧馨甫拜官一時聲望偃朝端風期幸托懷中契晨省因承膝下歡紫氣乍看頻躍斗皇華無耐促征鞍五千文字應難就一曲臨風咏采蘭

閏中秋集徐茂吳宅偕陳明府諸丈得城字

徐陳並命廁羣英池上秋深紫氣横未許黃花催後畹還依皓彩向前楹素娥再睹情逾

洽玄兔相看影倍明借問廣陵遊寓客濤聲何似聽蕪城陳寓廣陵

又代得天字

擲盡朱顔影自憐今霄喜見月重圓臨風快覩徐公美撥霧同披樂令天良夜覺添秋漏永芳樽贏得露華妍應知對月頻思許留此清光兩度懸

沈伯含招飲湖上偕諸子賦一首

東山屐底拂蒼烟北海尊前引畫船水態含空清鏡曉岩扃圍薄翠屏懸武林秋色連滄海文酒星光動潁川便欲與君題八咏爲樓高倚碧雲天

和江進之明府一首進之陪飲陳茂才所賦詩見示

五色毫分入夢頻不將敲扑眩心神籬邊獨酌黃花對關外相看紫氣新程鄭可能邀令

客荀陳原自聚賢人寧知班尹陶陶夜便是中餘講德辰

吳揔戎發卒負弩

寒砧處處擣征衣木葉蕭蕭晴彩微山氣半含玄霧霽江濤長迸彩雲飛爲龍奕奕慚賔從如虎桓桓藉王威見說揔戎勤訓練何勞衛卒擁前麾

聞孟潑應召 沅江曽獲麟

古來郊藪獲麟稀君到沅江兆已微講席塵揮人北面亭皐木脫雁南飛雙鸞渚畔依蘭珮五鳳樓前拜衮衣任是陸沈君莫厭長沙遷謫幾人歸

重過大柳 壬午上公車外舅吳公官南廷評餞別憑虛衣冠畢集臨風懷舊賦此示內

憶昔乘軺入帝鄉春風回首右軍牀祖筵星聚簪裾滿郎署芳留翰墨香一帶旌旗過大

柳十年纂組賦長楊晴雲幾度浮征蓋得意相看雁影翔

道上走筆謝楊直指一首

淮甸霜威靜曉氛中途簫鼓遠相聞青牛乍引關門氣驄馬遥分海岱雲燕市幾回瞻直節鄭郊還自沐餘芬臨風搦管題紈扇篋笥長霑豸繡文

符離問津

符雛一帶水連雲野艇誰將候使君沮溺問津何處是滄桑變態不堪聞寒砧拂檻霜華落星珮乘軺積靄分秉燭夜闌相問訊差池騶從幾離羣

沛宮懷古

五色雲移大澤中斷蛇折券馭羣雄三章約法疎秦網萬乘行歌入沛宮草色盡隨宸駕綠花英爭向御筵紅深知安不忘危意猛略還思渭水雄

道逢嶧令解年兄

寒花霽色動霜林墨綬行春散積陰紫氣忽覘函谷騎清徽與賞嶧山桑班荊陌上聯芳契馴雉桑前聽好音薄暮更逢驄馬使談君籍籍起龍吟

送張計部之金陵

看花竝轡喜相從竟日流溫傷玉容江柳不堪題別緒雲山況復攪離悰斗間解識豐城劒天外應傳建業鍾江左倘逢相識問使槎還復覓奇蹤

送馬侍御省壽二親

瞻星嶽降喜逢春望月娥升復此辰馬帳笙歌雲影度豸冠符傳物華新綺筵擎捧千齡核彩服歡騰萬里身宴賞不妨連夜色上元燈火照西鄰

送張寅丈省壽尊人

大務商原起大椿蘭階瑞吐九龍津天開壽域迎三泰雲擁春盤簇五辛紫氣東函金壐潤瑶池西覞玉桃新晝遊彩服煇煌處南極星垂使者輪

又

綸綍忻逢覽揆辰拖金剛趁百年身南山霧擁皇華使北闕星廻侍從臣桂樹尚凝仙掌

露梅花初放壽筵春㘅杯竚聽遷鶯喜早簇
銀鞍上紫宸

送吳鬱林之平湖

悅豫嚶鳴御苑鶯河橋分袂倍含情春郊月
候桑蠶吐海嶠雲隨竹馬迎願以絃歌調玉
律卽看奏課入瑶京河陽縣裏花無數擢秀
從君向日榮

送張肅之令廣昌

紫氣分明斗舍傍雙龍影入珮中翔一枝已
擢家公桂（張陽和先生登辛未榜首）百里還瞻召伯棠雲
擁緋袍看製錦花迎墨綬揔含香君才籍甚
東南美氷玉齊暉映廟廊（君爲宗伯朱公婿）

送劉仲弢之祁門

雲迎官舍擁朱輪花縣春回萬象新赤嶺晝
看魚欲化芳郊晴喜雉來馴九重詩日徵劉
寵百里應難借寇恂握手彈冠歡且劇玉昆
金友滿朝紳

詶朱使君次來韻

帝里忻逢結綬年氣衝魚鑰報春還雲移瓊
樹依蘭社風入梅香度綺筵熊軾竚遷鶯谷
後鵾弦詎撫鳳樓前陳詩會遣皇華使取道
應迴訪戴船

劉寅文奉使取道光州官舍將毋還家

劉宣仲時守光州

由來門德重荀陳尚有星光映晝輪官舍壽
梅初獻歲池塘靑草又生春到來姜被連雲
卧歸擁潘輿泛斗津未許南陔娛彩服卽看
北闕掌絲綸

郭太翁寵錫三旌卷

姱修潛德抱孤貞紫帽淸源水石情天籟玲
瓏通北牖人倫斧藻擅東京卿雲一自槐陰
覆甘露重滋桂樹榮鬱鬱共瞻京兆朧皇恩

寵錫賁三旌

其二

濟美英英有達人中朝名德重埋輪直臣檻折龍鱗曜高士峰懸鳳詔新郭公里中有高士峯勳伐卽看調鼎鉉恩庸還復寵絲綸詞林撰述應無愧名體氤氳亮迹陳

毋節子俠

節俠由來聖果成靈胎曾自毓坤貞行高氷潔風徽邁德振蘭芳頴竪榮燕市荆高歡共侶漢朝李杜喜齊名他年圖畫甘泉裏標令重宣壼範清

陳母田氏節

千年誰讀柏舟詩萬仞孤懸玉樹枝高行已辭梁王聘大家還作漢庭師氷含月皎心猶澈霜落寒光影共持宅相有人司衮職歌傳彤管照龍墀

都門留別周侍御

繞辭鳳闕歷城西惜別啣盃手共携忽訝王程芳草遍回瞻帝里綠楊低花迎馬首褰雲合影逐龍鱗向日批見說朝廷須汲黯功叅徵管會匡齊

高太僕七十

黼衣年少侍彤闈卿月高懸組綬歸散帙霧含東壁潤鳴琴風度北牕微百年未許躭林壑十載猶堪佚釣磯見說諸公交薦舉向來章牘滿黃扉

趙徐初招遊惠山陳明府竝集華孝廉復携家醞佐客賦此

攬轡臨風眼乍青褰帷試共碧雲停泉分洞壑闢玄牝山擁樓臺列翠屏令尹已覘函谷氣眞人忽聚頴川星應憐歌賦如卭似載酒移花傍草亭

獲芝室宴集張燈滿坐即席賦詩柬孟
侯孝廉一首孟侯之祖曾爲敝郡別
駕
城隅綠水引盃長投轄追歡夜未央愛樹情
憐懸榻重燃藜光吐佩刀祥百年地闢臨丹
穴萬里雲褰度紫陽信有高門容駟馬三槐
三秀遶華堂

洪翁九十

侍臣彩侍日披襟鸞鶴翩翩駕竝臨春雲夔
慶滋槐路秋月含香度桂林詔錫桓榮三老
祝經傳劉向百年心武公好學渾忘倦盡日
垂帷自惜陰

感舊懷芾斯宗侯

君侯結客自髫年客曳長裾傍斗躔叢桂臺
邊雲欲散燃藜閣上影猶懸颷廻叠轉朱華
動花吐香含白雪姸幾度從君多嘯咏階前
竝蔕玉蘭鮮

使還豫章柬舊遊諸子

結綬纔看上苑花離羣長自惜韶華懷中剩
有三年刺斗次忻隨八月槎榻下片雲褰鳳
舉帷懸清晝捲龍沙披襟快挹西山爽昨夜
星光度彩霞

訓永叔給事

九重深鎖片雲遮抗疏排閽引翠華冊慊自

懸滄海日彩衣初弄赤城霞千秋更讀如邛
賦八月眞隨泛斗槎便欲與君論出處濠川
秋水與無涯

中秋集永叔賦此

賢星朗潤桂華鮮有客披襟傍綺筵天外濤
分來蜃穴斗閒氣吐是龍泉南樓月映胡床
動西掖雲連詠草懸不爲踟躕今夜月幾回
對影劇思玄

送甯壽卿

芳名燁蔚擅詞宗褒寵鸞傳嗣胤恭三異課成來雉陌十奇歌遍逵花封鶯聲早喚蒼龍闕梟舄應過白馬峯無柰攀轅遮道滿翻於別徑覓行蹤

茭湖道中

茭湖秋色正宜人簫鼓聲傳入壽春斗次近瞻龍影合雲邊快睹鳳毛新巖金何似書連

屋片玉爭夸德照隣歸及畫堂張翠幕舉盃歡勸百年身

送吳明府入覲兼寄家弟

宮殿新成拜袞衣看君宴賞侍銅闈無雙高第勲名茂畫一催科心事微三市春留三柳憩五峯雲傍五花飛歌傳闕下徵何武宣室行看賜帛歸弟新得售

送朱明府

挨留特簡冠朝紳雄俊由來重寶臣春入翠微花作縣月明清嘯玉爲人五陵快睹鸞鳳集三殿初成燕雀新繡谷雲隨驄馬度看君侍從引芳塵

送陳明府

華蓋雲連萬疊山春城日出覲龍顏掄魁已識無雙士宴賞仍推第一班碧殿槐鸞標彥集紅亭竹馬待君還跂予日候真人氣爲愛

鳴琴白晝閒

義仍入覲省侍庭闈同集帥生宅酣飲話舊賦此

愛日朝天駕蹕停攀嵇何幸揖郊扃情源九派同歸海德宇千門喜聚星拚飲莫辭陶令醉狂歌原忌楚臣醒爭看宴賞彤墀處折檻應留在漢庭

喜曰可弟徒

門德清華泉所推芝庭慶襲一經遺喬選甲
第三辰麗暉映科名二酉奇策對天人工宿
構臚傳雲物報春熙三年又見長安道花尊
榮添桂樹枝先大夫舉前丁酉詩故及之

趙汝清七十汝清居萬年里

萬年齊唱百年歌南極光懸瑞靄多青鳥欲
隨人泛海黃姑初度鵲填河朝暾岫吐烟籠
桂秋色濤分露滴荷便欲與君期渭釣十年

南陌尚鳴珂

自浮梁入祁門道上示文秀

十年曾泣客臨邛使節重過喜氣濃不似解
人能辨霓枉於遊客羨登龍林篁天際花間
旆苔石雲端逕裏蹤淖約臨風堪自賞與君
談笑日從容

上巳入齊雲姚寅丈適至喜賦三首

依劉曾此賦登樓忽漫臨風感舊遊掃石蒼
苔迷姓字映階瑤草自春秋崖傾雲竇珠簾
灑岫引天香寶髩浮見說高禖曾錫胤先朝
祠殿擁神庥

其二

金門遺步訪岩阿祇道孤蹤洽薜蘿星聚紫
陽瞻駐節風期白岳共鳴珂披襟遍歷仙人
洞倚石間聽玉女歌況值蘭亭兼四美永和
春色在中和

其三

竝棒　天書下九重更從仙嶠覓奇蹤桂旗
日映桃花洞芝蓋雲移石笋峯天外連翩人
倚鶴斗間長吐氣成龍閒披岫幌垂春日萬
綠新肥帶雨濃

從王宇宙汪川東開府羅公

一枕溪流客夢幽風前斜倚片雲浮天香近
接羅含宅山翠遙當謝朓樓高館張燈明繡

模疎簾隔水映瓊鈎家聲原自宜丘壑嬴得
尊前美勸酬

起東草成賦謝鮑山甫年丈一首山甫
既屬吳彥方梓不佞諸什復揮毫而
序其簡端

從來交義積周旋蘭署同心托契年綺席歌
懸明月佩錦軒賦就白雲篇在雲亭詩成於祁門道中祇
緣絶叔能知我頓有侯芭悟草玄見說士安

題數語三都價重一時傳

送蒲別駕

洛陽年少這詞場載牘相將謁豫章憐我當
時投筆意多君此日佩刀祥昉溪春入棠陰
滿燕市秋深桂藥香奏最定知蒙寵賞高呼
仍捧萬年觴

薄游草卷之八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七言律詩

在雲亭詩四首并序

亭之前　先大夫華表在焉星連南
斗地闢西江據一郡之中聚五峯之
秀二川廻帶沃華葢而漾文昌層阜
聯綿梳香楠而表仙桂謝康樂緒經

臺上氣應九鍾王右軍洗墨池邊毫
分五色月臨沙井分翠靄而吐瓊花
日出雲林捲清氛而懸金柅祥標三
秀彩徹萬羅人微偶異之符𣏌識儀
同之兆山靈炳煥已見三鱣門德清
華堪容駟馬襄居子舍嘗廻長者之
車垂裕孫謀實賴先人之澤人如中
散灑清風於竹林鄉比鄭公舒玄蔭

於槐市私忘十起口授一經謝庭培寶樹之芳楚邑遍甘棠之咏桐鄉西郭薦苾芬於紫壇梓里東膠享明禋於碧殿當年楬署名流高月旦之評此日旌閭顯閥著雲霄之望玄黃粹液戸納朱輪清白相遺家傳素業芳留彭澤倏嫋嫋而成陰瑞產邵陵忽綿綿而引瓞丹墀起鳳層暉連紫綬

之榮綉谷遷鶯競爽集烏衣之彥雙珠照廡翩翩羣從之間片玉登堂奕奕連城之價三十乘光亩天寶典籍笙簧五百年幽闡坤珍彝鼎筐篚屏開武庫列五衛而曜星鋋賦就文園揮八極而呑雲夢洛陽年少秀才蜚國士之知江左風流明德負蒼生之望灌園避地誰夸驃騎之名帶楄登

堂方知縫掖之重郡太守拔雲解榻旁連孺子之居邑大夫掃雪到門咫尺袁安之舍汾陽處子膚瑩神清漢陰丈人機忘慮息懷人淵映悅風理交交融玩世陸沉乘天陶而獨遐醉月中聖覩星聚賢室無取姸之人門有問奇之客講堂肇關延閣重暉鶩湖之宗旨傳心罕均奇趣馬帳之生

徒隔面轉授高能熖吐青藜千門曙色明背悅歌傳白芷三市春風醉管絃古巷六臣堂前燕雀外家宗伯天上麒麟[illegible]近接于芳隣當克成乎宅相甥柬休沐據梧影而栖一枝欲絕喧囂闢蒿徑而翔千刧豹蹲金石朝衙[illegible]雁之華犀鑄瑶湖夜識蛟龍之氣映千岩而盤薄襟萬派以朝宗吐

氣成虹出雲霞於意表飛泉跑鹿震
鈴鐸於空中感虛寂而蘢塵寰達沖
曠而該宇宙捲簾待月精誓焚香自
牖闢天淨心證果垂簷橘柚假羽翼
而悟性眞入室芝蘭托幽芳而結衿
契名兼吏隱願諧逸妻跡共行藏恩
啣　明主心毎懸于捧日楚闥遥瞻
身無碍於浮雲軒牕洞豁圍棋別墅

方壓肥水之憂置酒新亭喜奏蔚山
之捷歡騰北闕爭攘臂而請纓嘯傲
東山乍開顏而結屐躡廬嶺陟寉峯
孕星髓而互天維遡水源而分地絡
紅泉碧澗遥連華子之岡絳節香壇
近接麻姑之洞峴臺花嶼澮引白渠
靈谷葱芊烟浮朱井金鷄唱曉縑成
織女之梭玉馬連雲道蘊仙人之籙

南郭從魏龜蹊禾苗西山訪胡象邱
蓮藕訝温湯之詭仄沸涌神皐鷲巨
石之嶔崎飛來楚岫金峯𧊒日銅陵
竪霞披峭蒨而挹芙蓉俯岩嶤而望
松檟二仙橋畔影度青牛五父衢邊
迁成白虎睇龍光而縈躍搏羊角以
扶搖晨省登臺何年拂曙雙飛舄晝
遊駐節盡日看雲獨倚蘭橋聳南山

霞明峻節桂生東岱露挹清芬還思
肯構之年慈顏忻壽逮茲落成之日
悲涕臨風望斷倚閭引避清涼之舍
情兼陟屺徘徊烟霧之中忍賦閒居
版輿何在愁窺故篋手澤猶存戲彩
服以何年撫瑶琴而太息鶴歸華表
如聞子和之音鯉對趨庭尚識父師
之訓朋來染翰興至揮毫各有贈什

祁門道中臨風囬首漫成四首

八綺旁聯翠幕連二川廻帶五峯前香楠地闢東山勝仙桂晴臨北斗懸陟岵幾回追戲彩停雲未許賦思玄歸來乍得依華表王事驅馳又隔年

其二

繡谷鶯遷寶樹分芝庭瑞靄日氤氳鳳皇最喜翔千仞羔鴈行看簇幾羣檻外朱旗明曉

日池邊彩筆動春雲披襟檢跡投清軌還似趨庭學禮聞

其三

金梲園開萬象新樓臺面面隔風塵圖書東壁當軒潤花蕚西堂入夢頻奕奕光車盤鶴蓋蔥蔥佳氣繞龍鱗請纓會叱王遵馭鼈駐亭前報　主身

其四

槎廻銀漢傍星潯白虎溪連紫氣侵泰岱東分凝桂靄衡陽西望接棠陰經緇碧殿虛簷曙書寄青城洞壑深此際便宜塵鞅息閒於戶牖察天心

贈程巨源一首祁門道中偶就在雲亭之什過海陽而丐巨源爲賦捷疾見示溫麗兼之感可知已

過江名德幾人傳賦就凌雲桂靄鮮千古芳

流彭澤宰一時名重會稽賢孫金響擲林泉漏卞璧光分日月懸共道子雲饒筆札彩毫今喜照臨川

道上示呂兒一首是役也兒隨之越甥並入燕友復之吳長途相慰賦此

回首春風泣鶺鴒悼亡人去影踟躕魂迷蝶夢潘廬繞聲急鶯殘越嶠呼雲路乍看龍作友天涯稍喜鳳將雛蕭條素業東山在肯使

辛曇宅相孤

過鄒訪趙氏故居是先室當年避暑處

炎蒸委頓泣牛車暫借城頭草屋居花落片雲春徑斷烏啼殘月夜牕虛再來苐宅更新主枉辱輶軒訪舊盧閭里相看人盡泣使君腸斷恐躊躇

官橋感悼一首

丁酉之春家弟南來偶值官橋邸中無地可宿也內子匡坐爲弟治裝而行再來云巳可勝悲悼

野宿官橋接雁行披衣中夜起徬徨大官有粟留供膳小叔無貲趣辦裝垂沒自傷年太促蹉跎僅瞻昏爲郎君今兄弟班朝列薄命無能更遠將

渡河懷內

車騎雜沓起黃塵追赴嚴程不顧身乘燭相看題壁夜分羡過給負輿人冀畦饁罷雲移壑沛澤歌殘霧溢津去去京華多舊好憐余愁緒不堪陳

過江有感

親朋兩散泣孤舟夜月留光伴客遊春色乍驚幽谷轉客心悲向大江流鼓盆不淺閨中恨奏凱幾紆塞外憂自是威嚴生內治將軍天幸擁神麻

過宿遷感悼內子三首并序

乙未之夏內子南來絕河而北大自驚悸也至宿遷舍舟登陸群婢不能從僅以幼子扶侍備嘗險阨矣再來撫迹墊徒河枯欲問當年栖止之處而從侶俱無在者蓋人事變更亦巳極矣臨風揮涕題壁後陳奠而去

盈盈春色汴河遙嘆逝心驚截道飈雲度江

關鄉夢繞雪殘淮甸旅魂銷潺湲不盡蛟人淚縹緲空傳鳳女簫明到燕臺腸欲斷嗚環曾侍落花朝

其二

宿遷城下涕滂沱極目臨風感慨多驛使初傳丹鳳關榜人驚泛白洋河桑田忽訝藏舟徙草舍重看擁傳過欲問當年栖息處兒曹回首隔煙波

其三

香肌婉轉倦風塵河北淮南幾問津野宿尚憐螭水夜花飛又見馬陵春招魂此日空陳酹落魄經年嘆積薪薄祿乍需人不見孤遊何處展情親

使閩過家有感

支離疑是再生身尚有前生未了因手捧丹書雲霧湧路經綠野稻苗新年年旌節來三伏去去輶軒赴八閩歸及蘭階花正發不堪懷想種花人

其二

孤遊千里涕遙揮惆悵當年萬事非蕙質芳餘章婦順石痕啼染望夫歸安黃鏡破雲飛影織素機殘月墮驛泉下靡蕪應寂滅相逢何日偃巖扉

度杉關

白汗遙揮瀝翠微誰覘紫氣下彤闈道經梓里揚旌度馭叱杉關擁傳飛東海捷音傳露布南天炎德齊霜威省方更喜豐歌滿偃息華山馬自歸

使過王臺寄懷張文復年兄

炎天迢遞歷山隈震旦俄驚百里雷丹鳳啣書来　帝闕雙龍鼓揖度王臺霞標石髓千巖映爽籟灘聲萬壑迴空谷足音應自喜斟

溪人去影徘徊

宴集三山郎席東藩臬諸公

持節還登庾亮樓歌傳講德遍南州星河低拂三山夜閩海初迴萬壑秋鸞嘯一聲標鳳舉漁燈數點亂螢流夜深試燭延津劍紫氣英英傍斗牛

其二

兩賢祠廟俯城陰兢闢巖扉絳帳臨俗化文

薄游草　卷之八　十七

翁功不淺人依召伯愛逾深秉軺快引關門氣入座忻聞正始音大小洪鍾隨叩擊遐陬陶冶遍儒林（是日先集講[illegible]數云）

過林天迴水亭

居然濠濮狎幽栖滸沆沿洄路欲迷香傳影從花逕入画樓人倚翠屛西城頭落日隨戈挽檻外流雲滿袖携歸到華堂看劍履霞光猶自照青藜

將遊九湖適明宗書院新成朋徒大集匡嶽兄應詔喬遷熊轓倏舉諸士子無計扳留也見羅李公相依朝夕爲賦二章以紀其盛

講臺斜倚[illegible]平開梘帀陰陰海曙迴馬帳玲瓏通八瀨鱣堂蜿蜒兆三台業傳鄒魯絃歌滿節控幽燕驛傳催話别高能真不忍叮嚀教語幾徘徊

薄游草　卷之八　十八

其二

千里星奔道術親　徵書早已下楓宸還將入座依劉客聊慰扳轅借寇人海上雲霞分晝錦湖邊月色映秋蘋懐君剩有相思夢祗向龍門傍斗津

鯉湖道中

孤遊頻自陟巖隈泛斗俄驚歷鳳臺洞壑溟濛交霧雨海天浩蕩怯風雷芙蓉水上秋光

逈薜荔山中暮靄迴見說仙遊賓從滿爭看
偃吏日邊來

九仙閣

九鯉湖邊叩九仙黃雞灘上石駢闐雲峯四
起圍丹壑雪浪千層噴紫煙桂樹淮南青草
沒梅花洞口綠蘿鮮標空泡幻方諸水沉照
人間未了緣

鯉湖祈夢寄弟

臨汝山深掃白雲秉槎長揖九何君亂山攢
擁蛟龍窟勺水泓渟鴻雁羣天外三荊應共
悅林中四鳥不堪聞我來定有池塘夢長嘯
高吟入夜分

鯉湖月夜漫興

瀑水懸流喜濯纓蕭然俗累稍無營山中獨
坐看雲起湖上清齋對月明雜鯉燒鉛丹竈
古盤龍穿磴石床平探奇我自觀玄牝鹿豕
何妨溷世情

使閩感懷選部家兄一首

駐節情深感慨年一時輝映棣萼鮮平反猶
羡金科准喬徙還看水鏡懸官舍月明秋斷
鴈道傍陰滿夜啼鵑登臨欲覓羊何侶海嶠
依微萬壑連

走筆謝林黃門曾爲舒城令

倦遊曾自謝龍舒深愧臨邛客不如雨過三

山秋氣爽雲移雙闕宦情疎飛鴻欲度嵇生
駕題鳳空廻使者車枉辱惠書勤縞紵臨風
引領意躊躇

夜過大塘感懷一首時外舅廷評公將
塟水北予留滯柘湖頭岑岑痛也夢
丙子爲予長櫛立甦星馳賦此追及

松原有述

岫幌蕭條澗裏松美人遥憶涕霑胷月中影

落山陽笛雲裏聲傳水北鍾巾櫛分明通孝
感珮環何處覓芳蹤香魂寂寂應隨我西靡
回看翠幾重

別内弟諸友

臨風兀自奏朱弦諸弟相看盡涕漣帝子有
靈通夢感劉郎無計任留連苧蘿村落雙溪
合錦繡墩高十里懸欲別踟躕真不忍追陪
況復有羣賢

自大塘歸瑶嶺途中有感

生長名姝紫翠重池亭秋水秀芙蓉鸞飛欲
度三仙嶺豹隱曾栖九子峯風送蕪音歸碉
戶月明樹影映房櫳使人伉儷情偏重百遍
歌殘怨未鎔

送帥從龍應試一首

淵翅戢景煥鱗翔早趂鶯花入建章才子名
高新擢桂先臣官拙舊含香雕龍世擅江南
美市駿羣空冀北艮桃李陰陰春晝綠雀鳴
千里和音長

使還

薄遊鞅掌倦風塵春入桃花幾問津五百年
来典禮樂六千里外播綸安儲欲覓商山
老憤世愁看楚澤人不謂　聖朝多闕政孤
臣雪涕倍含顰

留別周内言二首余以上巳日北征内

言送別贈以新詩藹然兄弟之誼余
兄思敬向有池塘招集羣彥而今已
矣内言惇故視弟猶兄弟亦兄事内
言也濠梁見招河梁分袂能不黯然

惜別鶯花讌賞同羣賢畢集小橋東劒飛泰
浦逢佳節旆入燕臺趂曉風北院芳垂青瑣
闥西堂夢遶綠陰叢竹林已隔河山遠徙倚
濠梁興未窮

其二

交態如君世所稀羊何千載故音微離亭色借芳尊合驛路騨騰彩筆飛憂國臨風愁緒結趨　朝計日賞心違報劉無奈安劉急未許庭闈戀彩衣

贈戴使君

褰帷露冕挹清芬地望高華映斗分共道文章推陸弟還將政蹟誦馮君二姑雲擁江城見四子歌傳漢闕閶覆露棠陰春正好天涯頻自惜離羣

舟度釣臺

應龍潛見聿高深聖主殷勤夢卜尋臥閣披雲蟠帝腹釣臺乘月見天心星槎蕩漾𨵦門氣煙嶼瀠洄洞壑陰去住數來兼吏隱高吟千載有知音

馮開之祭酒見招湖上

人自遊遨鳥自呼一聲長嘯海天孤画船日映青山郭寶刹雲連碧水湖輿自濠川經滿流人如姑射接蓬壺更期瑞產靈和日把臂相看佛有無八日放生復蒙訂召詩故及之

過廣陵辱張翼明招陪郭外偕劉貞白集棠芬堂

使君筵傍水渠開佩引雙龍泛斗來葛蔓調絃芳逕繞藜光入坐藻扃迴青門五色紛瑤席絳幘千秋貯玉盃瀰迤平原歸路晚井幹烽櫓漏聲催

逢弟南還

直待商山羽翼全難將口舌去回天欷歔臥闥功垂再放逐還家路幾千餬口慮深饘粥計全軀恩戴粉虀年叫閽微夜心猶痛好借羲皇一榻眠

金壇訪鄧孺孝

名韻芬馳尚阻脩思君千里日悠悠欲從茅
氏尋真訣肯學王猷泛小舟絳幙雲褰朱實
映芳尊晝引綠陰浮鄭郊即此堪成悅何事
依劉獨倚樓

周茂實明府招集顧龍山將登飛雲塔
有蛇當道因憶
高皇帝駐蹕之日賦此

澄江匣舫去招尋寶刹高懸碧漢侵雨過書

霑蒼野潤雲飛疑睹翠華臨斷蛇有客能揮
劍馴雉何人解理琴取醉不妨勤秉燭天涯
回首即分襟

過廣陵贈劉季晦一首

扶侍版輿送喜頻清華門德重荀陳即看漢
闕廻金馬乍向江都産玉麟秋水濤分天骨
潤夏雲岳降物華新懸弧最喜逢官舍隔幔
傳經接善隣 季晦將捧還朝次維揚書院一夕舉子贈此爲賀

走謁于座師適修甫舉子賦此奉賀

太丘桂樹倍澄鮮頡汝晛星欲聚賢天上麒
麟疑抱送林中車馬忽喧闐家聲契合風雲
動祖德光分日月懸見說高門容駟馬充閭
瑞靄日葱芊

其二

閉戶懷芳讀楚詞臨風忽啓絳紗帷忻逢麟
趾懸弧日喜托龍門泛斗時遶遶陰陰垂綠

柳當軒灼灼吐紅葵他年對日宜參晷倒屣
名高竹帛垂

丙申之秋持節過大塘内子與俱臨風
追念感述一首

家世衣冠翰墨林溪流合沓暖層陰綠池遶
礴荷香入翠岫霞摽曙色臨綉谷廻車忻寫
月錦軒方駕喜盈襟他年旋鶴歸華表悵望
千秋恨不禁

鄒魯道中逢實甫南來喜而賦此時曰

可弟籍奏南宮

隔歲乘舸逗水濱孤遊鞅掌倦風塵喜逢玉樹忝天合同是金臺謁　帝人東嶽雲連滄海潤西堂春入綠池新卽看聯步趨鴛列有弟鳴珂候紫宸

先是實甫姪以登州理行部過兖內子適困阨鄒邸中實甫聞而貲送之京

憶昔悲今悽然有述

長途椎挽愴香輪召伯陰垂孟母隣雲渡嶧山衣工發月明汶水影誰親天涯望斷鄉閭信　帝闕軒交驛路塵子舍平安差慰我綉幃春瑣倍愁人

過東阿寄懷松門李別駕君嘗議疏泇河玆治河堤奉訊二首

春來喬木喜鶯遷珮裏分明授呂虔官舍綢繆殘雪夜公車迢遞白雲天河邊九曲連沙磧臺上三歸隔暝烟且欲奉詢滄水使泇河疏引是何年

其二

竭來憑軾過鍾吾野艇爭趨落馬湖借問水源通峻谷遙瞻山勢列雄圖應從嶧縣穿渠合未審邳州豬澤無憂國臨風時極目彭城一帶水流枯

挽九舅

咄嗟賀客變哀人笛裏悲聲動四隣劍佩使還空掛隴楊懸人去自埋塵臨風泣灑西陵淚計日驅馳北闕身話別綢繆真不忍栖遲腸谷幾廻輪

抵京感懷

帝城官舍月娟娟回首春山泣杜鵑欲向楓宸歸玉節還於苕遞覓金邅斷腸聲澈伍垂

夜割肉情深大隱年最是賢人相斷識賢人相勸轉相憐

夜過罰哉折簡招仲詔尋至得憐字

心賞多君有善憐更闌呼吸展情親霜氛影徹暉聮壁星佩光函牘見珍尊酒不辭陶令醉盤飧寧共庾郎貧與君細數平津客高會邀歡及早春

送王都諫子全

相如不用賦長門一疏從教動　至尊大夏名垂標日月長秋功偉震乾坤榜笞詎惜肌膚痛矰繳祇令羽翼存殿陛他年榮劒履血痕猶自濆　宸軒

仲詔諸丈同訪本寧本寧適有事於朝天而從者不肯詩故及之

玄夜星奔拂繡鞍五陵佳氣衆春盤闕前紫氣霜氛皎坐上文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聊共

擊冠逢盲禹會須彈虛疑謗負中山篋閶道君王不忍看

其二

唐突相過恨有餘廻鞭顧影自躊躇鳴珂肅戒朝　天子投轄那堪赴尚書酒徹霞文盃覆酌劒浮星鍔佩還廬欲從太史占天象斑尹陶陶令節初

仲詔館中分韻得齋字

並托蘭襟契自諧氤氳芳靄散幽齋爭看奕奕雲披席更取盈盈月照懷艷吐藜光分漢殿祥開蓂莢向堯階憑君首唱陽春曲迭引笙簧奏女媧

紫水

乍向天邊作使臣歸來依舊乞閒身揚旌夜識關門氣握節朝看驛路塵紫水雲合花影潤青山日映柳條新嗟此老大成何事纔到

龍門一問津

元旦試筆是日健持軒成

賀客翩翩燕雀隨樓成高倚碧雲垂烏衣巷口盈冠蓋豸繡堂前泛酒巵好事偏尋楊子宅芳菲長遶謝家池當年爲客荒蕪甚門户會教健婦持

其二

亦知使轍擁星舞見說于公駟馬門毋氏倒

囊曾卜舍兒曹垂幙不窺園雲亭日映花佗綬沙井春回栢葉尊勿訝屐端儲構進行成京兆慰遊兒

薄游草卷之九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七言律詩

嘉陵篇爲陳光山題贈一首

源接嶓分碧澗斜玉潭春晝捲晴沙根盤泰岱巖阿桂秀吐河陽縣裏花丹鳳詔啣千里使紫鸞驂並五雲車堂前獻壽盃連理穎汝星光動彩霞

贈獲鹿胡曹長

紫陌春風御柳斜英曹雲集遶鶯花西昇日映准陰幟南斗星回傅説槎禁闥卽看鳴玉珮蒹葭猶幸沐瑤華匡時定有回天疏莫遣豺狼夾道遮

京畿館中偕同鄉諸丈款狨公賦此時舍弟有疏請罷礦稅

綠樹晴暉禁苑通花飛亂蝶趁芳叢槐衢将

傳鶯遷茂梓里衣冠燕賞同豺虎縱横連四
野鵂鶹急難感孤忠旁皇豈爲家門計社稷
安危繫此衷

送何玉峴理襄陽得春字

標舉翩翩麗俊神章華冠蓋一時新峴山石
傍雲迎野漢浦珠卻月候津乍唱銅鞮分暮
靄應調玉律轉陽春憑君去問龐公里耆舊
于今復幾人

使歸厚米伯永仲詔王季重劉百世兄
召余兄弟賦得船字

二惠連翩濟美年文園武庫並才賢桐花覆
井深投轄蘭藻披雲競覆筵命駕忻逢仙令
舄迴槎還覓孝廉船荀陳未必能過此何事
覘星向潁川

送罷公

剖竹分符出帝州潁川重睹鳳皇遊峴臺覓
露青雲合甘渚帷褰翠靄浮天上璽書徵北
闕月中尊俎憩南樓課成定有中和咏治行
還推第一流

其二

北海尊開日未斜龍門春暖簇鶯花何人復
解陳蕃榻奉使應廻傅望槎蘭佩遙分雙闕
曉桂旗遙入五峰霞懸知罷里棠陰滿朱實
垂垂倚絳紗

送朱翰林　冊封榮府將毋武叅

陟屺無勞悵望頻版輿扶侍錦袍新雄風四
起迎丹詔曉日雙旌煥紫宸把扇應過黄孝
子焚香還禮魏夫人楚筵不獨留瓊醴仙掌
霞漿可壽親

其二

循彼蘭江挹絳霞歸來若水艷晨葩謝羅山
下雲隨旆庾亮樓中月傍槎瑤圃朝看迴霍

影玉堂春遶簇鶯花趨朝定喜還將毋賦就
東征翫物華
許秘書　冊封榮藩便歸受室
桐葉珪分夢澤連澧蘭沅芷佩堪懸星符仰
兆宗藩使日星旁參祖德傳天外簫鳴鸞欲
合河邊槎泛鵲初填憑君歸報黃山侶我亦
乘軺復出燕

御樓獻俘命使宣捷不佞得關中感賦
四首
武節猋馳振遠功　君王按劒却和戎生擒
已覺軍威壯宵遁俄驚部落空禹服要荒千
里外堯階干羽七旬中微臣欲上燕然頌勒
石還宜向海東
其二
結綬登朝已數秋乘輿深秘九重幽喜逢夷
夏明冠屨纔向軒墀望冕旒萬國盡瞻　天
子氣千官快飲月支頭捷音遠邇皆傳播命
使分符出帝州
其三
五雲高處識龍顏閃閃朱旗白日閒直取葵
心懸鳳闕乍分槐影入鴛班去宣海甸威靈
振歸疏閭閻疾苦還縱是罪臣甘越俎也將
檻向殿庭攀
其四
咫尺君門萬里餘迴鑾倏向紫宸居樓頭無

路聞天語殿上何人曳帝裾身向八閩心繾
綣神留雙闕影躊躇相如草檄歸來日匍匐
應陳諫獵書
過東阿觧河間張肅仲年兄
奎模真疑嗣董生褎然漢殿早知名欲探西
域崑崙勝試宰東阿渤海清過客迴車看雉
乳高人解榻聽琴鳴華陰市里相鄰近通德

應傳講德聲

使過安陽聞王都諫儷西郭外停車就訪朱佩甫年兄移尊並至於是佩甫已擢禮署矣

歌傳講德播堯天妙選夔龍佐舜年日映花封看雉乳春回蘭署起鸞遷一尊城郭蒼煙满四望關門紫氣鮮結綬情深宜駐節迴鞭還並訪名賢

其二

忠臣碎骨僅全身漳水栖皇一問津不為殷勤逢地主恐教顚頷泣波臣尊邀驛路乘軺使坐對軒墀折檻人賣俸買車寧自惜途窮應念謫居貧王子金買牛車抵秦而西會產乏不能前佩甫留款月餘遣其車歸北原而更出俸錢為貲車騎也詩故及之

大梁宣捷

曳裾何幸客遊梁捧檄曾教出夜郎春入兩河多喜色詔從三殿吐祥光霞明鶴盖芳郊轉雲繞鶯花綺幔張五老嵩呼來共祝太平淑景晝初長

蔺中丞曾公

名德中朝宿望優彤弓黃鉞鎮中州安劉議切台衡重扶趙功成宴賞酬客自遙懷消鄙吝交因奉詔結綢繆瓊枝澹蕩春風裏河洛榮光拂檻流

過常山暴雨止郄金亭作寄張太守太守之兄曾令常山郄千金也

氤氛麥秀兩岐分雉馴曾經接雁羣頻倚棠陰懷召伯喜瞻棣蕚繇馮君廉能邑宰千金郄孝友家聲萬石開官舍片雲生枕席夢迴姜被染餘薰太守辭世父曾死七日其兄執手哭之復甦

使粵過門喜霽

粵嶠傳呼淨海氛[illegible]滅夜郎君口啣鳳

闕天王詔歸布臨卭父老聞淑氣即看回曉
日喜心還自破愁雲竝言叱馭全忠孝便挹
桐鄉俎豆薰先人曾宰東安在粵西界上

使過楚中感懷馮使君華王二司理兼
寄家弟一首

傷心蒿目願批鱗中使權傾骨髓頻謁帝九
疑歌白石懷人三楚寄清蘋草邊謾擁開都
客原上堪憐顦顇人越嶠踟躕空片語各天

愁迴雁迷津

衡陽道中

元君天路坐相邀帶月飛旌引洞簫千里瑤
臺含霧滿九重丹詔接天遥雲移官舍蒼梧
近春入皇都玉樹標記得趨庭年少日曾揮
彩筆漫題橋

使洛還赴西粵道上作

登嶂驚濤萬壑奔皇華迢遞隔金門已從河
洛瞻天瑞復向瀟湘問水源紫氣夜浮蒼嶼
潤丹書晝引白雲屯威宣銅柱炎區遍翡翠
重看入貢藩

使過湘源集湘山寺即席賦謝侍御錢
公二首

爲愛湘山出郭尋花驄白日映珠林飛來石
睹真如面坐引蓮生淸淨心竹影盃浮青靄
潤蘭言契合碧雲深披襟乍適淸涼境投轄

偏宜洞壑陰

其二

栢臺清曉拂蒼煙永日徐看歷衆緣萬壑陰
廻芝蓋合諸天雲擁繡衣連氷壺朗徹關玄
洞玉麈閒揮傍法筵晝漏不聞人籟靜冷然
心賞悟真詮

登獨秀山有顔延之讀書岩今在王邸
中

壁立昂霄一柱擎霞標突兀俯曾城絳帷舊闢巖扃曉朱邸新開岫幌明桂樹山前摧獨秀芙蓉池上厠羣英側身一望長安遠寥廓梁園萬古情

使粤聞周明行侍御擢太僕卻寄二首

教疏談兵結主知　君王東顧免憂疑揆閣近倚含樞奇筯在依然糾繆司日出乘輿新氣象雲隨驄馬舊威儀知君曾識驪黃外中

廐誰堪上駟馳

其二

疇昔論交俠客場彈冠真不異王陽使星寥落南天盡卿月高懸北斗傍三輔文章推一變千秋道業喜重光絳帷官寺相隣近尚有彭宣造後堂明行居故隣太僕寺右

粤西歲役留別諸公　一首

炎天迢遞控金函中散誰云七不堪佩引斗光分劍浦洞穿江影出琴潭衡陽書斷燕壁北河朔孟浮楚塞南王事歸來人已倦片時棲息倚香楠

逍遙樓宴集　一首

樓上逍遙萬籟清衆山羅列傍前楹七星巖引朝霞細雙月溪連暮靄平天外忽傳司馬檄日南遙睇伏波營羣公暇日開樽俎周覽超然暢遠情

粤西道上感懷高子實先生一首有序

余年方八歲習應制文字會侍御高公使粤與先大夫相期界上因出余所課示之大相奇賞比余出使公已云亡臨風懷舊慨然有作

撫迹懷人意自傷柯亭還自憶山陽祠壇快睹家公椎驛路猶飄侍御香尚識花驄遺父老重看竹馬候兒郎口澤籍籍爭傳誦採入

奉使歸來嘆索居八閩風景近何如一時快
睹旌旄入三載曾教節鉞虛竚看台衡榮召
日深知皇鑒揆畱初都門翹首彈冠客極目
雲端錦字書

故園感舊

褰帷悼往涕霑裳引佩光寒劒拂霜一自摧
殘鸞鏡影不堪回駟鹿車傍十年湖海甘疎
放萬里雲霄共激昂記得伶仃年少日躬脩

蘋藻薦高堂

偕同鄉諸老謁侍御方公坐上始聞
東宮冊立有期喜而賦此

攬轡澄清蠡澤陽朝職乍齊栢臺霜百年召
見開顏日四子齊登講德堂鳳闕一時新氣
象龍樓千載肇元良殷勤細語商山老羽翼
真令漢祚長

其二

毓問東華屬望深虛疑絲竹定陶侵樞光早
巳暉　宸極離景重看麗禁林抗節稍舒朝
士氣謳歌原係野人心省方剩有春回遍報
命忻逢慶賞臨

文昌樓爲周欵六題贈

龐鴻葱翠蕙樓鮮有客披襟獨草玄地闢東
臯憑水郭天連南斗傍星躔五峯雲遍紗牕
入九井烟浮錦纜牽把酒臨風頻極目輿來

端不讓濠川

偕同鄉諸老登徐督學壽筵賦此

秋光澹蕩露華新影徹弧南絢綵頻天上麒
麟瞻瑞相雲間龍馬比精神百年初度懸車
日千載層暉下榻人獻壽定應逢石髓尊前
五老競來賓先是先生杖遊匡阜故云

使過豫章

豫章喬木迥參天惜別于今又七年綸綍喜

御丹鳳入軒車欲傍二龍懸珠簾函開裝春
霞鐵柱靈宮鎖瞑烟借問當年懸榻處艷花
勾引薜蘿鮮

贈羅公廓黃門一首先是公廓遊眺匡
山歲暮不返詩故及之

鶯花繚繞豫章城蠡澤波廻演漾清雅坐忻
陪高士榻宸軒毋憶直臣旌五湖煙月迷歸
棹九疊雲霞漱落英見說安儲功第一知君

難復厭承明

送李使君入賀

元良千載慶熙宸接翠抽芳紫陌新雲擁千
官趨玉陛嵩呼五老控香輪南樓並載胡床
月東序忻承羽籥春劍佩風流鶯聞雜響神龍
矯矯傍楓宸

其二

謳歌出祖邇[illegible]川殊勝尋常入奏年丹伏青
蒲方席　主皓隨金輅始回天斌騰象緯影
纓入驛布中和賜帛還見說　皇慈深講喜
承恩定賦栢梁篇

滕王閣招隱

仙嶠平臨水郭前龍沙高擁翠雲連樓頭氣
睹衝星發檻外槎疑泛斗還杜鎖靈宮春寂
寂榻懸官舍月娟娟風流異代多潛德信美
來過此地偏

入省有懷胡孟弢因東令予實美一首
先是余舉于鄉宿廡下露坐覘雲物
有異徵明日得雋

鹿鳴纔唱五雲浮英彭相看美晝遊浦上低
徊懸榻里浦邊寥落置書郵趨朝計日陪鴛
列撫迹臨風傍翠樓記得陶陶頻永夕此情
還向阿戎投

東丁右武

風塵荏苒惜離羣忽漫襟期十載分乍引陽春高唱入幾回雲漢直聲聞炎區薏苡空投匭楚澤蘭芳自沐薰倘爲安劉圖廟算肯教南浦戀松雲

李孟乾凌雲樓即席一首是夕歡宴出令子雲將誦其文甚麗喜而賦此

波涵綠嶼敞瓊筵興洽濠川絳幘懸月度南樓花滿逕星連東壁栴合煙鶯遷出谷龍光

迴鯉對趨庭鳳藻鮮一曲陽春憐子夜更催絃管奏尊前

閒雲樓爲　相國張座師題

綠野滄濤岫幌扃綺疎曲欄映青萍江頭風捲沙爲郭天外霞標翠列屏月度南樓花蝡白雲移東閣柳條青閒來心與雲俱處飛繞宸軒夢欲醒

春甫宗侯見贈[illegible]同登第之作奉詶

一首先是熊益中同集朱邸同登桂籍再來撫迹情見乎詞

淄鄴風猷萬古情鄒枚祗爲有餘淸池邊洗馬驚龍躍雲裏駈鷄引鳳鳴爵殿欲栖[illegible]鶴梁園初囀上林鶯揮毫剩有彈冠喜贏得風霜滿袖生

詶巍甫宗侯用來韻

白髮盈盈雙玉人兼金投贈結情親曳裾乍

睹雲天豁賜帛忻逢雨露新是歲建儲宗邸高年並賜粟帛棹發剡溪凌桂邸槎[illegible]南斗傍楓宸惓惓憂國知劉向喜見天回[illegible]一春來詩憂國故云

詶佳甫宗侯用[illegible]

塤虎唱和與羊何[illegible]白玉珂賞協淵心凝上善人依令[illegible]明月流光滿南浦春風倚禪[illegible]處與來回首亦高歌

翁恬館中載酒問字遂有贈篇末動鄉

思依韻奉詶一首

平臺萬木已成蹊紫鷰啣花更啄泥月引壺觴邀客醉雲移牕岫向人低遊情雅協滄洲趣鄉夢翻驚㶖水迷吳越相望千里近和風熠熠弄天鷄

使還過東邑東汪年兄

故園回首即天涯幸以如卭逗使槎榆社喜

瞻雙鳳嶺棠陰垂覆萬人家疎燈歷亂雲光曙紗舞翩躚月影斜借問尊開彭澤日幾人並載朗陵車是夕兄徑俱侍華筵

送諸明府之襄城

荀陳奕奕映星文班尹陶陶入夜分櫂桂喜瞻雙闕曉班荆重倚萬松雲榮光晝捲花驄絡大隗朝看竹馬羣明到洛陽徵課最彈冠翹首沐蘭薰

送劉年兄之兩水部

竹馬翩翩擁纓鞍使君更取宓琴彈飛鳧濆景翔雙闕留犢行春駐八蟠棠樹陰廻邦域潤花封日映水曹看鳳凰臺上應回首祇棘曾棲五色鸞

武林休沐辱鶴陽周使君惠遺書既詩以謝之於是使君瓜期及矣代者之人緬懷塗山微吟莊舄章末故云

貿盬曾看敬若賓漆園歌罷轉傷神樓頭恍惚吹簫女廡下低徊舉案人屠肆漫隨高士約酒壚應念長卿貧瓜期留滯君休恨時事經年似積薪

元旦早朝

蒼璧朱衣映赤墀莪莪金闕曜丹曦九重春鎖龍宮闕六琯新調鳳律吹築野應廻殷帝夢班朝猶睹漢官儀靈臺宴賞歡無極定有

恩蘇萬國時

沈石樓左心源二丈見招燈示集諸舊僚賦此

僚寀翩翩競拂筵披襟送目鳳城邊金鞭絡繹穿雲合珠綴玲瓏借日懸黃鳥乍驚春色早花驄畫引物華偏一臺二妙均奇趣交態綢繆似昔年

送夏黃門元甫 使流虬四首

瑣闥承恩賜玉麟海櫺紅絢錦袍新斗邊蕩漾乘槎客殿裏呼嵩折檻人瑞藹龍宵朝結蓋翔陽入御皇扶輪歌遲定有懷賓賦宵雨忻回萬壑春

其二

遐荒內款更輸誠世沐恩嘉帶礪盟三老忽聞天外祝百神齊赴海頭迎向來諫草傳中夏此日威儀識上京島服諸夷相怖慄折衝尊俎重維城

其三

入坐流溫傍玉容交情偏向別時濃爭夸枚馬朝中彥並惜求羊逕裡蹤玉節葳蕤探禹穴元甫會稽金函迢遞涉堯封皇華幾度趨閶粵縹緲蓬山恨莫從

其四

彭湖烟嶼帶恩暉閩海春帆渡若飛八極神

遊依日毋九霄靈感應天妃南隨丹鳳啣書去北倚蒼龍望斗歸歸報明堂深燕喜舒紳端笏拱垂衣

怡怡堂爲史侍御題

愛日承歡願已違聚星猶幸欵柴扉忽驚巢斗雙龍躍忍見投林四鳥飛共被喜教春夢少易衣憐並晝遊稀只今豸繡歸來日棣萼韡聯晝錦衣

哭胡孟弢

豫章猶有未招䰟風捲龍沙白晝昏縞服悽惶歌易水素車匍匐赴陵原劍留南斗寒光逈書寄東封禪草存海内名流多太息詞壇纂組失天孫

其二

俊神標舉出風塵秀吐蘭言漱王津坐引虎賁空抵掌絪懷鳳舉轉傷神最憐榻下南州

日却憶珂鳴北闕辰當日草玄人不見白雲官舍影誰親

其三

使節重過洗馬池懷人撫迹涕交頤雲隨夜月依槐市露灑秋風泣桂枝韶韻尚聞鸞嘯日交情乃見雀羅時箕裘紹述推賢孝肯立支床强自持

過兖州有感

城臨驛路遶清渠殿影靈光度綺疏一去朝宗天子客幾回來往聖人居寒雲凍雪平蕪逈落日荒烟古木疎魯道衰微王政熄東周遐想意躊躇

過桐鄉懷何康侯

唱和荒墳逸思催羊何千載得追陪西堂忽夢池邊草東閣忻逢洞裏梅天柱雲山供拄笏帝城烟景惜啣盃玉堂英妙堪誰並引

領鴛班寉蓋廻

贈開府楊公二首

珥筆皇闈賦草留中朝閣議切安劉山公老倚三槐重召伯陰垂八桂秋晝偃朱幡黄菊映朝題銅柱紫烟浮祥圖月奏輝堯景競祝華封美獻酬（公於是日初度）

其二

犀衣石鎧震岩隈雹掃戊林瘴霧開講德喜

看連月窟論功還擬勒雲臺歎騰龍虎塡衍
合夢繞熊羆獵騎迴校士闈邊多氣色依依
瓊藻轉徘徊

古良甫計偕喜賦一首寄賀太守古公

解組端居意念深淸華福祚冠儒林床頭試
取君平卜天外驚聞子和音射策卽看攀片
王傳經眞不羨籯金何時出捧相如檄絳幘
趨陪抱膝吟

送謝雲卿落第

慷慨臨風數舉巵十年懷想敝貂時蘭言契
托芝三秀梅蕋驚傳桂一枝君家桂樹忽開梅花一朵
去國影迴青玉案還家雲擁絳紗帷請看臺
上黃金滿自信胸中白璧奇

太峯寺社集得寒字

雞林滐沆石巑岏彗業初憑托乘難法味霑
醇浮湛桂戒香滐馥勝[illegible]淵朱毫綴藻天花
落玉柄談空曙影寒身我歸心何處着
帝城疑作化城看

送吳俊甫南歸一首君暫辭嚴署歸拜

慈壇冒暑遐征賦此爲別

趨庭扇枕願初違萬里朱光煥錦衣痛殺倚
閭人不見空敎陟屺涕遙揮甘泉繪入春暉
暎京兆阡連暮靄微稍喜壯遊看宦達綸章
計日耀泉扉

送晉覗謙之韓藩一首先是君之尊人
開府秦中嘗夢傳臚呼名署秩果授
今官詩故及之

桐葉圭分御柳斜漾陰叢薈繞流霞五雲並
駐崆峒節八月應迴博望槎築野謾驚求帝
賚趨庭早已夢皇華褰帷試睹家公桂蔽芾
甘棠夾道遮

五日天壇社集感懷五首

令節香車紫陌過阿丘想像奏雲和都人踏
草歌金縷詞客依蘭引玉珂八陛尚餘蒼璧
潤五絲爭絢彩毫多也知弔屈悲天問却倚
天邊望汨羅

其二

郊祀非爲百戲場襞方聊亦示農桑果粘舊
取陰陽象組練新成日月章芳侶相將橫蕙
帶靈壇一共舉蒲觴虛疑官爵堪移請滿目
鴛班皓首郎五月五日爲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可謝罪求請移易

其三

見說雲陽六彩陳齋居百日候天神壇庭未
暗翩翩駕郊藪安遊濯濯鱗漢時乍瞻騈集
客江州忽憶並遊人廣陵此日江心鏡愛弟
應加百煉新兄許弟僑寓廣陵故云

其四

遥睇家君桂樹詭詞臨東郭彝兒童組索飾

獻金盤裏舸沉梟飛碧澗中憶昨椒漿浮湛
露相看黄佩纈芳風別來條換天中節無路
趨陪薦享同

其五

條達雙將雜佩遺新盤纖刻進先慈百年試
結同心綰五日空懸續命絲雀兆離明歌後
苑魚鎗震旦沸前池庖捐惡鳥休遺恨稅國
于今盡啜之

送戴司理之琶二首

西平官舍有餘清金椀蓮花晝吐榮錦纜晴
看千澗入桂旗雲逝五峰迎竜分朱井朝華
潤書寄青城暮靄横明到瀛洲峨岫裏還依
南斗望瑤京

其二

年少猶看俗化淳楷模凜凜敎先民六條須
復懲舒慢一綫行當習雅馴律授

高皇章軌定經援大戴典彝陳毭人更有中
和咏傳誦爭夸賜帛新

贈徐必芳

渭陽春色繞彤庭太史頻占喜聚星彩徹雲
林新擢秀書藏天閣舊傳經五雲疊應麒麟
石三世重開孔雀屏却以壽觴浮綠蟻門前
紆紫更拖青

閨蹤四咏

大塘鳳吹

內子蓋生長大塘也去綉谷十里而
近歲丙申余奉使邑中上外舅往[illegible]
吳公家錦軒並駕爭羨晝遊而今已
矣南飛遶樹西靡縈條能無靈根之
絆乎賦根蹤一首

綉谷歸寧萬里身雙溪雲遶大塘春霞明槐
影團芝蓋風送荷香度玉輪並訝乘龍天上

[illegible]月中人只今環珮遺清響[illegible]
[illegible]燕語頻

瑤嶺鹿車

余家在瑤嶺枕九紫處葱間年少時
姑婦相從五六載出谷遷喬白雲在
望鹿門之顧孤矣介母萊妻先後背
棄誰與偕隱賦隱蹤一首

雲連九紫挹清暉嶺疊三台傍翠微濟美共

稱羔鴈族和鳴已作鳳皇飛一從捧檄辭親
舍盡日乘軺入　帝畿痛殺鹿門携不遂故
鄉猶在故人非

羊城三徙

沙井郡舍幾度鳩工實勤內子
先人之華表侵霄四方之車騎輻輳
蓋日不暇給哉西池南陌睥睨生心
余方出遊倉皇百計竟勞瘁以死然

貽謀客矣賦貽蹤一首

鶯遷豹隱共徘徊堰合香楠甲第開沙井烟浮三徑入露臺雲逝五峰來朋徒北海尊常滿夫婿東方騎自廻借問階前蘭桂好何人親手自栽培

鳳闕雙栖

余方給事郎曹念内子不置内子至而奉使客雲便圖休沐矣東山再起北闕雙栖曾不數月哉遂茫茫無來期也秦樓望斷燕市歌摧撫迹傷心孤遊叫絕賦遊蹤一首

從君兩度得追懽客裏翻驚行路難乍聽鶯聲來禁苑俄湏鳳詔出長安雲迷夢斷巫山杳風急歌殘易水寒惟有　帝城今夜月向來曾共倚闌看

中秋夜集閻警

水鏡圓靈萬戶開　君王宴賞在瓊臺忽聞虜騎雲中入却訝風從丑上來月滿戍樓金鼓震星馳戎幕羽書催何人清嘯驅胡騎極目中霄鴈景回

其二

繒帛東南杼軸空當關諸將利和戎代庖久已慙司馬畋猟寧知急夢熊漠漠橫雲邊塞合朧朧却月半山空請纓投筆空懷恨劒鍔蓮花氣吐雄

寄黃思仁先輩二首

南極祥光燭遠天爭看入鳳出飛烟經傳青紫紛瑤席轂轉朱朋湊綺筵稍喜松喬高會日還思張邴薄遊年歸來松菊餘三徑冲漠澄懷歷衆緣

其二

鳳城丹谷繞家籠天外迎颸度曉鐘狎鳥揮

綺樹自息形鴻握體發相從芳標候蹐三珠
樹佳氣遙曉百歲峯對日況兼戚宅相是光
奕奕曜玄龍（公之孫係之甥）

蕭損之給諫載酒湛園社集對月有作
春彼求羊逕裏蹤陶陶永夕欲桁從賢星紫
陌應難聚朗月清尊不易逢天外簫聲會引
鳳斗邊劍氣忽成龍知君瑣闥饒封事躍馬
鳴珂候曉鐘

途黃完中之遼陽一首曩同計偕相看
抱璞詩故感懷
浩蕩關河紫氣遙降霜青女曳星軺披襟夜
月依玄鶴回首春風敝黑貂十載金憐闌訊
阻一尊乍對菊花朝翩翩書記趨戎幕保障
功成翼　聖朝

卜董陽
一片鄉心薜荔懸深知猶住呆難遷授衣塞

[illegible]人厓道拂几筵秋管具纓度仔
紫苔自彫蕭泛菊花鮮百年蕭得登高日甃借
秋光翠幰連

蔡弘甫劉季晦鄭子夫三太史見過分
賦得二首
蕭條三徑泊無營脫略公卿翫世情戶外幾
枝花對影城頭數點雁歸聲英標霞舉臨風
迥峻局霜淒入夜清班尹陶陶宜達曙側聞

高論豁平生

其二
躍馬鳴珂紫陌遊披襟還憶舊貂裘門前遊
驛忻逢鄭坐上銜盃喜對劉歌劇並探燕市
筑興來頻泛剡溪舟草堂是夜覘星聚雞黍
能無甓款留

冬夜集胡正甫感懷二詩正甫新擢禮
曹因以爲賀

十載羈栖已倦遊翩翩賓案盡名流談經㝡
造胡常席乘興還登謝朓樓柏悅情深官舍
曉蘭言契托敬亭秋晨趨可復堪聯步永夕
低徊甓欵留

其二

鞅掌邅迴嘆積薪悠悠孤憤向誰陳槐庭擢
秀騰遷鳥蘭署含香慶得人典樂詩看成胄
子陳詩早已頌賢臣銓曹妙選深留意諧穆

從敎嗣寶寅先是江揔文之征表選宮外論諸詩欲令蒯寶寅之器性温綷悉譜敎習故云

見可齋賦得初字

鴻儒冲曠綜名書體似琱精名太初矯翼並
迴中散舊問奇爭造子雲居月明殘雪窺羅
幌風入微霜度綺疏遂有袁扉高臥者孔神
中夜課玄虛

新春感懷寄弟二首

帝里春光趁曉晴花明殘雪喚新鶯宦遊北
闕新逾積夢入西堂草復生忽訝緋衣頒紫
陌還將彩筆賦瑶京迂踈倘獲逃天譴十載
方霑一命榮

二

遙聞解纜去維揚春色熙怡望故鄉坐上金
蘭忻結佩階前寶樹喜稱觴吽閤抗疏聲名
重置驛傳書道路長見說　主恩新曠蕩會

看鴈序列鴛行

贈劉全州

立剪鯨鯢渤海濱劉琨坐嘯靜烟塵功高保
障脊籌策惠起瘡痍賴前領右粟陰千嶠
潤湘源麥秀兩岐春挨留遥荒參帷幄未許
君前借寇恂

二

憶昨秋闈校閱時洛陽門下數多奇龍鳴早

擶中和咏駿市爭看上駟馳已向蓟陵敦甚好還於僑聆㗊襟期松遷栢悦情何限無奈州人去後思

蘭嵎萱草啚爲朱太史題贈

星燦狐南象緯高綠陰芳靄滿神皐花封巳頁房陵李太翁曾宰房陵仙圃重分度朔桃金闕祥烟盈彩服玉堂詞藻絢朱毫知君更有南陔咏馥染蘭襟正欝陶

二

紫陌鶯花春晝長上林桂吐一枝香翩翩校涉承明籍㲄㲄虔修獻壽觴蘭郁川沖流惠問芝英騰擢散幽芳當年結得宜男佩此日風徽曜錦堂

三

周覽王畿足勝遊石城天外卿雲浮瓊章近捧蒼龍闕玉液遥將白鷺洲濯秀昌瀾頻送喜含飴永日坐銷憂訏詞神鼎獻雲映六膳三槃美獻酬

寄程永平曾爲鄱陽令

五花城倚片雲孤棠樹陰陰映碧梧榆塞夜行驚伏虎芝城日出憶飛鳧冠恂欲向軒墀借汲黯偏宜禁闥趨自嘆南遷離索甚臨風搔首一踟蹰

題羅庫部壽母卷

金門彩服咏南陔元凱翩翩武庫才夢鳥輝煌成五色躍鱗摛朗映三台雲移北闕標華衮霧霽南山獻壽盃象服魚軒誰不羨神襟蘭郁貴燕臺

送區用孺太史[illegible]陽

馬曹官舍俯城隅天[illegible]斗福泉引幽芳名庚子人兼吏隱[illegible]龍蟠日映瑤草度鳳闕雲移玉佩趨[illegible]

心頗亦寤謌謡

寄贈少司馬蹇公

薊門旌節鎭堯封不羡秦關百二重黍谷陽
回聲是鳳檀城光吐氣爲龍行吟獨振玄關
鐸坐嘯應投紫塞烽吉甫歸朝宜燕喜衣冠
翹首欲相從

二

漁陽征戍古來頻兕復神京近接隣翼衛眞

成天塹險彂鈴還與廟謨親海氛日本遥殲
殪沙漠天驕靜掃塵保障功高扶社稷台衡
望重滿朝紳

送倪六符之蘭陵六符曾守南州

棠陰回首隔鄉關尚有神光射斗間晃映霞
飛隻鳳閟鸞栖雲傍九龍山花明酒泛清秋
節評絕琴俾自雲開[illegible]去思歌迭應登閩
喜自溢天顏

二

對面雲山卽九疑敢將肝膽向誰披還於北
闕彈冠日追憶南州下榻時奕奕攀嵇塡紫
陌紛紛借寇滿彤墀蘭陵何幸蒙私覆咫尺
風徽慰所思

一麾

仕漢邅迴不調者癡揚寂寞草玄人更憐三
至驚慈母爭訝一麾作逐臣達以文園心自

泰閒如武庫職宜親洛陽才子江都相千載
相看德有隣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七言律詩

金陵感興四首

淮甸龍飛萬象春揮戈西控日重輪榮光長自輝南紀王氣遥看護北辰鄴邑頌傳清廟穆沛宫歌起屬車塵漢家猛士今何在滿目豪英嘆積薪

其二

鳳臺回首一高歌江左風流勝蹟多神武恢騰新宇宙英雄割據舊山河夜傳清柝湖邊聽晝引光車陌上過極目南天秋思渺微霜初度水微波

其三

疇昔羇遊嘆失羣棄繻誰復識終軍王粲留滯憐芳草官舍栖皇倚白雲傲吏自慚南郭隱名流誰勒北山文孔神壹氣存中夜天外潮聲浙浙聞

其四

居人指點舊烏衣玉塵臨風隱翠微倦鳥並投烟樹宿冥鴻遥傍雨花飛夢廻彩筆神逾王趣恊滄洲願不違寄語京華遊俠客不將儒雅易輕肥

雨花臺社集送梅子馬之淄陽

忽漫離筵思鬱陶秋光濛漠映神皐雨花蔽日牽黃綬雲樹連天閒碧濤路入泇沂千澗合霞明泰岱百盤高由來傲吏稱仙吏覽勝還揮五色毫

周中丞舉子

曉看杖鉞出皇都佩引千星氣入吳堰合東西昭景貺秀分南北孕禎符槐庭日映階前玉柏院春擎掌上珠天外鶴鳴聞子[illegible]六

聲遥識濟亨衢

和　堂翁祈雨致齋之作

齋居申旦劇憂時巫祝紛紛白晝馳清角欲
逢　明主奏昌言猶見直臣遺化行南國淮
平允望倚東郊重保釐官屬趨陪需澍雨初
憐捧檄到官遲

其二

東皙通神集燕居白雲官舍護玄虛爭看方

士壺中呪試取仙翁樹上書旱草潤回天烟
決雨花膏沐地垠舒都人望歲還豐稔借問
袁安甫下車

其三

不須圭璧薦明神修德弭災事可循孝婦爭
反寃乍釋忠臣逮繫枉宜伸先是曹侍御言僕奴不當封斛怒繫獄八年矣沃心傳野成甘霈剪髮桑林表至仁
計日回天歸省闥經綸密勿際亨屯

寄懷姜使君一首君為于座師婿辛丑
春使過丹陽式其閭適于座師吳祠
部並至書舫陶陶者累日惜別紆懷
賦此却寄

絳幘春風倚棹停丹陽夜識穎川星閭邊喜
式吳三讓澤畔愁看楚獨醒是時余二人痛飲于座師素不御酒故云講德歌傳何武咏掄材詔起夏侯經波
餘何幸澄氷玉奕世滋培寶樹庭

贈朱明府 有序

南屏鳬舄奏最循良北闕龍章褒嘉
怙恃毛生捧檄忻逢獻壽之期萊子
彩衣快睹承歡之候尭年三老諮詢
華封漢代八公並稽鴻寶爰有金蘭
之契旁抽瓊藻之芳青鳥獻書赤鳳
啣璽道蘊仙人之籙近接隣封歌傳
幼婦之詞廣收宇內自慙不敏聊旬

賡音

眞慶堂前薦壽巵歌翻白玉落盤螭百年綵服承歡日三載花封上考時忽訝洞開龍虎籙懸知巢引鳳凰兒朱陵眞氣憑誰識御璽霏烟下赤墀

周熊二年丈並拜夕郎却寄一首

二妙連翩直禁廬春回淑氣藹 宸居雙聯鴛影依蘭渚並吐龍光曜玉除侍從鄒枚珠結佩翺翔潘夏璧聯車忻逢絃轍更新日協慮謨謀獻納初

寄沈廣成

曉看紫禁吐祥光榮捧 天書拜夕郎雄遶花封春正曉鶯遷瑣闥晝初長陳謨牘載琳琅浦珥筆毫分黼藻揚寵眷定知殊拔擢金門久矣侍東方

迎 詔口號

春入瑤筐萬象移 天書遥捧度江湄君王宴喜歌麟趾英奕連翩集鳳池錫羡星符周曆邁宣華雲擁漢官儀堯年剩有華封祝祖德孫謀燕翼垂

和韻壽中丞耿公

東維煥景麗雲霄薦彩靈和獻玉瑑二鹿隨輪標俊舉雙龍擁佩入崇班夜懸燈火煇南極晝引壺觴對北山殿上即看榮錫履片時星聚斗牛間

其二

神軒寥朗隔人寰帶檻登堂引佩環快睹龍門依鳳闕曾追鴛序入鵷班懸弧色映華陽洞泛液波浮赤岸山見說堯年三老至彝揮彩筆五雲間

梅花水歸與有作

娛人幽境[illegible]餘興歸攜帶夕陽石[illegible]暗

從滄水度梅花遥傍片雲飛晝遊芳徑呼三
雅夜徹紗牕對九微瀟灑宦情誰得似京塵
悔自染緇衣

宴集萬竹園

名園竟日喜相從懷古登陴興復濃臺上德
暉宜覽鳳殿頭王氣自蟠龍杏花村引芳菲
接竹葉杯浮翠影重倘獲追陪河朔飲與君
談笑日從容

送內言張公賫捧入朝二首

慶賀兼酬獻納心鎬京文物霈宸襟龍蟠氣
引台旌入虎拜風從御幄臨快睹雲霞催曉
騎新添雨露儔秋林懸知此日華封老不減
堯年祝願深

二

殿庭佳氣鬱葱葱疊擁千官忭舞同暫駐驂
騑遨五老探留[illegible]兖州三公表章奏籍傈辰
象劒履趨朝貫斗虹抗疏當年名德重都人
猶自識花驄

送于冏卿

君王易轍理神州羣僕司空宿望優爲採明
箴潘叔獻欲聞奇論貢公畱履聲識自親輿
馬劒氣看猶傍斗牛一代龍門天北極三山
花鳥悵悠悠

贈謝在杭尊人

獨立芝庭正鬱陶百年重沐璽書褒已從秋
浦思鱸鱠復向天池引鳳毛朱實競羅青玉
案皇華歸獻赤霜袍請看冀北嵩呼日遥映
斗南象緯高

送甯壽卿之成都

傾耳中和漠爾傳葱闈春戀勿遲延金陵爽
澈朱幡潤錦水雲移彩服鮮叱馭臨風賓佳
舉倚閭計日數鸞遥岷山再闢淹中館又見

文翁化蜀年

送孫仲復之閩耙

海嶠秋深萬壑幽冥鴻天外片雲收香飄桂
葉藏金嶼秀吐杉關叠翠流虎伏飈廻符彩
麗龍蟠斗躍劒光浮懸知明月三山裏定有
甘棠蔭道周

贈孫太翁

萬里封䣭錦帙歸石樓雲引片鴻飛太丘桂

發秀天秀韋氏珠呈映日暉墨綬喜看榮紫
綬斕衣何事着斑衣壽筵酒泛清秋節黃菊
蒼松願不違

其二

曹掾歸來鬢欲霜澄清江表見兒郎三茅近
接華陽洞五老遥連青黛光仙嶠即看逢石
髓帝臺早已出瓊漿他年迎養來京邸朝罷
公卿共舉觴

金陵懷古六首

指顧三分大業成張紘請建石頭城龍蟠王
氣橫天塹虎視雄姿肇帝京古岸餘艎春漲
合故宮墟落暮雲平獨留荒隴休　皇寢白
日郟垌自晦明

右吳

過江名德誕芳徽揮麈高標物望歸秋水乍
看龍欲化春風似識燕來飛冶城代閱英奇

盡天闕烟浮盻蜑微見說三星聯斗次只今
猶自露餘暉

右晉

傳聞綏里吐神光一代風儀自俊揚馳道空
教廻鳳輦講堂何處覓龍章梅飄殿裏殘粧
罷草入池邊春夢長惟有當年陶令菊千秋
猶自傲玄霜

右宋

疋練澄江帶晚潮年年烏鵲度河橋纖塵步襯餘花落絲縷條分墜葉飄明月獨懸西邸迥高霞孤暎北山遥居人指點迷荒草繚繞枝頭鳥自嬌

右齊

書筠譚樹遍皇州黄屋偏宜御野鷗雙碣嵯峨標石闕四郊寧謐鎮金甌虚疑法座天花落又見沙門聖火流百萬義師齊卷甲能騰

雀轂恨悠悠

右梁

朱衣捧日夢初醒築柵連城據落星江上旌旗颭氣紫殿頭羅綺入烟青胭脂淚落颸廻井玉樹歌殘月滿庭最是景陽鍾寂寞隔江風雨自泠泠

右陳

泛舟訪吳體中使君值入花山賦此

有客停橈白鷺洲遐蹤迥覓紫巖幽鳥啼年下榻同徐孺此日乘舟似子猷桂樹霞明丹葉曉蒹葭露裛片帆秋那堪對月思玄度不遣臨風一勸酬

送黄比部

少年裘馬日輕肥拙宦相從並息機聯步夜看明月舉分曹晝引白雲飛金陵秋色懸丹旆綉谷晴光曜錦衣一片鄉心隨寶勒南都

賦就亦言歸

登樓秋興

廻颸拂檻月臨池與客登樓眺賞宜露下欲霑黄菊酒天邊斜領白雲司冶城遐想閒揮麈鍾阜幽栖乍捲帷極目明霞生海嶠還將五石覓安期

日可初度

星光門德曜禎符玉樹階庭物色殊露霽南

山瞻嶽降雲移北闕聽嵩呼是日逢萬壽節行年舒
卷非應覺卜歲輕肥志已無　帝眷直臣新
寵錄莫教蹤跡滯江湖

贈司徒方公一首曩者奉使新安公賦
詩十二送遊黃山荏苒風塵側聞上
壽賦此却寄

駐節黃山憶昔遊珠揮淵抱媚潛虬報瓊始
効華封祝鍊石還爲蘊藻羞目送鴻飛鍾阜

外影迴鶴控昉溪頭一枝又睹梅初放舫舫
春盤簇海榴

送常寅丈甃歸漢陽

當年水鏡九流傾寵辱恬無芥慍情並訝一
麾投冷局寧知三尺重留京東騎乍睹晴川
娟冠蓋爭趨越嶠迎歸越春雲題彩筆將詩
早寄石頭城

劉甥騶孟赴公車過金陵爲同門諸友
徵余言送座師陳明府入覲文成

更賦一律爲別

鳳律春回碧澗霓烏衣宅相與雲齊星光頡
水成歡聚詩吳載諸君並集　月旦平輿重品題　帝
闕飛凫丹旆曉公車綺馬錦緹齊儕余宦拙
休相似自有家傳太乙藜

署中宴集牡丹盛開東諸僚友一首

王孫芳草怨歸遲嬴得披襟佩陸離詩絕空

庭花自發機忘沙渚鳥無疑丹葩頻綴雲移
席翠葉開尊藹捲帷竟日交歡陪勝賞不妨
頻顧尚書期

薄游草卷之十一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表季偉校

五言排律

播酋獻俘

鳳律銅龠曉鴛班玉帛聯　天顔忻乍睹春
色慶初還捷奏雲梯巧威宣露布傳陽回巴
子國電掃夜郎天繪帛曾貪漢輿圖盡入燕

輿師勞六月負固已千年重複岡巒峻紆廻
洞壑連荒蓁遺佛影旻逕斷人煙廟算資三
略軍麾𠯁八埏吞航猶自戮當轍更誰憐直
向龍山搗俄探虎穴穿揚旌紫霄外飲馬白
泥邊膽落西夷震頭看北闕懸來朝外國使
對此亦淒然

九鯉湖中逢中元感悼

沸水揚塵起垂衣拂石平雲根生回棧[illegible]
孕丹檻藥蘊曾三轉香飄是五名湖邊頽鯉
躍天上白龍迎琢火金膏滅澄波玉液清地
心千丈汪濤氣百盤傾水雜天河灑雷轟震
旦驚龜𨟠圖欲授魚被控還生秋駕三年得
晨鍾九乳鳴山深無鳥跡節換感蟲聲叢桂
開瑶圃孟蘭獻玉京悼亡朞巳及于役涕空
横早巳慚蕭史還疑夢智瓊真如應有會太
上乃忘情

走謁座師張相公

好鳥喚春聲春遊趂曉晴栁垂彭澤徑花發
豫章城沙擁禎符合山連瑞靄盈真人天際
見神物斗間鳴申甫鍾靈異宣慈翼聖明臨
軒徵夢入築野應圖生道自從風契心猶向
日傾藻玄資燮理粹白煥飛榮微管功初著
安劉計欲成青蒲新寵王黄石舊知兵試取
金縢驗應懸竹帛旌蒲輪真有待丹詔會來

迎桂籍颸虛獎泮踪倦遠征瓊枝依絳幰芳
草綴王程芬馥忻盈珮潺湲喜濯纓行蔵誰
共許端筴倍含情

湖上東方伯范公

位擬登三事名推第一流孤標擎特達掌會
攝靈脩神理起玄象聲光煥斗牛揆留徵北
闕詔許借南州廼邑循良最監司稱察周六
條新表譽三異舊宜猷蜃穴澄清日龍沙藹

漾秋星懸徐孺榻月傍庾公樓蠖屈名逾重
鵬飛望日遒公忠回帝眷正直擁神庥俗被
文翁化奇探禹穴幽甘棠垂蔽芾美箭儁甄
收乍以施仁暇相將講德儔牧童捐害馬釣
叟狎沙鷗日軫瘡痍痛心懐社稷憂外艱勤
拊邮中使急徵求澤竭江河壅山枯草木愁
輿情思借寇廟議切安劉日就黃[illegible][illegible]雲披
紫陌遊峴山宜駐馬剡曲乍廻舟未有貂屏

累寧無犢鼻羞荷香浮綠逕蘭訊覓芳丘鳳
沼雙旌引龍門一刺投玉程芳草歇桂樹敢
淹留

春日偕張無隅鮑山甫沈伯含鄭駱思
集徐鳴卿宅賦得五言排律二十韻

送葉春卿之鉅鹿

爲奏三千牘虛疑典石渠誤投珠彈雀真比
木求魚忽訝仙人舄驚廻椽史車河陽花影

合彭澤柳條舒緩帶鳴琴暇操觚染翰餘殺
青篇自滿生白室仍虛蠖屈嗟天路龍光射
斗墟蟾池分桂影雞距歷荷蕖馭叱王尊里
鞭廻祖逖居知交盈輦轂餞別[illegible]簪裾旆指
中山日鶯啼上苑初四懐通款密八咏惜交
疎爲置當時驛應題別駕輿菲才慚飽謝雅
坐廁應徐所貴希知我還鶩瞻起余雲誰覘
紫陌星已聚玄廬但使襟期暢郤今俗物除

陶陶憐脈脈慊慊夢遙遙共濱三車富寧需
五斗儲佩刀如有驗諫獄豈無書
劉百世館中偕張孟奇諸丈分韻得浮
字家弟與百世同出陳秘書之門百
世有叔又余之同年友也弟既見放
爲澤畔吟恩徵年丈亦建節鉞鎮榆
林塞各天愁迴情見乎辭
北闕標襟暇西堂入夢幽存交還憶弟命酌

更呼儔信是攀嵇駕虛疑訪戴舟雜英芳甸
滿蔚薈綠煙浮朗月依玄度賢星聚太丘家
聲傳秖畹祖德冠皇州漢殿藜光夜燕山桂
影秋經過盈趙李唱和儼應劉小阮寧虛覯
長卿已倦遊榆林擄妙略蔥圃粲靈脩息慮
持雙遣離歌動四愁知君能置驛爲我覓書
郵
湛園即事社友分賦五言排律一首是

日湯嘉宥載酒同米仲詔王席鄭駱
思事竣還　朝袁吉卿劉伯世新出
趙社俄而楊祖植陸伯承適至滿坐
高朋喜可知已奈一歲中日有蝕之
者再新亭有淚溫室無言挽日回天
魯陽之戈何在直言切諫東方之戟
猶存尸素空慙賦詩飲酒云爾
風期協乂要詞客正歸　朝帰化鳧飛入纓

廻鳳舉彯到門紆勝引鶯坐接英標藜火光
分照蘭言契不凋玉珂迎日映蕙帶引風飄
眺迥形崖豁栖冲神理超岩阿流逸想縣野
秀陽翹青靄連千澗芳津落九霄園葵芳灼
灼御柳碧遙遙孰是光華旦頻看薄蝕朝天
心果仁愛人事轉蕭條慢世慙司馬憂時刺
監貂跡寧甘屈蠖道豈槩承蜩傲兀乘尸素
恢心委寂寥

偕楚中諸丈宴集王行甫館中適蘭溪
胡元瑞見過賦此（行甫為王夢澤先生從此）
家聲馳北闕抗疏止南巡蔡火曾分向蒲編
備錄荀祇緣譏巷伯長自泣波臣賦擬思玄
客經傳拾紫人蛟懷頻入夢龍性豈難馴倒
屣名何重登樓興有神價猶高入洛迹豈類
遊秦嘯弄燕臺上行吟易水濱聊寬羈旅況
忽值杖鄉辰看竹何須主維桑迭作賓西都

陪宴喜東國表人倫結綬情逾洽啣杯意自
親驛中疑罷鄭坐上忽驚陳梲晚飛騰久蘭
溪藻繪新紫鵷鳴夏谷白鳳吐平津郢曲誰
堪和楚材姝見珍轄投三逕宿歌轉五陵春
綺席頻揮麈雕梁欲墮塵綠陰移石砌朱實
摽香輪馥染芳盈佩光分德照鄰風期千里
駕星聚百年身班尹陶陶處鷄鳴已及晨
偕甘叔進宿軍峰山房賦一首簡寧壽
卿明府
地闢東南勝山含烟霧深朝看雲結陣夜聽
水鳴琴石磴青霄迥珠擁碧澗沉捫羅穿鳥
逕採藥隔花陰劍吐斗間氣簫傳空外音龍
光如有待鸞嘯欲相尋白社堪同賞丹梯喜
共臨彭縷聯桂籍載酒哀蘭襟茂宰深遐眺
英規亮夙欽駈雞岩際宿馴雉陌頭吟問俗
陳芳藻探奇愜素心百年多苦役茲夕傷瓊

林
賦得新秋雨霽見西山
郊原澄霽色輦道起秋陰北斗乘時轉西山
映日臨開襟冷爽氣舉目眺明岑雨歇光含
鏡風清響徹砧鶴鳴青嶂迥鸞嘯白雲深岫
吐蓮花井岩披桂樹林真人天際出神物斗
間侵興到時看鹿機忘已狎禽樓臺紛翠色
朝市薛蘿心寄語巢居者金門似陸沉

芙蓉沼烟含桂樹枝側聽牛渚咏追憶鹿門期羡彼歸鴻翼因風寄所思是日有客賦歸與者故云

贈同年朱佩甫

雲路騰知已天曹慶得人翹瞻鶯谷茂藻渙鳳池新桃李滋青殿芳菲曜紫宸提衡知克慎典禮忠惟寅筦庫區分密品流鑒別真裴王標地望許郭表人倫駿骨趨燕市龍光辨斗津離羣驚鎩羽戀別憶霑醇蘭署含香日槐階擢桂辰鳴珂金闕曉結綬絳帷親柏悅遥懷積萍踪悵望頻情條張琴幄德宇庇芳隣並喜看連茹寧論嘆積薪明珠讒自息白璧枉宜伸善類彈冠起陽回黍谷春

偕同署諸友遊靈谷寺歸途賦此呈教

覺路聯鑣入英翹遠逕長西瞻雙鳳闕東眺獨龍岡雲樹依陵寢天花墜講堂烟霞標勝跡日月煥宸章擲索曾驚蔡彈冠競喜王蔡仲熊問誌公仕何所至公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後至尚書左丞是日慶署中沐　新命者故云是非雙惑遣吏隱兩情忘竟日淵襟潤彌天高義張開尊浮柏葉歸騎擊梅芳函谷青牛度蒼山白鶴翔夜深猶悵望塔引火珠光

贈李徵君

虛會圓神秀翔霄妙氣扶天台遥奮藻地肺邇含樞豹隱姿騰霧龍蟠影入湖寥寥懷逸想眇眇育清軀泛酒催黄菊披襟據碧梧秋光澄片玉符彩曜雙珠獻賦名因達傳經望不孤弄雛休妙舞市駿騁良圖

送張本厚之武昌

幾年兼吏隱嘯傲白雲阿來慕應歌范去思已咏何西曹推審慎南國被中和佩引龍光入帷褰雁影過星懸陳榻迥月傍庾樓秀吐朱方桂香分碧沼荷洲前鸚鵡賦臺上鳳皇歌緬邈三山日逶遲七澤波

貞慈詠爲朱母楊孺人題
夫和睦之門兒無常母古今以爲美
談矧楊母之節茂於當年而芳流於
後代傳記中實罕其儔者卽朱氏之
妻育諸孤以義而天子表閭魯國之
婦抱赤子而趨而齊軍退舍然不聞
其有所教督也獨羅君章之叔母朱
謝宣遠之叔母劉俱劭賢聲顯當世

而玄晏之綜典藉杜預之位儀同其
於稱尤甚著顧彼其母皆以慈惠聞
未嘗以節行見迺如楊母不尤難乎
元甫有慈母心自成立然以兩母之
精神交注于其身其識度起居所爲
周愼而安視也迥絕時流固當楊母
有至行宜自表見然以余所睹閨閫
之英名湮没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元
甫旣請之當道表其閭又召諸搢紳
士大夫爲之詩歌傳不朽孝哉元甫
忝屬知交不敢以不文辭矣
兒捐瓜果日母咏柏舟時兒實無常母母僅
有孤兒片雲生戸牖殘月斷機絲夢鳥驚廻
枕懷蛟卽下帷花封民牧譽蘭署　主恩私
位列儀同貴心知嚴母慈旌門綸綍寵御府
被幃施淑昺兼鐘郝千秋擅母儀

送謝在杭入賀　聖母誕元孫便乞
恩歸省
宸樞騰瑞靄甲觀肇元良淑胤軒皇衍徽音
太姒揚舊邦添王氣新　詔沐恩光聖善群
呼祝賢勞自趣裝趨朝携彩筆祖席[illegible]觴
驛路清陰滿龍樓紫陌長秋廻滄海[illegible]省
白雲鄉妙簡堪爲傅還應擢太常
高司理瓔玉

英英廊廟珍坐嘯俯江濱氣逸吞雲夢心虛
會谷神鵬搏看北徙雁斷歷南巡講德陳詩
暇援經折獄辰懷人供岸芷謁帝薦江蘋龜
渚魚龍靜鴻軒鳥雀馴一麾緣惠楚十上憶
遊秦禁闥終湏黷軒墀蹔借恂福心者誰子
驚怖簡書新先是君謁選舊除目冝授內會忤選部郎擯之外故云

司馬耿公還　朝

門德鍾淳粹禎符應會昌徽言宣二惠麗藻、

綴三陽儒行蘭芬馥卿材棣萼芳匣中看劒
躍佩裏授刀祥萬頃波澄月千尋幹拂霜洪
鍾隨叩擊神鼎自敲光九品評逾重五曹奏
必詳引繩收竹箭把臂滿琳琅鴻得因魚網
羊知詰馬塲岐邊歌秀麥河上咏甘棠杖鉞
江濤靜含樞廟畧揚還　朝深宴喜謌　帝
慶明良秩進黃扉寵班趨紫禁翔舊京回首
處春燕遶華梁

訓幼于

乘月陶衿契披雲鴈夢尋朅來千里駕會見
百年心綦履階前滿蓬蒿逕裏深交暉聯棣
萼染馥傍蘭襟坐倚蒼苔古盃浮碧砌陰后
痕餘鳥篆樹藹度鴻音出匣飛雄劍開軒理
素琹冲懷知抱璞雅奏復鏘金著論兜玄著
翳棲嘆陸沉身宜丘壑置迹類網羅侵歲晏
催吳棹星廻動越吟含情應有待把袂思難

禁倘遂東山志府時訪竹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表季偉校

七言排律

贈丁哲初司理兼懐侍郎莊公公嘗督學江西欲擢余爲舉首忌者奪之深以爲恨

湖光秋色兩相宜道遠懐人莫致之白日尚

懸青瑣闥朱華猶吐絳紗帷千秋月旦高評品萬古雲霄振羽儀第一名流將盡處無雙國士見推時懸車迴隔滄州遠立馬曾嘶赤阪垂驛路乍頒天子詔嚴程迫赴尚書期庭陰沓靄槐三樹宅相氤氳桂一枝（理君係莊大方外孫）（刑）駐節乍依河朔飲虛舟疑泛浙江湄東方案牘援經折北闕繩愆抗疏持燕市追陪歎舊侶鄭郊怡悅契新知茶鐺玉碗烹龍井花絲金鞭接鳳墀却以荀陳敦世好還將廉藺答恩私

送黃侍御之淮揚一首先是中執法累請分遣臺臣巡行郡國不報獨以漕河急代俞旨特遣故云

九霄特遣繡衣馳快睹中都雨露滋郡以股肱皇鑿重邑緣湯沐主恩私河邊春駛紆蘭棹淮甸秋風結桂旗縱是威嚴驄欲避還教

機息鳥無疑澄清芬郁璇源濬蔭映芳垂瓊樹枝自嘆鑠金憐此日追思鳴玉幸同時變雲賦就懸司馬流水絃揮遇子期稍喜南遷消息近盈盈一水慰相思

賦得揔棹金陵渚送徐京兆入覲

揔棹乘潮涉大川秣陵空水共澄鮮彤墀霧集朱軒入赤岸雲移錦纜牽風送桓伊笑弄笛月明孫楚自鳴弦雙璜佩引豐貂映五玉

苓將絲鵠懸奏記舊傳丞相府計偕新覔孝
廉舡東方統領趨王會北闕褒嘉敞御筵皇
鑒揆留深燕喜台銜竚倚聽鶯遷試看旦奭
歸周日月睹宜慈翼舜年

五言絶句

使還再過宜春挽張年兄五首

花縣鳴琴暇卿盃對夕曛使還空掛劒何處
覔徐君

其二

去引青牛度回驚白馬臨別來曾幾日忡惕
涕霑襟

其三

帝錫黃金璽天遺白玉棺祗餘皃舄在頻向
日邊看

其四

彭澤尊中喜山陽笛裏悲一時悲喜雜錯愕
逗江湄

其五

何時婚嫁畢淸白尚堪遺泉下終天恨堂前
兩鬢絲

偶題

聚賢歡宴賞中聖美倘佯不道遊京邸翻疑入醉鄉

贈趙生生爲流虬天使門下客

天邊隨博望海上覓安期五石應爲錬千金市不疑

其二

懐玉山頭客相携到上京縣知無二價早已重連城

贈葛翁

借問葛陂龍俄招燕市駿還以帝臺漿跪向壽筵進

慶城育神葩流霞杯瀲灎盤傾西母桃記曬東華檢

何處祝華封吹簫翙白鳳甘露觧三山膏泉飛八洞

沁水曲

燕臺馳玉笈吳畹絡金輝扶轡問君宅雙雙白鶴飛

二

君家端氏城旁連天地嶺淵滋沁源液崖蔚芳芝頴

三

大子難爲弟次子難爲兄羔雁連雲合驄馬噓天明

四

瓊筵進海榴玉醴吹岩菊皇華歌白華無營自無欲

五

左右若川流玉柱擊清甌酒自步兵釀膳出大官羞

感懷王洗馬偁昌

曩憐余泣玉遺我數行牘今爲君泣珠代我匆一束

二

蕙圃嘆焚芝茂林求禪草捷疾有枚皐弓冶多文藻

三

聞道頴川星曾照餘杭酒牌版勒麻源千秋長不朽

四

相見不相知相知不相見鶴駕控猴山秋色明如練

紫雲桂

山中桂花發香噴紫雲居送客披襟袂從風欵有餘

七言絶句

春日感舊

春來携手戀芳叢帝里風光眺賞同連理杯浮天上綠同心花照日邊紅

示閽吏

炎蒸三伏抗塵顔閽吏殷勤識往還漫道驅馳纔一月軒車已度萬重山

撫戴郡守

茗水盈盈臥閤時公車回首即天涯扁舟夜雪山陰道翻作山陽笛裏悲

明馨祠堂內龍

翠竹娟娟隱翠微盈盈一水漾雲扉月明樹色依華表環佩聲隨別鶴歸

南來雁

恨倚東風旅鬢疎我來忽已十旬餘憑君借問槽糠婦何事臨風不寄書

其二

天涯夫壻勿傷神珍重軒轅報主身錦字
不傳君莫恨泉臺冥漠隔迷津

其三

强欲從君柰若何向來頻自怯風波只今作
得間栖息念汝身猶罹網羅

道上示呂兒

念汝趨庭學禮餘幔亭風景稍躊躇羅裙泣

別人千里魂魄還應望倚閭

過金昌感懷徐日二舅

海嶠清陰蕩紫氛隴頭何處覓徐君渭陽隱
隱遮秦樹江夏迢迢斷楚雲

荆南懷古

尺地分崩不屬劉三分早已運良籌南飛遶
樹無栖托借得荆州定益州

湘江中元夜作時寺堂死別已五年矣

淚灑湘江不盡流孤舟愁思漫悠悠五年未
覓蘭盂會七夕空憐桂影稠

月夜湘中感懷文秀四首

屈指情親二十年向來遊楚復遊燕再浮湘
浦人何處幾度衡陽雁不傳

其二

蒼梧迢遞楚天長羇旅那堪望故鄉遙寄柘
湖今夜月乘風直自據胡牀

其三

別來頻擊蒙莊缶醒後曾揮子犯戈二十五
年猶待我寧知歲月易蹉跎

其四

追思直誠伯宗難忽自臨餐不覓餐顧視遺
言猶及汝此情空向子期彈

過長沙

洛陽才子最堪憐西去長沙又幾千極目楚

天何處盡瀟湘一泒九疑連

挽姜燿先三首

斜日荒林落葉分臨風回首泣離羣茂陵宿草春來綠啼鳥聲聲不忍聞

其二

落魄江湖歎病貧名流傾坐揖陳遵鶯花覓隔芝庭賞雞絮空憐繐帳陳

其三

憶昔金陵夜雪飄交因辨霓戀綈袍五陵裘馬憐輕俠渭水西風激怒濤

過獻縣感懷舊令徐年兄

彭澤尊開日未斜閒函永夕聽胡笳一從鳧舄朝　天子遂使鵾絃斷伯牙

其二

畝朴喧囂事糾紛何人慷慨策奇勳交情把臂憐知已悵望泉臺泣暮雲

度熊飛嶺

一帶青山長薜蘿熊飛豹隱石峩峩行人不厭羊腸道考氏曾經露冕過

上之惠梅賦謝四首併柬叔意

擊筑歌調白雪聲皇華官舍有餘清深知松竹綢繆意索共梅花結歲盟

其二

冀北寒光積雪多江南春色斷陽阿一枝試

取前樞傍逕通鄉心遠薜蘿

其三

由來風骨傲玄霜漏洩春光到草堂坐上清香聞玉佩尊前弱幹倚紅粧

其四

陽回鳳律引春徵夜色幽芳徹瑣闈但使花神能醉月不妨寒影弄嬋娟

道上病中寄弟

原上傷心嘆鶺鴒別來踪跡嘆流萍也知典
疾能分痛不用牢愁怨獨醒

送蕭掌故之蒲陽

結綬雲移雙鳳闕登壇日映九龍山湄洲秋
色連滄海隔幔傳經白晝閒

其二

家聲門德曜彤墀春草池塘入夢思馬帳笙
歌人並倚鯉庭詩禮本無私

其三

憶昔乘槎訪九仙潁川冠蓋聚羣賢望壺明
月人千里極目臨風思黯然

金陵感舊

公車曾此一踟躕坦腹從教興不孤此日過
江愁欲絕憑君試問莫愁湖

挽楊太翁

衣冠蕙嘆忽臨風一束生芻倚片鴻粵滿棠

陰歌召伯岱生桂樹誦家公

二

忠貞世篤列鴛班黃雀分明致白環薤露歌
殘明月峽槐陰手植縉雲山

三

猿啼兩岸暮雲橫萬里驚湍咽去旌孺慕並
推平子孝支床强起慰蒼生

即事

洛陽年少負才雄絳灌由來道不同無數問
奇能過我何須受詔始交公

示璧秀

柘湖春色遶燕臺百幅杯傳動地來爲汝踟
蹰凡幾日公車纔放一枝梅

別甯年兄

秋入齊分旅雁飛春來共聽遷鶯喜爭奪聲
價重連城又見絃歌鳴百里

重過盱潘

憶昔王門長曳裾秀才聲價重璠璵只今還
似相如渴乞得文園自著書

曩題一紙付譚生今十年矣翰墨如新
也復索一首賦此

章甫自憐適越初覆瓿空負草玄廬何人解
寶陳遵牘只爲賢王雅好書

醉中湯題

夫尊前整滌回青眄於簪裾陌上遨
遊動芳吟於花卉況復下僚英侶傾
蓋逢程孔之交詞館俊人操觚托王
謝之契胡明府彈琴而理郎孝廉方
駕而臨方慚玉樹之依欲覓金莖之
露忽有侍兒者烹陽羨之茶解餘杭
之酒階前攣跪竹下淋漓各賦短章
一首

玉壺春茗薦瓊巵傍竺依蘭手自持綠幘階
前攣跪處王門疑是賣珠兒

過連陽

憶昔遠陽避暑時秀才芳譽燁彤墀于今使
節重過此坐看青山白日移

過玉山挽程孟孺二首孟孺工書隸困
諸生中常寫梅以見意已復棄去從
吳楚遊往來諸公間聞

天子好書低徊闕下署一官而溘死聞
者憐之

墨池秋水浯流霞夜滅篝燈散九華懷玉山
前人不見精神猶自著梅花

二

上來遊楚復遊吳燕市追歡竝酒徒書罷仲
游頭已白黃金臺上月明孤

過鮑叔墓

才如管仲信堪奇托契忻逢鮑叔知我亦臨風多感慨九原無路覓交期

霽發

霽色初開春正長輕車緩帶閱年光年年旌節來天上士女爭看晝錦郎

過王松

擁傳登堂避暑時汾陽淖約對瓊枝再來乍倚春風入王事匆匆又遠離

二

門前垂柳拂雙旌主客相看去住情拚取清溪留一宿不妨半日悞王程

許叔孺舉子鳳尾蕉開花

聞道克開喜氣騰爲君舉手進瑤觥應知間出人三秀特遣花神表異徵

二

喧騰江夏夢非常入室分明有異香試看物情歸月旦巳知天瑞産雲郎

三

見說麒麟天上來花凝瑞靄結眞胎憑君借問花顏色曾向人間幾度開

讀朱武岡卷

日出旌旗照楚墟蘋蘩七澤薦波餘憑誰寄語傳朱邑俎豆虛疑更不如

二

翠竹娟娟泣二妃巫山千里片雲飛一從詞客招魂後好跨緱山白鶴歸

三

一塚連綿望九疑杜鵑聲斷使人悲總知太上歸冥漠無那慈孫嘆遠離

四

侯芭負土竟成墳千載遺芬[illegible]子雲魂魄定然依故里門前羔雁巳成羣

送徑之燕省侍

五陵裘馬日輕肥公子何人厲布衣送別不堪頻北望白雲官舍雁初飛

二

使節歸來自八閩東山花鳥倍相親竭來滅却風流甚清議于今重畏人

薄遊草卷之十三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門人林衮季偉校

條陳災異公疏萬曆三十二年

行人司行人臣　等謹　奏爲修省之實政所當亟圖　上下之空言俱成玩愒懇乞聖明召見廷臣宣廣德意以順天心以息人言事臣聞盛明之世災沴不生有之亟召在廷諸臣燕見紬繹訪求咎徵博延名士靡不竝進惟恐其言之不詳採之不盡何兢兢也此無他天道遠人道邇遠者恍惚杳冥非逖稽遠覽之士不足以測其微而今則咎徵顯著人人知之矣邇者懼觸犯忌諱非直言敢諫之士不足以發其端而今則交章盈廷人人能之矣夫以往古之所爲下明詔開言路求之而始得者而今且欽然折檻成風危論

解衣接踵而至此豈不足爲　天朝重然而無損於事也徒令諸臣之疏紙貴洛陽傳誦稱快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臣竊痛之臣等之所爲日夜椎心扼腕而不平者庸君世主闇弱昏迷累牘連章漫焉不省奚足深怪迺以　皇上之智勇天錫踔絕千古僉以爲五帝神聖其臣莫及矣奈之何不以漢唐之中主自待而今大小臣工指陳時政流涕

剖心卽敵已以下所不能受者而　陛下恬不爲意曾不幡然改圖塞天下之望慰臣民之心杜衆多之口此臣等之所未解也或謂章奏塡委拂　上心輒棄去屢奉　聖諭大哉　王言蓋亦俯鑒悃衷仰塵　御覽矣覽之而復猶豫不決日復一日旬復一旬難讓于鄰燕處于幕　陛下將以誓言爲戲耶抑或以諸臣之奉　詔唯唯安心素職而可無

虞耶　陛下試思諸臣之職安在輔臣職在燮理而計畫無所施銓臣職在選舉而推擇不得　允計臣職在和輯其民人而橫征不止秉禮者職在飾儀章修典禮擁神麻回天眷而　朝享不親祈禱不事所謂減膳徹樂以彌　天變者中外晏然無聞巳司馬職在折衝萬里而　輦轂旁皇邊塞傾圮脩墻垣嚴斥堠勤蒐練非急務乎而樞筦虛無人

倘有緩急何以禦之司寇職在理冤滯導天地之和而忠臣義士逮繫飛霜請釋不可　陛下更令其修何職業而彌災致祥耶司空職在邦域而四民失業土木繁興財匱乏而官掣肘　陛下其憐之乎中執法職在彈壓九流甄題羣彥攬轡澄清而候代者瓜期累更憂愁成疢候補者株守相望抑鬱無聊西粵憲臣前後俱斃飲恨黃壚此皆曠古以來

所未有之事也　陛下所行者曠古所未有
之事故　天心所示儆戒者亦曠古所未有
之災間一有之舉朝憂懼不知所出洊叠見
乎臣等博稽典籍討求圖緯之覘災異之發
各象過失以類告人頻年正陽之月日有蝕
之者再太白晝見雷火震擊驚　長陵陵木
枝葉傷蠹四方地震山崩川潰訛言四起怪
風淫雨拔木石壞廬舍災異屢降妖孽並見

然莫著於水而其象皆爲陰臣聞五行以水
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
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偏黨失綱
則湧溢爲災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
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利嫉賢者依公結私
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爲災日
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
爲陰所乘故蝕之者陽不克也儒說闇豎無

陽施陰象也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故土
失其性而地震棄法律逐功臣故火失其性
而爲災簡宗廟不禱祠廢天時則水失其性
而爲災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也劉向以
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頽壞百姓失所
也太白者將軍之官晝見陰盛與君爭明非
兵象乎臣等不敢旁引危亡之證以瀆　聖
聰惟是夜分秋霽清明在　躬試一靜思今

之災異與古之圖讖　陛下之舉動所符合
者幾何恍然而悟奮然而起側身礪行與天下
更始將何災之不可彌何變之不可已　陛
下何憚而不爲此昔宋景公小國之君耳一
言善而熒惑移于古以爲美談豈以　陛下
之聖修實政而不足以挽回　天意耶顧實
政之修僅僅有助工賑賚之　詔錙銖𥬇課三
月補曠官數員諸所爲懼禍彌災次第舉行

者何竟漠然也夫畿內畿外皆　上赤子畿
輔之民稍霑小惠猶踊躍呼　萬歲彼山陬
海澨愁苦無聊之狀奚啻暑雨之怨咨耶
陛下雖盡發　內帑之金安足以振其急惟
是停止礦稅勿復征其已征者勿復進分給
郡縣買粟救荒此先務也　成祖文皇帝嘗
以水災免租稅　憲宗因之復停塩鈔夫租
稅者惟正之供礦稅者羣邪之蠹正之可蠲

邪之不免法　祖之謂何而又何以紓萬姓
之憂掠倒懸之急也且焚身以賄剖腹而藏
雖至愚者不爲奈之何塡谿壑而障銀河剮
肌膚以餌腸胃非　天心之仁愛不已將
聖心之感寤何時乃感悟于一時因循于數
月豈猶有戀不能舍于中耶　陛下方圖修
省之時　內廷適行　慶賀之禮鏤金雕玉秘
實奇珍雜沓而前其所爲營惑耳目感移心

志者不可勝數遂將置天下于度外而若罔
聞知臣等低徊　闕廷叫閽無路徒遥度其
景而想見其情相向而唏噓不能已凡人之
情一有所溺必有所援引而近之則墮落其
中推而遠之則超脫其外草莽腐儒私憂過
計竊以爲停礦稅釋逮繫補曠官皆救時急
務而　朝講之親則尤爲今日第一義也臣
等非敢以宵旰勞　聖躬也顧今日之事勢

已極渙散已多隔絕已久非　天顏之臨御
不足以萃神人之渙非　召對之叮嚀不足
以通上下之情非端良之晋接不足以塞嬖
邪之路　陛下即宜及諸臣之虎拜嵩呼雲
集　闕下者引問四方民所疾苦何方之災
傷最重何塞之頹圮最甚何郡之員缺最多
何處之內豎最橫惡　命憲臣廉得其並[illegible]
無狀殘毒黎元者械繫至　京棄之郊野今

萬姓曉然知　上意嚮背用不給不得已與民爭錙銖此輩暴虐違　明旨失天下心罪在不赦如此則頌聲滿路憤懣之氣一時消盡矣　宣宗章皇帝聞内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收所差官賚橐并其人解京師臣等願　陛下踵而行之　陛下左右豈無劉寧其人者乎寧之還經故城也邑丞陳銘

聞有内豎至不問所從來輒奮臂捽擊寧御史奏丞無狀逮至　宣宗置而不問臣等因以嘆陳銘所遭之幸而逮繫諸臣何所遭之不幸也古之霖雨不止京師大水者惟漢桓帝建和二年爲甚已而雷震憲陵寢屋說者皆以爲李固杜喬之冤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足以干天地之和況忠亮日月氣壯山河其所爲感動震蕩必有出于尋常萬萬者

臣以爲災異之端此其最著也漢臣郎顗有言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晏子曰才者天之所愛也天之所愛人則惡之是曰拂天今夫父母之所愛者而人子惡之父母聞之能無懟乎　陛下天之子也天之所鍾靈秀爲　陛下用者廼或禁錮或逮繫以彼其人忠誠懇篤何負于　上曾

不哀而生全之錄用之而猶以莊生千金之請崔烈銅臭之議責望之乎竊爲　陛下不取也　國朝以經術取士士皆砥礪名節嚴一介之操先臣秦紘官至御史中丞身無長物家止黃絹一疋按察使楊繼宗去官之日篋止貯　大明律數卷清修姱節代不乏人　陛下其聞之乎蓋　高皇帝敦飾儒行士皆束名教以自禔出有官謗入有鄉評汚衊

之事不惟不屑抑且不敢倖進之途不惟不
敢抑且不能　陛下毋以已之心度臣子之
心　陛下居深宮之中目不見正人耳不聞
讜論或見異物而遷諸臣雖愚數奉敎於先
民矣交不爲利仕不爲祿豈無其人　陛下
且無弁髦之爲不足用也今者海內騷動矣
縱不爲人擇官亦當爲官擇人何也世治則
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曩者宸濠之變擾亂東南　毅皇親征人情
洶洶乃駕未至而難已平　陛下亦知其功
所自出乎撫臣燧臬臣逵奮不顧身以激怒
天下之心撫臣守仁覩變而起以號召江南
之俊其順流而東也安慶守臣守拒戰以挫
其鋒其倉皇西遁也吉安守伏義募兵以擣
其穴繇斯以談守土之臣朞分犄角緩急應
援功亦不細矣　陛下之不置守臣果曷故

耶夫郡有守守有丞位若相偪而大有還廷
漢太守入爲公卿而本　朝以公卿之屬出
爲太守皆有深意今之邑令多新進豪英非
郎曹之練達明習者不足以相臨臨之而體
統相維幾務相悉此其所關非細故今天下
之缺太守者幾百郡矣即臣廷諒郡中缺太
守前後幾六年矣臣廷諒江右湖東人也戊
戌之歲湖東守巡兩道一時俱缺直以湖北

代庖湖水汪洋險阨順風而涉猶多溺亡迺
期會迫趣春漲秋濤絕流而渡葬於魚腹者
可勝道哉則監司代庖之故也夫監司猶可
代庖撫臣杖鉞憲臣乘驄誰則代之而歲復
一歲推擇至今未有　命下豈　祖宗設官
分職之意與　陛下靳予各爵之心相乖謬
耶　陛下毋輕玩　祖制毋輕視撫臣爲也
淮陽之間人人思亂非　陛下棄而復用之

臣坐而鎮之江北淮南且多故矣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　陛下邇年以來稍惑讒言而忠臣之効未睹其原是以災害薦臻萬國不寧臣等騁馳四方目擊閭閻之苦每欲陳一得以　獻既而交相約飭毋蹈沽名之戒故嘿嘿至今耿耿之衷不能自已竊亦効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之義昧昧而陳于前伏願

陛下採納芻蕘亟宣　德意克踐誓言親輔相而遠羣奸玩圖史而却貢獻除殘賊而釋忠良　內帑篋笥金積之無用盍若散之大司農聽其出納賑卹萬民儲餉備邊繕城固圉所在不乏天下因以誦　陛下之明向之所操有徼權非黷貨也若乃　御極補官不過尋常故事度　陛下毅然行之而猶遲徊不果如是此臣等之所爲惻然而憂翕然而

請也夫古之災異請上輟朝今之災異請上視　朝古之百官以災異免今之百官以災異補此其事亦足怪矣乃補官之疏　上不之省視朝之請下不之聞徒見其　慶賀日舉玩好日陳幾務日廢而天下事不可爲矣臣等又安敢畏越俎之誅而不言言之而陛下見以爲迂即痛加擯斥沒有餘榮倘復留　中漫不可否非所望於　聖朝矣臣

等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表

擬唐營玉華宮務從儉約羣臣賀表 貞觀二十二年

伏以丹墀依碧巘聳鱗構而昭玄功黃屋倚蒼煙翔龍圖而昭儉德祝尭三老遥望翠華之臨會禹百神肇錫鴻芬之祉歡騰九服喜溢千官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掖垣垂象炳乾燿以禎符棟宇摛文闡坤珍而吐瑞基躔蒼后館闢黃靈垂貝殼於搗宮察璣

衡於營室三階運斗布政明堂六位乘乾省方候甸五年巡狩曾無別館之營八載駈馳尚惕雕墻之戒嬉遊瑣闥驚九野而豢雙龍宴會璚池虛五府而驟八駿三旬雜處黃沙塡遂谷之墟九市紛拏白玉耀傾宮之旆青黃刻鏤絢侈違天蒼赤漂流餘波漭泉秦宮十館製磁石而撩木蘭漢殿千間潤雕甍而鏘玉碣遊從鄴水百里之供帳不移地闢汾陽一日之陰晴異狀功慙戶牖水覘樓船守在城池山窺車陣奢已窮於地絡運遂轉於天樞海岳呈華風雲翼運茲蓋伏遇○○○英規朗彌達節勞謙伏紫氣以登三鏕宮受命自黃離而用九代邸廻輪八極牢籠宇宙栝宸襟之奥九垓扃鑰陶鑪運睿思之雄鍊石碧霄席羅圖而卷武捐珠滄海躬綈服以思冲富給公私恩施華夏皇風沕穆追上古

以還醇帝範煒煌逌木支而崇儉爲惜十家之費遂停一殿之營櫟日興功考餘基於中土回天罷役鑒覆轍於前驅得百萬緡不如得一賢士捐斥興利之徒逾二十載未嘗拒一諫臣坐致太平之業塗吟望幸野忭遊巡西饗鈞臺東成衢室始以金明之地肇建玉華之宮帝命鳩工待役三時之暇子來僝集落城不日之間周公卜年王母益地復叮嚀

干学舍務省約乎供輸揖泰揖雕咏荆臺而夕廣去奢去甚結茅屋而晨凝即澗而隱翡翠樓中驚甕牖憑巖建宇鳳凰谷裏緞荆扉姑射神心簪紱與薜蘿俱混襄城道駕豐隆將列缺齊驅嵩茂柱以爲宮並言周德之盛李連枝而隔澗尤瞻聖代之奇景覘騈臻休徵協應映丹莢而候日野翠篚以搖風臣等快睹宸遊迢遞□□竝仰忻陪扈從連翩賀

雀俱來洛邑經營功巳慙于召奭河東獻賦思欲竭于揚雄伏願淵蠖儲精澹泊明志紹清和之帝緒清問下民昭顯懿之王猷虔恭上帝靈臺候朔表星聯山澗之符仙室弭彤紀金莢銀繩之秘臣無任瞻天仰聖欣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策問

問君子講學以明道也今之論者何其嚣嚣乎不務當於道而務高其說以掩前人愈新而愈不可止如近者温陵焚書之徒可鑒也有志者羞之謂今日之道講而愈晦遂欲晦而不講然則講學果能晦道與夫五經易爲義根今玩其卦爻果如世儒拘攣之見否也二典言欽言恭而商書言誠孔門言仁孟子

言集義舜禹而下諸聖不襲行也豈亦務高於前人否與自朱陸持德性問學而其徒堅白不相下至文成首倡良知而格物集義之類即其徒亦不盡守乃盱江又以孝弟倡豈其與良知有相輔而行者與是諸先生固皆巳疑其借路葱嶺乃有混和三教以歸儒宗孔者夫二氏之徒蔑棄綱常久矣何以歸儒宗孔哉其說可得聞與夫道體無方學貴自

[illegible]所未安雖師說未可泥也且講說何
[illegible]於道哉願折衷之以收講學之益
問本朝度越千古得天統據地靈　符命爲
臻蒼衢緜祉蓋二百五十餘年于玆而海内
晏然稱全盛矣　主上誕英規震雄畧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論者謂國家承平已久禮樂
未興有君如此是將大有因華潤色　皇猷
爲一代光美乃疇所當有者不必有矣所當

無者不必無矣所當有者不可一日有所當
無者不可一日無乃日復一日矣歲復一歲
矣排闥無門叫閽無路雖有眥眦將安用之
諸生以爲計將安出耶冀者　皇上肇舉
禋祀大典輔臣進祀禮圖考而嘉納之　郊
廟必親矣日朝見羣臣御講幄百司章疏
留中員缺即補吏治蒸蒸天下想望太平韶
英明恭儉之　君寬仁弘雅之　主大有作
爲如是是將捐金于壑散財于民惜露臺之
費表折檻之旌柰之何有大繆不然者　太
祖高皇帝艱難刱業兢惕貽謀　成文祖皇
帝克纘良圖曆徽濟美其勤儉之芳規所踐
爲　鴻軌著爲寶訓者眞明王哲后之典刑
聖子　神孫之龜鑑也諸士可得而颺言歟
策治安者出新進其悉而轉聞于　上
問國家造士本以儲他日之用也乃末季士

風朝論更相是非而上不勝下何故豈其權
在下不在上耶柳其能定立於國之始顧不
能振於風靡之後耶周以前不具論論春秋
戰國以迄漢唐宋其所起所敝與上下相勝
之概有可言者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
闢乾坤明詔屢下其加意士風者亦能揚勵
之與　列聖相承眞儒輩出有蒲席布褥妻
操井臼者有子姪易鄰居召誤不問價者有

俾大華地與之僻遠者有門人當國留之不
聽竟致仕去者篤行可儔指數與當其時士
歷太僕前代可比隆否也邇來浸淫日久士
習漸非其敝安在試令効用他日果足濟任
士乎夫今時士風自雕其樸視前代以立國
所定安受其敝有問矣将挽江河之流而收
下權於上豈無道與爾多士卓犖自負不安
流俗者他日經世維風之畧講之必有素焉

願聞其說

問立綱陳紀貴嚴肅而整齊易俗移風尚敦
龎而渾厚葢乾坤定位而卑高陳山澤通氣
而太和洽有相攝也無相凌也有相通也無
相盭也此世道之相與維持而人心之所為
聯屬也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國體不肅則
堂階陵夷此其所係豈細故乎尚忠尚質之
風無論已周禮極其詳深而漢治號為近古

其紀綱風俗可得而言歟　高皇帝以忠厚
立國奬淑懿而進温良以雍肅維風彰法紀
而正名分二百餘年守法之吏誦數之儒未
有蕩軼於文網之外者自俗衰詭行而人騖
矜名法令毀於官黨與成于下逆天統悖王
章桀黠之狀至不忍聞尚刻覈好刺譏長厚
之風斬然盡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
與焉葢傷之也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說

者謂厚風俗即所以正紀綱然歟不歟有子
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浮薄之
漸舒慢形而憤忮生是陵替之端也整頓其
頹風不若誘動其天性今之[illegible]亂紲治三令
五申矣亂與浮愈滋世與道交喪經世者寧
無慨嘆于中其昌篤論策芳規毋隱

問冠帶之國納貢稱臣尚書九州盡之矣然
要荒萬里交跡之南有越裳氏至以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者其故可得言與秦漢相治而置九郡於是教其耕稼製冠履立學官被華風矣伏波奏凱釃酒擊牛勞饗軍士銅柱之標尚在也今可復睹與永樂初年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威震百蠻郡縣其地竟以中使馬騏荼毒激變棄前功長逆籍策士謀臣深以爲恨乃劉忠宣之爲職方郎也有獻取安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計簿甚急忠

宣匿其籍而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力沮其議王文成之總制兩廣江湖諸省軍務也權臣欲亢奇功陰以意寓書密探安南要領而文成不答此其故何也　肅皇帝銳意興師已而寬貰其罪與民休息百粵安瀾至今士大夫絕口不言安南矣頃以朝鮮告急播酋獻俘琉球請封　廟堂處置得宜澤東洽而威西憺矣談者遂追恨安南麗江咫尺耳

而正朔有所不及朝鮮琉球遥遥絕域内欵恪共歲歲無乏也播州非人所居且得而郡縣之蕞爾安南竄匿葭葦朝廷置而不問復誘我叛人刼獄囚生遊戮彊臣督之以義乃惶恐悔過請誥印已而遷延不至諸士討以爲緩之聽其來耶抑宜急之使歸命也憂抱杞人慮深梓里當籌之熟矣願著于篇

帝眷豫章勞[illegible]學[illegible]見褒惟步[illegible]趾於龍沙
深仁浹髓贍鳳毛於牛斗瑞彩騰霄稷鳳瀕
鮮復聚攸劉之容愛日如在俯從借寇之情
初祁縉紳鑽仰明範喁喁父老歌咏太平某
世荷栽培宿霑淑懿劉外舅吳濮曾分握桂
之榮即通家孔融與托班荊之誼鶯遷栢悅
從曜桑樞顧薄役驅馳未解陳蕃之榻而芳
徽奧隔遙瞻庾亮之樓敬瀝寸丹恭題尺素

伏乞台炤不任馳神

謝駱年兄

鳳律春回布中和而孳化魚箋日映分藻續
以生華喜溢桑樞叨棨陰於尺膚之上吞趨
槐路霑蘭契於懷袖之間感激殊深戀慕不
巳恭惟臺下豁襟弘潤藝貫汪洋義府詞鋒
倏風飛而雲起湛恩昂攄儷綺合而綵揚寸
晷鴻裁自載三千之牘毫端高價[illegible]倍十五

之城董子傳經毋下惟而息景長卿作賦夸
入室以凌霄藉甚王堂之英燮和台曜展也
金閨之秀著述承明未歸齊門甘投吳署爰
簡邁乎世局雅尚標襟式爷藻乎人倫清操
範俗寅清夜直表一代之彝章披閱晴牕檢
六朝之逸典名流望而躡景庶士翕爾傾風
願出公門滋其桃李鶯傳　帝命眷此豫章
緬懷孺子之居重看懸榻徙倚滕王之閣舊

是通家按十部以宣風奔塵太息表六條而
飭憲妙譽芬馳皇鑒挨留晋名卿於樞筦英
規誕布飛茂績於鍾鏞知借寇之無繇欲攀
稽而靡及某青雲附驥追陪千里之塵白晝
乘驄邂逅三山之驛有懷耿耿爲役匆匆迫
於報命之期方違玉倚翺承注念之渥拜辱
瓊函是日鳩工始卜鶯喬之宅滿堂燕喜俄
驚雁字之傳蓬蓽生光蘭階借艷

同朝諸同年共賀賈座師應　詔進秩

行太僕啓

伏以鴻漸紫宸炳睿圖而曉粲鳳啣丹詔闢皇綱以星羅貢玉帛于丘園春回北闕擁蒲輪于金巷霧靄南山再入承明之廬快覩亨嘉之會恭惟臺下卿雲渥潤愛日流暄扇煖律之祥風神彩傷映誕命世之深量祿宇内高道契虛舟注情源於九派基蟠茂祉發儀

構於千尋籍甚綺紈已著台衡之望無勞雕琢渾成瑚璉之姿業市駿于燕臺假乘騏于漢殿風標閒遠[illegible]儀宗家振[illegible]表人倫之度冠冕宇宙者國楨尺擀之謐帝載誕熙霜湛虬鍾之澈皇華使命星運牛斗之間珮雙劍以舒紳表六條而飭憲省方結課調玉燭於神機問俗陳詩燁瓊能於儒畹善類有庇身之所保護循良名流忻鼓翼之津甄提茂彥蕭疎柏欒再臨瞻杖鉞之期蔽芾棠陰萬姓跂褰帷之候忽兪林璧遂辯烟霞北山之猿鶴彌清南郭之簪裾自滿栞尊夜適教班尹以綢繆劍履朝懸借羊何而唱和頻推白簡早慰蒼生軒墀抑浮競之風社稷急端良之器竚登禁闥擬班列于儀同暫倚藩垣假名銜于師苑趨岐之持節而安慰天下雖皇鑒之援留羊璓之遜位而特進朝端

實帝心之簡在躍宛雀躍引領鶯遷躬在某等豈借吹噓恩深覆露華陰之土一掬巳拭蘇文豫章之生七年始標異質盼睞成飾次第分華喜結綬以偽階二天在望嘆離羣而索處十載睽違空荷栽培之榮慚無涓涘之報夙懷紆軫方欲獻于葵忱新命寵頒實不勝乎柏悅龍門咫尺勸駕無繇鵬術瞻依馳神悚息謹啓

請林太師啓

伏以紫耀禎符聖主啓雲蒸之會華封慶祝
眞人應星聚之占陳桂醑以駢羅染蘭襟而
馥郁快瞻熊軾喜洽龍門恭惟門下驪穴騰
輝凫鍾警曙吐榮光於貝闕業綜人倫振麗
藻於瓊筵學探帝載經傳東魯環林推載牘
之繁教演南雍璧沼擅垂帷之富士切斗山
之望靡不歸依人叨月旦之評多所成就惟

褰孤竹澤覆甘棠國課循良價重虛龍之塞
寀傳藻績與高金馬之庭桂齡遍雲族成羔
匪蘭芬裒露世[illegible]鳳凰金玉類以欽風謨朝
端而屬目天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流而文軌依同帝
展瑞圖來萬國而衣[illegible][illegible]檢爰以三輔之貳
齊獻萬年之觴某等日聘鴻軒雲披鳳闕鯉
庭詩禮得肇述其淵源馬帳笙歌敢趨陪于
樽俎風清爽籟聆雅論而叩洪鳴月映靈濤

挹芳徽而霑陶煦某等無任忻躍瞻候之至

同部合請諸曹長啓

伏以蘭署披雲渥丹滋而染馥葵尊裛露泥
紫徽以分華賞洽簪裾光生几席恭惟臺下
醇燁毓祉英液禎符凹彩旭於章彝學探帝
載粲明霞於麗藻業綜人倫北闕飛纓青殿
姤離光之爍南宮聽履紫宸燮台曜之和趨
畫漏而侍鵷班淵渟模楷職春曹而分鷺序

烈贊洪鈞大禮三千聲名悤倩祥咝十二文
物葳蕤瑞吐槐庭與桃花而結綬芳連桂幄
引茅茹以彈冠爰挼縫掖之[illegible]並沐旌蒲之
典某等技竿挾策含[illegible][illegible]希聘眛以策三
驛倩吹噓而成六翮名占太史撰蒙羔雁之
榮期赴尚書恭侍夔龍之列鄭門六執曳大
雅以扶輪孔門四科煥清言而結課接龍光
於雅坐瓊樹遙瞻聘鳳羣於菲筵美芹欲獻

榴花浮酌西都之宴喜可壽葛蔓調絃北牖之風徽尚在某無任翹竦瞻依之至

座師王公

伏以燕臺槐衮寄樞筦以安劉楚甸奠陰重藩城而借寇撥留皇鑒慶溢朝端恭惟門下器範篤誠風嶽弘潤誕英規而熙洪胤蔚矣其姿闡茂緒而渥名流綽乎其韻萬石君之馴謹人咸誦其家聲富平侯之醇深望猶隆

于主眷漢室名卿之子濟美端良王氏佩刀之祥聯璐公輔疊宜九牧擬列三台眷戀庭闈歸躭林壑綢帶[illegible]入叙色養以承歡恬退風高望雲栖而減景琴臺春曉夢矚宸軒劍閣秋深褒嘉綸綍坊須五玉擢以銓宰之衡躞貢九金假以藩屏之任吞雲夢而茹納驅江漢以朝宗衮衮英才披雲解榻汪汪雅興乘月登樓某夙荷栽培曷勝忭躍承恩繹慎通桂籍於朝紳奉使檀城阻蘭訊於天末徼覓家公之客聊申國士之懷附布芹私不任悚恧

賀周開府啓

伏以輝騰南極祥光映金玉之臺彩煥東維瑞靄接華陽之洞遙瞻五老影青黛而薦綠蘋近睇八公吐氤氳而凝芳桂騈呼黔首競祝華封恭惟臺下玄感風雲慶膺辰昴資神

嶽產青城孕閬麗鴻協契津廻朱井烟浮蒸翠流滌淳氣降七緯之禎雲標鼎俊神誕五行之粹液鵬搏六十鳳[illegible]九[illegible]采[illegible]憑則[illegible]光入[illegible]垣人對日[illegible]令範於珪[illegible][illegible]風揮神斤於斧藻吞雲夢者八百淵袍閣深載公車者三千璪詞卓佹苑中擢桂縣裏栽花作賭飛鳧俄驚避馬中原攬轡探天瑞而闡埒珍首晢提衡剖夜光而證陽璞疏排和議

逐鳥雀於　君前策定奇動挫鯨鯢於海外
邦有司克　皇鑒揆留虞庭亘喉舌之司夔
龍出內鎬京實根本之地周召保釐冕路凌
雲煩傳清穆帷褰愛日樂咏中和召江左之
才人而風厲學官俗還三讓訪山中之宰相
而斟酌元化譽表六條灼灼葵心絢海榴而
映日盈盈朱實環翠柏以參天逮茲覽揆之
辰適際亨嘉之會階前雙桂騰彩鳳以將雛

坐上三芽控班麟而獻壽勾漏令丹砂布地
覆鬱崇陰安期生玄棗分霞駢羅蓬島吳歌
來嵩嶽呼徹地肺之原越咏去思祝頌遍天
台大壽共髮星投分猥蒙鮑叔之知皓首爲
期乘花山公之契預覘奇骨圖像貌於麒麟
早卜遐齡匹精神於龍馬相看閱水汪波蕩
頃深洞緬想聚沙覆簣千尋直上深懷栢悅
憫予拜手剖瀝寸丹恭題尺素謹啓

薄遊草卷之十五

九紫謝廷諒友可甫著

書

干座師書

三王竝封四海震動卿之搢紳父老咸相顧
錯愕謂朝廷有此等舉動奈何不肖則私竊
布慰諸公有于先生在無恐諸公不睹先生
大疏乎感君心奪相魄在此一舉已而良然

然竊恨舊相之不能不懾于師之正議而不
能使吾師一日安于其位又不欲以建儲行
豈以建儲爲捷徑也乎哉人之趨此爲沽名
師之諍此爲職掌且此徑一開師爲衆首其
誰能泯之而抗疏存交保全善類爲社稷計
端良被此名也以出則又使忠臣義士俠客
名流憤懣而不平矣師既出而國事日非猴
舌禁塞耳目之官盡廢事權旁落於將命豎

幸而延齡掊克員缺不補流禍至今則賈生
之慟哭無已時師在廟堂能坐視此乎獨恨
不肖之筮仕登朝遭祓若此　皇長子大婚
所當亟舉者而禮曹尚未有請東封之爭臺
臣就繫亦已苦矣大司寇論捄而激聖怒愈
深遂無敢批逆鱗者京省之間以言爲諱
主上方把天威靈謂可以沮直氣夫　世廟
時侍郎黃公宗明忤旨下獄太史楊公名程

公文德申捄之俱蒙譴逐且有詔禁勑諸臣
無敢論捄論捄者死於是啟臣黃公直以郡
倅來京候補閒而傷心仰首疏上陳語具實
錄中其事甚偉不肖從凡不敢讀黃公此疏
矣遠愧黃公近辱門下門下謂何羞不肖之
雅意在山水間而叨授是職稍遂曹草之恩
且五岳未遊而父師之恩未報亦以疏累就
而筆累擲者秋月奉使南還嘗走侍絳帷

詠孝主而卜行藏或遂留左右探性命詘紛
華所忻幸耳初授除目絆繼塵鞅中悃衷蘊
積曷云能暢

李東安書

長安中一晤紆鬱之懷未吐露萬分一蓋先
是聞彼中之尸祝先人也與昆氏謀而以公
爲地主諒且圖瞻眺其下拜先靈閒則從先
大夫之諸門生故老而相與觴詠焉卽生平

之願愜矣一尉雲林睍悅圖史花鳥逗人荏
苒三年公車追赵南北各天迢迢燕楚竟未
由諧夙願哉然每聞嘉政籍籍庇此一方人
則又私竊喜甚最舉公也而中可以報桐鄉
人矣且也桐鄉人之有德於先君者無論卽
昆氏之日侍先君以官廨爲階庭芝英蘭漢
餘芬尚在乎如諒之年方秄象也得其中有
唐先生京詡者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焉先生之於文可謂勤矣以彼神明成我靈智卽不佞之遊道日廣然精神參寐何嘗一日不在貴署中此無他芳絢所成薰雕所自敢忘之耶語有之智如源泉行可以爲儀表者人師也生平得此於人蓋㝗唐先生有焉弟子輩業已成其名於四方而師猶抱璞而悲彈琴而不輟袁扉偃卧倘亦喬意乎願明公之有以振之也且邑中人士至夥矣鄧先

生亮采唐孝廉玄華兄弟翩翩胡太守蔣別駕父子濟美通家世誼每用馳神并通其姓名於門下門下其試咨之當以鄙言爲不妄也

梅禹金書

僕與足下千里隔也千里不相及安有介紹之勤如此者乎先之以義仍申之以君典君典拂衣探歷諸名勝傾蓋九華口禹金不置譽禹金之神相授業相聞矣倘所謂才情勝所聞者或不能得之齒頰而得之眉睫間桂樹婆娑風期曠逖能無觖望于懐且聞之海内人士得從禹金游者尚以爲交禹金晚咄嗟此生含情虚擲美紅顔而聘想遠遲暮以通襟亦太晚計哉喜足下之俊神標舉也映月吹笙人稱子晉容顔長美好矣控壓鞅丞俗狀者懼減噓昔哉新安之役道出敬亭登

龍門而近乃昨者以倦遊故乘越艇經嚴灘泝江水清淺處蕩瀠濺沫濯纓上塵遂遣始願然剡溪之興未盡也若宣城生來臉鑾當一拜其祠傾不敢以車騎溷子將有嵇生之駕在耳大來季豹幸以相聞

寄督學駱侁君書

弟之入炎區而煩[illegible]灑滌也則以淖約之汾陽在獨秀峯前七星洞口[illegible]依依左右夙夜

以對哉比至湘源更篆專既特達之眷逾于
骨肉則肝膽相照已南北遷天蘭訊伊阻徒
勤天際真人想比閩新命喜劇彈冠不獨爲
一人私也英弈逢知已祉稷慶得人從此祿
章文體一變矣夫國朝度越千古則專敕意
臣崇飭儒術廣厲學官之路爲第一義主爵
者妙選名流倡大業而拔高能士庶靡然嚮
風矣不肖少遊楚而聞楚中有督學喬公者

課繩掖高等必以崇陽胡先生爲稱首與國
吳明卿亞之已而胡先生督學閩中也人以
爲得其衣鉢云今者三楚八閩文獻甲天下
夫非二公之所陶煦耶澈省雖樸陋尤甚而
代有偉人爲之師蔡邵二公倡理學重名檢
而鄉多婣節好修之士奮於蠻序問王文成
倡道東南朝野多異議獨吾鄉先達始終表
章之其後獻吉先生崛起古文詞諸生中有

鄭溪江氏稍習其業江亦嘗督學閩中矣北
地而後有四明張司馬其弟子之最著者爲
澈龍徐子弼不肖雖未及子弼先生之門然
其流風遺書具悉也龍中師友淵源所自豈
一朝一夕故耶不肖所受知者爲晉江莊夫
子而莊夫子爲遵岩先生婿於文學深其後
全椒江夫子檢跡投清軌高義出古人至今
人士思之無不流涕者繇斯以談與起斯文

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幾何人哉行淳矣而
文彩不少表見文有名而楷模或替何所取
則焉貞元會合命世挺生是在門下門下禀
二儀之純靈秀珪璋之令範標尚閑遠秘義
烟涵海内人士之含咀英藻挹酌洪流者景
附星奔無繇乃惠邀先哲之靈擁龍沙而懸
徐幭下車校閱國事更新是風𠊱交感之會
也當必有篤誠明允之士應詔而出矣翹瞻

旦賞矚陽春恨不獲從諸搢紳後解陳蕃
之榻登庾亮之樓相周旋嘯咏也敬附寸楮
遥布悃衷間畱休沐趨侍講堂茲不備

薄遊草卷之十六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序

兖州府志序

高皇帝醇暉洪鬯聯顯懿而紹清和廣彼搢紳先生之略術一歸於六籍非孔氏無師擯絕百家勿使竝進蓋學士大夫生而習其教想見其山川里巷氤氳盤礴之氣未嘗不津津嚮慕焉杏古壇䟽緇帷曉闕卽負笈而從之講業鄒魯之墟所忻願也然無若山陬海澨道里之遼絕何寄托神情有以遊耳乃其乘不少槩見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今天下所在絃誦不絕文軌煥耀靡不宣臻遐方岩邑載籍爛焉與中土爭鳴豈以文獻之邦而湮沒如是是將有待于惇誨名儒大雅宏達者爲之殫見洽聞

流芬震響耶先是朝有大製作必推宗伯于
公公且嘯傲東山敦悅流略二千石之雅好
藝文者得以一方之鉅典爲公請先之以易
成之以盧書凡十有二冊卷且五十有奇余
不佞雖不獲展閱其編睹天地之大全而先
生惠以書來徵不佞序其簡端因獲睹先生
之所爲槩舉其凡者亦足以閱作者之用心
焉罷侯置守部隸不常昔固儉以百里也邇

復益之郯鄫滕繒曹猁須句之地而臨沂陽
穀平陰東阿皆齊壤也其沿革建置可攷而
知也從泗水而南望鳬嶧諸峰出沒於煙蕪
雲樹之表海岱流霞河濟分浸而東盤琅邪
西控鉅野北歪厥固南馳互鄉其間有鳬蒙
瓠子之屬竝載經傳人所習知則山水之所
爲志也令覽者按其圖如入其境而謠俗所
濡染代降國姝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志風土

者能無一變之思耶則有野鹿結繩皇風泐
穆帝迹可尋矣神卦靈兆實始鳬山其陽有
伏羲廟在焉神農少昊迭徙都之乃女媧之
笙簧軒轅之石像猶自炳烜其土哉至定陶
而睹堯封愈坌都矣陵谷遷而滄桑徙城郭
是而人民非蓋自古嘆之迺尼丘落紫垣何
悲鬱也絲簧金石之聲長懸闕里荆棘蓬蒿
不入其墓吾是以知聖里之當迹矣周公之

遺教在魯而尊尊親親後以浸弱志國紀者
不能不太息於夫子焉嬰兼東周何殷殷也
乃有臣而無君後之君其土者如東平王之
好善辭中亦足嘉已桐圭嗟錫嗣美揚徽此
天潢之所爲志也職官選舉田賦戶役詳哉
其言之也示民牧也槐市雝雝陋彼稷下學
校先矣繼之以兵戎尚亦吾夫子文事武備
之指與　國家都燕而衣冠文物玉帛朝宗

經魯邑者半天下兼之東南餉道所必繇此驛傳河渠之所爲志也齊俗通魚鹽設輕重以富稱魯其接壤也爲志鹽法焉志馬政而悉時務矣不有古蹟之當志乎展陵墓則感慨躊躇入祠廟則豐融臉蠁遊淨土而栖白鶴啓玄關而度青牛均千古之靈蹤一郡之具瞻也乃循良董出捷給乏誦德之謳懿哲叢生良史有傑書之筆此曷故耶魯上直奎

婁應天上圖書之府典籍藝文繽紛翰苑蓋天示玄象地蟠蒼陸皇剖神符帝昭靈畀而秉禮之教又復漸被於人心故其人皆鍾秀炳靈殊絕百代無論兩聖並興十哲競爽其明經教授應徵召而蹐卿相者猶曰烈丈夫孟軻毋秋胡妻非天性然哉遐想姬公省風覗象定鼎而卜澗瀍就封而依洙泗雖大聖人之作爲不敢以鑿說妄闕之乃中州醇淑

東魯文明或於聖心有救合焉卽西狩獲麟亦何奇也鳴鳳鳥出龜龍不是過矣志魯事者係之以災祥而終之以叢談何其核哉是書也懸之日月當爲不刊之典奚斯之頌靈光之賦歸然千秋好事者寶而玩之足以窮年而獻之　當宁穆然咨嗟有周孔之思焉公之所爲垂慎凝神者如此然僅閱三寒暑而就而僅以兩書生備校閱筆札之役胥史

四人不至如他郡之開局委官多所煩費也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然左丘明氏亦復有內外諸傳而今且盡出公手讀是編者旣以知公之淵抱宏深而又嘆古今人不相及鄒魯之流風遺書蔑如也至勤國老而野修之夫王道必始於其鄉項者　天子俞輔臣之請方[illegible]天

祿石渠典籍之府而待公纂組焉公且論著
其鄉始東魯之教羽翼本朝本朝列聖之所
爲崇奬東魯者亦冠絶百王故周孔之精神
班馬之作述暉映於一時而往來相應此其
所關非細故矣海內人士之所爲翕然而嚮
風也亦有大慶於斯文

東觀弘文序

高皇帝統一聖眞紬百家罷詞賦非孔氏無

師士乃生而工括帖取青紫目不涉天下全
書往往致高位　文皇帝憂之念宰相須用
讀書人爲妙選英俊署金馬門給大官廩餼
至優渥矣然士猶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
自蔽至以舉人業爲古文詞王李二寧超然
玄覽出秉文銓牢籠百代學士靡然嚮風至
傳致古文辭爲舉人業故今之舉於翰而試
於館者不至如方枘鑿圜不相入也蘭臺石

室之藏雖不能遍閱之稍以耳剽天祿石渠
之彥卒然而詢得失攷異同咸犁然有當於
旨即承明著作授簡操觚輕車熟路　文皇
帝作人之功於茲驗矣家屈宋而戶馬班衆
制錚起一二狂詩之徒高聆藐四海試看遼
左白豕成羣廢然而反余不佞貧章甫適越
累困公車自以爲操瑟立齊門終無見售之
日矣會際休明拔奇取異一時海內知名之

士收錄殆盡不佞亦繆廁其間出而採詩觀
風入而與二三兄弟啸咏燕臺商揚大業致
足樂也會余有新都之役好事者迫余輶軒
手持一編示余乃東觀弘文二三兄弟之所
爲撰述鴻裁也書已成帙尚未有序其首簡
者欲得余一言余固謝不敏渠且稍引二三
兄弟雅意必欲屬之余不欲以尋常文字汚
其簡端余既絆紲塵鞅中筆研久虛惟幾有

書癖遡乃行篋蕭然無足以供覩讀者偶獲披閱風理交融奇觀眩矚流心酌韻彼陳女娲之笙簧此奏伊耆之葦籥彼慕孔門之游夏此擬漢室之淵雲方今　國史初編纂修未竟至令浮薄者僭竊而野修之貶損當世搓奪國是扇惑人心非細故也諸君子材知深美四海翹心八萬威儀五部章句復爾回彼而愼言行昭法式成一家言卽懸市肆於

千金相趍動色耳異日者提衡六趣彈壓八區壹統類總方略經術弘深素所自蓄也豈與夫工藻績譁衆取寵者埒耶說者謂文章關氣運良然　國家醇龐之氣鬱爲人文爾雅深厚有足多者輓近世鈞棘鶩奇日趍於險至使三尺童子鼓舌而毀先民臣訕其君子證其父俗之所爲陵夷也執政者深患之崇獎渾樸典則是程[illegible]庶乎有德讓君子之遺風矣睹是編者亦以論其世想見其爲人其醞籍可也立朝風槩忠厚正直請以余言爲左券哉

泊如齋詩序

伯含氏濟美登朝海內瞻仰而豫章尤甚豫章之人閒習詞賦雅從伯含遊問所從遊者盡父客也夫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卽慘酷者昌其亂矣矧侍御公之司理豫章折獄多平

反所存活數百人而又倒屣旰衡長養道業所成就者甚衆迹其福祚冠于儒林天之道也乃志節琅琅蹴崑崙而亮日月瀹輝翳景愴惻山陽詔取茂陵之書春滿華陰之市喜戛戾之子學懋傳經求枚叔之孤才堪作賦嗟侍御公蓋雖死猶生耶沈氏世世不乏休文矣休文之後有雲卿笙簧文苑寥寥至今此非辯析秋毫辭連春藻者不足以振其響

非弘闡大風光隆洪徽者不足以嗣其芳非流滌淳氣資神積善者不足以鍾其美談者籍籍推美伯含夫亦本其世德耶何伯含之生而多異徵也風標秀澈在童齓而顯奇對陸偁十字了無所遺矣侍御公嘗置鄰前令誦兩都娛賓客嘆以爲吾家德林比侍御公之喪而門可雀羅也問奇之屨常滿客退而垂幙燈神投斧綜籍卽建章之門戶原陵之

松柏無不立成而盡記者乃天才卓爾動稱妙絕翰飛紙落價重洛陽赴公車而應詔也海內諸詞客彩纓一堂歡呼嘯咏余不佞是以有久要之盟幾從伯含氏看花上苑竟落乙榜不果是以有驚雀之吟伯含亦贈余詩及孟暌相慰籍矣歲丙申奉使過武林首詢伯含在唐西唐西去武林不數舍而近意欲扁舟相訊而伯含氏忽命駕來臨溆我于湖

上閒吟秋水風理交融流聯芙蓉之傷相蔭映於岩流之際賓想璇源主以圖折漱液霑淳固以實而歸矣君復持一編授余秀調宣簡琳琅滿目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又安能出片語相標題哉念同調諸子迫欲傳致其書倚棹臨風操觚率爾未能竭其極思盡所欲言且伯含氏藻玄瑩素命以泊如其所以容養淳淑偃息琴書者眞包傑量而凝域

表該落萬動暢其所托蜚飛榮之外潤識潛貞之內全亦津津乎想見其風槩哉奚以不佞之言爲不佞亦感若芥之罕遇而三復于斯文指日者撥路揚徽環辭煙涌不佞倘周旋其間追玄暉之遺佀陶陶永夕照耀于秋所忻幸也

李別駕玉潤軒摘稿叙

南州文獻肇兩漢自梅子眞發憤上書佯狂

避世而高士崛起風徽誕節震天下代有偉
人爲之魁邇乃益斌鬱矣皛皛龍沙憑城而
覆其上應禎符而產將相家羔雁而戶簪裾
獨詞賦寥寥焉頃需濡妙習融施英吐致翱
翔南浦嘯咏西園高聘藐四海矣休徵氏嗜
古猶篤下筆文章妙天下辨析龜林聲馳鹿
野譚者謂宜冲靈翼於雲路而隱鱗藏彩處
泥位扇塵敎復以虎豹之文來田疇不得安

卑位代躬耕盖文運之厄至今日而極矣世
之輕詆文人者或謂文章末技用經術緣飾
吏治耳幹局稍疎乃休徵氏雖號精敏畹乎
滿腹精神應機洞鑒總攀俊之上略即薛氏
三計張陳秘策含數未曜也至如泇河奇功
首倡其議此即賈生主父何多讓焉今其集
中所載奏記可睹也嗟夫泇河成而休徵氏
不言賞賞亦不及退而臥秣陵揚扢千古以

著述自娛虞卿窮愁子雲寂寞嚴氏沈冥不
是過矣間出一編示余媿士安不足爲三都
重然余知君不徒以文曩余過宿遷望落馬
湖問邳嶧間水源知泇沂利涉比抵東平論
議與君合相期建萬世之長策其後君爲河
隄別駕余有詩奉訊言猶在耳也不數年間
東南漕運安流轉餉功不在禹下朝野晏然
不知舒司空以此奪官爵休徵氏以此招謗

尤也語曰非常之原衆人懼焉徐淮利河漕
倡議疏泇忌者咸稱不便阻其議必排斥其
人然君不見斥於時必且困簿書牒訴雖有
所論著或奪於風塵鞅掌間安得潛心大業
審慎澄神如此其勤也或謂江南地遠接閩
甌山東英妙累經遊其最著者爲王子安當
其乘風破浪攎筆弄烟霞逮今千有餘年矣
卒未有濟其美者休徵氏採百代之菁華斧

藻艷逸固其匹乎以余觀諸體氣韻天成又
彭澤之風規也宦意文情千載相暉映覽者
當自得之余獨嘆周道之衰詩亡而作春秋
春秋作於魯猶曰司寇氏老𨚗爲周柱下史
流風遺書蔑如也玄言遺令尹去而之流沙
此豈世道之幸哉余固因休徵氏之不見容
於世而憤世興懷三復低徊者久之以彼其
才不登承明金馬之署而陸沈玩世不亦可

乎然睹其標尚閒遠軼宕文史脫略公卿終
不以彼而易此也

龔侍御詩序

今之談秇者至夥矣搢紳先生𠢐言之此或
其才情各有所至也旦夕斤斤治簿書不暇
何暇脩作者之業乎乃遂詆山川之遊覽爲
翫愒指情性之風標爲贅疣噫亦大甚矣雅
道之凌夷也省方結課陳詩觀風豈二物哉

古者君以命其臣臣以報其君至于朝聘會
享之間莫不稱詩以見志而輶軒所涉歷覽
觀謠俗攷五方之音於以斟酌元化轉移人
心至微眇也而談者至以爲迂余行半天下
揖讓於公卿百執事間至或以文爲諱雋異
之忌文雅之疵往往而有卽余雅志在山水
懷古躊躇興會標舉欲有所吟弄以寄托其
趣而章甫適越寢斤輟絃幾成廢閣盍始嘆

古今人之不相及哉古者登高作賦而後可
以爲大夫今姝不然今者俗日敝而多機駴
當官者奉三尺束文綱至寄矧繡衣使握槧
書而表六條至周愼也一方之耳目是寄核
殿最剖究滯窪卒卒有須臾之閒乎其孰不
因之廢嘯咏也曩者金壇于景素先生數稱
其今之賢不置令多以敲朴喧囂牒訴倥偬
攖其懷而相宁公鳴琴而理翰墨時閒作余

私心識之恨不獲從好事者造先生而睹其所爲韜翰緣神之作乃者天幸爲役新都得從太守而下嘯傲林泉間而太守者楚人也深於騷而篤於學若辨以不佞爲氣類相投合也者而出一編示余且屬余序其簡端夫以余之嚮慕先生日久詠先生之文如識其面豈其猥以不肖之姓名附先生托不朽爲忻願哉竊窺先生之所爲闡揚風懿者其用

心若此之勤千載而上忠臣義士如比干桓侯王叔英練子寧楊椒山龍尚爲之慷慨悲歌愴然有作而瀧陽江上弔黃侍郎而祕其祠此尤勸世之大典不可闕已泛天門而酎李白過通許而謁陳思端木太丘子陵王粲蕭然異代之悲時見于篇牘余蓋三復先生之詩而傾風仰鏡想見其倜儻豪宕之氣躍壓九區隻行千古非虛耳乃司理朱麗明兄

爲余言先生之爲人也凱亮沖愼祁和而形檢秉憲奉公憂國如飢渴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其操觚率爾含毫矧然皆是意也昔太史公南遊會稽而文日益以富然未嘗見其品題風露典選山川而直以其氤氳磅礴之氣馳騁千古而成一家言司馬長卿摛傳吐奇踰巖叟而宣主德灑灑千言何溫麗也使臣之職安在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奈之何溺

其職者緇於文自直指君之攬轡臨風也而文士揚眉淵雲生色千秋之大業照耀於九華敬亭諸名勝而不設以假[illegible][illegible]劇不[illegible]從帶襦諸君子環玦發臺[illegible][illegible]所首則含情攬管用以答陳大夫之請而神交相宁公相宁公毋咄嗟此生浸爲說也生生乎於人少許可有忠存軌跡如相宁公有雅[illegible][illegible]文學如陳大夫者固生之所亟爲授簡而不辭耳

姜燿先詩序

郡中能詩者多矣往往以道術鳴卽徐給諫之簡情撰致力追古人竟以教授生徒分其業惟審嗜古非鮑謝無師朝夕與俱揚扢睥睨一時然聲名不出子拂上葢惟審嘗師子拂矣義仍亦然崛起燿先不由師授余睹其淵源所自可異焉姜之先有讀書中祕者籍甚宣德中西王掖踵茂彦嚮臻意製相襲實

其牘至今金閨之翰墨猶新也秀靈根而托芳畹發故篋而鏡玄聽學業朗悟玉振當年不虛耳已而名動江淮間所至留題煙霞滿紙吳開府見而悅之招致館下偕王永叔遊永叔於人少許可獨心醉燿先相得歡甚比吳公沒而燿先歸牛首徜徉適與余會余方染翰淋漓也一夕賦二千言燿先憐之爲裒被以臥亟持其草遍視公卿盜自是而白下

之屨嘗滿矣一日顧余曰文章有神太用則竭子不聞甘泉之事乎亟歸而憩文園也會是歲堰合文昌太守古公復召兩生志其事歲月蹉跎廿年以往燿先尚滯諸生耶夫諸生中之聲名籍籍者無如子拂及余然亦會有天幸遭右文之世得以盡吐其奇前後督學者如北地空同奇材宿彦也闒闒緩黜浮靡學士翕然嚮風後十有餘年張司馬繼之

汰諸生殆盡獨奇子拂子拂雖縫掖乎二千石不能及居嘗著論一篇示門下士門下士因而竊之應督學試試之日子拂與焉子拂乃更易其稿以進督學使以爲不如首門下士士論譁然督學使聞而大懟爲絀門下士首徐生當是時徐生之譽望雖隆而纂組未就今其所著述者具在非諸生中所閒習如燿先也猶傾動一時如是余旣稍閒習之而

全椒江夫子愛幸猶甚來則倒屣去則懸榻嘗倚軺傳侍綉衣搦管芝房題詩唱和寥寥今日復有此耶余是以悲耀先之不遇也先是羅景鳴亦久困諸生中厎太學謁丘文莊文莊給筆札為賦賦成得奇賞號千里駒已而嘆曰千里馬嘗有伯樂不嘗有塲中無伯樂耶何面目宴諸生歌鹿鳴也是歲景鳴舉第一時論韙焉其後子拂舉于鄉貴溪當國

亦宜言于 朝曰吾鄉有徐良輔者當今之羅圯也校士者閧而譏之大索其文迄無所得誤錄其名以獻其見重如此此皆耀先今可復異此耶彼以名高取世資今以取妬章甫適越無所用之余益手授是編而展讀太息也通一藝以上者有司皆得程其能貢之天子奈之何況覽百家身通六藝而速見厄塞不得志乎亦嘗往來羅李間講鄒魯之業

甚熟勃舉名理淵抱閎深抵掌而談當世之務纚纚中窾余又以知耀先之必遇也嘉河隄使者聘耀先志河渠識水形利便今河流復淤也倭情又告變矣間以問余策其必敗良然未敗時聞者駭愕不以余言為然君然唯唯君宜以經術顯哉余之職在陳詩君以詩請乃顧舍其詩弗論度君之詩必傳傳之同好品隲自公無容置喙要以論其槩想見

其為人且用以曉當事者當此乏材之世有材如耀先宜亟收之也

鍾陵毛明府上計序

益不佞在長安中適大計羣吏而吏治蒸蒸籍甚一時者無如鍾陵長鍾陵去吾鄉不數舍而近絃誦之聲相聞倘所謂講德咏中和者業已流傳旁郡聞而諸君子之歌鹿鳴集闕下又輔相播也不佞益私心嚮往焉而幸

以同門之誼朝夕從鬱材遊鬱材於人少許可而獨推令公之賢不置不佞之神交令公也以鬱材而令公亦於鬱材所物色不佞而辨翮之歲丙申令公治邑三年矣諸當道表其能課高第異等以入　天子為下璽書褒美而鬱材兄適以晝遊花封樂觀其盛圖之以彪炳嶽述紀桐鄉之善詮者烝簡而授之不佞謂不佞之雅有意於先生也而先生亦

若將以不佞為可屬也者不佞又安敢以不文辭夫古之君子遺愛入人者深故吏作頌歌民胥興咏往往彼於管絃間太史氏采風得之因而列之循吏傳疏斯以談鬱材之請非虛也意亦欲以存王道昭墩猷垂之永永乎而鍾陵之人閒習詞賦師表人倫有潁川之風焉潁川之政冠絕古今說者謂潁汝之間多人士其微言篤論足以取信天下良然

乃鍾陵之著直聲精恥論者豈其少哉而人人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明興以來治鍾陵者莫能及鍾陵君何以得此於士大夫想其駕吉祥之車入勾吳之地駈騠扇之馬撫奉德之鄉早以志操相砥礪而氣類相投合以三年被習覆露嗅味瞻依孔邇人情乎而歌五袴頌兩岐塗之人能言之矣獨所謂器量高濬神明披朗者得之郭許之評貞風

亮節自比萊蕪得之君家毛玠和顏接士被絮對賓得之文翁之弟子春童馴雉三異廻車得之椽史之說時雨之政解縋之才得之于天伢而製錦棼絲通理達鑒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偉器者矣且也光武雲臺之籍張華聚士之書孰不涉根基而見庭戶哉邑當衝劇不廢嘯歌時入學宮見諸生課以經義證其得失古所稱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

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矣蓋其人哉矣且虛襟而遊於世不露才而揚已純爽洞豁神棲沖愼豈以敢悍慘刻巧附文理者較工拙耶夫孫寶嚴霜之誅袁安冬日之愛何可同年語也語有之庇民調俗必尚廉平彼成不撓之威表難測之智者非不誼美也君子寧去彼取此方今　天子挽頹風進雅道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談者謂舍公其

誰而鍾陵之民相安於矣者惟恐其奪矣以去先是南昌令去嘗事者欲以劇邑試遊乃將調公鍾陵人羣呼而大譟於庭遂不果指日者以　天子之命召公君門萬里借寇無繇哉恐遴道不得前耳則有尚方之履在

新安謝氏統宗志序

謝之先爲炎帝自申伯封于謝而始得姓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是也申伯於周宣王爲舅謝蓋肇於周而盛於晉然漢亦不乏人矣班固之薦夷吾孔融之薦該往往見於傳記而吾家太傅恢淵博量振綱宇表實慶輝之峻發哉和音嗣世不替碩彥後廿有七餘世而諫議大夫泌者起家新安以直節顯銀青光祿大夫金吾上將軍詮者隱居祁門以清操著蓋自是而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本支千億矣居祁門者孟仲季三宗而仲之支或

遷安岐居休邑遂遞延三邑間而歙爲夥歙固始於中鵠鄉也琶村倫堂笙簧宛如在而其後依阻黄山遡曹溪芳村左右而居者皆是也或抱雙溪而棲石壁之下或帶汪川而表靈山之陽梅村碣石山口差池起宅相者又從梓木坦遷岩鎮大塘矣余蓋奉使過天都想浮丘公仙壇之彩霞靈禽棲止處意靈仙窟宅有存者乎繇有而有諫議之祠在各村

墓在問政山麓嗟諫議公之歿蓋三百有餘年矣其世澤蔥鬱如是雖其世德靈長振振麟趾然亦有地靈焉歙在萬山之中四塞爲險四方用兵歙猶高枕先代之流風遺蹟至今存也而子孫之商賈於外者皆稱袞而歸本宗以故諫議公之緒蕃現儁而芳留歙蠻余故因是而興感慨哉夫當宋之朝而以身繫社稷之重者獨諫議公與吾祖登山府君

耳而登山公不幸遭顛沛流離之運以身殉國矣妻子竄匿竟不免孤孫煢煢避地吾土以有今日孰與諫議公之生而從容[illegible]圖沒而申錫多祜哉祖系倪公弟兄三人儒公居會稽傑公遷歙倪固潛陽始祖也三支分派五百餘年而余且會有天幸合諸宗之譜而引其端茲可謂非祖宗之餘慶哉余既手是編而召諸宗族而告之曰譜以人重非能重

人昔范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自稱以爲不朽而穆叔非之夫君子之所謂三不朽者固自有在也然不朽之業吾宗備矣太傅兼之其明德之冲穆奇勳之炳爍清言之玄粹夫非後昆之軌範耶玉樹庭前烏衣巷口卽淮水富英奇者曾不足以當之說者謂積善之門必起于和睦良然太傅公之內舉

不避弘微公之經紀晉陵今固寥寥哉先大夫啓發故簏披荆棘而樹芝蘭搢紳中以爲美談也不多其子姪之競爽而多其家門之教不肅而成夫修身齊家功先格致乃所謂致良知澈仁體者自愛親敬長始

高皇帝著令甲化民成俗亦惟是孝順尊敬之爲諄諄鄉里中猶然輯睦矧鄉里之勝族屬者乎謝氏之興翩翩羣從所從來久遠矣

吾郡觀之猶信臨川之無逸兄弟樂安之尚書父子皆族成羔雁而悅豫嚶鳴也親親敦余賢賢爾賞宣遠之詩可咏哉乃所謂條繁林彌鬱波清源愈濬者有味哉其言之也願諸族子之世世無忘此盟也

甯壽卿文序

曩余困諸生中而闇沉有芷澧有蘭也其中有異人焉裹糧而從之舟度松門朗吟康樂

疾遺咏而瞻眺徘徊湖光青黛半落烟影映九疊雲屏間意甚戀戀不能去遂舍舟杖屨探歷諸名勝道逢關吏見而異之以白冲涵李使君使君亟命駕招之爲召致諸生陪生遊爲訊生所繇往將合隱淪乎哉生年少奈何以一刖棄邇城見謂高才多蹶乎吾鄉有甯壽卿者其才品姝絕語必驚人人或發其濬發巧心[illegible][illegible]目也邇乃籍甚于鄉舉第一人蓋是歲庚辰也越三歲而余果不負李公所期許赴公車挾策見天子自謂得一當於天下人士無多讓者乃再進再屈于人遍閱賢書亦不得壽卿名字嗟壽卿亦厄塞至令耶今省余與壽卿俱出太史林先生之門先生揖而坐定喜動眉睫間謂公等屬海內名賢並出我門下與有光寵哉嘗是時英奕滿堂盡斌斌也而壽卿獨于余乎目成蓋余

與壽卿神交久矣自冲涵先生論交托契自今日則太史公爲之余既感太史公得儁之恩而又有得朋之喜也少間造壽卿所出所爲應制文字示余如披天倪雲霞紛郁光覩篇章秀調宣簡探微集逸固已鋒穎詞壇而淵渟理窟矣若乃冲獨之韻動靜虛員有意非身之所挫者蓋壽卿之亭亭物表員耿介絕俗之標疾風勁節清霜臨操頗與余同[illegible]

余乃生僻陋之鄉僅與松石爲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輙斤寢絃之嘆遂往於休中而壽卿氏數往來諸公間神居共悉風理交融流心酌韻提衡六趣固當[illegible]壽卿之於文如草有蘭如石有璞豈藉薰彫而成芳絢耶乃依隋染覆傷玉流温余益有遐逖之恨焉不獲早與壽卿遊幸而通籍登朝光掄儁舉謂當朝夕相周旋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玄夏

而君既外除余且休沐所謂伊人白雲間之寧無依依離索之感耶故於壽卿之文而序之簡端論余與壽卿所繇分者情深者如此抑余察壽卿之閲世深恢玄解以釋紛必有餘地而又吐喻芳華袪滌近滯所以巽順資和閑精斥運者當必以治行冠天下番纓太階之日斯跂而竢之耳余不佞且歸而卜之詹尹或出而陪壽卿翱翔[illegible]間致足樂也

馬聚生制義序

夫楚騷之變海内翕然宗之祖述澆流[illegible]製相襲至竭一生之才力而卿雲出焉文章之變態極矣崔蔡苦心研思理窟倘亦有游夏之思與乃遂至爾章句而爲括帖文字年少授書降心功令私竊羞之江陵相彈壓百代奔丞人羣而持衡知貢舉拔奇取異絲絶秘材吾鄉鄧公其最著也然覽者猶拘攣縫掖

不足以希搢紳自二溪胡先生督學閩中而學士靡然嚮風矣夫胡先生者亦楚人也楚材之盛自古記之乃轉移世運浣濯人心一旦至此此豈非其山澤之氣氤氳磅礴所謂吞雲夢八九者與他州迥耶同年友馬聚生郎胡先生之郡人也其炳靈江漢甚渥耳目之所濡染甚久年少而奮羽登壇亦不知有前輩闡緩文字故其風骨迅拔神氣回潏獨

運於天陶雲委之間一出匣而其鋒不可當
執政者錄之爲一楊重錄其文耳余他日從
邢祥卿所而陪聚生上下議論恂恂醇謹又
若韜光不露者已談及天下大事稱引感憤
英氣溢襟察其意念深遠矣殫見洽聞有如
掌故乃掄材者不優之金馬承明著作之庭
何也然聚生亭亭物表負耿介絕俗之標安
能突梯而遊大人間此又楚先哲人之懷芳

姱節志亮日月者也余於人少許可而知聚
生最深生平修文操行猶慕楚人最篤凡三
遊楚焉楚客之工爲文詞者自李本寧而
莫不交焉而恨不及面二溪先生聚生捧檄
而晝遊幸持余言而質之先生當忻然有當
于其心謂天壤間有謝生者知其人論其世
如此其津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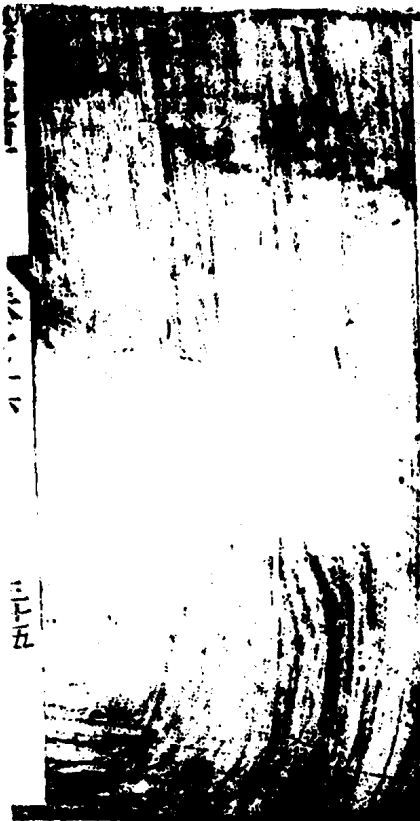
邢祥卿制義序

余之再度匡阜也意欲恣探歷於嵯峨峭蒨
間而虎溪清嘯蓮社芳蹤邈焉隔絕蕭條異
代之悲時見于篇牘幾廢然而反矣忽登鄣
筆峰其旁岩絕壑頗有異人栖息者乃捫蘿
而造之坐苔蘚相對憺忘歸矣夜睇雲扉孤
燈曖幽幔歌聲繚繞出天外余因詣其所褰
絳帷而入知爲黃梅邢典卿典卿出世家父
兄輩俱宦遊貴顯而典卿能不戀紈綺瑩素

樓眞亦已嘉已余爲之客去留而劇談累日
玄宗恠牒靡不抽析而最後復出所爲應制
文字兩編屬典卿者余得而彈射之其、編
則今歲同年友祥卿所爲葢余雖未睹祥卿
而已先讀祥卿之文矣無何典卿歸亦出余
所贈詩章爲祥卿道之其後絕不相聞問而
典卿舉于鄉余始知典卿俯有採於余言而
破其烟霞痼癖也今年春兄弟同赴公車而

典卿復中道而反盍其天性厭氛囂如此余
既訪典卿不值而偶於林比部坐上逢祥卿
酒酣並轡歸邸舍馬上津津懽然道此遂舍
馬而步月低徊十二衢各誦場中所爲文字
亦各相期許如今日者以故同年中相得甚
驩無如祥卿而數過余問奇余因索祥卿舊
時文字典卿所携入匡廬而余所爲神交祥
卿者祥卿瞿然曰代謝鱗次華故鼎新惟文

亦然文之不朽者政不在此而君何識之深
也余有近作數首是燕臺中從諸豪俊所爲
者子試爲我評之夫祥卿之文天陶雲委突
兀詞峰沉㝠理窟其猗致也今又有峰顛出
匣之色霞標千里之風豈祥卿之文與遐邇
耶抑余之觀祥卿者神與景異耶何從匡阜
而觀之則覺其沉鬱從燕臺而觀之則覺其
奔軼祥卿其速作書報典卿檢閱祥卿最時

所爲文字典卿所携入名山示謝生者並梓
之嘗質之同好信謝生之言爲不繆云

薄游草卷之十七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西湖十景序

夫彈琴而理者虛館絶諍訟臥閤看雲卽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稀吏人鳴鳥雀致足樂也又何必放浪湖山希蹤曠達以爲高耶乃朧䀛聽斷陌上行春雅咏中和式歌勿剪聞者亦以爲美談何也樂天氏追思舊遊遺

詩贈友至以撫字閭里躋攀樓臺並稱哉予瞻亦云画棟雕鼓勿遺民也或曰二公皆疎襟誕節遺落世情乃爾然洮有抱先憂如希文者乎亦嘗賦詩曰長憶西湖勝鑑湖盖欲以狂客自況以西湖乞于朝其愛戀若此然則西湖之勝豈獨遊人賞玩其間者德名卿往往嚮慕見於篇牘信美非吾土耳同年友朱君綺年登籍政成邯鄲其再莅錢塘也亦如安仁之從懷縣署河陽趙咏去思越歌来暮乃来暮之歌未幾也去思之情見乎辭矣先是宰邯鄲已二載玆甫浹歲秩滿三秋奏課異等屽徵卓茂願借寇恂盖人人惶惑也門人賀斯年者尤什伯恒情向余而請余方駐節武林披襟湖上欲問所謂綠藤紅藕金籠雪衣之處賀生適函其圖以獻且索余序其篇端圖所繪十景甚麗詩則余鄉先達聶

公所題咏者二百餘年于玆矣再遇賢君而顯余謂賀生是編也得賢君而重奚以爲賢君重吾子雖有區區之心亦已疎矣賀生曰敝邑之有西湖也稍足以供嘯咏然地非負人人常負地地主高人寥寥千古白蘇而後僅得賢君乃白樂天之航泉石被管絃晁深其留别西湖也猶有皇恩只許住三年之句賢君莅事之日淺又内竪騷括爲閭里憂居

常抗節不屈爲百姓敝遮盖終日拮据憂形於色寧暇優游山水間陶情放意如彼兩君乎則内召者山川私恨無窮且賢君雅意在採奇牒訴紛綸喧嚣獻朴曾不廢黼歌翰墨時間作日召諸生試以經義證其得失盖寒暑不輟焉賢君郎入瑣闈躋黄闥杖鉞褰帷再臨之日未卜也遶郭荷花拂城松樹寧無迴眷于懷而復得先生一言爲重安知其不

置之案頭把玩朝夕也余曰唯唯余非土壤焉能閒習亦嘗應濠川之招而適濟流之境矣殆娱人者也兩高插天浮雲連海氣嵌空石面標羅刹靈鷲飛来瑞應像巧若天匠松篁葱蒨曼衍箭攊余嘗瞻彗日高峯憩高宗别舘宿藕花居始見落日動湖光疎鍾梟白雲而飛知爲南屏也三潭映月萬籟澄空漁浦浪花摇素壁荷風襲人乗月泛平湖或飛雪晴香凝舞隺或新浦出水嘤流鶯回時往昇無不宜者聶公之所爲賞㖐也六橋三竺一撫迹懷人亭邊謝客堤上蘇公精神相往來靈隱桂安知其不爲召伯棠盖走北高而祈鸞者相屬也此日來鸞他年竹馬叢歯麰麥秀頌兩岐望南高而仰止者豈其少哉湖波千頃想見襟懷盻氷壺之朗徹者光耀三潭月鑒志操之炳厲者氣應九鍾霜雪映袁扉

雲移偃室狎鷗馴雉棲鳳遷鶯生之所爲賢君祝者意寧有極乎恨余之使事急不獲遍歷諸名勝而特披圖觭和且表賢君之所爲治邑善狀不負山靈者如此異日者賢君雖應召去睹此如見西湖西湖中遊賞士民睹西湖如面賢君云

徐必芳兄七十壽序

夫保釐而紹述兩麻有勅備之芳執業浴而

慶鍾厥後有馴謹之家聲以余所睹必公門昌
世業者往往而然晚近澆漓百不得一得之
自必芳兄始兄春秋七十高矣遠宗伯公登
第之年百五十歲而百年之翰墨如新代居
嫡也僴最蕃簪紱所與孫曾濟美邑中所
希覯哉邑中人人羡兄所遭被爲大慶幸
雙天貺而臻景福聚百順以娛百年乃世種
麒麟族成羔雁又五福中所未載者道懋傳

經克隆華闕曄暘谷而施芬半雲林而交蔚
世家中與徐爲伍者幾何人余因徐之自出
也者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咸造余問徐之
家世所繇與余因悉宗伯公之行事昆寬而
必芳兄之用心乩密要以不失其長厚之遺
意迹其福祚冠於儒林籍甚十世矣食舊氏
之名德於以翱翔倫黨閒出入不悖所閈標
舉俊神名流傾挹先大夫嘗稱以爲濔揚之

穆代不乏人如必芳氏誕茂淑姿撰錄先訓
何必減仲武哉先大夫於外王父有戴侯之
遇於伯舅用振有康侯之知康侯早世兄亦
孤兄既視先大夫猶父極其款誠先大夫召
置館下偕從子游綜覽義旨相得甚驩已而
家吏部舉于鄉復與必芳氏約爲婚姻以彼
階蘭成玆宅相喜可知已歲辛丑余奉　使
粤西過家不數日冒暑而馳或謂余王程稍

緩休沐迎秋柰何以三伏入炎區耶余謂王
言不宿于家且必芳上壽之辰已及倘車結
轍於門而我獨留滯周南不與我何以爲情
哉使甫竣報　命有日矣便道歸壽父老子
侄忻然相對有侄而婿於兄者允什伯恒情
染毫操牘而請余即賦南山之什以荅之侄
曰善哉叔既望衡岳謁元君眺靈壽之峯御
蘇耽之鶴挾湘妃之瑟採三芝而延佇飛九

丹而宴息當必有玄言耿論壽徐翁願錄以爲翁壽夫有涯者人生之固然不朽者文章之大業徐翁雅意在翰墨嗜古甚篤片言之善終身不忘叔所習知也余曰唯唯余聞之壽人以言者非頌則祝乃武公之年巳九十矣猶望國人之交儆者何曾人沉恭行年七十滋益恭恭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

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恭此先民之篤論也余述之爲兄壽兄其爲我進一觴乎他人之奉觴者以賀兄弟且以勞兄兄生平拮据何良苦今而後揚祖德貽孫謀宴賞怡暢也乎哉當其爲愍孫時挾依於危冶之境提挈人間之際恬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世搏挨挻挏緩則舍之急則操之其舍之也若獏蘇其操之也若繩趨不如是不足以亢宗而涉世取於世無幾趨舍指麾日以月庳也今而後無遺恨於心何也宗伯公以清白遺外王父早孤家難日興產日減賴伯舅爲家督稍贏餘舅復喪兄尚弱冠也五十年中所受震撼摧折之狀可勝言耶舅生兄煢煢一人耳而今者表裏孫亭亭續膝旦夕拾青紫兄既發宗伯公故篋

以澄習其身教督其子孫或曳裾太學或待詔公車百年中所爲娛樂又有進於是者余亦宦意蕭疎十年間常與兄爲別業林泉之盟逍遙愉懌看兩家子姓致青雲謝玉韋珠相暉映耳

送夏黃門元甫之流虬序

本朝度越千古臣所未臣澤南洽而威北訖矣項以北虜之黠詘體受封散縑帛塞下荷

負而去一二邊圉之臣申約束嚴斥堠歲以爲常　朝廷晏然不知盖未有邀寵沐恩命金閨之彥動樓船之衆如此其隆重者夫流虬顓顓在海外東南一隅不足以當漢一大縣非利其貢賦之饒也又非慮其擾邊境爲中國憂而始用羈縻之聽其請也特憐其一念嚮風慕義之誠恪守臣節盖二百五十餘年于兹矣一旦絶勿與通弛天綂悖　祖德失遠人心殆將不可於是妙選一二端亮周慎骨鯁不二心之臣以往當是時同年友夏公元甫適珥筆侍　皇闈忠存軌迹義形風色人皆爲日爲異從元甫赴公車察其襟宇踈亮神情玄定有過人者理會稽探禹穴所造詣日深恢淵愽豈騰嶮峻邵善其持冲以守盈盖才雄九輿而德鍾三懿矣直禁以來日習國家故事獻納當上意此郎出入禁闥

淮南愶伏寢邪謀婉婉帳中折衝尊俎奈何以干城重寄經途溟瀛萬餘里哉柄國者念海上久無使臣必以公之重儼而臨之乃足以壯皇威宣德意於是　天子特賜玉帶麟袍勑大行王君與俱往往之日祖帳東都門者車數百輛二三兄弟幸相從而聽鹿鳴之歌又幸相祖而賦皇華之什攬袂執爵有餘榮焉或謂使臣之職安國家利社稷可也西

域諸夷勞費中國最多然以其斷匈奴右臂耳流虬叢爾何能爲余曰唯唯否否諸君計利害耶王者無外亦無私蔀屋之下一隙可通曜靈望舒却而不內普照之謂何諸夷在海島隔萬里而遙石爲橋而不足車同軌而有餘當其無有車之用此之謂也居夷之想豈薄中華中華之教行矣施及蠻貊有遐思焉君等亦知使臣之重乎宣尼論士以使節

爲稱首者弟通于神明猶以爲次盖延陵之風槩可猪已涉歷彊宇芳韻彌鮮彼固由夷入夏耳況用夏變夷者乎是役也夷夏之脈絡于是乎聯合　列祖之精神於是乎渙揚應乾象最著關國體最大繫四夷之觀望最多　高皇帝武節猋逝所在獻琛獨以倭夷之反覆不情也却其来計以爲倭介在海東左流虬而右朝鮮利舶一帶聲息相聞是故

帶礪兩國以掎㨯其山川褒寵二王以歆動其天性二百餘年海内安瀾鯨波不興孰非帝力耶自東南之海防加密畀睨者不得生心遂竭力而困朝鮮朝鮮之告急也　天子爲遣大將發軍輿費不貲海内騷動倭故與流虬通以我行人覘彼虛實老成謀國意深遠矣夫古之倜儻非常之士願立功異域以自効者不可勝數樓蘭月支斬首[illegible]代不

之人我輩邀天幸生盛明之世雖欲請纓三繇路今以中山之役泛㫷望之槎布司馬之檄可不謂非壯遊哉　都門叱馭海嶠揚帆沖瀜沆瀁之觀所以發皇耳目暢達機神者不可勝原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宣皇慈於遐澗之津而使春回落漈膏潤彭湖黿鼉之與閩澤昆蟲有不回首面内者乎瞻昧昭晰得耀乎恩暉侏𠌯効華語

嵩呼徹天中山王叩擊洪響聞所未聞驚以爲河漢而無極已黑齒文身仰覩天使却步而不敢前真大臣威重哉昔洪忠宣之使還也外國爭梓其文太后垂簾欲識其面其後使臣之来中國者必詢其起居官爵官爵之貴不足爲使臣榮而實繫四夷之瞻仰子卿歸漢朔望優寵圖畫麒麟閣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間其重如此夫以元甫之才即優游

都城以登台鼎何難涉歷遐陬際洄島嶼勞
苦而功高若此其甚也天之所以降大任國
之所爲需異才豈筐篋簿書是役倫黨帷房
是適耶有包括華夏之氣象而後有挽回天
日之精神元甫行哉彼旦夕引領望君而相
與淸敝皇衢者滿巖廊也二三兄弟什伯恒
情計日以竢

廣西癸卯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以來舉賓興者十醇化醲育翔洽
寰區士之感恩思奮慕奇節而效悃忠者不
可勝數也熊㕦鶚薦實肇龍飛當是時中朝
名德首善提衡而布列四方耽耽棘署者或
秇畹宿儒或玉堂英妙名韻激[illegible]茂彥響臻
衆製鋒起士爭吐其奇以自鳴而[illegible]協應
斯亦曩者賢良文學之選已制科[illegible]入於斯
爲盛邇廼稍僻焉　天子爲下詔[illegible]申飭功
令統一聖眞正士習詘浮夸仍命禮官推擇
在廷諸臣分馳校天下士天下歙然知　上
意嚮易慮傾風文體一變矣夫天地之運若
循環亦三十年而始變也　皇上首闢賢科
歲在昭陽茲者歲亦在昭陽昭陽者陽氣初
萌萬物合生之謂也加逢單閼陽氣扶萬物
而起陰氣盡止天其或者陰啓聖衷更新化
理乎萬代瞻仰在此一時時髦之雲蒸而起

者遭被亦甚幸矣嶺西掄才憲臣牘奏朝請
而慕俞天下因以仰闕　皇上饑渴求賢之
意搜羅巖穴遐逖不遺儻所謂投竿而舍築
者庶幾其再睹乎如臣廷諒碌碌無奇秉禮
者繆以臣姓名廁臣光祚後試嶺西拜命而
來悚恧滋甚臣雖以經術進秩最卑日奉
上駈使抗塵顏而走俗狀者九年于茲矣咄
嗟舊業澄習未[illegible]辺繆恩以光僞[illegible]已而

伏自思念周禮中載行人職掌甚備入則陳謨協慮出則陳詩觀風詩本之性情文章者亦情性之風標也天倪初動人籟奔鳴出而甄收入而廷獻是役也儻亦有周之遺意與炎區跋涉閱歷半天下經燕趙鄭衛之壤絕河淯江漢之津窮澧沅瀟湘之境華寔之毛芬榮曄曄歲收多所謂萬物目地而出者非其明效大驗與物固有之人亦宜然蒼梧文獻經笥紛綸振西京而崛起者父子相傳習不出戶牖隱然名動天下當武帝之世表章六籍至勤招延諸儒集闕下者甚夥而左氏春秋遠在蒼梧郡鄒魯梁趙罕習其書是鄒魯梁趙諸儒所不傳者而蒼梧先得之矣成帝博問人間僅得蒼梧陳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尚欲以立學官而竟沮浮議中彊臣爭之不能得光武中興抗疏而請遂廣

其傳功亦不細矣以臣所睹海內人士如陳元之祖孫三世士燮之兄弟四人者可多得哉熙朝斌郁哲輔迭興勳庸勒彝鼎禎符嶽降殆有繇然入其境山翠插天水清鏡地嵯峨峭蒨之觀應接不暇左湘右灘支分湖海疏萬派以朝宗蓋坤紘之橐籥也江南靈淑之氣孕毓於此而曼衍磅礴於吳楚越閩之區方儀一帶融絡權輿根荄所自蓋未有枝葉扶蘇而靈根不茂者以茲天運叅彼地靈挺生人傑宜在今茲　上之所以側席而求臣之所為擁傳而至也曩臣壹捷時絃誦滿野頃復加以督課之勤羣師儒就席雍容講德陶煦醇懿蹈雅歌風將埒淵雲而擅沮渙也公卿籍甚傾耳聽中和謂當有歌鹿鳴而來賜帛闕庭者柰之何不妙選其人物色之而猥及臣臣舉士也而中士論難爲妄二

其人安所逃其罪臣故取諸士之文與臣光
祚及分校諸臣日夜反覆紬索之欲以因其
文想見其爲人也或曰古之文行出于一今
之文行出于二臣謂不然備孝弟之性者其
言温潤文尚鉤棘中多不情臣嘗執此覈量
天下士百不失一頃復凝神息慮攝妄歸眞
以眞意相感通當必有氣類相投合者華沃
之壤習相染也或蕩而失其眞摽榜之門名

相軋也或矯而失其眞嶺西無有巳嶺西之
境徼幽块而俗尚敦龐不見異物而遷焉耳
目寧靜而亡誘慕心志恬淡而少嗜慾德全
而機謝日與天和相嬰薄摶壓談經非以立
門戶批鱗抗疏非以賣聲名大抵其至誠悃
愊天性絶人也臣故於諸士之舉于鄉而爲
諸士喜又因諸士之遠于鄉而爲諸士懼何
也上之所禁者士之所無上之所求者士之

所有臣固竊爲諸士喜懼諸士之遊都市悅
紛華學步邯鄲返失其故耳臣故願諸士之
篤于自信也浮競與恬愉異致華腴與素業
分岐天下之奇珍美麗非常可喜之觀日陳
于前要在葆眞瑩素集其神而攝其精彼所
爲嚴一介之操抗浮雲之志者固諸士之所
習聞也若迺翺翔於倫黨之間挾依於卮冶
之境形檢神和坦其中而夷其度卽海内賢

豪長者孰不欽其寶予而又安所事緣飾乎
今天下之工於藻飾者多矣譬諸五色之變
不可勝窮而惟是粹白之無瑕也則望而知
其爲質也夫君子好質而惡飾須飾而論質
者其質衰矣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
珠不飾以銀黄何也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
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養德
莫如質養質莫如拙且諸士之搦管爲文也

濟發匠心患其不巧一行作吏伎倆盡廢矣拙宦之效可睹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毋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寧昂昂如千里駒毋汎汎若水中鳧寧與黄鵠比翼毋與雞鶩爭食今者皇路清夷奔塵大息進温良之士顯潔白之吏含樞端笏坐鎮廟堂而東名教以維風設神理以景俗向之棉門詭御巧於宦術者却步而不敢前而惟是者艾骨骾憂

國奉公如饑渴也則世之所甚重也此亦世道之幸也諸士勉乎哉

送萬心肅序

余既從友人饒伯宗後歌鹿鳴因以伯宗爲介紹而謁司馬萬公當是時公亦知有謝生晨入投刺高枕北牕未起也聞而披衣倒屣欵語至日中頗自喜而獎借之以公輔相期許且曰謝君[illegible]奚所聞哉亟呼鄭君申世

講而心肅君方抱璞呻吟幽栖別館余與伯宗素聞心肅君高義亦以榜中不得心肅君名字爲恨乃心肅君遂曳裾遊太學籍甚公卿間署光祿余亦陸沉金馬門造請往還歡然道雅已而凄然相對益司馬伯宗前後俱逝已十年矣歲月蹉跎時事乖繆余既遭廻使役拙宦栖遲而君亦復出得州貳里中搢紳集闗下者惘惘動離索感乃舊署僚寀

篤睦綢繆尤繾綣不忍別先是君在署中名卿碩德交口稱譽之課成三年推上考論者謂宜留内曹優游郝城適恬愉之致不宜煩以簿書瑣委也主爵者適司馬公門下士知君深謂君素馴謹投之所向無不宜且高郵之地枕江臂淮襟海而劇非幹濟周慎者不足以佐其治又司馬公舊所杖鉞褰帷處甘棠蔽芾有遺思焉君聞而喜趣舍人治裝往

高郵行有日矣過余而請一言爲别余固不習爲吏然入而蹤纓整襟從諸公長者游出而涉歷州郡聞四方謠俗觀長吏治跡九年於兹亦已耳剽目久君垂見採芻蕘乎竊聞之玄龍矣迎夏而凌雲奮鱗乘時也涉冬而潙泥潜蟠避害也且以君之韞櫝六經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之日久矣肯與時浮湛而取容哉即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

任真不飾宜時清實之譽然古今殊軌矣内外異趣矣彼依黨利而隨愛憎者寧精寸實而均稱尺乎爲者朏睬與榷採與民爭利散醇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民生日蹙而吏治日瘝江淮之間會有天幸得重臣而鎮撫之羣小屏迹二千石以下温良淑懿歛然成風此之遭被可不謂奇君宜展布四體以從事經術儒雅緣飾吏治當有殊尤拔擢加于君以

是知君之作用不擇地而施不擇官而事主爵者妙選其人非虚也抑又聞之河流遷徙漕運阻塞河隄使者以爲憂開泇導河日不暇給曩者司馬公駐河上治河者必以爲稱首君嘗左右周旋習水形便天其或者邀司馬公之靈待君具方畧上河隄使河隄使廉君能必先訪及君君勿避越俎商揚之澤遍東南矣詎止一州乎哉一州之理清淨有餘

素所自蓄余弗論論君之所爲濟美者如此君之爲光祿也司馬公承恩進秩君之爲州貳也司馬公遺愛引綸仕宦之遁顯有時忠孝之大節無忝君毋薄丞貳爲約結朋廳有奇安施施之幹局在君耳同鄉姚君深以余言爲然遍示諸君書之爲君别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贈黃三紫先生序

余少卽嚮慕先朝碩彥而知有莆陽黃仲昭先生先生於　憲廟時官太史太史紀言動聞張燈殿庭爲戲也而懼書史冊示驕奢非盛德事遂率同官者三人連名具疏力爭之爭之不得繼以貶竄然三君子之直節震天

下矣後數十餘年　世廟憤館中人士不讀書念宰相須用讀書人也而命大臣九卿各舉惇誨名儒才猷[illegible][illegible]者疏其名以進會有薦先生者先生久已化爲異物識者恨之然先生之明裔曰斌斌也簪紱相望食舊德之名氏貴顯於時卽華陰楊叔節汝南袁伯楚仍世覃後之烈蓋庶幾哉而應與君以儁才擢高魁價重璠璵籍甚公卿間隱然負公輔之望蓋於家弟爲同年友於余爲同舍郎朝夕與俱氣類相投合然不知其爲仲昭先生之後也一日過應與兄所見先生上書連屋盡海內名流所與仲昭先生相唱和往來篇牘而因悉應與君之門德家聲太丘萬石無多讓者夫應與君之尊人三紫先生雖偃蹇不得志乎而行誼出古人行事多長者恂恂寡言笑孤潔自守一介必嚴蓋偭鴻烈之芳流

而欽規節以踐跡者也乃黃氏世世不乏神虬卽三紫先生之正派泝而上之自工部郎生檢討檢討生縣令縣令生編修名臣仲昭公而仲昭以下生司徒運長累葉重光盡奉過庭之明訓褎衣綬帶以終其身也乾有虧坤有隤三紫先生之所遭亦慘裂甚哉而先生之所爲拮据勞苦以有今日紹述闡繹不墮前人之聞足矣課應與君至勤至不能

給孳札而不廢呫嗶不介窺園事鶴鳴子和聲聞于天有以夫夫三紫先生之五歲而孤也弱不好弄絕賓客之知一意治舉人業爲人清標勁直嘿而杜稜纍之微勤恭肅以端厲内行脩潔高月旦之評昨者余奉　使而憩鯉湖得與莆陽諸搢紳遊宗伯而下莫不造焉而交口誦先生不置先生之兄舉孝廉不幸爲倭奴所獲先生冒死賷金帛贖之得

緩須臾已死倭不厭所欲竟不免於難先生猶低徊不忍去經營數日葬微如平時哀慟是當衆方謂夫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建君君以爲此鶺鴒急難時也賊亦感其義不爲害然自是產落矣先生又復傾橐爲伯氏償所債負撫其孤如巳子事母稱孝謹歲時追養蒸蒸之心感物曾思滌濯靜嘉禋歆馨而[illegible]僊矣奉先之誠昌後之熾聞者以爲美譚有同[illegible]弟

余生也晚猶及以童子秀才侍外王父佐賓筵當是時外王父春秋七十高先大夫綰銅墨奉巵酒上壽舅氏斌斌承歡膝下戲弄雛暘谷玄洲光景如昨也駿驪冉冉閱水成川舅氏亦復懸車耶舅亦有婿乘羊車度靈谷而東五男子數舉鮮十日更給如大中大夫懿親戚屬之填門者當不減外王父獨甥以拙宦栖燕臺萬里遥天星懸南極南嚮而稽

首祝華封曾不得登太保之堂探鉤作頌抗音高歌則行坐者含情嘿嘿不能忘從此不敢誦渭陽諸篇什矣夫[illegible][illegible]荷勵幼舅相知千古以爲美譚諒豈其人而蒙賞與蓋自髫亂時從遊歸應督學使者試羅䅶泣別依舅氏接清塵名余以國士乃余且連見阨塞不得志所爲旦夕延頸望宅相之成也如望歲然三十年中左右相周旋無歲無嘉會舅必

同乃舅敞壽筵甥不與追思疇昔慷慨臨風
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丹贓絢彩佳氣鬱葱北
窻之上皇羲含綠綺南州之高士翻衍鴻濛
遍覔朝臣中有曼倩其人者乎索千齡核而
東或謂謝生子實陸沉何必近捨柏爾漢思
詔彼來者余曰唯唯余少而親倚舅知舅最
深以舅之托根芳畹激昂其氣銳思其精拔
文秀於叢薈蔭繁條於慶雲即揮清瀾冲靈

翼步王岑登紫闥舅家故物耳乃不幸而遭
搆蒙産日落養素幽翳隱鱗藏彩結駟相過
錦綈相燿能無動念乎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舅矜綸
寞寥落間放無所矜尚親戚交遊中鋭不欽
其風槩而慕其奇溉乎不以恬性役勞府故
闕帶索之歎不以玄悟設機穽故薄錐刀之
利神遊不競之林心存不營之室即古之玄
韻淡泊逸氣虛洞者庶幾哉想見其人則亦

不塵不賓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云
爾夫形廢則神王故不恢心而形遺寄萃鏑
乎無象此奚必營練眞之術呼吸吐納以爲
壽耶則又安所用海上覔安期瑤池降王母
也舅至性絕人鵠鴒之悲感動左右太夫人
嘗爲余言之居嘗淵嘿湛靜不崇飾矯誣迕
流俗然亮拔激烈睥睨一世有古節俠風有
子松封股梂毋宗族交稱大抵其靈根茂異

也以宗伯公之愷悌弘覆外王父之瀟洒出
塵舅氏之耿介拔俗世德玉麟家聲金馬當
必有濯髮雲漢鴻漸而興者乃年中羔雁成
羣層暉澢美郡大夫嘗迎致賓筵宜
聖天子德意存問不乏度不肖其時亦圖畫
游趨侍矣

送張本厚守武昌序

主上擁神麻昌胤祚咏歌乎麟趾爰思所以

俯裕孫謀而仰承天眷者翻然改圖與天下更始夫選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失德經國之令圖也邇迺阨塞貿亂官多代庖英俊沉下僚郎曹中有十年不調者藩臬郡守需材甚急累疏不得允允之自今日始同署之權則自本厚始先是本厚以明經高第宰洋邑治行有異等之効兩臺使者數薦之　朝宜膺內召備　天子耳目臣會丁酉歲中被召

諸君連年匿滯金馬門未有爲之堅請者於是宦途如積薪一時卓異循良諸君子抑而就部部多南南復刑曹矣論者爲君不平君殊忻然就署考署中先達之懿德芳規而後先相暉映間則同諸僚友嘯咏陶陶皎皎霞外然至於讞獄持平加審慎之心周肅明允矣　天子以爲能擢守武昌武昌楚首郡也襟南紀而拱衡廬形勝甲天下自陶士行之移鎭而水陸肅清庾元規乘月據胡床而風流俊邁蒞其土者臨眺懷古襟宇曠達致足適也頃以內豎採榷流毒其人民瘡痍未起復有楚藩之變　天子不忍致法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楚人新定甚難其守昔漢宣帝之徙張子高爲山陽太守也非憚昌邑乎已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亦賴冀州刺史輯治之主爵者妙選武昌守未有所屬會有乞君

守豫章者豫章之宗室雖多尚文雅重禮義猶不乏人故以彼易此蓋有深意云漢治最爲近古其間良二千石甚夥[illegible]漢書所載文翁以外皆宣帝時郡守何也蓋武後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始元元鳳間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罷酒榷而議鹽鐵及至孝宣厲精爲治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以次抜擢至公卿是故漢世良吏於是

爲盛　主上改絃易轍下恩澤詔書提撕之
吏分部宣布詔令山陬海澨扶杖往視正千
載之一時也本厚行哉度君之所爲治武昌
者當　上意無疑　皇恩浩蕩首親覲刻轢
者失其意矣君爲人惇厚持大體用寬和爲
治然性公正不可干以私材茂行潔經術醇
深理冤滯三尺法不少輕貸有殺人而誣以
盜者君覆審得其情必寘之理都人士歙然

稱之夫宣帝所稱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
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世良二千石入爲廷
尉　本朝廷尉郎出爲太守皆以其練習法
律人不敢欺始之以訟理終之以訟息蓋余
與本厚同署署中累月無單詞其門如水武
昌之人何幸哉又何須任棠之置水爲也同
署者擢署中兄弟序而送之蓋古者贈人以

言之義自獻吉氏官民部特已然有其舉之
不可廢也邇乃廢于田氏僉議復舉屬余爲
序迺本厚亟遜之而諸兄弟固請之余故不
敢以不文辭夫余言奚足爲重本厚爲政庶
幾頼川　天子爲下璽書褒美武昌之人開
胥詞賦當有講德咏中和傳播闕庭者奚俟
余言爲重倘以義積周旋情懸離索睹署中
兄弟姓字如睹其面乎高義與古人等矣爰

授簡而書之爲別

李岞峪先生奉　詔增秩序

南陽文獻甲中原自張平子[illegible]迺推
內鄉李氏爲今之甫陳云王元美先生秉節
鉞鎮鄖陽敬與其伯仲相唱和流傳海內爭
艷慕之余生也晚恨不及從諸公長者遊而
幸以宦遊南都習黃羽君立臺風節皎皎霞
外江表澄淸蓋質與荆玉參貞而鑒與南金

等照矣抗疏持大體喟然動衆心行部六條議班三吏其識度之深詳標尚之閒遠有足多者乃君之同年諸友又數以其尊人之懿行爲余誦之曩余讀先生所論著而想見其爲人固嘗切齒權相傾先生以媢戚畹公論爲之不平竟未有上書訟先生屈復先生官者茲乃以　元孫誕育　天子加恩中外搜羅岩穴之英佐上理學行踔絕如先生者宜

裒然爲舉首先生顧懸車引年躭泉石不出僅以侍御君之貴從恩例增秩諸君有世講之誼者並爲先生喜屬不佞一言登堂是賀余深愧不文也念先生之大節琅琅沉抑於數十年之前而照揭於日月光華之旦安可無一言表暴其事令後來者有所考鏡乎夫董少平之令洛陽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令執而格之天子不得奪千古以爲美談寥寥至今誰濟其美乃先生之令宛平時內戚家犯法抵禁先生持之急權相爲居閒名宛平令令堅臥不往名六京兆而授之指大京兆移檄宛平趣出之令復不聽牽置之理以故權相啣令深比部之命甫下條罷去朝論汹汹爲先生扼腕先生殊忻然自得也玄谷蕭寥鳴琴獨奏遊龍會漱芳津蔭映菊潭之際挹帝臺之漿而顧神堂素風理交融軒

冕眞塵視矣天眷明德厥有達人振弓冶而曜花驄彩服趨庭翼翼如也太丘祖德萬石家聲無兩之者間世經術潤飾吏治古今惟難或覃精淵玩矣吏事成廢閣或法律任憲職有餘而文彩不少概見乃先生之大父西鄉公治行冠三秦矣尊人孝廉公以著述爲業滅景雲栖郤公車不赴督學公父子兄弟相師友卽稚春之七業素儒叔子之九代清

德何多讓焉南都人士仰門德之清望而登龍翹跂覿威望之峻絜而避馬廻皇從私竊偵侍御君起居而聞其朝夕望雲惘惘懸陟岵思動南陔想於是圖所以寬慰侍御君而效華封之祝於太翁者肩相摩屐相躡也侍御君俱謝不納獨以同年兄弟之契托蘭薫情深柏悅三山鴈足千里啣封太翁得無喜進一觴乎夫古之賢豪如馮敬通陶元亮其

恬愉高致非不與翁同然讀其詩歌中憤世傷懷大與翁不類翁之所爲種德深厚者負不減于公侍御君明習政事寧出曼倩下曼倩亦嘗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爲丞相封侯果協于公高大其閭容駟馬高蓋車之意然史載曼倩少學法於父父尚不及見其爲郖決曹也以余所聞太翁稟殊姿餌神頤遊心泰素匹喬松侍御君每有遷秩　天子輒下璽書褒美太翁無疑繇斯以談太翁之福祚冠儒林矣

大學衍義補纂序

今之談王道者必以大學爲稱首矣至於格物之旨童而習之皓首而不得其解或泥考索或恍空寂均於格物之義無當焉彼所謂格岐明德新民而二之故以誠正脩言格者涉于虛以齊治平言格者局于迹蓋至於大

學衍義而包括羣言區分義別物無不格矣真氏有功于聖學以此丘文莊又重加闡述嗟夫此之爲格豈非俗儒之所爲格耶而或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此亦未睹于大學之義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故是書也脩之家而獻之天子之庭蓋有深意云弄臣蠱惑人主不令觀書然觀書而不先衍義即開卷有益終無益於太平

赴承明也其所陳謨謀當濟美是編懸之日
月矣是爲序

送陳明府入覲序

曩余爲　天子使臣典粤西試事歸而報
命金馬門則公車諸豪俊輻湊　闕庭矣退
而從二三知巳指數海內知名士有孔門言
宓晉代潘陸其人乎或謂越有人焉望高縫
掖久矣其番慎澄神沉冥玄覽至下筆驚男

神也潘江陸海漢室淵雲孔門游夏何多讓
焉謂魯多君子乎東南竹箭會稽名賢此其
稱爲甚者指盖謂震東先生也於是諸公之
校閱南宮者聞而爭欲令出我門下人人相
慫慂品隲夙夜加審慎之心懼失人望傷知
人之明爲天下笑以故一時拔擢多名流楙
中號爲得人得震東先生名字而交相慶也
居無何先生出宰豫章余亦一麾南署豫章
之往來南署者誦桐鄉善謡脍炙人口且云
諸生之含咀英藻有年年願出門下以爲榮
豫章之生七年而參天者願得君而爲匠石
豐城之劍曜紫氣而干星者願得君爲張華
赤坂長鳴馳騁千里之足願得君爲孫陽也
巳而歌鹿鳴先生所收録者六人而吾甥與
焉甥嗜古甚篤三冬文史足用然停實晦璞
人無知者近爲邑大夫所賞識而督學使君

課邑中人士逐褎然爲舉首先生之所録者
盡洛陽才東山妙也而知巳之感無以自達
于先生因先生之入　覲奏最爲余一言爲
先生頌余方慶余甥成宅相甥復爲同門諸
君致書而徵余言余安敢以不文辭因詰余
甥曰余聞先生名未識先生面先生何如人
也而典試者入其門下以爲重應試者出其
門下以爲榮耶劉甥作而言曰舅氏徒知豫

章人士咸願出其門以爲師不知豫章人民咸願宰其邑以爲長當君之宰宜春也江以西無慮七十餘城聞下風而悅之者咸喟然曰彼邑何幸有賢君邑令之内名而去者邑人爭詣當道奪宜春令令其邑當道者以新建之邑最劇而將相之產其間者最夥竟奪宜春而宰新建新建人何幸哉然宜春之人常見去後思甥也書生不習爲吏敢問先生

又何以得此於百姓也余曰嘻士夫百姓寧有二心文章政事豈爲二物邇者文尚鈎棘行多奇詭吏治日苛切予不聞　新諭耶相師相尚靡然嚮風盡其生平操尚矜名而詭時又好使人同己雖有醖藉深醇篤實溫良之士多棄而不錄吏道日迫促譴呵及細微長厚之風盡矣若而人也主司收之恐爲燕石士子過之懼捉明珠百姓遇之苛政猛於虎又安所願望如先生之師徒百姓哉先生之驥雉鸞當宁飛鳥入　帝京考上上無疑何也其文學如言偃絃歌武城行誼如子賤鳴琴單父河陽浚儀潘陸濟美人倫月旦許郭同曹清通簡要之譽歸焉九流百辟願得而秉銓曹乃論議持大體　天子且留以侍皇闈拾遺補闕驄馬省方使又倚君爲重願借寇君者又滿君門也君誠何以得於天下

此則君所自知非不佞輩所能仰闚其微矣特以劉甥之請質之先生何以教我

送孫仲復守晉安序

曩余奉使過吳門頗聞仲復之所以治吳江者治行冠東南矣當是時余鹿鹿控塵鞅走四方不習爲吏然吏治民風有意乎其訪求之也所涉歷郡邑半天下無如松陵最松陵文獻斌斌財賦所自出衝劇號難治仲復何

以得此聲譽於松陵而入人之深如是每欲造請問見叩其微會有天幸署南法曹朔夕與俱上下君爲人明察内斂練習文法然温良有讓經術醞藉深爲郎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堂卿甚任之僚屬愛敬焉先是主爵者爲晋安擇良守署君名累疏不得允潤州諸郡邇松陵飫聞其政乞于　朝改署者數矣閩中士論譁然不平謂柰何奪我賢君以去於

是君歷俸六年所郎曹中歷俸六年者例應擢監司銓曹固用以慰羣情也署守閩閩之人聞而喜可知已乃躐進者察君宜有愠色君殊忻然曰巽余宰松陵者六載前後叨薦剡無慮數十倘有臺省之　命安復栖遲于此乎而余又署南曹六年也臺省尚虛無人候　命諸君尚留滯羇旅無可柰何我乃剖虎符出爲二千石我何愠於心且我之所求

于已者常多所取於世者常少謝生曰所求于已者多故行清而能高所取于世者少故神恬而慮息今而後乃知仲復之望高朝諷價重人謠有繇然也吳咏去思閩歌來暮亦有繇然也頃者海内之茂彦鬱臻簪笏相望者惟閩與吳文學皆其天性然吳多華悦閩稍樸閩之敦謙耆碩砥礪行誼以自表見者極一時之選也仲復行哉吾知其氣類相投

合已夫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以君之幹局整峻糾舒慢而一變於以轉其風俗何難矧值名邦爭推樂土家庠序而戶詩書其素所嚮慕也有古賢達風君至而雍容坐嘯羣四子講德褒帷海嶠蹈雅歌風五袴謡兩岐頌洋洋盈耳也又何待于文翁之正俗龔遂之移風而始著赫赫名耶君器量高濬神明披朗其

貞風亮節即自選家糧躬斬馬草千古同歎哉然平居議論一軌於正課虛叩寂矜名詭時或無取焉苟有方畧利百姓即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顧持大體不以譴呵及細微失長厚之意福久代庖望君如望歲君至而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庶幾哉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無愧色矣福之人歡呼忭蹈竹馬相迎致足樂也獨署中兄弟臨岐分袂戀戀

芳徽祖帳石城之外授簡抽毫命余書片語爲別余愧不文而受仲復之知最深特表其悃愊之衷虛中容長者如此仲復入闔旦夕有治理效　天子爲下璽書賜卓高蓋當不異穎川然吏稱穎川之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稱以於觀仲復不然仲復之總紀綱號令風采當尤有殊尤拔絕者何也以其在刑曹時神栖沖愼領鑒玄寂靡靡乎

有古大受君子遺風矣是爲序

高太僕羊洞遺稿序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肅皇帝不吝爵賞待天下士士爭出其奇以中上之所欲高者依以揚聲下者因而射利權黨橫厲熏轢天下天下望風而靡獨吾郡免焉夫郡中諸君子之所爲自免者或以職事詿誤放逐里居或移疾休沐堅臥不起彼

人皆通籍久閟世深避匿以成其高固當乃有如高公者年少登朝分宜父子方用事臺郎之選盡出其門公曾無所需濡也而獨爲御史大夫周公所舉周公之秉憲最公不阿當世當世人士鮮當其意者深器公是請也或曲爲公地然以公之淑質貞亮玉色金聲王爵者已虛黃門待公而重違周公之請署之臺臺臣中忠厚正直無出公右者華亭柄國樊恬退而進端良郡中爲夥吳司寇陳中丞自田間起公自臺中擢冏卿之命趣歷耿麗當是時兩中丞之資在前也後彼先此倘有深意與然公之官意蕭然矣乞恩歸省遂老林泉累薦不入官廣昌何公素相厚善迫其爲選郎也欲大用公署以職事公嘆曰咄嗟仲深吏欲吏我耶作絕交書以遺之於是郡中前後爲吏部郎者噤不敢言吏公事棲

遲羊角三十餘年容養淳淑機謝德全寄心松菊之徑月移西廡雲度北牕冲明在襟琴尊在御烏几塵而味玄理洸群籍而綜七經一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者豈其少哉先生乃開徑延勝賓日揮金治具竟日夕歡爲人和夷尤重儒雅士雖遠方道術往過先生每爲倒屣置酒相對學士咸稱焉其居常持論務在斬然節不悖所關閭陸

吳之教朔望必會於郊縫掖搢紳相聚而講
德或命駕龍岡乘輿過其傳里臨風嘯咏蔭
映巖流而聽中人士多工詞賦者造請訪深
疑往来倡和妙鑒奇絶懸月旦於爐雖援世
之彥羣教之傑未嘗不沐道霑淳陶陶心醉
也晩始抱疴杜門謝客然猶不廢咏歌間輯
諸鴻篇見示同志成都令授而梓之欲以廣
其傳念侍先生最久而知先生最深者無如

謝生先生之材器名稱少習聞諸父外舅吳
廷評則直謂先生之恂恂德心汪汪懿度真
顏閔中人也加以問學當不可量令者二父
已逝不及見先生之出處睹先生之全書余
小子於此蓋重增感慨焉先生之爲諸生時
負笈白鹿外舅與俱金井玉淵之間賞會甚
適風理交融是以窺先生之微公車所歷齊
魯燕趙之墟先大夫從焉恨先大夫知公深

及見其通顯之日正色立朝而不及見其隱
居獨行如此其脩潔也即何司寇之署吳廷
評有力焉猶惓惓勸公彊起應詔安知廷評
没後二十年如一日哉先生之奏章在馬漕
二政者二父或及見之詩篇盈帙觸目琳琅
寧無寢斤輟絃之嘆耶外舅嘗謂余曰劒西
胡公館中詞客亟稱高公傑句不減唐音此
少年作也具在集中大抵公稱詩必盛唐文

喜司馬氏近有以選爲律者公絀焉文尚鈎
棘中多不情真篤論也余因並著之令後之
讀是編者因其書想見其人可已或曰先生
晩而靜攝不着言語文字是編也不足以盡
先生先生亦云

張孟奇詩序

國朝重經義而絀詞賦縫掖生鮮以詩鳴高
者籍奏太常始徙而工此業歷下諸君嚴事

茂秦非謬也浮慕者多閒習者少茂秦固聊
耶一時哉籍甚毗陵褒然擧首宜於書無所
不閱乃放逐南歸扁舟暇豫始發篋而躭史
記誦讀不能休當是時吉水羅文恭朝夕與
俱上下文恭嘗以語人亡足怪者自祿利之
途有所擅而父兄師友之教絕口不言詩見
以爲操瑟於今覆瓿于後無益於殿最耳余
少獨嗜古昧仕進之門偶一赴公車觀天下

英俊南海張孟奇亦以是歲舉于鄉一日披
霍鬈偕余遊都市中都人士無不屬目者才
情亮拔勝於所聞賦歌稱妙絕也乘[illegible][illegible]
所在留題烟霞滿紙其僑寓廣陵懷古諸什
業已傳播名流矣行千古拜官後著述日富
出一編授余余愧不文不足爲[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伏
自追念挾策以來海內雲蒸架制鋒起士爭
自發憤以揚扢古今足楚[illegible]儒[illegible]欲避舍不

數年間蛙聲雜響雅道淩遲向之名相軋者
才日盡調日卑學日殨而孟奇獨馳騁秇晼
力追古人余既心醉孟奇爲吾黨光飾安得
無片言半語序其簡端耶曩與孟奇遊長安
社中人士持兩家言或尸祝瑯琊依以揚聲
或自知其不爲名家所與而放言誹詆掎摭
先達恐嚇兒曹嗟嘅甑弇州兩集具在晚而
彌工蔵爾兩家烏能爲輕重而尸祝者固以

成其高掎摭者返以攻其短彼所爲晚而彌
工者未必非吾黨激成之也語不云乎文章
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亡論先哲遺書妍媸
洞燭後進者不能與一詞即後進少年希慕
文心置休文几案以爲榮耶然元美長養道
業之心不減休文矣世無雕龍媚之何益子
美有云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繇斯以談詆訶先輩者亡損彼[illegible]華徒自[illegible]

浮薄嗟世路嶮巇極矣余與孟奇高睨藐四海絶代希蹤安肯傍人門戸借齒牙餘論互相夸詡然聞善若驚抽揚一介不露才而揚已也阮嗣宗有遺軌矣識瓮鑿洞口無臧否乃咏懷諸詩縱心條暢聞之者足以爲戒而微眇難闚風人之指自在哉孟奇深於詩大有味于余言余故特表詩人之中溫柔敦厚者爲孟奇誦之乃孟奇之所爲詩則所謂而有定價者洛陽紙價頓高矣而閑千金懸諸日月願與孟奇共朂之

贈左轄薛公敘

成周之治重藩屏而化行江漢王風所首被焉明興亦耀畧其間方域清塵濯眞漸化馥風彌馨邇乃爲　世廟湯沐邑揆聞皇鑒妙選端良揃循其土靑雷薛公之所爲特簡而來哉公稟靈梓陰濯秀淯潭顯允閒姿旣明且緯其讀書中秘也眈精殫負抽析微言蔚爲詞宗矣珥筆侍皇門論議持大體喟然當上心談者謂公納規無鶩虖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淸風暢於所莅敘繫擢徵茂德棲音廣問沉響是宜翼台階以和鼎實參帷幄而底嘉績也而召南分陝河内借寇楚之人想望風采鑽仰明範者人人快所欲哉或謂天子侍從之臣至貴倨也來必臥閣看雲不事事或以雲夢九百之宏俢章華三休之巨麗而褰帷覽古嘯咏其間託懷玄勝蕭條高奇不與時務經懷矣公乃殊勤職署親案牘設方略出教勅椽功曹各自砥礪間一詣南樓引從事召見百年問民所疾苦其爲民興利也猶春氣之生草各因其生其爲除害也猶川瀆之瀉於海也各因其勢鏡儀而居衡虛無私平靜而處姸媸輕重各得其所楚民驩

呼辛哉樂土居無何來孔出内豎括掠嚴溪
封豕長蛇饕食天下而楚爲甚楚固萬商淵
奏也山林藪澤之饒亦足以供上之所求矣
乃至壞人廬舍掘人墳墓而指點其處以爲
有金有能獻財物自贖者免搢紳良家子受
荼毒蕩其產盡道路以目莫敢誰何公獨奮
然慷慨而起曰嗟有是哉　肅皇帝在藩邸
時知此輩橫鷙入繼大統首與輔臣計畫罷

遣之七十餘年海内晏然與民休息恩澤至
渥也柰何復有此豎擾我　皇甸　肅皇帝
在天之靈寧無震怒乎過爲楚民撫恐有敢
于我憲紀戕我人民者我得而禁飭之於是
豎稍戢斂戒左右毋輕犯臬司而中有洩忿
依違者稍見爲不合公遂拂衣去公去而荆
襄兩司理前後被逮監司馮公抗疏注　旨
璫益桀黠無所畏忌爲衆讙譁欲殺璫　天

子聞而罷之楚稍甦言者交章薦公特起公
鎮楚藩楚人聞而喜可知已夫彊於犯上者
嚴於攝下政教煩碎譴呵及細微郡縣相迫
促矣公復寬仁弘雅明練簡主用法平而必
行所司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其操履
足以範俗通運之功散風行於萬頃需如時
雨芬若蘭蓀摩赤霄而理翰轄相兩儀澄流
叅翳功亦不細已論者恨不置公樞筦而猶

加公節鉞楚之人美再臨耳楚中人士出公
門下者復襮露崇階冒勛顯色獨四方群彥
離群索居依依繹懐惘惘動天際眞人想邪
君祥卿颿言于衆曰君等誠饑渴瓊枝耶芳
訊可通蘭言托契當丐諸子墨氏爲諸君布
其悃款我當爲置書郵會蕭損之給諫持節
使楚藩與俱見過而屬不佞鳴其簡端給諫
君往而偕四子講德咏中和迴風颻於襟袖

轉而相聞于　上上必亟召公入公入而卓卓英風略略宏宇回天挽日功豈在伊傅下哉處中容長方圓之才咸得巖穴之俊並臻朝野中人人拭目也而寧獨二三君子之私

崔母太夫人壽序

先是三公九卿大集於庭臺省郎簪筆隨其後簡銓曹妙選而薦之　朝於是群公交口推崔明甫明甫方理大名治行冠三輔天子

業已心識其名名甫上亟召入大名人旣攀留遮距不得前明甫且潸歸奉太夫人朝夕與俱宴樂太夫人方以子貴加　璽書褒美翟冠霞帔煌煌閭里明甫則晨省而彩服晝遊而錦衣陶陶哉承歡色養嘯傲林泉鶯歲杪矣太夫人一日召明甫謂曰子之夫陽平而休沐田里也亦大愉快矣銓曹久虛朗端引領盍行乎明甫則私竊計太夫人七十懸帨之辰在明年夏而恨不以身留膝下奉巵酒上壽且遍召叔伯諸母相宴會而席長筵列族黨爲太夫人稱觴賦閒居而舞蹈御版輿以徜徉致足樂也明甫亦未敢頌言之太夫人而私告之左右太夫人聞而覼然曰兒過矣兒不聞羊叅軍之母訓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奈何以

我故怠王命也乎哉且偏者海內多滯才汝生平飢渴人士海内所知其遍發而佐天官慰人望毋逗庭闈爲也明甫旣不敢逆母命而又依依不忍違太夫人太夫人則取東征賦而誦之隨子之　京邸陽春送暖愛日凝霞流鶯繞槐鳴禽變柳而瀟節而式筵酌榴花而泛酒人間世所稱吉祥善事庭闈中極樂者太夫人有焉乃太夫人數戒門下無漏

言上壽事客有稱壽者戒勿納以故　都下人士鮮知者即二三兄弟辱在明甫交遊最親亦噤不敢言壽大夫人懼傷太夫人心朱元甫適奉使還　朝謀之沈延甫而並辭過余余方避匿謝絕人地慙疎節于明甫甚迺幸以二兒之命執筆為役又安敢以不文辭第二兒於明甫覆露棠陰最渥知明甫最深側聞太夫人高義最熟即以二丈之素所頌

太夫人者為大夫人壽可乎夫明甫之初理杭州也延甫嘗過梓里而聞明甫之持法平已謁明甫賀明甫則[illegible]延甫是母氏之教也母氏聞余治獄多所平反則慈顏霽余安敢慘毒以悖母訓乎比署大名銓曹　命下元甫方入賀問明甫所以秉銓者而明甫則又述太夫人之教甚悉也明甫為人深厚不伐善冲襟雅度虛巳而遊於世聞　命不色喜

端居深念若有不甚釋者太夫人察其微而叩其旨因諭之曰子之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曩之所為劾孟母製廣被者方欲兒交納天下豪俊今天下豪俊孰非兒之所當品騭者乎司理則多所平反司士則多所薦達如是而已矣於是謝子聞而颺言曰有是哉此兩者可以壽母矣夫天下之所當愛惜者無如人才所當保全者無如民命俗

之薄也政尚苛急而不情持論者務為刻覈善乎相國座師之言也治獄者當於無生中求有生憐才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此兩言也太夫人命之而明甫行之天下感明甫之義而頌太夫人之賢華封三祝豈虛語哉且太夫人之儉德足傳也自明甫之為清白吏而太夫人無甘脆之奉一切餽遺無所受退而甚慙太夫人又謂兒無慙自我為汝家婦

口不厭園蔬衣不厭浣濯兒所知也兒雖貧
乎俸錢所得亦足以給我魚軒象服我桒孔
多有持一觴壽我者我不以爲德也於是二
三兄弟懼而相謀不敢以俗文縟節凟明甫
之廉拂太夫人之意而特述太夫人之懿德
芳徽如此其烈也壽之彤管志千秋云

送郡太守翁年丈序

郡有守所係甚重邇乃多代庖者代庖之久

無如撫直指使特請於　朝宏推擇郎曹中
雅望最著者典其郡於是主爵者妙選其人
而得子先子先之宰海陵也治行冠東南談
者謂當有殊尤拔擢加於君會　天子厭言
事之臣虛臺省不署即有高課異等者不擢
臺省而署郎曹兩都中郎曹斌斌盛矣或謂
諸郎曹宂稍優叙乃顧留滯累年不得調頃
以臻鴻庥垂燕翼始飭吏治而䘏民生盡出

諸郎爲二千石而百姓皆喁喁樂更生燕之
人爲甚撫固南州名郡也先朝之剖符而莅
者多碩傑名流欒巴周迪探抽箕賾參驗人
區郡故多奇蹟乃王謝之風徽流烜其土哉
至顔魯公而英標亮節與日月爭光其靈爽
猶至今存也本朝之課循良登顯秩者往往
而有王公入覲薦吳子傳於　朝而郡多姱
節好脩之士古大夫繕長隄復故阯堰汝水

而西會之臨而風氣迴滈茂彥譽臻以文學
顯當世夫鄒魯於文學天性然也撫郡亦然
撫自晏元獻應神童舉名試館閣卒以勳名
終王曾陸吳代相紹述道德文章冠天下其
師友淵源所自今猶可考鏡也翁君行哉以
君之微言爲論講德咏中和士之陶煦醇懿
者當灑濯其心志炳厲其操履無疑何也君
之雅意崇儒術即未抵郡齋已與先哲之精

神相流通而往來相應是擢也固邀惠於雲林華蓋之山靈所感名耶名世禎符福星朗燿撫之人咸舉手加額彈冠相慶已或謂代之降也今之撫何如曩時曩樸而馴今稍多紈綺子弟俗日靡曩樂耕桑夜戶不閉今稍有誘境外盜相出入者曩者篤信好古今稍矜名而詭時曩尚輯睦今稍好爭訟余曰有是哉易俗維風是在太守君性廉靖絕嗜好

清操足以範俗聲教淪浹雖有黠桀能不悔悟君在海陵時羣盜相驅出境居常好談名理然檢跡投清軌躬行爲先講說爲末郡中者舊寧無氣類相投合者乎高逸諸君淑德真脩可式也訟雖多片言而折剸君在海陵無滯獄在刑曹無冤民撫之人聞之熟矣安知其不化而爲讓乎撫之人勤生而嗇施貴德而尚齒與禮義重犯法間有一二夸毗相

高者長厚世家羞與爲伍父勑其子兄誡其弟無相比也君至而教勑禁諭嚮慕津津一變至道矣闢講堂而廣厲學官之路懸塵榻而尊禮岩穴之英安知不有洛陽秀才南州高士出而相周旋乎屬者　主上騁良圖罷採摧與民休息正化理更新之會而良牧守之秋也先是銓曹累疏爲郡請太守不允最後以直指君之特疏始借君之重出而鎮之

遂一疏而允嗟此可謂非天幸哉署中多君部內士知君深謂君才可當煩劇其於撫也臥治有餘署中兄弟咸以爲然余故表君之風槩以曉郡之人又上下郡中千百年之本末爲君誦之君聞而喜可知已豫章西望一水盈盈德政口碑消息相聞甚近署中兄弟傾耳翹心採入循良傳中與魯名諸賢後先相濟美耳是爲序

仝太翁暨戴孺人偕老序

夫庭闈嘉慶色養承歡南面之樂不與焉或趨庭而對鯉或赴汨以噬魴或捧擻而色喜或戲彩而婆娑古之人所爲愛日而慕望雲而思者眞無所解于其心者也顧負米殷勤祿養不逮往往而有即同年兄弟父母俱存者僅僅百餘人而十年來又多變態矣獨朝陽兄妙齡登第兩尊人俱康強善飯今春去

冬并躋上壽而朝陽兄適請 闕下授除目業巳除平原 天子方勑於萬幾累月不得命栖遲羇旅中惆悵動南陔想同年兄弟陸沉金馬者聞而走相慰籍且屬余綴一詞附朝陽君歸以壽其尊人余因習聞太翁義至高望儀神姚即象心虛廓廓乎有古德讓君子之遺風焉天性好文學耻兢刀錐之末而寤言禮樂探研詩書欲以其學顯當世會從

父之官得與齊魯諸儒相往還講德而問業也論者謂公計日取青紫公亦自料致青雲無何而父没於諸城黌序中躃踊奔襯千里悠悠醇孝哀毀之狀至不忍言者蓋自是拮据勤而括帖廢矣青氊舊業四壁蕭然賴戴孺人斂惠洵懿盡出裝遺佐其急伯仲間好讓善推于于如也評月旦者推門德嘉其蕭雍考懿行美其馴謹朝陽氏鬱起而儁瑰隽

振弓冶昌令緒豈偶然哉天之所爲報明德人之所爲祝華封龍章象服偕老百年人間世所稱吉祥善事者孰有逾于是遊子滯京華遙瞻佳氣葱葱繞壽筵峨眉山下皓月澄暉洗耳河邊榮光絢彩旦夕 命下亟趣舍人治裝歸而召父老登堂稱觴翩翩爲太翁壽頡汝星光荀陳再睹巳復御太夫人版輿而行春園[illegible]長筵列孫子正[illegible]

萬品煦怡時也鶯花繞戶竹馬來迎朝陽於此得無增眷戀各去留哉喜平原去郊不千里而近瑯邪官舍消息相聞固太翁舊遊地也太夫人亦宜賦東征與俱如雋毋之聞其子多所平反存活幾何人爲加餐和顏矣朝陽兄宦履清檗無營無欲數奉教于二親萊蕪因隣邑也塵甑不足以供甘脆惟是東方曼倩之故居在焉神明宰孝感禎符倘亦有

獻西桃爲壽者乎太翁門或過諸城訪當日耆舊瑯邪九仙光景如昨恍惚安期生進如瓜棗繇斯以譚朝陽兄之所爲採陔蘭賦白華者庶幾哉竭誠盡敬蹙蹙忘劬已三興登聞圻登黃閣異日者尚當以蒲輪迎致其親詣京師公卿造門奉酒上壽二三兄弟並纓登堂探鉤作頌致足樂也無音累氣且兆其端故不敢以不文辭耳

送王比部擢守潯江序

自文裕公典試南宮錄天下士而執政子不與士論歙然服其公然執政者御之深矣生而擯不入政府歿且靳其謚焉其後十有餘年哲胤登 朝官太常典籍始詣 闕上書以請 天子念帷幄之臣採禮官議予謚謚文裕於是搢紳籍籍稱其父之賢而多其子之孝也曩余入豫章數與諸茂彥相往還坐

上揖君俊神標舉機鋒清銳翩翩咸育無多讓焉爲文豐蔚可觀試輒冠諸生迺累困塲屋項項不得志而向之執政諸子前後登巍科有褒然爲舉首者一時世胄華金帛競進奔塵滿目制科大壞論者攻擊不已卽有公卿子者材知名下帷工竹素能自致青雲亦無以自解玉石雜糅賢不肖混殽識者憂之君聞而投筆奮衣起曰有是哉前代名卿世

濟其美豈盡制科遴選以資格限耳恨不旦
自決計効吳子傅然子傳之父官至少司成
例不得謚父掌宮詹失謚爲辱身可隱乎趣
舍人治裝走燕市交英俊諸儒而文裕公所
振擢門下士錫山會稽諸賢俱負時望晉台
昂矣公殊恬愉自守不數過過郎旅而退有
不報謁者終身絕勿扱一刺謚典既　俞乙
南署得叅軍優游山水間訪烏衣故址而臨

眺其上懷古踟蹰陶情翰墨絕不通貴人書
記䆮中多貴顯于朝者以不得間間故連年
不得調君殊夷然無慍色會有者罰銓曹用
人如積薪君始得調爲比部郎已而擢守潯
江也君在比部雖兩閱歲然賫捧去者半載
去即鶯遷遷殊雁斷同署弟兄惘惘動離索
之感羣過謝生而屬爲文以識久要生殊不
嫺於文念以桑梓世誼知君深又兩使粵西

雖未入潯潯中謠俗稍知其槩已　本朝至
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䆮縣即萬里外山陬
海澨盡腈膏足自潤也獨嶺西號瘠土滑稽
突梯遊大人者爭推而遠之乃遷客名流幽
栖寄托嘯傲其間不可勝數則地靈所招耶
潯故鬱林也建寧中谷子雲以方正直言出
入侍從之臣剖符而莅其土卒以恩信招降
烏滸十餘萬人皆内屬受冠帶開置七縣其

後有陸績者廸以詩書因而化俗孝理之風
廉靖之節流傳至今人以爲白石羅叢氤氳
奇秀抓翠飛鶩相感召以君之醇孝清淑世
篤忠貞與先哲相暉映也是以氣類相扱合
而來性復慕玄修躭道帙而勾漏洞中葛仙
丹竈猶有存乎君至而卧閣看雲空庭諍絕
則褰帷緩帶開襟濯濺沐泉石逍遥召四子
講德此孰與劇䆮簿書旁午應接不暇者爲

翊之君材堪治劇法律任廷尉有餘其在署中讞議明允卿[illegible]龔黃所稱爲治理劾下璽書褒美指日可俟也署中兄弟且拭目以覬傾耳而聽不佞[illegible]書之爲左券云

薄游草卷之二十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龍門君傳

龍門君姓魏諱廷用字汝弼而其自號繩溪也則以識其不忘厥考南溪公云南溪公出遊蠡湖遇異人授秘書於是精鍊氣術參驗人區二所失咸謂其得神鏡經能立起人死人或遠於公不可召致但以符水往輒愈鄉黨中神其術寧庶人聞而聘之聞亡匿山澤中寧庶人敗或言之　世廟召與語當　上意特拜太常寺博士持節巡行天下蒐異書郡邑諸公爭馳書幣相問遺一無所受三年稱病免博士君少膺儒雅腳含六籍居常謂國家以經義取士微[illegible]不行矧以方術進者魯陽樊英猶招訕譏况其他乎課諸子業爲儒乃吾志也於是[illegible]龍門君朝夕侍授春秋三

傳諸書而邑子中有專治胡氏春秋者爲取其稿讀之輒棄去曰是戔戔者而貌榮名乎哉南溪公微聞其語趣戒兒年少無好詆訶人昔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方進知之候伺常太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乆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龍門君

唯唯而退然南溪公私竊喜謂兒才寵盖人群矣其後龍門君竟改業毛詩意欲以避同進者忌而於書無所不闚書過目成誦文蹟絕有逸氣十三而舉童子秀才試輒冠諸生凡七爲舉首而最後秪太守羅六邑茂彥如董司寇家吏部輩各以其學顯當世獨臨川李東明與君連見阨塞不得志然兩君者行清而才高亦以縫掖當縉紳邑大夫禾嘗不

敬禮焉龍門君既鬱鬱不得志則走而祈夢於鄉溪山中夢有推之登龍門者覺而喜可知已乃謁選太宰得龍門令公愀然嘆曰龍門負我耶我負龍門耶我從屈首受書以來高眄藐四海海內人士無多讓者里中兒何有乃里中兒多貴顯于朝而我授牒得一令復龍門龍門巖邑也在嶺表外瀕于海綰金章墨綬其間者曾有射策甲科其人乎神先

告我署其邑我即射策登朝何繇署是龍門負我哉我或觖觖以爲恨閉閤不事事不與民分疾苦是我負龍門矣龍門負我負一人我負龍門負百姓龍門常苦旱遂自縛城隍祠露禱竟夕或謂令至貴重柰何如此君謂曰子不見戴仲平之宰西華乎西華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起而雨集夫非積誠所感耶言未訖大雨暴至龍門人呼

爲魏公霖龍故有黃溪支木爲橋桃花水漲溺甚夥公患之爲捐俸立石橋百姓便安勒碑頌其德公爲政多仁恕愛利然用習文法躬自飭厲人不敢干以私俗喜博即閭里善家子失計隨輕鬻蕩其產者群數十百人君廉得其魁首榜笞之將置之法增城南海兩邑士大夫交口爲之請不聽邑人慴伏計以爲請託不得行欲藉吏胥廣緣爲奸吏怖公

嚴噤不敢言賂公事候公退食陰賍數百金于庭以嘗公公案治不知主名遂發憤投劾解印綬去邑人大驚相與蹤跡置金者名博士弟子遊道攀[illegible]不能得則請之兩臺使者溫詞獎勸之蓋自是而治行冠嶺南矣然公竟以病去去之日適冢嗣以童子補邑弟子冠軍大爲督學使所奇賞君聞而去志愈決去官十年而冢嗣舉於鄉明德之後必有達

人信然哉君倜儻有大志嘗慕諸葛武侯范希文之爲人時負材沮抑士多不脩節操而君力行清潔爲衆人所咲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公曰與子一籯金不如一經矧以清白遺之乎門德家聲儉約自奉冢嗣赴公車資用乏絶令聞而敕門下椽爲孝廉治裝君不許教兒義方毋以豬肝累主人也不有負田可鬻乎鬻之三十金給

兒其誇節如此君雖不饒於財然慷慨好施振人之急里居時歲多凶散錢穀廡下賴以存活者甚衆有妹而早寡自誓栢舟家貧不能自給君與弟奉訓君二人各捐田二十畝爲佐其乏奉訓君有子靖國秀雅而文嘗病羸君患之召醫者塡門君既俸隨手盡樂孺人嘗解簪珥詣豫章付靖兒戒靖兒善調護起居無爲書癖也靖竟以病不療書死君哭

之極哀然幸有廣國在才倩不減神臣之君
愛如已子恨不與孝廉接跡起數戒其毋工
古文詞爲人記室僕僕也君于文好檀弓周
禮左國史書于詩好曹劉阮陶李杜大都喜
其眞率近自然晚近世尚沈冥詭棘中多不
平與習矜詡而好剿襲長厚之意寖微矣君
於人少許可然未嘗妄以意臧不人令龍門
時直指使馳手札問君粤中藩臬而下文武

治行殿最若何君皇恐不敢對已固索君君
列其尤者上之而已直指君稱以爲長者生
平與人無牾襟度冲夷人人自以爲得君意
獨以瞽宗大典邑諸生爭論于庭君既爲時
論所宗疑受君指嗟郎雅光有遺軌矣孫禮
何人慕名德欲交驩返以結怨耶識者恨之
謝[illegible]曰余年少時從家吏部遊太守劉公
館下而睹龍門君所爲制義甚奇之乃連閱

制科賢書曾不得龍門君姓字明經拾紫豈
虛語耶其後十餘年而君家二惠翩翩競爽
矣冢嗣赴公車聲名籍甚考其師友淵源所
自垂幞傳經心事後哉向之所謂箋箋貌榮
名者幾倖進一時弓冶之業一傳而墜也余
聞之崔亭伯亦偃蹇一令世稱雕龍蔚爲時
楨天其或者畜奇聲以待旦暮于其身振振
其子孫乎身與子孫孰多昌世業者覩彼榮

華若朝槿矣

少司寇何公傳

公諱源字仲深號心泉廣昌人也世爲鄉里著姓有實謨閣直學士文定公坦者爲宋朝名臣而天順成化間椒丘父子相繼爲尚書後尚書而起有仲深氏仲深氏兄弟三人並舉于鄉弟褒然爲舉首仲深遂成進士一時籍甚稱其文乃仲深氏兄弟不欲以文鳴也而操行修潔當是時盱中以文學鳴者有兩

家或談性命或工傳註然嘗折衷于仲深氏仲深氏之學不立門戶而實踐出古人人以此多之聲名出兩家上兩家之學顯于朝廷仲深有力焉仲深性温厚急於薦拔人其推賢揚善惟恐不及今嘉興時有儒生爲武弁所中爲白當道出之生竟成就以其名顯當世比遷水部郎以河隄使者治水呂梁而猶建孔子觀呂梁書院大集諸生其中課以經義證其得失乙丑調職方大司馬楊公數與論議甚器之有　旨內豎三人典京營郭司馬惶惑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仲深抗疏力諍以爲不可遂止先是太和山有太監鎮其所言官請罷之書六上不允仲深疏朝紳韙焉留都新設振武營軍慓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都人以寧虜犯石汾永平堂卿俱罷免有　詔獨留源其眷注如此壬

申起復爲吏部郎會楊太宰病歸而代之者由南司空入秉銓政德江陵最深事必關白而行仲深炳厲高節志在奉公夜卧宿官舍妻子在數千里外不相聞問請謁無繇路奔塵大息輦轂一清於是　上初即位年尚幼冲中貴人用事多所寄請仲深深自拒絕大司寇王公於江陵爲門公於仲深爲舉主嘗以微辭諷之不聽然江陵服其高亮聽其品

裁無所橈甲戌陞太常少卿奉使德藩謁孔
林登泰山觀日出海處而歸歸遂卧雲庄不
出矣伸深自入官以來廬舍無所營產業無
所益僅葺雲庄一畝之栖召故人尊酒相對
會仲氏司理亦秉官歸相從嘯咏十餘年大
臣知公者數言公不宜久居閭巷甲申特
詔起大理少卿預　經筵明年丙戌充廷試
讀卷畢卽懇補南京吏部侍郎俄遷刑部右

侍郎前後乞休引年疏凡幾上而　聖眷不
衰竟卒于官卒之日囊幾不能歛諸公卿會
卒合舉助之棺　天子嘉其節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卹典有加公初任邑宰以廉幹知名
嘉興人至今思之嘉興故人士淵藪搢紳滿
朝追述公不置云公聽讞如神有郭杰者誣
服大辟領繫有年矣公至而廉得其冤狀釋
杰而罪明殺人者果郭明非郭杰也邑號神

君爲公爲人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權貴
憚之時倭寇攻掠郡縣理鹽法者復以增課
額爲請公諍以爲民方苦倭萬一鹽徒朋引
禍且不測止之便大賈人吳瀛總督胡公之
鄉人也胡公威震東南瀛倚爲奸撓令公執
之總督怒遝按邑召公詰曹事將以危法中
之公從容條對總督不能屈返奇其能署課
中有行事可質鬼神之語江陵行丈量均攤

一則蓋以官民一則非肥瘠一則也奉行者
失其意矣富豪得計混寬饒之區與磽土等
至使開闢以來都野之規畫蕩盡無餘吾鄉
尤甚獨廣昌得公而罷又請罷　王庄苟有
利于桑梓公卽以身任之不遺餘力焉始祖
而下各有祠以奉先有田以供祭祀說者恨
公居田太久起用太遲出而不盡其用然公
之出而爲廷尉評則人服其允爲南少宰典

京察則人服其公如公者亦可謂始終一節不負朝廷者矣

論曰余友人觀察徐州最久所接士大夫最多而知公最深云公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州郡饋遺一無所受没之日家無餘財有以也夫然公復清而有容未嘗矜己之長形人之短斯眞古大臣休休之度哉余每服公行事欲有所論著而以公之子孔

賢請余爲傳因列其大者如此以俟良史氏採焉

處士林瀚西大翁及伯子肖瀚先生傳

謝子曰余好觀古昔哲人長者行事而究其責報于天如執左券以是知陰德之助爲子孫禔福者往往而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特寵未有若富平者也孟堅氏推本其先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嗟夫世之妬賢嫉能者縱不顧其身獨不爲嗣續計乎關西楊氏仍世柱國至通顯矣而其載德隱居教授生徒者史列其迹可異也好事者至以黃雀白環爲子孫潔白位登三事之徵此其有關世教非尠淺者以余所睹記如此類至夥通籍南宮同年友林從龍氏朝夕相周旋而聞其世德可紀述焉

林翁諱以成號瀚西閩之福清東瀚人父仕

元素不治生產而爲好施於人盡其素風也至從婦家爲米市市者貧無先資亦輒應之不廣其負已也既稍稍贏餘卽出身以貸都人而薄取其償歲[illegible]巳倭夷犯我海瀕都人離散而之四方五六載甫定負者稍至度能償則收之不能置勿問他日負者德公爲治具召公公詰其所見其愁苦可憐乃直遺之錢輒舍之去去而之他所有享以特牲者亟

呵禁之其天性然也其終責負者百有餘金
而翁絕不出里閈者六十餘年人詰之故翁
曰我有德于人宜忘之也而塗覯卒遇至汗
流踵面發赤者蓋畏我而拜跪我何心哉其
深厚不伐如此性孝謹蒸祭必以禮所居數
椽不庇風雨見弟間态所欲締構豁如也族
建祖祠欲得翁產數畝地翁即聽之開居戒
子姓無得較錙銖需沾動色喜塞上翁所愉

至悉也西方靜淨之教可以養性靈避喧囂
晨起趺坐焚香誦經絕不入城郭未嘗以苛
細譴人人有善譽之不輒口造其廬者未嘗
不欽其軌也謂翁且宜高大其門子孫必有
貴顯者而公有三男子長即從龍氏之尊人
諱舜卿次典卿又次良卿舜卿者初名葵阜
字舜卿以字行復字邦治而別號肖瀚或誚
之曰而翁老田舍鬱鬱不得志以舜卿之才

宜以顯者自命奈何肖之乎君愁然曰君何
見之鄙也語有之搢紳外別有人品矧門德
清華父勞孔多評月旦者以為重余小子惟
不類是懼即陳氏太丘卿不如長所從來久
遠矣君少穎敏書過目成誦齠齔時已工毫
翰為文有名弱冠遊海口鎮與林令尹廷讃
郭孝廉造卿師事林公徵先生聲名籍籍出
諸子右高眄遐四海高流時譽尠不造焉戶

外之屨常滿矣而為文日沈鬱頓挫盡吐其
胸中之奇覽者洞心駭目相見其為人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因自亮孜不羣哉然操瑟立
齊門往往不諧于俗前[illegible]後宜興楊[illegible]知偕
部使者餘姚胡公行部[illegible]諸博士弟子而始
大奇其所為文置高等[illegible]學使又復殿之矣
君蚤歲廌父貧稍自給[illegible]莫設盡為積者所
負家日蹙君乃東[illegible]得饘飽以供菽水

北皈築土室數楹居之寠甚至不具几案無論帷帳也風雨蕭條孤燈相對婦操紡績而前誦讀不輟聲聞者嘉其義乃北阮多財見羞南阮元卿力學受哂春卿此古先豪傑之所爲感憤而不平也乃享年僅四十六而歿歿後二十年而皙胤從龍君始成進士余察徐翁君意念深遠不以一第自多倘所謂黃雀白環明徵三事非耶先是君之族有林孝

廉皆春者亦以宋人行善三世卒得白犢爲君喻當其時從龍君尚困諸生中今其言驗矣余復論次之以俟君之世世潔白子孫徵余言爲不繆焉

薄遊草卷之二十一

九紫謝廷諒友可甫著

解

體仁解

或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體仁者宜博施濟衆通天下爲一身可矣乃顧以立達之一念爲足以體仁而又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何說也解之者曰子未識仁體耶太素

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仁之根也仁根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兆斯謂龐鴻蓋仁之幹也仁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謂天元仁之實也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陽而生生一元之理已自盎然於其中故化醇敲蔚野馬氤氳生機日露而所謂仁之本體者直從一陽來復之交

倉眞而蓧素然則體仁之端可睹已夫形者
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而
仁者生之理也仁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
貊不能易其指草木鳥獸不能違其情故天
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人抱仁以處慮發於
心念念相應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神有
以告之者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
遂充宇宙天下歸仁殆謂是也故博施濟衆

以爲仁則必世而後成克己復禮以爲仁則
一日而可必彼顔氏之子名不登天府身不
出里巷家不盈檐石曷嘗飾一節賑一乏援
一溺乎而七十子之徒無聞焉彼獨以仁三
見稱夫子嗟夫體仁之稱誠在此而不在彼
矣世之體仁者吾惑焉負理之心銘之懷抱
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
自然之疊得不愈重乎是以孔門論仁不急

其外而治其內卽外所爲積功累仁膺崇於
世者意氣軒軒自喜也然不益其厚而張其
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
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仁之爲器不亦重
乎而必先之以弘毅所謂弘毅者體本抱神
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而醇白備故
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

少嗜慾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恬
漠以遊于世廓然無形寂然無事天下莫不
仰其德象其指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
家至而人結之也推其仁心達之天下而已
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
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
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窅體仁之功亦類是
矣古今稱仁者必以堯舜爲稱首乃史氏之

所爲推本之者曰欽明曰温恭夫非敬恕之宗旨耶湯之寬仁甚矣不邇不殖實基焉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吾不知其仁也夫損忿塞慾原無二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故情慾熾而生理息殺機動不至於草芥吾民不止也且也一草一木皆上天生意麟之趾仁果何謂耶古之善導其君者至欲防閑於微眇方春柳枝戒以不折斯可謂識仁體

哉仁體不徹而後佚深宮銖求無度雖日行賑賚無益也所謂煦煦以爲仁也伯陽之所深譏也然遂以仁爲病哉則何異於惡咽而廢食矣夫子罕言仁又復惓惓爲諸弟子陳説之儻亦捄伯陽之偏歟自兼愛之説而孟軻氏又辭而闢之直指其爲人之心夫終身體之而不足一念體之而有餘者仁也體仁者之所當知也

贊

于夫子像贊

天骨峻清神情玄定亮拔不羣恬漠無競北燗棐心南遷矯性明允篤誠惠和貞靜斧藻人倫斟酌元命釋彼寃民匡茲横政凡我彛章不辭顯諍摧抑公卿激昂萬乘楚澤懷芳堯階指佞寧掃齊門甘投蔣徑容與經關開揮麈柄英藻含咀根宗印証發箧盡闕分章

悉竟攄制清衷隨處體認模楷後昆尚友先正躡屩擔簦傾風遡聽絳幙雲垂洪鍾響應天陶逸韻人歸檢鏡月旦朝懸星光夜映羔雁成羣而來麒麟接踵而孕叢桂可招維桑必敬蔚矣其姿卓乎其行遠迹紛拏遊神虛靚道貴用冲物禁太盛菲食浣衣躬先子姓業紹高曾情深季孟棣蕚光華竹林嘯咏榻卧羲皇烏飛仙令濠濮忘言剡溪乘興或翱

翔乎倫黨之間或逍遥乎寥廓之境當此之時先生已逃于天放而譚者猶急乎徵聘夫以先生之鳳麟隱見固拭目而共瞻以先生之龍馬精神又道肥而戰勝指日者垂紳正笏台曜熒和固不足爲先生之榮而實爲邦家之慶

蔡公像賛

嗚呼公之生也問日何處公之殁也夢雲在

天公之處也爲魯國男子逢隣女而不内公之出也爲關西夫子饋暮金而立捐投水晶之一片酥溺女之五千舜崩陵寢孔望山川宦遊所歴道業斯傳高明洞裏石篆遺鎸神物呵護有開必先固宜以其學顯當世而起中山之象賢日繫何處心著何邊天上地下心日俱懸庶幾哉瞻先生之風槩亦可以睹天地之大全

墨讃

松烟孕秀藜火分華池邊濯錦夢裏生花淵雲墨妙頡皇書契沤潤毫芒圖寫奇麗筆簪玳瑁硯帶純銀張永所造供御罕倫吸受花箋漸漬芳液楊子草玄老生知白蠅頭點黛魚腹藏書翰藻蠖絢竹素儔趍以彼雕儁成茲妙絶懷袖氤氲三年不滅

蘭陔堂記

客有寓于陸玄齋者拙宦栖遲十年不調矣脫略公卿軼宕文史以自娛適蘭陔堂主人奉使還　朝居相面也相得甚歡恨相見之日晚已而歌陟屺賦閒居厭承明之廬揖余而別余既讀君所論著滐衷美緒吐致施英欲從君揚扢古今探微集逸發天地之藏念無計可留君則稱引古之捧檄而喜者爲君

諭君因詰余曰君惠以毛生見許度今之時何如毛義義之不出也豈不自度其時義之出也欲以祿逮其親耳以彼其時何所自暨與今日等鄙人之挾策遊長安意亦欲同東方曼倩陸沉金馬門迺曼倩數以文詞諷諫親近主上而一時侍從鄒枚諸賢名韻相激射意槩相詭爭吐其奇以相軌即未嘗攀台階闚紫闥而其致亦足以自愉乃今者時惡

儒興俗疵文雅如公等躡纓整襟規矩其步曾不得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僕即留長安邸中鳴孤調以見志誰爲和者且飽美侏儒未嘗移大官粟爲太夫人一日之養而鬻負田滅仲産違扇枕之願重倚閭之思遊子滯京華慈闈設帨即欲奉巵酒上壽無繇路則南眄者憬立私恨無窮伏自念以簪筆清署得與公卿相往還稍見示鴻篇持歸而

瀧炳蘭陔堂中環堂而輻湊者朱册華轂登堂而祝頌者斑白綺筵堂之中翩翩弄雛堂之下亭亭舞鶴堂之北萱草凝霞堂之南蘭蓀映日或安于林而孝笋抽枝或楔于沼而赤鯉入饌截髮廣被聽子延賓時譽高流標鉤作頌具憑使君諸君序中君試爲余記之君亦嘗咏南陔之什乎眷戀庭闈心不遑留此余之所以抗疏而請　衣而南也余曰

唯唯余聞之太夫人義至高爲婦也如子爲毋也如父爲姑也如毋余既從秘書遊義當有一言爲毋壽乃諸君言人人殊標彤管志乎秋甚備獨以蘭陔堂禎符景覡盛美甲雲間牕彩揚徽秇林中以爲美譚也安敢以不文辭郎以余之不文而衰庋固將毋偕隱也者亦爲用文之然陳情有疏不減令伯離親有味恍惚夏侯余之率爾操觚懼不足以當

雅命耳衰庋行戢未許躭泉石謝徵辟也遐者海內多故矣絕裾而來者達人之高致叱馭而徃者志士之悃忠倘移孝以爲忠乎如羑[illegible]之[illegible]朝人人拭目矣

薄游草卷之二十二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大舅三泉徐公墓誌銘

余聞之余母先大夫之哭舅氏也而慟幾喪明先大夫於人少許可獨心醉舅氏過外家對筵接枕話陶陶達曙間謂先大夫我死子必銘我乃舅氏死先大夫病竟不能銘而塟且迫矣塟之後四十餘年舅氏之子必芳圖

所以光泉壤者舉狀而屬之余余方有德宮之艱病未能也其明年奉使入閩過家上丘隴必芳氏復申前銘嗟是銘也豈尋常筆札諛墓間套語耶先大夫之心許而無以爲質舅氏九原待以含䘏孝哉必芳余即不敢以不文辭矣舅氏諱金字用振號三泉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之曾孫也東谷公諱瓊瓊生子一人諱賢先東谷公卒令孺人持

門戶性威嚴有子五人無當其意者獨愛季家孫日含飴而弄之體素羸不令就外傅置鄉前間多予金帛饒於財非好也稍長而追悔發憤垂幙澄神羸愈甚然晝夜誦讀不能休督學蘇公見而奇之補邑諸生諸生中相從而遊者盡豪俊也吳廷評徐督學及家吏部俱於弱冠未遇時感其獎進既貴而酹酒墓前嘆息而去其人倫鑒識如此家吏部之

托嘉姻也雖追於先大夫之命而亦感舅氏之情舅爲人孝謹母病時衣不解帶病劇偕余母同禱于神願以身代促身素儉樸嘗于施當是時槖隨于盡毋亦寧人謂徐生真孝感哉生不獨急其親也人有緩急救援如左右手未嘗責負於人能債則收之不能則置而不問金孺人沒諸父[illegible]仇構產日減翁爲人軼蕩傾財結客客常滿賴家督相調停內

承之以馴謹而外濟之以寛和宗族鄉黨悅其義盖棺後論者序世家以徐爲上推儒雅以舅爲首舅雖不幸早逝孫曾仍世替紱所輿無歲無羔雁明德之報良然先是必芳兄舉子舅氏無色喜必芳兄遊泮置酒徵歌奉觴壽兩尊人謂兒前者抱孫不喜今殊喜劇何也舅謂人孰無子子而世其業爲難耳今者孫支日蕃家學日顯必芳兄嘗涕泣恨不

及舅氏見之舅非獨課其子勸族子中有雅意嚮文學者稱之不容口至捐貲給之二三弱弟友愛綢繆約爲婚姻非望族不問亦力議婚于何何爲孝廉而其婦翁爲饒文璧先生學行素著舅私竊嚮慕之出囊中金遺蹇脩堅其約嗟俗之偷也踈骨肉而等秦越者往往而有聞舅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舅尤珍吾母必以配名賢歲丁酉先大夫之捷音

至將委禽矣邑子中有同舉于鄉者亦未有室也外王父猶豫不能决舅謂吳生癯形法當夭其后吳果卒于京邸而先大夫殤首子十年中不舉子舅深患之寢食不得怡而旦夕以爲憂居嘗謂大卿行事多長者寧慮無子患非我之自出耳我妹舉子我乃目瞑天乎諒生五月而舅氏暴死舅尚識甥甥未識舅余母言之未嘗不泫然泣下母復舉弟讃

讃亦成進士以玆宅相感彼渭陽能不永懐舅生

暘谷之東岐山之下陽崖盤礴春流傾瀉百世種麟千年躍馬鬱鬱葱芊垂垂松檟代簇簪纓家傳弓冶紹述淵源雍容儒雅才擬洛陽童丱江夏佇看天書暉煌中野

胡孟弢墓志銘

豫章先哲以道術鳴郎開習詞賦非好也乃孟弢氏崛起諸生中多長者遊亦會合禎符龍沙高聳産將相而富英奇一時文獻甲天下或講業鄒魯揮麈據師席或方駕曹劉飛蓋遊西園孟弢蓋嘗往來其間揚扢千古而以爲未足高睨四海海内人士無不知有孟弢者當是時瑯琊新都王盟中夏江陵相

當國學士靡然嚮風文體一變括帖中多倩致古文詞凌轢百代進而[illegible]牘公車見天子言事退而賦詩結社嘯傲[illegible]制科得人於斯爲盛乃孟弢連已阨塞不得志抑而就掌故課成均稍遷比部郎溘死京邸識者悼之君之先前宋陽山縣男壯侯胡滿後朱書言滿有子六十人故其族屬最著豫章之族以東胡爲望彦英生景明景明生尹文以孝謹

聞尹文生秉然秉然生孔範孔範以理學爲
豫章師居父喪憂瘠骨立寧庶人招致之館
以名世軟語孔範正色對曰上無明王安有
名世庶人默然固欲留孔範兄孔道用秘計
陰脫于難孔範出執兄手私語之曰此其外
假貌恭内萌逆志行將不利于社稷矣孔道
以袖掩其口孔範生經及儒經療疾儒字國
珍別號南湖先生萬曆巳卯貢士贈承德郎

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乃孟弢之父也南湖
公性端直方平非禮不動有魯男子之號父
死廬墓三年敎授生徒多貴顯于朝者踵其
賛善最著從子官給諫猶誦之詩有刻鵠類
没而祀于瞽宗配王士安人安人生汝煥字
文甫以其文日有名也爲弢賦以自晦更字
孟弢世系南昌愛匡廬山水爲館以栖之先
是唐人李白亦有匡山讀書處時人因號爲

少白君聞而噱曰李杜齊名則吾豈敢且匡
山故多先達白蓮杜中僑寓者衆信美非吾
土栗里元亮眞吾師也自號栗里居士高流
時譽聞美之王元美先生以下各有詩歌傳
誦遍天下想見其爲人君頎頎白皙廣額豐
頤美鬚髯軒軒霞舉狀貌甚偉望之者稱以
爲嵇叔夜潘安仁言論風采傾動一時一坐
盡驚勃窣理窟機辯清銳聞者解頤至比之

匡衡劉向楊雄口吃不能及也抵掌而陳說
事情圖經地絡阨塞要害處纚纚數千言氣
韻天成豈詩逾循構策士之雄不是過焉性
慷慨好倜儻大節談兵料敵多奇中哮酋殺
撫臣據寧夏以叛朝廷患之議勦議撫首鼠
兩端不能決君揚袂上書力請勦得　旨下
司馬覆議而臺臣中亦有請纓督戰者賊就
擒咸服君知兵云倭躪朝鮮樞臣失策聽奸

邪王和議君抗疏請斬議和者而又諫勿多
遣監軍多衆不輯也勿多增摠帥增戰不力
也其後朝鮮報至果以將領不和互相攻訐
激 上怒深一日而罷督府及宰臣皆事權
不一之過也公之論事炳先幾類如此天性
孝友内行至飭備年四歲王毋病輒呼天請
代父聞而奇之六歲誦書詩有聖童之目九
歲爲文有法度可觀十五應督學試臨海王

公負人倫鑒識於人少許可深器君愛幸同
洛陽生其後郡邑長吏爭欲令出我門下庚
午舉于鄉榜中多奇士然必以君爲稱首甲
空吳公開府淮上聘君至館下商度漕餉工
費察水形利便教授沅江時適算子永安盧
林諸洞失事土蠻驚怖竄匿葭葦治兵使者
以爲憂或謂孟弢多籌策檄召入幕設方畧
甚具諸洞悉平約士三章朔望必聚遐陬人

士聞所未聞相向而語曰曩者沅邑卭蔽獲
麟固其徵乎何東魯之遺教尚在也甲午聘
入闈校閱齊魯號得人郭中丞薦之 朝備
六館任俄遷國子博士四方人士環師席聽
說經五閱寒暑不輟成就者衆時河流淤塞
大司寇謀之主爵者欲用君爲河隄使竟爲
同舍郎所奪其後疏河導淮費百萬緡迄無
成功而孟弢擢刑部郎先是肅廟二十有二

年甘露降爽鳩栢五株郎君署言者以爲平
反之祥因以名軒君至而日與同舍郎聽政
其下或問其義舉坐愕然君對以爲前郎貴
溪江分所題禮曰人君政治則軒轅之精散
爲甘露耆老得敬受之以松栢坐有少年浮
薄者詰公得無漫語乎誰爲證者忽後墻毀
壁得石三尺許果甘露記翫閱悉如君指衆
始絕倒因命工移石重置之軒長安中有失

其女弟者浹歲不知所在君一朝廉得之人以爲神內監之母殺人君縛而坐以抵死監黨橫擁廳事刼君不爲動越明日中貴人用事者移書求活君持益堅然中貴人嗾之君始有去志矣會 今上冊立 東宮覃恩得贈其父爲承德郎母王贈太安人妻王封安人拜恩畢卽抗疏圖休沐大司寇爲寢其奏而署君慮江南囚無何停刑因過家上丘壟

於是孟彂年六十矣侍兒上食誤進白龍鬚酒嘖然伏枕子欽華旁皇求醫藥通國之人爲之禱李叅知使醫問疾云脈若木欲[illegible]然足宜瘥矣比還朝一日散步松間一足盤辟不進徐曳入室中端坐而逝時癸卯秋也先是辭家北上僅以僮僕隨行李蕭然無以爲殮同鄉諸搢紳高其義各爲之賻君生平好施予振人之急不治家人產購古今圖史

玩好不惜重貲槖日窘賴有子世其業清白吏所遺多矣奚羨一籯且其薦賢揚善惟恐不及固宜有後口不言人過人有責望于君深者或至出訕語君猶譽之不輟口當其偕計吏時大爲同進者所忌比登仕籍諸公長者咸推以爲賢于巳四方所遊知交亦亮其無他腸咸愧服君以君之坦夷雅度涉世深稍假之年謀王斷國必有大用之者卽其所

著述日闕以富談者恨不置君金馬承明之庭從諸君子纂修典籍成一家言然其詩律不減盛唐近代所希覯也自君沒後而海內之格言懿行不聞於耳後進之考德而問業者倀倀乎無所之寢斤輟弦於余尤甚爲君之令子屬余誌千秋而授余幾萬言溴經太史氏闡述之明德遠矣君生[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時卒[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時元配安人王氏

少叅王公臣子貢士緝女封安子二人長欽
勳爲諸生負儁才省文沅江而客死娶張學
士元禎孫女次欽華字實美弱冠冠廪於學
宫其雄才壯思能紹述其業以墮前人之開
也父没而客愈集娶鍾比部知崇武孫女俱
元配元配安人出次欽尚在襁褓中聘秉簡
孫女副室錢氏出女五一適李督學　仲
子武生一適萬太常思謙孫文人一適蔡叅

議文範子一字周比部獻臣子一字簡甫仲
孫女字王孝廉廷試子伯以某年某月　仲
子走書千里頋爲之銘銘曰
星躔牛斗世撫龍沙家聲著滿門德清華[illegible]
子八人孝廉七代岩桂增榮階蘭疊彩神龍
宛頸靈鳳鬱儀挺兹奇骨應彼昌期詭狀星
衡殊姿月角和嶠森森王恭濯濯星奔時譽
景附名流通侯展敬好事來遊組織四科筌

蹄六藝吐論凝神稱詩見志氣和思藻體大
志弘一日千里三傾五城授簡梁園擊筑燕
市野有陽秋籍無臧否相如論蜀賈傅浮湘
迅驅方駕入室登堂揮麈龍門請纓鳳闕自
是翩翩寧書咄咄乖帷學富取席名高掄材
東魯折獄西曹淵抱宏深宜參帷幄議切嚴
徐功叅晉樂巳年得夢庚日爲災壽不稱德
位不稱才芳遺哲胤行塋高敞屺引綸章重

賁泉壤揮毫洒汗題湊傷心雖無愧色愴失
知音

叔母黄氏孺人墓誌銘

古人以婦道擬地道良然地有肥瘠而物產因之婦人何與外事乃家之盈縮係焉蓋自余耳目所睹記族黨中往往驗旃自先大夫披荆棘時陽呆呆其未光也家世以清白著嗇于財叔有諱極別號孔溪者稍受父貲而鐃父賈于滇兄世其業往來江淮間叔顧舍而工舉人業不治家人產賴黄孺人經紀其

家雞鳴問寢櫛縰蓬垢督舍中兒生理不輟夜治女紅幕酒醴供祭祀有常客至問奇者陶陶永夕豐膳出中廚雜佩贈之課子一經其篤母儀嫻則藉其一時淑問川流矣先大夫生兒最晚不肖在孕廷詔兄在懷詔兄固孺人所生也太夫人喜謂先大夫吾舉子也而乳必黄孺人世謂初乳多類類他人弗令類孺人無憂矣語有之克勤于家克儉于邦宗社之福也巳而母以兒子啇余余亦以子事母三十年所躬濺沫沐肌膚雖遨遊四方夢魂中常依依庭闈也余既舉于鄉三年而太夫人逝幸孺人無恙移祿有年耳乃孺人死于甲午之夏而不肖第於乙未之春捷既不閑養遂不逮痛哉孺人葬而余適奉使過家上丘壟又遭內子之變五內俱摧不能走治窀穸獨揮涕而爲孺人誌若銘蓋余既哭

內子而愈追感孺人孺人之勤生族無兩之者內子效之余私竊憂內子之勞瘁而內子輒以孺人爲言謂孺人之勞瘁也而壽壽如孺人足矣乃孺人壽而內子夭夭固可詰哉或曰先大夫之建宗祠也族中父老佐之者八人叔極與標功最多極叔得孺人而館穀諸匠尤得其驩心歲時烝嘗氣𦷃脂蠻祖考之精神相感召孺人之衰疾而不死有繇然

哉然先大夫之坊監于閭實勤内子内子之
避寇而溺沼也寒裂霜凝裳衣濡濕太夫人
以下俱就孺人所孺人哀慟易衣以給爇爐
烹鬻御結至今孺人之後其昌矣詔兄及侄
俱雅意敦流畧藝實汪洋計日青雲可致耳
孺人有女適戴君者已早成進士甥俱售于
庠女最長子廷詔郡諸生娶王氏幼廷誥娶
饒氏生子娶[illegible]氏孺人生[illegible]卒

越五年戊戌之秋始葬於邑中十五都
白坡橋負申面寅葬之日余逗外家倉卒而
爲之銘銘曰
程坊閨秀年甫及笄神情散朗簪蒿杖藜蘋
蘩藻潔實樹芳菲早稱健婦晚號逸妻大塊
不仁吁嗟今淑瘁彼形神遺茲肅穆身葬白
坡魂歸華屋林鬱條繁有懷風木

墓表

劉敬止墓表

曩余舉童子秀才招致太守劉公館下同敬
止弟兄相朝夕當是時家吏部方爲邑諸生
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太守聞而聘
入邸齋命二子北面授業不佞與俱相師友
其後家吏部射策登　朝敬修亦成進士邸
中人士彈冠相慶已家吏部則謂第五名何

必藏驌驦敬止雖縱掖乎才藻亦難爲兄當
其在絳帳中年方髫齔也風氣日遒上依講
席所問大義疑難因以其說如是者二年爲
文有奇氣歸即遊黌宮裒然爲舉首矣曳裾
太學聲名籍甚安知不競爽于　朝於是邸
中人士傾耳聽捷音無有比從越中來者云
伯捷而仲亡年僅二十有六耳未幾伯亦隨
實天涯好友生死別離消息不相聞問茲者

棲遲白下始獲以父執識遺孤相對而泫然
泣下也已而手持一編授余展而覩其遺像
甚肖也購其遺事甚該也丏其志若銘甚核
也孝哉祖錫加於人一等矣君子謂萬石家
聲以孝謹聞於郡國蓋世濟其美云敬止智
能有餘兼之內行脩絜以少年練達時務號
為佳公子尊人甚器重之服勞亾不當意手
錄經驗奇方以護其疾初方伯公荎毋鄭恭

人遂寢處其旁躬操版築君竭力佐之毋使
親勞比襄大事而喜可知也曰不有吾兒曷
報吾母其後君荎新丘方伯公年七十高矣
扶病強起哀號而哭之原猶追憶疇昔行塋
丘塚顛額之狀泣謂諸搢紳曰此一丘也曩
為荒墟耳吾兒弱冠時即厚購之以有今日
大為三書生所賞識哉兒素躭經史不窺園
事乃自為身後計周密如是病間聞方伯公

為治居第泣進方伯公曰大人以清白吏遺
子孫安忍以不孝基址累大人兒婦于歸裝
遣甚盛兒却之不能兒婦料理羸餘篋中幾
五百金大人幸以此建重樓倘兒不幸而母
子煢煢相依一樓也方伯公從其請而君歿
後為錫也娶婦求師亦皆君生前所約為婚
姻托以教督者言猶在耳也君性敦悅流畧
記誦不忘猶纂述成一家言所次大父父之

訓誡及譜諜尚書辭即片言隻字皆手自摹
寫者體既羸復有書癖故遘閔凶然有子而
孝思旁皇不睹其形容不聞其謦欬則幸有
手澤存焉耳初君病知不起憂無嗣方伯公
夢太恭人舉一子畀之是以有子福之徵名
之祖錫既肇祖德實貽孫謀天之所以報明
德也族之德君者日夜祝天挹此不足注彼
有餘天之道也天其或者奪其年而昌其胤

乎君生平好施予振人之急族至蕃也有貧而不自贍者歲週之嫁女娶婦必以聞各以親疎助不給喪必賻焉不能葬者予之棺殮之日猶散粟帛庭下鄉黨高其義有以奴與產來市者佯受之而終反之反之日其人橐隨手盡矣愧無以償德君深季之議姻于鄭也即端簡公之裔又曾太母所自出君厚遺褰修堅其約納采問名必豐必盛皆取之篋

笥不以煩兩尊人其後兩尊人喜得佳婦恨坊見不及見之大抵其孝友淳深天性然也君歿後而家學日興㢘乘君舉于北闈以余睹錫之俊神標舉至性絕人能以其親顯無疑當君捐館舍時子生甫二十有二月耳淑儷項氏既哺而教誓栢舟而鳴機杼志操炳厲凛若秋霜事聞于　上將表其閭異日者錫之綸章可跂而俟也君雖死猶生耶君生

于敝邑講業于敝舥皆以方伯公宦轍所涉歷而父兄世好覆露重陰撫迹懷人光景如昨愴惻山陽之賦愧未獲乘白馬而東哭臨之也特表於其碣以見交情不敢以不文辭矣君諱世坊字敬止浙之海鹽人

笥

選部兄行狀

嗚呼兄之得病在庚寅春而其移病而歸也以文選郎選郎無肯移病者選郎移病自兄始兄為考功時忤御史大夫甚御史大夫授指其屬日夜謀所以論擊之亡縣會左內言缺政府欲用其鄉人已面屬兄署其名矣太宰楊公以為不可謂周君負俊才失職而南也曩已面許之周君於兄為同年友最相厚

善薦揚之惟恐不及況有太宰之命在寧不唯唯而政府懟無奈其友之督過何乃謝之書曰渠已面許今又私其鄉人姑且聽之然不令其三選出部也先是禮部郎高君桂于公孔兼得過政府政府移書太宰令外補兩君可亟召選君商之時漏下數刻矣兄堅執不從爭以為郎曹遷署有常秩今遂出于為外吏恐於法深又高鄉[illegible]無所怨懟而為直

言于上彰其誕節也至[illegible]府[illegible]遠二千石甚[illegible]謂愚以為郎曹効忠遭不諱言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士頗言場疏吏為寄請令郎曹所言又場事也如是以寘郎曹恐不合衆心士庶讙譁搢紳竊議流聞四方鄙人竊重明公失此名於天下也會有　詔貶高君不從部覆兄已有去志茲乃決計趣裝矣楊公復強留兄謂少延旬月當得美遷奈何被此

听也以去被此听也以去安得復入乎兄不聽人或謂兄迂兄所從遊諸豪俊多勸兄疏斥時宰令海內曉然知兄大節者兄素鄙薄俗以論訐為高嘿不應忍訴而歸歸不數月而病作矣疾不即愈愈即閉關不御內然未嘗謝客也客不以為病而兄常以為憂歲丙申余奉使南歸從諸搢紳後遍歷諸搢紳家賀元旦兄殊喜甚終日不言疲乃八日而疾

作又八日呼余及諸親友相訣別言無不盡
余固止之兄謂弟無禁余言余言自今日止
矣明日果伏枕不能言又八日而絕嗚呼痛
哉死生亦大矣兄能自割絕審其期又從容
易簀入人相對如遠行客吐論正襟困而彌
亮斯亦覘所養哉兄生而失母伯父又餬口
于滇賴大王母撫育四歲而先大夫舉于鄉
余母始歸毋嘗言兄穎異異羣兒也五歲就

塾師先大夫命之偶兄即以經笥笥經爲對
先大夫大奇之每對客必携兄至膝前稱以
爲吾家寶樹而伯兄長兄五歲然嘗比肩而
遊庠序間聲名籍甚兄幼不好美德器自過
爲文豐偉明澹不爲鉤棘語先大夫每置几
案弘獎絕倫而伯兄文多奇思稍沉鬱不振
先大夫患之讀兄文而大噱[illegible]已乃大爲督
學臨海王公所喜郡守劉公[illegible]館下課其

子而括蒼何先生鋌適行部按郡擢兄郡縣
首明年舉于鄉辛未上春官信陽何太史大
加忻賞且註之爲未易才當是謝椽佳手已
果系屬謝談者韙之兄爲人安和備於諸事
兩理劇郡當道任之出則按部入署科條前
後爲司理六七年恭肅謙約爲舉數十初任
濟南齊國安集治甚有名數循行郡中覽觀
民俗考長吏治迹擇郡國吏長厚訥於文辭

遵職無忌者即推轂爲賢于巳吏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輒鄙薄之然亦無所摘觖或有顯
避暴章遣吏考案循從容申𢮦未嘗譴訶細
微塗汙搢紳攉辱寮屬其在寮屬間淸潔自
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
得稱譽於諸公有王別駕者從秘書出補外
郡博雅能文然目患盲宴會進趨失其度左
右多竊笑之者兄獨加敬禮爲庭謁時班次

相提躡別駕君得免顛沛兄之力也後兄以外艱去而別駕遂匍匐失次謝病歸直指使登泰山兄宜從會太守道病甚篤兄白直指請留視太守醫藥會觀察使者亦以病辭直指恚謂吾代天子巡狩觀太山封禪處有何不可而官屬多稱疾不從何也兄不爲動辰坐太守旅舍酉始蘇蘇而喜可知也人或謂兄無喜太守之權孰與直指重奈何護一太

守而失直指心其後直指廉得兄所爲謹護太守狀亦服兄高義薦之朝再補福州時海防守禦使於海上捕得百餘人獻之開府方欲以爲功聞於上兄授侍御指察其冤入白之開府開府猶執以爲盜兄言人命至重鬼神難欺且盜所刧掠寧無珍寶財賄而舟中一一檢驗盡米鹽食物此爲賈豎無疑今已盡書其籍行所在有司覆按之然遠繫日久

恐有斃于獄者宜立遣還詣各郡邑諭報以復於是賴以存活者甚衆天性精於吏職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　明興以來理福州者莫能及署郡一月思省吏職求其便安諸凡牒訴什器皆爲設方略守因其迹而大治福清之人怨懟其令乃兄以視篆往而爲兄勒石於衙其後令有官至監司

者或亦爲碑以媢之百姓竟仆其碑曰不欲以汚我謝公也其見重如此前後鎮撫閩中者皆中朝名德察兄行愼厚幹濟有餘經術文雅足以當大受甚器異之惺菴龐公之應召也兄送至都亭握手謂兄曰公才便應督府奈何留滯下寮哉監司中孰如公者已徵入爲司勳主事過家上丘壠督學使江公以東方祀先大夫于鄉賢宗祀之日兄適至徘徊

祠宇顧瞻先哲慨然想見其爲人顧謂弟曰
吾鄉之顯于　朝者有三吳或登館閣或司
臺省乃銓曹尚未有人三吳之風烈可紀矣
銓曹承乏旦夕皇皇隳前人之聞是懼蓋是
歲巳卯也庚辰內艱去癸未服闋補驗封主
事俄遷員外乙酉嫂氏卒于邸得告薦鄉汝
聽自代政府謂元標業已爲諫臣見逐奈何
處之銓曹銓曹重地無逐臣居其間者兄謂

官以人重非能重人元標所自樹豈以銓曹
爲榮哉論者多謂銓曹之入必有援引之者
欲得寡援清修婞節之士爲之聊以破俗耳
丙戌起稽勳員外丁亥轉考功戊子一歲荐
歷三司遂爲考功正郎大計時務愛惜人才
雖經論斥多所保全者廣州理治行有聲交
章薦達矣徒以片言忤直指誣以快其私兄
憐之不欲遽斥也爲下其章案驗得理未陽

今當官無官謗仇家害其能且於當道爲同
年友訟之官兩臺並疏請罷之兄謂疏中所
言者非官事　朝廷設官考殿最有三年課
奏在耳何與家人事宜行檄蜀中令其家人
赴詣辨曲直以聞於是仇家發憤暴卒太守
中有強執不撓者爲豪家所中御史大夫黨
其人欲去太守以快其意兄謂太守不賢臺
省中必有言之者害之者又官于留京留京

獨無言官乎言官不言是太守無罪也御史
大夫面發赤噤不能言而方伯中有僞學純
盜虛聲者御史大夫復爲之請兄抗首爭辨
連拄其口人謂兄禍從此始矣會省中有遷
外秩者引疾求去兄謂給事留爲卿貳出爲
叅知皆美遷也奈何移疾去數爲太宰言之
太宰實其鄉人欲聽其去兄爭以爲聽其去
則代其出者爲胥中人胥中尚有張養蒙者

當今之偉人也復以次而出出則皆晉留則皆齊無乃不可乎大宰於兄相得甚歡此一舉也稍見不合已意兄亦遂有歸志矣兄素以亮拔自振行清能高不結黨友養遊說有求于人人亦莫敢干以私者少侍先大夫於澆讀何孟春氏餘冬序錄而悅之因嚮慕諸先賢之風槩要以秉義醇壹篤于自信稍睥睨當世之矜名詭時者矣欲得闇然自修之

士而用之而同年中有一其人屏居衡門絕不相聞問遂見以爲恬靜有守拔之琴釣之中加之節鉞之任舉者愕然莫知其由其移疾而歸也不引用新進而起署汝瞻政府難之謂新例無起署者兄曰元標可以破例而入獨不可破例而起乎兄於人少許可而所交者盡海內知名之士計偕而友李本寧郝承健遊宦而交羅明德耿共簡諸賢分校齊

之

闈所舉皆端士乃徐太守以卓異徵光祿於夫子以著述顯承明斯又氣類相投合已兄涉世周慎禔身重名檢虎步鶩行遵繩墨不失尺寸才雖適於務也而遇事若怯情雖篤於交也而視人若浼倘事有不協于經人有不軌于正即世所豔慕爲非常可喜之功高流時譽昇附星犇曾不足以搓奪其中蓋天性然也學務躬行厭講說立門戶一日諸搢

紳大集課玄虛兄言其少時慕陸子靜鵞湖之教析義利甚明公等復申其說可乎坐有尊貴者答以利權屬要津解組歸田何利之有兄謂大丈夫立朝爲清白吏居鄉黨奈何以田宅自汚又通書記分郡邑權也坐皆失色先是鄉有不肖者頗立產業基址侵奪平民漸以成俗兄獨皭然不汚非公事不通郡縣書記郡邑長罕見其面至中有盜牛者[illegible]

覺而執之縛諸邑邑今已賞捕者功問盜所
主名盜家世相傳爲盜無慮數百人有訓導
理邑者行賄其家理坐捕者罪罰十金捕者
貧將鬻其妻里中父老請兒爲言開府開府
故有夙雅贈十金爲兒壽兒立召里中兒予
之金里中兒夫婦日夜焚香祝之宗有居于
澳塘者盜過其門合三姓共逐之殺傷數人
理爲言直指三姓犢三姓族衆醵金請兒爲

解兒爲托同鄉長者且從旁贊之三姓人德
兒爲兒守贍君家生平取予不苟慕錫伯起
范希文之爲人必隨先太夫宦轍于楚邑有
隸饋之金立告先大夫榜其隸先大夫治行
爾清兒有力焉先大夫歷滑者鬪民爲訟訟
多釋兩造而罰構者兒謂搆者安所受罰是
復取諸兩造家欲有言于先大夫而素自嚴
憚乃從容言之太夫人大夫人亦嘗言之先

大夫爲免其罰大皆繫之先大夫以子畜兒
恨不旦夕就功名兒甫上公車而先大夫卒
于房兒方引艾灸其體痛絕悲號偕伯兒及
弟犇櫬數千里外行塋經紀寒暑不輒竟無
高敞地當其意者近始遇余生得銅陵白虎
而告之兒兒卽馳視歡劇亟貿之徐徐故先
大夫外家而徐氏兄弟叔侄與兒同筆硯師
事先大夫後復申以婚姻相得歡甚是舉也

兒所爲報効先大夫者不遺餘力矣大王母
之葬也兒身獨任之大王母撫兒如子食兒
報最深家在瑶林山中適閩寇嘯聚焚劫而
兒以諸生教授郡齋因迎大母之郡當是時
大母年八十高矣先大夫給三年俸資恣兒
出入爲太夫人甘脆之奉兒一無所取取束
脩而辦曰吾不以累叔父清操也余年甫十
三先大夫遣歸就學郡邸中人或謂先大夫

生兒最晚奈何棄愛子數千里外遣之歸歸
誰爲護視者會督學使按部舉余爲童子秀
才鄉里中籍甚稱謝氏兄弟叔侄間淵源所
自自相師友語有之福善之門起于和睦良
然以謝氏觀之尤信其後兄既貴顯于　朝
而余連見阨塞不得志蹤跡稍差池已丑之
秋兄既休沐而南日揮金治具召賓客諸故
人開尊命奕晝夜相追隨壎箎伯仲嘯詠臨

他周納言諸君又時時載酒相過倡和輒數
十章兄遂有詩癖湛思嘿誦力追古人或閉
戶思玄焚香趺坐或登樓遠覽美月披襟環
堵蕭然晏如也而城西草堂背市面郭絕喧
囂而俯林泉西望巴羅諸山超然遐想意自
得之當此之時眞自與羲皇爲侶寧論軒冕
哉乃忌者懼兄復登要津攻擊猶然不已嗟
夫鷦鷯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信

然哉兄自負雖伉直每以雅量自持未嘗報
睚眦之怨僕有撻于市者立去其僕而止仇
家之所爲齮齕兄人所不能堪矣而其人尚
在五服中死而絕嗣兄復與余計議共捐百
金之產擇從弟廷誼之子爲之後人謂兄行
事多長者以德報怨人情所難舅氏徐茂才
貧而好脩嗜古甚篤沒之日家無餘財莫繼
其宗者兄爲買祭田給族人子歲時享祀無

之兄居田六七年多所賑急人毫髮無所取
或謂好施者多厚積矣獨時散財帛出庭
下尚不足以供大事間有咨嘆謂兄行誼出
古人賓客滿堂無不流涕無論周納言伍令
尹高太僕舒董二司寇傷悼不已卽曩時有
求于兄拒之深者亦翕然無間言余謂余弟
廷讚曰余因選部兄之沒也而悟仁體焉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博施濟衆何爲哉兄臥病

禍冢子侍余哀其孝謹晝夜不解衣每左右
周旋之會以余遠歸徐氏諸舅畢集因留覩
兄疾而兄猶走迎伯兄爲別病間數呼猶子
繼程誦古人詩念登州理繼科不置嗟夫鍾
情同氣無如兄矣兄生甲午正月十七日戌
時卒丙申正月二十五日亥時諱延寀字思
敬號養和長目豐頤容貌甚偉系出忠臣疊
山公之後三徙而家瑤林曾祖傑兄弟始以

仕顯祖廣受困諸生早死而伯父杞余父
叔栁犂犂以有今日余父葢方振之逮兄而
家門始貴贈矣伯贈吏部驗封司主事伯妣
徐贈安人兄弟二人伯延賓生繼科已丑成
進士繼程中甲午鄉試兄娶嫂饒氏封安人
先兄卒生子二人繼第繼任任早死第爲國
子生馴謹脩潔家督時兄在朝杜門飭靜鄉
里稱其賢娶徐氏郎宗伯徐公之後廷桂兄

所自出生子三人似英郡諸生娶司令尹女
似瑋聘張比部女似現聘徐茂才女兄復有
側室生女議光祿卿徐君汝陽之子倜余既
釋大功服北上赴除目第姪餞別拜下而泣
與俱圖所事窀穸之事不朽之計願得 大
人先生片言而重於九鼎顧必得草以獻余
因述次舟中悲咽不能貫次作輟棄去茲復
南還率爾簡撰惟 門下採而書之即九原

開白日謝氏世世兼 明公之賜矣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先室吳氏行實

夫荀奉倩之喪其耦也不哭而神傷漆園吏盖歌以代哭乎後有歌者亡如安仁余睹其嘆逝諸篇生人之荼毒備矣死者之行事不少槩見何也夫婦之間隱微之際難言哉余既哭內子五千餘言欲有所表述以闡其微

乃歌者嘔心聞者酸鼻曾不能竟讀也題湊既肅響絕微淪能無泉下之恨乎兒輩匍匐走四方丐鉅公銘其母兒侍母之日短母儀婦則所及見者在家門貴盛時年少伶仃備嘗險阻非內子何以有今日耶撫今追昔言欲及而涕與俱即兒曹不能得之於唇吻況得之於毫翰乎生平弄柔翰以文為戲盖至是而技始窮矣念內子雅意好文學不得長

者之言不舍晰而長者又以余言為政也顧試操觚而當擊缶幸垂採納焉內子生望族祖居後山遷大塘三世簪紱所與世世無乏女嫁即顯其夫有為益王妃者淑而蕃邑里中爭托婚吳氏吳氏之宅相斌斌也正德間叔侄舉孝廉一為郡丞一為邑令尹令尹公諱鋌鋌生淥即外舅廷評公廷評公生而有異徵也五歲就塾師書過目成誦十歲請督

學試舉童子秀才二十舉于鄉十上春官不第而志不衰竟成甲戌進士行事多長者尤篩坦中名流心醉先大夫於人少許可獨稱外舅不置往少宰傅徐公家兩壻翩翩號為聯璧其後先大夫出宰東安過家上丘壟惠顧草堂歡宴達曙余方髫齓也陳雜劇于前拂余心因假寐先大夫懷中覺而酒罷公問余蘇季子何如人余對曰富貴驕人有道所

鄙況驕其親乎志溢而氣盈吾不欲覩之矣公大加嘆賞歸謂徐孺人大卿有子真吾壻也聞已委禽于許哉許卽有令女何以過吾女後六年家吏部上公車歸而內集言吳公之愛憐其女也甚於愛子女姿貌絕倫又嫺于內則性婉嫕畧涉圖史秀悟異常甚難其配必配偉人安得偉人而配之當是時太夫人在坐目攝女兄女兄二人戲謂阿弟有意

乎弟謂姊安出此不祥語明年先大夫服闋將北征爲孺子受室于許曰旣卜矣許氏女暴卒於是家吏部申前語外舅諧夙心喜可知也婚之日余方以諸生試郡庭太守馮公奇其才拔置高等賓客塡門報者至先大夫喜劇亟呼吾母逆新婦而得捷音新婦之福不薄矣鳳凰于飛羔鴈其兆汝其識之後旬月廷評公領檄入肥先大夫延欵宅中出新

婦階下兩人者把臂交懽相覤而笑坐客又交口稱贊也佳兒佳婦一代一雙嗟此一生極樂事後遂遭坎坷空自憶嘉慶之年光景可再得乎越明歲先大夫之房見侍毋妻守舍舍在鄣城中去故鄉六十里而遙羇功疆近無相聞問者虛館蕭然淸陰滿坐拭香几薦享祖靈極其豐潔性明練簡至雖處閫閫料理得宜錢穀謹封閉候姑還或調食猶大

減廩稍餘稍鬻以佐私費可乎拒之曰汝未讀禮禮有之子婦無私蓄且治家如治國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向以家督不在而委新婦至旁皇也歲豐歉不可知女其勿言明年歲大旱無粒收百口嗷嗷廩有餘粟則新婦所儲也父始喪時骨立支床彊起犇襯加以白晝逢盜刼脫萬死一生水槳不入太夫人憂而謀之婦婦曰見誠死孝日見毀萬

除時召兒入非其意強灌之兒受命啜漿也趨而出毋便捉其襟曰新婦久別兒兒罕見其面人情哉詰朝即元旦見何之婦聞而大呼侍兒送郎君之廬舍毋以新婦累郎君郎君純孝也鄉黨中聞而悅其義謂大卿不獨有奇男乃其婦者亦非常人也曩余父好脩尚惇睦給昆季恥生分以故逮沒其身猶共產業同居廬群從相聚而講業其弊婦女支

衆人競其私詐語相聞聞之則生懟恐之則舍詬孤子犖犖日行坐荒僻賴冢婦孝養其姑承之以卑孫而濟之以寬和姑婦二人相倚為命慈顏少霽哉父為邑令廉潔無私兒復落拓不治家人產毋憂之婦謂毋無憂有先疇之亂畝在婦雖仕族習為農女紅織紝則素所閑也大夫人喜而嫣工葺囷舍課耕桑鯸匠作餇東菑不遺餘力率群婢夜作躬

紡績以為常滌酒醴蕃孳息治園圃果蔬歲時之會賓客奏焉酒禮常設是以其時慶吊往來饋遺篚篚無乏絕有賢淑之稱聞於邑中是婦勤勞身不惰欲之所致也余始授外氏宗伯公篋頗工纂組以詞賦鳴好交英俊諸儒傾動一時一時之高流時譽莫不造焉晝即至暝夜陶陶達曙或問太夫人產幾何对伯所為將減仲仲方幼學也為仲也師為

伯也友伯無友仲無師內子患之脫簪珥以佐賓筵賓愈集會督學使按部所拔擢盡余知交而余亦褎然為舉首聲名籍甚書幣交馳稍取貲賦金為酒資問奇之屨常滿太守而下造其廬酒咄嗟可辦蓋是歲巳卯也堰合文昌太守古公鑄鐵犀其上欲為銘亡當意者余歸自金陵賦牛首一夕而就古公見而奇之謂非余莫能銘且聘余為書志其事

內子曰君所賦牛首者二千言與嗣千言耳一夕而疲卽君才捷疾不爲疲然覆轍甘泉嘗鑒也兩司馬並稱或爲吏或爲賦君授簡而成其書辭其賦何如余因謝太守郡多才願舍生太守內惑左右譖言而重違謝生之請請之爲賦賦成或踏其中多謗誹者余爭之不能得復請督學江公公爲言太守太守唯唯余始輟業赴秋試竟以策累牘非格棄

不錄內子懼傷余心溫顏相慰籍而是月先大夫祀晉宗家吏部應召過郡客常滿內子外敕中饋內護余起居余方絕意仕進以文章自娛嚻傲文囿一文一字相賞識余嘉其敬意而不忍其低垂美其執心而頗澆其磊鬼語有之家貧則思賢妻信然也初考氏卜城居囂湫近市市中兒多侮易之者爲孺子憂瑤林佳山水母愛之日令飴弄孫其間俄

驚悸至廬舍婚燬盡始脫身走郡中依子舍子婦供甘脆子弄雛膝下承歡潘輿熠熠間則抽牘含毫紀先大夫祀事著爲書垂模凝神焚香趺坐夫妻相對如嚴賓懼有幽憂之疾也爲置妾媵於前余謝却因問道澧陽過石門訪正覺氏歸而泛洞庭陟匡阜憩九華與君與會余既遊楚將入吳君與言吳女已坐化乃止池陽官舍內弟趨庭得內子消息

別正覺時贈余果令遺內子云食之當愈疾至池陽果以疾聞余憂之賫果星馳病已愈且孕男正覺前知示以果良然正覺者楚之異人也初爲田家女歲飢而採食山中逢老嫗予奇草食之因辟穀不食好岩居叩以禍福多奇中大司寇王公爲余言之余方卜詹尹問行藏有意也乃愀然不應獨惓惓內子問何年月生賦祿命法所中且曰丈夫志四

方遨遊甚適空以老母弱子累閨中人良苦
亟歸而侍彩衣對妻孥歡宴明年偕計吏上
公車歡會之期少矣歲壬午余果舉于鄉癸
未妻喪父乙酉余喪母三五年中殤子女者
四五人正覺之言往往驗嗟夫妻之哭吾母
也不絶其聲妻之哭其父也不聞其聲盖姑
在堂匿以不聞而姑病七旬餘衣不解帶姊
輩進湯藥輒却之必冢婦進乃嘗顧謂兒曰

吾死無遺恨恨不享新婦孝養終其天年耳
垂没呼冢婦結衷袒乃瞑婦甚宜其姑姑喜
婦順又悅其神情散朗肌膚明潤也而反抑
掻之以爲娛笑曰有女如此常作太常妻兒
貴顯時不置妾媵固當兒素有書癖定省時
手不釋卷即坐相譏語也嘿而好深湛之思
漂麥不及知因號鳳兒婦肘余或躡其足令
媚于姑比余退而入私室容與經閣乃屛氣

斂容少不聞嘻咳身自爨爐烹石鼎尊前整
滌雅步盈盈幽姿可掬或潛出戶外戒左右
無敢譁其共慎如此姑之用斂衾也陳其衣
爲之泣侍其疾也亦既久矣勸力非不頓也
擗綴則親之曰必勿使悔豈非以送死當大
事而祔於棺者必誠必敬哉人謂吳氏爲知
禮禮敬爲上哀次之且哀且敬吊者悅焉吊
者自遠方孔來必宿宿或百餘人苫塊中計

無所出婦已肅供帳甚具寒者溫饑者食斑
白者給酒肴於塗盖自是而賢聲滿郡國矣
越明年余將舉襄事走新安丐司馬汪公銘
會四方之吊者各舉所知函地圖以獻或謂
余不在姑遺之還奈何以此葷溷酒漿勤館
榖也婦曰是何言姑有遺命矣必高敞地乃
葬彼不遠千里慕義而來者毋寧有三書生
乎館之如上客後果得銅陵白虎麻地灣佳

處合甃之真孝感也余生又言舍後池不利
當塞而築宮其上先是內子夢遊池邊出而
逢繡衣使者秉軒張蓋而來將逡巡避之使
者卒下車揖曰此九紫夫人也癸巳冬直指
使岷麓陳君行部至郡從諸生計偕者後謁
見即首詢誰爲九紫君何著述之多也聞君
名讀君書久矣恨不一見君不腆以佐行李
併及諸生有差近所未有者婦喜而應其夢

豎其廬上春官得雋蓋乙未春春仲之望婦
夢有神降新居空中大叫曰吾乃壽亭侯也
硃卷與汝於是乃迎壽亭侯祀置玄都觀中
觀咫尺而近宅杌之或毀其半矣巋然一殿
賴此舉也而存廷對後移書報余曰昔董仲
舒下帷不闚園事夫君近之矣乃策對天人
而不蒙主知何也仲舒蓋嘗爲博士聞君秩
纇在中行評博間吏隱能兼玩世金馬爲是

割片肉以相遺也何必著書承明乃明得意
耶衡門可栖相門難掃萬毋發憤上書言天
下事天下事尚可爲也比余拜官行人目擊
時事多傷心者燈下草奏章請補曠官罷礦
役理冤獄昌儲祚四事內子聞而固止之余
弗聽會中丞 公見過中丞 公者外父之同年
友也直聲震天下亦沮余余詰其故公曰君
何見之晚哉越俎之戒兢兢焉在他曹爲沽

名耳儲言責者豫言事何以異於儲相國者
侵相權乎余曰唯唯不敢但余竊聞
主上行事法
世宗世宗亦嘗久虛吏部宰然未幾而特旨
召許公奪情詣吏部視事言官爭之報曰莅
言亦是但吏部不可久虛耳嗟此一言者
主上聞之不少動念耶中丞 公以爲然自之
上上立召蔡公速趨吏部內子聞之慰余曰

國家事正宜大臣調停小臣責奏激
聖怒愈深事終無濟耳會有
使命視葬新安趣取俸辦裝內子曰毋多取
貯之候叔氏試秋闈也抵官橋與弟值無館
可宿拉弟返銅城內子曰有進無退余兄弟
遂陶陶達旦內子亦匡坐不假寐余再過官
橋有詩云大官有粟能供膳小叔無貲趣辦
裝蓋謂此也明年弟既捷余方爲役新安復

出橐中金佐娣之京爲言山川風景甚悉泣
別牽裾已而曰別不久何泣爲嗚呼娣往而
姒病竟長別耶賦罷東征望懸西靡長安陌
上哭世懷人曷勝感悼耶先是余給事郎曹
念糟糠苦日久迎致京邸比至而余且出使
容雲便圖休沐漾舟河淮間倚掉臨風稍均
奇趣過高郵望烈女祠焚香遙拜訪漂母飯
王孫處指館娃宿釣臺問子陵有妻乎余曰
子陵之妻梅福之女名何以不著余曰身自
逃其名妻安所得名笑曰有是哉既稱萊婦
亦曰鴻妻獨何人也已而曰後安在余曰守
祠宇而犖犖者即其後因取特牲奠其祠子
守祠者而去歲丙申余報
命內子從選期在十月也九月既望尚滯真
州無及矣計欲舍州而陸懼弱體不勝跋涉
哉將稍遲數月以安其心內子趣駕晝夜疾

馳至瀛南霜寒冰裂霧濕軒輿余於道上賦
詩二章相慰勞爲妻誦之獨愛其中有數聲
更漏永一道夜光齊之句抵京幾幾授除目
拜官後銓部郎宰一時盡除前選者累月不
得選縣斯以譚寸祿早需妻之惠也妻幽閒
靜彗曉暢機宜身處閨閫以周慎肅雍自著
外內無間余素濶略於事不治家人產業見
謂迂踈賴內子爲經紀綜攝緩急取辦飭備

盈縮咸中其節其閒居深念務在資幹濟憂惕虔共無冥私之萌性恬靖絕玩好稍敦悅典籍欲以覩古人成敗然有故輒棄去曰不忍以煩碎累夫君也少間而臨窓端嘿清淨見禪心冥懷兀坐意自得之俄復以塵務嬰拂其慮碌碌晨昏勞瘁以死嗚呼痛哉妻事姑時稱爲從婦櫛縰笄總適姑所佩刀礪觿縫箴管左右隨勿逆勿怠恭嚴之間皆得其

任也太夫人以爲能出內錢穀差量幣物非冢婦不宜退而執麻枲躬織紝衣履余余日坐齋頭罕見其面妻日操中饋主蘋蘩棋榛脯修棗栗數米而炊操刀以割三[illegible]炙蒸汗淫淫下也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敢休丙子之冬亦既抱女矣奈百匠之塡門者何厨歸比戶多風披襟時哺遂感寒疾幾死其後當道者表先大夫之獨行而旌於其閭余不敢

以余父之役勤縣官謀之婦婦忻然程度功費以監監之曰賀客車騎輻湊筐篚雜沓於庭妻從戶內指麾某客宿某所某筐置某所供億咄嗟纖分絡繹其精力能推行之余方宴賞一堂不知也太夫人喜謂兒能顯其親婦克成夫志是舉也鄉里中以爲美譚臨汝草堂議將改築沮之者衆余猶豫不能決妻曰丈夫重謀始語有之非常之原衆人懼焉

及臻厥成晏如也望氣者籍甚吾廬堰合臺分適當其會君爲子孫建百世不拔之業吾何憚於勞且君有謀而不就坐臥不安追悔無已我所習知也宅既成余叨一第睥睨者生心謀舍旁肘腋而寢處焉妻患之夜召隣家婦婦德之深誓不忍相背負不以地畀他人他人復啗之金多妻無從得金則從親戚相假貸廣前後基址妻[illegible]寬裕柔順溫良惇

發帀中兒無知者一帀盡驚余方奉使新安也亟歸而固吾圉妻語之猶然心悸余驚其顏色顦顇矣旬月間疽發背以死嗚呼痛哉先大夫之華表在舍旁余因而為亭其上有望雲之思焉亭高俯闤闠臨眺甚適海內詞客多賦咏或聞而逕造吾亭妻謝之曰朋友出非有故不過其門況陜其榭乎有操銅枓者少而親暱令曲為請且向二子索酒漿二子踞勸毋強為兒子地治具張宴其亭酣飲達曙幾謂交驩可幸無罪矣不三日令出千金盡買亭西地掘為池池深水瀰漭亭欲傾先大夫之華表欲喙妾旁自憂懼不知所出或勸妻厚直帀一隅改豎其坊嗟坊已再豎妻可再作耶有妻之拮据在先大夫之姓字托而不朽亦女中之傑構哉行道者無不徘徊咨嗟嘆息而去妻為人寬裕柔順溫良惇

恪寡言笑然慷慨急於義其素所嚮往也慕古烈士風炳厲志操篤于自信百折不回幸而備夫成子姓以福祚終倘不幸而以夫先真不難以身殉也丁丑之冬督學使者按郡會中男無留者盡詣罷齋應試姑婦勤夜作備弄常伐驚寇至倉卒向牀帷繈兒以遁而盡攘其金珠委賊賊恣取裝橐適所欲不窮追以故得脫脫身走舍旁褰裳涉水而西水深不得渡則窘而泣且向其姑訣曰賊無厭有如蹤跡水中者姑其抱姑孫寄聲謝姑子婦不得長侍左右與翟氏女樂羊妻相從地下矣當是時妻孕子方五月姑憐之急捉其襦不忍釋姑婦抱持惻惻悲惋賊退族中父老把炬覓姑婦水中婦猶驚以為賊也赴水幾死[illegible]造大[illegible]儀韶潤致態若[illegible]而[illegible]無[illegible]之容色足憚也口

不道惡言論議從容纚纚中窾甞惟秋胡妻之死謂其大剛妻曰君咏傅玄之詩不味題廷之旨耶丈夫失明義誰與偕没齒余聞而灑然妻於余相得甚懽所爲將順余者甚適乃伯宗之戒諄諄焉謂古今名將有國士風者幾何人然或以傲慢見譏或以鞭撻取禍妾侍君之日久未甞見君慢一士撻一人也而士不至僮僕不敢前者何凌霄之幹誰與

爲林援俗之標誰與爲伍戒之哉今人非古人矣人有過則望君掩蓋之有不及則望君情恕之陶冶世俗與時浮湛古之道也妻既喪友盡哀或爲文以誄 揮涕而臨乃至於友之妻有行哭失聲若李郡丞周水部是已郡丞没撫其子約爲婚姻其感慟固當余報命渡淮揖水部君水部君出十金贈余余謝却水部君悽然曰此非鮑叔之金乃徐君之劒也閨中人蔵之久矣待嫂氏嫂氏不至心許欲酬君其置之嗟十金厚惠也余羇客四方得此於人蓋寡妻日坐闔壺婦女中栽相挨數人呼吸相應如左右手一日帀數屢之產蔽遮戶牖癡邪謀身雖憊毙其創造功亦足以傳示孫子没而有神靈驚動閭里甞遘暑水東後數降其廬水東婦爲位以哭之朝夕奠縞衣三年妻弟檀死婦孀居刈髮自誓

妻憐其志廿年中所爲資給護持之甚力垂没而遺之衣衣未至刈髮婦業已先夢之矣其靈驗如此友愛諸弟甚篤召至館下督課古文詞脩張杜之業欲以顯其親病革時瞋目顧余深以爲托其意懍其詞嚴飲恨含顰悲動左右既而曰我生時弟輩以我爲遊嚣我寧無愧於心家貧財賂不足以相給貸金買舍迫於其隣弟所知也先是余困阨日久

避地於陵緣神韜翰其庸書腊廪餼遺所得
亦緣手盡賴妻儉約居常浣衣蔬食不上華
腴而余更極書史絲竹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比數上公車資用乏絶昆氏以俸餞予之歲
連遭凶閔又盡給三族故人各以親疏與帀
粟篋笥無一緡之積復轉相匄貸振人之急
高曾而下嫁女娶婦必以聞卽余出外遊嘗
資金帛以佐其費中外六姻嘉會表禮必羞

必聘季母之亡也亟馳書報余趣歸以臨而
身自鬻釵鏄助衣棺宗黨高其義嘗謂余行
事何必師古人有先大夫家法在先大夫之
同產兄弟仰給衆多子侄斌斌既食而教擇
良配而種芝蘭于茲三世矣君何不爲猶子
計以余弟之子妻之太夫人亦嘗以兄之子
之子妻其從余咲曰若將令予聘之乎則余
安能如先大夫之所爲聘妻亦安能如太夫

人之所爲嫁之之厚也辛卯之歲余偕計吏
有日矣王氏借婚趣嫁吾女裝遣未備妻之
弟嘗以爲嘲而妻以爲恨屬纊時屬余償之
千金且曰弟之女君之聘不爲薄乃余不能
爲弟厚嫁之復以累君君其終始維持成兩
家閥閱之美死無所恨死之日猶子在都門
而其妻哭甚哀不減子婦子婦之哀聞國中
也有故姑慈而從婦聽而婉姑婦中近世所

希覩者婦嘗舉子不育憂其羸懼傷其心詒
以育他所婦三年不知知而感其恩因忘其
感已妻素弘雅有局度喜愠不形於色然性
沉詳審密夙夜皇皇若履冰而臨谷也護余
起居甚勅無少差跌余方寢食雖有大故必
乘閒而請倘聞之徒拂予意者或禁不以聞
夜哭殤子必遠于余比余對之復解顏相慰
藉太夫人謂其愛夫也甚於已良然已有疾

曾不偃臥裀褥間彊起視事余病瘧見[illegible]
連月不交睫晚猶與孫俱臥起孫方産兩月
也余爲役新安郎不以介婦乳其孫置乳媪
臥側朝夕撫摩之孫病劇幾危躬自調攝憂
疾成病余歸而怪其體甚羸若不勝羅綺者
妻嘆曰我爲君撫若孫置若産而疲恐不得
長侍君君無忘我勞苦也新安之役奉命治
許相君襄事塟有日矣費仰給縣官不以給

許氏使者相望於道趣余會妻病齒甚不果
行比行而聞直指使者按部因駐節黃山待
其曹事畢也而入以故不即返舍返舍而萏
早慮去住匆匆晤言未適遂長別耶永訣時
妻深以爲恨恨久别余未得間一語即目視
余而數數自舉其兩手指其面令察之幾可
畢生全也合情投冥契結後生緣亦足悲已
妻困而彌亮問疾者遺戶外正衿審視語不

瞀亂其已出戶者猶呼見欵謝之爲余索篆
記弟素工因題二篆一曰延陵闔秀一曰九
紫夫人少間而覓篋家世藏有一篋百枝者
余欲持以爲殉妻却之而摯器奉余示以遺
贈百年之意令更取他篋以進嗟死而同穴
妻豈不知乃叮嚀不舍待余之樹功報國也
而始合窆余未第時妻嘗夢長秋駕紫剟轙
車卒余舍妻驚匿與㴋薄而覩之搦其腰語

甚溫欵若將有所屬者病間時數問國巳建
儲未朝鮮兵巳解未洊室之憂顛沛不忘曾
不得被魚軒翟茀之飾而齋志以殁甚可悼
也脩日朗月栖托園池松篁水石之間襟宇
疎亮流心酌韻芳氣襲人或自牖闚玄象登
臨亭榭緬懷冲曠雲霞出意表哀人生之長
勤廉門之願深矣仲長統之規模幾幾可就
奈之何燕來王去蘭茁人亡抱痾倚扉戶顧

景憑噫此之爲恨何可銷滅耶虛室暖清陰
遺挂在壁此尋常悼内者之所爲感動耳孰
有如妻之精神滿戸庭行坐徘徊觸目增欷
吊客之充堂而衍宇者盡妻其相愍也伯兄
聞之頓足駭嘆舅氏之年已七十高矣聞其
病篤也而冒暑匍匐輿侄偕來因留視廡下
五旬餘喪事總總關其慮既勞且憊歸而疾
作余走視其疾猶凄然相對以泣俄而亦逝

妻之厚余母嘗也甚於妻嘗失余母依余舅
止而宿於廬或經歲月矣而甘毳之奉不衰
有貧而喪其偶者爲謀卓氏嘗復慫恿余爲
其子娶其婦姊歸而妻不及見矣嗚呼痛哉
族有叔少師之愛余如子也妻即事之如舅
生極其養沒遺田以祭焉子收其粒之入養
其母復以隣之子妻之生子數人矣妻行事
多長者合余心惟余所欲施而莫余違然未

嘗妄施一緡也雜佩之遺必以請嘗謂婦人
之脩不過棗栗乃有耗弄其夫之財物以私
相結厚者是誠何心即瞻屋媚佛亡益也脩
德以祺福勤生而嗇施以吾之儉助夫之廉
吾之志願足矣愛其子甚篤靳不予一錢曰
丈夫吏而遺清白子孫賢而習雅馴家之福
也祖德太丘家聲萬石幸無飾裘馬愿仁義
墮前人之閭俗之澆也以氣力漁食閭里奴

乘勢噬人妻患之御下甚峻豎坊時石磊砢
道側隣有市褐者豚逸彝仆其石立推余方
出遊也或因而恐喝之將封其豕持其褐以
謝妻恚曰有是哉仆石封豕蹊田牽牛爲鄉
隣笑且褐何爲者亟返之而懼爲門客所匿
則令婢子從墻頭呼隣家婦返其褐而舍其
豚隣以是交口誦妻賢而妻沒時所爲德妻
深而不以地畀他人者即此婦也妻嘗衣領

褐從余至京邸始市一絨裁製有日矣復以縞紵之贈急而佐余余不忍妻固請之且笑曰丈夫登朝何憂褞袍衣君之日未艾也堅妻竟以裋褐終其身耶客有饋褐者余不忍衣衣吾兒兒猶母也兒泣曰朱百年之母死而無絮自此不衣綿大人即追念母恩及兒兒亦安忍衣之身蔽之篋而已兒甚哀其母母教之甚有法度望之深沒而戀不能舍曰

恨不見兒光顯然知兒必能光顯余也妻朗識清機鑑衡甚炯余爲諸生時連見阨塞不得志衆口嘵嘵謂余毋

國朝以經義取士而郎君工詞賦是何異於適越之冠立齊之瑟耶太夫人聞而憂形於色妻謂母無憂安有瑰偉如郎君而長偃蹇者乎無論其才藻多辨博志節琅琅影衾不愧天必祐之天乎余舉于鄉三歲耳而喪余

[illegible]哭母之淚未乾也登第三年喪余妻彼其所爲苦日久相期許意日深想見其牛衣中相激昂之狀在目也曾不及見余有所豎尺寸功鹿鹿控塵鞅所經涉處臨風嗟恨亡歸望符離而思漸臺之義不減貞姜過郯邸而感羈旅之愁依依徐淑吳之廡伯鸞自栖冀之睢奥鈇誰鑑授簡志祠分羮給從語具悼亡詩中悼亡百首外復有閨踪四咏四咏

不已所在悲歌往往而作知爲薄夫所笑不顧也乃鍾郝之風範軌則宗姻甥侄輩人人能言之余弗論論其大者如此妻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先是妻夢削其鏡自覘以爲不祥語冢婦令視其筭且曰廷評公嘗視余筭謂余年不過四十余殆將死也妻死而余始聞之兒妻迄不以語余妻即病疽數數憂其死然不敢

聞之余懼怖余其愛余至此沒而繾綣余充甚余懸百金于市醫者百餘人不能脫妻於阨命也夫妻神清膚瑩蓁之首蝤蠐之領嘗對鏡自傷意悽愴悲懷懼命之𧗾杳生之惟有足憐者然睹其儀靜體閑豐盈愔嫕坐立若碧山亭亭監步喬喬而嫵審婠爐婆娑之態象服是宜入方謂其骨像之奇也王色金聲應圖協律是宜備祭服以參璽館綏福履

而介眉壽乃愁苦終身壽止此耶相人書真不可用矣或曰百年偕老五世其昌妻之願也夙願莫酬以彼易此天其或者艳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哉妻生子五人今四人獨繼呂繼蘇爲諸生繼林繼申繼徽俱殤女亦殤三人獨一人適諸生王永眷方伯氏順君之季子也呂娶太參王公紹元之子國岱女蘇娶侍御曾公佩之孫廷寀女呂生女一人璧秀

受李馡承伯廉君之子英聘妻沒時以不見長兒舉子爲恨今舉子似鸞蘇生子四人似鳳似騏鳳聘大司寇莊僖舒公化子比部郎舒君體震男嘉慶女三似麒四似麟
女四人妻秀奎秀巽秀軫秀
女之聘帥馡公機仲子諸生廷

鉥者殤適王者生子八人兒追念其光巒語閫所爲竁窆之事將葬其母山向遂從余之越中而趣余爲狀大先生爲銘會家弟上書伏闕見放鶺鴒之念深矣何能卒役茲者栖遲燕邸羈旅幽懷一字一泣孫子荊之文生於情無論其工拙矣伏惟哀憐其情而標彤管志千秋死且不朽

吳孺人墓誌銘

今海內詞賦家無不服慕謝友可者友可不鄙夷余而內交意愛綢繆余領職無狀待玦都門友可奉使且行實篚過余泣而拜以其嫡吳孺人狀屬余爲墓志銘余拜諾已讀狀殆八千言乙之再三始竟蓋體自楚騷出緫雜繁複紆廻續斷其情惻怛深至其才瑰奇宏肆使人驚心動魄不可措手又不得食諸

久之而姑自解觕用觕法我用我法可也爲檃栝次其事如左孺人金谿著姓世有淑女貴或至王妃父廷平公濕母徐孺人友可之尊人房令九山公母亦徐孺人也人相謂曰婭而更相友善嘗置酒高會友可鬌丱侍坐見優人爲蘇季子者愀然曰富貴不可驕人而況於親乎廷平奇其言歸語婦大卿有子大卿者九山公字也而公先爲友可委禽許

氏吳婚有期許氏女暴卒友可從兄吏部郎聞之曰吳公有愛女才貌絕倫非偉人不以配天作之合是在仲氏爲通言以孺人歸歸之日郡守焉公都試諸生友可在高等里人賀九山公九山公曰此新婦祥也無何九山公以徐孺人入房友可從孺人獨留操家秉歲豐廩有餘粟或請鬻之爲簪珥費孺人持不可禮子婦無私蓄無私貨吾攝也而因以

爲利所不敢知明年徐孺人選歲侵百口無饑則以儲粟故九山公兄弟恥生分旣沒群從聚處者嘖有煩言徐孺人不樂聞孺人媾之如初友可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母以爲憂孺人力請于姑是在新婦刀尺井臼日夕操作果蔬酒食絲麻纂組惟姑所欲受命如嚮姑以是甚宜其婦侍寢則甘上食則飽一切家事經其手不復問父喪掩口而哭懼爲姑

所知姑既病相臥起嘗溲溺七十日不倦病
革語友可吾死無所憾恐傷新婦心見善調
護之目攝婦来爲綌裹䄂乃瞑自是衣裳衾
冒沐浴飯含剪爪綴足事必親之哭不絕聲
路人嗚涕其孝敬有如此者事友可無嫌吝
入室必掃除布席焚香烹茗方其寢食則屏
氣緩步戒無白事事度拂友可意秘匿不以
聞子女之夭者數矣避夫而哭相對脟還相

慰藉也榛栗棗脯之贄非夫命不行友可念
其祖禰越三十年而秦復陶精麗者授衣衣
且製而追癹幣無所出立輟以應其婉順有
如此者友可之喪父也廬墓舍除夕歸省母即
辭去母曰見不與婦一面乎孺人聞而趨侍
見送郎君行無以我故損君純孝友可爲文
沉吟追琢思之所至不覺更有傍人毋子燕
居如坐忘者孺人輒肘之或履其跗異日自

金陵歸一夕而成牛首賦二千言郡守古公
異之會文昌堰成来乞銘孺人諫曰極知君
才工而速如蘇姤何友可因謝守守亦謝友
可文昌力不遠一牛首耶幸更爲我志其書
而召他人爲賦賦奏而妬者指摘其中多謗
語賴督學江公分明之友可揖孺人戢卿良
篋矣既成進士孺人遺書言士重始進毋失
足顯者之門除行人箕斂草封事皆關切宗

社大計孺人止之弗聽而廷評公同年友郭
中丞者故嘗以敢諫名亦誡友可君輩他日
何所不可言今奈何侵官而譏
上怒孺人竊聽之妾意固爾而居恒規友可
山公之以識度勝也伯宗之以直言及也其
妻皆藉夫而知名妾願君爲山公不樂爲伯
宗妻其匡正有如此者終日寡言笑自諸姑
伯姊兄弟外人罕識其面座右列列女圖史

對之欽欽孕子方五月悤至扶姑負兒走水深不得渡泣與姑訣義不辱賊手當葬魚腹中維是呱呱者爲謝氏宗祀計以累姑矣姑挽其裾不釋而宗人持炬踪跡之復驚以爲彘奔赴水姑識追者聲喻之乃已舍旁有亭可遠眺客載酒造亭孺人以友可外出辭吾閫主人翁他往非有大故朋友不過其門其貞介有如此者友可以

上命視作許相國墓請月奉治裝孺人曰叔氏嘗試京闈盍留以須之道遇叔氏舍館逼隘孺人以衣裄自障通夕不寐兄弟兩人得促膝欵語明年叔氏登第復解橐而贈其娣友可少師族父標族父視之如子孺人事之即如舅生養死葬割名田以食其子毋再爲子娶婦從姑死馳報友可趣歸而先爲治棺殮徐孺人有弟春秋七十矣孺人奉之虔曰

是先姑之所愛也其忍忘之毋弟蚤死婦誓不踐二庭資給之二十年而召諸弟從友可受業吾貧無財可以光大門楣謝郎復筆舌耕聊相助耳又以其弟之子妻友可弟之子裝送不豐常用爲憾婚姻鄉黨凡友可所欲施黽勉相之其睦婣有如此者子婦舉孫男女簡食毋乳之置諸臥側一夜十數起視體爲之斂孫病在死法中紿曰術家言當爲乞

丐携養始可無患三年而婦始知其子之夭也没而李郡丞周水部之妻哭之失聲家人無小大人人孺子慕也其慈良有如此者御其二子不示狎色不予一錢衣履朴素食不兼味而身攻苦食淡以率之家爲九山公建石坊有抱褐牽豕以鬻于市者豕驚走觸石石折舍中兒逐而奪之孺人曰此過誤不足校踐田奪牛不已甚乎問之知爲鄰也使女

奴從墻頭呼其婦而歸之勑舍中兒無或以乃公故濂食閭里其義訓有如此者形家言宅宜改卜友可猶豫未决孺人贊之宅成而友可第有諆宅旁地者孺人雅善地主婦其莫貸諸所親家厚遺之地主踴躍操書致聘睨者寖謀矣徐孺人喪友可走新安徽文汪司馬有三書生以地圖獻或謂是不足憑矚主人亡乞稍耳孺人不可與其過而棄之也

寧過而存之且先姑有治命葬我必于高平之陸吾觀三圖良然館韱之與上客等三地果兆或市友可亭西地而深鑿池水浸淫齧亭趾勢及九山公石坊語頗以善價別市地徙坊其上從友可浮江淮歷吳越望高郵烈女廟而拜停舟漂母祠下賞其識鑒遙指館娃嘆女戎之亡國也過釣臺問子陵有妻否曰有後那得無妻問妻何名曰子陵逃名而

隱妻名安可知曰間者過皐伯通廡下是鴻妻舉案所名到于今稱之何也既而曰後安在曰守祠者是以特牲祠祠因而犒之友可評秋胡妻病其過剛則舉顏延年詩爲對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友可誦之憮然宅東偏有玄都觀毀且盡感夢而祀漢關將軍其中此古今義烈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友可困諸生五上公車人言操瑟而立齊門固應不

遇徐孺人患之迺長跽而告曰未有才如夫人子而落落人下者淹速有時耳夫人地恐之十年事驗而徐孺人亟稱新婦知人毋易友可富貴曰及華惟文章不朽盛事君無以彼易此

皇儲未建朝鮮未定時向友可覘消息其明達有如此者友可少負儁聲一時名流爭相延訪以夜繼日供億精腆九山公夫婦葬素

維古列女載在圖史德言容功一而足矣兼
修並用彼姝者子之子之偶爲今才士其所
論譔存亡生死狀幾萬言若有遺美情文相
生道固然爾余爲節之類分條理續列女傳
以俟中壘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事奉
勑督理南直隸屯種倉場驛傳糧儲江防河

道整飭廬鳳滁和兵備前浙江按察使陝西
督學副使翰林院脩撰
國史官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薄游草卷之二十四

九紫謝廷諒友可著

使過東安祭先大夫文

於惟府君孤芳正則孝友君陳三刖棄楚十
上遊秦詣曹就署捧檄寧親傷心蒿目茹嘆
令辛僞增丁口横征稅銀千三百戶七十萬
緡奮膺罷斥竭力拊循愛民如子折獄如神
三年四命翳骼埋塵王名盡獲寃魄立伸條

教可紀風俗還淳朝廷耿野雉來馴桑蠶
候月竹馬迎春袁扉款士偃室晋賓掄材白
晝講德淸庚訂奔解組道阻攀輪波餘楚澤
時徹湘濱去思祠武顧借寇恂刑祠勒石肖
像圖真我來拜掃薦渴蘋乍忻駐節深愧
折薪朝中戶位原上逐臣臨風感慨泣涕霑
巾

明饗祠成祭先大夫文

嗚呼煢煢孤露奔走風塵屺岵瞻望痛絕二
親奉使粤西便經楚塞配乘翩翩循良紀載
焚香叩韻名宦祠前羊公片石淚者如漣陵
谷變遷口碑不滅牌版重鐫芳徽愈烈歸携
薄祿鼎建靈祠香楠晻靄沙井華滋華表鶴
歸西堂池草沃蕩雲扉暉騰天實每於羊洞
遙睇虎溪往來相應精爽不迷終歲鳩工忽
驚除夕走奠封塋不勝忡惕

同劉同年祭林太翁太母文

嗚呼靈和瑞產濟美昌期炳靈玄象絢彩丹
曦托根芳畹濬藻洪漪既稱士範亦曰母儀
於惟太翁亭亭皦皦民幹國楨人倫師表諷
議金閨甄陶璧沼元禮登龍君章夢鳥揚聲
激籟附景奔星披衣倒屣隔幔傳經鏡豈疲
照鍾隨叩鳴佽蘭桀馥擢桂飛英妙契斌芬
冲規剛彈塞上盧龍峯前廻雁帷褰日懸車
隨兩轉借寇何年徽黃巳晏韋珠光燁照灼
青藜版輿春度院宇雲栖緬懷傲吏歸對逸
妻鳳煙聲裊豹霧姿迷七澤清蘋三山乳竇
乍撫陶琴俄擊莊缶潘室清宵鯉庭白晝無
乃神傷實惟心疚猗歟太母誕粹華宗稱詩
納順率禮動容既聽而婉復慈而從女箴璀
璨家範肅雍恭語從箱一閱自牖春盤頌椒
寒閨咏柳名世篤生和丸善誘截髮留賓賡

被招友中朝明德禁苑奇才追隨金輅保翼
泰階丹蒲欲伏噲闥將排西園月映東閣雲
開四牡徵車二疏祖帳身侍庭闈心懸天仗
定策安儲按圖應像實能有容爰立作相
南州早薄南斗煇煌濫收駿骨猥附龍光許
高月旦價重孫陽吹噓鼓翼提握生芳术賴
先容薪憐後積或綰金章或駈玉轡芳訊阻
修絳帷罕侍愁絕各天擗摽無地萱花邦媛

桂樹家公一時凋謝千里惕仲雙鸞夜墜九
鯉悲風彩衣罷舞繐縷冥濛義切在三身其
贖百朽雙鶴於玄雲架隻雞於紫海睹遙瞻
山雲負隔淚瀉潺湲情深愴惻

祭先室文

嗚呼百年衿契四載仳離幽蜓暌遯王事驅
馳身世浮游家門乖牾悼往如寅悲今無主
世情翻覆宦意蕭疎軒冕塵視惟子知予栖

皇積薪數年不調痛失鸞交還需鳳誥茲者
改厝負土成阡誰知蝸鬬反兆牛眠襄余出
遊有客問舍飛盖池邊汝鬭驚訝夜召隣女
相與為中爭夸健婦闔閫折衝鸞輿過此二
子垂帷請母至止遊眺臨池搖手謂兒卬須
汝父汝父來歸歡賞朝暮我歸汝病汝願莫
酬輴輴愴度嵬嵬空遊翠竹娟娟盈盈一水
樹色朦朧咸陽西靡自固其圖自卜其塋生

有遺恨沒有餘榮汝適余心我成汝志華表
千年靈祠百世俄驚除夕誰守歲寒宣詞哽
咽攬涕含酸

又

嗚呼皓首為期與子偕老子去何之吾生不
保偷生無計蕭索宦情念子勤瘁曷我生平
强起東山投心揮涕影落潭空魂迷霧霽追
思疇昔其喜洋洋翩翩比翼天路翱翔靈匹

渡河機絲斷絕白晝摧殘玄夜嗚咽剖心瀝
血詩成百篇敘子徽烈寫我憂煎無言不酬
有感必應為我勞形為卿滅性卿栖泉戶我
月風塵徘徊不忍愴惻心神吳壤白雲燕臺
明月清陰往來夢魂飛越氣氣二子晉侍繐
帷孤身逆旅抱影淒其來歲乘槎再圖休沐
墓草抜心几塵紆目見汝無日處世無歡昧
茲雞肋茹嘆含酸涉歷衆緣周旋倫黨偕老

陲沉鷲此壓鞅念汝冥契精誓焚香襟期耿耿
耿宇宙茫茫汝必爲神明以告我我淚如泉
我心如火尚饗

祭外舅吳廷評

諒記年少時執紼從賓客後送徐太孺人塟
此山原紆鬱塟磵縈廻光景如昨也當是時
大人雖斬然在縗絰中喪事總總未嘗不垂
眄潘郎舒其慘慼今復塟公此山而塟之日

諒適以使還丘壟休汝車騎匍匐赴之不可
謂非天幸惟是山陽愴惻感舊臨風腸寸寸
欲折也淑儷棄我亦歲餘溪山不改情境頓
殊往昔飛揚跋扈之意蕭索盡矣乾乾失父
覆露重陰易以青霄之價御恩何可忘而國
士之遇不減楊公至自貶損以爲不及獨恨
其負氣太豪推倒一世或以虎豹之文來罔
哉陳咸觸屏子房進履度量固自相越嗟有
味哉不肖之閱世稍深而緬懷舊齡也殺章
一鳴金陵示別撫朱絃而太息誰與晤言乃
閩中良友奄忽云亡痛何所底賴二三內弟
相切磋天錫層暉人推濬美淵源所自世德
端良不虛耳幽明路變含情莫吐者數矣玆
對蔥芊之陌畧剖紆鬱之衷神其聽之乎薄
陳一奠匪襲恒情尚饗

祭九舅文

嗚呼舅氏竟不起耶當舅氏之七十初度而
稱觴上壽者塡門也然舅氏已稱病謝客不
肖至而彊起詣宗祠宴集一堂酒一行而罷
當是時不肖方有內子之喪也非舅氏不來
舅氏亦非甥不起甥且留侍醫藥數日哉奈
使事急而趣裝赴燕臺舅氏雖疲甚猶攝衣
冠送別戶庭間左右無不欷歔泣數行下者
而不肖既去復來從舅氏一訣乃舅氏之所

爲不肖計慮深遠者言猶在耳也私竊喜謂舅氏之形雖損而神猶强矍矍有起色乃竟不起耶舅氏之聰明賢孝鄉黨莫不聞家傳弓冶世濟簪纓世家中無兩之者舅氏之所爲料理力居多而敎詩書悦禮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舅氏盖雖死猶生耶獨不肖之父母背棄身世氧氧沉若不繫舟也奉使南還車騎迎候甥舅中相知世所希覯者奈之何

使復還而舅巳逝賓客滿坐舅獨何之此之痛悼何可勝言耶舅氏素朗悟生死大數知無遺憾于中且家道日興子孫克肖應含眎九原無疑諒雖不敏敢不竭力相切磋以無負舅氏所托聞舅氏訃哭不自休挽詩中有劒佩使還空掛隴楊懸人去自埋塵之句海內交遊聞之酸鼻舅氏尚未聞耶賜谷深源痛披宿草寸腸欲斷寸札無文神其鑒之尚饗

祭胡子約文

嗚呼姊丈其遽巳耶丈之受室於楚也先大夫方絃歌百里群弟子登堂執經証析兩昆氏迭奏塤篪而余以童子忝其間丈復冰玉相暉映鯉對在庭羊車在戶致足樂也不數十年而家學日興兄弟叔侄之射策登朝者無慮五六人丈獨偃蹇不得志何耶丈固范

之自出范之先有官翰林者於丈爲外王父即胡氏之簪紱蟬聯文章濟美又鄉里中所稱爲羔雁族翰墨林也丈固適逢其厄耶然以丈之耿介孤標不可一世即幸而得志安肯與婾婀脂韋者爲伍耶居嘗閉戶兀坐謝絶人地其天性之婞直姱節獨醒意嘗慕三閭大夫之爲人乃三閭放逐感憤不平固嘗丈即超情物外未嬰網羅何所不適而亦遭

此慘酷何耶苦海風波所在震撼大都如是非有曠達之致放浪形骸者安能不墮落其中而不自振也余昨者悼亡悲惋實難自割丈過而慰焉強起赴燕臺悲風來楚澤痛何可言奉使南還賓客輻輳丈獨何之耶寡姊煢煢念不能已匍匐問之且東生匆而臨宿草也丈素正直後必榮昌應爲含眎余雖不斂不能爲丈經紀然夢丈者數矣丈有存沒

心無死生薄陳一奠丈其吐之

王考廣西歸祭二親文

蒼龍闕下望斷雲迷白虎陶邊情隨飈赴喜拙宦之棲遲頻駈馳于道路暫駐軺軒展脩墳墓從冀北而使粤西乘星軺而宣露布便入桐鄉低徊棠樹淚染羊公歌遺召父郇雨宇以更新繪光儀而重塑駕引梟飛輪迴鶴馭幸以捨材之役再入瀟湘同登講德之堂瞻依屺岵蟬噪悲秋鳥鳴驚曙攀舉獻之瓊餘採清溪之芳杜擁道進罍合酸去任歸拜壇壝淒其霜露愧俎豆之不如嘆仕進之遲暮毋氏遺言叮嚀囑付倘追憶乎二妃幸臨風而一顧三十餘年紆軫愁緒報命庭闈感懷凋葬追赴嚴程銜哀怯霧燕詞告虔惠邀神助醴餚薄將靈其我吐尚饗

祭先室文

嗚呼別離六載奔走四方三歸顧影九折迴腸荏苒風塵蜉蝣身世慨世陸沉閱川波逝鷗消翱狎鷺序朝參乘軺冀北典試湘南跋涉炎區追惟疇昔勸識賢人陶陶永夕粤西茂彥畢附星奔芝蘭入室桃李盈門歸來宴喜振振孫子芳猶馥襟韻餘傾耳式歌且舞聊識不忘情憐去住道卜行藏報命匆匆天涯回首奠汝一觴我心孔疚

祭許文穆公

永陵炳符駿人効足竹無栖巖蘭無幽谷一時茂彥疊跡新都武啓三略文擅八區惟岳降神惟公作相善始善終令聞令望由來兩許價重東京千秋濟美一代疏英映心文明體性醇懿泛舟若虗蹣車如醉下帷發憤荷檐吐奇錦繢點絢琬琰華滋公弓旣招公車舉首運際三辰書藏二酉以彼宿學摛藻天

庭桓榮稽古夏侯明經天祿燃藜宸軒視草講幄陳謨霞明淵抱避嚚金馬模楷南雍蒸蒸陶煦詵詵景從　帝御經筵問公何在亟召公還入熙帝載三朝敭歷百辟具瞻貞和不貳吏隱能兼恂恂德心亹亹通韻玄定神情恬無喜愠南宮再試文體還淳平輿月旦務藻人倫朋比讙譁端良噤塞疏入承明義形風色綢繆叙后懮悃　皇儲身排紫闥首伏青蒲人或依違公列其狀北闕奮膺東都祖帳來稱四皓去比二䟽琅琅大節異代同符六載栖遲百年奄忽論定葢棺望高端笏急流勇退人情所難千駟弗視一枝自安朧展藍轝黃山白岳斗酒可娛塵纓可濯自公之出朝事日非聞公之訃朝野悽其　帝亦悼公褒嘉贈諡掌域是來爲公襄事諒曩遊白下投刺登龍謫仙期許國士優容蹉跎至

今慚負知己奔赴雲郎欽承　天子青鳥獻兆白鶴翱翔衣冠輜輳匍匐登堂雞絮總筵雀羅松逕玄霧朝屯朱光晝瞑雍門客散藐矣諸孤撫存悼故泣下與俱尚饗

祭戴司成

天門削玉雪竇含珠豐融瑞靄粹液扶輿疏英月繒絢彩雲衢冲襟瑰潤麗藻瓊敷沃洽芳妍同闕奇顧吐論凝神横經取席實膺天

陶金聲地擲終軍棄繻何武賜帛時逢熹靖
運啓文明頻徵高士數問長卿北溟春滿東
箭朝榮爰推獨步遂厠羣英擢桂分華燃藜
吐秀靈匱霞披洪鍾霜扣三篋亡遺千言立
就泰步亨乾離光爍姤文體一變庚士傾風
名高附驥價重登龍爰從西掖分校南宮甄
題必審考覈惟公茂行聿脩至性純篤篇蓼
蓼莪情悲負粟烏哺廻翔羊腸躑躅　皇臺

揆留縣官迫促並推模楷遂佐成均清言結
課大雅扶輪濯以清瀨沐以玄淳人爭入洛
士恥游秦講德方殷掄材復急多士龍驤陪
京鱗集冐暑而征輿疾而入衡石逾精名流
忻挹望高　朝諷顯秩褒嘉超踐　皇闔光
攄國華鑽仰明範園倚絳紗樞衣入侍鼓篋
隨車　帝眷甫隆有如周鎬薪槱繁條搜揚
靈寶聞善若驚片言遞倒時沉清機日鳴淵

牠人言籍籍相度休休宜歸黃閣早慰清流
通時英達應無滯留禍生不測謗起何緣詆
高斲儔羣小側目屈子牢愁賈生痛哭爲巳
爲災寵何從卜憤激沉淪悲傷大促公殊完
達怡悅栖真月懸三徑星聚四隣琴尊散誕
圖史紛綸筆投赤鯉馭控斑麟輿論咸推材
雄九輿嚳霧韜文白雲臨操翫世逍遥臨流
嘯傲辟召方加昊天不造雲霾星墜木折山

頹空求禪草未裒金莖計聞朝野悲動豪英
如某震悼什伯恒情景集駿臺頻依馬帳陶
鎔日深幾神逾王北海繙經東山扶杖比曠
周旋爲勝惆悵俄驚匆別猶訝生離楚江招
閔燕市生悲羅雀羣噪弔鶴雙垂東匆無路
裂帛陳詞尚饗

　同門合祭周年伯

幷絡僉昌炳靈南紀濬吐坤珍波濟雲委圓

折斑源方流玉水門德清華家聲燁耳楚楚
鳳毛振振麟趾食而能敎積而好施揮金行
樂種玉標奇三篋俱授一籯詎遺望高倒屣
學富垂帷王用三驅書勤十上璧獻陵陽珠
遺罔象柱石崔嵬罕逢哲匠俟河之清淤流
霧漲軒冕自棄筆硯俱焚植茲槐衮藹彼蘭
孫芝庭日映銑社雲屯晩生哲胤豫設高門
武騎昇堂文翁講肆墨妙揚暉筆精吐致藻

繪天陶綺紈質異召公茂齡子雲奇字來遴
大學歌習鹿鳴棄繻英妙賜帛承明鯉庭歡
動雁塔秋聲勑兒勿及待聽春鶯上苑看花
陽翅熙潤出匣連牛登臺市駿洪流激湍逝
波日迅瓊條既蕃靈根忽燼慶吊相雜真夢
相參望雲依北悲風自南芳規萬石至行羅
含三垂不朽七猶不堪抱恨終天金門叫絕
骨立支床魂銷内裂輻轃衣冠悲臨哽咽蘭
苗人亡薪傳火滅吁嗟驛使萬里遙天躍鱗
春動吊鶴雲連錦箋欲達繐帳空懸音容寂
寂神理綿綿賀客歡呼慈顏追慟壑徙猿啼
山頹蝶夢黔婁謚康萊民心動彩服仳離羅
羣泣遶倚閭遥聘叱馭徬徨薊門馬鬣蜀道
牟腸岷峨改色崦嵫匿光版輿燕喜官舍鷹
揚不盡寵榮祇添惆悵西靡吁眠東征隨養
含飴美孫風氣道上旣愜引綸還思屬纊萁

等蘭階托契桂唲分華睛薰紫綬風捲絳紗
冲襟並挹世德堪夸倉皇聞訃匍匐驚諱茂
行斌芬高懷瑰磊百年可期半載不待歷歷
金泉迢遞玉壘潸奠遙將英魂如在尚饗

祭曾粵祥

嗚呼與子論交在辛巳春僅十五年耳而中
間所歷貴賤死生交態毀譽親疎情狀已備
極人間世所嘗閱哉君才高識拔於諸子中

年最少而涉世最深世之所驚喜豔慕而不可卒致者無如文章之奇麗君匠心沉鬱閉門澄習無幾何而隱然名動京師然遨遊搢紳間未嘗恃才而揚已也談者謂君襟宇披朗應務周慎不詭於俗察其所趣操大與喻哼者殊或有所矯而懲之而遂推而遠之廪廪乎有德讓君子之稱矣天乎喻哼者不死而君死耶聞君之死也同安人祀之以君之

得疾在所禱間古者循吏祝良戴封積火自焚何其烈也君生而與文章之士齊名没而與循良之吏同稱君亦可以不朽矣且也交道之雜薄朱不免齟齬於我無間焉君以諸生從余遊而先余三年登甲第余固油油然自得也而君甫聞余之捷遂不及相聞問以死余能無惻然于中耶余奉使南歸道逢君僕感舊臨風未嘗不泫然泣下也貴賤生死交情同之毋亦感君之深耶且幼兒蘇曾侍君東坦不果而又以猶子之子娶之篤睦潘楊綢繆王貢殆庶幾耶江濤奔湃鷹茫波臣有賦招寬無絲續命余有悲于英瑰之憤激也敬以詞慰君且君有子頡甚當振弓冶不墜耳靈其少妥鑒余之虔

南歸祭祖

於惟我　祖倜儻負奇揮金不顧抱璞生悲

嘯傲烟霞徒四壁立矯志摧輪截道颱急紖紖王毋藐矣諸孤冢難掖凶益聘良圖華戶春風機絲夜月父璿璇源名馳北闕滋培世德家學日興亟其裘克振甲第聯登喬于其身昌于其胤諒也蹉跎今始獲雋緬懷枌梓奉使南還春歸瑶嶺雲抱碧山稽首拜瞻低徊不舍靈爽依依煌煌駟馬尚饗

祭外祖

嗚呼羔雁家聲麒麟宅相孰是蹉跎而走俗狀三千奏牘九萬扶搖波生雲委龍屬天陶億在髫年來歸自楚泣別羅裙行賫草甫依依外氏覆露華滋弱不好弄被習詩書無疑不折有奇必問執手叮嚀殺局承訓阪輿扶侍母氏歸寧諸孫在側 王母在庭歡聚玉堂光車熠熠抱恨終天追養無及緬懷自出奉使南還賜谷晦藹玄纂濤漫稽首拜瞻低

佪不舍靈爽依依煌煌駟馬尚饗

祭伯父

家學中微賴有 伯父我父振之遂昌其祚族成羔雁競爽鸞龍咸推世德景仰高風福善之門起于和睦月旦之評賢于夢卜同披荆棘共賞芝蘭傳經玉馬獻賦金鑾諒也蹉跎今始獲雋簪組匪榮箕裘稍振望雲南赴九折廻腸燕來主去蘭茁人亡三父俱徂低

佪妻楚養旣不逮舅寧我吐尚饗

省齋叔師

嗚呼襟期千古知我者希惟師知我勝我自知當年孤苦形影相追奄然背棄九載于玆蹉跎歲月慚負明時鵬摶絕磴鶯轉高枝陸沈寄托無從卜龜狹邪世路對面九疑緬懷冥契腸斷心悲林歸小阮絃絕鍾期暴時嘯咏浪迹探奇鳴禽西射醉菊東籬園林猶在

物候雲移玉山頹矣薄酒空持尚饗

十四舅父

於惟先子早歌鹿鳴始諧鳳卜舅氏鍾情曲逆何人而甘蒲席謝氏方興必光吾宅言猶在耳今始驗之世世嚮結何忍忘之管鮑之知潘楊之穆累世婚姻綢繆篤睦兩家子姓冠蓋煌煌孫曾競爽世德靈長他日幽埏雲也駟馬孫以爲常錫以爲討追惟壬午拜手

壇場潘輿熠熠瞻眺徬徨悼昔悲今曷勝淒楚餐既不待奠寧我吐尚饗

祭舅母

嗚呼追惟甲午辱在泥塗故鄉在望一片雲孤浪跡栖遲空傳衆計今也晝遊始拜于墓母之懿行曩巳畢陳母儀如在門德維新瑞靄階前孫枝榮茂舅氏加餐躩躒如舊緬懷疇昔來綵依依思親悼故泣下霑衣擁傳來

過隹城鬱鬱酹酒臨風我心則慄尚饗

祭吳廷評外舅

壬午之冬公車迫赴公在陪京邀我天路余新得雋紛綸戴牘留滯江皐歲忽云暮公遲我來呼兒治具遲余不來却酒不御舍兒傳呼爭迎在戶倒屣開尊陶陶達曙促席論心[illegible]款展輻輳衣冠延賓相傾冰玉一堂客[illegible]足未馳牛首先賦西靡阡眠南歸

匍匐十載蹉跎縱橫武庫抱璞興嗟垂帷殷富冀北群空郡中獨步奉使南歸臨風悼故郄公之知臧侯之遇道契從風恩滋覆露伉儷永諧獲均奇趣席彼鴻庥昌滋胤祚繡谷雲移荷池香度門德彌鮮芳風愈馥兩家子姓珠聯星聚嘯美淵雲沉酣遷固展也謝吳庶幾張杜奠此一觴靈其我吐

北征告墓

仕之急也欲逮其親親之不待仕亦含辛念我顯考氣稟玄淳道宗先覺志拯生民循良結課籍甚朝紳胸臆約結未展經綸克成先德在我後人其也奉使歸及首春秋慶忽動鴻雁來賓除書巳及王事鞅身拜辭丘隴入侍楓宸颷廻雁塞雲度虎津捧檄生色叱馭留神

沈夫人

嗚呼坤則冲華壼猷宣整錫羡慶膺祚靈駿炳猗歟　夫人惠慈貞静性揚蘭芳德振玉頴奇朗四照動遵禮規分微臨象納順稱詩展如邦媛實惟女師昌暉素里賛軌赤墀孝逹寧親敬行宗祀虔麗絺綌光華沼沚絡緯秋風桑蠶春水藻滌肅恭周慎韶理東山捉臭少無宦情既諧鳳卜克相鷄鳴趣裝戶牖應　詔承明横經取席剖握傾城既擅訥峰

復精理窟昌此鴻圖賚兹良弼道契從風祥符捧日曉唱龍鄉矑廻鳳律家門貴顯損抱用光禔身節儉教子義方物禁大盛名忌早湯三年豹隱萬里鵾翔毋儀肅雍大家明訓穆穆徽音亹亹　韻淵塞芳猷川流惠問陽德亨衢泰真啓運初傳柏葉甫頌椒花眠祲告沴瑶彩收華返覓香斷傷心烏譁　宸軒遣際行路興嗟嗚呼哀哉北背國門南歸近

首墜路抽陰輿鈒拂柳中帷響奔庭樹驚吼脩夜不暘芳名不朽其等㡳門瞻婺婉嫕側聞應金吐曜謝玉于雲鐘銘矜勤匣影隨分虔脩芻束悼切芝焚尚饗

管母　孺人

玉韞射侯參聳天壁既吐龍湫還標鯨額醇曜斯闡方祇始凝絳帷景胄祥發慶膺肇允秘儀閫德斯亮淑問川冲淵心蕙塱亦既鳴

雁孝逹寧親既䝨而婉内則恂恂釋彼鉛華供兹蘋藻犓膂蒿杖藜虔脩栗棗實佐君子客與經閫風徽朗彈天路雄飛淑懿温恭寬仁弘雅在冀之畦聲聞朝野駹兹劇邑持簡循良腰懸墨綬昜賜尚方擬載逸妻同之官舍計音忽傳寒颸悲詫追惟疇昔泣卧牛衣激卬而起鼓㠁黄扉寸祿未沾中道　折鵜鏡摧殘鸞簫鳴咽塋盧紆軫組帳空烟璧有遺

桂匣有餘絃潘岳悼亡情鍾簡撰縣裏看花
有淚如潸其等叨倍嵇阮托契山公側聞淑
媛罔詰蒼穹女師寢儀邦媛倏逝霜夜流氛
曉月升翳搢紳匍匐走慰旁皇家昌鳳卜身
毓麟祥桂子蘭孫盈盈階下弓冶蟬聯名韻
激射經年抱璞及見拖金晝遊梓里日霽蘭
襟没有餘榮撫棺輟慟孰是先幾買棺薦貢
蕪辭告奠特慰靈寬撰德微述圖芳永言

薄遊草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廷諒撰此集皆其從宦時所作故以薄遊爲
名凡詩六卷文九卷明史藝文志載廷諒薄遊草
二十四卷此止十五卷殆非完本矣

自愉堂集十卷

〔明〕來儼然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四十七年來復來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自愉堂集十卷》提要

池陽来先生自愉堂稿序

自太史公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歐陽永叔又申之曰詩必窮而後工此其原出於小雅楚詞小雅以怨誹興楚詞以騷愁作蓋其變也而後世遂有以變爲常者嘗食而歎無病而呻居乎世而爲危亂仳離之語覆亨途而有盡傷堙欝之思此非但人情之偏亦不弘而世道日以衰散無懸蟬舒長之象可知也蓋人以有欲益進之心而所遭之世或靡常而不可必嘗其直行益進之時盛心滿志期於必遂

而往往有齟齬坎坷之境以拂亂其所為彼既不能深陶於中和粹然之德而又不能盡達於窮通自然之理以致勢有所逆時有所抑則歎生於不遇怨起於無聊于是高才好奇之士攄幽發憤而窮愁之書作焉非故樂此而務之

也余嘗不屑於是迺今讀關中秦先生之集而曠若發蒙也先生多而穎異鄉里號曰奇童趨庭有聞精思不輟時師嚴計之業旬日而盡之稍長即能詩及古文詞家藏萬卷靡不博綜而猶日不足聞他方有異書必重購遠致得則

閉戶兀兀終日家人事無足以屬耳目也初罷春官輙慕司馬杜游踰河濟遡江淮遍歷中原江東諸名勝所見益廣文思日益進又從豫章鄧文潔公叩性命之學意若不屑、於枝葉幣帨之技者故其蓄奥密渾涵而無鍥意膚末之習其出博大沖融而無流僻憔悴之態每探其邃而味其腴大抵多仁人之言有道之旨不覺囂囂之自澄而躁之自釋也至於有韻之文尤其顓摯元本風雅褒駕漢唐會通乎溫柔敦厚之教而傳描為涵濡諷詠之[illegible]邇代之剽摸流俗之俚詭不堆洗

而空之真可興而障之矣蓋先生愛
頤居易適己無營故名其堂曰自愉
其書即曰自愉堂稿夫愉者和樂
也禮曰愉愉乎其忠斯善之愉矣先
生以其受中之和而鳴其由中之蘊
故能擷百氏之繁而協於平調見
詩之適而軌於正樂志所謂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四暢交於中而
發於外者豈乎其備焉故能使
人瞻企樂玩欣慕若已如慶雲明
霞仰其高遠而悅其明麗如瑞麟
威鳳駭其雲異而愛其吉祥又何
取於犁飲潜懷擬之然與漫居安
履順之意者乎昔人之稱李太白

詩曰自適其適不知其然而然白
樂天自叙其詩曰閑適有餘酣樂
不暇每一吟詠每一歎聲二子可謂
得愉之深者矣余生也晚不獲執
鞭於先生得交先生冢子許部君
因得讀其文而想見其人冢子天
下士也余與之相頡頏者有年雖
異代而有拜親之誼焉輒取其集
序之且以廣夫世之文士以家慈自
隘者云爾

左春坊諭德通家後學東蒙公鼐謹叙

清源年家子方繼皐謹書

人之所竟非望之以自竟
欵翔其身後之立也朱幸
目睭之材視其顧從長公
後鞭駕垂向所長望之
口畫從以倡顏而仰其志
各夢境之東臻其實

敍　五

皇集風雅運鄴質先正
之風郎宋真望之矣朱
猥望之甚俛仰今古不能
不揣疑而三歎
萬曆己未之秋日書於
清源工部分司之寓

館中
年弟米萬鍾

敍　六

自愉堂集目録卷之一

五言古詩

月夕值陰作
初夏
斗室詩爲表兄王子德作
送同竹先生郭公入討
述歸二首
古風二首效黃山谷寄蘇長公體贈王子德
表兄

初夏出郊
雜詩二首

七言古詩

觀黃淮水勢入海圖
戲贈李子得寵姬
亳郡牡丹歌
張路山水歌
海僊圖歌有序
夢觀瀑布行
採蓮曲
大人壽歌詞四章

卷之二

五言律詩

從軍行
折楊柳
九月八日讌集
驄馬
高陵別兄弟姪孫輩

破屋
新豐
月夜聞笛二首
送兄
登華山曉至莎蘿坪而止悵然有作二首
送汪山人玄開
太和舟中
山店阻雪
和何一玄丈行役太和亳州過歙王孝廉鄉

埜之作
與何丈同事郡署仍用其韻
途中作
宿道傍小庵
何顯上奏績被　恩命
政暇除地結亭榜曰退思聊紀四首
九日雨霽
月夜聞雁
急雨

三義廟
可愚君候以棠花秦邸諸作見示還答四首
渡江
樊山上有小寺
秋日齋居
至都晤高可愚縉部
邀胡肖雅京兆耿藍陽進士覩海亭眺望
清明日哭先宜人墓志哀三首
曉出西郊郊有先宜人之隴在焉
除夜過王一兄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水部楊公北上二首
小園晏坐終日清事瀟前頗適余懷詩以寫
之五首
乾坤一草亭爲梁草齋丈賦
送邑令文溪張公入覲三首
壽米年伯故錦衣百戶也

朱職方公便歸壽其父封公
壽郭蒙泉年伯
壽翰林劉年兄母太夫人
贈朱年兄
之官途次漫咏
邸中種花有作
送梁君星歸赴秋試二首
咏鶯
秋日暫止郡郊館舍蕭然有清意賦此

壽其叅軍尊人
李公子招飲賞牡丹其友二茂才在焉
詠柑燈
兒復登華山雨中覽眺爲余道之遂有此賦
九日壽春道中
客邳送君叅之廣陵
贈持心上人
楊年甫弟後一册寄壽尊君爲賦
商州王守考績獲封

題元宰先生靈岩洞
李太學園繡毬花
周太學樓居
春江曉泊圖
七夕
送如庵先生令宜君
秋望
送督學許敬庵先生歸養
梁夬過訪有作
詠菊
法相寺
寄梁夬
寄王光庭工部
郭太尊考績
讀張孝莊先生哀輓册
可愚君侯見留縣齋看菊
金陵
送翟畏庵歸南海

聞警
客中初秋感懷時西夏警猶未息
留別鄭養白
梁君宿招燕舟中
送高可愚君侯被誣歸
壽梁鶴亭鴻臚
至日高可愚繕部邀飲同顧朗哉分得娥字
過訪朱汝修賦得修竹館
冬夜集顧朗哉齋中

冬日同朗哉集米仲詔年兄石夾齋
薊州道中
潘象安中翰使至山海賦贈
秋日南行再至廣陵有作
邀王宗谿寅丈耿藍陽進士觀海
顧朗哉老而舉子喜爲賦此
咏月
卷之四
五言絶句
秋夜四首
題畫三首
茶花山雀圖
題畫
秋日病起看菊二首
七言絶句
途中口號四首
畫扇頭山水戲題其上
南遊歌

題畫
夏日即事二首
畫漁者二首
除夜抱病獨酌
咏瓶花一首
題山水圖四首
禪窩偶書
贈舅氏張向榛翁六首

自愉堂集卷之一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

五言古詩

月夕值陰作

良夕值三五秋容湛以徹云何須臾間皓魄成淪沒兎潛玉乃失桂掩芳仍歇莽莽玄霧番黯黯濃雲發天實妬幽賞奐焉罷怡悅負彼綠醑盈空有華羞列睠顧安所罔浩歎中爲熱

初夏

淑景促不常倏然移炎候燥溽漸以侵冰漿若欲嗽值此未云厭忻彼特長晝朱華茂崇階綠陰散廣囿舉統成浩覽翫物得佳覯

斗室詩爲表兄王子德作

浮世慕高華哲人甘沉約斗室不盈武居處有餘廓日月明扃牖草木映簾薄不礙撫光景且得寬丘索矯矯嶠與龍忌靈邏深壑君子事探討何能謝寂寞欽矣董生帷娓彼楊雲閣

送同竹先生郭公入計并序

郭公之令三原也廉軏榆筴仁重蒲鞭明懸矯日惠樹甘霖擅茲四長奚有百里以故百姓依之安堵臺使盛爲推轂維茲明年期當入覲征車既駕驪駒載鳴彼邑人士惓不忍別固知九遐端在茲行祝公雖切而五袴望之來暮失怙可虞聲歌遍野共若一辭罔非道睽別之恍述撫育之愛而況某者忝龍門之屢登侍虎座之末講哉夫懷德而思報者恒情也有觸而成聲者

要規也情係于德而聲觸于離若某於公可以詩也已于是短歌三章以當三疊驪才謝幼婦然寔紀循良郎令播之國都採之使者亦且曰侯也無媿生也匪私矣

鸞車駕言邁云適帝城里惓彼邑中人凄惻詎能已祖帳開遠圻有醑盈且旨懷哉三年愛寧殊保赤子一旦成乖張攀轅不可止茲發羊腸路千里今伊始赫矣莫可追矯首暮山紫

凛冬嗟嚴候道路隔風烟我侯遠行役辭秦北入

燕夕出潼關門朝泛潰水川朔吹撼林木百卉紛
凄然壯懷不可挑感時成高篇行行重行行埜埜
碣石天素心恤遺黎奏書　天子前
天子坐明堂太宰陳功績若曰循良宰撫字矧久
歷吁嗟鳳凰儀鶯鶵徒搏擊　天子聞之咨言褒
以示激榮侈車與服羔有形弓錫我侯拜稽首願
言肝膽瀝明明高九重光輝徹幽逖千載侈嘉遇
青編傳永曆

述歸二首

倦遊歸里閭晨發廣陵道親賓遠相送舉酌心如
擣共爲異鄉人相與披懷抱一旦仍乖張緬彼從
前好一感波上萍一逐陌上草臨行爲我囑俯途
慎自保陰吹多沙塵陂路斷行潦揮手從茲分對
鏡嗟顏槁回憶別家時慘然同懊惱
客子趣前路鷄鳴起攬衣升車理綏轡曙色猶睎
微霄林昌遠色纖月藹餘暉秋露下不收團團復
霏霏野曠勢綿緲天澹景依稀懷促覺路長心共
西羽飛屈指入家門家人羅堂闈是否夢與眞剪

燭坐重輝

古風二首效黃山谷寄蘇長公體贈王子德
表兄

脩竹何猗猗托根在渭川不肯混紅紫高標獨脩
然該風韻琅琅篩月影娟娟非冬亦非夏柯葉無
改遷挺立有如此清幽誰解憐一朝逢后夔截之
調歌絃時奏廟堂上吐舒帝王前
黃菊長東籬不與艷陽遇枝枝翻綠雲葉葉棲寒
羽值彼未着花冷落誰與顧亭亭默無言滴滴泣

朝露秋聲從西來輕霜隨時落山川乍寥寂百卉
成飄泊起看三徑中繁英正綽約

初夏出郊

侵晨出郊坰郊坰多田疇千家枕城廓萬綠俯清
流怪來新雨後徑草脩且柔浮雲彌天際好鳥空
啁啾行行意更適信步路轉悠納凉坐深樹炎暑
如全收萬物忻自得安復嘆沉浮日暮澹忘歸睇
覽卿夷猶遐哉柴桑翁百世良可求

雜詩二首

一室真如斗聊足藏簡編兀兀西窻下齋對聖與
賢閑雲任舒卷飛鳥時往還坐久簷日移從容奏
七絃一奏聲雖雖再奏聲鏗然曲罷默無語神遊
邃古前
遲遲春日裏婁婁多重陰殘雪萎南澗長風生空
林白晝垂雲暝早已夜寒侵寂然萬動息悠然[illegible][illegible]
人心懷往有餘思涕下沾衣襟

七言古詩

觀黃淮水勢入海圖

昔聞黃河淮河水淵源桐栢崑崙丘南北天地兩
莫麗圖中今見相交流交流聲勢何淙淙千山夾
岸青芙蓉終古混淪一瀚海支派委折還朝宗誰
分誰合仍誰鑿爲是當年神禹作乾坤顚倒自沉
浮星斗涵吞總遼廓洞庭失巨滙胥江無全濤飛
奔遠與大壑接東南一望天爲高披圖一一俱堪
指移得河流來睫底臥歷神遊總惘然愁絕洪濤

犯地紀帆檣失利三老怨城廓圍陵憂漶漫承平
功績夢寐中不用臨流再三嘆更聞帝遺雙龍下
紫霄治水水治非一朝胡然于今肆共虐黿鼉得
志蛟蜃驕便須喚起馮夷問源委坐令茫茫氛浸
消

戲贈李子得寵姬 并序

李子得寵姬予有感于司馬事爲一詩始終
況之然以婦不類故語雜謔浪而意卒反
之正吁是戲也亦可稱贈矣

君不見李伯子作賦追相如年來困頓不得意閉
門羞上梁王書臨卭之婦家中有和鳴恰似鸞凰
偶只今更得茂陵人清光照耀雙瓊玖新人堪比
舊人妙兩兩開面花爭笑狂殺他年駟馬郎風流
隊裏矜年少薄倖應知非素心狗盜堪將買賦金
即看娛樂房櫳共也應罷賦白頭吟李伯子房櫳
春太妍舊人調笑新人嫣有時並携兩嬋娟人影
在地月在天縱令有病如消渴猶倒芳樽對月圓

亳郡牡丹歌贈李聚東太學兼懷歐陽梅洲

時歐諭判亳余至偶以公事他出

如今天下數花事江陰譙郡皆知名江陰在南譙
在北迥如畫地爭齊盟聞說年年三月時東風先
到牡丹枝陽天幻出好顏色千葩萬蕚開參差我
今作吏傍頻水幸與譙郡爲鄰比朅來騎馬入其
疆正遇奇花爛錦綺郡人李君余故人十年一見
情倍親况有君家好兄弟郡學太學都嶙峋名[illegible]
邀我張高讌花枝爭向樽前絢彷彿山陰道上行
一時應接眞難遍的的般紅霞半遮溶溶淡白玉
無瑕爭憐檻外青猊舞珍重天邊蕚綠華我聞尤
物必有神繁華玉女寧染塵終將載向雲中去鑒
作人間富貴春又聞昔盛洛陽陌題品百年昭簡
冊天下眞花是此花郁李妖桃堪伴易傍入此地
矜綽約待供我輩恣懽樂安得江陰並見之世間
便有楊州鶴李君李君莫擲過盛時良會苦無多
歐公文章世無伍原是僊人謫下土手中把握筆
如椽煩爲此花續新譜

張路山水歌

張生畫畫信手抹雖然潦草骨氣肅等閑抹出山
水圖絕勝濃爲三千軸橫抹幾筆水粼粼直抹幾
筆山矗矗喬松茂草總生色宿霧流雲宛相逐更
畫兩老叟泛舟載酒一僕把柁更搖櫓蓬頭赤
脚衣露肘一僕拳縮在舟底形貌枯骨頗粗醜想
應炊火煮白石洗盞疑是行雲稿兩叟元是上清
仙嬉遊玩世聊泛船圖中怳然見神爽鼓濤弄月
時悠然我聞張生大梁人揮毫往往如有神更聞
張生特使氣眼中落落無豪貴片楮點墨不輕投

勢焰燻天了不畏一生惟喜高陽徒相逢無分汝與吾酒酣爲掃百絹素雲日黯慘風號呼氣豪叉遭貴人罵白頭貧困梁園下顏色枯槁無酒錢片縑那得成高價君不見古來直道世所嗔近時丹青工媚人

海僊圖歌有序

恭惟仲春月介淑景正臨適我伯母李孺人茲焉載誕時事交忻子孫胥悅乃乞梁氏之圖用闡吾家之慶爰立象以寄意更即

事而陳辭雖才綿力索頌聖善其無能而躬被耳聞述命儀或可據耳其辭曰

晴空倏爾流雲霧知是北堂展毫素神仙光景出毫端聚亂指點如眞遇我聞蓬萊山出海高嵯峩瑶臺金闕倚飄渺琪花珠樹紛婆娑飄渺婆娑幻仙宇中有仙人青黛螺紫雲爲裳霞爲帔馴猿狎烏山之阿更有仙姝特媚嫵翩翩來自馮夷府蟠桃手摘獻殷勤不妨滿貯三千簋二仙生長山海中海色山光盡吞吐精爽長留天地間閱歷塵凡今又古圖畫元來出好手貌景傳神無不有只今移得海中山如聞四壁濤聲吼吾家母氏古人同清標勁節高穹窿熊丸早服河東訓栢舟時咏周人風豈但清名照閨閫理道却與仙人通蓬萊方丈在人世何必更慕滄瀛東春色暄妍春晝遲堂中羅拜稱瑶卮但願年年慶此日百千萬載相爲期問胡爲乎百千載相爲期不見壁上圖又不見圖上詩神仙光景元如斯

夢觀瀑布行

夢入深山巖壑千里重遠山如黛青且濃近山壁立削芙蓉遠山近山看未已更看峽中雙瀑水直流到底始盤渦兩條白龍振鬣起明月斜穿寒玉透長風徐來碧練皺澗底芃芃苔蘚生沙際昏昏鵁鶄宿並出深峽入巨壑灑淙淙珠錯落坐傍雲根抗許時幽獨無人乍驚愕一派銀河千丈垂夢中猶誦謫仙詞倏爾覺來塵慮息却疑身在山巔與水涯嗚呼安得名山勝水一一脚蹈徧清絕宛如夢中見

採蓮曲

二八江南女採蓮下西湖西湖明月上照此顏色姝紅蓮比女貌白蓮比女膚採得並蒂蓮欹向雲鬢照湖水一曲清歌不見人小舟撑入荷花裏

大人壽歌詞四章并序

大人今年七十有四歲男儼然誠歡爲弗能已於言乃爲樂府歌詞四章以獻雖不堪被之絃管差足以宣此心之怡愉也其詞曰

瞻彼嵯峩兮來蜿蜒有一人兮山之巔糜鹿與遊兮白雲與眠心暢適兮胡憂悁

仙人兮齡遐逍遥兮雲霞飲沆瀣兮飯胡麻遊歸歟兮五雲車億萬年兮樂無涯

惟雲兮在岑出岑兮爲霖潤下土兮斮澤深斂而歸兮河之濤朝暮卷舒兮一任無心

東風兮載柔遲日兮悠悠慶雲邏兮好鳥留張綺筵兮酒如油香泛兮霞流頽既酡兮酌盈甌

自愉堂集卷之二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五言律詩

從軍行

匣裏鳴雙劒心中抱一丹立功趨朔塞轉戰到桑乾秋動邊聲急風生殺氣寒胡塵如可靜不復憶長安

折楊柳

少婦閨初啟鶯歌柳色新不辭攀折倦爲寄別離人絮弱嬌浮雪條長靜舞春盧龍直北是凝望欲沾巾

九月八日讌集

佳節明朝是黃花已可人淹留無永夕放浪有閒身天敞秋容淡樽搖月色新夜堂風力緊先落小烏巾

病馬

我馬元非矮惟緣病乃羸難邀俠客顧偏得腐儒騎逐電心猶在昂霄首欲垂春來須飽汝苜蓿直

離離

高陵別兄弟姪孫輩

亦知竟分手猶爾整相依骨肉情無盡鄉關願已違林深猿共嘯天濶鴈孤飛明日長安道淒凉淚重揮

破屋

豈昧垂堂戒來於破屋眠蛛絲歆栱合鼠齧敗牆穿已折身爲寄難禁夜似年征途苦如此鄉思倍淒然

新豐

牢落新豐市當年漢帝居問途客子過認戶犬雞疎野渡浮烟外荒山夕照餘長陵猶在望懷往幾躊躇

月夜聞笛二首

乍斷還仍續誰家笛弄聲迴如雲際落恐向月中聽永夜深閨怨高秋絕塞情曲終渾不寐徙倚到深更

月底一聲笛人間幾度哀客攀河畔柳風落隴頭梅幽咽龍吟斷翩翩鶴夢迴不堪重聽此愁思沓難裁

送兄

骨肉難爲別炎天路更難無煩重顧侶須爲倍加餐野渡雲迎棹宵征月傍鞍客途舊風色又是一迴看

登華山晚至莎蘿坪而止悵然有作二首

登高拚引眺着意禮金天未抹千尋鞭剛戍半日綠晴嵐開紫翠寒瀑落潺湲鍾磬冷然發渾疑是

手邊

仰嶽酬心賞崎嶇入徑迂高天真可問晡日轉堪吁壑靜生雲細峯攢吐月孤紅塵明日道山鬼定揶揄

送汪山人玄間

令君嚴上客頗似馬相如對月饒新咏經秋憶故居行藏嗟偃蹇天地足迂疎珍重河梁意蕭蕭木落餘

太和舟中

荒城初試宰澤國始乘州趂櫓鳴沙鳥緣溪列酒
樓龍因寬簿領暫得遂夷猶渺渺江湖濶何人任
意游

山店阻雪

荒岡聊叱馭風雪阻前途郊館篝燈夜行人强病
軀汀沙蹲宿鷺簷溜啄饑烏欲敵寒威壯泥樽尚
可呼

和何一玄丈行役太和亳州過飲王孝廉郊
埜之作

和北能通亳羊腸一徑斜登途同攬轡到處問栽
花野曠微含霧川平澹着霞况逢徐孺子留滯向
山家

與何丈同事郡署仍用其韻

論心聊粉署莫問斗横斜斧樹來棲鳥方除細落
花牓梟仍媿烏占氣倏成霞是日值試事更對匡床夕
真同客裏家

途中作

野徑衝泥滑行勞每自吁歲時看荏苒宦况有馳
驅曉月鴻偏渡霜天草盡枯止緣頻問俗留滯向
修途

宿道傍小庵

征途聊息駕入刹且叅禪辛苦悲行役皈依借佛
緣風傳清梵出月與慧燈懸悟得浮生理今宵一
榻眠

何潁上奏績被　恩命

花開潁水上端不數河陽茂宰流聲遠　君恩與
世長漢庭飛赤舃勾漏結丹房吏是神仙侶真能

慰北堂

政暇除地結亭榜曰退思聊紀四首

秖緣幽興在小結數椽茅地僻人稀到簷低樹欲
交宦情聊足寄民隱未堪拋累比揚雲宅還應作
解嘲

事閒官是隱旅久邸如家亭以幽偏勝欄隨曲故
斜四窻饒受月三徑遍栽花會意都成趣憑將閱
歲華

晏息聊亭子端居有所思自須甘寂寞何以慰瘡

痍浩渺滄洲遠蹉跎歲月遲悠悠無寸補五斗媿
虛靡

浮世三年夢偷閑半日情啜殘杯裏物聽變樹頭
鶯守拙忘營念因貪得傲名衹同勾漏令丹藥足
平生

九日雨霽

九日乾幽興乘暇一倚樓短吟聊自適佳節可能
酬霽白孤城暮楓清兩岸秋海天時悵望雲氣未
全收

月夜聞鴈

何處有歸鴻聲高落遠空度霄先趂月排陣定衡
風七澤群應斷三湘夢已通寄書閨裏婦遲汝意
無窮

急雨

天以垂雲瞑風能携雨過掠簷平沒瓦落地廼生
波寒入苔間重聲歸葉上多恩深還造化著眼到
秋禾

三義廟

辛苦三分業流傳一祉宮君臣情故洽祠祀禮應
同樹暗旌旗色山燒鼓角風人疑舊精爽白日下
虛空

可愚君侯以賞花　泰邸諸作見示還答四
首才窘不能倚其韻耳

帝子能看客才人本聚星春當三月暮饌是五侯
鯖勝賞原非偶高懐詎易醒仙郎歌咏洽花爲吐
餘馨

舊事沉香在名花近若何神應來玉女客故駐鳴
珂艷逼春暘發香流水殿多君王頻設醴定不惜
顏酡

傲吏還多暇追游苑擬梁自須寬禮數一以恣疎
狂鐏酒堪稱聖諸花解避王鄒枚知滿座彂筆有
輝光

細讀看花賦深憐國色殊清平詞可敵風雅道寧
孤馬係朱門柳鳧飛碧沼蒲宦途饒曠覽何必憶
蓴鱸

渡江

七月蒼茫晓長江好放舡濤聲真撼石水氣欲吞
天綠荻孤洲映青山兩岸迎中流頻擊楫豪興已
翩翩

樊山上有小寺

灝灝江心裏突然著一卷微茫初擬蜃幻化本依
禪截地根爲柱浮波勢欲騫往來舟楫上平可把
金仙

秋日齋居

不緣十日雨安得遂齋居衡滑妨玄侶乘閒檢素

書孤吟弾劒際高興撫松餘樓樓膨鐺沸煩來茗
可除

至都聘高可愚縛部以舊明府之知遇成聯
銜之絑合投贈有章報荅靡稱聊述志意
云耳

幾年勞夢想一見慰心期懷往渾如昨尋盟得所
私郢人工奏曲燕市好吹簫滿抱憂時意憑君甦
解頤

邀胡尚雅京北耿藍陽進士觀海亭眺望

客興饒登覽相將赴海門快心隨溟渤凝目俯層
軒氣結波濤壯光搖日月昏飛僊如可挾去矣脫
丘樊
飄擧乘鯨背徘徊臨蜃鄉鮫人下珠淚仙客敞丹
房風薄潮同吼天連水共長望洋眞有得不必問
津梁

清明日哭先宜人墓志哀三首以下少年作

阿母抛兒去清明痛哭時江湖千掬淚松檜百年
思華表鶴偏住虛埴日較遲九泉知到否空爾奠

瓊卮
野色供丘壠微雲天際開有懷俱是恨無物不堪
哀夜雨承新竹東風長舊苔一經傳未竟渾欲夢
中來
歲序驚三月違親已二年樹含春雨露山帶暮雲
烟烏烏心空在泉臺去不還鴒聲何處切愁聽淚
潺湲

曉出西郊郊有先宜人之壠在焉

郊外紅塵絕悠悠望眼勞風來携雨細雲擁見山

高曉色清天籟林聲走夜濤思親偏此地那得禁
悲號

除夜過王一凡坐話因觀一齋溫公詩奉短
句且索元日之作

除夕驚時序風沙逈異常夜寒天欲雪漏永燭沉
光詩覩飛卿妙談逢摩詰長明朝成陽歲還共賦
春陽

自愉堂集卷之三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七言律詩

送水部楊公北上二首 公以侍御謫佐余郡

謫居久罷遷除壑 聖主徵賢意豈疎西郡功名
推別駕 朝廷郎庶重尚書到知粉署花應滿行
伴青春柳漸舒最是仲言詩力健官梅發興更何
如

人人行止避工曹爲是當年舊豸袍中外已知選
轉地風塵肯惜路途勞關門春盡川原逸薊野農
開障塞高十載逐臣才得返早看憂國鬢丁騷

小園晏坐終日清事滿前頗適余懷詩以寫
之得五首

除地開軒待賞心竭來終日坐披襟花飛小徑一
天雨竹落虛堂半壁陰抱甕兒童甘蹇拙問奇賓
友費招尋却將遊憩思營搆敢忘千年手澤深 蓋圃先大夫所創也

耽閒習靜爲逃名齋坐渾令世慮輕地迴每宜幽

月照窻虛不礙受風清𥰭居欲了詩書債流覽還
怡花鳥情塵尾𢿙團幽事足便須向此學長生
眺來山鳥分闌景占却竹枝更占花聊爾靜中觀
物我倏然幽思滿烟霞題詩且覓金花紙款客還
烹雪乳茶清福于今消受得更知何地有繁華
午坐清幽晚更幽便須歸去暫淹留月明早墜一
輪影庭院真添幾畝秋調入高山琴最古爇餘寶
鼎篆偏柔箫燈展卷還饒興那管寒更促漏籌
主人好古真成癖齋得人將鑒賞傳已付行藏圖

畫裏定勞寤寐漢周前方池洗墨兒臨帖矮几揩
毫自試研莫道小齋堪滿貯每思別構意茫然余欲別構一室題日集古而未能也故有此句

乾坤一草亭爲梁草齋文賦

選勝結茅構小亭主人原是少微星二儀堪借風
雲色四野都供草木青穿榻管寧餘皂帽閉門楊
子有玄經林丘自分成終老何處移文更勒銘

送邑令文溪張公入覲三首

千里關山途路悠五雲矯首望神州青霄華嶽迎
飛蓋白日黃河隱去舟總有遐方謀借寇咸知內
地仰安劉氏風處處歌棠芾白簡論功已次收
明堂天子正垂衣獻績仙郎願不違去邑秖應琴
作伴朝天先遣舄交飛千官拜舞趨周典萬里風
雲擁漢畿吏治于今誰第一頼川功業古來稀
露冕褰帷入計年飛騰遷許使君先三年製錦推
高第百里絃歌倚大賢驛路霜華行處色鳳城烟
靄望中天會看咫尺番清問好奏民瘼聖主前

壽米年伯故錦衣百戶也

久列親班侍殿頭巧裁宮錦佩吳鈎壯心未擬酬
三箭雅志終當戀一丘寵化爲中留大藥忘機海
上狎羣鷗不須傳說貲裘事閭巷原曾識故侯

朱職方公便歸壽其父封公　壽辰八月望日

見說翩翩漢署郎乘槎兼得問高堂應將供奉尚
書舄換作斑斕菜子裳綖敞月宵堪借色人通仙
籍故含香卿雲瑞靄昇平事好護靈椿閱歲長

壽郭蒙泉年伯

挺身丘壑爲逃名始信人間萬慮輕聊共諸賢開

雅社肯愉五馬領專城氣占函谷真人紫星絢東
方太歲精還向謝家看玉樹一枝今已洩春榮

壽翰林劉年兄母太夫人

將母詞臣事晃旒壽筵高敞　帝王州黄封盡出
天邊賜靈藥無勞海外求還以燃藜開壘帳卽從
泛栢識丹丘人間甲子如堪紀曲指今纔有一週

朱年兄以朱長公子而鞠于次公及相繼歿

二母共鞠之朱兄歸稱壽余爲賦詩

一綠兩處繫宗祊天意還應屬女英心誓未寒期

共守掌珠今在合雙擎蒼松掩映干雲盖瑶草分
敷閱歲莖捧檄轉令歸覲切高堂無限倚閭情

之官途次漫咏

軺車迢遞共淄塵南北長爲客裏人紐綬聊將新
試卒江湖猶憶舊乘綸馬跡漫自嗟身世蟻穴懸
誰問假真莫訝征途寥落甚一囊綠綺足相親

邸中種花有作

風塵暫息溷書忙自理花塍近小堂豈慕豪華傾
洛下徒令清興擬河陽倚欄無奈親人色對酒應
怜入座香廻首故園魂欲斷可堪松菊日荒凉

送梁君星歸赴秋試　二首

辭家幾載遠從亓忽動春風陌上車問學直須窺
二酉工夫早自惜三餘催歸正憶宫槐逼送別先
愁堤柳舒知是蛾眉堪顧盼從前團扇莫躊躇
關河執手酒初停飄緲驪歌未忍聽征馬趂途偏
逸足曉鶯出谷已梳翎吟邊客舘江梅早望裏家
山華岳青别後勞君重問訊獨醒端不諱言醒

咏鷺

颺絲聳骨絶埃氛聊混沙頭鶴鷺羣聲入碧霄還
嫋嫋影隨寒月欲紛紛若教弄水清于玉却恐塵
空化作雲仙籍故應傳羽客不妨喚作雪衣君

秋日暫止郰郊舘舍蕭然有清意賦此

征途車馬暫淹留齋舘宜人事事幽塵世偷閑聊
半晌歲時薦爽正三秋覆垣修竹青相映夾岸垂
楊翠欲流莫怪夜來清夢杳四簷風雨未全收

壽某叅軍尊人　壽期正月十六日

五夜風光節事新高筵華月照簪紳青山種玉手

壽氣湖水浮槎十里春駐世何須丹竈藥息機當着白綸巾漆園故是逍遙者肯用浮名繫此身

李公子招飲賞牡丹其友二茂才在焉

公子青春雅好奇邀賓花底坐傳巵總緣嬌冶堪憐色合有清平絕妙詞過雨天香來細細凌風碧葉故垂垂合歡却話沉香事徒遣風流二仲知

詠柑燈

良宵一點麗中堂絕勝驪珠細吐光滿座總分圓蓋影重幃不散鬱金香六鰲駕上春如海八月湖

南夜有霜縱道東方天欲曙丹裹猶可對朝陽

兒復登華山雨中覽眺爲余道之遂有此賦

青春聞汝陟巑岏彷彿凌空借羽翰俯瞰雲霞開萬壑笑攀日月弄雙丸短衣欲振天風側柱杖無辭鳥道盤金帝真詮如可問驂鸞排闥未應難

憶曾共上山坪渠短日嚴程興未酣勝槩還能容汝盡奇緣端合爲今留時光變幻奚囊貯楚越依微眼媆收知是雨來催好句片雲昏黑在峯頭

九日壽春道中

爲吏奔走苦莫歇八公山前晚渡時蒼蒼野日搴幃入颯颯寒風吹悄欵華髮漸看雙鬢改黃花又負一年期浮名羈絆真難脫羞見淮南桂樹枝

答郢送君叅之廣陵

相從原是問奇人肯厭清時傲吏貧端爲勝遊成夙志却緣話別一傷神江天雲霧經時改　帝里風光入望新若到廣陵相借問年來誰領十分春

戊子歲余識持心上人于金山茲復會于太和官舍其歸也送之以詩

憶昔相逢謐里因十年聲跡各沉淪朱門不礙高飛錫陸海偏驚浩刦塵破衲此生空色象孤雲一片去來身江天法界渾無恙幻住還憑作主人

楊年甫第後一冊寄壽尊君爲賦一首楊武林人也代

老向衡門久息機儒郎雲際看翻飛歲多閱歷心猶壯賦就逍遙願不違晝舫一篙湖水曲扳輿千里　帝王幾于今寸草心尤切先試宮羅作舞衣

商州王守以考績獲封典然其尊人業以兄

太守公先封矣
行春郡國事褰帷課最承明此一時地盛自應仙
作吏功成還以口為硨丹書五色盤雙鳳青史千
秋須兩岐更識親庭歡未徹雲邊高響是損箎

題元宰先生靈岩洞 代冢宰孫公

中朝宰相自仙才卜築耽幽倚巘隈洞有藏書多
紀事池因修禊數浮杯幻同蓊極雲霞出盛表龍
靈景色開端為夢求妨把釣舊盟猿鶴不須猜

李太學園繡毬花

佳卉芳園總麗情飛瓊尨擅一時名巳傾宮袙三
千色堪敵隋珠十五城縞練飀風還嫚嫚流蘇垂
露轉輕輕主人況是多才思高咏枝頭砕月明

周太學樓居

元龍傲僻倚高樓簾捲春明雨乍收乘興每勞登
眺級邀賓時共豁雙眸烟霞出海晴相映鷗鷺圍
沙晚更幽莫倚危欄奏新曲因風恐入碧雲頭

春江晚泊圖

孤舟晚泊倚岩傍一枕舡頭晒正長萬里春光空
碧靄滿帆山色落蒼茫含風弱柳搖難定穿水新
蒲濕不妨會盡江湖無限趣夢中猶自唱滄浪

七夕

小庭風露逼高秋永夜穿針且未休天外鵲橋通
碧漢人間彩仗結層樓纖纖皓月斜將墮漠漠閑
雲淡不收却憶長門幽怨者臥看牛女迴合愁

送如庵先生令宜君

乘鳧仙吏動遐征滿道清風六月生百里山川嗟
去住孤城父老慰逢迎魯恭作宰新承寵劉向傳

經舊有名岐路各天重執手疎林落日總關情

秋望

郊垧雲氣肅陰陰南陌東皐悵望深露下疎林繁
葉墜雨餘新竹亂蟬吟凋傷早見千秋色愕散誰
知靜者心矯首山川悲日暮西風籬落倍蕭森

送督學許敬庵先生歸養

鶯花三月促歸程盛世人傳畫錦榮道去江湖偏
繫望化留天地本難名暮雲低拂文旌濕春水遙
承畫舫輕想到庭幃娛鶴髮彩袍先試舞衣明

梁丈過訪有作

俄聞長者爲停車倒屣猶嫌禮法疎小飲已堪成放浪劇談真喜入清虛捲舒雲氣千山外爛熳花期四月初良晤不須論去住十年交誼有誰如

詠菊

陶令南山故有家叢生寒菊亂如蔴托根寧懼玄霜妬放蕋何煩羯鼓撾寂寞幾莖依錦石分明五色絢朝霞餐英無邪思公子楚客于今鬢欲華

法相寺

緩步尋幽路欲迷荒烟宿莽自招提松篁深護禪關靜鍾鼓高傳佛號齊閱世不須論縻劫隨緣剛喜遂攀躋陶潛白社盟還在日日能來過虎溪

寄梁丈

緘題付使意飛揚想像城南舊草堂沆瀣定拚十日醉琪花能作百年香人間佘有逃名處物外仍傳却老方便欲從君問丹訣相將騎鹿白雲鄉

寄王光庭工部

按簪解組出風塵早見鶯花兩度新　聖主故應全傲吏清時豈合老孤臣江頭不斷鱸魚膾澤畔常饒柳樹春若把名山論事業知君已作萬年人

郭太守考績

製錦爭傳數載勞　主恩賸得此廻遭吏多功課堪稱最帝有絲綸本示褒瞻闕似看雙鳳起捧書真倚五雲高更饒郡國歌承寵雅曲誰當入郢操

讀張孝莊先生哀輓冊

緗編漫撫企前修世代茫茫一土丘獨行百年乎衆論貽謀奕葉見餘休歸飛鶴哭遼天澗返哺烏

啼壠樹秋冬筍氷魚看往事二儀不毀海長流

可愚君侯見留縣齋看菊

爽逼高秋菊有華使君高會敞官衙風枝露蕋堪同把豔李夭桃敢自誇陶令寓情惟是酒潘郎爲政本如花從知吏隱原真隱慚愧東籬處士家

金陵

水圍山帶勢廻紆人物于今會一都六代繁華空綠草萬年真主自皇圖堤邊烟樹平分楚江上風帆直到吳王氣不移天兆去莫令宫殿入寒蕪

送翟畏庵歸南海

千里歸程一水鄉岸花汀草正茫茫孤帆風送江濤穩六月潮生客袂凉舟子慣穿蛟蜃國路人爭識孝廉郎獨憐留滯同群者悵望高空斷鴈行

聞警

愁聞南下羽書頻消息鄉關杳未真已道塞垣成戰地可堪江海滯歸人賈生徒抱朝廷慟杜老偏傷蜀道神安得昔時飛將在指揮長劍靜風塵

客中初秋感懷時西夏警猶未息

經年作客意蹉跎無奈孤燈旅館何虫砌響流新韻切鴈天聲帶早寒過秦淮夜雨生波滿關隴秋風入壘多況是弄兵猶未息恐聞平世説干戈

留別鄭養白

進思傾蓋京華日詎意重逢倍豁襟説劍座中流電急和歌天際駐雲深江天忽變高秋色隹木猶繁大壑陰但使分岐情便切誰言去住不同心

梁見吾招讌舟中

吹簫擊鼓在樓舡展席邀賓賴主賢解纜直須窮灝瀬合杯堪自惜風烟夾河點綴花張錦遍野微茫水接天共藉夷猶消契濶漁燈散落尚留連

送高可愚君疾被誣歸

離懷何處最依依棠樾濃繁蔭翠微正使情多浮白數恐看春盡落紅稀人間今古元翻覆君去分明有是非須信秋毫終帝力未應長戀釣漁磯

壽梁鶴亭鴻臚

梁氏門庭芝玉稠東山太傅任優遊快乘㦸舸浮江海曾傾鵷班侍冕旒人在瑶臺春未老花開琪樹露常流謫僊度世知多少記得年年杞菊秋

至日高可愚籍部邀飲同顧朗哉分得殘字

陽廻風日麗長安嘯咏高齋慶合歡十載論交慚倚玉一時傾蓋盡如蘭春城消息占梅早關塞蕭條覓鴈難盤薄夜深猶刻燭宵随壺漏説更殘

過訪朱汝修賦得修竹館

愛君隱居有幽意對酒十個青琅玕時驚離奇鳳凰舞更挾瀟湘風雨寒人間已徧三都賦郢裏常温九轉丹不淺王猷乘逸興雪中倘許幾廻看

冬夜集顧朗哉齋中仍同高構部分韻得微字

良夜追歡坐不歸嚴城鐘漏欲全稀樽當入手情俱洽話到同心色更飛堪倚風花成放浪肯令詞賦失光輝醉來一咲横雙眼列宿中間指少微

冬日同朗哉集米仲詔年兄石丈齋

合簪偏喜共芳尊擊缶呼盧咲語繁吾道百年寧落莫壯懷今日欲騰騫詹虛薄射初晴色池面初融久凍痕片石對人常下拜老顛奕葉有聞孫

薊州道中

胡風黯黯捲黄沙聲滿漁陽鼓亂撾倚嶂重城原自險衝烽周道不堪賒姝方毡毳脩王貢前隊旌旗護使車壯志未消愁正切月明何處起悲笳

潘象安中翰使至山海一見投合于其歸也詩以送之

凍合關榆氣欝森一時邂逅愜幽襟憐予潦倒尚書署羡爾飛騰翰墨林大漠風雲偏動色邊城鼓角幾長吟氷花未散歸途杳去住應煩兩地心

秋日南行卌至廣陵有作

雨晴風細濕雲稠天入淮南好放舟千古豪華勞夢寐十年冠劍幾追遊柳迷隋苑和煙歇潮擁邗江帶月流若倚吹簫人似玉畫橋無處不宜秋

邀王宗谿寅丈耿藍陽進士觀海有詩見投賦荅一首

豪興翩翩大海邊含杯凝望欝藍天洪濤潑檻飛成雨滇色浮空散作煙似有真人來貝闕儘教龍女拾瑶篇醉餘咫尺看蓬島便欲乘槎一往還

顧朗哉老而舉子喜爲賦此

香翻歲晚事堪娛奕葉詩書派自吳良夜精靈先協夢清春門巷有懸弧西池千歲飛生實東海雙飛鶴引雛入戶若教啼一試定知英物本來殊

咏月

雲凈天高夕爽清團團孤影動山城蟾蜍澈灔晴堪把桂樹婆娑晚自生冷入榆關秋雁落光含海國暮潮平夜深掛向西林上移得梅花瘦影横

五言絕句

閩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秋夜四首

良霄寡所營端居亦吝與萬籟寂無聲蟋蟀自相
語
長風落空林明月在高璧趺坐入無言誰家弄孤
笛
寒城亂擊柝深閨夜擣衣驚起棲樹鳥閃閃月中
飛
覓詩坐云久夜久月亦沒獨有清風來薄涼侵詩
骨

題畫三首

天地開景光山林幻深迥何處著詩翁烟江一孤
艇
樹密溪偏靜雲深山更幽道人無一事覓句水邊
樓
古木干章綠蒼山萬里長一聲何處笛秋意滿滄
浪

茶花山雀圖

雪裏芳仍艷風邊態故多三冬有春色付與鳥聲
歌

題畫

山中徒侶稀鶴來疑望久松邊風乍驚卧聽蒼龍
吼

秋日病起看菊二首

秋來不愜意一病過重陽曳杖行花徑滿身風露
凉
病起無事事愛菊如愛玉披衿坐菊下終日看不
足

七言絶句

途中口號四首

欲向明時試一官迢遙千里向長安晨宵風雨都嘗徧始信人間行路難

矮床孤簟枕欹斜冇夢飄飄已到家松徑菊欄依舊好小窓還待展南華

覷破黃糧一欠伸無端又自觸風塵分明記得離家日滿地黃花怨主人

青廻列嶂山新沐綠結長條柳乍齊滿路風光看不徹好拈新詠爲標題

畫扇頭山水戲題其上

長安車馬日珊珊苦憶鄉關未擬還濡墨落毫聊自喜家山移向眼前看

南遊歌

甘泉行過與人歡地接維揚氣鬱盤風光乍到須先得故上平山絶頂看

作客維揚興劇豪乘風鼓柁弄江濤狂吟題破金山勝應有山靈夜夜號

扁舟來訪廣陵春江樹汀花色色新揚子橋頭烟漠漠瓜州渡口水粼粼

暫住聊將客是家名區日日泛流霞吟殘隋帝堤邊柳更訪唐昌觀裏花

東南佳麗地稱雄歸去猶勤夢想中薄遊且自呼狂客久住終當作寓公

題畫

草玄亭子萬山隈山氣陰陰亂點苔花落鳥啼塵境外問奇還自有人來

夏日即事二首

過春入夏花始放日每掉臂花間行嫩蕋繁香亦自好斜風寞雨不勝情

小院閒庭足幽事胡床氷簟自相親詩書堆案能消日鳥雀馴堦不避人

畫漁者二首

細柳孤蒲蔭碧流白蘋紅蓼滿汀洲一天風月留蓑叟萬里江湖屬小舟

樹老山深秋色鮮打魚船泊越江邊漁翁却是陂

塘上可是前村換酒還

除夜抱病獨酌 少年作

故園守歲淚留連抱病經時秪自憐莫負此樽虛此夜須知明日是明年

咏菸花一首

春風蕩漾動天涯不獨玄都道士家枝上紛紛開欲遍錯疑吹落九天霞

題山水圖四首 少年作

雲斷空山紫翠浮崖懸瀑布落中流孤航時泛滄洲去不羨仙家蓮葉舟

新潮十里水漫漫楊柳垂絲俯別灘漁艇歸時無限好滿江風雨棹歌殘

何人搆結山畔亭遠山近山相對青老樹千年影郁郁小舟一葉烟溟溟

雪晴高山千萬仞樹圍茅屋兩三家山人知有尋梅興拄杖溪橋去路賖

禪寓偶書

萬綠空階午蔭層裁詩排悶幾閑凭偶然覔到還緑句拈斷山僧掛衲藤

贈舅氏張向椿翁

憶曾南北事行裝肯入輕狂俠少場老去倦遊成遯跡閑中日月自應長

兩鬢悠悠幾度春都忘人世有紅塵堯天帝力原何有喜見淳龐太古民

不同人世競心機日日膝邊抱甕歸太平自可容吾拙飽飯高眠晝掩扉

向面青山海上開珠宮貝闕聳崔嵬就中西母傳

春醸勑許仙翁得暫陪

中夜羣星共吐輝天上青雲靜霧全稀堦除拭目看南極見有光芒燭少微

蓬萊方丈海天高蓮葉輕舟狎巨濤喚取麻姑盞玉脯更邀玉女奏雲璈

自愉堂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贈邑侯同竹郭公擢給諫序
送郡丞李公擢刑部員外郎序
贈邑侯可愚高公入覲序
壽臨清侯公暨配王碩人並登七十序
壽大中丞涇坡雒公序
壽郭母陳碩人九十序

贈大邑侯張公膺部使勸最書序
贈高陵邑侯彭公膺勸書序
芝洋稿序
送大邑侯張公以考最榮受封命序
壽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渭溪梁公六十序
送大邑侯任宇恭公以才調繁汾陽序
贈鴻臚寺序班鳴岐張君序
梅亭梁君伯子君厚婚事序
梁伯子君修婚事序
贈李伯子約吾君舉冢子序
送邑侯文溪張公被徵爲吏部考功主事序
又
贈判汾州致仕思菴秦君舉冢嗣序
贈道會蘇君序
舅氏同椿張公壽序
大人類定稿序
雲山賈公暨王孺人並壽序
壽後渠秦公八十序

壽雷母張碩人序
壽高年王公九十序
贈太虛上人序

傳

處士王公傳
紀異

記

貢市圖記

卷之二

墓誌

明故周公鞠䚷及配碩人范氏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生彬齋來君及元配碩人李氏合墓
誌銘
明壽官堯山高君墓誌銘
明菊齋王君暨配碩人崔氏合葬墓誌銘
明文林郎四川筠連縣知縣清樂李公及配
孺人冉氏合葬墓誌銘
明乙酉舉人振菴王君暨配碩孫氏墓誌銘

明壽官南庄師公墓誌銘
明國子生竹亭梁君墓誌銘
明亡妻王氏張氏墓誌
明亡妻王氏墓誌
明來娟馬氏墓誌銘
明壽官雙栢周公暨配碩人竇氏合葬墓誌銘
羅隱居暨配墓誌銘
明壽官堯峰郭公墓誌

墓表

明 朝列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中立
王公墓表

行狀

先考君小狀
先二妣小狀
亡妻小狀
明徵仕郎槐軒梁公行狀
受齋先生行狀
明奉訓大夫山東青州府莒州知州前山西

大同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碧澗先生宋
公行狀

卷之三

祭文

祭賴烈婦臺氏文
鄉舉告大楊村先塋文
鄉舉告王村塋文
鄉舉告先考妣墓文
鄉舉告亡妻墓文

祭東楊邨遠祖塋文
祭大楊邨先塋文
祭王村先塋文
祭先考妣暨亡妻墓文
內子張氏祭文
小祥祭內文
祭叔守蕭公文
祭劉太孺人
祭梁孺人文

祭龍栢王公文
祭㠔便蔣公毋夫人文
祭王孝廉文
祭仇甥文
祭外舅張公文
祭彬齋兄文 合祭代族叔
祭竹亭梁君文

說

與客譚養生說

跋

贈何君詩冊跋
居官要言跋
初政備遺錄跋
題聯姻定式後

卷之四

啓牘

考滿啓張相公座師
考滿啓撰勅太史代

啓少司徒蒲坂楊公代
啓少司空楮公代
啓大理恭公代
啓太常陳公代
啓職方向公代
啓考功顧公代
上座師啓事劉復齋先生
考滿啓莊太史撰文
鄖陽巡撫公壽啓代

上萬丘澤制臺啓
上楊淮司理
中秋節禮啓
請黄州尊啓
寄趙中翰
餞徐府尊公宴請啓
上金太尊壽啓
上高別駕
請徐別駕啓
荅孫穎上
與穎上諸學傳
會穎州諸孝廉
上恤部鄧公
代庚子秋試諸生請令君祭泮宮門啓
邀徐別駕啓
啓新太尊
會新太尊
寄彭分司

卷之五

書牘

寄王光庭工部
寄邑侯韞所沈八
與米友石年兄
寄登州馬廣文
寄熙菴憲副宗兄
柬米汝修
啓萬丘澤制臺
寄蔡二守
寄王崇垣
荅顧朗哉
寄張停一比部
會尤懇戎
寄王麟郊年兄
寄俞乾修年兄
寄樊昌南年兄憲副
寄熙菴憲副宗兄

答顧朗哉
柬別可愚君侯書
答陽谿猶公
寄臧年兄
答王泗州
答胡年兄
寄周孟津
寄順德太守樊年兄
寄張仰坪先生

寄司理王翼莘年兄
寄何補闕昆季
答王光庭戶部
寄高父毋可愚公
寄王翼莘司理
答大和前尹劉君
答吳則菴
寄里中諸孝廉
寄諸親友

寄溫臺長先生
寄曾徐州
寄石江寧
答劉含軒年兄
答何楨上
寄何楨上
上黃郡守
又上黃郡守
答曾蒙城

答任亳州
答李孟白年丈
寄劉含軒年兄
寄熊思城年丈
答熊思城年丈
寄李正屏公祖
寄邵泰宇明府
答屠赤水先生
寄王嵩淮右轄

荅檀年伯
荅馬宿州
上臺長温公
寄曾徐州
寄劉驃騎
寄薛臨淮寅丈
荅向蔣松孝廉
寄許霍丘
寄王嵩淮憲長

寄潘廣文
寄南泥丘
荅徐九瀛年丈
荅徐少府
荅劉汝州年丈
寄孫肯田年兄
荅何一玄丈
賀林臨淮
荅何一玄丈
寄王漢中總戎
寄王華崗丈
荅熊思城司理年丈
上臺長温公
寄張鳳皐世丈
寄王光庭工部
荅梁君宿孝廉
荅梁君靡孝廉
寄余德居

寄邑侯停一張公
寄王光庭丈
寄王弘庭丈
荅何穎上
荅何穎上
荅王嵩淮公祖

卷之六

寄梅峋嶁年兄
寄鄉親

寄邑侯停一張公
寄雒少涇廷評
上田座師
苔鮑中素年丈
苔熊思城年丈
苔頼上庠張廣文
苔同年烏平皆丈
苔何頼上
苔閔逸之
寄何頼上
寄壽州于學博
寄蔣鶴汀
苔崔宿州
苔頼上祁文學
苔俞乾修年兄
寄杜瞻龍年兄
苔亳州李太學昆季
上許敬菴老師

苔壽庠余學博
上黄太守
寄余博士德居
苔曾任宇公祖
寄熊思城年丈
苔大司空徐公
苔梁鶴亭鴻臚
寄方伯信庭李公
寄鄉紳諸老
苔呂姜山銓部
苔張鳳阜兵部
苔亳州張孝廉
寄李為谿年兄
寄王玄洲年丈
寄張揮使
寄梁見吾孝廉
寄薛心亭戸部
上臺長溫亦齋先生

上座師黄昭素先生
寄張鳳臺
寄可愚高公
荅憲副李公
荅熊思城年兄
荅周上舍昆仲
寄邑侯停一張公
上郭同竹老師
寄劉汝州體寰年兄

寄馬宿州
荅王鄒平弘庭丈
荅潘麓泉年兄
荅熊思城年兄
荅伍郡丞
上呂姜山太僕
柬可愚高公
荅潁州衆孝廉送軸
上臺長温公

上黄昭素老師
寄熙菴憲副宗兄
寄黄昭素老師
寄梁君肇孝廉
寄徐九瀛年兄
荅王漢冲摠戎
荅熊思城年兄
荅亳州李太學
寄胡西華

寄崔宿州
啓詹丘尊
荅王陽川年兄
荅楊陳州
寄胥明宇丈
荅張鳳阜丈
賀任虹縣
寄孫潁上
荅熊思城年兄

答任虹縣
寄梁君悆君晉
寄孫頻上
答蒙城葉廣文
寄馬恭簡先生
寄上黃縉軒憲使
寄熙菴憲副宗兄
答祁文學
寄李溫轄明府

寄李中峪
寄溫無知
寄梁君肇孝廉
寄諸門人
寄王洛陽太熙
寄熊思城年兄
寄梁君星
答劉廣文
鹽法揭帖

序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贈邑侯同竹郭公擢給諫序 代

國家稽古建官蓋特重諫議臺使選云諫議臺使員缺側徵郡理縣令良者以充匪直品秩相覩亦以理郡邑久則諳習吏事深達民瘼足任使也今年夏六月銓部尚書以臺諫缺疏郡理縣令良者若干員以請得　上報可而余邑令大康郭公寔與其選初公令余邑會余奉　上璽書撫制便道過邑里因悉公

治邑善狀公亦時來過余余則舉治狀問焉公始巽謝不肯居曰非所能也既乃曰非所能然寔深願請質于公可乎余始治邑病其奢示之制病其末示之本病其偷示之淳病其逸而放示之勤且檢維茲數令以布之民民不余梏則需之歲月或有恬終不悛者余始徐而法繩之蓋吾寧無畏法速變之民不欲有催窮法而無所措手足之民也余聽公言識之退而質邑中父老咸曰其事如公語且言公不窮法而民得一變于善脫濕薪束之愚黎有驚駭疑畏耳余

聞父老言喟然嘆焉有良若此且當來陽城之召奪
冦徇之借也盖余别公未幾而有是 命余家仲氏
以邑中大夫意走書澥中徵序述夫余何以序述公
哉今 天子方鋭意思治政尚精核天下無弊事亦
何盛歟公以此時被徵入匪諫議則臺史推所休養
寬恤于一邑者日敷陳開導于勵精之王必且悉採
以行乎天下要害蘇天下疲苦斯極治之休太平之
業也猶治患者却毒後施調元之劑且見神王氣完
生臻安全之效而已余不佞以是緘報諸大夫及家

仲氏令於公行時效之公公必且曰糲質政時厚公
首肯業已以是期我矣

送郡丞李公擢刑部員外郎序

鎮撫使者視余郡田租庸調令緒繁出乃議爲均平
法名曰條鞭盖合諸緒一切徵于官則民輸不渝額
而向者繁費悉免法本畫一弊釐偏苦甚善是時丞
余郡者蘭陽李公意獨謂是令便會攝涇陽事逾小
試于涇陽涇陽人亡弗便也已乃攝府下諸屬又亡
弗便也夫法取畫一弊釐偏苦誠令之善然損益裁
量令不遺毫末則才之裕也以是李公名大起一時
稱吏才者無能過之矣余嘗觀吏治豈其于民情外
高揭遠舉令斯民相望爲駭震迺稱曰才益才本宰
割調决扳拓吏治要在人所致用故恃則流而恣肆
激乃矯而過當是曰驚震駭而寡切近民亡所藉實
庇則才有時爲人累耳李公信一時才吏所以施于
百姓憫其顛連疾苦不啻煥縯其寒而鞠哺其饑它
所不論大者奉中丞令曲爲調劑令的然可行固一
意斯民俾膏穖政中即吾扳拓者畢矣脱有察淵魚

可以見精張鷹隼可以示威諒不易此也蓋李公五
載在郡平易近民不局其才然自亡溢才攝縣縣不
足煩假守人且望真守今乃擢爲刑部員外郎云諸
屬令君事公久政所孚契懽若一意上下不爲格其
遷也諸令君言公以郡縣進尚書署中 國家重民
命以公爲刑部主法比浸浸向用公矣顧法比所持
者在平易近于民情以平易聽理黑黎尤有稱寃者
乎吾儕向事公見公憫焉思以拯百姓于扼而法規
不踰尺寸無以察爲精無以張于威原情較事民命

依焉　國家用公亦以其可以刑部者用之不直以
資望品秩相視也諸令君將以公行有贈于公而以
余邑高令君質于余夫漢重不疑以多所平反平自
上持不任意以低昂則不平者反即以才論因獄見
長折不踰片言深文取具藉織鍊爲數成才固有乎
有不平執法者宜何居焉固知寧不見才不爲織鍊
以此觀李公可以刑部矣諸令君稱引李公令用于
國家不出治郡縣則余郡實基李公向用其質于余
也謂以郡人言徵公足以徵之巳

贈邑侯可愚高公入覲序

高公令三原凡八月當以計典入　京先是高公令
蕭數月調上海上海數月以制去合兩令未一載不
及覲期令起補三原始以例行云吏自擢第綰章符
敭勵于外亦既有年寧不思載拜　闕下覩聖明耿
光銓衡大夫秉規制而覈百職巳効功課畫所藉記
更扱扆最增秩賜璽得奏　天子以行乎章劾則斯
行也于郡縣良吏爲不負巳高公治蕭治上海有聲
嘖嘖在人口乎猶不能詳在乎邑則身所親被與其
目所聽覩益有善狀可稱焉公深衷恒度端持慎發
甫下車審俗觀民輒條晝數事進父老喻意旨曰余
觀邑人不虞財貨虞其侈不虞生聚虞其僞不虞作
業虞其猥夫侈與儉孰便僞與真孰安猥與厚孰久
今吾不惜齒牙與父老約有不如約者吾且以法繩
之蓋欲借三尺爲邑中還先民規耳父老以公意傳
邑中邑中人云喻民而身悖空言耳始令而卒怠故
事耳何幸有君侯躬率之而示晝一也蓋至於今浸
習向于公旨公又以司民職者興廢數月間諸務

端緒以次弟舉倘需以歲月俾見所施深濡而飫歆
則古循良績効未是過也公行或言　國制郡縣良
吏三載餘而部行陟一載餘而臺行薦公治邑即大
有狀民德公若渥且久顧治方數月少不逮薦陟期
則格外品別不以歲月限異才亦唯臺史銓部知鑒
爲何耳余謂試利于銂發辨銳于頴脫程才識器無
俟久遠當改治上海時亦以數月知可煩劇孰謂知
公于三原獨無如知公于蕭者哉高公行矣　國家
舉成弘宴勞賜賚故事必且首公盖顯陟需期旌別

詳示並　典制可據也余又覩公含藻茹華振休聲林邑中士大夫竊見一班然公犹然謙讓不肯任以經術治獄以文章飭吏治華實青茂故見長易而益効捷史傳循良與儒林並若是則公不朽業又在遷除顯赫外矣

壽臨清侯公暨配王碩人並登七十序

侯氏家世在邑中最著自臨清公聚王碩人於余內人爲姑公子之翰聚於張於先宜人爲姪則余家與公情聯姻締稱世講云初余以姻故拜公夫婦於堂

見公貌和氣舒接與欵至碩人復貞靜慈厚余每歸嘆以爲何並著德儀若此迨往復久悉公生平則公于碩人庶幾復見古人哉公少學不求竟亦不欲而長以詔典禮推擇爲　藩府引禮既老又以齒德推擇爲壽官並夷然不屑也席先幕史故業崇朴示儉斤斤思保守終其身未嘗身居市肆中恒擾然逐雜心力倖刀錐之末子之翰稍長即付以家中務翰乃起家至累千金公亦不甚省理顧日益自逸樂出與二三知友道故入與碩人式相好嘗語碩人吾平生無幹力拓吾家顧以無幹思守得不廢墮以無能拓吾家無從博喜而亦以不廢墜無從得憂即有兒成立天幸耳吾何嘗懸一心以興覬望此吾所以于于休休老吾夫婦者也碩人故莊事侯公稱德配聞公言則深味以爲誠然蓋公履不出家身不居市口不談貨惟節縮運量其故業而以拓大遺其子所以逸且樂然用不競之術妝難老之效無幹濟故無耗竭無憂苦故無抑損完神固命之上理侯公有之矣古熙洽之世安居寡營多引其年至久遠今世寔稀覯

哉侯公今年壽七十歲碩人壽亦七十歲德與年俱齊然有倡而隨碩人豈公成之乎公壽辰爲九月十六日碩人則明年正月十六日公壽先期張公王公過余邀余作序張公者余母舅公姻家王公者余外舅公內弟也序成子之翰乃以其日開宴壽公于家

壽大中丞涇坡雒公序

公成進士未幾拜給事已拜左右給事已拜都給事出入鎖闈總七年所糾率僚友論國是不啻數十百疏以此忤握柄者左貶凡十餘年公道昭朗公得由

御寺晉御史中丞秉節鉞鎮蜀浸用浸顯期大行其志在蜀甫一年餘復上疏言事疏大畧言君子稗國小人蠹國狀引拔或及林麓指斥或迫近禁又有所忤于是公罷鎮歸公故和厚謙虛不設城府家居由由然與里人處里人咸樂就公既貴益務謙厚野叟成童咸得與公講敵禮若不知故御史中丞也乃立朝風節數顛履困不迴不折何若兩人事若此盖在鄉在朝孔聖猶然異施和中有介栁展禽三黜不易也以謙虛和厚之品立朝槩多忠誠偉績顧不能不

時露其正氣要知一隅不足知公在鄉稱長者在國稱重臣一雖公兩足當矣公家居待除然耽意林壑不復有嚮用意長君又成進士宰邑有聲次君用國子上舍需材省試俱踵武浸浸向用於時公以逸樂適其身以顯茂遺其子曰陶然順神導和年踰始壽視强仕時不少臧也來氏子從里中事公毎厤公接與覲公意恒竊慨嘆焉以爲公順神導和以逸樂其身遺顯茂于子也非天下意也今　天子夢寐唐虞勵精治理猶皎日麗空地無遺照盛矣顧妝召耆碩旁搜嚴實豈非以翊濟　聖明倍養元化必需老成哉匪久必且奪公林壑內備樞筦外當長城公必且攄忠報　天子知遇不以曲循爲通不以激抗示節持重休養以懋臻和平之福此天下所跂足引領而西望皈皈者也公壽辰縣佐常李兩君介來子爲壽言來子曰兩君往矣雖公壽天下共祈之矣天下望起公以興治平不能不望公順神導和以康裕其身故曰天下所共祈也以是爲雖公壽言兩君往矣

壽郭母陳碩人九十序

余里居則識同里郭氏兄弟長曰金次曰某次曰鎮三人者從出閭奮興並以賈起家累千金才聲義烈孚于江湖間江湖間無不人人願結好郭君兄弟者三人有母氏曰陳碩人碩人自少從夫子耆壽公柔惠靜專不少乖內則耆壽公外爲德而碩人內爲佐以故並引其年齡白首相望爲人世稀覯或擬之鹿門夫婦亡何耆壽公考終得年九十歲乃碩人今年九十歲猶康强無恙三子念考君棄其孤無從致養幸母君在日奉甘毳率諸婿若孫嬉嬉左右爲娛意

盖欲住西山之薄日而護北堂之柔萱孝哉碩人壽辰在仲冬二十二日三子益盛逆欵賓客以娛樂碩人賓客盡邑中顯貴或江湖巨豪是日合於郭氏堂次弟稱觴上碩人千百歲壽成致詞碩人曰天眷碩德乃錫之壽天隆眉壽乃屬之子碩人必佐夫子內則老安三子孝養天所篤也願碩人從兹益多歷世以爲邑里重令邑里人知婣德可以槎玄冥子道可以益親睦則今日觴碩人匪直修恒儀慶私家也與化通矣碩人三子者聞客言于是載拜謝客曰余毋

子夙夜不敢懈惰得不譴于邑里遂厚藉賢邑里寵靈以有今日諸君子乃舉吾母子以爲邑里化過矣雖然愚三人者不敢言化婣亦何敢嫌自誣以浸母德不敢言化子亦何敢嫌自居以懈職分請吾母歡衆客之觴于是交拜以懽禮儀孔庶賓主斯合而碩人有外孫馬子野池從諸客之後而獻諸孫之觴乃謂盛美之傳必需青簡儀典之紀更藉墨卿因余諸父委文於余余以故習郭氏也歷敘始末文之無讓

贈大邑侯張公膺部使勸最書序

我 國家典制設郡邑長吏撫百里而以部使者臨諸吏上諸長吏職事修舉部使者得以稽詧行勸焉祝公之部使關中也詧諸長吏以吾邑令張公令數月政無弗達其修舉職事可稱最諸郡邑乃數治狀裁爲儷語書相勸勞而先是部使董公皆爲書勸勞張公令書言殆與董公書旨相合也書至邑人士咸得覽觀頌說公僚友常君李君則奉書大敎謂公受知遇當有以贈公者乃藉手於余言夫余何能言即

言無以益部使書中語也張公誠厚沉毅內無不辨而不欲以言語見長所振刷培植一本之眞實民以是憚公而未始不依公嚴核公極意調劑即場圃無登而令郊圻安堵盖試以煩劇不爲困加以荒歉不爲難數月間而游刃百里矣以邑人士日日覩身被于公如此乃部使公行部物色書所稱數凡予目覩身被者亡弗具也聞故事部使者得薦吏於朝薦者例必踰期書所勸吏皆須期以薦者以兹知公必選當高隷薦書而部使今書亦亟而勸張公夫余言敎

知遇有目覩身被諸治狀可稱書既知遇有所[illegible]
薦高第可稱然兩者咸已具在部使書辭中故曰[illegible]
能為張公言也兩君固欲言則聊進于是我公受[illegible]
使知遇匪我公慶也我公實心成治效以數月獲上
譽上獲則治愈達可為邑中生民慶部使公雅負知
人鑑以數月別良吏良別則諸吏勸可為他郡生民
慶所關詎小哉兩君聞余言益大懽曰張公知遇不
自慶然知遇關生民不能不為生民慶知遇言可稱
贈矣請錄上張公

贈高陵邑侯彭公膺勸書序

余邑與高陵接壤則聞高陵令彭公賢余友高陵王
君過余又數稱說彭公與余聞亡異盍彭公之為高
陵心慎密而致宏遠見破苟挈行耻繩束所孜孜為
邑中甚計凡獄訟錢穀與教化禮樂之事一一務使
利久遠苟執其是雖氣奪上官跡嫌自擅不顧此即
古稱吏治者亦局多讓以故令高陵甫數月政有已
成績可據云部使者祝公按關以西譽高陵令治有
狀乃以書為勸勞書大較載彭公治狀與余聞亦亡
以異也王君輩相率慶彭公知遇乃以王君故友余
而余故習聞公屬王君徵余言為公贈余固嘗聞治
狀者也可以言嘗觀令甲部使得勸勞屬吏所以勸
勞意盍吏誠稱賢以上能鑑別則益勉圖職業有以
致之民也夫部使公雅負知人鑑所鑑別于彭公豈
不稱當顧公所以為治則固不以無知或怠亦不以
有知始勉也公攘臂揚眉以當邑事至不避諱忌凡
一切為邑中計便利固弗計人知與否又寧以人知
始勉耶藉令公意有所希望必且日取可以起浮譽

者以結上知或營營求合上意肯不復念邑中人便
不便矣故公治不近名而自無不知於知人者名起
于實也非公意也乃傳則稱上獲民治公既受知部
使下以知上不避諱上以知下不格閡政日達蔽日
廣茲以還邑中且大享福祉以公受知慶邑中人可
矣部使勸勞公蓋謂公令甫數月不及薦期少選及
朞必且書薦于朝然故事薦者例徵拜諫議臺史興
日者公與部使同升則人亡不稱數公吏治益亡不
多部使公知人耳

望洋稿序

望洋稿者三谷先生雒公所爲詩文也雒公仕 世宗朝爲都御史巡撫河南會徽王不法公疏列其狀上之逮遝繁卒是時上震怒無敢白其枉 穆宗即位用言者贈公戶部侍郎賜葬祭褒忠勵節信抑暢辭天下咸頌而諸雒尤感奮稽首拜如更覩天日於是始詳理公後事焉公孫可權得公詩文稿數十紙於敝笥中然塵浸蠹蝕散亡多矣乃執簡大痛已乃以存者屬其友來生加較訂于是爲補其闕刪其蕪證訛倫次列爲卷帙俟刻傳焉嗚呼公死若干年志與言始得彰顯于世亦幾湮沒矣悲乎悲乎余故嘗覽公狀志知公事行今又讀公詩文公蓋敦質崇素自諸生時即有天下志及入官服政率用質素不諧世所在著功樹節而竟以不諧迄委斃此其志蓋誠有在即嘗論著豈如學士家耳心毫楮間耶故所爲詩若文質雅簡厚語詳調舒盡去藻繪工施雕鏤而議政陳事自當實可執據總之本于性眞發其心曲自非望辭人口吻以取媚世聴者可以倫比也大臣之文固如此哉雒公官博士官給事官藩臬晉官都御史盛有論著多施於疏奏不啻數萬餘言皆眦益主德康阜黎兆大計可傳世不朽茲特政暇酬應與問報往來者實非公所藉以表見者也乃其陳議政事可以執據則非徒作矣稿故名望洋今仍之存公意也

送大邑侯張公以考最榮受封命序

我國家以首行勸天下故貤恩勑治裁在令甲吏起自家戴嚴藉慈含陶秉述以成于二尊人誠自度罔極難用酬報覬他日或以一命乞天王寵靈則尊人不出里閈而藉列朝貴不履 國門而身被青紫蓋 國家以此激士士亦籍此以申私報孝治之化茲爲洽已顧恩亡濫及考覈多方所條格具在能一一有狀稱於格合脫一不符司封氏執而駁之矣張公少承訓先徵君則寶臣於 國家而儲肖子于張氏毋君者復朝拮夕据陰以佐公學蓋太翁以身能用不用者望補於公意拳拳未嘗置及公成進士試宰于三原翁不及見矣方是時惟毋君康强在養居三

原三載三原大治遂得報最太宰太宰屬司封氏覈
諸治狀與所懸條格亡不悉合乃奏書　天子命給
恩典如制命下張公進散官文林郎仍治縣需召命
太翁罝徵君不稱稱三原知縣母及妻並稱孺母又
例加太太翁夙所望公學母君拮据佐公學者悉已
無負公所以思報太翁太母者亦可畢申矣顧士籍
名科第寄以職守疇不覬幸茲典獨奈何被之難也
即無甚廢玩不治偷積効亡著或此稱修舉彼見失
墮則齎牘若射的按籍若對符司封氏可以栫外于

致之耶以公所以治邑春煦秋肅準造化無心之德
以造一區令邑中肅不擁懷既凜秋霜復被春靄吏
治卓然儕封莫有過之者即報書所具例　天子命
詞所擬予皆吏職所不能遽得而公以殫心力治獨
得之是公所以報先文林公太孺人者哉公茲製命
服進太孺人率命妻孺人拜于堂下他日環召便道
過文林公墓所焚黃而告之則始終成一時曠典云

壽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渭溪梁公六十序

國制倣古貴諸主尤以主故貴其匹尚主者官都尉
極人臣餘諸尚藩王郡主以下俱官儀賓爵有差
渭溪梁公盖尚　秦永興王女某郡君者也秩三品
散官亞中大夫祿萬餘石富貴矣乃公不自富貴之
也人以此多梁公梁公故儒家族屬貴盛甲邑中初
就外傅亦思以儒顯及被擇爲國賓高居厚祿益不
忘故儒身所享不踰中人朱紫錦繒黃金肇帶非大
事不御居恒幅巾野服優遊里中與里中人偕處不
直折節行輩即鄉叟閭豎咸公所與講禮脩問者也
人言富貴不與驕侈期而驕侈自至以梁公身匹貴

主官列顯崇居宜成其癖習當鮮於禮乃循循又處
過自抑損然則類固不足圍梁公也梁公故爲德于
里里中人推服事咸質成或有義舉共倚爲主盟若
邑中城橋工事重大費難數計期難歲計又群口所
不能調者縣大夫與縉紳先生並屬公公營度基址
衡量出入自壬辰迄今興作七年始各有要會然所
朝夕共事者若而人所募助輸費者若而人所指使
左右工役又若而人無不人人服公以爲是役也非
公莫可任者庶幾以竣工而邑人享利于無窮已今

原缺第十九葉

[illegible]六十旦中人則言公身所宜壽者多端論議益濶
損理有固然貴而不居冲慶大過人矣于人則以舉
于天則以年有不誣者悠傷暴殄戕促之謀雅厚處
溝亭司命將酌而注焉有所惜則有所借足成數也
心利人者冥冥必有默鑒剋身任勞而使千萬人享
利千萬譎口便是禍門天聽自民原自相通以是求
公則多歷年所者身且有之矣六十特其始期耳公
壽日俱往慶于家客座為滿而公弟五子諸生文熙
從予遊于是寓書太和為予言其事且曰幸紀實焉

序述夫戚交中稱知公最者莫如予即身縶數千里
外不獲廁客末然習知公事亦習聞人言執筆紀
述頌為公役乃予則又聞公父義庄公秉恭好施義
聲至今不衰公諸質行威踵自義庄公公諸子朝夕
承誨訓並使不替祖德文章其餘事也夫以述作論
公又一宜壽矣

送大邑侯任宇蔡公以才調繁汾陽序

蔡公成進士試錢塘令歲餘以制免既終補三原三
原為關中一大會令甫十月復調知汾陽汾陽者晉

貴人作奸者城社其中甚則撓長吏權蔡公其何以
焉夫是何難蔡公亦有治原故事在長者于善良而
精嚴于作奸即巨猾將謂城社無可憑恃有逃而歸
善良耳蔡公善禮士故士多由以興其行也邑博士
與其弟子籍余所欲言為公別

贈鴻臚寺序班鳴岐張君序

國家吏制鑑前代科目外有異才可表見者得以貲
進益破拘攣而廣登用以故天下亡遺才云漢興得
人最盛長卿詞賦凌雲始以貲為郎耳張釋之治獄

名千古卜式布衣拜相皆緣貲得見任用古人不薄
也士具異才與其老伏丘園孰與借輸公以自効于
世謂貲亦才士之羔鴈也可吾鄉張氏世居涇陽故
饒于貲自高樓公用訃然策徵貨江湖家遂問食其
後諸張漸用儒興有學為博士者鳴岐張君益高樓
公仲子以諸生升太學上舍已入貲得拜鴻臚寺序
班或謂張君信才士借貲例款有所表見乃鴻臚于
國制獨為閒曹散朝外錦服駿馬往來問報賓客
或柸酒宴歡盡私懽耳日何所事事而欲為見哉夫

此貌視鴻臚者也脫以貌視凡今署京銜者何人不爾獨鴻臚云耶鴻臚職在朝儀係　國家重典天子高居九重當視朝百官無崇無卑咸鵠如翼如以至異域之八外夷之使椎髻兜離之輩亦來集闕下鴻臚贊其拜起肅其威儀無不一一如禮有不如禮得以法爲糾治隆主禮植國體惟鴻臚以也張君故才士必且諳于典禮循職事自効亦重有裨于　國家矧國家用才多倣漢制鴻臚大卿秩四品寺屬積勞者可致視其品質所優間亦補他官豪傑脫穎之流

往往獵大位乃知張君他日所表見椅不足限巳張君拜恩歸侯部除蒲坂王君輩歆有贈于君介紹余中表兄師君問于余余故竊君諸父雪松同年後于諸張有世誼焉于是覆王君曰爲語張君漢長卿諸人聲烈俱在其人不以椅亦不以官也幸無自限焉

梅亭梁君伯子君厚婚事序

余二子之爲余言也曰兩人者之締少年交也而未嘗不落落也盍惟有諸梁云梁來世交兒子輩所推與契洽不啻余與梅亭君兄弟二子交諸梁多縣大夫高公所選士時高公盛推轂諸梁亦謬及二子少俊之名相引爲重于是大相投合是時伯子之兄孝廉君業巳在諸生未幾孝廉君領薦上公車所周旋久者盍君厚以下諸兄弟也余以世講故習諸梁知兒子輩所推與不謬則喜締交最善云君厚爲梅亭君長子梅亭君重大禮爲定婚貝氏女貝氏者梁世姻也女與孝廉內君爲兄弟梅亭君以孝廉所以內宜者卜匹賢又以孝廉君匹賢卜今女賢兩姓之好百歲之姻雖人謀然有天焉禮將有事于親迎梅亭

君方調諸儀儀必以醮其辭擬舉古儀禮所載而酌命之若曰持身端範內睦外脩盡之室家族之族屬以達于化大哉始學端古禮立矣禮以儀而外婚儀載在于紀脫裳習漸巳當束約其中矧叙倫始事少愆匿則乖經且堂幃所述而命我而我耳自逆何以子焉故有以爲夫即有以爲子條貫而兼舉士固若此巳爾君厚始爲士而婚禮宜素嫺抑思而父所以醮命意旨謂何身衆倫常不爲靡飾有倡必隨有聲必和室家之宜大化之基也斯爲士之實行也舉事

先期梁氏客為余道梅亭君所以婚君厚諸禮且曰頗有敘述夫記備矣梅亭君述之矣刻又君厚所嫻紀之不愧簡帙乃君厚少俊藝業日新行與諸兄弟並取高第則余二子所以締交與余所以益習世講得援列于篇將為異日末好之徵

梁伯子君參婚事序

余少則從戚黨見三河梁公者盒儒傑不群之士也為諸生文高數冠其流輩名大起顧省試獨不第以例為太學生就都試又不第人無不嘆息悲憐其志

三河公有二子俱為太學生長竹亭君敦樸簡默人稱長者又獨不幸先逝遺孑然之孤曰伯子兩世一身嘖重大己人以為梁氏蓄而不試則貽而後者必厚是將在伯子伯子純孝語在別傳讀書肖其父祖嶄森駿發見者亡不刮目少從師維揚盡覽東南之秀一寓之于文其文日以進歸就試有司便乃迎媍于家伯子之迎媍也主自母孺人蓋孺人方稱未亡人于是進伯子中辭焉曰祀祠之重室家之宜始在斯乎且夫者扶之名而倡之義也汝宜何如脩于身以率媍耶汝不念汝大父汝父所以家乎即不第未獲遠施然一身為範闔政森然汝宜何如脩于身耶刻汝附身儒籍脩詩書之業而明先王之教不宜隕厥廢躬以貽婦羞勗之往從此始矣伯子跽受命感黨常生王生劉生相與過余質孺人言且曰願有以贈伯子余味伯子母醮詞而知梁氏之有興也婚人倫重事伯子受命不遠躬砥行檢則淑媍宜家誠在于此求正影于形求澄委于源得其道矣為語伯子孝首人倫伯子誠舉之矣餘者固知大身舉無數獨

夫媍之間乎若毋賢毋也余所稔聞所以成君而銜二世不竟之緒者亦不獨夫媍之宜而已伯子勉焉三生遂牘載余言以去余則惟納交伯子諸父及其伯兄又諸從昆季半從余遊故辭多為規不為諛

贈李伯子約吾君舉家子序

余少則以博士業交權李伯子約吾君是時伯子少年為諸生始也伯子于學潛心蓄志力索精研務于必得然後已于是二三友生行輩中推勤敏必先伯子伯子為人循循謙退口若不能道辭身若不勝衣

猾人或雜沓喧呶伯子率嘿坐傍覩居常口不掛人
臧否聽他人臧否人亦歷然不欲退與吾輩二三友
生論說畫然條理取向所不爲臧否及所聽他人臧
否一詰難之數語割析如指掌乃知伯子靜乃有明
黙乃有辨儒者之髦秀而涉世之諳通也伯子尊公
鳳庵君多貲裝名于商最愛伯子既伯子年日長爲
諸生日有名鳳庵君益資之遊諸友閒諸友推轂伯
子者更日益重然獨念伯子早有子而已早有家孫
可百不問已盍伯子身爲長子先祀責在身承以支

係傳祖之正孰重甚焉伯子今年甫三十耳而舉家
子鳳庵君方在淮揚伯子走書報君言兒藉家世慶
以某日生男子大人所以日屬望者可慰懸又以鳳
庵君意觴諸客來集李氏庭受爲湍有後闕李氏慶
者盛以鳳庵君不多貲是耀而喜詩書業以故知支
係爲重念伯子欲有子又欲伯子早有子夫有子爲
慶有子早又于慶爲特異曩君有伯子也甚早伯子
今又早有子矣鳳庵君未五十而撫兩世人是兒者
長而事其父又及事其祖愛出天性于再傳更篤孝

加璽幃其爲生人樂抑又何極伯子身處其中上承
顏而下鞠誨日于于焉適耳卽伯子今學成諸生月
有名取科甲上第爲顯名可計日得有以易此不也
故伯子以早生于鳳庵君而又及孫之生也早以早
繼早更衍之嗣世其聚也樂而誨也便則不啻僅僅
世代相承于不可知之後而已是慶也人世所極願
不可得李氏得之異哉諸客僉韙余言咸起爲伯子
壽伯子不敢御曰是皆家大人慶大人今數千里爲
而小子先徼惠諸君子何以子焉于是客乃曰得之

矣望東南載拜洒酒爲賀已乃觴伯子友來生者爲
籍記其事獨詳伯子學與行及原尊公所以教伯子
欵令他日兒長而解文能無以其言求肖父祖乎

送邑侯文溪張公被徵爲吏部考功主事序 代作

張公治余邑督撫部使並上治狀言三原令賢令他
令無能埒若此者無慮十數　上覽奏下吏部籍記
侯與擢會考功主事缺遂以張公擢補考功盍太宰
屬是時太宰爲商丘宋公宋公特爲上倚任持鑒秉
公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卽小吏非數酌㴞稽不輕畀

諸屬尤慎召張公盒出宋公意然非私張公籍記督
撫部使奏吏蕪三原治狀與奏合可任用也余在司
農故與宋公爲寮知宋公張公治余縣狀在耳目合
兩者並覩則張公受知宋公以還可以畢志見長矣
考功任最巨重諸司功績並屬覈實即臺中得執憲
令按之科臣得言之有聞于　上皆下吏部叅决以
爲行止至六載三載大加覈察昇抑去留悉歸柄握
他吏不與也今天下談　國家治理咸曰吏治清明
功課不爽是雖在太宰秉成哉然曹郎分任以治受

計不失夾輔無怠所謂相與共成者也若夫庶職臚
条具在一當覈察酌量詳審廣詢慱求務歸于當服
天下心果能挑是據成籍以行其昇抑去留即太宰
持衡不能撓何論司寮故協一期于奏功互異期于
成是大要肩巨荷重期于不負已耳張公公諒無觞
行誠實無近譽柵猾保良濕束于左右而挾纊于百
姓績效具在督撫部使狀語中所遊刃于百里者皆
他日執見守是以當服天下天下必且稱真考功刻
堂上持衡者名卿[illegible]老也則吏治一清之會也張公

闕　命謬過余問　國家考功令余因具言考功重
任公所以當不負重任言一一詳甚公謝不敏然色
喜之余亦不言而心知張公他日能吏部也及馬首
北諸大夫士咸來徵別言余爲次第其說更進諸大
夫士以告于張公試覩見提歲月匪遐別數月值大
察外秩期當拭目觀張公治效矣

又

余觀吏部盒係　國家命脉卿貳以大吏不論內則
部臺諸屬外則岳牧邦憲以下咸聽考功者考覈一

司執持以衡紐百秩非命脉莫可喻矣吏部職既重
諸屬遇員缺必遍詢廣掄或以他部郎或以郡理縣
令選充然率治績高鮮並者今年春有　詔徵三原
令張公爲考功司主事張公爲三原借霜懲以行春
煦德怨蠹什毀譽俱忘一秉之直誠不欺之衷四載
以還民悼其政無既于法亦愉其有無苦于束相習
以安如堵古稱治平能過哉鄭僑鑄刑書惠稱不衰
于奕世誠得一仁心爲質者則法不病心反爲之用
此張公治績卓越徵拜畢數一時名吏莫先也初張

公考功 命下余私以爲吏部係在命脈直以考覈
在精何也保良剔蠹明示吏以感創而職業不隳則
國家大有賴然憑薦論勘訪以爲考覈而薦論非
盡真核勘訪非盡當實依以賢否諸職謬劳一良悞
拔一不肖必有受弊者矣奈何稱精耶今天下吏治
余所不宜深論張公明習之矣黜陟升沉顯晦之間
不知何如稱允也然起于論薦勘訪不足據也所當
留意者也要之亦公不私持平不僻搜索咨稽執品
定程無難論精何有所不當哉人則言張公治縣真

誠不欺于心抑仁心以申法令然亦以是明生威著
民安事集蓋公平之實而精察之地余以爲此 國
家用張公意也試以宰職進以四載使績有成效然
後擢而銓衡即以是顯異公亦以公才固有當耳公
治柴止丞劉君尉張君幕孫君謁來子自公爲縣四
年事必來子爲公言張公亦必有味乎來子言也矧
不佞葦以數年之庇而一旦別也皆非子莫能具述
者吁有是哉爲具述始末乃若幸公大拜惜公去邑
則余不佞耿耿固與三君同之矣

贈判汾州致仕思菴秦君皋家嗣序

思菴秦君數以諸生高第數困于棘試人無不爲秦
君詘未幾以序貢入爲國學生又未幾以選人高第
得爲汾州判人少爲秦君慰蓋判階七品于國學拓
最上又汾大郡君平生所磨厲思效者今可以暫試
釗矣乃君竟以困科第非所好也君是時尚未有子
恒析鬱不自得居汾三年汾人多徃來賈貸条邑爲
余邑人言君治汾狀以爲非久且當拔擢然君思歸
意急不可待會家子以其日生君大喜喜愈以甚歸

蓋以央乃投牒監司求歸監司勉留意懇至君堅不
可挽遂得以其官致仕生子僅旬日輒去汾夫聲利
役人壯士詭隨自古然哉遲延日月覬覬苟留以倖
五斗預爲宅日家緣計有于者益思廣田宅盛裘馬
則愈欲倚官爲家矣秦君者困科目之器有用之材
也困躓不得施劇郡倅佐不足以明壯府志無論家
緣即子孫可念君夷然不顧也詭隨以倖得雖一日
于官亦所不肯去以倖得耳君不以家計受一官不
以數日祿祿子倚官爲家計去大郡若敝屣意見遠

矣蓋君不欲以官重而深以有子足故子未生則鬱鬱旣乃樂于去更樂于有子而去以至足形其所不欲重所以决去不疑也二疏高致千載艷稱卒未見有追企遐躅者何幸于吾黨中見之君今歸而家居抱其子于前朝娛而夕鞠恒語宗族吾以有此子故得天性之樂故不欲以此子故自不知止之理宗族人咸嘆服相與造泰君稱慶又相與視其子祝之曰兒它日幸以若翁所重若不干官者自立乎則若翁所因不得意望于若矣同宗有竹皐氏者于來子爲

中表稱兄弟乃以其意告來子曰幸紀述之爲吾秦掌故來子曰有是哉爲紀述于簡

贈道會蘇君序

蘇君自其師祖其師某並傳正一法爲道士任邑城隍廟至蘇君益衍其教道價遂高于儕輩蘇君白皙美丰儀望而知爲有道者居常掃室焚香晏坐已乃取琴橫几上鼓三四弄神清氣爽眞有雲騰霞舉意于是諸儒者亦覘君有道結爲方外交蘇君故能道陵斬勘爲人驅祟遠近人多迎致又能呼招雷雨歲丙戌天大旱縣大夫郭公令于靜地結壇試君果驗令縣大夫張公最號嚴明每修廟儀于道流中獨私識蘇君會當推擇署道會者遂以屬君君再四辭張公不可故事道會以職事在諸流輩上諸道流即長或故等人咸折而下之有事輒關白亡敢亢以故多覬冀署篆百計承事縣長吏要結長吏左右以求知遇乃君受知前後兩大夫推擇禮辟方逡巡數四始就嗚呼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清凈退巽譜老氏之旨矣顧　祖宗立法意則以爲老氏徒侶遍天下而

竊老氏以私亂其法者不少故非教不尊非法不行法濟其教以行其尊則儒與老不相害而相成此張公所以原　祖宗法制以任君意也蘇君幸以清凈退巽約其流輩令無竊老之名而私亂其法可矣君故與梁草齋先生交君事先生最謹先生往來余邑輒主蘇君語曰不知其人視其與觀君于顯者張公觀君于高人梁先生皆足知君已

舅氏向椿張公壽序

舅氏今年壽七十有八壽辰在六月二十二日張公

有甥曰儼然以鄉書藉禮部覲公年既高行誼著上
書縣大夫言張故庀族也少以家計爲賈賈人子不
得槩朴茂直諒有古純厖風至今年幾八十無𢈪行
竊伏覩　國家令甲民高年有行誼者賜爵一級以
令考張公扵例合張爲不佞舅然公舉則内不避於
親書既上會庠中諸譽髦投牒請禮遇張公爲民勸
縣大夫信予遂并信諸譽髦拜公高年爵予舅氏三
公行爲季先宜人最愛季弟先大夫亦于戚黨中獨
推先公曰季弟賢弟也少起下賈養二尊人咸取辦

公既析著諸舅仍多倚以爲家賈四十餘年數富屢
然食無重味衣屢浣衣一巾數年不易俗少年恣侈
盛衣裝見公退而不敢前盖公惜財用實以惡暴殄
而就規約尤重行履卒未嘗見以慳恡而廢倫理予
從少侍公又親聽先大夫言所稱于縣大夫當實無
過矣公壽辰冠服端居而受稱慶者余率諸子過公
乃同候氏甥舉觴獻公曰公齒漸高鴈行鴒侶並謝
去乃公特在世表表岩之松漆園之椿立也挺然鑒
之儁然久歷深閲之道也宜舉一觴公乃言予幸[illegible]

獨遇胡不共躋遂凄然不肯御則又進而曰公一身
爲家父子況弟深用以有終始今家族以内俱依在
公山鎮之安河潤之廣則不啻年齡久修矣宜舉一
觴公又言稱父子兄弟而猶不勝今昔感乎其觴遲
迴久之則又進而曰戚黨之慕里閈之儀至動縣大
夫之禮遇猗休哉可以觴矣公輾然笑謂二甥吾不
服之榮然制不可不尊吾不慕戚黨里閈之譽然行
不可無考可御一觴雖然予先子所命我也而有今
日二甥所雅聞也又奈何不爲二子御一觴侯甥盖

以内戚恒侍先大夫知公與先大夫相與故公云然
來甥則又進曰願公多歷歲年以觀三姓之好公子
輩在傍遂相與交拜成禮來子曰三讓而觴之御也
而歸德先大夫可文之矣

大人類定稿序

儼然盖嘗全錄我大人文稿云徃侍大人習見大人
爲文或沉思屢日然後伸紙及伸紙時勃然不加點
竄私以爲必所得意每竊識之矣大人又間以語儼
然曰其成章其成章質儼然業所竊識者相合符無

辰來嘗不私喜以爲先得大人意向也已乃嘆曰是
不可別錄乎昔歐陽公子棐以烏孫絹求張處士予
序書公廬山高及明妃二曲問其故以爲志公被酒
語也儼然小子何敢擬棐顧其志親語意寧有兩歟
寧有兩歟稿中檢得如干首不分卷惟以類定之龔
後來所得可以類而入亦曰揣大人意旨所欲存耳
曷敢輕去取哉大人所爲文甚富然不自滿毎有應
酬作授簡畢輒棄擲不收儼然生又晚紀錄無人所
錄稱全稿特平生十之三四今以類定者又全稿中
十之三四云

雲山賈公曁王孺人並壽敘

公蓋少而賈歷大江淮北入武林覽天目之秀泛浙
江之流已乃酬觴浩歌放跡于西湖之上行迹不類
商賈性慷慨磊落未嘗屑屑刀椎取膏潤然貨遂有
道財乃大歸公卽豪施俠遊與絲竹麯蘖費甚重大
不爲消減積歲且起至巨萬武林天下都會大賈鱗
集亡不聞賈公名願來交懽賈公蓋慕公豪舉不在
區區多財貨也公賈久家事盡倚辦王孺人孺人自
閫以內而兼閫以外無不井井有條理家人言卽公
居家治家人外事或不能勝孺人以故公安意居武
林若干年亦恃孺人在可無煩內顧耳今公倦遊歸
與孺人交相敬付家中事諸子及婦日于于休休安
子之養而順天之和卽是逆覩所歷年誠不知其極
要之百歲不足限也初公慕豪舉先厚施于親少善
事尊君與毋孺人悌其弟命爲儒未嘗以財間此里
黨所習聞旣公有年人以爲德者得天然纔見賈公
孺人佐公爲德得年乃于公埒天人不爲無驗臉以

爲偶値也者何夫婦兩不爽也夫稱賈公者以爲內
脩行而外豪施稱賈公壽者以爲得天之眷而備人
之養行有足稱年耆又何足論履順導和要自理有
甚乃可稱曰壽不然久歷之久辱之耳賈公在賈在
鄉至使同行慕義而比黨歸德則修齡永世宜矣孺
人族出端毅公名家淑儀本自不凡今公壽若干孺
人壽若干壽之日公與孺人同亦一奇也有丈夫子
一人仲子吏目佩蓋與余相知乞余文者

壽後渠泰公八十序

余初選隸學宮則連城泰子列在高等聲藉甚矣會予父曰後渠泰公賈而好儒術自恚少不竟志於學爲賈家居及往來市廛輙手一編不倦他賈竪或從傍睨曰君豈博士弟子耶何乃劬呫嗶呻吟爲公哂謂非爾輩所知竟手一編不顧久之于古書傳多所得即隱僻或學子所未識者公皆能諳又多識古孝順陰隲故事解說爲鄉人勸其爲商也善節縮視時高下利歸公最厚是時同居者兩世皆公拮据爲家

比析箸擇腴田美產與從兄弟戚黨或有不足成給公公一一應之皆各得其意去夫賈者悉及錙銖同氣不免彼我肯損橐裝以資他人公讓諸從贍藏交何若是僕僕耶富好行德所得于詩書者不少也公既好儒術遂教子儒今泰子名著在庠校公時舉先達爲規勗泰氏故有恭知公以直道顯武宗時公嘗言若儒不見汝諸祖乎得師自上世何必遠求在若能勉與不耳自泰子有名庠校人皆以公材行故儒抑而賈所不竟者當在泰子泰子煒然負才盡行

嘗扶搖雲表恭知公赫赫一世泰子且踵起其後益非公訓迪所成哉公身不離市肆而人推高不啻宿學既老益重厥劉生馮生者來言碩余叙泰公所以壽夫壽永久之謂誠取于永久年齒猶有限者耳以泰公好行其德世有稱焉要之附托以施永久則非青雲之士烏可也遂目兩生以告泰子曰身自表見今後世歸所自出斯爲壽其親者乎

壽雷母張碩人序

雷母張碩人壽也仲子時聖孫太學普介紹社友約

吾李子來過不佞曰余叔侄之得以見知于子也吾子遂以知余母母蓋一家之聖善而一鄉之閫儀也夫自先耆德君元配泰氏母早世母遂入而稱繼泰氏母最宜先耆德乃母事事彷彿泰氏母先耆德喜以爲得吾母何啻泰氏母更生先耆德多貲好行其德江湖間遂以知名晚爲德于里縣大夫顧陳兩君皆宿爲鄉飲賓又承詔命推擇授高年爵大抵余母內佐力不少也自泰氏母見背遺先長兄最幼小母撫育訓誨使有立自先耆德見背而余兄弟又最幼

小毋又撫育訓誨余兄弟卽不肖不能承毋意然稍以故業得以稱人子者何自哉今族黨戚里見毋所以事先耆德及所以撫育訓誨不肖兄弟無不人人稱德至曰雷毋術在閫以內而放在閫以外不出夫婦子毋而動于族黨戚里婣儀若毋人子者誠不欲後亦不欲氓惟吾子之能紀述也者敢有請于下執事毋幸托而傳焉則年與名且並不朽碩人壽辰在十月七日會仲子太學從維揚繪圖携歸爲壽所謂碩不佞紀述者也不佞聞言有感于繼而妻人者之

難云當碩人爲雷公室以有子稱毋矣夫子責之備且重子也望之愛且均猜嫌所由起耳碩人事夫子夫子宜撫諸子諸子皆有立卽長君者事事先二子二子退遜不敢侔于兄當碩人育長君時已令兄弟適均名義不紊若此矣以是爲三子也毋于夫子何所不宜吾鄉禮義成俗閫儀多可述若碩人處其難乃獨見德者寧數數見哉仲子稱數碩人非私乃太學尤能津津口其事皆頋碩人永于世故圖所繪者仙說卽幻妄然有托焉則人子意視百年直且暮耳請永永人間世弗憮也約吾子以來子言徧觀族黨戚里乃族黨戚里故皆稱碩人遂以來子言合而壽碩人于家

壽高年王公九十序

麻城中盐有王公者純質人也行孚于人人人稱王居士未幾以　先皇帝詔例縣大夫推擇拜高年爵以是人又稱高年公云公少愿謹卽不竟詩書業然行多暗與合嘗鞠于繼毋故善事繼毋又善撫其繼毋弟不異同毋弟與人退讓無較爭卽橫逆相加傍

觀多爲不平公恒笑而受之人言卽不欲與難作訟令公庭曉示別白也者盡以理言求直乎公則言如以理也者直固自在何待言求直耶人益多服其識蓋終身不見與人相忤旣老家居無它事惟焚香顴天冀以餘生爲太平遺黎足矣來子曰余見王公身不勝衣口吶吶不能道辭貌視無它長然行履獨著恨不及見公少年事其子故老所傳頌當實不虛亦嘗聞之矣王故巨族公老而諸子弟起科目庠校者日益盛它人鮮不挾以恣雎公處之益謹厚遇人揖

坐步趨亦過爲讓不敢輙先人此余所見者也他可知已以公之愿謹循循于家庭尊人無遺懽手足無遺愛內行悖矣其所以不竟于世而以含容退巽登德于里黨視古善人長者曷多讓焉公老而鄉譽漸高今年九十矣精神矍鑠步履矯健類少年人人壽百二十歲世衰喪道七十者稱稀八十愈稀九十最高矣公神爽履健誠不可量所至然以公之質行鄉譽月以歸則年齒又無足論矣余好聞說古善人長者事幸得見于公私竊嘆慕向往之會其壽辰長君

進賓客爲公歡姻胡君來願爲言欲公行履有可考焉余曰嘻王公卿之善人長者也鄉人傳頌之備矣

贈太虛上人序

余覩　國家令甲嘗嘆我祖宗法制大且備也不惟列在中國服習王化者咸從治理卽殊方絕域異流別教亦有以治之其治以爲强之治內不若順之治外立法於彼教而因以聯屬於我法法無所不申人無所不服何大且備哉天地異產而同生聖人異教而同化　聖祖以天地畢施化術萬世所恭術也夫

自釋伽西興教浸淫於中土已有年於茲其教曰西極化人以故中國胥從其化者不可勝道卽今髡緇之流幾當齊民十一　聖祖不病俗夷而取彼化人故不必反彼教以從禮樂衣冠之會而就中調爲治馭法尊我制則立官然不强彼教則猶係於釋所治不離釋流推擇不出曹伍以釋治釋非以儒治釋也卒之釋化於官卽以從我治由斯則釋何足病卽西極之化徒然爲我用而濟其所不及耳釋在邑者縣大夫例得辟于群釋而委之冡縣大夫張公遂辟太虛

上人上人自其祖師以來一鉢之傳卓有原委其[illegible]張公推擇衆論悉曰允哉而太虛又好交方內友張岳數君子盛譽上人謂軼流輩嗚呼韓之顛柳之演蘇之參寥其人可知矣而數君子之不介儒釋則於聖化之不遺方外也爲有合云

處士王公傳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來生曰余觀載籍示世其言聖不加孝悌士學在敦
倫紀何當寔切至哉乃人或豪施俠遊以自見許節
直務名高耳識非本行至外飾而家庭虧缺則又陽
慕陰棄矣夫余則嘗以經事平軒先生云先生數言
其兄幹行於是余嘆慕私識焉先生兄者蓋王處士
也諱經濟字君甫一字安甫自號爲傳愛處士處士

父曰王翁母曰郝媼王氏世多賈儒處士以兄弟並
紹先業又以儒逸賈勞乃自賈而遺弟儒其賈也得
子錢緊多爲二尊人費王翁故多病處士日爲迎醫
治少間乃邀翁雅相善者數人過從談歓求以快適
志意事郝媼殫力爲養蓋不異事王翁嘗客姑蘇維
揚有異味處士輒不食問其故處士曰道里遠未能
致吾母吾食能下咽耶坐客感嘆爲二尊人宜其良
豫選渾樸堅好者臨殮覓不遑促失度其一居父喪
一奔毋喪哀毀幾死或有以禮文勸飾者無能抑而

就也處士兄弟不異財王翁卒時遺弟甫六歲其肯
也以處士長而儒費又以處士且爲計瑣費恐惱弟
而妨于學弟有妻黃氏矣不幸卒已而有席又卒乃
有今秦凡三婚咸取辦處士務成禮然後歸屢重費
不厭苦也弟則言玆非兄弟間所能即吾翁在而爲
所愛子曲晝婚事無能過也處士有族叔父曰崇爵
貧無子衣食之終身死乃爲含殮甚厚外祖父死無
子亦爲治其喪又爲樹碣墓所不介久或湮沒其篤
於族戚若此處士罷賈未幾乃病病三年卒壽五十

六歲元配秦氏早卒生子不育繼配李氏亦無子處
士乃竟無子其爲處士植後也則李氏初李以處士
愛弟子及諸從兄弟子李遂愛弟子及諸從兄弟子
已而子弟子之丞愛愈益周至丞長猶不知已非李
子也處士以是街弗絕然李能承處士意掯猶不止
是處士孝李養姑乃不惜脫簪珥處士憐小弱弟李
乃不忘老嫂存恤弟婦黃氏新婦時不任井臼乃以
率先化導黃黃竟亦無敢後蓋恐以內言傷處士兄
弟也李生少處士七年卒後處士十六年其事處士

比泰爲最久云按處士行大都不出家人常行事何嘗爲驚駭振激而父毋兄弟之間不虧毫末則本行敦矣卽處士目不知書然躬履何媿載籍哉配李深有力于處士而賢寔得自處士所謂內外相成者非耶

紀異

蓋聞虎猛獸生長在山林草澤中山林草澤人與虎居晝夜出入防虎然有獵徒獵虎取其皮得値頗厚郡縣官司取皮輒索于獵徒日能以數皮至玆詎直

人與虎習且利虎若夫廣都平陸非獸之鄉籬落鱗櫛非匿之藪乃一旦有虎是不當有而有也豈非異耶太和故廣都平陸四去山林遠甚民居卽非稠比然亦非疎也乃縣西北七十里許界河南地名曰臥龍岡鄉保諸人來爲余言獲虎事並擡斃虎來見之殊可駭愕虎約八尺以長按爾雅虎不過七尺長則斃而形脫故高半之黃質黑章牙爪若鋒旣死猶可想見咆哮獰猙狀因憶曩曾見虎丹青中視今所獲徒彷彿毛色至于身尾短長頷額小大亦不全肖况其神乎細詢鄉保始末鄉保戟手向虎曰此物不知從何來來至獲亦不知幾何日村舍居人第于八月二日見門前塲地有異跡焉不知何物共約二十人持兵四搜之至西鄉里蘩蓁茂密此物蹲其中見人到目閃聲嘷脊聳尾豎跳而來搏二十人怖欲死有祝姓者輒爲所搏按伏于地噬其臂股各半鄉保鳴鉦須臾而百數十餘人來二十人者方敢反兵赴虎虎舍先搏又來搏諸反赴人咸奮爪舒爬傷三人合後先傷四人皆嘷啞不能言蓋驚而散其魄也人衆

氣壯鋒刃雨落虎力窮就斃鄉人不敢蔽隨以聞之使君是日擡來沿途以及城市觀者如堵咸大詫以爲從前所未有事余惟異必有應乃今現從前所未有將何所主乎夫猛惡之物不宜來化境磨牙奮鬣伺人而充其腹是戾氣也嗚呼戾誰之招也幸玆覺早甫入境而斃不至爲害可少逭責或又言虎湯物陽剛也其爲物威而文是故禮重旂旐易占炳變各有取爾使君文以傳吏兆將興于文以故先有得焉果若斯言卽余亡當文治然此方文否極矣極而返

是輿之時也二說當並存乃由前則災由後則祥君
子言災不言祥余終媿于東渡江北渡河者矣爰筆
紀述付掌記蓋將以爲後來誌邑者據實云

貢市圖記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自我　國家繫俺酋爲外藩納其貢于是諸鎭俱有市此所圖盖西夏市也圖爲表君所藏橫亘一城樓堞崇崇雉堞鱗鱗內傍長城城以裏爲中國疆域外則夷服莽野連綿一帶盖賀蘭諸山其洋洋繞西北者黃河也依山河皆虜酋部落毳幕而居射獵而食風景大與中國異當市則譯人期而來城中云城乾隅巍然一砌臺礎而上堂宇弘敞肅坐者爲監撫大臣帶甲之士及錦衣花帽者環侍如雲循臺而下經兩門始達臺前門各守一材官然據臺下視則前數重亡弗在睫間矣臺左錦衣帳下立手文卷觀市者爲大帥其前有夷有番牛馬駞羝雜沓牽負擔輓至者皆中國人大抵皆皮革錦幣粟布諸物與諸夷番互易夷皮服而東番靺鞨而披其飭可辨城介一垣闢兩門亦有守者想不得擅出入垣外則襍爲互市視內垣加衆亦加擾直北一臺視內臺高甚黃屋左

其上則設爲　皇上位也臺臨外門令諸酋未見
官儀先見天威一瞻仰如聖人在上矣外門守者愈
衆門以外盡諸酋一官行款二酋長供具悉以內出
其後女酋羅列席地坐者數重中爲閼氏亦有胡姬
歌舞爲術城中設巡行禁不法酋長亦令其下馳而
布中國之禁　聖位前官拜甚肅令酋知我中國君
臣禮臨撫前亦官率兩酋跪而致辭體統尊中國者
至矣臺上下旗幟旋旄戈矛戟劍羅列隱隱似有殺
氣人有騎者步者行者立者語者待者相顧聍者馬

牛馳抵有馴者驚者馳者卧者群者隻者昂而嘶者
嚙草者向背轉聍者皮革幣帛粟布諸物有衡量有
較平秤然各極其態矣袁君介其子婿賈生先謁來
子諸父然後過余舍以圖觀余曰余故商西夏益親
視爲市者數四云茲老而倦于遊乃遂屬意良工爲
此携歸懸壁間庶幾舊遊一一卧歷也余生未嘗西
覽圖尚煩指點然以意見後之令甲則知斯圖詳甚
君以布衣遊邊陲至老罷遊猶不忘　國家制盧法
至托之丹青以傳意豈侈大平之盛耶袁君者曰華

爲不佞記令斯圖托以傳來子曰其傳矣記之

墓誌

明故周公朝器及配碩人范氏合葬墓誌銘

關中來儼然望之書

余始遊庠校則友周南學詩南先余巳卯舉鄉試余
乙酉始舉丙戌上大宗伯得同舍京師南則爲余言
家世因泫然流數行下也蓋傷其曾祖父祖父云其
言不肖曾祖父商長蘆以便居直隸東光縣祖父隨
居東光未幾曾祖卒即葬東光又未幾祖父繼卒亦
葬曾祖墓側茲嘉靖庚子聞事是時獨祖母范氏後

守敝廬耳不肖父叔尚未脫幼孺一老婆撫兩孤兒
無從謀朝夕曷能歸其喪迨不肖父長而成立以有
不肖日夜爲不肖涕流道焉曰余以有汝知父子之
樂而令父祖旅櫬異方卽春秋霜露何人具麥飯酒
丘壠耶小子勉圖之蓋自不肖聞父言至於今感愴
猶昨也東光去茲卒近不肖不憚迂道移柩歸庶以
成父之志余與二三友生共嘉是舉力贊其行試甫
畢南馳走東光啟櫂奉如　京師及南與余皆失第
始克自　京師奉而歸于家焉公父子客死幾五十
年卽安厝無暴露願旅魂飄泊九原能無首丘念乃
今間關千里還公故壤公直有子若孫哉今年秋七
月廿七日葬公涇陽縣西朱村新塋祖位南來告葬
于余徵余銘並述系次姻婭甚悉周氏故藍田從來
三原不知自何代可知者爲公高祖全全子祥祥子
達卽公父生公諱鼎朝器其字其生爲弘治丙辰三
月廿九日卒時年僅四十五歲元配卽范氏後公卒
廿八年距生弘治十年八月廿日得壽七十二歲今
祔與公合公在東光時納側室初氏公卒後改適人

令卒于東光男子三人邦相壽官卽南父娶賈氏繼
楊氏邦卿娶王氏繼伍氏俱范氏子邦用初氏子卒
葬東光女二人一適自得恩范氏女一適南皮人馬
麃初氏女孫男子二人其一卽南娶張氏其一詩邦
卿子殤孫女子一人適自惟行邦卿女曾孫女子一
人聘泰四維南女南又言公卒早又家居日少强半
在客所以故事逸不傳間有知者云循循善士也東
光人爲南言公居東光能睦里中人不與里中人言
相忤公父好施公亦好施父欲衣食人或助人婚喪

公輙從傍力賛之善奕奕盡屈其里人行大較若此
范事姑秦無違惰色公久客又客死家中事一一屬
范二子外無嚴訓而柢成立皆范力也此則鄉人所
共覩記者余聞言咨嗟慨嘆焉公以覊旅使異鄉人
頌義至數十年猶能口其事配又不墮厥家卒成亡
人志所謂力善非耶積衍慶派嗣啓克肖邦相以嗟
德高一鄉鄉人禮爲三老南起高科壽且襁甲第躋
顯仕引而愈光昌而未艾天之報公竟奚爽哉銘曰
生于斯死胡弗于斯而竟返骸于斯山川嶔崎嗣遘

嗣維瑰氣于焉攸隨兩善共兹永以靡岐靈綏蔭與
益衍系支後遐有蔚百世可知

明太學生彬齋來君及元配碩人李氏合葬墓
誌銘

君姓來氏諱斐然字裁之號曰彬齋蓋先伯父壽官
公子於儼然爲兄來家世自有傳君嘉靖庚申九月
一日生至今年丙戌五月九日年三十九早卒乃以
其年十一月六日葬王村塋次啟故元配李氏柩合
焉儼然當爲記不朽則潸然泣下不收也曰悲哉蓋
余兄弟無疎支遠派諸從間數人比舍而居以故朝
夕出入相偕即日一人不偕咸相與詑問曰某奚不
偕無殊親兄弟懿也君顧棄之去悲哉悲哉初壽官
公五十無子三繼伯毋師氏始生君壽官公以得君
晚最憐愛令鞠於外氏少長即妻以李叔父有憲使
公及先少府公並督君學君不任束縛攻苦一補邑
學諸生輙引例入太學未幾壽官公卒君奉毋居席
故貴盛謂家中務可順指色使而辦不甚省問而李
碩人者陰爲左右佐其理李無子而最賢無妬忌爲

君納側室王氏乃生女子君覬而告之毋命名曰見
姐蓋志毋見孫也又未幾李卒君哭之慟繼今張氏
始舉子震王氏又舉子益君每言子息猶默默動念
意蓋恨壽官公不及見云君慷慨坦易無他腸與人
交洞見底裏人有以緩急托君不惜橐中裝爲助於
是人交口賢君亦或以君惡縟禮謂爲簡率然竟知
其無它多願結好君而君又好豪遊聲伎間又好酒
每與客過酒家胡弾絲奏肉浮白呼盧窮日夜以爲
常聲色麴蘗之外亦好琴太學月請學於郭梧軒氏

得其妙過佳辰夕一奏老於琴者弗能諳其雅尚不以桎梏廢乃爾與兄弟居怡怡無間言抆兄弟爲家飲酒關論說歌呼甚揮霍醉後襍以諢浪令人絕倒以故諸兄弟座無君則不懽或詢君何旬分如此君曰吾知吾天倫之樂而已安問其它歲乙酉儼然謀傾鄉爲君靑其以爲吾弟乃不負吾望嗚呼酒歆引潸比余北行君坐豪酒病矣今年儼然失第歸君自言病頗愈然察君顏色形骸益羸瘠枯悴不以爲愈也心憂之踰月竟不起嗚呼悲哉儼然猶幸歸及與

君訣視君含殮又幸執筆銘君夫婦庶幾少盡此心李碩人文林公結女母冉氏以嘉靖丙午十二月十五日生萬曆己卯六月十一日先君卒年亦僅三十四歲葬自庄前厝地移今所二子俱五齡女未受聘

銘曰

任眞以放寓德於酒胡爲而生乃弗克久天耶人耶孰贋其咎卷藏斯丘于穐有偶

明壽官尭山高君墓志銘

余先世中憲朝列兩大夫而以布衣抗顏稱交與曰尭山高君余輩侍先大夫見高君數相過從于是稱高君爲長者高君者邑大賈也器宇軒舉多識見未嘗從事書史而能談說其大意幼嗣叔父鎮長携貲遊蜀中意不自得乃與諸從子走湟中西夏盡以貲易菽粟入儲邊帑而傾部檄收鹽利于淮浙如此數易貲大歸君與邑中巨富人埒矣君賈特倜儻重信義初賈時出貲家多以貲托君君獲羨貲視他人恒倍乃約爲中分未嘗欺貲家以私橐橐及君既富役以貲任人則約所任人吾毋苦削若若毋私欺我一

如所處故貲家于是任者謹奉教貲益大歸而邑人稱善賈能公利者必曰尭山君君又能排人急難人以事競率來就君質平君一一爲解說咸曲聽君或有犯于君君亦怒求直于理其人改悔輒罷不深與較其制用不爲恣侈至所當用則無所惜嘗自云謂吾性褊急也者則有之謂吾忌而陷人則無是已謂吾身自節費也者則有之謂吾利以傷行則無是已故君遊江湖間所在人皆敬禮與先大人交數十年固匪直以善賈重君也君諱尚信字士立尭山其

揚父洪母趙氏其生正德癸酉十一月十六日卒萬
曆丙戌正月二十一日壽七十四歲嘗以　詔例推
擇爲壽官配龔氏先君卒繼路氏側路氏龔無出配
路一男子提聘溫氏一女子適雒惟溥側路亦無出
提將以卒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新塋祖位乃介紹其
姻戚邑學生雒惟濂從姪國子生向奎請余銘君墓
石夫稱先大夫交與誼可以銘矣銘曰
甬兆俊涉用術而行業其于心有愜封之馬鬣麻庇
來葉

明菊齋王君暨配碩人崔氏合葬墓誌銘

王君者名勣字子立菊齋其號以萬曆丁亥五月初
五日卒距生正德戊寅四月十七日壽七十歲君配
崔氏以其月廿三日亦卒距生正德己卯八月廿九
日壽六十九歲君五男子謌聚李氏謨聚張氏讓聚
李氏談聚李氏訥聚董氏訥爲邑諸生二女子適鴻
臚寺序班梁燁諸生杜應林一孫男子從教謌子諸
子合葬君暨配得地爲留坊里祖塋稍位得日爲卒
年十二月廿八日王氏世任櫟陽司馬村　國初諱

彥成者徙居三原龍橋鎮遂爲三原人彥成生惟眞
惟以孫太師端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兼吏部尚書惟眞生仲禮于端毅爲世父仲禮生
欽敬生雄雄生定定生明以禮記魁陝西鄉試配楊
氏生二子長勛次即君君生三歲而孤毋楊撫之長
八歲從鄉社師田先生遊既乃從王學諭李筠連二
先生遊是時君再從曾祖少保康僖公講學弘道書
院一時名盛咸集君方成童亦與其列督學使者龔
公校三原士選君充縣學諸生業侵侵向成顧君毋

楊老家日削無從供朝夕乃棄去業商鴻臚梁君者
擁重貲淮揚聞君甥也請君主諸務君至揚一一爲
畫計諸受計者多嘆服君時治鹺使者行疏通法商
隨倚以營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謝弗往諸商大有
獲乃誚君不聽吾而失厚利君笑應曰吾弗得魚寧
有吾荃若視吾荃在否不患不得魚也有識者以君
言爲是君即商然故儒者多聞往哲格言至論又斥
斤務躬行事毋凡不違顏色族屬中君爲大宗故父
行多少于君君執諸子禮不少假借端毅公有遺規

示子孫久漸廢君倡族人倣行至別嫌明微令不得少亂其派今百餘年邑中推王氏家規君力爲多君諄厚溫坦見人委曲寒暄人率以爲親已有以事託必竭心力人益以此多君凡賈所在及邑中咸稱王君長者老罷賈以書自娛親友厚善者過從談說所聞古今事或誦端毅康僖詩文移晷忘倦少子爲諸生賢而文君恒視其讀然自手一編亦至夜分其天性好學老乃益篤若此崔氏爲義民大善女其嬪君也白首相莊事姑楊甚謹蓋君不逮事父特展孝子

毋崔乃先夫子意爲承順也來子曰余觀貴介公子槩多以養而氣驕上者特豪舉下不免滅禮廢紀矣王氏自端毅公爲社稷重臣康僖嗣起族屬科第聯翩門閥之盛甲天下矣君生際其會乃蹈常秉規以儒素終身類果得而係哉崔氏相君以儒素庶幾稱嬪德矣諸子葬君夫婦乞銘文于來子王氏者來子妻族也妻與君稱兄弟則來子知君悉矣于是爲銘

銘曰

厭彼翩翩而耳恂恂非惡翩翩非耳恂恂蓋以翩翩者或流而溢恂恂者不失吾與噫歸哉王君偕爾碩人其永不湮

明文林郎四川筠連縣知縣清樂李公及配孺人冉氏合葬墓誌銘

李公者諱結字子舒號曰清樂少孤鞠于母少長母欲公以胥爲吏公揖而進曰不肖子不願爲吏願爲儒母大奇異遣就外傅時大參趙公太守王公以二戴禮名公從遊久傳其業嘉靖丁酉遂以二戴禮舉于鄉累試禮部不第乃投牒選部爲筠連縣知縣筠

連僻在西南最瘠號難治公至首勸民以農桑所條畫甚詳久之民乃稱饒縣不科第者六十年公進諸生勵之曰生才寧擇地哉亦爲之已耳每自督責諸生學諸生以是感奮辛酉陳生乃成鄉薦先是學宮桂久不花是年公以牲祭于桂及秋金英爛然香襲遠近而陳生竟符其兆人以爲奇事云公性淵畧不能守簿書常法部使者陳公奏公當調公于是復如京投選部居　京師一載乃病瀉暴卒橐固蕭然無有也蓋公爲人脫落放達當其抵禮部時託而爲濟

人酒後時狂放聳身浩歌聲甚激烈又爲胡旋舞不休禮法之士見之或短長公顧公自愉快不顧及公不亨于官人益咎公爲人不知公非不能百里者即所治鈞連令民力本教士大者舉矣直苛細之世或過繩溷畧則公受窘耶矧公任放當心所愉快且不知天壤官職何論哉初公家有園五畝植梳花卉嘗言棄官後終老其中然竟羈旅以殉其志不盡酬悲哉冉氏歸公即以宜家稱公卒撫諸子以有立不止內助矣公卒京師時爲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距生正德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得壽五十七歲公仲子文煥扶柩歸次年十二月十日葬縣城東新塋今年正月廿八日孺人卒于家後公卒二十二年距生正德五年四月初四日得壽七十一歲茲仲子等將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孺人與公合以公卒時倉惶未有銘乃摭二人事爲狀授余余知公及孺人不以狀得狀愈詳狀又稱李故家河南洛陽趙宋時有諱孝卿者避兵三原遂爲三原人數傳至　國朝有諱惟真者生思義思義生恭可恭可生爵爵生琮琮

生鸞鸞蓋大賈人以輸粟拜義民爵配劉氏繼高氏公高氏子有男子四人長文炳諸生娶張氏繼亦張氏先卒次即文煥諸生娶來氏又次文光娶劉氏又次文蔚娶張氏女子二人長適馬之屏次適太學生來斐然先卒孫男子七人柄出者爲有金猶金像金煥出者爲如金諸生娶侯氏若金光出者爲似金倣金蔚出者爲選金孫女子四人煥出者適蒲司掾侯可畏諸生楊愈芳蔚出者俱許聘梁氏子曾孫男子一人三躍如金子並可採其仲子配來氏者先伯父

憲使公女余姊仲女所適太學君者余從兄也余于公稱姻家子以此其知公亦以此乃作銘銘曰

是惟清樂公之玄堂官不克昌壽不克長溘焉淪亡公也淪亡而樂未央厥儷相將于九京千徜徉

明乙酉舉人振庵王君暨配碩人孫氏墓誌銘

振庵王君以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來子曰傷哉蓋君卒早又老母稚孤含殮弗具也王君有友周子學詩趙子淑寵溫子景孔暨不佞儼然暨其宗賢若共爲經紀始成禮已議葬僉謂君治命誌銘宜

出不佞乎夫自不佞聚于王爲君族子嘗請事君君不可所以析行輩友不佞者甚至也已成鄉舉得厠君後方期以名節相砥礪而君不可作矣百世之辭何忍負君地下于是爲次其概曰王君者名輿弼字叔夢自號曰振庵子先世櫟陽司馬村人六世祖彦成始徙三原爲三原人彦成子惟貞惟貞子仲和仲和者太師端毅公叔父也上二世以端毅公貴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仲和子道道子鎰鎰子佩又貴爲新繁縣知縣君新繁公少子修軀偉幹貌瑩若玉人望而知其異少時新繁公口授小學諸書輒能領畧大旨新繁公卒君益多從名公先生遊太夫人傅氏洴澼絖佐君已有婣孫氏與太夫人内相依以辦君益得專事學君天賦既高博士業外發新繁公故藏書讀之學遂日邃而文日益高屢試督學高第受廩餼乙酉舉鄉試亦高第録經義爲士式録傳人益無不嘆服王君才子乃君不欲徒以博士業顯故所讀新繁公藏書多左馬李杜家言則心姝好之丙戌失弟與不佞約共爲古文若詩意推不佞謬習古其言

吾鄉先人概多以詩文名吾輩姚爲其後人子幸先揭旗鼓吾當摻戈而從部伍不佞謝非任顧甚壯君亡何君遊太學又走南太學以餘橐修買古圖籍期歸而償所願惜乎未見其止也平生廣交與所稱石交數子外投分者頗衆君豪朗和易無論上友即鄉曲下走亦假以顔色以故人亦樂就君好酒能至數十醉後顔益和口益慎無激漫語人門王君饒德乃徵於酒如此君故身處寒素其取予毫髮不苟既衆謁謝干乞絕不爲至交接常儀亦有裁量人以是覘君非徒和酒人相率尊禮不敢以狎進其卒也邑中無大小無不頓足扼腕以爲才行如王君乃早夭死嗚呼天有定數才行不能益年豈苟以才行稱則年豈短長亦胡足論也故回牛病折不貶其德賀勃蚤殞不掩其藻以人所以頓足扼腕君者而附四子君可以死矣君嘉靖辛亥年八月十三日生卒之日蓋三十七歲孫氏事君諸生時君市衆即卒爲萬曆乙酉年十月二十八日討其生嘉靖丙辰年十一月初六日三十歲孫氏無子爲君納側室張氏生子曰光

先岐嶷肖其父景孔許女以女君卒遺三月殷今生
男子曰光表銘曰
彩彩者鳳五色其章卓彼世瑞覽輝而翔孰令色之
章孰令羽之鎩徙遂而侶蠢鶩莽夏出瑞卿國不儀
帝庭𠟶旋墮落胡耶一鳴鳳兮鳳兮爲汝慟兮

明壽官南庄師公墓誌銘

余从則聞邑中人槩多稱敎師處士仲芳仲芳者涇
陽孟店里人而卜居三原新城家富厚好行其德于
是人有稱之余不及識處士識處士子從政蓋壽官

公大寛也公長厚有父風二丈夫子世其業多縉紳
先生遊初公明農里南自號曰南庄少未嘗就塾傳
日不知書而稟性誠篤躬行一本其真多暗與義理
合敬善事處士及母劉處士及母劉于諸子中亦獨
愛公處士故賈公亦隨處士賈往來姑蘇于越諸處
貨遷有無又以其贏任人轉生息所收甚厚人言公
即善商然亦大有天幸居泉貨價輒騰溢或謂公去
城數里有他商駐而待公盡亟往其地故無商特黠
少年以時方盛夏詒公徒冒暑耳公不疑也亟往遇

逢一商來遂相與通貨厚獲歸謝詒者詒者相顧大
駭以爲行止果有天豈以吾姦狡爲彼實囊橐耶蓋
公客淮揚久觀萬貨大約用鹽起二子者相通爲客
與家客與家諸方界一一聽公措授至公老而居積
不啻巨萬人言二子哉然非受公畫弗克以也公
好施老罷賈家居以其余益務廣博無所恡每歲首
爲粥食餓人人負債不能償折券不復問丙戌饑縣
大夫各有勸借涇陽三原境接富室多兩相避射不
受勸公嘆曰余生涇陽而家三原誰非當濟者以百

金輸涇陽以糈百二十石輸三原又諭穀種數十石
輸繕城二百金繕河橋二百金兩縣大夫並推高拜
爵一級公固不拜乃人謂縣大夫不直柄重誼甚厚
不拜意云何即不畏而柄奚負而誼于是乃拜顧亍
御輒去不復再蓋庶幾辭榮守寂者云公生正德巳
卯九月十五日卒萬曆乙未七月十三日得壽七十
七歲葬以其年月日墓在故居孟店里新塋昭位高
祖文秀曾祖如祖孝父即處士公仲芳母即劉氏配
党氏二男子伯鳴鳳司椽娶張氏光祿寺少卿王拔

公孫恩生侍女仲鳴鵬取杜氏義士廷璋女副潘氏
一女子適申表順先卒六孫男子皐取張氏儒士務
遠女蘷先卒取石氏儒士汝玉女堯儒士取侯氏豫
來聘女舜諸生聘李氏吏目楝女先殤繼娶雒氏諸
生逵女孔儒士聘李氏吏目楝女俱鳴鳳男稷先殤
鳴鵬男五曾孫男子克仁克讓克恭皐男克成夔男
克己堯男二曾孫女子一適趙示珎一適李樹聲俱
卑女公將葬仲子走千里之細陽問余銘余故與仲
子善欷從仲子所見公氣渾貌渥口吶吶不能道辭

田冠袒褐絕不類富賈與人無少長貴賤悉下之或
讓外復不能謬作寒暄語乃嘆以爲此古之遺而仲
子則謂余家嚴老而不忘勤儉爲子孫先子孫或謂
公今年饒柰何自苦輒叱曰是破而翁家者以故不
肖兄弟暨諸子兢兢執業不敢後即居家處子孫大
鶩侈唾恬而迂樸者士論分守謂何是潰且敗之道
較若此其人因可槪已嗚呼俗趨日薄亡不競華而
也余曷可不銘師公銘曰
爾守爾樸于天不斲烏用乎踦踔俾爾豐隆是曰美
壽以峙乎顯廟受福孔碩更綏爾偲以厝乎斯宅

明國子生竹亭梁君墓誌銘

梁君者三原人也名燁字汝實號曰竹亭生而貌渾
神清氣和形慤人望之知爲君子長者或言梁君貌
當大貴不則亦大得壽考卒皆不符以是人又多太
息傷之云梁世業賈儒燕君少爲先光祿器重令出
就外傅未幾南之廣陵多從諸名公先生遊歸就試
里中遂斌斌有文學稱然里中置君文學不稱也若
曰山屹而淵沉如梁生文學其餘耳試不售爽然不

爲意復之廣陵尋理舊業尋以光祿公意援貲例遊
太學期從太學就都試矣竟以家人事倚辦歸舊業
業群從中推君爲王抔是謝儒爲賈梁故富厚號巨
萬先世王計者爲君叔父徵仕公徵仕公抔賈筴利
無遺爽然兕師老而授筴君君籌畫徵逐悉守條規
利益歸積用益厚然所入悉以輸于公未嘗私一緡
篋中以故群從亡不心服愛慕之者廣陵富賈鱗集
俗競侈務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蕩好狎遊娼家君
在廣陵促屋居隘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具二

甘蔗無重味也客有惑君者言欲以尤物為君歡君正色叱之曰而不聞梁氏子果使邪少年邪而以是渦為客大慙退蓋不受移於俗非所謂賈人子以君行儒素遂能障波流若夫拒讒慝于羈旅令婿子無所用巧投其秉德敦行之儔乎光祿公性寬大愛諸子不甚督過君朝夕事之雖不敢抑於恩光祿公卒事繼母李孺人又寂謹李善病為延名醫侍湯藥不遺餘力歿號泣為孺子慕不絲禪不與盃酒宴會不啻如光祿公歿時少好學居常手一編坐臥不輟罷

博士業益修覽堪輿醫藥內養諸家書領其要旨君謝儒之跡而篤儒之實類然有識所當求之聲位科目外者君以嘉靖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辰時生以萬曆辛卯二月十九日亥時卒得年僅四十有六歲卒先一年君中風諸藥莫可療男希贊泣而露禱割股肉和藥以進果瘥至辛卯復大作遂不起邑里共多眾生孝亦因歸君脩德而食孝之報乃或亦有謂不訓者禍方殞天訣難延日捐躬有可贖亦所甘心遑計它哉雖曰匪訓吾必謂之孝矣君先世　國初以前無可考可考自福始福子唯讓唯讓子璿璿子志廷梁氏儒庠自志廷嘗宿為鄉飲賓志廷子漢亦鄉飲賓漢子一山有司推擇拜高年爵一山配王氏生伯子選樛以太學生授光祿寺署丞曰光祿公光祿公先配吳孺人生君及光祿署丞燦而君為長君配劉氏生一男子即希贊今為郡諸生先聘婿李氏未成禮殤今婿袁氏生一男子名鉉如一女子俱幼來子曰余雅善梁氏兄弟于髫年乃諸子弟多從余遊余使西塞便道過里會希贊將葬君以狀乞余銘

墓石余受狀未有應也會皇北受　命之太鮮書來促曰期迫矣始檢囊所受狀為卒業嗚呼鴟夷受策計然分用而效於家國豈家國無殊政策可互用耶君賈而息贏貲裕幾埒鼎食試於家矣倘　國家破拘攣授君以職事寧獻無可觀者而竟徇貲例困於選人以死亦可悲矣概括為銘俾及期納壙中不欲負君尤不欲負君子贊割股余當別為立傳以傳而猶未也銘曰

不厭呫嗶不畀徽逐吾取成蹊於不言寧章右而隱

璞君乎穆乎君益耻夫名燕之石病夫不熟之穀楊於既培流於既蓄振振嗣來世百可卜

明亡妻王氏張氏墓誌

墓葢葬余兩妻妻王氏卒時權葬塋西庄地今繼妻張氏卒乃並啟王氏柩葬茲墓云嗚呼哀哉王氏者鎦毅公五世孫女也父文學公雲鴻母張碩人以嘉靖乙卯十二月三十日生歸余有二子復臨矣乃以丁丑三月二十四日卒年甫二十二歲權葬時誌先大夫言也其言王氏莊慧玉立能琴能解故實聘定

時姑氏已識非凡女子歸佐姑氏爲家無專能二姑繼卒而自爲家家乃肅如翁老而安婦養家人莊事婦日侍左右不敢以笑語侵容進也余言于先大夫王氏最知已不肯謬執古或拂浮沉者乃肆騰毀言意欲爲旁憚間[illegible]不爲間也曰吾能必夫子不如是致者意沮罷其卒也不肯眞抱絶弦慟先大夫又亟稱之余既傷王氏卒不忍言復娶先大夫則日惶惶焉懼不家然又懼繼者雜于宜余于是即日强余娶而不能遽得逾二歲始得張氏云張故涇陽袁冠巨族父文學公恂配李碩人生張氏其生爲嘉靖庚申正月十六日張氏歸余時閒久虛事多墮不舉廟見後即躬視諸務已乃條畫整飭不數月悉還其舊先大夫書謂新婦能其家何姝王氏婦未幾先大夫病且革張氏與余對泣不能仰視既卒且哭且辦喪中務甚苦事余又特慎一服食恐失意余性疎漫不耐家人事諸家人事張氏乃俱身任問一二于外事意蓋恐若余妨余學乙酉余成鄉舉明年會試北上無內顧皆倚張氏張誠厚直諒最無妬忌復臨失母早

見張而母之意戀戀焉張氏深憐愛鞠育撫摩不遺餘力無論二子即王氏族戚悉處以厚以故其族戚中亦悉多張氏始終無相嫌者歲時家祀設王氏主率家人行拜禮余每賢此舉張乃謂余爲夫子也婦則敬之爲二子也母則敬之凡余爲是寔有感於世俗繼妻而欲媿之也張氏撫復自六齡今十有四聘孟肥城君女撫臨自三齡今十有一聘胡吏目君女所生一子駒兒今取名恒甫三歲少頗儇警可憐愛張氏憐愛不加二子今年三月生一女子乃病血卒

卒爲其月廿六日年亦甫二十八歲嗚呼哀哉王氏事余者十年張氏事余亦十年後先相成功德余者均也王承先緒理家中務有端矣乃早卒不竟張氏踵其故衍而拓之遂成井井至撫遺子其子不能加即王氏于地下願有張於余也王氏余寂知已稱女鮑叔張動息承余意古齊眉者徒文具耳今余且葬二妻欲以不朽計報二妻功德且以慰短折乃哭而爲撰次嗚呼先大夫言不可加矣特述其言益以張氏事然其事亦互可見云墓去先大夫暨先宜人墓

可數弓許王壙西張壙東以壁中爲敘列

明亡妻王氏墓誌

來儼然喪其繼妻王氏悲泣嗟悼不自知其過也以王氏賢而早夭死迫葬乃自爲志夫志令之紀而後之昭也儼然言詎能爲妻重廼妻固可信其言于後耳志曰妻王氏女而嫁爲來氏子儼然妻初文學王公雲鴻有女妻余其長女也出自元配張碩人生兒子復臨以產卒是時先大夫在摔張氏女爲繼余方哀王氏然不敢逆先大夫遂抑而就禮生兒子恒又

生一女子亦以產卒余哀猶王氏後難爲繼者久之乃有請于文學公季女意本兒子輩以爲毋從毋去亡幾何於是令王氏妻歸於余云王氏出公繼配武碩人時年甫十四歲戊子禮歸余成禮人多謂王氏少而婚曷能任廼王氏歸將㛰于婦家中事一一心剖唯不輕出戶家人望其色順事亦率辦集踰月會余以試事北闈內外咸倚王氏歸爲兒子復娶婦已爲兒子臨娶婦諸禮儀又倚王氏卒無有廢不舉者恒以幼最加撫愛飲食寢處與之同壬辰余徙北已

轉入南雍卒業兒子輩漸長王氏浸不與外事而內猶倚辦兩婦日左右依依無間不啻親毋子簪珥服飭取華者稗兩婦身所御不甚完好意安之恒言子吾子婦吾婦子婿寧不吾毋余聞之甚快憶昊所難爲繼誠慮事歧意嫌不免互生荊棘縱骨肉視它人姝然少鮮解識有不易爲傾倚也者不自意王氏洽于家令子婦熙然樂顧覆則世所不能得之難事之毋何論繼所不能得之更事歷年之毋何論少哉處家人無苛細間摘一二有過爲戒踰竟曲覆不令余

知意恐余繩之過耳蓋慈惠本自性然故于毋子姑娟閒應爾先是王氏孕三月輒敗今年孕不敗滿十月生一兒子生五日乃亦病血暴卒嗚呼哀哉余三配皆以產卒先二氏事余各十年今王氏僅七年後先皆不踰一紀豈非命耶王氏莊慧婉順居恒端坐從容理諸務始終不見疾聲遽色亦不見大嗔亂庶幾得女正又最善承余余謬拙家居寡營獨有閒適雅靜之好王氏盥沐畢指使羣婢滌除振刷即深居燕几務潔飭陳列罷具雜以圖史若士子然七年來

余頗安于室者以王氏而今不可得矣余以語諸子諸子亦言所以子若遂相與雨泣兩娟及家人則日思念悲泣若不勝情鄉里族黨又亡不太息傷之者王氏不徒死已王係出端毅公少參而下代不乏衣冠詳載先王氏志語中張事亦並載先志王氏生萬曆乙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時卒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未時得二十歲復臨今俱爲諸生復先聘趙氏殤今娟王氏臨娟胡氏恒幼未聘張所生女先殤今生子取名曰乾其葬也用卒年十月二十八日壙以次列張氏左方志成命兒子書之石

眀來娟馬氏墓誌銘

馬氏者余姪國子生同婦也父曰儒士君毋曰秦碩人馬氏婦姑字余姪則余伯父憲使公伯毋王孺人尚在而余兄秀才君夫婦乃獨先逝憲使公慟冢子早逝日夜望孫同長有婦矣竟逝不待同執三年喪既除始克成禮歸婦于來不逮事太翁又不逮事翁與姑逮事者特王太姑歲餘王太姑亦逝其佐夫子一切治辦壼中務也已盡然若老於持家者婦故敏

慧有心計及自主家務凡纖悉畜字米鹽凌雜一一較理所不能躬執者選擇而任之婢僕故諸務次第就辦然理諸務復從容和緩即婢僕不任亦不見其惡顏激語同嘗以諸生卒業太學中尋罷諸生業客淮揚家居日甚少碩家中務畢舉無殊同家居也婦有二子一女生不育者又幾子女以多產故病內損去秋復妊病乃亟至今年七月二十二日甫免身而絕距生壬子年正月廿五日年僅三十五歲先是同在揚聞婦病奔歸比至家婦卒已二十日乃撫棺泣

而思念婦曰天柰何奪吾婦無論所以事於家即余
性或過急吾婦必曲解吾故吾得以寡過于鄉閭則
以有婦也斯韋弦之儀而今亡矣言已復泣而諸尊
人亦罔不思念婦其貳太姑李曰孰孝如婦婦事我
猶事王太姑也兩叔父曰孰婉順如婦同居幾二十
年未嘗赭面對嬸氏也余以從叔禮會哭於次相與
咨嗟太息焉蓋世末閨誠澌滅右族冶少嗇多怨敗
有如馬氏婦孳孳家人業又雍睦宜厥上下所裨益
夫子可稱婦矣而乃盛年短折遺人心慨然有可稱

婦匪爲徒死彼怨敗而媿厥婦縱百歲秖久玷世耳
婦二子廷對廷陳俱世諸生業廷對聘袁氏女不幸
未成禮女卒今未聘廷陳未聘女許聘李氏子丞緒
葬用卒年十一月六日銘曰
勿謂早夭身去而昭勿謂白首蓋棺而朽溫溫淑媛
胥以稱賢惟賢斯傳是曰永年

明壽官雙栢周公暨配碩人賈氏合葬墓誌銘

周公少賈起家富厚于南衆鄉試始以教子功領鄉
大夫檄爲壽官蓋公賈而好儒術每恚恨少亡依不
自知學立儒林中乃至與賈竪爲逐什一于是篤意
學日夜望南成立不啻饑渴曰孺子卒成乃翁志南
果起諸生中衆已卯鄉試高第公志爲不負云公名
邦相字君寵雙栢其號家世三原子嚮誌周公父墓
具列其先世周公父者誌所稱周興朝罷也與周公
祖俱賈直隸東光縣因家東光公少從父居然是時
父更室東光初氏女無鄉土念毋范走東光強夫子
歸不能得乃僅以公歸公歸年漸長自治生上奉老
母下撫少弟殫力爲辦即饔食不遑安能從外傅亢

坐呫嗶所恚恨而委志於南也以此往父賈無天幸
盡廢毋錢又負債以數百計父卒債家日來哄公門
無以應也債家或願得公屋公泣而奮曰屋傳數百
年乃廢于我人謂我何願少寬約當盡償無負債家
覘公非久困者遂聽公公益務勤勵數獲倍利至約
期果償盡南衆時公家稱富矣屋拓飭改觀矣猶指
屋示南匪乃翁何以全此廬已又太息久之蓋傷少
時力作苦公既循謹善士既富好行其德一言之諾
捐數十百金無悔戚屬以公故善賈咸依藉公賈豪

盡力引拔有致富與公埒者或緩急托公公又爲損
裝不悋壬午歲祲郡丞楊公勸富室爲賑楊公意不
及公公首自輸爲衆倡楊公亟嘆異扁堂曰積慶縣
大夫郭公宿公爲鄉飲賓人率以二公禮遇爲當云
碩人燕山遠裔自少歸公公起下賈至富厚碩人
備嘗艱苦大有助于公生一男子即南聚張氏側室
武氏公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六日卒萬曆丁亥三
月廿一日得壽六十有二碩人生嘉靖甲申中五月初
五日卒萬曆丙子八月廿日得壽五十有三碩人先

公卒今葬公以十一月十日蓋與碩人合墓在溼陽
西朱村祖兆初公以父祖托體異方乃選地俟歸葬
丙戌南會試京師公泣囑南南遂迂道走東光手自
啟骸奉以歸公悲且喜顧葬未踰年而公亦卒今葬
地公所選也將葬南友來子誌其事納諸墓末乃括
要定系勒爲銘銘曰
姬系世善厥亦遜哉承休有人既良且才良運其世
才振其類孰曰我賈儒實我培嫓彼淑匹育嗣崔嵬
嬌首雲逵朱紱方來有植者蔭有濬者開滹延罔斁
賁爾泉臺

羅隱君暨配墓誌銘

羅隱君以嘉靖三十六年月日卒配碩人趙氏以萬
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隱君有子朝輔爲郡學
諸生賢而文將以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
隱君夫婦陜西鎮乾方乃狡狀徵余爲誌余生不識
隱君而識朝輔朝輔狀曰先君諱尚經爲三原人先
君父曰廷倫母曰仵氏先碩人趙氏女而配先君先
君樸茂渾厚無世俗儇詐態少習博氏業已棄去爲

家人生產家世田先君遂田又以父祖意商販轉生
息俱有天幸願起家爲富厚乃不幸病卒距其生年
月日得年四十四歲耳先君卒二親尚垂白在堂不
肖輩俱幼稺未有立先碩人悲嘆嗟悼食不下咽者
數日已乃妝泣慨然稱未亡人家以內事俱身任勞
瘁終日不倦自先君家頗稱饒碩人服食不離布素
有耳毳蓄以貽公姑以故公姑安媚養者若干年姑
病革碩人朝夕問寢親執湯藥以進且欲獻露禱欲
以身代疾遂瘳不肖輩長令各執業令儒者商者農

者俱不敢廢墜大抵皆先碩人力也其卒時年七十一歲視先君爲得壽考云今者襄大事碩有請于執事惟執事圖之則先人死且不朽余覽狀卒業乃嘆力田祇行者以無所附託卒多汩沒若隱君不出里閈顧秉媺守素庶幾善人君子碩人事親撫孤卒成夫子志于壺儀而丈夫之矣不有傳誌曷以徵後世于是爲櫽括其事實更考狀並著其子孫姻婭焉隱君有子五曰朝卿娶張氏曰朝聘娶吳氏曰朝佐娶張氏先卒曰朝輔娶李氏即郡諸生曰朝宰娶吳氏十三孫男子曰繼曰綱曰紅卿出曰紳諸生娶趙氏曰縉娶王氏曰繡娶張氏聘出曰統娶趙氏曰絹佐出曰緄曰維輔出曰績曰纓宰出八孫女子一歸諸生張德一歸縣吏趙嘉漢一歸賈永康卿出一歸段可久聘出一聘段可美一幼輔出二幼宰出一曾孫男子曰夏生幼一曾孫女子亦幼俱紳出銘曰

守其樸完其眞以成于其內之人吁嗟乎盛世之民

朙壽官堯峰郭公墓誌

來子曰古人蓋嚴重養老之典三老五更尊等有位令爲鄉曲勸我 國家歲舉三賓禮高年有行誼者又有優復拜爵 詔例最稱稽古矣顧民僞日滋欲借名制典則富賄謗托咸足塗當事耳目君子於是嘆世之趨卑也余邑則有堯峰郭公郭公八十時以高年行誼著縣大夫宿爲賓未幾又以 詔例拜爵一級人僉曰若郭公者可以勸哉郭公直諒誠厚見人煦煦多好顏色少能事其尊人配陳碩人白首相莊無間男子三人令各執業今乃大其家至累千金尤令既富益務淳謹以故郭氏子弟亦并多鄉曲

譽好解里中不平其解更欵曲當人情好施不責報乙卯地震又歲不登以力食餓人而棺其死者未幾死者衆不能棺乃掘地掩之縣大夫恐歲荒易亂特嚴盜者法小竊者不免磔死公見犯者輒默爲勸釋曰小竊者例徒今且死吾不忍犯輕而重戮也又戒釋者汝非吾死矣去無更盜若是者不啻十餘輩縣介河水急橋最易圮公招而更新或祠廟有圮亦徹施材捐貲新之蓋公意在利人或稌祀廟爲人托庇則不惜解裝耳公名旺字子壯堯峰其號世居三原

永清里其先世可考者曰仕洪仕洪子郁郁子海海子良配雒氏生郭公其生以弘治七年三月十三日其卒以萬曆十年九月十四日壽八十九歲陳碩人今壽九十一猶在養三子長金娶張氏卒繼朱氏卒再繼李氏次銀娶楊氏卒次鎮娶張氏三女子一適杜廷璋一適李時鮮一適馬永良四孫男子可大娶袁氏可徵娶雒氏徵卒俱金子可久娶王氏可京俱鎮子一孫女子適王汝成銀女五曾孫男子文裕文禎文祥文福文祚一曾孫女子幼俱可大子諸子之

葬郭公也以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墓在新豐祖位來子曰郭公內惇家行所以爲德于里也甚厚則縣大夫禮公爵公足表之矣先大夫乃數爲余稱公考君則公之賢有自哉余銘郭公而以三子亦以世知

墓表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明　朝列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中立王公墓表

我　國家二百七十餘載間指數社稷大臣必以端毅王公爲第一云王公諱恕歷官成弘間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謚端毅清忠直亮大節載國史一時天下人稱不以官亦不以氏直以地曰三原公端毅公生男子七人公其第四子諱承祥字天

瑞號曰中立子兄承祚義官承祐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伊府左長史弟承某承禋義官承裕南京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蓋世所稱平川先生也世次具家乘語中公家學有本兄弟間自相砥礪以縣諸生援例入南太學遂起家應天已酉舉人初舉時遠近縉紳移書相慶曰三原公有子矣四上大宗伯不第就選人授順天府通判公之判順天也初試理漕河尋以憂去起補理民事再以請告去起補理馬政河故患淺公祟築堤岸濬疏淤塞舟遂不膠剔

撫棒草民廠使與軍廠與貯典守影匿弊遂絕又梟
自督課堤岍樹柳俾根株盤曲以敵衝盪都會賦役
繁重公從中爲惠綏民以是不困考牧年餘孳息蕃
盛踰于昔合奏三載績得　勅褒予進階承德郎配
韓氏封安人未幾陞都察院經歷務在明憲體嘗檢
累年臺臣缺傣移計部抵支今任者歲省內帑金鏹
若干乙亥用都御史石公薦陞貴州布政司參議故
事叅察例陞府無陞藩叅者有之自公始盖異數公
受命單車往不以家隨所到番漢軍民帖然馴服丁

丑移藩山西分守冀南覈賦役嚴防守禁左道悉當
時要務又巨猾倚諸王貴人爲窟横甚公下吏捕治
如法一路肅然移鎮河東駐蒲州河東人聞之曰非
三原公子歟強執似父不見冶冀南乎我民將蒙安
戢慶諸豪猾則相戒斂避蒲瀕河河水漲嚙岸勢且
及城爲伐巨石累砌數里又新大禹廟以祈靈庇迄
今不爲害蒲人德公甚立石頌之朝邑與蒲接壤蒲
巨盜詭朝邑良家獄且成公亟辯釋之或曰朝邑公
鄉也寧不虞嫌公曰吾知有法耳何知其他脫活一

無辜即冒嫌所甘心焉襄垣有兄弟俱顯者僭擬匪
倫門樹五楹棹楔公怒命徹其二顯貴心啣之中貴
守潼關數私于公公拒不納中貴每思中公然度無
可中意沮罷公在山西凡十年敎藉甚部使者宋公
越論荐于　朝冢宰許文簡公讃揚文襄公一清並
爲署上考尋且大用會襄垣顯貴方用事齮齕公遂
罷歸又自號曰不辯子謂事求合理毀譽在人不計
也公性質直簡約于人毫無所欺自少時受寄客死
趙氏子金召其子還之人已覘非凡器識歷官二十

年不爲周容請托叅藩行部示規諸屬供應甚約家
食不具肉以鮭菜佐饔飧以爲常篤孝兩尊人不遺
餘力端毅公喪葬與康僖公各著儀節互相考質即
時有牴牾亦各求于是禮成而遠近吊送者亡不嘖
嘖嗟嘆以爲庶幾得見古禮生平所最知己爲中丞
馬公敬臣給舍史公宗道叅政秦公民望咸一時人
望或以宦遊定交或以里閈投契俱心服公數稱公
不置語多不具述來儼然曰余爲王氏甥後先壟三
十年而知王先世最詳儞王公者妻曾祖父也妻父

文學君雲鴻爲余述公出處大節余心竊慕之夫以
端毅公祟勳茂德名世亡兩公孕靈藉誨襲庥踐羯
卒使先世流風餘烈衍于不替語云深山大澤龍蛇
出焉豈不信哉公卒時段太史炅爲公誌顧獨未有
碑後七十餘年而文學君始脩備缺畧命儼然撰述
事若有待也遡稽往行誌有可據叅余二三習聞厥
綫無逸若夫誼屬私親乃文辭無濫飭則儼然于公
碑可矣韓孺人茂州守某女刑部侍郎福女弟名家
世德閫以內有令範焉其齊稱于公有自天順元年

十一月二十日公生嘉靖某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卒
一男子源國子生婦秦氏俱卒一女子適國子生秦
淵俱卒兩孫男子長雲鶴婦潘氏俱卒次即文學君
故縣諸生例授冠帶婦張氏卒繼武氏三孫男子燕
婦孔氏卒繼潘氏章縣諸生婦張氏奇婦李氏五孫
女子長及三四俱適儼然長贈孺人四封孺人次適
縣諸生張伋五未受聘子女俱出文學君四曾孫女
子俱幼燕女三奇女一碑併稱載

狀

闕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先考君小狀

先君諱賀字奉國號碧淵以質行文章名一時學者
稱爲碧淵先生性警敏數歲授章句即穎絕倫輩與
先伯父憲副公諱聘同舉于鄉名第六主試者録其
經義爲士式憲副公第進士爲顯宦乃先君八上大
宗伯不第就選人得太原府通判陞汾州知州以才
調代州陞大同府同知終知州莒州所至爲民畫便

宜事俾民享久遠實惠其所操法紀務在必行即豪
猾倚城社或事礙上官者都不爲曲貸以是民感切
骨上官亦以此多之後先論薦者以十數然不能當
一二忌抑起而擠從倅歷州進貳郡矣復左調爲州
諄遭論罷蓋先君自始官至罷歸凡十年值時齟齬
秩位不踰有司即宣惠五郡有識者猶謂不究施云
歸而爲德于里里中無大小咸嚴重先君先君益務
折節無問少賤各隨人假以顏色若不自知從大夫
後也生平好學不倦五經左馬史俱成誦旁及諸子

家為詩文成一家言與史論公牘諸集可並傳當世家居十七年以疾卒壽蓋七十八歲不肖儼然曰不肖生也晚先君膴仕時不肖年尚少不甚省先君治狀詎何稍長先君業已家居督不肖學問始為不肖言治郡時事不肖即心頌畧之顧又謭劣駑蹇不及先君未肯時傳取一官面質所以治邑者効之亟姓痛恨可云哉今茲待罪三載謬執宜行猶不蒙厚譴則尚以誨言具在永菽而尺趨之也毋一念及涕下淫淫矣

先二妣小狀

先嫡母姓張氏蓋名家女莊靜慈惠從幼可覘非凡女父竊為擇對敁慎以媒至者少非對輒遣逐辱顧獨聞先君諸生名黙行許先君意會先祖考為先君卜婚自念匪張氏女不可兩家心相許故媒不再往輒締婚姻云歸先君身任閨以內不令牽顧妨先君學業值家中否閒脫簪珥佐饘粥事先祖考妣存歿不遺餘力厥族里黨亡不稱賢孝嫡身不宜子為先君置貳蓋三娶而得不肖生母翟翟族寂巨先嫡母大具禮然後肯歸相見交相喜先嫡母猶若先生母與先生母所以敬事先嫡母者都非今世所再見及有不肖儼然先嫡母取了之儼然幼孺跬步未嘗離張氏母脫非乳哺幾不知有翟氏母矣人曰事嫡不難抑心于之未有不得其歡心若夫娣撫其母而卵翼其子則簡冊罕紀也儼然不肖曷敢問人言第兩母甲乙有與生等惟知兩栽問極耳先嫡母以萬曆二年六月十日卒壽七十二歲先生母以萬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卒得年止三十八歲卒後二十餘年而不肖儼然始克以課績為徼一命嗚呼哀哉

亡妻小狀

王氏者端毅公恕四世孫女也父文學雲鴻母張氏年十四歸不佞儼然有二子復臨矣以萬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二十三歲葬時誌先大人言也其言王氏莊慧工立能琴能解故實聰定時姑氏一見輒大喜曰是吾家他月良婦歸佐姑為家無專能二姑繼卒而自為家乃肅然有條理翁老而安婦養家人莊事王氏日侍左右不敢以褻語慢褻進不佞言

于先大夫婚最知已不啻叔牙夷吾其卒也不肖抱
絕絃慟先大夫又亟稱之是時不佞尚為諸生也慟
妻卒早心自誓脫微天幸成微名則以一命報王氏
地下今效考績例得　恩典追逭室家不佞將焚黃
亡者墓道一哭而了畢夙願也今存繼妻王氏于亡
妻為女弟方事不佞非所敢悉

明徵仕郎槐軒梁公行狀

司馬史聽當以鉅萬比封君直謂厚享耳脫籠謀網
致弃賄機張用以脅侈逍遙雌柳或徒自封殖亡所揮

施蘇蓄縣而仁義不附人將唾之不顧為艷若吾邑
賢多富人乃邑人獨稱數故徵事梁公蓋梁公富故
鉅亦最適不佞毋私竊識之云梁公者諱選稼字美
材號門槐軒世為三原人其先世有徵自福始福子
惟讓讓子騰騰子志廷以明經補博士第子志廷子
漢漢三子家子仁在公一山配王氏生兩丈夫子長
光祿署丞選稷次即公嘗以貲賜級為徵仕郎數肅
為鄉飲賓初公有大志大父方庀材構居室公從旁
勸務為高大大父喜撫公項曰兒將大吾門耶君植

言人生不取高第撫仕令勛伐着在當世亦當東發
細軟表跡江湖安能齪齪老岩窗間耶大父以此益
心知公負奇後必有立光祿公業博士有駿聲公亦
從就外傅會父老倦游倚公紹故業以此罷儒服賈
江南北用鹽筴起後先垂四十年公智識過人諸賈
遷贏詘一經籌計率奇中又多任人人受筴公各大
有獲遂居積累鉅萬金人言公所至有天幸殆非盡
然鹽故有制載令甲無敢踰越險狡規利罔外賄上
下為比周別創一法名曰超掣超掣者歷故定序而

先之也獲利厚尋常以倍一時鄉人爭先為超掣康
來邀公公不可曰善賈者不狃近利善保者不身嘗
法以若所為利即厚孰與資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
圖未必然且鹽與它賈異名雖兩文而實關三尺吾
謹守之視若曹之敗也謝諸邀者諸邀者小有獲相
與誚不從我而失厚利未幾首事險狡以亂制服法
公乃始大笑不畢吾言中倘吾不自主而惟其中必
且推首事身蒙禍而衆厚利吾不能為若輩愚若此
公故儉樸既起家齋用饒裕益不為暴殄或指為鄙

嵩不顧然有所賑施輙捐家數拾百金不吝嘉靖丙午虜內入且逼會城諸邑震恐原北關故無城縣大夫議創築公獨捐二百金某年饑公復捐金百兩粟百石食饑者公活其衆縣大夫聞於臺使爲樹綽楔表之維揚遭倭警議城公是時業歸久同姓在揚者匿公資數百金詒公曰吾代若輸爲城費公喜曰吾志也家人謂公彼詒若而匿若金公竟笑不問蓋公樂輸恭義聞義輸輙喜若不輸詒者戚里黨緩急戚來乞哀公一一爲處分至各得其意去稱貸者猶衆

有負于餘金不免償輙焚契券文亡賴覘公不較爭謂公易與或借事興難端意有所覬索公亦委曲應之一亡賴被酒哄罵公門公兄弟闔門若不聞已乃隙門覘罵者去門然後敢啟其藩保類此公即置內脩猶故儒客居時時念兩尊人遇介節泣數行下每卒歲必　歸尊人或勞苦公公不身且翁翼何跋跋道路間爲乃公不自勞苦歸爲兩尊人壽備上脩旣率家人行酒羅拜膝下佐尊人歡亡何毋王卒公戚踰于易事繼毋李一如事毋王在廣陵偶聞仁庄

公病亟馳歸日力不足繼以夜至則尚未脫孺公侍左右求神延醫不遺餘力尋卒後以老病終公哀毀骨立一切喪中事務期盡禮禮棺第杉爲上遂身自如楚求杉棺不論皇勞費與光祿公友愛篤至終世不忍析箸配李孺人白首相莊傍絕姬媵蓋求公于家庭間不啻純且備矣若夫外飭虔毅而內多貶德曷足以語公老卜居廣陵享年七十有二遂卒廣陵正寢公子鴻臚君以次年歸公喪里第待吉襄大事今年秋乃寓書細陽告事有期將圖不朽于作者屬

不佞狀公不佞故交惟鴻臚君兄弟又諸孫半從受學者命孫應辟方從在細陽日持父書促不佞書言悲若蓋追憶公督誨諸孤暨諸孫云公夙有志業儒故督子孫學最力曰吾將以若曹償吾不足耳聞有名公先生即不遠千里令束帛從之遊子孫伏臘上壽必勉以儒業未嘗一語及它故鴻臚君兄弟五人率用儒興諸孫甫成童俱補諸生衆鄉書高弟者業兩人盛矣哉燕山後桂賴陰表龍硯公家孰多讓之有別必先亡不歸公督誨乃人亦有言力田有秋種

德食報以梁公阜昌嗣來宜漠有定証焉又以會典藉手于公人戚天矣天因人矣公生正德巳卯八月二十九日子時卒萬曆庚寅三月十六日卯時五男子長即鴻臚君煒娶王氏次文煥歲貢生娶王氏繼張氏次文炳府學生例授冠帶娶王氏繼張氏次文炯國子生娶馬氏俱卒次文輝縣學生娶姚氏繼王氏謝氏四女子長適維守義先卒次適李仲璋先卒次適李香次適國子生雷翀十三孫男子應奎舉萬曆辛卯鄉試七名娶員氏應辟縣學生娶郭氏應基

舉甲午鄉試二名娶薛氏應坊應塤煒子應升府學生娶馬氏應均煥子應培縣學生娶員氏應堦府學生娶秦氏應圻娉孔氏炳子應增縣學生娶員氏繼李氏應奎儒士娶張氏炯子應堂輝子十一孫女子一適縣學生員文開卒一適儒士袁冠一適太學生高自道一適江都學生門汝璉一適山陽學生張燕燭煒女二幼炳女一適雷化鯨二幼輝女三曾孫男子錦如應奎子鋋如應壁子金如應基子五曾孫女子二應奎女一應增女一應臺女法得備書

受齋先生行狀

先生姓維氏諱棫字宇川虛別號受齋先生居鳳北鄉高陵村元季亂離遷三原故今爲三原人曾祖佑祖璟俱脩德老田里不仕父昂世稱曰三谷公舉進士拜太常博士改給事中積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巡撫以糾正徽藩不法逮繫之京杖之死後有白其冤者得贈户部侍郎其孫忠大節具在國史及墓誌銘中公都御史時贈上二世如巳官配張氏封淑人淑人生三子而先生最少少年有大

志不與它兒伍嘉靖庚子入縣學爲諸生明年督學使者王公邦瑞試而奇之寘高等超補廪膳生都御史喜以爲足繼其志宦轍所入輙以先生隨在山東時與左使濟南許公邦才爲友朝夕切靡所學益淵歸關中命谿田馬先生講程朱之學先生以孫甥厠講席屢見稱許先生性稟既高又多聞庭訓以故抵掌剛意義詳徹或與談當世事率又鑿鑿副名實四方髦士無不嗟嘆以爲才子以是有名徹關中矣先生既負材抱藝自以爲可芥拾科第人亦以爲科第

不者取也厭從有司試輒又數困于有司先生裹
然不以爲意謫談視往昔益倍未幾都御史被逮卒
先生聞而踊泣遂病弱骨巉巉如柴意欲走 京師
擊登聞鼓白其事乃以病不果然未嘗一日去懷每
語人輒奮臂大呼曰先大夫忠烈在王室乃爲逆藩
所搆陷大辟吾誓死白之不白不死也已又輒泣數
行下聞者壯之無何病大作乃呼曰丈夫生不成名
無以白父冤吾向言不白不死今竟死不白乎已而
果死先生死後若十年徽藩以逆誅都御史得蒙

卹典先生乃不及見人莫不悲憐嘆息其志云先生
爲人剛介又最厭世俗儇薄態故氣嶽嶽不肯下人
與人交又不能作近狎語人有過又喜面規不隱諱
故人以是稍稍畏避之先生不易也久之人知其無
它意又知其益已卒又來就先生不畏避先生亦接
與如故其持立類若此爲文時義宏邃馳辨古文辭
亦瑰奇秀拔氣復卓然皆類其爲人古文辭今存者
數十百言具在家乘多激烈悲壯之語大抵非慟其
先人忠而見禍則自傷其不遇云先生生正德巳卯

八月二十四日卒嘉靖丁巳二月十四日春秋三十
有九配馬氏即谿田先生孫女守志不它適撫成厥
子有司奉 詔表爲節婦男子二人可立取李氏明
農王家計出入可權取仇氏敦行好古世其家學子
二人一嫁爲侯株蘋妻一嫁爲張慶喬妻孫男子三
人效祖承祖緒祖俱可立子孫女子二人一可立女
一可權女初先生卒時二子俱甚幼葬無誌墓無碑
也比長懼其名行淹沒愴然悲焉始言碑誌事而可
權有友曰來生觶搊管可權于是以來生爲先生狀

來生曰維先生卒早余未之見也自友可權然後評
先生行事先生蓋有古豪傑之風焉語云觀人觀其
大者其夭殞不獲展天也惟如椽君子憐而賜之言
以慰泉下

明奉訓大夫山東青州府莒州知州前山西大
同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瑀澗先生來公行狀

萬曆九年月日瑀澗先生來公卒卒凡兩月而議奠
事禮奠者例乞 大人先生言掩幽冺嗣世乞又例
投以狀而其子曰儼然者躃踊奠脩筆執而委者屢

矣已乃自念惟我先公卓識洪負遭慎不究施然御
列大夫乘治五郡功德元元者頗劇迺家居復無撰
行于小子即不肖曷敢闕我公於是歛涕扶殯撰末
原始作來公狀蓂　大人先生楙焉狀曰公諱賀字
曰奉國號曰琨澗山人而學者則以公德咸尊稱曰
琨澗先生公數歲授章句即龥絕倫輩爲狀文學
公所奇巳與仲兄副使公聘師事尚書王康僖公康
僖公又亟奇二來於是兄弟嘖嘖有文學或擬之眉
山兄弟而是時則有華州人王先生允寧耀州人喬

先生景叔號關中兩才子公與之接跡藝林齊肩文
苑一時諸士靡不捫心降氣自引以爲弗及嘉靖乙
卯中鄉試高等𨽻經義爲士式先是人期公解首至
是謂不符而是年給事王公主事王公兩人主試事
曰京考給事實首公主事首李汝承先生兩人者持
不相下決以鬮竟首李而以同經寘公第六公之舉
也與副使公偕副使公弟進士歷御史按察副使而
公八舉進士竟不弟竟爲太原府通判汾州代州知
州大同府同知務知州莒州太原判駐代理民兵公

嚴約時練民兵咸就理會有令民兵以月餉新戰具
公曰兵不宿飽即弓矢戈矛胠自戰哉乃令兩月餉
並支兵以是不重困而戰具一新又理諸司獄訟公
聚訟者訊數語輒判是非又爲言是非所以狀訟者
乃大詫曰豈使君見邪於是咸頌公青天青天都御
史趙公時春者才公令恭錄其軍事標下軍放馬因
盜人田公先捕捱以澹然後關白都御史益才公無
何以參政僉事行都御史檄留至曰千里干城曷可時
離盜甚倚重矣汾多王府顯貴人諸奸率倚爲窟宅

郡吏莫敢誰何公獨按法不少貸即忤王及顯貴人
不顧久之諸豪轉相戒憚公而王孫有以弟進士故
猶不悛占民娟而私其金千公怒其枝鏘死還其金
明日州人老數十人拈香啓觸地謝公公曰郡衛爲
二人職甚令清於使君公治汾八月其大者捺法紀
凜凜又有行保甲復古鎮數便事都御史閱公煦則
見公先理民兵有効奏公調代以代用兵故迺代軍
民亦故重德公望公再至于是公力爲寬飾休養又
爲畫戰守十二事曰畜芻糧曰募土居曰買戰馬曰

附堡樹樹曰刼賊巢曰夜襲虜營曰伏軍城堡曰專
責成曰戢將士曰折支草價曰治戎器曰護城池皆
可久遠行都御史歲駐代以馬二十傳羽檄歲給人
馬食四百金又下郡縣選壯士五百捕盜計里口出
粟食壯士公咸議罷議略曰昨伏覩足下令嫡甚嚴
爲夫代有諸路兵爲足下傳警固兵事也且兵詎非
以能防虜哉誠何憂盜賊倘小醜跳梁命一裨將將
百人即可撲滅無難何所用壯士乎夫金四百粟計
口出滑三百石有奇重費矣乃捐于無益非所以經

國制恤民艱也請罷傳檄馬及壯士便都御史報如
議而代人益感公入胥都御史御史役先論薦者以
十數然不能當一二忌抑且故不內調止待調爲大
同府同知調未踰年竟以代忌抑從左調莒州知州
莒州者于州也寡生而數盜公未至時盜聚衆百餘
人掠近郊勢且攻城公至懸賞格令民兵四出捕踰
月盜悉就平又立柵要衝防夜竊而小者莒人謂自
公車歷莒莒不擾雖益帝所未有事也將厚斑者陰
狡有口能惑官因持其短長嘗受李囚賂于公不聽

復以李賂賂公公大怒曰咍奴敢汚我如是即收其
事繫將于罪戍蔣怖數日死而代州時亢監生爲譽
誣以死亦賂公爲公所發顧公復不以嫌故深其文
法亢誣竟得釋其砥防名節施復平恕如此公既以
調至居恒鬱鬱益不喜問客會巡鹽御史至公不庭
謁故事御史至諸屬吏惴惴走謁恐後於是御史怒
公簡已檄它事論公罷公不俟部覆歸蓋公自始宦
至是凡十年遭時齟齬秩不踰二千石位不踰尋城
守即所至宣惠問而有識者猶以爲不究施云歸十

餘季累以　恩詔晉散官朝列大夫初公官日念其
長兄壽官公朝病及歸壽官公病葬僉事副使公亦
先解官歸延朝夕聚甚驩於是感觸思念又輒泣數
行下居里中不作貴人態不干官府邑令而下咸尊
禮公肅公宥鄉飲者凡二十餘大抵公不揭揭而內
有執故鄉譽無損於官平生好學至老弗倦五經諸
史幾成誦傍及諸名家書所爲文酷類韓歐詩初宗
濂洛諸儒老乃好杜氏少陵得其風骨有集存又有
史論公移咸足與詩文並傳當世公生弘治十七年

二月初一日卒之日得壽七十八歲矣以萬曆十年十月初一日祥以公先所卜王村地而家世則公以壽官公配徐公厥　勅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諱時康配贈孺人馮氏子御史公以公爲其兄長公諱時良後故公今父長公而毋長公配孫長公父諱鏜鏜父諱甫甫父諱子參子參父諱景賢景賢父諱得甫咸隱不仕　國初有名中丞曰恭者傳以爲得甫弟然與可詳悉公配曰張氏二側室曰丁者曰崔氏張崔俱先公卒矣自有志今啟而合於公李氏席氏咸

無子子一人即不肖儼然也諸生娶王氏卒繼張氏女子一人聘李承乾先錫孫男子二人俊聘趙氏臨聘胡氏其姻婭家世王高祖端毅公父諸生張父諸生李亦諸生趙父肥城知縣胡父吏目得備書儼然曰不肖狀先公乃愈慚慟與隕也蓋不肖生也晚又文藝闇也儒道赫赫者云夫自不肖有知識聆聞覩記諸常行則皆當實不虛矣乃不肖又記公去莒時幾隕於難汾王進士故佐公而僉山東事公且去檄劉通判者查解庫與以中公劉竟無能中去至乃陰

忌劉直公反中劉左調嗚呼冤哉語謂毒夫蠆良根株悉殄信矣家居時代人知府安公者卒其僚造問公丞稱其懲盜田軍爲難能斯兩者亦足以證公宅諸常行事以不關出處大節不狀

不肖孤儼然謹狀

外孫王牧書諱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祭頻烈婦崔氏文

烈婦崔氏爲頻諸生張雲鵬妃頻人士咸嘖嘖頌烈婦義烈婦故頻部民妻其父母則家太和部中和爲頻屬邑邑中遂亦共傳聞其事郡大夫黃公將烈狀請兩臺使者　上聞旌烈婦太和知縣來某誠哀悼嘉歎焉爲匾㯦楬門上且牲芻祭之曰古稱寧以義死又稱死有重于泰山烈婦謂乎聞烈婦故著姓甚

閨女笄而適張生宅姱節瓌行不具論當張病也烈婦籲天割股肉和湯餌進覬天苹延夫于旦夕妃不虞天聽高張竟無祿烈婦擗踊號泣誓以死殉自經寢室中賴早覺救免未幾嚴防少弛竟自經死嗟嗟烈哉以一死而今夫婦大義昭揭天地死重矣烈婦閨閣女子耳視死有如赴家慕義有如咲燕此非獨閨壸難也世號丈夫子鬚眉森張戴冠曳履平日頌說古先聖賢不去口一旦當急難輙覥然苹萬一苟免視烈婦何如耶中郡借故任俠人多翩翩負義自矜　聖祖龍興二百年來益復教化浸淫迨於壼內烈婦豈所風而起者耶抑草勁不仆河逝必東性則然耶　聖天子厲勵節義行且表棹楔旌烈婦門烈婦死且不朽脫獨有所牽顧或撓于嚴防者汶汶歲年亡所稱述寧不與草木俱化哉其將借烈婦至行風邑中刑牲釃酒烈婦俎下俾曉然知烈婦千百世不以年陵也殁紀立矣尚享

鄉聚小大楊村先塋文

維萬曆十三年閏月八日玄孫儼然謹以牲醴庶品

之儀致祭于　高祖考處士府君　高祖妣碩人王氏　曾祖考誠齋府君　曾祖妣碩人王氏　祖考古愚府君　祖妣碩人孫氏李氏曰今年秋當省試不肖儼然謬入解額儼儼然惴惴非序積當暨我祖考餘此何以有此哉儼然嘗親聆鄉里人言我之先多砥行飾節人然多不顯貴則又謂宜發之後人以啟我諸父振振起我伯我父又臨掇科名而光先烈迨今五十餘年所不盡者不肖又承藉之矣不肖何苹哉茲涓良日齋沐而告之九宗有知其或歆

格尚亭凡來氏宗族祖考敬附以告

鄉舉告王村塋文

維萬曆十三年閏月九日孫儼然謹以牲醴庶品之儀致祭于本生祖考　勅封監察御史槐亭府君本生祖妣　勅贈孺人馮氏焦氏曰我來氏積行累仁至我祖考愈大當是時與古愚祖考媲來氏兩德以故慶洽澤流諸父嗣起二父聯取科第列顯官而我祖考亢用教子功稱御史妣亦稱孺人貴矣茲事在五十年前厥後諸孫咸世其業即不肖如儼然今亦竊科名目則何以致之哉誠籍餘澤自潤也儼然生也晚不迨事兩祖考迨事兩伯考兩祖考生育恩均兩伯考訓誨恩亦均古愚祖考業已告之矣茲專以祭而告我御史祖考乃不肖則又記二伯父憲使公嘗指不肖爲諸父言振吾家者必此子顧不肖無能附公塋今竊名科目行且有官公言亦頗有驗矣嗣是尚當勉策以慰地下我祖考鑒之大伯考壽官清崖府君大伯妣碩人王氏孫氏二伯考中憲大夫寉峯府君二伯妣　勅封孺人王氏王氏亡兄秀才君

亡嫂碩人張氏敬附以告

鄉舉告先考妣墓文

維萬曆十三年閏月九日男儼然謹以牲醴庶品之儀致祭于顯考朝列大夫碧泂府君顯妣宜人張氏崔氏之墓曰嗚呼不肖今而慟我府君既我兩毋者愈甚也蓋不肖生也晚府君與兩毋日夜望不肖長矣既長教以舉業又日夜望不肖成受矣既不肖爲諸生又日夜望不肖取科第矣乃不肖愚昧疏頑無能附所望淹滯庠校凡十餘年府君與兩毋相繼背去迨今三十餘始竊一科名而府君兩毋皆不及見豈不慟哉府君生而施澤于官爲德于里至于今日稱爲名大夫兩毋氏內行亦無不人人頌說者則慶積而流宜不肖有今日矣乃不肖即諸生未過時亦日夜思以報府君與兩毋者翊今以後可以報之矣俯而身守而官日夜斤斤誠不敢怡行爲先人羞也今爲府君兩毋矢之庶毋碩人李氏席氏敬以附告

鄉舉告亡妻墓文

維萬曆十三年閏月九日夫儼然謹以牲醴庶品之

儀致祭于亡妻碩人王氏之墓曰吾子事余十年而
逝吾子逝而余幾不家矣後乃繼吾子以張氏子即
余德吾子思念子者至于今如一日不嫌與張氏子
共言之也余不敏今年試謬竊一舉登吾子陰庇而
默抑之乎御慟吾子逝早嘗言不能博一命以為子
榮今榮子有階矣尚當與張氏子共之也茲消十六
日敬祭吾子並以其事告至于張氏子能子若子君
子能子吾子並能知之無俟余言

祭東楊邨遠祖塋文

某聞之水有源木有本則人固有自哉我上三世以
來用文學登仕版久則推原于遠祖謂必鬱積之久
故發于奕葉若此至不肖如儼然亦復得以領進士
矣緬思所自學敢忘德茲以上命使西寨便道過家
敢用牲醴祭于墓下嗚呼一氣之感不間千世我祖
宗知降在左右矣尚享

祭大楊邨先塋文

人亦有言種德者昌我來自高祖以還多為德于鄉
鄉人世有稱焉至我曾祖我祖益長者擅布衣之衆

故于若孫多用文學起家仕宦蟬聯數十餘載豈不
昌且熾哉今年春試儼然復得謬入數中成進士第
撫今追往祖宗以其餘休遺庇延及後人不肖孫承
之藉之遂得有是種德之報真不爽已儼然今以上
命使寨下峻事過家展拜墓次敬陳薄祭明靈在望
薦物或可格也

祭王村先塋文

儼然不肖不能承家世訓顧賴我祖餘庇今年濫廁
甲第伏念我祖考累仁積行原非為子孫地乃儼然

藉以有立實惟我祖考以也當我伯考憲使公暨我
考郡守公崛起宦業赫然名一時人已歸我祖考謂
蓄之甚厚洩也未涯即我祖考用憲使公官獨御史
人猶謂徵止一世或不足聲以故不肖孫尚得沾溉
濡沫之也兩伯考不以孫之不肖嘗自眉相視言至
今在耳也不意成進士與憲使公為後先乙未亦奇
哉儼然以　上命使西塞便道過家敬展墓祭並先
伯考壽官公妣王氏張氏劉氏伯考憲使公妣王氏
王氏九泉有知或亦相聚為慶乎兩兄兩嫂在茲矣

中附享

祭先考妣暨亡妻墓文

嗚呼我考妣不肖子成進士以使　命便道過家矣不肖日夜悲我考妣所以教不肖者未嘗不竭蹷思成其志而才質綿渺困公車十年徐不售每一念及淚恒淫淫下也追惟往昔考妣在堂不肖侍左右考妣相與言考析困公車時事指不肖而屬之曰其在斯乎意篤甚矣是時王氏妻亦在側獨張氏王氏未見耳不肖抑不敢承然亦不敢讓並以學力可副

哉心實念我考君宏負厚蓄卒缺一第典州郡撫循遺澤歷世亡斁所留而不盡積而必洩不肖得身席之耳今始謬如夙意令考妣而在猶昔日坐堂上不肖歸率婦拜堂下寧不怡懌而竟何可得耶則不肖一第不足爲昔日娛祇足遺今日悲耳先王氏妻佐我事先考妣不幸先卒尚不見余舉鄉試何論今日張氏妻不逮事先妣逮事先考猶見余舉鄉試王氏妻以鄉試後一載歸余而不少需半載見余舉進士亦可悲哉乃余妻而大者三均賢而均不壽先王氏張氏並有子而繼王氏不能庇一歲之祇並獨處不幸也抑天道之不可詰耶余感先考妣而悲感三妻而悲聊托祭而告衷曲復不知淚下淫淫也明年又當去墳墓北或乞得郡縣吏以犬馬自效斯不負天子或亦不負考妣曩所訓誨余妻所相成乎

內子張氏祭文

吾子歸而事吾撫二子者數年而始有子然子其子不加二子故三子者並依依戀戀也今何以棄之去耶吾初失王氏子悲苦甚矣以先大夫命繼吾子不

自意得吾子而心安蓋若王氏子不死也迨于今又相睽絕吾竟何以聊遣此日耶自吾子死吾思前日而悲何以有今日思後日而悲不復有前日前想後却心碎腸結矣吾以慟恨眩隕不能數子懿美亦不能言慟子情狀吾子靈爽不昧想亦慟吾及諸子不瞑目也嗚呼哀哉

小祥祭內文

嗚呼慟哉與子訣別歲且期矣余家以內事繁以有子舉今以失子墮矣即一歲間墮日益甚而余思念

子者益切也禮爲頻服者既祥而除余不敢踰禮以曲循余私顧日思念悲慟子則此心未能即除也夙飛兒輩封豕漉酒用告吾子吾子英爽在茲且享之

祭叙守蕭公文代作

鳴呼蕭公竟以至斯懷賢悼戚攸悠我思於赫蕭公早承家學五色其章如鶯如鸞鵷閣選材高偕討吏再贊南宮養愈弘粹竟阨蠖屈振鐸亢氏士化于公載振牧起進秩成均蜚騰芳譽薦歷華階數遷仰著

帝曰休哉作我守臣公拜稽首矢致厥身召傳其棠旗歌五袴百世有公遐武之步有完而缺有平乃陂皚皚白璧青蠅點之消爾朱被歸我休聲用適其夭倘佯以樂胡遄之樂而奪之促言返其旌胥以厭降鳴呼蕭公夫亦何以令我故交是可能即莫可能即變焉心傷涕泣對祭侑以茲章

祭劉太孺人

鳴呼太孺人逝矣余悲太孺人不以逝者之于人關而以余生者之于太孺人余與邢臺君同隸籍又同師門其爲閒雅相善也聞于邢臺君太孺人抱貞秉淑宜其膺帝太翁者碩名德而太孺人與之匹諸子者恭慈誨斤斤朝夕不啻太翁相程督也乃韻人士稱數母儀必首太孺人相率媲式程武之自余來宰歙鄰境得于韻人士口稱羨所聞邢臺君言加悉夫有太孺人遂有邢臺君而竟食其報分令巖邑幾轄五枝開茂績軼古循良至動　天子嘉之貤恩迨自出矣近當路列狀擬入名計典矣諸子若孫復駿發未艾文武並紹其休蓋太孺人安享藤養被服榮名

引也彌光昌也未艾八十春秋而百福俱集焉即人間世幾何人有之尚謂猶有遺憾耶顧惟人子思致于親者心寧亡窮邢臺君思怡顏昕夕且延太孺人于百歲而今不可得余何無憾故加思猶爲未崇八句猶爲未永從來之高顯繁昌凡可致養者均爲不待也余雖稍邢臺君兄弟所不能爲邢臺君延太孺人而慰其無窮孝思憾耶猶邢臺君矣有憾有哀有哀有辭盡哀邢臺君之于太孺人而非太孺人之于人間世瞻拜素帷靈删恍在太孺人倘鑒其貞誠則

余爲其二篇且須邢臺君本歸以斯言之相與慟
涕也尚享

祭梁孺人文

嗚呼天道福善于孺人豈不有可信哉孺人一閨[illegible]
之媛耳閫以外難所表見然其心怛切悲切盡托夫
子以施于人受者未有不歸德孺人者也當者隱公
務施族黨戚里待之婚者若干人待之喪者若干人
待之舉火者若干人亡不得所欿以去無論來相托
求即耳目所接生死可矜慟者亦亡不解橐裝爲助

也蓋夫子性好施孺人不止傍爲從諛日相勉無貽
欵利于人若爲其家計也家不甚豐而施予日廣鄉
里人稱者隱曰仁愛亦率稱孺人曰德配蓋知者隱
行非能獨成之也以耆隱孺人所以施于人者豈非
載記所稱積善餘慶者耶乃夫婦兩白首相望撫四
男子幾孫子日以娛樂至孺人卒九十餘歲夫人世
壽九十餘如孺人者能幾子孫滿膝下且賢如孺人
者又幾則天道福善人者又奚爽哉某等孺人戚[illegible]
孺人子孫者友也孺人子孫失孺人不以孺人所得

爲足乃其等所以哭孺人而爲孺人子孫慰者則有
天道可梢引耳尚享

祭龍栢王公文

嗚呼龍栢公竟棄人間世耶公以醇懿之德享耆艾
之壽子孫滿前皆卓卓有立人世如公有幾哉某等
皆公親黨也公少時深檢好脩即以賈奪儒然馴謹
雅飭儒者不過也老而業成家累巨萬而行隨之益
高與里中諸縉紳遊處歡洽無不推高敬重者此其
行某等知之稔矣稱休慕義相與矜式所得于公者

深矣以所知所得于公者望公引年益算以久作典
刑非極人之壽猶若未足不能不致慟恨于公之歿
也公歿時殊無他恙實以年至奄奄而盡垂絕時神
色不亂豈公厚養不以生死動耶顧某等所以悲哀
于公者固脉脉不能釋也聊陳祭而邀公來一聽之
盡此生平乎

祭鹺使蔣公毋夫人文

嗚呼自監察公按鹺河中制不獲將太孺人而未嘗
不日夜南望也自某輩謬爲公屬受知于公而未嘗

不仰公之拳拳于太孺人而思爲報也今監察公乃
夸于太孺人喪歸矣嗚呼人稱孝獨不易于後母豈
不以情嫌則難事恩殊則報鮮耶非所語太孺人與
監察公也太孺人繼蔣太翁室而子監察公情與恩
備先孺人亡而未嘗亡也以故監察公承顔愉志無
間後先誠有以報太孺人也嘗槪古昔稱純孝如閔
損王祥以善事後母稱乃二母賢則不若若太孺人
所以子監察公監察公所以報太孺人者則太孺人
賢加二母而其子監察公孝敵二子所遭視二子踰

之矣監察公方左右　聖朙爲名教法門絃之望竹
帛之基也譽永無斁而毋儀耤以流衍矧　國制貤
恩及下毋繼不與所出皆監察公所可申報太孺人
于無已者乎遂使陳牲致祭並載告辭相知深故始
末無諛辭太孺人鑒焉

祭王孝廉文代

鳴呼王子何以有是天道果不可詰耶子績學有年
四十始蘇于鄉今年小困公車入成均卒業一旦乃
客死旅邸孰逆之邪輒畀孰畀矣又復輒奪之耶家
歲不倭謬以上命典關中試拔子稠人中而籍秩宗
固別之豪傑之品則之名世之業也誰謂其死又誰
謂其不首丘以死徒揚其華未食其實聰丹穴之鵷
而不覩儀庭之瑞且奈天道何哉子死某月某日曆
于泮膳氏之官故事就試死都下者例郵歸其喪當
不禁于子子家無父母少婦稚孤煢煢靡依不能不
爲子抱無涯之悲也不佞以同年二子爲子經紀諸
事生死不負子子知之乎嗚呼哀哉

祭仇甥文

余輩于汝之死蓋非止骨肉之哀也汝父左橋君嘗
而儒以爲儒汝外家業也故余汝比學于中峪李君
之門朝夕于余家出入與余家諸郎偕即汝固若余
家郎子輩亦忘汝爲外戚子也奈何一旦至此哀汝
宜何如耶汝父與汝立意甚懇于師授外嘗命余輩
過督汝學乃汝不以爲苦汝最稱醇少年矣奈何夭
折死也醇者夭瀉者久耶此安所謂天道耶汝父嘗
不意汝有是猶然望汝力學追歸而知之哭當何若
余輩哀汝益重悲汝父意嗚呼

祭外舅張公文

自余爲館中客十年餘不幸室人亡余益重傷我舅公即有事南北心固未嘗忘也是時二子猶客蜀未歸比長君盛奠歸父子朋戚合集一堂爲我舅公壽歡然樂也不謂宴樂甫畢一旦有疾命我哀十年之誼益重矣室人之悲也我舅罷儒田居年七十餘應享晚福之樂子女婚嫁無累盍以逸樂樂身以富厚遺其後人于人世何憾焉顧一歲之延骨肉一歲之聚乃今遽爾別也安得不泫然悲耶夙戒兒輩共致

薄祭以告其宜尚享

祭彬齋兒文合祭代族叔

嗚呼汝死而余等哭汝者特甚慟也骨肉之情存殁之感可不必云即以汝身慟汝其慟宜何如耶汝父棄汝早母老猶在堂其朝夕左右以汝也今竟誰恃以終餘年哉汝室少婦終身以托于汝乃爾中道訣絕幸而有子二人然尚不滿六齡保怙成立屬之何人汝即一死九泉之下顧瞻老幼目必未嘗瞑也輿言至此行路惏惻矧余等骨肉耶汝之生也慷慨豪逸坦率無他腸其與人洞見底裏無人不願相結也此非險刻陰狡者不宜夭折奈何一旦至此且遺無涯之悽也則於厚薄脩短之說何如耶汝初病余等察見汝顏色枯悴肌膚銷鑠固憂汝有今日也汝尚諱不肯言病既革乃始以後事爲托嗚呼汝今已矣言猶在耳余等所不爲汝曲盡者必不能知不能爲者也所能知能爲者安忍負汝地下汝其瞑哉嗚呼噫嘻慟乎

祭竹亭梁君文

嗚呼君何以有是哉余輩于君家稱世交謬得習于君見君厚貌篤衷且享悠遠之福奈何遽至是也君以諸生業進隷成均既乃奪于家計逐什一于淮揚淮揚貨區務爲侈靡君擁重貲寓若干年無一切服飭聲色之好深居寡與居然儒素也此豈見移于俗德滅于逸者比耶君之居揚也從揚來者皆以君堪碩勝褒時昨歲倏報君病今年報君卒矣悠遠之享不幸群言亡驗則又率疑厚貌篤衷者不永將儇薄佻浪者獨脩耶天道是耶非耶君有佳兒足以大君

門閭君初病殆時誠孝懇迫引刀割股肉和藥進君此眞可以孚人心動天地非區區細行也有兒若此君不死矣返柩故鄉魂氣隨之托觴俎以告君其靈彷彿猶傍故人乎

祭温太夫人文

嗟余産之西都兮祖聖哲而奠祉揚醇風以砥行兮望襄襄規而仁里醇久醖而更醇兮啟蔚祉于華宗季月迨有穉兮惟嫩媛其以降吁皇考揆于髣先兮愼乃字曰惟温紛既具茲德容兮抑又善夫功言紉幽

蘭以爲纕兮緝芳荃而爲佩風襲裾而淅瀝兮雲綴衣而鬖鬡羌好逑之齊芳兮如圭之儷璋友耒妻而携鋏娟兮綮昔媛之與行輿朝鏡而妥髹鼓兮內與外之胥賴也左右以右据兮惟匹與嗣之故也嗣光先以振烈兮扶天漢而處星辰靈修然而簡命兮爰列秩于要津鸞鳥之不群兮盤雲空而上之歷四岳而樞中臺兮靈修依而仗之亢爲霖而航爲楫兮勳燿世以有赫仲逐伯以于邁兮雛翩翩而振翮積絫纍以無斁兮譽聞于天　帝矚覽而嘉惠兮奚愉肩而霽顏遂遣祥鸞以載觴兮飛冉冉乎丁紫庭寵肉美兮迥雲漢而懸日星冠岌岌兮翟威蕤蕤霞綃以爲帔兮雜璆珮之陸離紛既身有此姱飾兮嗣修名以志養也惟容與以相羊兮羅諸弟而備享也汩日月之流邁兮愉樂化而雨泣月娟娟其既墮兮霰需霏而來御嗣抱惘以籲　帝兮涕雲襟而浪浪九關迥而爲闢兮　帝鑒情而悼傷徵　帝恩而返轂兮遵彼西而取路靈渺渺而上征兮百神擁而呵護祖爲政兮前相導以征行玉女宛宛兮紛絳節以相迎

路旻旻以逶迤兮望里閭而至止嗟里閭之人兮望丹旌而淚瀰抱中惓而申布兮聊有鴻於鄙辭攀哲嗣而共聽兮心鬱陶其愈悲渺莫即兮曷致余之丹誠托巫覡兮聊將達于九京乃亂曰吁嗟洲人謝人世兮復返彼天府余將收余泣兮覩嘉問之熙家字

說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與客譚養生說

譚長生者槩謂林居而野處息身而寡營矣夫無所交于前則無所撓于中無所彼于心則無所損于神近矣顧林野不皆皓首城市不皆夭折曷可一槩論耶厚者壽之植也適者壽之藉也既厚且適不以憂苦役心竭神則培命益齡之理也脫不然而植藉闕焉何取于林野即今林野之夫身在丘畝而心營纏

市或不能盡若其意則歛挐倖得心所必至能不役不竭耶固知益壽命者在心不在居處此身之爲與此生之遭有相値者自可得壽考則習靜養嘿不必事呼吸導氣亦徒勞耳

跋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贈何君詩冊跋

士同成進士則蹁稱兄弟世講寧不至重顧合五方人一時隸籍不過按籍識姓名問其面孔尚茫然安所論情洽意契劃分合聚散不常中外遠近傾秩各殊即所契洽勢岐地分情意遂因以遷徙是徒然名同耳有如念故締交不隔不遺庶幾誼篤不愧雁行已嶺南何君平父坦廓淵辨與人交欵曲周至故已

丑同籍雅多推轂君其傾宰嘉禾時同籍在舘閣若各領有詩贈冊幾十年何君復去嘉禾起補潁上參書寄何君潁上夫舘閣郡縣中外遠近殊也濶别十年中間更幾聚散而誼猶不忘于初足覘世講矣何君出示聊爲緩語眡直欽慕鴻藻用以誌交道焉

居官要言跋

冊所載蓋州縣吏事言多可採曰要言得自都下儻書不知著者姓氏第中多言余在傳野時云云必五不陳公言也公嘗爲傳野有駿聲被　徵命竟以不

善事上人失臺省選僅得爲兵部武選郎要言其色
試良規也余觀政兵部日接公不甚修邊幅而一種
豪氣莫可遏抑乃知公奇人哉用珍斯言據以之大
和

初政備遺錄跋

右諸條欵蓋姑蘇同年李君爲豁貽余者出李君手
書余與李君同選人君得上饒余得太和乃不惜詢
訪爲酌成規公共于余可以見契誼矣君嘗使固原
州余謬與同即同年猶稱厚善其所貽諸欵善者頗

多然余猶謬有擇取不盡合也名曰備遺云耳

題聯姻定式後

夫余領太和則習其俗云和俗樸徒安弊陋不復問
禮教夫使果樸而相忘于禮教也是上古之道也其
如不免于爭何余頗察見弊陋于是始信與云即以
婚姻論俗多成于一言或割衣襟爲記禮所載媒妁
年庚都不具備狡民作奸故背義叛盟設局裝騙者
比比及掛訟牒即善聽者亡所據爲剖判夫婚姻爲
人道始無爭猶當備禮以重大倫故別以無禮爭以

有禮息爭茲略以己意倣古禮制爲定式令父老傳
示民間脫不余迂庶行之則不直存禮亦寡訟之道
也乃余猶嘆語稱且格而徒取文具約民爲上治矣

啟牘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考滿啟張相公座師

伏以道倚猶成嶽座特昭乎一鑑國隆者猶木天久蔭乎三槐豈且時昌泰因人闢想一時之多故適明王之敷求蔡澤山林因可擅之為樂而元察碩輔猶必待乎其人恭惟　閣下真儒世出正學家傳天不得憖而不降地不得私于其鄉斥觀如泥已若先朝鯁直歸心愆澀再調當世均和暫許歸寧遂放情于

湖海尚司促裝益重眷于　閣庭元位久虛名臣特簡中樞相司馬虜亦知驚東山起謝安人當相賀魚水重投早見君臣成酒落風雲已合會看宇宙釀絪縕保四海以無虞佐一人而有慶其為恕乎豹史職一方早侍禮闈玷芸龍之下品遂從温席沾咳唾之餘滋迨歷歲年實多愧企徒想像于綸閣進裨無時寄蹟徐于鳳池退休有暇一宮自盡剛諭敢辭謹報政于三年乃載擬于一牘君門高遠妄有覬其渥恩師席尊嚴先須仗其洪庇挹江河而取潤仰日月以仰光于在憾悰辭懇任州

考滿啟撰勅太史代

竊聞綸出九重擬傳宣于皇制蠅能千里喻附托于青雲故朝廷必重乎代言而翰閣猶嫻于振藻伏念某先人不棄其子乃教之儒寧無意于顯揚亦既殫乎心力播盈畦之蒔敷言望其合樹徑尺之柔條爰冀其陰叩逝夫不待猶將耿耿于九京而人子有知寧不縈縈于方寸乃不肖夙藉嚴慈之庇得窺湘素之傳叨三甲之科名寄一方之民社每深策勵更積

歲年仗官守之不渝覩聖明之見録金花文軸或當出自上方麗語佳辭必須成于鴻館恭惟　閣下藝林建幟文陣御盟學足三冬蘊蓄深而注海才傾八斗華藻蔚其流虹星館授以無私人推先而共遜敢為言請撥以狀聞揮雅藻以飾王言燦乎日星之麗弘企啟而佐盛典鏘然天漢之昭則先人闇黨之脩既藉寵靈于天帝而幽潛之德亦蒙華衮于名公用茲不朽之圖敢罄無涯之報筆宣心切感與言并

啟少司徒蒲坂楊公代

瑞日景星本快觀瞻之目太山北斗猶深仰止之心憑尺牘以敷言竭寸衷而貢語恭惟　閣下學擅百家位登八座功名並立柱已砥于中朝符組纏聯未更喬于累代公著既有開于希哲而純仁亦奚忝于仲淹呈簡無私帝遴不爽始數歷于中外既遷陟于部臺更以名將援司大計公私俱足即蕭鄧腔后其塵未木俱宜總稷禹堪方其鴛偶一時之多事值四顧之股憂夕輓朝推猶煩調發出衡入紀更仰參量普大地之生成裕百年之殷富若某者中土豎儒西

陲俗吏雖已前于馬帳窮談海之餘波猶未陟于由堂沐學淵之巨潤謹修庶職已歷三年匪月政成徒云則佰欲稍洪休之庇得蒙曠典之殊茲遣使于閫門敢陳情于師座倘蒙電覽何任汗顏

啟少司空褚公代

竊聞政因人舉可折盛世之遭道與位崇益重斯文之仰故托明月則一心可喻遇順風則千里興懷恭惟　閣下沱水浴其澄心條山表其勁節法曹文苑並馳一代之聲筆海談叢共擅千年之譽筆有神而

辟邪行遴驄方出而湍道風生忠結主知恩來天眷長才屢試詎惟秉憲之優大位漸臻爰作司空之貳選巨材以柱國用創作惟精覆大廈以庇民安心思既竭覘昔觀風于河洛奚殊取駿于渥洼如某者一朝得托于門墻千載遂忻其知遇慨雲泥之勢隔致鱗羽之蹤潜茲愚百里之司已及三年之考難酧帝德恒藉師恩倘蒙曠典之殊定出曲成之惠激衷悃而貢語想鑒款以如臨

啟大理某公代

竊聞法植朝綱人為政本故聖王御極則刑罰准清仁者持平則威刑有濟恭惟　閣下學惟適治業不專經為百辟之觀瞻作一人之耳目埋輪輦下自消當道豺狼攬轡淮南垂奮高空鷙隼柏臺霜皎本自推柱棘寺鏡明猶將疑雋世可抵于刑措人將稍以冤消某向蒙一顧之榮遂重千金之價約符再命勵職一官想光霽之顏覘懷夙德托雲霄之羽難盡私衷能無羨漢庭疏網之規行且覩于氏高門之慶茲當銓考謬與朝恩借杖庇于尊慈得貤封于先世倘

蒙鈞諧終荷玉成

啟太常陳公代

語云感恩易爾知已難哉嘗三復于斯言致一慨當世乃若一經鄙士偶跡龍門之登遐域畸人獨聞虎座之講其于感恩何似而爲知遇非常恭惟 閣下秉德而得于天直道以行于世作縉紳之領袖陳舉雲標爲士庶之瞻依山亭嶽峙迴天轉日朝廷每嘉其說言指佞鋤奸天下想聞其丰采漸高職事歷進奉常道洽神人以誠明而教至治祀崇郊廟遵典

豆以致太平蓋非宿學誼識典章必仁人乃典禮樂徒以某之不肖竊得與其燕湫向知遇于一朝遂受賜于多藏乃者職司百里惟恐玷于門牆于今期及三年卒不負乎教誨款藉脊于師庇妄覩覦于帝思倘術人子之私庶慰天親之報言既由衷感當沒齒

啟職方向公代

伏以識荆有自每折時代之遭逢矜無緣空切追慕之念故旌心知慕尚義而郵書託腧下懷伏遇 閣下世出名賢人中大雅家敦起鄒魯之墟華秉嶽山河之秀持衡西土並空萬馬之群特立中朝堪吞千巖之色惟無長而施敎乃左武而右文即今西陲早見其服戈而東海尚煩于運籌成功悉肯先錄首籌進位叙賢首推建節就不卿國家之得士亦且歌盛世之有人如某者一時之遇有世之知職在下僚身居遠塞泥塗隔從想像於省署高風中外職分幾籍蘇于中郎清韵茲以三年之任受當一考之期謬叨殊恩全資洪庇倘不惜于引手惟有事于銘衷使伏闕門闕呈記室

啟考功顧公代

伏以皇簡無私每攜衡而授德官聯有赫爰曳履以登樞司愓堂敲郎分華職恭惟 閣下家傳舊業學啟新知絳蕊詞場煒燁已呈于飛練滄鰲文海齊騰奚止于彝常係于天事先六秩春來自帝望須三台正可忘私曾見山公之啟事明能別嫗風多行倫之知人作群辟之儀型無不慶銓司之托爲當時之砥柱且以歌名世之屑其中土俗儒西陲末吏銅章墨綬恒懼難勝民事土風惟求弗墜念求道于深譴

有犒丁鈞慈茲及三年載馳一牘將以聰其考最
知不忘乎提携倘得蒙 聖主之殊恩敢不拜明公
之巨惠爾至電將使延星馳

上座師啓事劉復齋先生

伏以治隆化洽則良慶一體之交端笏垂紳元老作
萬邦之憲于山本快覩膽鱗鳳宵雞遺嫋若大沃德
啟心之效必須和衷爲拼之材恭惟 閣下人衆應
運名世間生家世肴脩組之蟬聯仰第砥雲霄之鵬
翼備版標丁黄座經綸本乎亦衷彩筆紐學山馳屈

宋而驅班馬石書藏政府軼王魏而凌肇斐銓地知
人徵妍媸于朗鑑成巧化士鑄品質以洪爐唯其秩
歷咸宜以故帝心簡在侍從登禁進講木天冊陛新
題柱之知青宮嚴拜輿之禮累年考績自天子之股
肱此日官聯作儲皇之羽翼屢有望司馬光之入相
由來尊呂尚更以爲師如某者恤言籠之珠璣厚公
門之桃李側名科第嘗傾鑄書一自結綬綰符迥雲
泥以異路遂令魚寰雁字音情愫而何由一官自畫
訓誨難虛茲報政于三年乃載檄于一牘君門高遠

妄有覬其渥恩節席尊嚴先須俠其宏庇挹江河而
取潤仰日月以依光倘蒙曠典之殊盡出曲成之惠
望座九頓銘骨千秋懇祈唯深鋪陳莫既

考滿啟莊太史撰文

竊聞綸出九重擬傳宜于皇制蠅能千里驥附托于
青雲故朝廷必重乎代言而翰固猶娴于振藻伏念
先考君作吏十年効勳五郡先二妣拮据一世鑿誡
三從然且不棄其子仍教之儒蓋欲報乎君恩令不
忝于家學即逝去不待猶將耿耿于九京而生者有

知寧不縈縈于方寸某即不肖夙耕嚴慈之庭得侍
湘素之傳叨三甲之科名寄一方之民社每深兢惕
更精歲年伕官守之不渝覲聖明之見錄金花文軸
或當出自上方麗語佳辭必須成於巨筆恭惟 閣
下建牙藝壘執耳文盟學足三冬韞蓄深而注海才
傾八斗華藻蔚其流虹皇簡投以無私人推先而匪
謬敢爲言請繼以狀聞揮雅藻以飭王言燦乎日星
之麗弘金散而佐盛典錯然天漢之昭則先人增寵
之加榮既藉寵靈于天帝而生平之懿行亦象章彰

于名公用茲不朽之圖欲酬無涯之報事由心切感
以言弁

鄖陽巡撫公壽啓代作

皇運兆隆海內仰昇平之盛人文衍瑞台端錫壽考
之祥慶溢㮣門光延鄉境某閣下降神自嶽毓精以
星受簡命于九重虎符龍節控咽喉于五省叉治爽
安摶擊而霜雪齊飛撫循而陽春普育既鍾和氣乃
召休禎集藹棨樾延茲遐算序屬三冬之仲誕日其
良時逢百世之昌卜年斯永鸞鶴合姿烏府恍迷壺

之盛竹梅逞眉栢臺擬瑶島之春牙旗飄而瑞藹流
閶鼓急而卿雲暎戚成坐鎮某仰才可是寧中寧外
會兆趍朝承帝寵遐須壽國壽民如某者夙藉餘陶
猶嚴模範捿身幾冇雖陪觴泛之游遜矯若法霏芾切
雲泥之嘆忻茲遐祉仰我吉人願千載以無疆佐一
人而有慶聊陳短啓代祝長年燭與電煇娱增雨汗

上萬丘澤制臺啓

恭惟閣下今古偉人乾坤淑氣八斗走風雷於楮下
九韜轟雲烏于胸中唯是太行祇霞厥門駐秀秀蒼膺

爵第馳驟康衢邑郡着績循良藩臬歷敭中外風稜
屹長城之頌陽春湛甘露之恩蓋彼蒼眷于家而篤
生名賢故方域望福星以普沾膏潤道與時運神以
才彰適逢狂醜跳梁遂使清朝紓群公與左顧之
憂命議叔東征之節旌旄一指屬藩揚敵愾之威陣
壘逢臨游寇落奸雄之膽方駕先朝晉公淮蔡猶未
親冒矢石權衡當代新建宸濠尚屬借資敲扑未若
明公功在旂常名高縣蔽旋武樞卿還綰臺憲國家
寵重臣所以重畿輔邊徼先威望正爲威亟奠扼上

谷而控漁陽枕居庸以襟遼海扙超識六軍之氣烽
堠消三月之烟聖主推心匪久錫蕃劍履名王係頸
終期闕上麒麟某夙屬宇帡今分幕府仰鴻伐常瞻
北斗承下風欲借南枝占紫氣之戟臨先通閶闔與
龍門之許近自媿卑庸只牘致辭繁休祈茂

上楊淮司理

恭惟尊臺焚英上苑執法天南日月無私秉光華而
徹宵陽春有腳霽霜雪以迴枯詎直一郡之歡愛祚
諸曹之冠某屬部末員黑楸俗吏謹啓奉其約束實

有藉于栟櫚是以齋肅一心久闔上候暘暆三月始
敢自逼嵩下走以代湫躬齋微忱而申薄貢伏望鑒
意念之誠聊同芹曝廣含宏之量不棄菲葑卑職無
任瞻企悚慄之至

中秋節禮啟

伏以玉兎飼精萬里煥照叫之象銀蟾散彩三秋呈
普照之輝惟此良宵允堪盛賞上臺饒祉共忻如月
之恒下吏懷麻知切二天之戴覩冰輪錯落而徹地
雅化同新斉桂馨馡藹以襲人芳敢共播聊修薄貢

用達微忱仰冀海收奚勝雀躍

請黄州尊啟

伏以績成三載循良漢代無雙啟赫九重褒錫虞庭
第一慶流赤縣懽洽黔黎恭惟台臺詞華雲漢爲章
才推南楚惠澤陽春造福德被中都卓政愈茂夫考
成仰次公于千秋截起渥寵特隆乎简拔借冦君即
一日無踰職等謬厠甄陶叨承覆冐叩臺堦而展賀
光分末照之榮望星駕之甫旋慶將滌塵之敬舉杯
浮白興來共看六花飛望履披丹誠至何嫌二簋薄

乞賜公餘之暇少布私積之衷

寄趙中翰

不佞濫叨甲科屢靡禄廩三載荒城無善政之堪紀
百家安堵卑職守之不渝考課或謬膺乎鴻恩揮洒
當借光于巨筆伏惟門下文鏡秘籙枚權臨池龜龍
出鳥之迹森羅于胸中頡籀鍾王之法悉運之筆底
即古人退筆成冢未能佐渙汗之章累鐵爲門豈足
繙絲綸之治何如門下濡墨抽毫與宏詞而俱麗飛
白篆玉借天漢以相昭願乞奇文上陳積悃涯臨俞

命無任主臣

餞徐府尊公宴請啟

恭惟台臺仗節天朝保釐帝里諸氣掃蕩四境清夷
正當八月良辰上祝萬年聖壽旌旄北向風雲千載
會龍顏箋牒中函珠玉一朝傾觴首暫挽九天遥駕
聊酬一斗清酣故云美盡東南願覩泰交天地鳳輝
得覽雀躍奚勝

上金太尊壽啟

伏以祥飈葱構欣逢嶽降之期壽域弘開共效華封

之祝歡騰兆庶慶溢中都恭惟台臺望重明時秀鍾閩海符剖劇郡王恩方煥于綸扉普遐方衆口已歌乎袖褲應五百年而名世兆八百歲以爲春唯此誕辰適當令序介祉比隆於川至崇勳方懋於日升茂對昌辰遥向天邊瞻紫氣欣覩盛事共云人世有卅丘某備在屬員有同匏繫走茲下力代展芹私願傾葵藿之誠敢獻萊台之頌仰祈電燭俯賜海函伏願三壽作朋黃髮永岡陵之固一人有慶紫庭依日月之光畀職不任忻忭踴躍之至

上高别駕

恭惟尊台瀚源孕秀碣石剖靈以瓩海之名儒作中都之别駕仁同黃霸廉比胡威推鬮則商旅頓出其塗執法而狐鼠難憑其社一方沾賴四屆敷聞惟是敍奏程書故能想廨帝眷載遷陝右爰晉郡丞此特一時之量移尚須後日之不次無邊雨露已留濡滲于濠梁有脚陽春會見賜照于渭水某竊祿細陽受歷谷口本是屬中之末吏今爲宇下之編氓久荷帡幪感二天于蘇氏旋聞膏秣擬三疊于渭城竟違會晤之心莫覩攀轅之狀敬頁魚箋仰瀆鴻鑒懷芬聽德難罄其詞志喜惜離將寓諸物倘蒙麾存于掌記盛佩下交于書紳臨楮不勝翹岐之至

請徐别駕啟

惟台臺榮膺壽旅躬修賀典嵩呼纔動楓宸霽霄漢之容鉅禮告成蘭省紀風雲之慶耙御香于鰲陛名重玉屏歸使節于鳳都光生繡署職等均叨下屬夙荷滋培誼當備乎前驅禮尚懈于遠迓爰箋芳晨之吉敬開葵藿之蓬曰佛塵聊表睽違之積愫倘蒙

首肯寔符祈顒之私衷

荅孫頻上

不佞弟謭綿爲質樗散非材忝彼乏人令茲蕪邑未能畫便利以宜民徒然豢故常而從事茲以期屆三年殆群吏考成之例不謂恩沾一命冒九重予德之褒顧先大夫止得復其原銜與先宜人僅獲贈如予級雖國有典常毫不假借毋以治無善狀未足顯揚已乎蒼天罔限皇鑒無私拜命以還省躬益懷爲乃謬辱臺存遠勞使命琅玕在牘錦綺在筐于以徵高

誼雲天不啻過常情十伯不倭弟拊心知媿荷德難
忘故敢暫用登嘉容俟勉圖報稱據梓先勒托管畢
陳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與潁上諸學博

梅伐柳鄉罼邑維新斗轉風廻人民胥慶緬想臺履
倍迓繁祥德物我之同春鼎簪紳之勝樂青綠生萊
齊獻頌于椒盤白玉炙麟更流觴于柏酒是條乜薄
聊展芹私惟冀麾存可勝踴躍

金潁州諸孝廉

伏惟諸門下玉洞仙曹金閨人鑑不鄙俗吏而篤下
交時走遠使以勤修問顧茲藐予思叨一命遂偕同
侶寵錫百朋錦帳高懸乍落珠璣于屏障繡文盈棒
駢棲雲霧于庭除光同綸綍爭榮情比河山俱重米
能俯躬以答明覘聊復遣使而將微忱物謝報瑶心
同獻縣冀蒙揮納無任主臣

上恤部鄧公

伏惟卑職陝右椎夫淮南小吏五年受事深自媿于
撫綏萬狀積愆量無辭于擯斥顧緣天幸得遇台慈

一言天子浩蕩之恩命專任重平億萬華沉淪之獄
慶遠門高卑職徼惠先師得請道家之末約身明憲
備居屬吏之員噉植風恩已齊淵嶽傾披一揆更略
堂廉即令自罪而得遂守無所自方將篆心而鏤骨
更何能云茲者台楷更臨佳儀重貴喻溫挾纊益篤
世講于百年簡命蒸崇用示異旌于一歲第尊台隆
施大分下交之盛節屏彰而卑職叨受踰涯仰答之
私衷胡底徒享行台而稽首敬從旋使以陳悰即托
將豪更寄百一無懷原于燭電恍奔逐于馳星

代庚子秋試諸生請令君祭泮宮門啟

伏以桂長三秋香氣已噴月窟金纏五宿辞光直射
雲逵乘征之志已乎榮進之途藏厥時道路槐將有
事于棘省入期聽鹿鳴須別于芹宮祀典攸存往儀
可稽恭惟　閣下政洽民物德格神明崧嶽奎躔爰
作冠紳之望和風甘雨允滋桃李之華領典章必且
無乖藉尊貴而為有王栽桑軒駕輝光早貴于膠庠
爰顧生徒莊肅有嚴于俎豆興功成而三捷還懸黙
祈之神慶名世以多才大顯陶成之效敬以某月日

犀祀謹啟

逃徐別駕啟

伏以功高佐郡茂重南國棠陰色動褰帷驟走中都竹騎蓋九重承湛露尚餘葱袖天香而一路載福星載覩隨車而澤職等備員下屬濟荷隆恩逆收宦旌莫遂前驅之願比承風采更叨賜食之榮擒分渝涯惡顏無地敬烹米中愧無味而薄獻芹私潔佇送門迓高軒以少延架薌儀象千金之諾奚啻十日之懽

伏祈龍臨曷勝慶戴

啟新太尊

伏以熌爍使星挪挪春仗行五馬紛紛帘里竹騎黃稱走于人慶洽林間情殷草澤恭惟　閣下青山毓秀已不鍾嶽文章包孕三蘇名高　世德荐紳襲八陣業足千秋廷樹特中介清標動地帶干霄不爽錙銖無任所宜隨施成當下是帝擇漁水遂特簡乎名賢入仰十山頒急屬具臨蒞昔聞隨車共而竹將有脚陽春黃穎川之撫字遠拜下風汲淮海之卧治難方逸駕望霓殊切披霧非遥卑職某西寨監備遐方小吏自分與樗櫟而共棄詎意待栽植以滋榮遂蜜褰帷無能負弩花長笈以鳴鳳棚飛下走用代藐躬未遑宣敷厚斧涵亮無任瞻仰悚忞之至

啟新太尊

側聞勞蹇借日蔦蘿附松自昔仕宦之途寔藉高深之蔭而况仰褰瀛之重望沐臨蒞爲首遭遂使官繭之材價同竹箭鈍頑之刃銛比魚腸方自𢤱其曲成顧無忝于民社三年奏績一考當期祈免斥逐之加詎彼發于之命遽辱命使逾切下交玄黃紱筐篚之文珍錯備水陸之味開函捧玩高誼並薄雲天對使登嘉寸心益增永谷先附箋以貢謝俟拜手以陳悰

啟彭分司

恭惟尊臺内浹毓秀上苑遊英爰飭秋于民曹更分鸞于帝里民生國計既裕且安門觀何鎖𨪠于炎甸劉晏經畫于唐世幾以俞焉邇者稍甚中劍廑邀崇秩國與懸衡以不爽毫階俟日而可登卑職三年受庇一別縈情所幸者地尚爲陪京而遠不踰千里顧眷猶在尉懇藉可勝謹用芹私聊將燕賀伏惟尊臺

賜麾納卑職無任光耀企望之至

書

寄王光庭工部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過衛厚蒙延款接席聯觴論文道故竟以終日行復拜嘉名賜既稠且疊即門下所以禮不肖至左右動色以爲使君有重容則受者增重宜若之何伏自曩時帷泮庠校交與紛然獨内人心相許不謂門下既貴而鄙人之意溢于襃獎末路翻覆若門下可再覩耶别來秪今又又無情緒未幾室人告殂愁病交

侵公車言且就饑驅安問于虛上林之業倘不旦夕塡溝壑尚能效安仁之咏追士衡之賦也使節計將竣事道都有日顯陟崇擢知無足爲門下軒輊休暇生晡爲懷諸作幸付便羽示我良覩幸甚

寄邑侯翻所沈公

僻陋何幸即門下得召杜吾當何幸即門下見循良不亦高蹤古人夫古稱最吏要須歲月間著有績效乃神君歡誦旋敉之蒞政始久吏宜何如不佞弟拙守弹丸艱辛五載甫博一轉已筋力消竭涔涔病矣

自笑支離强劾賁育蚊蝝欲負鈞石蹭蹬困苦寧可
勝言哉鞅掌　都門日與鞍馬爲緣故園松菊時託
徬徨耳門下義急同胞慰詞溫煖且津津在兒子口
中覽翁教泰川華嶽之語令人爽然失矣主臣主臣

與米友石年兄

沉病牀頭屢塵垂念俟痛軀少可中擲當圖晉謁與
年丈把臂一傾數年契濶更賞識士人林亭勝槩耳
幾者尚可名繪曾留生綃一幅知門丁必不負詠謙
馳刀赴稹

寄登州馬廣文

與兄睽別杳然六載自得　都門手書又復二載矣
雲樹縈思傾刻在念近來青氊苜蓿清苦如何聞東
牟雖海國然饒魚蝦米菽差足棲遲矧兄以丈又以樂
天知命處之日與二三僚友啣盃賭弈以仕爲隱曷
知身爲遷客人生適志足矣前途自有分限不必縈
念計高排爪期頭至不使非分濫有今還然自鬧
命後卧病縣署者三月强扶至京師又以勞役嫁今
尚在床褥東萌榆塞未敢訂日盖疎慵迂拙不宜世
用故房困若此風便草勒不盡顧言

寄肥城憲副宗兄

取道貴部倚我兄愛雅且令徤力督郵傳俾長途疾
馳略無礙阻沾藉寵靈宏且多矣弟自唯情禮簡疎
事長全虧乃兄破格之儀叢叢相加赧赧顏頂會
臺長公能歷歷兄清介通敏狀足稱知己矣弟舊痾
復作卧床頭者匝月不勝房困今纔整裝東赴邊關
歲杪始可遠彼爲兄陳之

柬朱汝脩

奉挹高風頓釋夙仰使更辭吟脩竹館豈不人間快
事不謂王程催人而愚父子行李復分西東坐彼俗
囂竟乖良會言之悒怏所喜龍門許登異日者百道
相過總屬汞艾因託末契敢暫疋方命

啟蕭江濟制臺

其自受　命之始偶得寒疾爲庸醫所誤幾至危困
卧舊治邸舍者三月比至　都門疾復作復卧邸舍
者一月遂荏苒至此自念嚴關重地其非其人兒歲
月抱痾玩愒王事清夜撫心祿食增愧故迺寨暮[illegible]

必欲擊析抱關今已行達通州先遣一力候百福并報到任日期稔聞明公愛人如恐不勝倘始終玉成之某一點血誠能用以報國即所以報明公也副言申悰九頓不宣

寄蔡二守

門下畢計典而返郡不過三越月郡人將無歌來暮其城借寇在上者蓋謂已試佐郡均可不試專邑不知門下自超百里才治中別駕而上胡弗宜者齎去薄物聊將候問鄙悰不一

寄王紫垣

不佞弟家食時耳門下名高知慕之不謂不佞去和陽乃得大賢爲代則通姓字脩通家契誼于門下顧非獨今日幸也而將慰夙慕褱慎已和也小何足煩門下游刃且民俗稚樸困其俗亦易爲治門下到當立解無留難耳不佞株守五載尺寸無所豎即叨量移逾重慚負若夫蓋覆短缺俾無漏尾是在厚德者非不佞弟所敢知也

荅顧朗哉

西鄙椎夫荷高明不弃拔分定交聯觴賦詩留連竟夕古稱傾蓋能復是過扇頭新詩妙墨可當雙絕謹什襲之以爲珍玩曷敢褻爲懷袖物耶家信到彼便便致之不敢辱命

寄張停一比部

數載覆情沾濡更深所恨鶴棲天涯不及策遷時隨父老後効攀轅之情爲之悵惘金陵弟舊遊地江山佳而風俗恬和當與吾兄會武林角勝門下政事多暇乘興覽棲霞牛首之勝探鍾阜雨花之奇含杯

長嘯快宜何如言之神越悅若着遊屐與兄丈平分此勝槩耳弟薄福亦叨量遷遂使病魔牽纏自春徂秋幾自危困強扶至　京邸復卧床者浹月形容頓改舊時交厚皆不識面幸陽至後方覺脫灑又以程限草草欠將赴邊關故不能作長箋道積愫寥寥數字少寄遐思伏與　祭炤不備

龠尤揔戎

稔聞戲下大畧雄才衛官頗妝不佞私心傾慕久矣所喜濫任榆關誼聯共事或可班荊秘箱快覩奇猷

跳然擁纛建牙猶將軍餘事耳自竹帛旂常之勳爛然高今古榮施桁里有厚顧焉

寄王麟郊年兄

長安剖袂裘若幾更不獨覿面無從抑且音郵俱滅天涯南北人生萍梗亘堪浩嘆緬懷年兄邵年大雅翩翩仙命楨有歲年　廟堂疏注久矣咫尺槐衡台省之選其能令諸弟日檢除目與得芳訊相與愉快耳弟無似得叨畀務然一病幾于房困荏苒至今猶然刀狹東馳歲暮衆苦辛萬狀近况大都如此行

抵衛門間與貴治相距不遠竟不能迂道訪載會有便羽可陶間訊遂煩下草草奉候禍患臨緘馳神不盡欲吐

寄俞乾修年兄

風萍散阻歲月五易無之弟不佞僻處彈丸塵勞鞅掌即辱愛如兄丈八行爲足未達與記每從昆玉二三兄弟日中聞單父鳴琴久而愈洽私爲吾道謳躍適承持來手教并遺有書物依然如我兄面孔相晤語也慰甚弟初春量移抱病累月迄秋杪始擬非上

屈指兄丈猶需大拜今　國家仕路壅閼豪傑憤懣獨以弟先兄椽秕在前祇增頳汗束裝匆迫不獲遣力崙候先布鄙悰轉盼飛舄入五雲當握手長安相與傾倒耳

寄樊昌南年兄憲副

別來數載懷念勞結往從邸報見兄丈乞歸疏以爲宦途或時有齟齬假此以求弛擔後詢之人言果屬眞慈然亦暫時違和耳每西向搔首覺塵鞅未退修訊罪過何辭頃聞新命貴里門弟蹶躍形于顏色

蓋匪獨爲吾黨私慶　國家多故正藉仁賢茲以往神京右臂屹然長城矣寵錫漸增加餐自愛弟托庇濫有今遷不意災病爲祟形容頓改冬仲方痊今且束裝赴榆關矣羽便草勒少寄遐思

寄應菴憲副宗兄

待罪彈丸屢從上官稔伯兄義甚高心纍纍恒在不肖弟滕陽道中聞次公與語移晷知我兄入青尋即抵濟寧弟亦以謁總河迂道其地念當邂逅一得握手衷心躍然至詢館役則干旌甫從青羨時憑期涑

人行旅崩迫悵恨王程遲留無計奈何且弟以扶羸
殘軀不能引分即割鷄肋譬之脊馬戀途枯鱗竿餌
不幾令高明掩口而唬其愚乎臨風懷思愈增蘊結

荅顧朗哉

長公持示手教並以好物見遺知足下胷中常有不
佞也新詩卿卿更饒精思讀數十過不倦得弄瓊信
直堪喜動關務頗閒然甚無佳思亦當勉賦一首與
獨倚樓詩並寄耳承諭侯生書至此生如渝惡趣其
歷履若此或宜寡薄示罰耳既能反正想亦業果完

滿時也

奉別可愚君侯書

僕不敏術門下重覆曲庇更剏分拔交幾有古人下
榻之誼門下不謝言偃懼僕非澹臺不虛所禮乎歷
蠅事起竟乖綢繆門下馬首東行僕輦追攀邦教鈍
秩銜盃相看各難為別歸見邑民嘆嗟滿道聽之令
動念門下垂成而缺讒口禍釁致誤循良璦名大事
邑人所共抑快切齒者耳俄聞　旨竟如疏擬門下
原自看破顧挨以蠖屈龍蟄之理亦未始不為門下

後日慶也

荅陽豁趙公

曩過敝邑時某以憂居未能躬拜臺下一望見顏儀
從先君得聞翁德望讀翁詩文竊自念何圖斯世見
古人哉判別以還數辱見貽先君每為某道之則其
企慕私衷愈益鬱積不半先君于辛巳背棄不肖以
微名奔走南北自分無從奉翁半札倏爾有容欵門
云趙使君扣候繼投以緘展覽乃翁致之先君者情
緒欵曲兼以新詩數紙想先君存沒平在疑信遂千

里命簡問訊耳先君謬領貴郡即溥自樹立然解任
已幾四十載便道見枉一見分岐又幾二十載翁不
以遐遺不以久忘如此高懷厚德先君已矣不肖誠
銘鏤未可磨也手尊禮感愴並集已升之家廟令先
君地下知生死交誼有若我翁諸稿共聯為帙珍藏
篋笥以為子孫世講之券客歸敢先布謝更候福履
伏唯翁垂察焉

寄錢年兄

出京華我兄問舟弟竟從陸赤日紅塵備人間行路

之苦想綠波畫舫帆影若飛兄直飄飄欲仙矣太和
即脩僻然尚煩調劑疎拙如弟門下何以教爲榮癸
幾時家居快樂何似茲額使春候雲山極目闇爲魂
銷

答王泗州

不佞謭謏辱在傍邑思有請于門下壽陽領蓋令人
鄙消悵匆匆爲別未及扣洪鍾窺武庫耳更荷垂念
走使相勞苦華錫煌錯翩翩與俱下高誼若爾能無
銕炭惟是不佞駑蹇新羈兄修途不免跼蹐能範驅

馳托在善御門下何惜不作我造父耶使旋附謝兼
布腹心臨楮馳戀

答胡年兄

弟謬附籍末一時聯鑣都下意殊快無幾何竟爾失
去風萍聚散令人興慨比聞高年兄得年兄武昌動
定益平恕如門下理郡中旁及他郡領無冤者當自
載道矧名區勝蹟曠爲在目公餘登覽大足怡懷神
君仙吏且兼之矣弟才質綿耿即肩僻小猶懼不勝
年兄能無以已效開誨令弟尺寸守之耶臨緘主臣

寄周孟津

渡河而南乃得地道主人如兄吏盛供具款我枉酒
間縣于道故兒子旅坐不猶然少年布衣遊乎夜以
繼日殆離爲別抵家愈想念彷彿神馳于種花鳴琴
處情況可知新政滿人口不啻頌蔽芾閑之甚快令
想令人念洽矣弟悼亡未平復失幼子抑欝在抱卒
難遣天不靖造物若人若此會期未敢卜或在春明
于人謂不厭接客也

寄順德太守樊年兄

道邪昔我兄吏盛款延弟既洽以情且周其儀令行
旅生氣色銘鏤在衷旃望北雲與念厚德誠無能忘
之也繳輔久借寇公旦夕當建牙保釐弟不知福星
燭何地蓋所係彼處軍民者不淺王討就籌之矣弟
春明北當從恭拜　堂下兄弟間非他寄客比諒不
厭倦使者還敢附尺一爲候並謝高誼

寄張仰坪先生

儼然不敏夙藉我師陶鑄不淺不意頃第客都門又
不意視政職方署中門墻在望誨言在耳豈不一大

幸哉銜　命西達光範愈遠思念愈深至原州畢事
抵舍已逼秋暮俗事相苦不謝京邸恭刖匪遐或又
當推入北矣

寄司理王巽望年兄

西郡小郡當事者稍屬之門下暫煩牛刀一試爾乃
郡中得門下奚啻漢家張于盖大德宏施多有沾溉
不直法比兄當已也弟侄俊告别岐事抵家見鄉人
相與稱慶又相與望門下旦夕至乃知昔人歌來暮
意亦猶是

寄何補闕昆季

客都日過辱尊甫老先生高誼銘在此衷不敢忘抵
舍知盛貺遠頒極璀璨煌耀之餙乃嘆公家父子何
厚德若此不佞荒落之人謬厠甲第無足爲鄉曲重
顧知已者過爲揄揚彰侈禮數隆異逈踰常格不佞
何以承哉仲兄得雋泮宫少試驥足他日者共長兄
追風逐電千里並駕燕市且懸金待之

荅王光庭户部

弟謬厠一第例乞郡邑吏以犬馬自效日夜思二三
知已爲開誨門下所拳拳於弟披示引喻不啻然指
南哉細思積歲心交門下與弟耳門下擴覽宏施即
今日所就便足千古弟四十無聞擔一命恒懍懍懼
忝負已無敢望門下萬一乃終始不負故交欲援而
納之道則門下更誼薄雲天矣大貺之頒儀情綢結
敢不拜嘉附旋使聊爾稱謝京雲驛樹望爲興懷秋
風後弟欲求使西歸掘苴請益歲以爲期臨楮不任
抑惘

寄高父母可愚公

晋謁門下一話晤昔之故樽紐扶助志其身之旅人也
抵家亡復思公忘不能縮此侍左右而吟清言從爲抑
快計門下候調鄢門不知當事何以處當青睞既雪
自碎故亡羔和氏能具眼辯誇否門下意氣愈邁不
自知爲遷客古人公自有原非有所藏詳也千里心
知緬懷良晤倘借布京街春明是握手期矣緖爲亡
妻乞哀輓往仕已徼命令謹以赫疏往緬望揮灑入
卷則亡妻死且不朽嗜亡妻少年夭折今復殤其幼
子所藉名公言少慰九原耳

寄王翼望司理

門下公便過敝邑得再成良晤嗣是弟匆匆北去清光遂日益遠風萍聚散感慨係之矣門下神明之政徹于邵邑况在世誼猶捐宏庇弟恐隆望籍甚西陬難久借耳弟叨授僻邑僅如斗大領社稷民人小大無異一動思應猶日夜不勝是懼門下何以教焉

荅太和前尹劉君

門下楚材脫穎都人士所企慕有日聊借小邑欲試暫劄胡爲竟至于是宦途蓋難言哉不佞有幸謬選

得繼末武念明公宏抱巨施猶爾不免謗闡如不佞當何策勵以圖苟全言之徒慄慄悚懼門下一時蹇屈大伸有日此理之常非敢傍說願亡聊心末路勉力嗣來即諸當事未嘗限門下也三原並膺教言滿紙展讀悉至愛茲頡匕役便藉手荅謝輙敢深言若此自知爲罪然不欲負門下所以先不佞者爾

荅吳則菴

不佞關西鄙人謬從選人後得領巨邑歷任受事已再越月無能得利病要領爲生民福是以日夜惟不獨任使是懼微惠邑中二三大夫不以不佞爲足棄恒得接與請益門下一方巨望乃獨列宦劇邦無從扣所未聞以補裨時滯北向中原每與令慕使者至辱賜華牘侑以豐儀即門下篤念鄉土及其令宰顧不佞承藉過舉不免汗顏耳

寄里中諸孝廉

公便過里微惠門下得聆清言參良晤真人生大快迫束於例則促裝北發匆匆除目南下糊綴方什薄書沓遝即鼓腐小邑大廢心力益弟墮廢之人宦情

本自雞肋别世態反覆炳鑒難投結局知作何狀赤付之莫何如耳幸知巳不惜一二箴砭語俾弟勉强策勵不致爲梓里同胞玷則終始徼惠門下不勝至願

寄諸親友

里居半載得續舊歡時時望門下羽儀不啻鴻鵠摩空威鳳翔雲也乃嘆鵰鶚鳩鶯徒爲枳棘北發請火門下一一開示盡當官藥石則門下厚施于僕又爲止盛供華筵張幃祖道之儀巳耶抵都匆匆赴選

頴守太和和界在頴亳間即小且僻弟猶日夜奔貧
是惟蓋社稷民人小大亡殊調劑撫綏令赤子熙然
免嗷嗷之苦果可以副治之耶卒始終徼惠不惜郵
筒款示縱不敢謬意績效或可不負百里辱卿邪耳
百緒千頭欲陳難悉

寄溫崟長先生

里居平栽荷翁不鄙猶得以通家子弟常侍左右聆
教言其間不肖有不奉蓍蔡嚴師保也若非發蒙
一一開示盡當官藥石其間不肖有不欽良規試已

效也者翁以此陶鑄不肖則隆施厚惠又奚止盛供
見勞華筵見貽以及張幄祖道餞離合儀具哉抵都
匆匆赴選人頴守太和和界在頴亳間即小且僻然
社稷民人煩煩調劑注望珠玉下頒時指其未開砭
其失步縱不放謬意績效或可不負百里以辱先達
齊盟栽啟附兒子歸為候希積天賜作國樞宛天下
原有公論無敢贅言

寄曾徐州

憶家居日得延門下使車清談半晌少續舊歡兩人
氣味愈洽且深匆匆為別猶恨無能淨白嘗飲以叢
生平後先北發益用參商門下旋旌不使秣馬遂不
得一再聯語徒然千里遙悰在故人左右耳抵都知
門下晉牧大郡不佞亦謬守太和從裴南下計道出
貴治門下已視篆客途寂莫得故人為東道主把臂
啣盃庶幾一消至則聞門下消息尚遙竟惆悵以去
聚散難期遇合有數嗣是聯語更知在何日耶令人
眦慼不佞荒廢久自受事以來晰夕抱惕所恃容通
封疆郵筒可達倘不惜誨言垂示則天涯知已之惠

大也便役申候齎去一二薄物並見于拙技請教辱
命有勳聊用踐諾笑一笑擲之

寄石江寧

兩經貴治得東道主如門下既辱館餉更荷殊貺儀
情稠沃累無倦色門下所以于弟誼至厚弟寧敢有
忘抵都得門下璟召音自喜公道不泯未幾果有江
寧命幾縣清衙舊都風景詎非宦途雙美顧以屢門
下猶不過稍遷耳方今時事寢閣擢幾廢人才伏
挽進退維谷反不如循序鬻用前無阻閼此又可為

下屬者弟謬領僻邑雖素稱易辦猶日兢兢懼不勝望知己指誨不啻饑渴門下能無意乎

答劉合軒年兄

弟與我兄同籍同門近亦奇哉京華聚首不直時敘娛燕即兄所稱引弟輙有味乎其言古云蘭臭兩人者近之介邑求使西別兄于鄖最難為懷是時兒子侍歸沃須推愛屬酌而旬訓之琅琅有餘響已後先除日各領縣南北我兄推爾高武邑象而上之一載間已稱最幾斯積久愈洽又當何似乃知鄉所語

弟大非空談顧弟頑鈍蹇拙無能奉夙誨致之和民耳往來郡中詢合宅起居未從候老伯母萬福茂才君至辱手劄披示並錫重幣我兄不我遐遺故情貢僕幷且感且媿不覺汗涔涔及邇來政多休暇知不廢吟咏倘不惜郵筒見寄亦小弱弟仕學一大助也蛟龍三變花種鄉許見貺令人合喇兄有諾秋來謀移栽以歸般般國色定非富貴主人有矣一笑

答何瀕上

臺下崛起東魯奚殊威鳳祥麟為世上瑞不佞家食時苟獲和往之日首得除目知借劄瀕上不覺喜動於色幸得大賢共事于茲籍景耀以自淑庶幾寡過乎車徒屆境無能為役苟臺下不較厚賜瑱劄兼惠重幣情隆下接禮切先施情誼高厚世恐未兩見來敝座師家宗兄手書並座師揮灑二幅露盥展讀已北向九頓以謝教示復南向九頓以謝遠將仍頓微座師暨家兄寵靈進援臺下倘不棄不肖引以之道範以之型不佞即北面其之何論為行淳麗耶

寄何瀕上

聞臺下車從履任方擬走一力貢不腆稱賀不意臺下書幣乃先不佞此之為誼詎可與礙俗拘形者道耶心感口頌誓莫可諼臺下居則行高舉則名高仕即循良高第端可預卜量茲百里奚足煩遊刃哉不佞待罪甚邑日夜懼不勝任今以往高標在望有暴足而趨耳戔戔束帛用將下忱兼象一笎存之則不佞在蕃納中矣

上黃郡守

法從行部屬邑下吏得攀光霽實藉榮寵茲承太尊

容札詢卑職治狀卑職原無狀可書事類自爲籥以爲媿不知故事何以應命又以十七處諸屬治狀相委卑職初至安得周知尊臺一世循良郡邑共戴卑職所私淑最深者猶望以大政實蹟見示庶可以揄揚萬一耳竊尊臺雅負知人鑑察屬及勝封諸狀必有定評倘不惜一一錄賜俾卑職不負成命則徼惠台慈不淺

又上黃郡守

承示大政實跡參之卑職所稔聞亡異乃知名世棨

措體甚悉得續美茲可藉手報太尊矣卑職履任不兩越月原無可備述者是以一念血誠仰復明問非敢毫有矯飾倘作裁誣直而以過愛忘其不肖遽所聞聞則亦無不可者稍待明後頒有一件然後可以報命日尊臺拊臨則分不啻師傅同調則誼不啻知己伏願炤察不罪遲命卑職幸甚

荅何蒙城

檄至知前旗將發豈止和民望爲如渴即不佞願得門下行部丘畝一覩受災狀則起予待蘇之會也繼蒙檄取冊籍並賜尊刺謹據實開造盖太和本自小邑昌罹災告不佞始歷輒丁茲會昨親詣勘止有近賊一里渡水于河頗獲有秋一里以外盡屬湖葑一望汪洋人煙斷絶固知仁人所必隱惻者借毀力轉達分數八分以上倘蒙獨恤則未盡之民皆門下全活不佞當代爲尸祝矣

荅王亳州

公便瞻禮台範屢門下盛聲見於名園良夜極平生遊衍之興紅塵中清賞乃爾非籍仙吏爲東道主何

以有是覩善政實跡知大才作用與不佞昔聞不謬敬服米札徵不佞治狀不佞誠媿恧無以應命盖不佞蒞任不滿三月東塗西補尚爾隙漏安有可以聞之上者此區區貢誠非敢毫有矯飾自負門下雅意也所有敝係屬一二可述謹手錄致上倘筆端造就之猶不佞受賜耳

荅李孟白年丈

自叨附驥尾老年丈不以弟之不肖數引而進之勝茲私衷獨懷高雅亡幾何頒命南抵任受事日鞅掌

簿書中廻視清署諸年丈真如天上中都廟君適遇
令叔老先生一晤清談益事世誼適者迂道見過並
將瑶函展誦不覺媿汗弟風塵俗吏無能以尺一致
謝前雅乃雲霄舊侶不棄泥塗若此禮切下施情款
久要即古交道何以過焉若令叔將縣之惠則不敢
當弟不肖亦何能操琴于巢門屐歌于郢里耶

寄劉兮軒年兄

令弟廬君齎來兄手書露盟展讀宛見我兄弟真款
語對此懷人益復勤注于伸封宗樹間殊殷殷也弟

待罪郡邑兄不督教之而乃徒以數語寒溫我為所
望于兄者更此請益令弟矯矯乘龍客門楣大慶能
無逼其舅乎

寄熊思城年丈

郡門分秩人雖為情益以弟與我兄無日不聚有無
事不傾心奚殊同胞骨肉乃一旦割然各天非鐵心
石腸能無動念弟彌炎赴逐二十余日始抵太和奔
謁愉惶兼簿書填委如蝟蝟末了此幾若蠶負節令
巳數越月稍似就緒適又三使者遝來按部日僕僕

牛馬走中生平意氣消磨幾盡夫以弟之不肖謬意
古人期所程逸以自豎白衢當為兄言之及入此途
大相枘鑿不審後來竟作何狀太和去汝郡不三百
里然僻在一隅無從得我兄消息諸役有事肯屬令
其問訊然後知以九月初方到隨即戒使尚不免稽
緩弟誠萬罪何辭老嫂獲麟屈指已三月孩矣可卜
英物長君日趨庭訓想當露頭角少須生尺木則天
飛將矣見面何時徒爾拎邑遥想汝南善地司理尊
官我兄月沸神君與大自愉快亦念及小弱弟鹹嚴

嚴邑不否耶嚴序凌人强飯自愛

答熊思城年丈

聞我兄抵任當于至前一日遣力齎狀問候十七日
有事壽州而盛使追至接得我兄手教再拜展讀宛
如我兄弟握手燕市論心道故也不覺喜動又不覺
悵恨嗚呼相距不滿三百里而不能一見顏尚以商確
其未央增益所不足徒以尺素相往返如此官守疆
域限人何老嫂免身得舉愛女可勝大慶先華後實
明歲又當得男此亦理數之常也年兄司理劇郡公

委督勞此何足惟如弟者謬領小邑歷在矮膺株守以外諸凡莫措竟不知何以稱此百里獨有奉教于兄勉旃古人之業撫摩百姓堅忍操持以是爲兢兢耳他非所敢知亦非所敢爲也乃兄所云一柴一米不容入門此意誠善與弟不約同矣復兄已於八月中還恒兄留任邸中今九月一日臨兄送崔氏姊至矣新弟婦尚待年未能現也承惠分敢及珍賜一一拜嘉蓋不敢有我兄遠意耳情長紙短百一不盡往來之使幸勿吝閼庶幾可慰懷想入耶不能少啟此賤名道意恭溪年兄同事直得良友見時亦望道弟惓惓舍親周孟津蓋亦有志者近不知作何狀在兄爲部倘從公道中一垂青眼猶感

寄李正存公祖

恭惟臺下建節關右某以治眠受高厚庇公便抵家分宜晉謁乃因小吏使命不便入省竟不得望見顏色抱此悵悵未私莫可即遂惓惓壯不自意謬領太和伊邇大都名里德門生平快覩何幸哉兒輩來備云接覲豈隆比于朋儕臺下謙誠尚何至進鯫生而儕之鄉紳之列重桑里而禮及傍邑之吏能無使受者有踰涯過分之誚耶且感且愧所有惟領邑受事在尤爲負所今已踰半載而民生羣計無尺寸補益求以指誨而導迷庶幾可圖副勉惟臺下一世名碩又常起家百里俗成畫宦途已試倘不惜一一見示則所受賜益復淵微莫可詒已

寄鄧參守明府

不佞弟家食時從鄉人耳門下名藉甚迨戊戌得爲南宮苔從今慕不勝蓋不佞與門下生同鄉郡枌榆蔭接每思得一覲大君子清光乃後先差池莫遂私願不謂永𣊬多幸福星移而蜀之茲以往碑脫煦沐戚斯民飽沃日不佞弟待罪細陽未幾時不踰十合仍以分隸例束伊阻佳晤悵然政厕治葳爲鄉邦惡

答[illegible]永水先生

伏惟先生建幟騷壇標靈仙籍敵名滿當代凡有知識咸傾慕山斗不佞某雅從家食時自念安得此生一當屠先生庶幾稱鴻碩之休風見古先之遐規乎

頃領職細陽接壤其城故門下舊治也顧瞻桐鄉奄至懷往哲不謂門下遊探嵩洛因東徂西而細陽遂有名公車檄訊至驚喜欲狂蓋生平所傾慕而不可得者今茲其可償已伏承門下不重棄擲奬拔汲引亦欲躋之交遊之末一見握手便相傾倒高篇投贈明珠滿把無且過聽濫收下及兒曹某何人哉徼幸此生得常侍先生又得侍先生敎傾蓋而結千秋耶郊甸祖行質面訂歸期偶爾祁文學以牘教至謂歸冊已抵縣南矣門下千里命駕將至而返與山陰雪

夜何異逆人曠跡非人所可測識如此閏教曰在巇巇愴惶馳候至河干而門下僅鵠瞬流一瞬而過矣矣日已向暮前路復遠悵惘而返自惟南北阻脩遇合誠難從此分袂後會知復何日飄茫與慨停雲係思良有以也使使追候以代躬祖門下倘念不佞托晨夙而悲德言俾得於毫楮間奉色笑亦遐想一慰耕也不揣更有陳乞某生也不造荊妻凡四易室矣一及三四皆王氏同胞女兄弟也中惟第二爲張氏女某以三妻俱賢而早折痛甚而猶痛第三者蓋先王氏與張俱有子又與今存王氏徼得一命稱孺人足尉獨第三王氏無年無子而又格於例不得贈典是獨虞不幸矣以故某猶爲痛悼非私有厚薄也竊得乞厚善諸名言爲哀輓彙成一卷門下脫哀憐之揮洒瑤章則死者附以不朽足補造物制典之缺矣生存感戴所不必云伏惟門下之有意賜之也誌文一楊附去不佞哀情盡其中矣

寄王嵩淮右轄

伏自西南有警當事特借臺下往誠謂臥龍饒槍縱

蜀西北人以放其藩障大爲懊惱又而不暫誼也所可覩者臺下建牙填撫再入關陝則胡馬不敢南牧青海之沙重聽絃管夜沸耳某家在宇下沾溉優沃不啻與鄉人共切仰戴即今叨吏爵都須分甚土所以披玄誨而襲庇者且踰四載鏤在此衷又與日俱長竊修謝長公兄丈時蓋嘗以口致之覓羽附緘方在勉圖而台旌非枯取道里門顧下邑僻陋莫可便間既失召麾先驅復後彷徨將赦罪將與淵發等不知台度宏聽肯原心亡較予敢先遣使代謝原忽

並小有辯貢是故赤子下忱也倘挪此入之敢不拜
包容之惠

答柳年伯

孟月年兄仰世兄我兄弟亡不悼痛涕泣誼感同藉
誠嘆才之不造而傷悟之先萎也是時猶相與世老
年伯門下康殄無恙尚為亡者主持撫孤婺而續絕
統乎分符散失各天一方即某諸侄細弱與守世間
隷猶然遠在千里長江間之頁可一通問問他可知
已冬歲得廣文金史同事此中詢其為門下姻戚乃

金夫復口門下福德及年兄嗣息狀始知一線閨愛
百世為種又知室中有殉之者歷動天子旌表送祖
與谷璉大將以此慰其不幸耶乃圖修祀借金使為
郵而若不得便乃茲附門下于教寵以妹儀具將愧
而汗下矣

答馬宿州

春教讀如聽文海也備歲罪淵厭幾一慰翁未知公
便何時借以攄舒劇譚快此衷耳荒邑正苦雨秋禾
淹沒幾盡方欲以災上聞貴治無苦此乎米穀仍昔

郵請之妹令人悲愴想銜途皆然不獨貴治也尚賴
門下撫摩憫恤疲卒倚以為命不然恐愈不可支也
時事至此良可浩歎馬價一歲盡給郵以濟其急第
恐杯水無益也

上臺長溫公

某不敏昨謬以期屆叩從諸吏後聽銓部考覈乃者
不蒙顯擯復得叨沾一命上逮先世豈不厚幸哉第
使我翁嚴慕宏擴猶焉念通家子弟以故某藉先世
而徼惠事事仰托始克有此諒先君九京亦自鐫鏤

耳獨念際茲大典先君尚格于例未蒙撰述止得援
原銜致仕先母贈秩猶然從子此雖國家定制然人
子心不能無觖望焉不肖于計惟有策勵前途圖他
時再為陳乞仰徼我翁寵靈當不殊今日已方今時
事日非凡系之何疏逖小臣即非所宜言然一念杞
憂固有同抱若夫迴天擎日則中外共倚我翁非其
一人私言也

寄曾徐州

自彭城來者嘖嘖門下賢敵不容口云繁鉅之衝奚

嘗遊乃彫寮之區頃蘇其霖不佞聞之竊喜門下循
吏能臣蓋兩漢之嗣後頗聞人言與前迥異大都云
門下不善事上又不善供過客乃不佞聞之則竊意
三代直道尚在彼踐塲何足問末幾竟以此中門下
至于憲文嗚呼窪化難哉方今天下嗷嗷使得百門
下列置四方以視民事斯民何患不安而竟以不善
事上與過客以至于此必欲郡縣吏傴僂循墻以希
意指耶丈夫壘綬可解面孔必不可改無怪門下有
今日也不佞迂拙之性不枝時好覩門下不免尚敢

知後日結果何狀亦任之而已世道至此良可浩歎

寄劉驃騎

樵之役徒欲了公案不謂得從諸故人遊命駕郊甸
疑當芳草竊自中甚又不謂從諸故人聞得當劉將
軍亡論斌斌質有其文即揮霍雄辯飄風霏雨洒四
座矣竊又中甚不佞一俗吏耳門下何所取而輒欲
引分納交揖貽有加詩篇投贈古稱傾蓋誼曷以過
焉歸來追憶合歡俠氣猶然在目更卒業世考見先
將軍德伐社稿並扇頭高咏聊聊有致至毫端揮灑
立自俊爽遠步過庭近亦欲奪王子新朱子价上座
第篇中引論非分不佞不敢任耳嗣容以兒子薄枝
姝長公綺紗如何如何

寄薛臨淮寅夫

門下桃才厚抱高出一世即吾關西人不敢以方駕
而私國蹤故小試一邑績効卓然為天下最薦剡在
上口碑在野兩漢循吏不堪方駕哉頃者環召有命
晉秩計曹司筦國之務而頗即署之銜並不隆重人
猶謂不足酬門下誠念門下功高即尊崇若薄也方

今時事紛張借經理而成剝獵操徵権而肆與奪海
內狠心疾首畏禍目前則調劑挽迴寧無專責大司
農誠主持于上而諸司寮共持于下期以裕國家之
儲蓄脫生民之湯火無論朋旨雅署即六曹大政無
此為要矣以此贈計曹而處門下斷猷振刻匡時弼
主是天下所共企望者也不佞弟托在梓里作吏牒
封顯誨私淑荷門下功德者三載于茲門下去而失
所蓋覆大幽依戀南望濠梁可堪飛越

荅向將松孝廉

南雍卒業竊幸得當門下引納雅社締結深交三載
月間披衷愫而聯觴俎自惟人生之快無以踰此别
後思念門下不置居恒神往于鍾陵雲樹間比者翻
竹和陽蓋與室邇人遐嘆乃不意飛翰款示故誼藹
然契闊數載一旦于毫楮間奉其色笑喜慰可知第
俗物羈人江山間之無能重續舊歡大堪懊惱弟作
吏無狀有如繫匏褻裘歲調而後留蓋重誤矣門下不
棄遐遠爲我畫善後良策則不佞弟拜故人明惠當
不淺鮮陳儀文先生恂恂佳士托附申謝必一希至懇

泥石頭如洪嶠耳不具

寄許霍丘

門下試劇霍邑計日而可期勝解不直霍人士所欣
望即作吏御封者亡不竊向往之蓋門下料下濟才
即起建安諸子而衡其品不知合置誰左即今當賞
受事以文章傳飭斯皂絕之規而循良之選也不佞
弟微幸得與門下共事此方庶幾有標可趨有武可
繩令以還或可與寡過耳

寄王嵩淮憲長

太僕老公祖臺下建節西陲人倚爲韓范數年來邊
庭不聞戴玄纛而鞭弭維比者聖明念絕嶠又念在
事者勤伐故晉臺下崇階命仍舊撫如故西人益無
不踴躍鼓舞蓋借臺下一日即享一日安堵耳某屏
刻編坻私感曷敢論乃臺下猶以作吏鄰境千里而
命使音飭緘加幣引借匪倫某不敏有不鐫鏤亦裹
也者顧雲泥睽絕聘禮未彰請益受青徒堪托于陶
甄臺下肯持損其金玉而惜誨迷謬乎某且拜賜
不淺企望德里薄言貢芹物不足存誠意則可鑒也

寄潘廣文

得除目知榮擢南雍大爲喜動金陵江山環帶佳麗
不減蓬閬而璧水橋門更稱清署門下開簾柱笏吟
嘯其間吏耶仙耶宦仕快亡以踰矣

寄南沈丘

昨使使齎牘謝門下遂辱門下裁答蓋于素所企慕
者一旦托毫楮以成神交竊自厚幸使還未幾聞門
下喬擢棘寺報益爲門下喜動棘寺持天下平人生
死寄命焉主爵者登薦得門下治邑不阿狀故以特

平授門下耶熊軒迫蒇櫝記授使而西以代𨂻躬臨風延注不具

荅徐九瀛年丈

王庄邂逅是徼天緣片晷我兄弟三載濶别始得一覯面孔小話中曲能不喜動于時我兄不愛司馬尊重諉從弟請回車而願弟茅店兄誠不吏我而兄弟我誼不薄雲天哉獨恨西日薄山郵館尚遥不能久㩀劳燭劇談今昔又不能卒辦西入羊脾胡餅相與共言中懷轉𧶘是以分貧吏俸入以當蔬醴不謂兄

不見納令弟枉然者久之重煩使者千里相勞苦數箚縷縷既周且悉因知兄之不安于郤弟猶弟之不安于乏供具也敢用調兄許大老徐何至作秀才酸而令兩不快爲一唉唉奏最事竣榮褒命當九月下乎弟叨滿在茲月使兄厚庇徼幸一命或亦此時見貺扇紐精好並弟平日所好讀戚將軍新書便有封狼居胥意心知相愛自與尋常槩惠不同登拜不敢虛讓貴鄉如張芝園豐南禺及近者沈峋嶂余漢城諸公或集刻或墨蹟便中寄惠一種猶幸

荅徐少府

關西人椎少文柰何可當校士役又柰何當校胥治士役胱使明珠魚目混何用此胡買爲有任使多矣門下宜任而不任將無床頭捉刀乎聞命慄慄懼府文今已到少待澈治事畢即當詣彼從事不敢行吊玆諸生煩苦也

荅劉汝州年丈

司馬署中昕夕奉教言金舂玉屑詔我甚鉅同籍兄弟中誼寂不薄矣亡何後先偕符南北分馳末繇覓

便一通音耗即年丈以最去尚未得的信遂令家奮不將世講道關罪愆深重其何以贖爲讀諫草便爲引裾折檻風裂只今已作千古不朽且也汝墳之上召公棠棣庇百晦豈文章節義與夭猶良也者而吾丈一身兼之乎凡附在榜末莫不矯矯增氣色而兒謬托裹憬如不佞弟者能不慰藉弟無似株守荒城已三載虛縻君祿姝乏尺寸豎立對吾丈言便自慚然氣欲盡矣承諭劉生故弟笥籠中物頃爲郡校厤殯用四椎敲櫝而復栽遂莫可柰厄數何然此生可

大鈞造化或亦霜震之乎若併鄧斤紕削當爲此生
履後不淺

寄孫省田年兄

不佞弟與兄以桑梓故交而成同籍兄弟又同出一
師門近亦竒莪京華聚首披分傾心骨肉比季誼茂
過茲剖竹服官各顧一方自都門散失遂爾不相聞
問者三載于茲大堪浩惋我兄政最幾輔薦牘爲起
遂用更調晋中今所治即視篆稱劇煩以兄宏才碩
抱何難遊刃獨弟擬守十室之邑日夜猶不勝是懼

獨亦嘗謬移而北尋復投止尸素愈久寧免厭薄終
莫知作何結果耳

答何一玄夫

鍾離遥迤猶得與門下話別蕭寺豈非天緣未盡假
茲一晷耶不然者帆輕風駛發去久矣留連宛轉接
膝聯榻追前躡後則直至退夜然後分手嗟嗟門
下人非木石能不心折歸來爲兒子輩言之猶數月
未平比者以委試駐頓上數日解宇斷後宛然舊物
獨無門下相與把臂若曩者覩物思人方切懊恨倏

爾書從以函教至發封展誦猶如再奉色笑甚慰甚
書從途次安好計程今且抵家矣禪期尚遥後會晏安
上有高堂欲獻耳覽別諭大堪惱人作吏如門下尚
不免後言然則吏當何如作耶如弟輩且又當作何
究竟顧茲存在上者無不洞悉弟即不敏猶當爲公
道一鳴不平言出肝膈門下或亦相信茲竿竟便羽
勒附候候情緒十一而把筆輒多遺忘惟門下心亮不
佞弟堂拙

賀林臨淮

中都人士有天幸得門下宰附邑豈不總百務之樞
而作諸邑之觀哉車徒甫至不佞輩即以公便奉其
清光乃門下勤敎主禮招集闔邑一見之合生平之
契矣喪心鶴饑恭惟門下八閩人豪一時循吏故試
政盤錯輒見游刃不佞弟待罪僻方庶幾操的可望
願畢是而從之

答何一玄夫

頻上得手教知門下途次動定足慰至郡復披一函
離懷宛轉與前不異門下念不佞弟耶猶不佞弟念

門下也江千萬里各天一涯握手論心竟是何日言之徒增怮怛門下宏操純履上官人人能知之與弟言及亡不爲門下唁遭遇即小箋數言尚足爲累幸無掛念不佞弟舌尚存當爲公道一吐氣也弟使庇叨蕭巳頗府文爲送試所羈尚留郡中未能便去廣陵別値視融雪燄幾令金石流鑠善弟生平所甚畏者不謂正丁其際苦悶可言計廿二日始可返壽春轉取道文則長途南下耳

寄王漢冲總戎

恭惟門下不忘故使使走千里相勞苦開緘展讀情披意沃不佞父子將銘之五內不知所報稱矣廣陵望狼山不三百里乃東于疆㓹不能摳趨帳門縱觀陸陣水犀之盛檣王侼醜之動徒爾神馳心結倘他日有緣叨役海上尚能仗策上干川佐門下萬一門下毋詒昔生空談之奇也

寄王華崗丈

高軒枉過得聆巨誨金霏玉屑洒然肅座矣屑幾盡始分輿歸猶項項若未盡褱曲龐公入貴教札至眺

乃悉緘知門下不忘一俗吏竊自幸甚門下一時山手雖暫爾外補有似蟄居匪久宜宰席且前矣直揚使者復以撰述相煩書成自門下不朽業脫稿討巳久殺青日竟倘肯損惠令得一覽而浣洗胃中惡兒猶常本敝門下向謂敝鄉三志此中去敝鄉往返四千里餘以故屢請久羨使使取得朝邑志有續者[illegible]志外別有山志共五種並順德志都爲致上三志俱敝鄉名手不知堪攻玉否教札言事竣仍待選仙里果爾妝車何時復詣作東道主猶屬至願

答熊思城司理年丈

從前月得兄手教後弟入郡者再入壽春顧上者三入潁者再奔走風塵無有定跡蓋太和在郡最西北去各郡邑俱遠有事往返遂則千里近亦不下四五百里竊自思無司理公之尊而有其勞矣良苦近行部何處諸吏治民情賴我兄振刷推獻吏得職而民得理者姝自不少我兄弟間無護詞詡人人言故爲兄道實若此重九前後舍親周孟津便寄訊弟中言甚得兄培植且歸功弟屋烏愛寧復是過此君故有

志者且倍常謹勅亦兄所知第品格爲拘恐非有冀驥附杙難以扳拔此弟所爲拳拳新誕卽君岐嶷異常兒比者㕘復解娛人乘龍君自翩翩佳客能不逼婦翁否弟近兒謬見而拙守之日益甚卽報謝薦主常儀亦且自罷非欲慱傲更毅蓋有不得不然者爲知己道情欵俱直言語亡叙惟在心諒汝帖何不以見貺再索之梅屿嶁年兄補得儀封當手板朝兄矣相見能無失笑汪九華年兄遷貳貴郡不知何說乃有此遷回音中望詳示

上臺長溫公

頃者蒲輪之召出自特簡卽聖明灼見抑以天祚國家俾元老秉用上以匡弼主德中以糾正官邪下以安黎庶如周吉甫宋司馬故嘿啟帝心成茲獨斷耳覩報知　國家事從此當劃然一新不覺大喜欲躍通家世誼之私所不必論已乃某又竊望翁旦夕命駕早無過爲辭讓蓋上下所拳拳早一日則受一日之惠也某奉職無狀已踰二載力不逮心徒然慚赧業數質于翁無再贅

寄張鳳阜世丈

歲乙未濫竽一第得與鳳逵兄講世誼之好不意延選人復得備竽細陽密邇德門瞻仰彌切顧惟華封云遥莫可覓便羽一通尺札徒從主罷長公所時時詢德履誦景福稱已門下循良治行稱最一時主爵者爲留京卽曹借門下乃今留京卽曹遂因門下重剏以便道成晝錦使潁川雲水借而生色愉快何以過焉

寄王光庭工部

不佞弟待罪細陽已兩易葛裘無念故思鄉中懷作惡復兒至接門下牘教知暫歸里中乃復則言嗟然無遷客意弟因知門下胜不芥蒂者顧世道若此國脈肇旋耳故事外補者咸坐而待遷賜環信諒亦不遠天誠祚國家必不使名碩長滯遲也弟材本非適幹復成廢今茲經營學畫精神幾于委頓劣迂拙之性納鑿時好處此崎嶇以日爲歲苦不如彭澤老乘賦歸去來差快人意門下千載知己亦信我吞恩于歸勒狀爲候並謝前報政望咨勝依依季公姻丈高捷

南宮當爲雁行慶答嗣圖慶不宣

答梁君宿孝廉

君參去會具疏奏王記憶門下將從都門拉廣陵時也亡何使者將喬梓命至開函展讀益重懷人再讀門下劄中大以失意爲念夫得失遲速造物有定不佞業已自嘗之然不佞穢綠庸材固其應爾萬選如門下者亦復數嘅能無扼腕要之和氏三刖寶生者終爲含諸知我者希從爲門下增價耳荒邸岳靜君象潛養較深尺木已隆隆見猴雲霧起則天飛時

矣不佞報政在來歲夏初計當入維陽謁鹺臺數載契闊傾倒或在此時使者旋先勒狀附候注目南雲無任翹嚮

答梁君肇孝廉

君肇美才利鋒宜見者稱賞乃復不售豈非命耶遽承使者將尊翁厚貺貽我並接手書開函展玩數載闊懷恍若面對慰甚聞歸來日覲方策尋奇秘絕不以遭際爲意此正君肇今日事也先賢有不以對公車爲急者言深造一日則它日作用自別矧君肇騰渥注之足富海嵎之日何施不可斤斤科第間可限終身大業哉辱有一日雅故傾肝膈相語耳

寄余德居

接賢書見門下褎然上第真爲　國家慶得人躊躇者久之旣嘆門下踔踨駿才珪璋重器不佞弟不敢自謂操知人鑒然嚮所推先門下知遇合有時會當大受即一第不足酬萬一要之大展遠施則今日固九仞級也若夫吾黨契交私喜又無俟言喻覗想長安陌上縱橫得意當年廣陽淚一時都盡會憶淮南

詎語安知不爲門下今日讖耶

寄邑侯停一張公

兩兒感台慈教誨來爲弟言之不啻口出旣高旣深莫可報答。徒有望西雲九頂耳。昨歲失第固大數無可恨獨恨負門下盛意不免抑快所望不忘督誨俾勉圖深詣是門下終前日惠已門下視兩兒猶子然故敢更爲瀆請畫無厭煩弟守其陳拙益與時左茲以往業俱付之它人毫不爲縈念門下知已或當不訝其迂復兒西卒業師門臨仍暫留不久亦欲作歸

討矣臨楮可任依依

寄王光庭丈

久不得門下環召信竊意 國家多故正需名碩主爵者不能轉移主心拔幽起滯俾諸君子拔茅彙晉同襄至理淸遠高亮如門下且今又置散地不佞弟素非褊心者每與言及此未嘗不擊腕也近聞門下壁戶掃轍悠意千古此自門下餘事少選 聖主特簡慰海內人士瞻仰則古今三大業門下身且俱肩之矣不佞弟作吏日深局品日隨亡論乏尺寸豎立

即鉛槧舊業廢閣殆盡彈丸黑子地亦能困人如是自鑑當塵惡慢無已又何足煩塵瀆以汙門下聽聞獨其失心而往擇地而蹈可與門下知耳它非所論也又擬緘使候門下百福會李公高旋錦旋簪組蟬聯閥閱輝映音徵不淺不勝倖企聊當卮酒爲門下壽伏惟覧納幸甚

寄王弘庭丈

門下洪抱偉才久矣爲吾鄉所推轂雖珠藏玉韞識者已聽其仙之神淵之靈矣南宫高步里中人人稱服又沾沾稱快刿世講交私如不佞弟懽躍又當何似盖不佞弟匪直一第爲門下喜所喜者出展夙昔大所建明與長公後先傾袖簪紳砥柱一時使天下人想望其烈身被其賜都縣此梯級耳昨覩邸報銜命錦旋風塵吏日坐涸轍久稽修候甚媿晨曻有扺希裁尺一並不勝將悦伏惟門下塵存

荅何頫上

猥辱厚儀弟深媿無以報謝乃門下念故惜別復戒使相加遺旣疊且沃令弟皇汗引避不敢當重念門

下與弟東西南北人也天涯一別末期再合覩玆佳物永懷故人别名帶足以馥軆拔裘足以禦寒佩德佩心常如奉約束而襲溫厚耳至投桃報瓊又非所施于門下知巳間也邸中倘得覲晤猶是弟未盡之緣恐直擣公驛駸後方移檄諸屬又不敢先發候門下兩地情悰空成畵餅柰何

荅何頫上

自門下下車而不佞弟得聆教言以還事無巨細一秉爲指南破迷訂謬盖步趨以之矣故數年來負愆

不累攻趨有途非門下功德哉不圖倜儻大故言旋
有期天涯重合知復何日寧歇屋梁落月蘇故人思
念典刑既遠譬否日叢誰其導掖俾得无全如昨耶
茲以往蓋不惟有重傷有重懼矣言出赤衷門下誠
不以為華說倘徼幸郡中得後覺悟門下肯悉以善
後者挈以授我則終始交誼也衆黎奠太母媿不足
將積悰追廢門下走使重吼並弟帛楮之吊亦爾瓣
下弟即柴中也者有不汗下漣乎

答王高淮公祖

自臺下建節關中西北人以為屹然長城枕且高寢
某以編氓受功德高厚寧可名狀居恒思承奉顏色
少慰斗仰比領宰細陽密邇德里顧雲泥揆絕不敢
輕干主記即數過里第懷刺漫滅舉足逡巡亦不敢
一通姓名徒有勞神情郤往爾已玄亭卑廬式而不
入某誠罪人哉乃臺下注度洪納不督疏慢損教先
及令承之者媿汗淫淫下矣

關中來儼然望之甫著

寄梅岣嶁年兄

不佞弟附驥尾幸得共出安濮夫子門下歡悰雅志
一見傾倒以弟之不肖敢云芝蘭投臭亦以慕德欽
風欲追趨之即不獲企及當無厭斁迺覘耳秋風後
乞使西最難為別祖道款餞夜漏幾盡情可知已薄
業無似以兒輩強而就刻乃荷高篇引置首簡其所
獎借都非不佞弟所敢當士安固世所推重如弟枚

非三都何抵家聞兄太湖命攢視衆久及抵京始聞
苦幽大故深自悲悼誠不意天不憖遺若此即同思
城兄議兌便寄音小將薄奠以盡于姪情分苦不可
得選後赴任匆匆俗溷又僻在一隅前意鬱而未申
卑近接汝南鱗羽有托始謀于思城兄宛轉致之不
腆菲絮倘得荐几筵庶使鄙誠達九泉耳更有私額
純孝丁此知難為懷弟小大酌量宜須抑而就禮計
已祥後即不欲放同雞骨幸勉進饘粥用全大孝是
老年伯在天意也

寄鄉親

辱華札示我良箴承以從事當不至大謬戾感當何如和小且瘠半載以還一切與之休息頗津津有起色弟才本踈庸性更直率與時勢不免枘鑿獲上治民恐終非此等人所能耳恭詢嘉勝足慰遠懷春光宜人益當逕祉無量迢迢宦途人羈束爲苦夢想家園徒爾悵結

寄邑侯停一張公

兒子臨猗來門下華脯椽柰莊誦知門下愛我厚我

兄弟誼篤同骨肉兒子又誦門下神君之譽鶴起巠渭閭無遠近嘖嘖如一口因嘆才品相去若此夫以人和僻在一隅僅同彈丸弟即不敢謬謂盡心無僻然日夜焦思爲休息生全計迄今已過半載然後漸有起色求其登袵席而謳穠秾尚云藐甚乃門下遊刃百里不勞餘力而鮮澤已遍部蒼始知絳曾娥者後先三十里未爲遠也敝邑有天幸得門下遽獲更生即和民亦欲藉手不佞弟以滋河潤門下何惜分其餘不以慰嗷嗷耶政足以待

寄雒少涇廷評

兒子臨猗來華翰盥沐展讀皆鑿鑿當官石畫知我翁見愛意至深厚弟勉自策勵迄今半載間不至大謬戾皆我翁督誨恩也心感心感恭詢台履嘉祉倍常遠懷深用爲慰春淑載臨天應爲社稷以祚名碩我翁集禧迓祉勿問可知弟羈縶一方不能日在左右竊巨誨如曩時西望家園可勝蘊結

上田座師

伏念某關陝鯫生材散質駑誤蒙老師鑒拔使就繩

矩而服轅駒誼本父師恩等天地矣爰自知遇以來無日不侍老師左右而聆教言既領符命職令一方身爲外吏隔絕雲泥思之大自抑快抵任後服膺明誨不啻揭箴銘于座右期無負百里爲門墻羞弟襄爾小邑荒僻頭須加之頻年災沴即今天運少回而瘠疲遺黎尚難遽起某半載受事一切與之休息不意民頗安之所慮守在尺寸無能盡深長至計始取便安終之建樹其如不免追竊何與老師無忘督誨時賜款示某且日夜望之茲者青陽改歲景運肇新

硯惟我師茂膺天眷顯被帝恩繁禧交集今問日崇
願不能稽首堂下展虔稱慶神魂搖搖可堪飛越謹
遣下走齋沐貢言并薄有附儀聊當芹曝伏冀我師
麾存臨緘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荅鮑中素年丈

不佞弟頃符促發值年丈甫至都各在匆遽無能奉
顏面以話別悰悵然南下日隔雲泥握手之期益未
可卜恭惟年丈一時碩彥簡命計曹筭國大事藉以
爲重遥想委蛇粉署坐而嘯咏與瑶島仙人奚異君

弟者日溷牛馬走中尺寸無所補益日夜惟負此百
里是懼倘念同籍曲加誨喻俾不至厚蒙譴責則年
丈益我匪淺鮮矣手書來自雲霄知不我棄盥沐展
讀徒有望京華載拜爾已

荅熊思城年丈

春暮知我兄次歸德相距匪遐乃竟不敢離職守以
訂晤語豈所云咫尺千里耶及收兄陳州教札乃云
太和別有所授擬弟或有調更此意毫末之間必是
抄報者之訛京師人迴與遞使同日至縣悉黃老師

福履康盛敝門休嘉凡我門墻量當加額弟書中云
側詞多出其手不絶歷酬爲勞耳來使殷數索啟恐
稽報命諸所欲言不悉伏乞炤諒閒之役自貴治來
者云郡中極頌司理公多所平反又云前使君程姓
者會擅赦一時今使君奚啻過之弟聞之不覺首動
欲躍此蓋我兄弟至情相關非貢諛也附以相聞

荅顏上庠張廣文

乞長君書扇懸我項乃荷急足馳送感當何云展玩
清絶換人目睫自是文氏法門扇頭詩書野喬梓後

擅雙美即不佞非賞鑒者能無知什襲之耶教札憂
時感事慷慨激烈且逝不佞以同志讀之令人髮上
指弟不知今以往諸公作何畫計耳門下日坐齋頭
聽爵弟子朝紋久誦興復不淺亦何必戀戀二十四
橋明月夜然後快爲使旋附狀稱謝長君記室雷此
道意少逃圖續致不一

荅同年烏平階丈

弟謬宰太和與令親單君共事又借單君爲郵兩聞
教言竊自幸甚盛儀下頒懷悚無地蓋弟不能致芹

縣之私于兄長乃翻沭記存厚雅弟有胸無心哉能不知感恭惟我兄剖符劇邑承春而布惠和黃髮赤孩胥登熙境計今方就途試割閱已令鶯雀起積以歲年更當何似豪傑作用程功大而取効捷若此如弟者株守一隅獨日夜悄悄不勝是懼我兄倘不遐棄我有以開示俾弟奉爲指南庶幾寡過將來皆兄貺也

荅何頼上

遠塵使者授以審草詳悉妥當是藻庭老吏手真堪

服奸詭心弟輩藉重多矣不揣字義稍易一二恃莫逆乃敢如此知門下必不爲僭妄也州尊壽冊不佞弟厠名其中幸甚祁文學君扇頭之作大自翩翩詞壇固有人哉何時復遒貴治當躬造請益幸門下先爲道意印章深有古致何君家昆侖政復多伎乃爾

荅閔逸之

有事亳郡訪寓公龍臥處不離市肆而雅况自別豈古稱大隱應爾耶阿段齋來教札眷念淋紙並貺豐儀稔愛我深至讀扇頭高韻彷彿置身白下烟月中令人起時代廢興之感矧配以灰堆圖滃雲齋樹色色撲眉睫一握而雙璧具焉大堪珍重他時假公便復遂蹸造當劇談今昔品別藝業庶幾一快夙抱門下或不以風塵俗吏見唾于願足矣

寄何頼上

承走貴椽示會稿明白洞達無可更訂弟輩藉手完事大半內一二字稍可易者僭註其傍惟門下裁酌鄉者本稿杪自壽州李老先生亦不知何從有開单一斷查卷內既無似不必入審語內亦當裁去此斷

矣其餘引擬確當不必疑從重之說雖云避嫌亦以懲刁姝不爲過蓋我輩昨至霍丘目覩其事幾成夷虜此舉實有益彼處地方耳

寄壽州于學博

門下借署壽春日臥桂樹間或役巾車往來八公歸而新詩淋奚囊不謝大小二招庶幾更而偎耶近聞欲借而他往即少妨嘯咏顧文衙重事非門下不可耳用以調門下朝北海而暮蒼梧政自直偎無容慮行色催人也此語聞之頼上公不言所得何地即爲

門下喜動文云行期甚迫恨無能破例越疆走壽春之郊歃扶杜之章用壯門下行色耳

寄蔣鶴汀

揆別踰五載想念足下高雅時時神馳廣陵煙月間也謬竊一第頗豫和陽足下不勝故人之誼手書論意兼示桃源圖卷清思秀筆宛有仇氏門風足下士女則彷彿居山水則彷實父俱妙于製矣公餘展玩損生一翻佳况小有齎貢不足當潤筆聊見意耳

荅崔宿州

辱教殊切感佩讀實政錄是龔渤海黃潁川之遺也不佞庶幾于當世見古人甚慰來諭復下徵不佞諸治狀不佞關西一椎夫耳于政體懵然即今受事且一載日夜惟不勝是懼有何可以聞于人者矧視大政益慚縮不敢出矣顧謬見而拙守之不敢不請正量門下知已不以我爲迂且卑也敝寮屬皆斤斤守三尺者亟錄上倘曲覆其短令不于大計寔門下公道中垂盼也

荅潁上祁文學

稱有聞于何丈知足下誼甚高方將先卷倚丈造謁龍臥處以傾風慕顧辱不鄙以扇頭高咏見贈展讀大爲喜動足下籍籍風雅遂造堂室即二詩春容醞藉便足方駕王岑今人中曷少多得耶弟引喻過情僕非其人不堪稱耳神交又先慿楮墨問訊并道謝私不一

荅俞乾修年兄

不佞弟伏思舉同籍稱兄弟者誼最重期世世修講不相忘乃弟與年丈謬忝同籍復得同視政司馬追

憶曩時聯裾接衽握手論心無有間日則兩人者誼更當何如耶年丈頗待弟求便使都門散失遂爾不相聞問者且踰一載感奔觸梗可堪浩惋不自意得地細陽與仁里比壤所以瞻望而系戀者卑可殺跡秉徒爲蘊結一旦得拜門翰翩然若自雲天下兼腕乎豐隆璀璨奪目恭承兄厚益形弟埌奈何惟門下卓犖雄偉撫茲劇邑量有非常注措若弟者祗綴無能尺寸罔效恒恐以顛覆蒙斥爲二三兄弟羞年丈

從里人習聞罪狀恐無督謗俾改𨓍圖後效乎望切
語真不覺煩詞

寄杜膳龍年兄

京華分手且二改歲二三兄弟中若弟與我年兄何
堪爲此濶別耶就選人謬愿太和自分江以北四郡
境接公便往復與我兄見面有期既抵任詢問相去
尚幾千里故事無越郡走謁上官例以茲知鄰境猶
天涯也悵然久之惟門下爲東南寓公飽江山之秀
日深一日族之于文詎直籍甚關陝即淮海多才亦
當推雄長爲春戰不遑弟且爲兄桴鼓而助大捷麾

幾二三兄弟不寂寥也弟無似受事以來日夜兢兢
恐積牘成壓罪將奚委受我亦就兄若當何以教爲
結交不相成徒好亦何益兄其圖之

答亳州李太學昆季

入境式賢者之廬自司牧者事別誼切故交以故公
便展拜與傾夙夕懷抱乃荷張筵留款主賓契洽遂
至忘移時值春熙花神獻媚改席芳甸更盡綢繆別
而抵宿竣事歸猶想復良晤顧爲俗冗涵奪未能致
尺一稱謝乃茲遠辱手教詞意諄切足下慶厚益形
我凉薄甚媿時介中秋想森闈戰酣大捷露開尚在
不日政足以俟高篇大自成家已嘗遍請弟以今論
固是所已捨筏也

上許敬菴老師

伏念某闒陝鄙生材不中樗櫟步不越駑蹇誤蒙繩
範使服轅駟豈不誼本父師恩等覆載哉春別十年
教言在耳不自意乙未之春謬領甲第竊惟受教
師以有此日昕夕刻鏤何敢有忘就選人願宰太和

服膺夙昔扁題十訓不啻揭箴銘于座右矢志勉圖
期無負首涅以黜門墻但最爾小邑荒僻頻頻加以
災沴頻仍即今天運小回而殘瘵疾殊難遽起某
載餘受事一切興之休息不謂民煩安之願守在尺
寸無能肆書深長至計始服使安適之道樹今江吏
調曲周去矣既以負和不宜復負曲惟老師無忘督
誨賜以款示某不敏嘗奉爲指南至願至望恭惟老
師茂膺大眷幽被帝恩繁禧交集今聞日崇夏省留
都藉以爲重某身爲外吏隔絕雲泥不能稽首臺下

展废修敬神魂摇摇術江干而南大自飛越兹遣下
走齋沐貢言并薄有附獻聊當芹曝伏惟老師鑒存
臨緘不任悚慄待命之至

荅壽庠余學博

門下受聘爲大文衡中州遂有九方歎不患不空群
也多儀之貺媿何以承然不敢藉手返璧聊暫登領
復兒小孺子何勞長者推愛新詩揮洒扇頭爲展吉
而走公戟大是絶技兩握敵百朋矣便當寄歸令渠
什襲服膺之何敢褻爲懷袖間物耶此兒命蹇場中

金谿熊公謬取爲首垣榜月爲主試者擯落熊公數
諍不能竟値乙榜弟恐其少年抑鬱已書諭令來耶
中教之勉圖他日耳以通家垂念故及之比上期近
耑與大旋爲故人光

上黄太守

伏念卑職嚴邑下吏材散質駑乃遭遇尊臺仁等玄
造薔攮滇海所涵納培植恩德最渥即卑職受事載
餘負愆積尺而不蒙顯斥則奚自哉乃一旦有更調
曲周令竊自計違顔去教繩範门弛前路茫全量無

如此地依依之戀與悚慄之懼交相集焉然不得已
具文上請復辱手翰賜諭款曲令卑末之吏彷彿被
春煦而蘐挾纊既屬有心能無仰戴方欲謁臺辭謝
而本院道檄留云已會奏上狀矣以故去留之跡莫
敢自決惟有恭候台下諸臺處分明示耳謹具禀上
陳並鳴感刻私衷

寄余博士德居

中州文衡借門下爲重遂而歷覽河汴大堤之槩吊
監門鼓刀之遺壯遊哉扇頭諸詩遊歷所得乎宜卿

卿琤琤也貽我豈碩敢不登拜弟廣文先生飭替而
隆交亦云過已春信近矣走馬御街袖毫杏苑門下
得意時定縱横滿紙能無寄濠上故人快我諷讀耶

荅曾任宇公祖

日者小勒爲候辱賜教荅因得悉老公祖起居大堪
慰藉乃臺下誼敦久要仍復走使相勞苦華牘綺穀
駢然俱下某不敏何以承焉伏念不敏故以治民沭
喻涯深愛即今共事兩服亦徼天緣所望臺下不直
在寒煖故常而已近者誤被更調命方治裝北面者

和父老犖挽部使公不違民遂上會留狀今方得報
如議然莫知的否疎慢如丼不堪紛紜徒益許時廢
墮耳注望指覘益彼不淺臺下以收伯無蒼水使者
徐沛間歌彼芾而奏安流固是不磨巨績任勞任怨
所不必論矣扇頭高詠大自唐風諷誦不忍去手便
當珍襲無敢褻之袖懷握臂劇談未卜何期懸懸
戀兩兒入試俱失意負臺下眷念開大者亦嘗謬爲
金谿熊公取前列填榜日始搭落于主試者副考吳
公及本房俱爭之强竟不能得然此亦有造物爲方

欲教以深誥勉圖他日不敢有怨尤也辱垂問不覺
煩贅至是

寄能思城年丈

自春末通問後已越二時緣部使公行部太和此從
來所未經者曲盡奔走大費心力以故久缺䎖候然
思憶年兄實未嘗一時去懷抱彼時秋試留期料門
下以文章司命必借重大省特不知何處嗣是傳聞
或云南京或云浙江無有的信最後隋有自朋還者
云遇前旌于壽春道中始知的爲浙江千里遙行文

衡重事弟無能走使致區區此衷能無抑悒至九月
初遂聞謬調曲周信即倉皇治裝欲北乃和父老攀
挽若不相舍至訴之部使公部使公不違民爲會奏
留任今始得報命如議矣初聞命時弟大爲不快非
苦南北奔馳特以去年兄遠音問難通誰爲開塞指
迷俾寡過若此地者詎意天如人願幾睽復合不覺
喜動但此中父老不以弟爲不肖誤相繫戀誠望有
所嗅咻于若脫猶然謬悠無以荅君意有不負此舉
乎茲弟所以益用慄慄靡寧者也年兄當思終玉我

庶幾我兄弟骨肉之義亟使織言用話潤裒採百一
不盡

荅大司空徐公

恭惟大司空相公　閣下一代山斗百寮領袖遠方
末吏所景慕而矜式者有日弟守在下邑望臺閣不
啻雲泥以故無敢貢片語而致片私倏枉尊翰翩然
下及啟緘卒業可勝欣忭誥　閣下義切累分禮敦
下交而某不敏于生平所企慕一旦得被德音有不
廢良遺而慰夙願哉所諭太翁祠祀崇往勸來大自

羨事未得附名其中預有榮焉敢不惟命目下有選人便當遍致敝邑諸生令于查議時從公申白稗大典不至終湮即庠校亦耆以重矣

荅梁鶴亭鴻臚

廣陵闊別幾五年于茲雖往覆問訊不絶然未繇酣觴把臂若覩日大拙悵結從親友間諦得門下福履庶幾慰藉謬第後選得太和意江以北郡邑接壤或有事醝臺假公便可爲良晤至邑始知相去千里故事不得越疆走謁以茲鄰郡猶屬天涯計惟報政時當有一行屈指悠悠尚隔歲年懸懸想想君星一時失第不足介意需之深詰畢竟另是一番成就兒子頗有識相邀聯來可喜邸中清冷量不爲嫌惟不佞久作俗吏益非故吾恐莫能相長拜人來辱贈教兼荷姝錫登領惶媿

寄方伯信庭李公

公便過里値門下丁家難抱毁未平不獲時時請教言深用爲慽促奠抵都開樽紳中頌平西大略不殊淡丞相擒縱即决勝破敵徒以干戈策勳曷敢望門下萬一哉彼時已擬借門下領節鉞開府重鎮乃門下以大故去必需禪期東山不免勍使踪跡矣弟匆匆赴選人謬領荒邑僅如斗大第民人社稷小大無二規一勤注想尚不免夙夜蚊負是懼憶門下初借中年嘗重表三匪已試規畫不惜推以教我猶啟憒指迷也敢不拜通家骨肉之明惠

寄鄉紳諸老

違左右已兩易寒暑即因翰數須多所開示猶憶晏者親領巨誨時光景則心輒馳于綠野醉白之間兒子至邸得牘教知翁眷念不忘兒子更口述天祚元老福履休嘉盖端居首揆備享五福天下所望而祝翁者今且次第至矣天固不人違也

荅呂姜山銓部

前旌貫臨令山川增氣色顧荒城暮夜無能具東道主人禮辱枉翰札言別並錫扇頭高咏唐風晋墨足擅兩絶據梧讀之神情飛動第媿稱引過情莫敢當且才力綿涖莫能倚爲和耳附使裁楮用代九頓諸長語不敢具悉

荅張鳳阜兵部

遷擢榮旋深以沐教爲幸何輶軒南下企仰之懷復爾惘然緬想留京淸華 郎曹尊重門下吟眺其間政自瀟灑彼陸沉金馬者方之蔑如矣荒城小吏循簿旁午四方故人未遑馳一介之使通聞問即襲延如門下八行奏記問者淵焉所謂奎角鳩營者非耶拜命之辱益增內愧

荅亳州張孝廉

邂逅于宿遂枉車從登勝榮施惟門下淸標玉韻卓擢穀華更談深名理無不令人心折不佞一當被承塵壒氣骨淘汰殆盡比坐逆旅中不能竊結襪倒屣之風即報荅疏簡殊甚良有媿于隣壤吏矣援条草覆文不能謹

寄李爲谿年兄

與兄領符竹後先出都遂成各天一涯三載間離索情緒鬱積于中迴想聚首時聯觴接席譚語懽悰便是千載佳晤即今後期難續愈增浩歎古人志交州取喻如蘭怨別則致慨九秋良有以也相隔路賒敢跡未繇相聞徒從邸報中見我兄屢居薦書高第此循吏之效環召之基也每爲同籍尊動計此時當奏最矣齊肩者比否不佞弟待罪荒邑去而復留在茸期滿隨例上狀銓部不知作何品列倘不即加顯斥得從諸兄後徼一命于先世則榮踰望外矣

寄王玄洲年丈

客歲敬聞伯翁訃訊不勝悲愕悼何天不慭遺俾少待及見門下晉臺省涖卿寺以大展生平耶雖然白首高堂已臻老耋親食門下兕養隆重 恩綸下

逮泉壤亦照又聞事人子心庶可慰藉即兄丈至性亦當抑而就禮毋過爲哀毀此不獨全古今大孝實所以妥未泯先靈也

寄張揮使

犂生樂山者不佞如郡中盖常士之以柔善數爲族黨並誕其家事經州斷斷明久乃復遂告河南府害無已生慮其結構雹侮來謂不佞言之意非門下莫能扶公庇良故敢聞之門下盖不佞與門下共有軍民地方之任事屬不平不可不爲一解分也草率陳叟

希炤亮無他

寄梁見吾孝廉

頃宰山城突踰歲月豈真有循良功課不媿司牧
是五斗轠頎未忍割棄遂令家園冷落戚黨爲□
同袍故人阻言面者已亙三載緘書往返徒勞神情
公便走廣陵與得瞻望手範少慰懷企亦不圖故交情
厚待以上客之禮加以非常之寵豈儀周款令不佞
欲避而不敢當至精舍聯觴燒燈話舊即山陰清興
武陵緣分不克過是俗吏塵埃一翻消盡迄今清芬
猶片片落襟裾間也

寄薛心亭戶部

覽旌北指羈于側未獲把袂河梁故人天涯徒然結
筆札以申別緒迄今衷臆猶不自安比想粉署幽閒
郎曹尊重回視風塵吏局啻僂凡迥隔門下快矣羨
不知猶念及同事故人乎久欲修音涵主記適值有
績行附此上候茲行與藉寵靈司衡者或不苛督得
徼 恩命于先世庶幾生死知感臨風長懷依依
已

上臺長溫亦齋先生

自翁起東山天下翕然相望太平蓋週者 主德稍
移違躬聖不殖訓一時霄小得志道路歷額咸思得
元老耆舊如翁者以挽迴 聖意而翁正以此時起
長邦憲豈非天時人事相值哉從邸報中讀翁疏奏
條悉利害言言藥石願未能即見命可即翁必且更
圖啟迪乃天下人以爲翁等言不納更望誰言納哉
望月靡般愁日轉劇矣其遐方小吏時事非所得言
然世食君祿身丁此會區區杞憂亦所不免伏望幹
旋調畫久而 聖意漸回天下有同望焉若夫一言
不合謂拂特簡意輒爾萌退休念則非天下人意也
某不肖作吏荒邑日斤斤摯奉明誨惟恐失墜比者
已滿三載例當齎牘聽銓部考覈上下殿最非所敢
知倘仗翁洪庇不至罪斥謬覬得蒙曠典以末階推
貤先世斯榮踰分外此生願畢矣感當何似

上座師黃昭素先生

從往虹縣接老師手教得悉別來動定慰甚嗣後幾
半載無能覓便上通聞問宵旦寤語神魂都往旆返

都門並喬遷宮秩理宜顓力候萬福顧門下不才素
走風塵案頭筆硯久生荆棘即老師骨肉知愛不過
督校某晒光自照色沮如土矣比者株守弹丸無實
政慰父老以上副老師厚望虛歷年歲已迫考期例
得齋脯聽餘部考㪷不肖伏念二尊人拮据爲子亦
既殚心力顧相繼逝去不及見不肖濫厠一第每念
及此慟毀入骨兹幸及期上狀隨例乞恩藉老師寵
靈俾不至爲司衡者揣棄得徼一命于天朝則老師
巨惠亦且與君恩等重已絲綸之代不知屬誰氏倘

得巨筆鴻詞爲先人華袞至願齋沐戒下走恭候遣
體言取盡意以故不敢爲四六長語掩其本質伏惟
師臺鑒荅

寄張鳳臺

燕臺分手已匝三載荏苒風塵緘書疎缺每對足下
巧繪中山川雲物便與風流故人想念不佞昔爲推
夫今作俗吏即非好賞識亦曾窺足下一斑足下曾
亦以知已着不佞于胷中否

寄可愚高公

匆匆北行瞻拜德里款曲衷懷藉以少慰嗣後不佞
綰墨南下中間門下晋成均又晋司寇徒從邸報中
私用忻忭竟無能覔羽便一通問訊疎慢若此作吏
可知門下寧無笑不佞蚤負鳩營耶區區守一邑如
斗大無善政樹安父老並副天涯故人厚望虛靡歲
月已迫考期援例得徼恩于先世倘藉門下寵靈得
沾榮典則不佞生平只此畢了其它一切又曷敢妄
有冀哉特事孔艱禄食關心遐方小吏尚切杞憂門
下昕夕省署覩悉其狀更將何似倘來風月有篇能

無發其憂忿而激烈不平耶

荅憲副李公

不佞某塵縻國庾三載于兹自分乏尺寸竪立不滿
譴罰顧乃叨受寵命迫及先世極承以來皇恐滋甚
曷敢遠勞使者加以玄黄之賀伏念陰子之庇顯
之義京溥如某何以得此于門下惟是門下篤愛鄉
邦遂以及其長吏然耳不敢槩遑仁賜登嘉書畫二
種太史名筆康節名理並足千載不朽獨拜此者德
感戢名德當與此俱無極耳顓力代謝不腆引意

云報稱也

答熊思城年兄

昨以尺一附周孟津使者計當徹記节兹拜兄手書業已及之盖彼特因便致敬當擬走力詣候觀以綸章付木未就佚訖工印成呈覽不謂兄返先我弟不佞能不知感能不知愧老年伯父毋當使使齎苫焚墓域矣老嫂翹翟翠揚錦帔德服兩稱其夫子顧之當倍欽重乎鄉當爲兄言弟不能忘情逝者而求續今姻諺意娣所不能得之恩或當留而歸其妹今果然矣其長娣少妹咸得被命虛者中二人而張氏婦尚有子足慰可憐者昨亡婦耳是以爲乞名言欲補綸綍缺兄卒留意焉拜頒瑤章尚須剞使响嘍兄竟成異世言之雪涕兄弟中如此兄與鷺峰兄非尋常交誼不謂相繼殞化此世此生大堪悲嘆

答周上舍昆仲

初冬過精舍得半晌清談而經卷香爐鮮花異卉又復事事宜人迄今自疑從天台武陵中還栩栩乎欲仙也重勞使者辱臨不佞自惟奉職無狀濫承新寵

乃門下昆季愛人無已歌以稱什貲以厚貺豈不倚重不媿此百里耶無亦門下敦好鄉邦遂以及其長吏然耶

寄邑侯停一張公

給由役還自都門知門下懋膺新寵老年伯父毋俱被榮褒門下獲上治民揚名顯親都無不快足予民中宜人人踴躍而不佞弟又可知已弟往藉靈庇亦得濫叨國恩顧先大夫未蒙撰述先宜人止贈如弟級雖皇鑒無私一命足榮而含夫從子反失崇號人子心不能無觖望焉與大禮告成或可再圖耳昨睹邸報見祭推公祖早已喬擢屈指便是門下內召時喚喃卵翼之赤子知復挽無幾其徬徨景象不知何如弟即竊遐方念至此未嘗不爲桑梓隱憫也方今主德漸遠四海多故聞播酋勢最猖獗近彭城有趙姓者復謀倡亂爲兵使者覺察僅獲其黨數十人元惡潛脫物色竟不可得荒治相去不滿五百里震躬切鄰忽驚時事至此即小臣不應脩擬憂國而見當事任計將安出惟有仰天長嘆潛爲衣袽爾已

上郭同竹老師

往歲別牘技潭府與從家信中得達左右知不浮沉自老師建節西陲以來西北人頌功德不去口常云旦夕秉鉞巨鎮將奪我保障此某所耳而同者不圖直道難容竟為含沙所中至如疏中所言何其敢于誣人甚耶以老師白衷數行猶不免雌黄之口真足為世道扼腕若天委運往觀又老師所素定某何敢贅辭走一力逆南大理直追至仁里歸言老師便道過家役時亟欲裁候乃正丁考期已復兩臺行部歷

鍾離廣陵先後在旅舍者數越月故稽延至今方寺實未嘗一日不縈牽也緬惟最行次解后瞻館聆誨巳四易春秋嗣來請益無時遂令某叅職無狀不能造福亦予以副老師曲成雅意老師卒終督教裨不至負官謗為門墻羞則銘感德私且無量巳冬氣漸嚴伏惟為國自愛

寄劉汝州體寀年兄

劉生以函書至復借生為頳鯉草率裁答未盡衷懷然吾兄弟間神往意來即寥寥數行固當于言外索[illegible]諱也唯門下保釐汝墳循良政無遠弗屆即荒撫外郎且五百里仁聞故洋溢不衰也踴躍何如

寄馬衛州

睽別以歲乃心未嘗不來往睢陽衛頃任新太翁入都予近彭城逆謁者卒為兵使公覓殺盜逃渠惡莫可即發闕後有永城報撥想亦其徐黨也都不知近作何似茲上官行敬備最嚴廟承平日久人不習兵計滅無所出想門下恍亦不得高矣側聞督撫公節移彭城必有綏戢右酋不知從彭城更有他之否

門下將遭留所具悉幸以教我

答王鄒平弘庭丈

借長山王丞為郵始一候門下起居旋得函教不啻即還聆緒也鄒平即巨邑以門下卓識洪抱奚啻游刃以故治日起為東省最承訓詢于承人一一道之當自不誣因念介兄乞姻丈敘讌一世于門下亦自難兄異日者竹帛並紀不亦甚盛事哉弟株守如昨然摒跡日甚飢戾日集弛擔息肩尚未知何日嗣且當有稅使至恐來日益非往昔比責治何有此乎有

則須以巳試笑我

荅潘麓泉年兄

通許杞皆西來人孔道弟以得習兄吏蹟通許之
思不忘杞人之福方茂大賢君子所在效當如此耶
弟碌碌四載尚不知弛擔何日何足煩兄鹵煩所論
金子和鞫治若不肯承謹械臺下令與原俘質對彼
或不能抵死諱矣

荅熊思城年兄

拜覡已屬隔歲不即肅謝弟疎懶至此願鄉業爲我

兄言綸音就刻今始卒工矣印上一通長君計已覽
試兒于臨閉文宗試之心遂併兒恒馳去只今獨留弟
邸舍退食後嗒然兀坐莫可與語寂寞甚何以堪悼
亡卷已蒙揮洒付去者撫歸宛生肉骨之感不淺兄
邸報李爲辭兄抑稅使即奉俸益自歸辭王振華兄
賢聲滿中原何以有此此是今時交際常事乃令一
家人兼相怨移怒者甚之耳今不知作何勘問必有
爲白之者弟因自思聊且了結此事即稱我輩拙謀
反爲得已函書遣便神情傾注方今國事日非四方
多故杞人之憂我兄量有同抱近者彭城小警邮邑
接在鄰壤早以早覺解散然已不免驚擾脫更有他
虞將何以待言之大增杌脆

荅伍郡丞

門下去五河幾一載甘棠蔭益被野邑人歌頌思慕
日殷也量移誠非待異才要是大拜址基竊恐吳興
追思念故亦自不遠耳君譽奇勝冠天下佐刺休暇
亦嘗幾廻登覽乎仙吏靈區一時稱最第恨牛馬走
無能借羽翰追隨屐履兩堂可堪魂斷覗惟寅恭感

愛久切心脾風萍感觸方爾悵結倏然一僕捧出嚴
至雲烟滿楮宛奉色笑于鍾離具知門下猶然故人
我而眷懷不忘如此佩服高誼誓莫敢諼

上呂姜山太僕

伏念早職關陝椎夫雅從縉紳聞尊臺高名滿天下
每思一拜下風而不可得歲昨前旌賁臨謬賜接輿
使風塵俗吏上挹光芬往昔欽慕私衷一旦沃慰歡
供具疎薄亡加常格緣荒城僻小情爲地限匪敢褻
褻尊嚴重羞屋東道也銑箋下須高篇厚寵無處多慶

讀未嘗不繫情于明月沐恵于清風盖幾二載于茲矣　天子念冏政借尊臺于留寺而卑職徼幸隸籍屬員蒙歴使庇徒切銘勸乃竟未嘗以私牘上陳褻惻誠惟分在雲泥例成束縛是以幾飛使命輙復蹋跡自止詎謂尊臺居高能下不忘傾盖㻌函諭意欵删周至卑職承之宛爾被纊而飲醇然後知達人瞻節略跡破町卑職小夫硜硜自處爾巳恭惟尊臺胄籍江東門閥高于王謝淵抱鴻才天下士紳所繫望向持衡而別人品今考牧而實天閑雲錦績成罔鉉可俟取先文安事業而一新之繩美蓮芳昭代無兩脫卑職徼幸更得以職事効門墻牛馬走豈非一時之殊遭終身之重倚哉

柬可愚當公

拜翁頭諸作想像秦邸醼宴風致花王有知亦自吐寳藏從筍中不敢爲尋常懐袖物俟酷炎時取而展讀凉颸快人無六月矣來諭屬和恐門下擅勝幾令唐人避席僕能無乎自縮朒哉顧無敢自外藉以求益當徐圖之

答頼州衆孝廉送軸

不佞數載糜祿濫承國典方自詫爲非分之獲而頼之先達懐愛鄉邦及其比鄰遂侈爲盛事乃諸門下復豔稱之五色雄文玄黃重幣遠勞使者自顧凉薄何以堪此不敢重違仁賜敬載拜登嘉尚容顓候

上臺長溫公

頼王公北上時附狀行李中候萬福還得手教知翁逕休凝禧懋膺帝眷下懐欣慰某不敏遐方小吏幸得承流仰沐于元老又以世誼故導誘獎蔭得免愆過以有今日敢忘厥自爵賜翰中謂銓例循俸序遷與某量移有期自惟實歷雖幾五載徒然承奉文網苟且塞責實未爲最爾晝計久遠足以官磬未乎反照多惡竊恐展拜栢臺尚未有日耳今歳吾鄉秋試兩兒敗北樸遬之質固所應爾王噩公柰何亦復蠖屈我翁憂先天下知不以此介意自旁人觀之未免劉蕡下第之惋矣乃某以餘慶理卜之蓄深流遠造物厚報翁臺者詎止在此一時巳耶

上黃昭素老師

給由役還自都門齎有老師翰教某盥沐展讀如奉色笑慰藉可知不肖守在叢爾不能為其人民畫策久遠文網束縛徒然旦夕績效顧不即遣猶斥且得徼一命于先世非仗藉師臺洪庇安有是耶感戴之衷與生俱長恭惟老師德望素隆中外翹仰是以羽翼儲皇行且垂名竹帛凡我門下士竊有厚幸彼區區筦樞登要且不足為老師頌矣某歷俸已幾五載顧自視多慚官譽未孚不知攷歲可能量移否即移且不知何方此都非所敢容心弟瞻依類軫未有展

期不免為此增軫結耳

寄鹿菴憲副宗兄

都門分手遂成天涯中間箋書再往報書再披致踪跡闊而不奉霽顏不聆玄誨者倏已五載懸懸衷懷與日俱長惟尊兄門下以直諒之衷當疑畏之會任怨任勞遂中含沙然輿論久歸即事始衆業稱冤兄久乃益明彼青蠅能終玷白璧乎昔人云禮義不愆亦何恤乎人言此可以知我兄矣不佞弟治行無狀反索多疵昨歲隨例考績得徼一命非仰仗洪庇何以有此即今歷俸及限拮据頗善攷歲與叨量移不知銓司何以見處以弟迂拙都不敢料有俟之而已

寄黃昭素老師

客歲春頭北還接老師暨長兄手教備知禍履比時亦知師母夫人遊和意謂可勿藥乃不數月而訃聞遠至千里外聞之驚愕悲慘涕下沾衣袂恨無能拜几筵與老師相對盡一哭耳師母修能婉節方駕古來鴻婦廼不克臻上壽以殁天道謂何顧人生百年終期共盡師母自有不生之壽在人間世亦何憾哉

荒邑僻遠秋杪始聞大故尋又聞靈輀夙駕返于鄉里山川益緲往來稀絕以故稽延歲月哀懷莫達茲謀之虹縣公便齎牲芻侑以誄章與毋在天之靈鑒茲薄誠西向九頓不勝神情飛越矣其更惟老師失茲淑配不免悼傷伏望以禮自裁不為過情保順金玉之身用慰蒼赤繫望則不獨區區門人私幸而已

寄梁君肇孝廉

南宮大捷意君肇當如持券索寄及聞蠖屈令人浩歎不置蓋功名正自有數當不介意惟蓀練日深則

它司作用自別楩楠豫章不霜霰不中明堂用努力勉旃君星學多日益即志尚堅定人所難能將來成就自不可量天所遲留意可知已

寄徐九瀛年兄

閔逸之至自白下以兄手書見貽款念衷懷溢于楮墨不佞弟傒譎數四宛見我兄雄譚轅張談吻海豁益復心念不置彼時亦曾以尺一附去候起居渠一片有心人或不至浮沉石城水中乃不佞弟則嘆我兄弟心相念恨不日聚首傾倒顧一在雲端一在泥

途遠莫可即徒然以書問相勞苦懊惱衷情兩人者應同之矣嚮索二藥令家人尋問冰苑蒺藜猶易得獨何首烏無甚大者土人云此物斷之深山中千年始如斛許此必不可得今所得彼人即以為奇然不知能中用否弟謬悠如昨以被調復留增許時紛擾即今事已有定又無奈和人以此犂而責備何朝夕氷兢尚不敢謂得善後策望台誨不啻饑渴兄其忍負我

荅王漢冲總戎

長驅信宣敵省固是西北長城尋擁幢江上則西人亡不嘆失恃時不佞尚隸公車無能上謁徒聞大將軍藻雅篤戎行益嘆恭人之兒復薄有虛名亦以敝跡相聞叨荷引接詩筒寓意等于故知讀扇頭高咏郭武襄恐不得專一代盛美謬第後俯守太和且二載始從公役閩門下動定草次中無敢輒通閩問門下厚德高誼緘牘戒使于千里外所推獎都非不佞所敢當至所叙敘曲意氣更出古循蓋上矣即今東夷跳梁海波未晏正門下策勳報王會不佞側耳凱旋

為故人洒洒遠相慶耳

荅熊思城年兄

鍾離何日之役歸而使者行代兄餘几行五日矣啟緘始於今春往履德以觚存念帝為懷此不待相上而知是兄它日不謀而待也容修謝貿不佞弟為塞限任數煩兄不督歸而觸犬之以德業期之以台衡非所望于知己者敢辭閱新政數條甚是著實功課且弟聞活百人必有後以弟所聞司理諭期所平反不啻百千餘人有不拜陰賜者兆發協吉或亦不

盍微潭山璽也黃口沾朊粲錯已令佩服以彰礪
舍親曲荷推引更知兄烏犀愛感戢徐九瀛兄所須
二物白蒺藜不難得獨何首烏嘗覓九峻山中山中
人云斤以上交藤神品也最難值斗拷撈大則絕無
矣已爲易篋餘來大敵拳者半斤許者一二示之通
都賈肆亦以爲奇物然弟猶懼不中其用姑先令捞
州便人寄去矣徐得大者冇以世命源者奔馳困憊
不可言筆難盡懷

荅亳州李太學

入郡輒沃須德惠于時移郊國春色于樽俎間清芬
満室意良不俗矣時擬以尺一綢便報謝而覓若還
近介馳塵跡不定方欝集胸臆而翰札盛貺復以先
我丈虞其厚弟忝其薄能不心恧色赧耶兒子小技
而我丈意姝拳拳當徐呈覽別柬云云事由上命敢
不秉心恪理俾不有兗弟俱屬吾儕即有不直須求
保全而不得然後彼此兩無憾耳盛餽原是故人之
常顧當此時則不敢須區區細謹我丈所素知者幸
勿深訝

寄胡西華

不佞去門下隔不二十舍而隸地分隅遂不能謀之
郵筒安論諳諳然門下新政已流傳頗中久不佞弟
屏間而謂如爲吾黨交遊慶則與門下神相通匹域
未成限也門下初試錢轄政成游刃即令棍輕就熟
不難臥理乃不佞弟方牢牢然觀闘于隙筴破于遠
無以癖迂性生泊素自明事取隱愉未投時好此必
純之術也然丙就鑿化剛即通照門下篤念桑梓有
所誨諭不佞弟將敬惠焉

寄崔宿州

恭惟尊臺八面雄才一時術吏動從著于名都儀範
景于旁邑卑職竊以自淑已踰三載于茲澗者側聞
課優秩附晉試淮陰岡曲懸為以不失臺階循序而
可登所最羨者地尚爲鄰封而遠不踰千里而今猶
在睽索不興謹修芹獻用將葵忱伏惟尊臺不忘舊
誼賜以麾納無任光耀企望之至

啟啓丘尊

恭惟尊臺揆蒙皇簡恩出帝庭晉秩守于藩垣移旌

幢于吳會即覲叙遷實甚大拜矣弟奪一路之福星
撤諸屬之洪覆喜則有不勝其戀者卑職三載沐恩
一朝揆別聞之即冲泥馳送夾一夜而過壽春願仙
鵠順流快于翡羽將至郡不及而止伏念太和僻在
一隅聞不能蚤而追不能及下懷何以堪處謹戒下
走伻達鄙私並薄有簕献徒然東南望而百叩伏冀
臺慈鑒督麾納下吏不勝瞻企依戀之至

答王陽川年兄

不滿五旬接手教者再我兄弟間無華說盈尺赫赫

兩人心相諭也甚慰辱惠教民書纚纚數十百言不
殫反覆養之教之即古循良寧操異術弟惟顒望大
拜化行四國彼中州一隅豈得私一公輔耶大慈就
毖徙行貴治民竟從輕縛盍寧出不經第夙心耳

答楊陝州

和去陝天尺五耳徒以分隸異域遂爲例束無能謄
德儀領明誨以充饜欲顧從西來人習門下循良舉
措不謝棠陰雉雛則心象型矩亦有日矣行部荒境
供應簡疎方心愳面赧胡辱額使齎華牘下及拔[illegible]

諭意若與溫然長者相質對能不益重東道主人之[illegible]
也

寄胥明宇丈

客歲一通刺家園猶是門下伏苦時也復從邸報中
見門下待補閑下及閱除目知借重濟南鱗羽稀闊
尺書莫將慕雲春樹之思有縈迴方寸爾已伏惟門
下持平川巴轂騰薦剡意大拜乃竟量移何也豈司
衡者以東省近災沴非藉門下替理擘畫民幾不堪
命乎門下大才游刃固知砉然無全牛矣不佞待罪

彈丸將逼五載徒糜國廩殊乏寸補無足爲明公道
者

答張鳳皐丈

伏緣都門候嚴郡縣吏不敢輒上記省署以故謬稱
年家小弟如儼然于門下無尺一什達即硜硜爾門
下將無以例原之乎接手教詳於面命知感知佩絲
鞭巨議上官不以弟不肖屬與商水共事方在調[illegible]
期會猶未集衆而詢便宜顧弟頗有臆意軍民亡[illegible]
人州衛亡異地以州賦爲衛賦便自適均竊以爲不

易之說貴鄉士紳父老有然之者門下以爲若何

賀任虹縣

邸報中見門下晉郡大夫喜慰弟此職銜在它人爲喬擢屬門下爲厚遷姝未滿不佞弟期望或秉衡者欲顯擢門下試之邑而效再試之郡乎少選門下以治邑者復效之郡不佞弟當拭目觀厥成也辭諸上官畢彩鷁當發無便圖一握手勞念如何

寄孫賴上

閱報見門下亦掛其中始不勝驚愕既且不勝扼腕

也吾儕共事此方者咸推門下循良最而何獨不[illegible]于齊惟門下去齊而輙以齊見罪此其情可知已豈果含沙者陰中之耶宦途風波大抵如斯知門下深衷曠懷當不介意弟令邑民失父母無人撫循轔封吏俱茫然無所措手足則世道有大可慨者偶病不及作長箋伏枕勒此爲慰

荅熊思城年兄

長公貴恙云何豈尚是面晤所談微恙耶既已納室至貴邸藥餌善調自當日愈兄幸勿過督其學業此疾忌勞故也計兄資深望重近有內召銓衡信否弟惟碩量得遷轉即是脫離苦海曷敢厚望辱序輓卷弟宜躬伏階墀九頓以稱即不然亦宜續使往顧乃勞遠使擲下展讀厥致欸曲爲亡者殫幽光爲弟寫心曲都盡死生兩無憾哉未被美謚弟即不敢過爲任嫌私所好然亦不敢過爲讓以掩闡死者從茲改題神主走告家廟使九原知有華衮耳生死徼惠作者鏤心鏤骨猶云淺也

荅任虹縣

惟執秩以壽城守進門下亦以濵海地難門下誠請不大別不顯不屢試不授從茲將大用門下矣不佞弟徼惠老師得門下納之六六與一時同事有剖心明志左提右携若門下者乎五載托庇沐受無量即析門下榮遷然未嘗不抑抑難別戔將遣力以當祖行柰何不辱檢納嗣然命使下往俯荅過隆而惡衷不敢當耶諸惟珍玉勉綏新命是祝

寄梁君祭君晋

九月間月望好音西來竟爾溘然始謂兩兒或失利

不意諸賢均亦遭阨大堪慎惱臨至郎知兩賢甫下廣陵善地山川景色足以怡目騁懷招友蒔朋足以廣開博見此行真屬壯遊况兩賢挺渥洼之質當施日之年所就且不可量必毋以東隅少挫自生疑阻當與君星下惟埋頭勉圖後來三年間隙駒亟傾刻耳兩賢誼在知己宜信我言

寄孫頫上

伏自門下星臨頫上而不佞弟忻奉明誨欲以循規武而陟修途乃門下外托寮好裏篤世誼三年厚施

誠玉不佞弟而成之不意中道啟釁去任暌路人則有心將何以堪處夫當道所以處門下者不佞弟不知其故云何並門下高雅當亦不以介意第離合悰愫大增慨嘆耳乃弟遐觀往昔豪士名流類多坎坷則遷謫亦可知人又謂小挫大伸其退龍蛇之喻也

答蒙城葉廣文

惟先世父去貴郡已幾五十年而門下念往懷故久而不忘中都邂逅特枉車騎把握惟悰莫可云喻豈非以先世父門牆夙誼及不佞乎頃復記存約弟赴

[illegible]先靈門下厚德哉古道人不多覯已便當致之先[illegible]修之鄉人使知世有隆師重道如門下者

寄馮慕崗先生

不佞其關陝稚夫然從犧象知慕古忠義氣節不啻饑渴昨偶從邸報讀門下楚事一疏輒爾雄起以爲古烈丈夫不意於今世見之奈何雠口反噬竟犯聖怒天下聞之誰不驚悸錯愕夫以門下忠藐貫日月氣節凌霄漢量不以此動心乃有識謂緻纓繫于章服囹圄喻之禍堂亦何必以此爲門下深慮顯世

事至此大堪浩惋其作吏茲土以相去遼僻不知門下近狀金史兩府尊見示始知取道濠梁非失來在彊側無能追攀行幰相與喧天道而悲人事謹遣一力奉候並小有菁獻是窗吏薄俸所入聊充消滴資費倘不義物必不敢相污鑛也

寄上黃績軒憲使

伏惟某稚樸謭謬誤爲老師珍拔得備門墻末品很徼惠老師得以通家子弟望見尊臺光霽嗣後司馬皆中日侍左右乃尊臺所以欵接督誨奚殊老師于

諸子弟耶頓符南下廻首京華在五雲天際莫[illegible]
候少選合旌出鎮汝南尋攺命治兵汝南去甚邑僅
五百里又以台體尊嚴一切問訊未遂輒通以故使
欲再遣竟皆跼蹐止之顧惟境接匪遙敎聞不隔徒
然從彼來人士口中聞萬臺五福騈疊百度休明訊
則西望九頊以相慶祝已耳其作吏五載受庇實殷
所不揣斥且得量移烏能志所自來茲以將發始敢
勒狀走使申達夙忱並齎獻不腆聊存芹曝埒惟垂
詧矜恕

寄熙菴憲副宗兄

蒼頭自壯來捧齎手教得瞻想雲日之懷嗣後從邸
報中見我兄以勳望恭知江右良用私忭雲泥迥異
道路間關遐方小吏何由時通聞問徒于仰峰所繇
詢福履可堪懊懷恭惟我兄所至底績當事者借鎮
巴蜀蠶叢播酋尋且授首盡閣銘鍾端在此舉泰[illegible]
宗誼者能不與有光耀耶

答祁文學

承示屠赤老歸信並將其手教至頗甚訝之千里遣

故人約幾到而返與山陰雪夜何異迹人踪跡真不
可知如此聞舟泊河干亟馳往而輕帆順水竟不能
及歸來悵惘久之觸與足下言盡欲為亡繼室乞哀
輓之章偶因卷在汝寧能年兄所遂不敢請第思此
翻相別後會難期不如先為陳乞倘蒙不棄以一赫
蹏書之補裝入卷則生死徵惠踰望外矣亦老尚有
細微仍望先達鄙忠幸甚

寄李瀛甫明府

十年前仰遥識門下于可愚明府口中明府故邑侯

獲嘉人也計曩時門下尚在公車而教華已轟轟滿
人耳矣不謂一旦福星燭照臨封彼最爾誠何足當
德輝顧術良績効政不必淺淺在通都也文章術吏
上代難兼今且于門下見之復兒無似何緣得厠末
座嘗為不佞誦門下才抱絕倫賢當標幟不佞私衷
實竊往之獨以羈紲遐方未能一對荊州柰何秦晉
僅隔衣帶仕籍猶適同途則它日欣承下風或當有
期耳

寄李中峪

袁緒大都具公牘中不再贅獨聞約吾捐館舍驟爲
失箸且涕下涯涯也又聞病風狂卒且暴並以父囑
不得志遂至此乎蓋可嘆息今歲秋捷鵬摶鯤擊厚
望于兄兄毋輙自老

寄溫無知

往歲以給由故遣役入都門啓老先生雅愛篤誼事
亡大小亡不倚仗遂使詷謬如不佞得濫膺國典推
遠上世德惠淵岳何能令人諠也惟老先生秉憲在
朝廷溥滹洽四海振振之祥奕業無窮而門下雄才

碩抱久復蠖屈區區秋捷知當唾手蓋天道人事合
是今日不佞言固非諛也不佞近況如昨第荒治叵
彭城落迥乃彭城有趙姓者滑爲亂謀在使者無知
謹獲餘黨十數人渠魁竟闌逃命目今一方戚戚黍
士衣袽實費心力又聞播酋跳梁漸逼于東時事至
此主聽日高爲之奈何

寄梁君肇孝廉

使者去附薄疏行李中姝盡纖縷遠聞大事客歲已
畢春風當蹀馬入靡陵足下能便道一過我乎恐此

聒良不易得也君星同臨兒西赴試君星三載離家
古道所難久淹大敬天道人事合在今日餘諸昆季
人握玄珠家思奪錦使賢書中翩翩聯映後先並不
一時盛事哉此自若家振振之祥有未艾者屈期側
耳聽佳音逕酒洒相慶耳

寄諸門人

屢收手札展讀如對語第覩想顏面莫可即不免抑
快人來細詢各宅福履都佳足慰秋試不遠諸賢努
力搏厉而成大捷是遠人所屬望寄來文已閱畢批

註頗詳于彼尋會思過半矣君旭詩柬亦有更定尚
留此它日當面相話即今時事大壞亂兆萌且近
在彭城與人和切爲鄰比衣袽叅十人費心力從來
竟不知何似言之怵心臨與在生歸而亦隨兵相與
勉旃足在諸賢不腆爲試卷資希檢納作史戔發
際可堪心惡

寄王洛陽太熙

自南宮高捷以迄莅重洛陽中間幾歲月而緘書未
嘗一溯王記實以荒冶僻遠時之鴻羽故非敢疎忘

也人有自西來者得閒宇下小民愛王令君如逢慈
就日而豪猾有力之夫歛跡戢影猶恐未得竄所耆
漢董洛陽千古無兩以做門下風力均敵而與煦過
之矣昨汝司理熊年丈貽書道之洛得晤門下其推
轂門下有曰高才高品一見令人嘆賞門下何輒使
人驚服若此真不負隱居時經濟哉由是懋勤問之
勳垂不朽之譽彼一朝美爵顯宦曾何足為門下後
談也不佞弟株守彈丸且四載往歲得叨　恩命都
出非分更有何狀足對高明言至此益短氣耳

寄熊思城年兄

境上別後思念增劇于前時嗣後秋抄一拜答教乎
令又兩越月矣未遑走使通問盖原期考滿後囬然
後歲耳小使來云與盛從同事都中狀其其使尊庇
得同完事惟我兄績効動天地將上世老仙父母並
沐綸褒足全大孝乃先大夫止得復原銜致仕先宜
人止得贈視弟級雖恩出九重一命足榮顧先績在
世未遂撰述令夫從子反失崇秩人子心烏得無歉
望焉舍親王洛陽既得伯樂一顧想當康莊逸步至

醫後元何從亦得覩近清光此君父子國工弟輩每
藉為司命所進長君方亦有効否

寄梁君星

送別間便覺郎舍蕭索兀兀獨坐悵然如失者久之
頃惟前日促膝譚心溯不知為驪宦令竟何可得耶
念之恩之兩接手書考尚未有日枉此宵驟弟早到
休沐與諸友理績本業亦是佳事秋風不遠大旌可
期中相與勉圖之旋後必當敢道和陽令邑人指羨
若藥縊題柱故事在北道主人亦從有榮施哉

答劉廣文

不佞久縻國庾更竊新寵非藉門下靈庥曷克至此
遠辱問貺而贈言出門下手五色高文陸離葳蕤過
令蕭然宦室雲霞蓊薆自四壁出矣若夫後不佞于
家學吾不佞于循吏都非所敢當又恐重劉先生言
者一一責效不佞不佞巳矣門下得無微傷董狐乎

鹽法揭帖

竊以法莫善于畫一莫弊于潰亂夫法令酌之往昔
公私取于兼利而上下倚為便安顧獨以么麽斎[illegible]

營求蠹壞其中輒至病法如今日恩鹽老引淹消諸
弊誠不可不亟禁也自邊內商分內商出資分機[illegible]
商引目買鹽上堆無論其占資守候經年累月以望
尺寸之利然製鹽一單買引後上則引目不壅商樂
報種故疏單即以疏引即所以濟邊每相因也舊例
照單次序掣賣一歲定爲八單行之已久無不以爲
便柰何近有鑽求恩鹽及老引淹消名色全不到堆
先行掣賣恩鹽者以爲濟邊事而恩許先掣也老引
者搜補先年掣所未盡水火所災者也單職謂數者

皆蠹也夫東西邊事須財誠急苟順單掣賣商人得
利開種必多何必誘之先掣至于老引假稱先年掣
賣未盡與水火所消拆窨隱匿應毀未毀故紙滋意
塗改冒掣一歲許其先掣一二單則正單壓下亦抑
其數即隨單掣賣然掣過數多于舊下河未有不壅
壅者且正鹽守候五六年餘餘鹽借支在三年以前
河人盤費不貲稱貸預納已無些末之利今欲爲新
增者所歷守候之日愈多餘鹽之納日早虧折資本
莫肯上堆職此故耳將來正單日遲引目益壅引目

既塞誰肯報種所謂一病百病皆此恩鹽老引諸項
之流害也國家何樂于目前之輸納而易無窮之厚
利又何樂姦商詭計名爲銷舊而實滯新須哉嘗聞
姦商劉威等鑽行超掣河鹽補單亂法營私已經正
法奏奉明旨不許再開乃今改其名色蹈其故轍使
畫一之規爲彼潰亂不爲禁止竟將無人上鹽虧損
國課所係不渺小已合無題請嚴旨通行禁革一從
往日順序掣賣不得如前借立名色以來越次以病
正額數年之後自然通融無滯國家商竈收無利之

效譬如病者却酖毒而調以飲食且見其日起矣至
于私販尋壓則禁其在兇如劉瘦子等已經先任鄭
運使寘之法矣今惟責成關會夫役及巡緝人役不
得如前受其厚賄相爲衛庇亦自易爲濟消無容再
議須至題者

門人張名立
梁文熙
貟文開
胡廷器
張素裕
張書紳
梁應壁
梁希賛
梁應培

梁爾乔
梁應增
梁希淵仝校閲
不肖男復臨恒蒙彙輯

司馬先生詩文集跋

嗚呼先生見棄諸孫已十八季長者鬚白多老欠婚娶克以遺稿付梨文不幸而有燔蝕浸滅之患尚得謂人子能即就刻乎顧十八年霜露詎一瞬過耶忍久已也追念先生篤行寡営雅不欲近名每靜

拈篇翰或迫而應人必命兒子彙錄之間不肯編訂少懈以目瞬之曰此女輩事也迅詩文成呼兒使聽曰爾以自愉焉耳蓋先生口無擇言文以聲實哀獻世儒饗帳之習文好西京詩法王孟高岑昭代公書弘正時李何鄭薛諸名

詩多能背誦已跋王元美書者其浩博於余邑溫少保先生處得本寧先生文數篇覽之擊節嘆曰吾師深詣若此可稱前無古人矣久困公車一試百里甫遷清郎秉此功名如日方午中道萎謝百慮廢捐豈獸文事然耶不肖兄弟包一念及如乾坤崩坼之餘留至憐嵬尚忍言哉嗚呼先生今古第一清白吏也而食口滿百自先生歿運祚日趨式微不肖挈補釋振頹稍稍復三世之舊族如戕緘筍輯卷以傳嗚嘑手懋遷固祖免中郎遺籍之嗟顯非韋平徒抱杜蔦哀

殘之嘆先是多跋書海內名公徵其鉅筆如志表如傳如敘用闡先生未竟之緒少贖人子急悃之釁實未敢旦夕去懷也先生即不欲近名然味乎曰此曲輩事與聊以自愉數語其敢沒孫觚時不可一世之志與旹

萬曆己未歲夏五月望曰

不肖男復謹識

自愉堂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來儼然撰儼然字望之三原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兵部主事是集凡文四卷詩六卷乃其子復䜣所刊酬應尺牘居其大半他作亦多亢厲之音朱彝尊明詩綜不登一字殆病其麤歟

駱先生文集八卷

〔明〕駱日升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駱台晉文集八卷》提要

御撰祭文

維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皇帝遣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朱

馮

諭祭贈光祿寺卿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

日升文　祭文十

曰朕惟霜霰見松柏之心風霆吐忠臣之

氣死而不泯國有榮施惟爾倬漢為章鑄

金作骨天與錦心沉浸二酉圖書之内生

無繞指激昂千古忠孝之閨箴仕含香歷

官騰茂數年苦塊一旦纓冠志本激於憂

遠身竟捐於殉蜀誰為不戒殃則慘羅戈

何不倒于盧州寇乃突興於重慶每憤嘗

事一時之𡠻禍轉思賢者平日之苦心蹈
刄如飴暴骸不惜痛同牽土震及朕懷比
幸
宗廟有靈元兇授首爾志雖齎于邊塵之尚
聳目可瞑于蜀難之已襄前者血染巴江
正氣業乘夫箕尾茲者魂歸閩嶠精靈堪
壯夫本朝昔文仲不朽於立言真卿著名

於死節忠義文章爾俱烈烈寵綍既頒加
邁載錫歆茲渥典耀爾千秋

駱台晉先生文集序

啟憲副贈光祿卿台晉駱公
一代逸才斯文宗工自為諸生
穎悟懸解不為訓詁畢守之
學擒兩闈魁劇藝寫草名高

郢中紙貴洛下厭居稽學江
蒞撫撲荒于東南人倫推為
冰鑑斯文士之用而儒効之彰
著已而公先後為儀曹郎督司
郵臂鹺守功令裁冑濫遠蠲垢風

裁唆磬所至聲績藹於其
自江右歸里戢綠慈悕依依
膝下者踰一紀時相國李文節
葉文忠嘗於南都知公歲溪咸
顛推轂公終不以三公易菽水之

序二

懽久之養終服除無行意屬如
酉叢以雜徽調驛騷趣治裝起
闕其年交為寶張禮卿為歌驪
駒公酒間爍說叟先國邸曰公
可為公家効一臂力雖捐軀靡悔

禮卿壯其意而實其言迺無
衣賦就竟以夷友隕命庸非
識即公忠孝大節磊落不可
掩公以家居幾久治圳渠堤不
厭纖細履屐之間皆稱其任雖

序三

凡庚與實皆為經久百年之計咸以
公精于治生孰意其謀理密而計
畫周不畢知於國而以運麗消
壯懷也故人知公為衛義名高而
不知其最吏事人知公持母孝養

而不知其屢屢監人知公為身殉國事而不知其精忠出悃誠丈夫遭時遇主凌烟雲臺之上身名俱泰不則馬革裹尸宣力疆場猶不失英雄氣

序四

色若仕無伊呂之遭遇王蠋其山之節老死牖下甘與草木同腐何云頒眉男子不挺身敵王愾不欲臨文士無聞之謂哉勛業未盡遂而以死勤事亦不

負出山本願矣余所見公生平諸撰著皆超逸軼宕不依傍門户惜遺失西川存者什伍殘珪斷璧猶足稔經濟忠孝之一班而余獨論公之大者云

序五

崇禎辛未仲夏之望同邑友弟莊毓慶書于達觀堂

駱台晉老師文集序

先生弱冠魁南宮名起海內讀先生文者咸有登龍門之想以禮曹郎出而視學西粵及豫章念兩尊人老請終養踰一紀親沒喪事畢奴僧發難即家起用參政蜀中值夷變不測卒以身殉事聞
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官其一子會議易名嗟乎先生大節凜

凜有生氣可謂不死矣夫人臣出處之際非可苟焉已也忠孝之事出于天性必有較然之志屹不可奪者在恒情平時仕宦絕裾叱馭殊不乏人垂白倚閭都所不顧及封疆多故而陳情懇切又人人李令伯嗟乎士大夫居心如此出處兩負豈可令先生見哉先生乞養方在壯歲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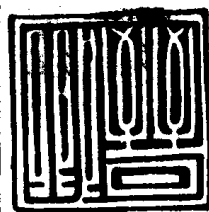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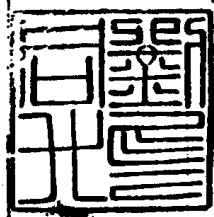
之福太夫人且大耋先生功
名富貴不動于中甘老丘壑
而巳十餘年中溫冬清夏父
母之身還之父母而不敢輒
有所許至性過人吾于先生

見之宛後先生之身
國家之身也
神廟末年時事孔棘視先生在
子舍時艱難倍萬若夫利害
心明稍稍引避亦是爲釣竿

從老耳先生謂所不忍決然
出山祖餞于道者至今猶記
其慷慨激烈之言蜀變雖起
倉卒而捐軀赴義不待再計
白日寒霜皎皎自誓先生之

忠即先生之孝必欲盡命無
所瞻顧假令委以城守睢陽
之節不是過也惜乎開府平
時弭亂無術先生適當其阨
未竟大用然氣節巳可表見

矣先生子奎曙及諸孫能𠀤其家以所刻先生集屬予爲序予弱冠受先生知國士之遇至今無敢忘先生具人倫鑒所拔名碩如予師傅相國而下指不勝屈葢得以人事之義焉予爲序其大節俟作史傳者裁擇先生逸才夙授爲文瑰異高古可以傳𠀤讀

其書者論𠀤知人予附先生弟子中亦且不朽豫章門人劉同升拜譔

較文門人姓氏

江右門人

傅冠　吳士元

王廷垣　鍾炌

李日宣　李明睿

劉同升　曾就義

易應昌　詹士龍

劉先春　胡繼美

王三重　徐大相

胡良機　章允儒

葉初春　李汝璨

李曰輔　熊遇奇

祝徽　龔一程

詹以晉　劉大垣

朱統鉟　吳泰來

陳際泰　彭份

劉伸　吳之仁

徐大儀　胡維霖

曾櫻　涂紹煃

晏日啓　鄭覲光

湯開遠　周以典

余敬中　袁一鰲

黃端伯　劉鳴譏

周瑞旭　劉邦澗

袁國綬　湯瑞至
宋應昇　宋應星
車應兆　嚴君教
曾　美　胡學鴻
劉三省　丑大綬
柯友桂　程九萬

徐孔徒　鄭展祥
羅萬象　馮秉清
張世濬　鄧永裕
胡世亮　吳紹賢
梅　開　唐可敬
羅兆階　鄒德滐

裴自春　段　鏵
姚應魁　徐長祚
梅　沖　曾有倫
賴尚皐　左文衡
董聖真　吳夢鶴
黃一鳳　蔡士芹

鍾大咸　周誠學
方洪震　徐應求
尹應簡　周日旦
羅萬藻　章世純
張元綸　曾以進
姚來京　姚伯燮

艾南英　蕭承露
符懐瑾　錢簡兆
孫守爲　劉應儼
張叔鑑　余有敬
杜孟龍　涂夢乱
李光倬　賴國章

鄒正茂　鄒正芳
劉士林　裘允堯
萬敬宗　陳汝德
郭應元　王元參
徐天亨　艾元春
錢孔芬　鄧三才

羅建化　黃國鎬
汪龍躍　劉國祥
許春魁　羅甲先
劉學成　吳文程
萬敬遜　龔仲泰
賀士昌　戴大圓

陳嘉章　陳懋英
彭日起　彭東瑋
劉一濂　湯維岳
黃　景　李元龍
段文炳　余溥濟
陳維讓　程紹明

段文盛　王如春
陳以範　鄒嗣涇
吳應昇　李浚
盱居仁　金鏜
余懋敬　程鈺
鄒學賡　彭森

金汝和　嚴雲京
鄒縣科　鄭夢眉
胡士鳳　曹鍾英
王文建　賴繼夔
汪希甲　余德韶
周士鉉　鄭之猷

劉觀光　劉學顏
余祚徵　余浣
温儀筠　郭彦
陳士遜　喻以恕
魏應犖　談惟一
趙宗縣　熊鍾張

羅起化　周垣

粵西門人

趙獻素　唐垚熊
鄧承簡　劉賜桂
陳堯典　常懋中
李映暘　袁國祥

李維基　徐保泰
鄧全慎　蔣時馨
蔣守藩　俸爾爵
温陵門人
陳龍可　曾璟
林徽龍　張琮

弟日近　甲春
姪東燦　之驥仝較

駱台晉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賀粤西撫臺楊公考績序
贈方伯臨濟曲公考績序
贈五河邑侯伍公榮擢序
贈光澤邑侯程邇持入覲序
贈邵武李太尊入覲序
賀陳令公考績序

壽劉母太孺人序
壽文令君太翁媪序
壽鍾母太夫人序
叙程封君年伯肖槐公壽詩卷首
壽翁母林太孺人九十一序
壽永安邑侯某公序
壽趙太公九十三序

壽某太公某孺人文
壽中丞汪澄源公五十序
壽周鳳池太守序
賀徐三尹壽序
賀大參林考吾褒封三代序

卷之二

序

林比部恩榮錄序
贈學博曾用聘射策南宮叙

庚子粵西鄉錄序
庚子粵西武舉錄序
癸卯粵西武舉錄序
丙午江西鄉錄序
西粵人文叙
惠安縣志續纂叙
叙霞洲江房葉

叙劉仕沐洗心草
叙李奉常猥卿草
田公甬南游草叙
一經堂稿序
叙鏞州會文
叙許君禎藏構稿
叙黃仲晉釣月亭草
叙黃仲晉釣月亭後草

叙林孝猷稿
叙蔡桓父九萬編
晉江張邑侯詩義序
叙黃太彝詩義
叙坤輿一覽
保命歌括後序
農桑要覽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閩海紀游序
癸卯粵西全場墨卷引
石室遺稿敘
卷之三
記
南京戶部分司公署記
邵武府文昌浮屠記
張襄惠鎮粵樓特祀碑記
粵西新置學田碑記
陳侯重修碣石永濟橋生祠記
碑
副將軍紀公德政碑
傳
林前峯先生傳
誌銘
明中憲大夫張起東先生暨林安人合葬墓誌銘
洪太封公暨鄭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封廣西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僉事
東喬府君駱公暨封恭人郭氏合葬
墓誌銘
卷之四
祭文
奠周顯初老師文
奠太倉王相公太夫人文
奠周長卿文
奠粵西按院文
奠林侍御文
奠傅積所文
奠大參陳麟峪文
奠張磐崖文
奠陳巍石封君文

奠陳荆碧太夫人文
奠康芳山文
奠康印溪文
奠李少岳文
祖叔九十翁輓辭
奠母舅孝貞郭公文
奠康姑文
奠陳母文

奠郭母文
奠陳母文
奠莊母文
奠黃崑峯文

卷之五

論

勝可知而不可爲癸卯廣西武録

策

庚子廣西武舉録策第二道
癸卯廣西武舉録策第一道
癸卯廣西武舉録策第三道

卷之六

疏

乞追贈前母疏

啓

送益藩年節啓

答益藩送年節啓
又送益藩年節啓
又答益藩送年節啓
上福唐葉相公啓
上劉趙巷相公啓
請王宗伯啓
會同年謝曾尚書答壽啓
上通政楊止巷啓

乙未同省同年會請耿叔臺老師啓
乙未同門會請瓜安袁老師啓
上孟玉岑老師啓
上姜老師啓
與掌科韋崧喬啓
與給諫王原胥啓
答陳掌科啓
賀饒映垣撫臺考滿廕子啓

送饒撫臺端午節啓
送饒撫臺中秋節啓
重陽壽饒撫臺啓
與楊衡玉開府啓
答楊衡玉開府啓
唁黃撫臺丁艱啓
初迎薛按院啓
再迎薛按院啓
送按院吳北陽啓
與陝西畢按院啓
與方伯朱恒岳啓
謝周右華方伯見壽啓
謝周右華方伯送中秋啓
與方伯陳鑫源啓
答嶺北道史啓
答湖西道丁送年節啓

賀蔡藩沈存白華誕啓
謝蔡藩沈存白啓
謝年丈李雲卿啓
謝松潘道戴今梁送年節啓
答李見羅先生啓
與年丈謝九紫啓
答年丈謝九紫啓
答九江鈔關胡啓

與本府賓太尊啓
賀蔡五岳太尊華誕啓
送府公祖年節啓
送府公祖午節啓
答漳州陶二尊啓
答楊二尊封君啓
與門生丘毛伯啓
與門生給諫陳遹菴啓

答門生詹見五公祖送年節啓
答鄉親湘潭縣張遹菴啓
與長沙縣李六箴啓
答門生金華令鄒用晦啓
答門生南安吳大尹啓
賀吳大尹啓
謝門生梁山令周小啓
謝畢烏楊二守啓
謝屬縣送新小啓
答海豐趙司訓啓
吊李心湖夫人啓
答萬遊擊啓
伏月補送萬遊擊午節啓

卷之七

書

與王二峯禮部書

與朱修吾書
與劉惟近年丈書
與葉武昌書
與劉復菴父母書
與張起紘年丈書
與朱燦垣推府書
與邵武李太尊書
與邵武喬節推書

與邵武鍾別駕書
與周句餘書
與張心廉年丈書
與某年丈書
答丁勺源書
與銓部吳左海書
與總憲蕭九聲公祖書
答姚承菴書

與杜懷鶴公祖書
答戴今梁書
又書
答瀘州道蘇交宇書
與侍御劉筌海書
與趙伯誠年丈書
與門生給諫陳適菴書
答嘉定州學博書
與門生鄒用晦書
答門生鍾學博書
與陳葵暘書
與陳華國書
與張光肇書
與洪隣虞書
卷之八
露布

平苗露布
文移
乞終養申兩院文
再乞終養申文
三乞終養申文
移布政司文
移萬叅將文
解

解乾卦
解坤卦
解屯卦
體仁解
學約規條三條

駱台晉先生文集目錄終

駱先生文集卷之一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佩 忠懋 較

序

賀粵西撫臺楊公考績序

當不佞之事公諫垣也是時　上新易鼎欽豫聽納黃門二三君子論事明切中窾諤諤以骨骾取重而不爲掊摘炫名傷雅道者則無逾公矣嗣後　上用公於吳於齊於滇中所至皆感

德茂塈不佞不能至心嚮往之蓋今二十餘年而復得事公於西粵也夫粵不稱西南一要會乎哉內盤猺而外錯精夫南則交人雖犬牙勢格卬我鼻息而黨自仇睚妟開瑕釁　莊皇帝初移制府東藩而特置開府蓋其重也先後任者亡不孳孳務百世之矣公從容鎮定皎然提三尺彈治官邪稍間則飭其文釆紀丘乘畫便宜明經術一切與民更始而其大指則密於聰

四民之心而闕疎於周宜閔導𠡠使吾之精神厚實足制釁而不爲釁乘異時驚波伏莽之雄鳥獸散矣夫自東事興海上歲警塞下士吏遠斥堠乘亭障枕戈粟糗而不得休息男獨綏帶餔咽烟火千里則誰爲鎭壓搔㮕之哉頃五開之役急鄰之震不啻螫于其躬譬之逐鹿與楚其爲犄角耍以役不逾再旬徒不逾三萬芻草餱糧之費不逾五萬有奇用力省而收效捷則

惟我師祿州綦鶩寶長憑陵尺檄臨之歸綦恐後緜是觀之公之威德遠已諸父老則謂公之爲德於吾粤也有妙運焉夫粤苦上供極矣浸假而操之太弛則病坻浸假而操之太迫則病吏往者禁中出片紙下緹綺縶監司守令而錮之圜戶纍纍矣則病吏之禍也然吏病矣而坻亦不見爲甦夫易之剝君子所以尚天行者何也陰陽消長之際不勝躁而急於相持此以自愉快可耳潛消小人無顧忌之心而培養元氣當不其然迺今境內竭矣吏與坻何以竟相嚮亡擾也雖有翼虎猶將入吾彀中而唯所轉移則非公之天行能乎哉或稱公其材天優之而遇天亨之以故無不有也無不似也不佞否否材與遇安可屢相值也惜令屢相値矣而無所繇本散木耳不佞幸久事公竊有窺於公之學矣正德以來學者喜聞妙而厭言條理其失也

捕風拘者反是亦復蹈柴柵而自同膠柱合道器一同異沉浸於性命虛明之域而措之斐然則不佞於公見之矣語曰得其一萬事畢公其有繇本也哉公今奏最冡宰陳治狀　上方內召公矣皐夔伊呂之業可拱竢也夫寧直德粵爾矣

贈方伯臨淄曲公考績序

夫孔子豈不至聖哉周室衰王路塞諸侯力政各務爲鍥急馳驟之治媮取目前孔子喟然使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必世後仁樹其的於王者夫孔子宰中都一年而四方則之何事紆舒蓋至於從頌定公之朝調停幾三四載猶不汲汲於孟氏之墮成然後知聖人之作用甚大而其致甚妙也自天地始分陽明不必勝陰

濁不必詘張弛進退之際有大運焉驟與之爭其勢必兩傷俱廢委蛇容與而緩圖之造福遠矣下大夫有三都而業墮其二二勝而其一不勝豈獨孟氏之執便哉悻悻直遂自謂力必得之此褊淺之謀非聖人之道也夫今卣夏所爲伏枕憂當饋歎者何故哉攫之則彼爲負嵎而我爲彊項狗之則我爲處堂而彼爲擴莽此兩難也然而天意回矣遂左滇中之事赦弗問矣

彼有危疑之形而未肯遽降我有昌明之機而未能遽進交持而交相爲伺交伺而交相爲乘此兩困也今卣夏皆然而獨粤西甚粤西皆然而獨蒼梧甚是何也高嵓出入之地是彼所日夜覬心而巧爲朘削者也而自藩伯曲公之爲粤期月矣士大夫百姓始而皇皇然中而夢夢然迺今竟灑然矣榷額向未有定也今有定矣筦庫之羨向虞竭澤漁也今幸亡竭澤矣蠶山

迺冶涎垂於翹結今議稍稍息矣此紆徐之效也在易之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聖人非欲使人廢骨懺彊直而顧事恬愉夫固有妙筭耳公嘗語余不佞起家沁水遭聖明拔擢使居驕省不數年開致位方岳屬　上建　明兩覃恩中外不佞寵章施及於父祖不佞何以稱對揚哉夫巽懦雷同大誼所禁陽爲讓不吐之名而嫁既吏民不能爲公家深計不佞亦醜之矣甚矣公

之道易道也公治粤與前布使時計三載故事
當奏最九群守相請余言爲賀余生也晚余言
何足爲公重且柰公遜謝何雖然公所以爲粤
至矣夫越瘠土也而公務樽節休息之余事公
久矣朝而望公之色慍得無有苑結乎質之則
以某役興當糜粟米金錢累巨萬也夕而望公
之色喜得無有愉快乎質之則以某役省可省
粟米金錢累巨萬也夫公視粤無以異於家其

於高皆出入之地無以異於其膚髮也公所以
爲粤至矣天地節四時成甚矣公之道易道也
夫子相魯魯大治齊人章章侵疆以復藉非有
成庸詎能至是哉　上在宥三十載知人安民
庶幾乎必世之理公樽節愛養何論久近諸君
幸爲告舍人促治行　明王行相公矣公何可
無賀也

贈五河邑侯伍公榮擢序

當　上之二十一年長淮東西水大發民大失
業而獨五河令伍公疏聞上大略謂淮泗邑侵
當無逾臣邑者臣所爲上書行部大夫御史臺
察覈者數矣宜未即得請而饑民轉徙號呼日
益甚臣急出臣俸賑之度俸少終不得徧日行
村落拊循未嘗不摧肝枯骨痛也臣謹以所見
繪爲窮民待救圖昧死奏聞願　陛下速發賑

賑之且罷斥臣以爲爲縣吏而奉職無狀者之
戒疏既入公自以越奏得罪當解去而邑中饑
民朝夕率妻子扶携而環泣縣門者不下數千
計其壯者則復疾走當道苦留公而亡何則
上遂省奏發賑流移稍稍復矣當是時五河令
之名震天下天下知與不知皆謂令闊達而獨
稍令疏先發者微有所不慊於公卒亦無所修
其郤而莫不交口公賢也嗟乎世之愛其民何

以不若身與家乎哉身之勢便而家之地近也
便則足蹙而手爲之赴近則除呼而堂應堂呼
而除應狂奔盡氣不待辭之畢而往矣一堂之
下眉睫之前聲嗽嗽而朝不謀夕而動日有格
耳縣申而始詳縣詳而始勘縣勘而始會北其
會而始達之朝而民之塡於溝壑者什八九矣
德音未發　明詔未下而事已不可奈何矣是
何痛癢痲木之不相爲關而同室有闕謂之姑

徐徐云爾耶世無豪傑不能不文法從事一體
之誼不聞於長吏久矣不佞蓋於公嚮往也慕
尉鍾嶙書抵余公亡論孳孳荒政公始至卽敬
教勸學立常平裁冗賦歲所治刑書杖以下多
不過二十餘條金矢之儲至取諸宮中以抵箢
庫絲粟之費遂遂節矣他所治辦稱是書不云
乎股肱良哉令不次而高躋禁闥於恤勞乎何
有遍乃以郡丞相償何也夫以公之名天下莫

不聞主爵不爲不知公矣而竟以丞郡謂積薪
何嗟乎主爵而無爲知公則已知公公何必不
郡也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惟其所在則致急
焉家人父子之自爲家謀也孰主門內孰主門
外侯主侯伯侯亞侯旅畢命而責功夫豈與人
任乎哉今之君子位則取重而巧避其輕地則
厭外而期登之內非必盡私圖爭寵也蓋曰必
如是然後可以脫輓輅騁銜轡展盡其過都越

國之材而無虞肘格耳夫既以破拘攣之識馳
域外之議不顧與守文牽俗齟齬矣將何之不
可也不觀竹乎牆薮之生石壓之亦生矣汲長
孺爲謁者持節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川
便宜發河內倉粟賑貧人歸卽請伏矯詔罪武
帝賢而釋之乃以爲東海東海大治史謂長孺
以切直不得久居內數棄居郡非也帝固曰吾
今名君矣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耳甚矣公之似長孺也

贈光澤邑侯程龍持入覲序

三天子鄣亡論以黃山特聞其人煌煌文獻稱古昔而道先王鱗然繡錯今茲羽儀則白雪樓之社宜爲政乙未之役作者五人仲輔並奮學士旨於其業不勝屬饜仲輔宰光澤光澤人歌舞公爲衆父父不啻白曰此寧可以聲悅飾耳目塗乎哉頃余至三山三山譽髦致其黃髮之請天祚余邑獲事宰公逝將獻質東朔褎然卓

異不腆塗歌亡能勸駕假靈先生一言庶幾講德不倍昔再入鄣今再入樵鄣得其人樵得其政即不斐無當於講德文學顧仲輔於中和何有竊惟 高皇帝約法三十一章嘉與郡縣更始綢繆德茂亦既滲漉綢久而疎衣久而敝百仞陵遲牧豎跛曳三載而弊計簿大率皆譎文爾孔子有言布在方策矜令執方策以繩諸侯其孰不熄畢極之統斷幹此有所繇漸嗟乎今之欲吏治蒸蒸豈不難哉傭子嬉而坐受豐饒家督睞而勤呰同廩玉石糅矣誰與磨厲彼其表裏質跖陽施陰受始處女而後脫兔何異黎丘即不然而坐嘯是師吞舟是縱前有蠱而不新後有蠹而不見揆之令甲十合九離猶然傳舍其官也云爾先是仲輔得光澤或語仲輔蕞爾斗邑前此完者什無二三幸而尾全何有特操仲輔否否三王不易民而化五帝不良俗而理邑無小吾不以小忽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條諸一切無名者滌之下應者如響復條諸一切不便者更之上轉者如圜內無巵盂不可稽之實外無叢灶不可問之神一月而灑然再月而綵然三月而令如流水四竟逌然起矣煩寃侘傺務令總者實占毋令睥不知書而猾代之吻宅如廨吏舍立津梁峙積儲鐲浮淫恤匱之禮高年旌節孝百度維貞不具論其最奇

者膚莫之野瞿曇之宮椎埋于貨所不可知者何人輒從旁郡索得之舉邑大驚民有床笫相訟靡之則外氏之子居其閒幸也搆不已而陰漁其槖此未易以鞭箠令者不惮呶呶而發其艮辛令稽首淚歸琴瑟無恙博浪之椎秦法所不能得桃夭之宜非文德宜未至此若是者所滲入深矣譽髦曰宰公寧直余父實惟余師邑介在西偏不與賔興之壇坫士居恒嘆咤我欲

以文事與文事安可爲也宰公不教何乃罪也脉哉馬何必冀北木何必鄧林璧何必荆琛何必百畝十步之澤何必不茂草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切劘謂何爾且夫歲計樹木世計樹人不樹則王者任過樹之而小不可築大不可棟余羞乎棘薪爲期會功課躬自爲摘其精疵會則據堂皇而咿唔誦之無異塾師記曰豈以强教弟以悅安不傳舍其官孰大于是　今上

焦焦思治春王正月有詔郡縣計吏作何狀仲輸次對　陛下不以臣不肖待罪光澤臣寔奉職無狀惟是三十一章爲兢兢其斯以爲政舉其斯以爲中和漢人傳朱邑祗言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文翁興起學宮常選童子使在便坐受事而後乃今白雪樓之社有循吏矣澤人歌儛宰公不知所報惟嶽降神請以尸祝黃山

贈邵武李太尊入覲序

當世之良者有二其一陳功其一循理循理則日計不足廩廩德讓者是矣陳功非武健嚴急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談者踧踧直將為循理左袒其言曰胡然鷹鸇孰與鳳德胡然干莫孰與鸞刀似矣要以崇春溫則不得廢栗烈尊摧讓則不得紲馳驅彼其懷清虛恬淡之衷而賢有其理寧與惛惛憒憒猥事坐嘯而無短長者

同日道乎哉蓋余睇當世而顧執鞭於古黃李公云公起家司理歷郎署而遂為專郡下車輒罷諸煩苛申之以浮蠹之禁曰治務去太甚耳安用精若刻搿而細若毛錐吏毋以不急嘗我幸得備位二千石奉入於臣厚矣敢益毫釐筦庫毋以吾故不謹期會聽讞大者斧斷細者海蓄追呼不以勤卒史供億不以擾市廛臥大幾生饔矣竟內賴公寵靈無大水旱疾疫之災比歲告登流移收復露積克溢波及于旁郡父老綬帶稚子咽哺萑苻不驚獄訟鮮少二三相君以及令長參佐相與雁行受事兢兢以成休美譬則泰豆登車造父為御進退履繩旋曲中規無論夷險原隰而二十四蹄若一公之為也嗟乎此豈清靜而漫不事事者能乎哉君家老子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說者謂非獨老氏換之周孔則平易行簡之旨也夫邵武人人

皆伉急則自考亭氏已發之人性一也豈獨剛柔緩急之性殊哉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斧鑿與木固亦遞相入耳公本之無慾而出之以紓徐而和易一挈百順一舉百張而治効不見謂不振此不亦善守老氏家法者耶公蒞樵不啻再朞明年東朝群吏公當獻計博士諸生慨嘅謀所以竊比講德則相率而請諸家嚴命余孺子屬詞夫循理陳功公具有之矣

于以覆幬樵人何直昊天即辯有口亦安能名
天顧諸生敦文事者也請言文事余聞公公餘
輒據几繙書閉閣高吟洋洋風雅庶幾乎臥治
之執客言公固幸得樵耳閩二千石之國七延
建舟車旌節往來如織揮蓋走牘日亦不足他
郡則瀕海之阻舂舂日防海矣樵非有車馬之
勞海上聲息不可知之警遑食自公委蛇委蛇
足吾事矣浸假遇在大郡適當其族寧無見其

難爲孺子否否夫澤利用檝陸利用轍南薫不
能不絺綌西火不能不孤貉亦各濟其所不足
耳南國人文滃起比諸單父稷下山谷之朋區
區質勝耤令數百里而始獲一士烏睹比肩夫
非絃頌之道缺人守淳龐而上不以風之過哉
噫氣惟風萬竅群號齊侯式怒蛙士多趄距公
尚文事而披華振藻之士起矣樵即晏如夫獨
無箳書筐篋躬自爲操染唔咿風聲樹耳不假

金石厥有表儀淸靜之化莫大于是殷周之道
若循環然質敝捄之以文文翁化蜀廣厲學官
公何論與漢臣爭烈郁郁文哉則周官之理也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公其誰近 制
郡國治行著聞率內補列卿不階方岳牧伯之
漸 祖宗故事燦然復興公信宿三事諸生寧
無嗎嗎夫日月麗天詎顓顓於一丘一壑一丘
一壑孰非日月然則公之業其將自樵起耶公

玆行矣

賀陳令公考績序

我邑侯陳公之爲余邑也部使者郡帥咸嘗公輿等中丞袁公上薦書褒然舉首而公自癸丑抵今且三年所矣故事秋滿府薦得貤恩所自出行取超遷侍中御史臺近或先注部而後稍選補則積薪之以也公今報最與例合簿尉司巡諸君咸謂公是行宜有賀則屬不佞某使修其不斐之詞以先禮幣余謂諸君皆奉法任職

孳孳夙夜以事公者也盍各據所見而不佞得緣潤色之鄉君司巡且督郵作而曰邑與郡埒之乎孔道也錦田居腰脊之衝將迎兩告病矣屬干旌之不時往來如織扉屨卒膠一不備吏安所逃罪邇或稱多蠹漏卮舖出臺檄下鞫之公謂凡治去太甚在事喋喋奈何去後而毛舉之獄具邇悉從寬政此一役也庶幾乎在宥之理諸司周君萬君等更端曰司於邑恭置也於

海負堂洋耳昔以爲水犀今以爲鼲脫舟斂之守曾不及葦杭何所望之爲也公處我宇下加袵席焉曰公等第爲吾守府足矣閒受公指麾不盡如公指公舍旃不問也尉蕭君則謂欽貴嘗爲公上計矣入都門而知公者咸稱公長者旣而曰予固有甚適夫忘足屨適忘要帶適且予立無畏之庭事公忠之主所忘不旣多乎以歲之不易諸偸鑑起楪之莫相引也無算日公

先期賑貸俾之杲然而有生已而召偸長施其尤無良者咋舌而走欽貴之遑於簿責公賜也簿徐君曰希亮之事則司倉氏事也異時司倉民以大斗收民而出所紅腐餽軍軍民交苦之有倫爲名爲楪子錢收息代里胥之供而實陰陽公私兇餉額餉日削尺籍亦日散亡浸假而叢臣有警筭無庚癸蓋公嘗被冕而陶鑄秕糠矣勅里胥如令甲而入無加入也如令甲而出

無耗出也期不促而輸將踵至偺是以詘而法是以平此希亮未至時事也前于後冉其孰敢差池譴訶免夫不佞聞巳昧昧若有蒙也凡前所稱引皆公汪厝便宜耳爲之堂上者謂何夫身修者官未嘗亂也諸君於是乎一詞邑徃例歲除一更繇率醵金相奉名之曰器物輿馬服飾之費公曰民條鞭奉我矣此出何觔式也謝罷之異時定賦書金矢紛然公務從蠲損民不

知役間有入者悉索之過軺矣官舍蕭然無異塵甑嗟乎其斯爲公之所以汪厝乎語有之囷廩鷄栖不啄亦提所處固然業處脂膏夫孰能不潤要以廉恥相冒而空言繩下未有不反脣者也老子稱無欲而人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漆園氏之譚道術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夫多少之數不明於輓近久矣孰能徐以俟之自定澡以清之自正公之修也是之謂有本善哉

諸君言之美矣備矣不佞即能講德無所加諸君矣遂次其酬對爲叙

壽劉母太孺人序

劉礪峰先生既以諸生入太學余不佞不知也去冬余北征先生勞余于客邸余曰快哉先生之壯遊也五嶽三江令不盡目涉足躡不止先生其猶有子長之心乎哉先生曰否否在禮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夫男子亦欲其四方耳顧安能白首匏瓜局促社中兒爲雖然余有八十春秋之母在其何能以壯遊爲解于是先

生以今年六月歸而後徵不佞之言以爲太孺人祝夫先生之所以壽其母者至矣而安用余祝初先生爲余言其京居之念母也曰人情無所不可變也獨精氣鬱結注之於父母爲最不可變耳始余歷劍津富沙諸灘瀨水從懸崖上下瀉溪嵐杳靄不可辨亂石矬棋如人立淵[illegible]轉擊淙淙日有聲余於是遂念母也已而下[illegible]嶺浮錢塘仰而望之如挿天之山即而窺之如其爲靈胥之濤乎則念轉益甚五湖三江之淩淮泗濁沂之阻齊魯燕趙之郊莫不有奇蹤怪蹟風流彤勝使人低徊而不能去而余第無非念母也者蓋至京而春夏再見風塵雨雪則勞思又有不待言者矣甚哉先生之所爲念母也先生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余聞之人生精神壽命與天地氣候變化參合符應逼一無二其心順者其氣完其氣完者其命永皆有所徵驗

非誣焉而已呱呱之孩頃刻而不在懷抱則呼出門而不見父母兄弟則思及其長也至有勃簇鋒鏑而不能自顧者矣何以故則順之變而逆焉故也中世人多夭折上壽多不能滿百則豈非乖心拂鬱元精日蝕即天地精明强固之氣亦爲之遽變也耶余聞先生家故饒盡出以與弟遷徙出入叔息一唯弟是視先生第攻苦讀無所問弟亦惇謹廉直亡私蓄其子猶子畢

業婚冠成立矣戶內不下數十百指竟雝雝無異同故以此得太孺人歡邑諸先生學子至扁其堂曰順禽以今觀先生所爲念其母者益信且夫觸於境而念焉者必有不觸境而念焉者也不觸境而念焉者無所變之至焉者也夫至念之所綣結性情之所怡懌吉祥淳固大順凝焉太孺人之氣亦安所不完乎哉故其於八十猶詖之也世俗區區謂必得一命冠服乃可爲

親寵夫先生業既攻苦讀書嫺文辭而子猶子某某君又皆翩翩有成立其何有于一命藉第令如世人得之而淳心懿行一不如先生太孺人何順之與有夫一命冠服之順也以外淳心懿行之順也以內其爲以外順也者得則順不得則不順其爲以內順也者得亦順不得亦不變其順人奈何以其親愛之情精氣之凝注强而徙之不可知之冠服其爲道愈變而遂無以娛吾親一日之歡乎哉夫太孺人而後乃今順可知也太孺人之得以八十年怡然於此而氣不爲變也則先生之以也余又安能舍先生而更自爲祝雖然小人有父母乃不能繞膝下爲壽至使爲祿仕於四方徒有慕乎先生之深念母也夫曾不重愧先生先生亦安能以壯遊爲余解矣

壽文令君太翁媼序

余讀漢史傳吏治烝烝盛矣最著者龔掌擬之珍丁兕虎之令掃龍丘之門感尨眉之叟其立意務於華脆薄而歸之教誼而其事則河堤治鑄頃畝肥墝果菜雞豚之屬靡所不周哲蓋治辦彊力如此然本所自出則有如世位相承而家號萬石者三世鄉吏而伏節砥義者明經博學而流譽通儒者自詭分財而讓弟成名者傾

家周賑而全活鄉族者抑何其世美源源醇懿敦篤無斁也譬之嘉植託根沃壤豈與夫閭巷崛興師心獨智之倫同日道哉則文令君之於太翁媼是已今夫鏞巖邑也昔故號樂國而近已不無呰窳矣四郊之賦半淪於白波深山長谷若甌脫焉不可問而自令君之下車操而侖合而操無弗中理解也異時肘腋睥睨之奸幾穴室矣不佞入其疆接其士大夫君子歌咏頌述君不容以口也余曰非獨令君實也太翁媼之訓深矣夫令君是其祖伯父侍御公者也兄信陽君孝廉文學君而弟叅知君者也是皆擠專城分符竹用高第卓異徵而家傳縣譜者也他無論叅知起建安入天曹所評品方內數宰治狀至章灼矣弟兄師友宜無逾令君者而君尊人太翁少學易受其說於侍御公若有不釋然者已復從事胡廬山朱白野二先生之門二

先生亟稱之其學以恬淡爲宗以融貫沈涵爲務用是於易之旨稱玄解晚而偕媼太孺人隱於洮之野共敬叓易有古鹿門冀缺之遺風焉夫二尊人之行皆政術也是不言而教之道也然則成令君之治者二尊人也太翁媼之訓深矣士大夫君子宜何如歌咏頌述耶於是今年冬太翁媼並已逾八袠邑條佐文學諸先生願附令君之使而致其祝詞而不敢徑進也馳書

重厲而擇言於余余則惡能言雖然余不佞世治詩而太翁世明易者也易不稱積善乎善積則慶餘矣老氏之深根固蒂皆是物也詩之善頌禱也其稱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夫本父子祖孫兄弟之美而施於有政其於德也不亦積乎合吾鏞之衆歸美二尊人其於福也不亦厚乎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夫史傳循吏多矣未聞有稱歌所自出而願其福

祿壽考者第藉令桐鄉有思畏壘有社稷孰與娶族而祝大父母之爲愉快也抑古固有之而載筆者偶闕略耶不然則　本朝治化斌斌君民上下之情忠厚而深摯士大夫紓論述盛事不令有遺佚不章駸駸度越前古矣不亦蒸蒸盛乎哉令君之使行矣其爲我鏞獻千年之觴致萬家之祝而申之以不佞之辭不審所稱詩書於太翁易旨與否

壽鍾母太夫人序

公既以爲樵司馬則促歸而迎太夫人太夫人入郡郡人喁喁蒲伏而迎之境上翟被煌煌然魚軒偃偃然斯其衆人之母哉壽之日家嚴率諸博士弟子謀所以稱觴萬年則命孺子其辭焉孺子烏能辭顧唯衆人之母當爲與人誦之也而烏能無辭往司馬初得樵余賀司馬君侯幸甚夫樵故邑郡風氣鬱勃而未甚發洩西南

一帶逼迫沙杭興時衆阻窟穴皆虛而無人臥戟幾生耳矣開者不登旁郡不啻澤量人而此地以歲禳獨完是不可以臥而理耶公不謂然不佞奉母而出將師母而政何敢言優游蓋及余入南而民部公輒津津大夫人也大率謂太夫人豐于家而獨不耐休于纖嗇于用而獨不耐靳于施寬于內外姻黨若臧獲獨不耐惜于子少督伯氏幸及伯氏有成立則曰爾起家徒

步一試而遂拜守相尊寵矣爾何以勝其任而愉快哉徵哉言也是可一當太夫人巳世言戶樞不朽流水不蠹勞故也太夫人勞矣老氏稱嗇之爲道也曰嗇是爲早服早服則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太夫人嗇矣西方有母曰摩耶氏發心以胥度大衆其爲壽無量好弘施者也太夫人施矣天下有大寶三最先莫如慈司馬非太夫人無以有今日慈

矣具是四者寧不稱壽類乎哉雖然荆川壽矣必出以連城之寶而後乃今咸知有荆璞郷林之產借不爲杞梓楩楠猶之乎培嶁耳在易坤不稱母道哉彼卽以厚德載物要惟以一索得復然後陽動盪而資生始顯故坤無爲也無成也而無不爲也無不成也何以故有託故也余聞司馬初攝光澤符下令明示乃公決不爲隨俗侏儒侏荷合者悯心退矣民用以和此何足

闕觀司馬抑亦其倪今司馬歸郡郡賦籍刑書輻輳而咸受筦鑰日未春而起束帶而覵太夫人膳日盡酉而入入而舉所約束訓令跽告太夫人卽凡剔一蠹窒一竇去一濫釋一枉剜量舉行一便宜勞來拊循一士大夫亡不于于盡當太夫人意此不亦奉毋而出歸毋而政庶幾勝其任而愉快者哉語曰摩鶻奮於風騰蛇遊春霧言貴託也記曰樂則安安則久言貴適也

夫司馬不託昭武則無以適太夫人太夫人不託司馬則無以自適幸哉是毋是子交託而交得其適此之爲壽其斯爲不匱之道耶寧詎以久特聞坤不暢之四肢發於事業安所睹黃中之美太夫人其應地無疆矣藉有謂外言不入梱詰余其何徵徵之司馬徵之民郡公之言民

郡公名萬祿登丙戌第蓋太夫人猶子云

叙程封君年伯肖槐公壽詩卷首

蓋懋醇業以能文詞成進士已謁選當爲郡邑郎顧時時過從余瞿然若有難也曰不佞文之獲有今日則皆余父肖槐公之教蓋余少不敏不及就外傅獨過庭受詩家大人家大人即好談天下事也以故稍明習當世之務雖然余安能爲郎夫郎不受移檄於二臺使者諸長吏者哉郎奏記當二臺使者意則志行不則縶際上

所措手足又今罔少密而刺取名實反少疏豪有力者作奸利請囑善持人短長一不當則陽啗事而陰訐中之故今外有司之畏豪也甚於二臺使者諸長吏而其畏二臺使者諸長吏也甚於法余萬一郎不稱則何以無辱家大人余謂懋醇子未官而難于其官是可無難官矣罔官而懼辱于親是可無辱親矣已乃從容叩懋醇盡得肖槐公所爲教甚悉蓋公事父母以至

孝聞先是公母蚤見背斬焉寢苫廬墓三餘年如一日其於榱桷几筵之慕戀戀如也而尤閎達好施予屬歲甲子鄉大侵輒推藏衣食其鄉之饑瘠者久之鄉人人亡不知程先生好行德即凡飢欲食而瘠欲起者亡不於公乎匍匐公亦亡不次第拮据應也用是家益落幾不能自食公雖食貧甚乎顧氣益豪所爲行德益不勌適遘有奇疾數起數廢公自謂且不起一日夢

有天醫語之曰爾平生多陰騭宜其數必祈爾且爾後有達者豈其當爾身而斬之福饗乎公醒汗遍體下疾俄愈而懋醇亦遂以是歲舉于鄉異哉公之好行德也其所感通神矣哉夫天地之氣一而已矣天之于人也人之於其鄉人也子之於父母也鄉之於其所統理之民也其精神氣脈一而已矣以所以事父母者爲德於鄉人則鄉人悅以父母自視以子視民則民悅懽

欣和宅離靡靈長繇身而及之于親繇人而合之于天精有所必貫祥有所必集此理固然亡足怪者公既以好行其德得懋醇卽懋醇亦將推公之所以為德者以治民而復移民所尸祝懋醇者以福公是懋醇一為郎而官與親兩無憾也郎又何必不可為耶公今年六十而又二懋醇念公春秋高選後當取道梁陳稱公觴乃謀吾二三兄弟之詩歌以共佐其祝懋醇行矣

懋醇以彼其家學一筮仕而佐有民社言朝出吾口而澤暮及民諸所釐革興起慮無不煦濡撫循中肯綮者二臺使者諸長吏彼亦猶人上也安所不得當而動相掣肘為君子之化於其國也毋激毋亢毋深文毋鮮腆毋繆為恭敬居者而陰拾其短毋私自禦人于貨之謀而公盡人情務寬和為名而匪以行之豪豈能中我哉懋醇行矣

壽翁母林太孺人九十一序 代作

余里中蓋有翁母林太孺人云明年春太孺春秋九十而又一矣以壽與德特聞而其子諸生乾學君雅與不佞友也凡君之游余宦邸中者婁矣初入淮後入南楚迺今復延君而同游江臬也頃余一介抵君君意不欲行曰母老矣使我敝敝而馳之千里之外也則奈何使母翹翹而望之門著之內也則奈何太孺否否兒奈何以

我老故至遠黃公之綣綣乎公不負兒兒奈何負公始兒兒時日從黃公遊公所為操稜而彈射兒文者若而年所為促膝扼腕仰屋竊嘆垂悲古人盛年功名之際以相為于禺者若而年兒嘗語予負大汲深輓重御遠絕萬里而一息世無踰黃公者必若幻視諸有塵視八極慷慨浩歌揚推風雅兒與公固遁相桓文耳人亦有言不求友生公富貴無相忘也而奈何負公翁

子元望則力贊君行王母老矣壽矣其請公一言以爲重夫微公其誰重王母者嗟乎即余言也而安能重母即無藉余言也寧無爲母重蚕螾終日營營不越階序鴻鵠因風而翔乎寥廓之上非獨其所託者殊其志異也男子生而上下四方之志屬焉彼其匏瓜一經皓首而不能自解比鄉望而不見泰華南鄉望而不見裨瀛吾伊局促而姑自槁無人之境者世何數數然

也不然而少而樂群長而棄之老而謂無及於學自耳離索無異去旭日而併廢爝火也又不然而炎炎涼涼相夫已甚而故矯而異之以爲高扃而寘之以爲介咫尺之誼儒者猶或拘焉閭閻之情所不論矣夫福壽之盛也言德之文也名實之實也古人養老以祝詩書之言壽多矣要以希心不可數幾之物竭盡人子之願歸於闡休章懿廣厲流俗垂之無斁非苟爲誕而

已太孺不以遠而成子之遊篤之以朋友之義君不憚遠行而張母令名是務不匱之道繇此其選孰有重於此哉君有子元定與猶子元望皆名能武武黌序起其家太孺老矣壽矣撫育三世而遡觀厥成其斯爲無藉余言而自重者乎

壽永安邑侯某公序

余聞之陳揆義君吾聞蓋有永安侯云初君過
永安侯客之上客相與爲恭敬引重庶幾乎傾
蓋之託后余計偕入京與陳君比舍侯顧陳君
今茲計吏不佞殆不可知頃之旁郡貴人有所
嚼于不佞不佞不能執法奉也貴人盛怒無謂
君處北海不能一矢相加遺今其人方赫然握
柄所褒誅浮沉高岸可使爲谷其何有于蟻丘

已而大訃聞無聞陳君色喜烏號之繳其將不
加鳳凰矣侯曰未也一面未解夫安知其漏網
逾月君侯王官去矣去秋余過延平府君府君
談及拍案起也君寧知貴人乎彼不以大計去
侯徒以吾黨在爾故事計時方伯郡守立階前
吏部去所不當猶得據耳目爲爭爭之彊即當
路無從釋憾又方計時總侯能禁侯開口言乎
言則昔日請託之事播大庭矣侯出都門而王

官隨之則貴人之所爲苦心也兵法掩擊曰襲
出其不意曰詭夫古之君子其與人爲構也則
訟言攻之今之君子其與人爲構也則百計而
襲之兵莫憯於志機莫深於自引匿毒莫鷙於
紲迫寃莫極於無罪見放子釣而不綱弋不射
宿夫非以其陰謀取勝是非堂堂之師而大哧
乎喜怒哀樂之正性乎哉且夫等儕爾等士大
夫爾君侯傾蓋而客陳君而獨不徇赫赫者之

請夫豈以其重若此而輕若彼彼已南海風馬
牛之不相及乃從他縣奪人贊父母之法此俠
解所羞而謂講學者爲之兢兢三尺怵不爲動
繇是則可以得官不用也君侯於是乎加人一
等矣客言塞翁失馬桑榆収之官之爲道也識
者至比之於海夫既以操舟歷之矣倏而安瀾
倏而排空何可常也即有最年猶將失機於是
乎驟耳目竭手足之能萬不顧一生以與陽侯

從事幸而獲濟敝敝至老是安在其能齊神耶林下之樂角巾而游六博而嬉登高而望臨流而歌酒後耳熱親朋爲和當此盛夏挾黃庭而高枕北窻淸風時來簟筦俱涼鼻鼾鼾如雷矣此之康莊雖有瀛海十洲終不以彼易此鴻鵠高飛弋者何慕焉天網恢恢夫寧不相善人耶八月某日則君侯覽揆之辰會應君入南請余言爲壽余不能知君侯徒以疇昔所聞誦誼如

此夫君侯既去而能使舊邦冠蓋相與爲百年之祝君侯所以爲永安可知矣

壽趙太公九十三序

方次公之爲大司寇也而封太公業已望九十也則已與中丞公同時請洗沐而訢訢膝下矣而會留都御史大夫缺　上操印弄熟視久之無以易次公者當是時　上詔起者再次公所爲疏辭者亦再而太公弗是也曰兒奈何以我老故違　明詔之惓惓乎吾家世本海上布衣耳爾兄弟束髮起家遭遇　陛下不十餘年而

歸然九列伯氏亦遂以遼陽建牙膺寵矣於人臣無兩當吾遠跡海上時稍出爲諸博士弟子師寧自知後來至是哉亦安所稱塞也夫吾朝而望日出之外則朝食而朝不下咽也暮而望星辰之內則暮食而暮不下咽也爾豈以區區膝下爲足愉快吾老人耶海內聞之莫不謂太公能以大義教其子也於是太公春秋九十三而太夫人亦八十而四矣壽之日留都縉紳諸

與二公同通籍者皆因次公而致其百年之觴而使不佞某修祝詞不佞某乃致辭而前曰余讀詩而知太公之福非獨遭際異也亦父子兄弟之交相爲重云　明治過周德遠矣周之盛也而四牡之臣猶不遑將父母者何也夫濟濟多士宜莫如周而尊尊親親宜莫如天保之世然而人主方有所急而伸之于此則不得不有所裁而詘之于彼也夫使人主至詘我之情而

急伸其用此其人必非天下之常人也且四牡之臣亦猶然衆職耳紀綱重地四顧視而不敢輕畀幸而得一人焉而又以親老爲解謂國楨何余故曰次公重也古之君子非無本而策勳於朝也文武備譽望隆而後四方法焉四夷順焉而論世考德之士猶推本其切劘之所從出以爲非至聖之友無與共組修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然則長

公之業在維之六月矣夫有長公而後次公益可安意於其出也余故曰長公重也夫長公重而文武將吏聞風而奮於邊陲之上次公重而內外宮府百司庶職悚然肅清盎然若一體矣要以長公重則太公重次公重則太公亦重二公各出其重重天下天下亦還以二公之重入而歸之于太公太公受天下之重而不自知而太公之所爲重愈重矣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爰沂關先爵將爲山靈取重而况人乎况於父子乎三壽作朋爲岡爲陵其斯　國家絕盛之福也與哉或曰太公家世海上人也夫泰岱重矣視之乎三公而崇焉者耳自七十二代後皆可登而封望而禮也三神山在海上世主至甘心而不可得夫可得而重者猶可得而擬者也惟無得而重然後能高出雲霄之上而與天爲徒猗與休哉人貌而天太公

其中錫無疆矣

壽某太公某孺人文 代作

太公太孺人業既以御史君拜　詔書莽然服

天子命服尊寵矣顧遑然若不欲以御史父

毋聞於人即御史携以養弗往也曰余受命於

龐公氏夫婦矣孺子其索我於鹿門之野而奈

何其以秕襲東縛我自大父憲副公廪廪守清

白乃今而始發於孺子使孺子居官文無害足

矣余方釣於水而得魚弋於山而得鳥歸而與

太孺人燕飲酣歌以老何不足吾事乎即不然

而夸一命之服以焜耀閭里使長老子弟引衣

起走而不敢與伍又不然而託於居閒俠長者

之誼數數與長吏為禮而實不以公事至也又

不然而敝敝千里而從孺子吏朝夕饔飧之奉

以為孺子憂其若先大父之教何何攝生之為

也吳某曰攝生之道大矣哉夫昔談壽者則莫

不以索桃椿冥之屬為可以久生而長視而老

氏則曰莫若嗇今觀翁二人亦唯是釣弋酣歌恬淡而好修廉取而嗇用以自偃僂於塵埃之表而已然生世並六十餘於此矣而顏赤赤然而髮玄玄然而形翩翩然而行冷冷然猶乎其無有外營也瞳瞳乎其若稚之年也若此者其不亦嗇神之効耶翁好釣弋請以釣弋喻今夫魚相與忘於江湖鳥相與忘於山林而不能免於人者彼猶未廉取也釣者一朝連六鼇而不

喜期年不獲一不慍持釣而其釣莫釣者其心淡也伯昏瞀人臨百仞之淵足外垂而不懾神氣揮八極而不變者則純氣之守也夫攝生者亦若是已矣人心淡則神寧神寧則氣完氣完則不妄自洩越焉而壽是以造化在身而宇宙在其掌股吾惡知夫翁二人之釣弋酣歌而不爲索之桃與夫大椿而冥靈也耶雖然未也太公以之適于魚御史得之以釣國太公以之適于鳥御史得之以彈刺而肅清夫嗇之爲道也直可以事天治人則何獨以攝生而止耶余猶及御史司理余郡時吏士敢與奸爲市奸士敢暴里閭里閭瘠戶不啻若嚴霜大雪中而陽煦之也而其自持氷檗顧愈甚今其爲臺中執法何以異于司理時此不亦得翁二人嗇神之訣而善用之也耶夫御史推太公之道以紹明先憲副之統方將釣天地之嘉美弋生民之福返

而致之二尊人二尊人者廉於取而取適益嗇於用而用適益大教成于家而化施于國猶徉於釣弋酣歌而道大行於數千里之外名大流於百千萬世之後此之攝生其又可以索桃椿冥之屬較短長哉老氏蓋曰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則重積德重積德則莫知其極翁之發御史而積自憲副公吾又何知其極也乎哉翁好稱鹿門鹿門豈能及翁翁二人即不欲以御

吏閒於人何可得也

壽中丞汪澄源公五十序 代作

頃 天子置天津而拜汪大中丞公鎮撫也亡何則東事寧矣先是議者謂天津割燕齊遼三垂之海而戍軍一切草剏大率用軍興法權宜事平宜已而會今年春上谷軍卜帥則從公而開府上谷 璽書兼防海如故蓋公今年年五十矣不佞自惟以弱息託公幸而處葭莩之末知公宜莫不佞若也而公控制二域又 上所拔擢尊顯則聚諸子姓賓客稱所以壽公者客

曰京師視天津宇下耳上谷則不翅右臂也夫非成周分陝之任也與哉自周召二伯猶不能徧理公何材之兼也客又曰方今用人蓋略倣周制云夫其出南仲於朔方而後旋而遣之於西戎方叔起家玁狁再駕與蠻荊從事公何以異是矣然而方叔壯猷又出於元老之年而公僅然五十也公何以自結人主乎哉 上聰明

獨斷筦轄諸老或婁舉不一俞公不數月而再建旄鉞何易易也繇斯以言　明主知公神矣不佞唯唯否否　明主洵知公公之材亦洵饒於社稷之役而兼勝之雖然此有所繇本也昔者人主蓋嘗急於奏天下之功而輕使其人矣比一再使不効始不得不倜疑遲迴而姑示其重即士大夫亦未嘗不刮目見奇而卒無以自解於人主之疑夫使人主急而不得士之用又

使誤於用而併廢其用則亦挈康瓠而應世者過也夫鹽車之駕不可以歷阻溪澗之槳不可與涉海任不任異也而況抒社稷者乎往不佞之為南粵鴆氏而公方屬大司馬也則業料量天下事矣當是時方內幸安瀾亡警五畢于解辯公卿大夫不復有危言變色之慮帶櫜佩璟日修太平之容而潤色之公獨持論廩廩日夜攷載籍問耆宿究極乎天人性命之指間有所

感憤糺白璧當世利害時而撫膺時而鼓掌適然若當於其心時而躊躇時而蹙頞黯然若不能自釋也甚者不自知其摩切矣而還而徐察其存則又穆然屹然不啻若泰華之安而不可為動蓋公之督學者一稱治兵使者者再所在風裁治辦諜然於奏刀批卻之餘而為之滿志者稍吐其百之一二而其收精韞明沉重不盡發者則十而八九也公客部時嘗紀其獨坐之

軒曰兹仕則可謂無事矣然天下之理無則必有有獨則必有對乃今所斂然獨坐而炯然獨覺者誰乎夫若是者是固公之所繇本也古之君子居則曷嘗蒙溫焉繫日逐而天下信其有廓清摧陷之功起而在事社稷倚若長城亡它炯然而覺於其中而後洞然觀火於其外先為不可動以待夫動者之錯出然後可以立理中而應無窮傳曰得其一萬事畢其斯任天下之

重而不疑者哉客聞不佞言也而喜嘶哉君之善壽公也有其具者易其備公是也夫南仲方虎之烈寧足爲公盡乎哉

壽周鳳池太守序 代作

自有祿位之嗜行盡如馳走險地如鶩足重而不息者何哉爲名而名不能不滅爲實而實不能不虛爲全而全不能不虧爲伸而伸不能不屈就令不滅不虛不虧不屈然而得之固已太勞饗之固已太厭消受固已太苦罪業固已太重性命固已太損折力匱息竭烏在其能不敝有人焉抱顓顓之義處無妄之世知鑿之圜

而方其枘知路之狹邪而高其車天地必不可圖陰陽必不可納則世必且群然愚之矣雖然彼即不得於人然且必得於巳失之乎功名富貴而未嘗不得之乎精神命脈失則塵氛得則鴻寶失則一時得則百歲千秋以得敵失過無不及綠是觀之在此不在彼吾師周鳳池先生起家司馬尚書郎出守嚴州以無罪見放後稍起知吾郡久之意不自得謝病去余觀先生在

郡廉公有威操下庾庾異時倚憑城社刀錐文
墨之奸蒲伏蹐足不敢動癸未春郡有謀弄庫
兵者事泄梟洶洶變且不測先生覲歸中道聞
變兼程進罪止獲者餘黨一切置不問卒以安
其沉毅鎮定類如此以彼其材何至空自槁於
草澤豈亦時會然哉故曰和愉寧靜性也志得
道行命也數有所不逮君子明其性而已矣且
夫鴻鵠因於風而騰蛇遊春霧豈不樂有託乎

哉古蓋有闊步長筭之士欲有用其未足恨不
得厝身於青雲之門讃嘆頌述而安為之黨及
其勢盡途窮然後躑躅以退卽不然而矯矯當
年猶將不免於困踣之餘方先生在事江南相
君遞起一時從政者新方務為包荒容與以叔
沉淪雲蒸龍變比肩林立所推轂慮無不立躋
尊膴先生無論託於閭里困衡已久令少須臾
無去庸知不光依日月而孳孳謝歸將先生之

不屑者信於人有素人亦遂姑聽之以成其千
仞之高而弗取尋常相羈縻耶其斯為世之所
愚者哉先生既去益務為恬退門無雜客環堵
蕭然幾不蔽風雨後數年而某守先生之鄉先
生時進某而命之自地方利病水旱盜賊外無
一語旁及子姓邊邊咸守其家法蓋今八十年
於此矣而行冷冷然而視烱烱然而氣盱盱然
而神㢸㢸然人望之似不若八十然者夫百卉

遇春則榮秋則已焉大冬嚴雪而松栢挺然獨
秀崑崙之山有若木焉吸太清憑太冥其薪曾
不為清廟之所材而後乃今猶知有若木藉令
蘇初而觀豈不偃蹇淪落甚哉夫然後知生人
之福不求名而名不求實而實不求全而全不
求伸而伸而向之息機勇退而泊無所嗜者乃
所為深根固蔕而大有所得者也先生壽不亦
宜乎哉初先生在郡分較省闈某兄弟及劉國

復國徵先弟同出師門下乃今劉國復去而某弟與國徵則皆爲異世之人矣獨某二三子在耳五月十日實先生覽揆之辰竊感先生所以致壽於世未數數然其可爲吾徒誦義至明也即不文何能無衍於先生

一　賀徐三尹壽序

展太和之世陰陽調風雨時群生悅遂無歎息愁恨之聲則有位之上願哉不然者逢時不若而急民之困則責之公忠之長廉能之佐精一心以爲民請命而後上人者始獲徼一日之安而饗有千秋無窮之問資舟資車修禳修祓主伯亞旅之並歌有味哉未能壽其民惡乎恤其身此我邑佐徐君之仁之所爲至也先時郡存

餞備兵使者唐公偕守蔡公議出帑金六千糴東粵熟視佐領中惟君賢可任又君之職專於庾而今悉統於虎牢邑事故無足煩君者遂牒君之潮至潮則穀價翔起輸致必贏非面受二公自不可爲歸謁而後往受糴蓋是時當道諸公咸咨嗟賑貸即斗菽不自甘制而與民共旦夕之命邑大夫山陰陳公又自捐贖鍰徧行社落問愁痛諸閭右佐之劑量支吾惟恐不給當

是時士恥監河之貸而旅渴黔敖之食居無雞豚之豢而行鮮宿舂之糧雖復棄田宅鬻妻子持豐玉何為矣君再委入潮所糴粟為石者數萬藉三老長年付之汎舟之役自潮及吾郡相繼其時民讙呼得食市價為減斗粟率減至數錢乃稍稍及新嗟乎君所職一簿耳而能躬持籌平出納為民稱任使至是艱難險阻之任豈不以人哉今夫泰岱之為嶽至尊矣然必有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而後能龍嵸霖雨而膏潤群生長江大河亦資谿谷何以故相承焉故也高以下為基大以小為承守令師帥比諸河嶽非徐君則觸石谿谷之功誰為奏者士試政邑屬其大者既不得卬首伸眉豎尺寸次者又不能節縮拊循微有所漸于沮洳惟是錢穀灌輸身任之而身辦之多方呴濡使民獪得需西江之水而活其張口之鱗次趨者行部者不亦藉以免於戾而於體國可無虞乎哉貴以其身勞于民者適可以托吾民愛以其民忘吾身者乃可以尊其身此大年之義也古者矜處士之行所居大穰民至社稷奉之而況於為民牧者乎君自領除書履任數月輒隨郡國吏上計無何竣是役往還跋踄且二載其任職治辦上嘉而下信之所謂堅强便利聰明慧智緜無窮之曆者不在身而在闔郡數萬人之命於以軼往躅而

騰脊章復誰問之者詩不云乎既飽以德君子萬年夫非入呴而人哺之謂亦其德廉能公忠勞以及物靡有愛也天其遂以民故授君年而隤錫之君宜敵愾觴而愉快矣恢台之夏適君揆初度邑父老子弟謀所以壽君者而使余為之次其事如此

賀大叅林考吾褒封三代序

當不佞之督西粤學也而公適以大叅守桂平也屬　上建　明兩加　慈聖徽號公至未浹月以入賀行比竣事當路推轂公晉臬長矣先是　覃恩之詔二三京文武臣寮無問崇卑皆褒所自出不及外吏及外吏者方面之久於其職者耳會諸藩鎮巡以臣子至情請　上復曠然與之破格故公雖未久亦援例以請而大叅

故三品則公之王父母父母亦遂以叅然　誥贈矣　命下郡國大夫長吏父老子弟皆拜手稱慶謂公貫微有奇遇而　聖天子之所以褒公者蓋未艾也則謁某而徵其不斐之詞某與公仲子無錫君同舉於辛卯公吾父行且公實子我不直以寮誼如貫也即不斐敢謝不訥余惟　朝廷推恩之典重而泛而予之則重者或轉而為輕人情覬榮之望厚而躐而得之則厚者或厭而為涼故人主雖曲於體下而常有定不假之規人臣雖篤於所親而夙夜孳孳若有希冀不可必得之意此聖人所以神其鼓舞之術於不窮也雖然格為常人設耳非常魁壘之人而豈可以常典拘文法限哉公弱冠登朝籍郎署牧守至今官先後將三十餘載迨事世廟　穆廟　今上三朝矣乃今而褒王父母寧於資乎躐取獨喜公蘊藉至今日而顯庸也

公雖仕三十餘年中閒家食蓋半之初憲饒州江陵議汰冗吏饒在汰中或見為骫骳不善諧於人陰賢之懸缺不補最後用薦者叅知楚復中萋斐當公之闕而再抑於家也海內知不知莫不為公道發憤公獨無纖芥言面居則邀朋儕結里社課子弟玩圖書客有以公府相干醉遣之一觴一詠嘯傲於清濟之上怡如也尋常埃搕摩訶足望公哉今都憲溫公雅與公莫逆

二三相君大臣亦公同年友也急公如左右手曰考吾不起當奈正人何公躡躡柄用矣　聖恩洋洋寧復爲格限耶夫天道猶張弓然其翕也所以養其出也挹彼注兹何豐嗇之與有易之晉者進也初六罔孚而裕以處之則其占無咎未受命也二則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矣繇此而三志乃上行嚋曩之裕今兹之所藉而行也公其庶幾於六三乎公爲人凝重不洩沉毅而

悉於事情辭受取予兢兢若厲至於推和煦物獎借後進氣誼懇惻訓詞雋永雖戾夫漓子不自知肺腑之無餘也或語余公守廣信時遇旱精隨禱輒應郭內災將及圜闠啓釋之卒無一逸去者向風拜祝雨突下如注漲餘熄矣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子姓斌斌醇實並茂仲子無錫君治行爲東朝第一去年秋冢君以明經起家矣嗚鶴在陰其子和之其謂是乎詩亦云福祿申之後此而公以三事九德對揚　天子明命繩繩厥后則余又將以濟美之說獻兹典未足以竟公也

駱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儼 忠懋 較

序

林比部恩榮錄序

臣駱日升曰夏周以前尚矣兩漢吏治蒸蒸上計最輒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入爲丞相褒嘉先世無聞焉豈有之而史缺不稱與將先王因親教愛之道未備也　明興世爵之典施及乎郎吏矣易曰惟聖人通天下之志夫其式序之

法行於朝而高風宿儒名流淑媛之德表於家假以尊名而被以厚實出之不窮而鼓之不倦使人各奮其能殫盡其所愛敬父父而子子夫夫而婦婦士生其間幸而遇合則感激捐糜而不敢辭不幸而黃槁蘁上亦將督率子弟徼異時萬一不可知之名而消其發憤不平之氣此聖人之所以通天下也故事滿三載京秩率請封在外州縣非治行高第列薦者例不請然內五品官大槪不及滿考輒轉去初仕而得累封最難惟自縣而州之善於其職者遞滿遞封如令甲重元元而摩厲長吏則　國家規摹弘遠矣比部林大夫嘗言臣受先大夫經明　上命爲博士弟子師已擢知海陽不數年晉均州守賴　上神靈方內無大水旱盜賊之警百姓樂業臣奉職循理可幸無罪乃得再爵父母妻如

臣官　上所以寵臣甚厚雖然臣有痛焉先大夫落落授經沒齒負郭窮巷無能博一第日幾幾孺子不啻如農夫之望歲乃今業已有秋而不及身嚮利之徒然奉　陛下璽書酹而致之墓門之棘每一念至腸未爛骨枯矣臣謹勒詔書傳諸世世子孫令無忘　本朝之德子必孝而臣必忠晨安於田畝而學者守聖賢之道以翼太平斯臣所夙夜　哉嗟乎大雅作召公

考對揚王休古人受國厚恩其必欲張大而世篤之類如此臣見大夫之澤與　明祚俱未艾也

贈學博曾用胸射策南宮叙

不佞之友四方士三十年矣沖約清遠無逾曾君用胸者用胸之署吾邑庠也節交遊務沉靜四壁蓬蒿幾不蔽風雨而益發憤焚枯達曙夜不厭執業之會唱和于鳴溫辭醇色承接初機要難潤澤壹歸大雅若迺片語斷金傾筐玉屑矢觸針投毛吹翰舉一以為寶鼎山聳雲霈轇轕一以為邁鐘綠綺鸞鶴淒清合喙齊鳴同工

異曲則與吾家尚孺代為政蓋尚孺氏津津道古枕藉芊縣居恆謂名家不出則名山不空然懸湖海吾誰與為儕顧獨於用胸有當也可以知用胸矣今夫制舉義文章家一股耳張之者直以為宇宙神物類書倒畫絕去階級得之則寸衡皆味失之則全瑜亦瑕夫非技有貫心而精存孤詣者耶　今天子煜爀文治壽考作人淵漱河漢置羅雋造多方多士並飾所懷來高

自位置臂則如泜如陵咸斲代興豪鞭鞕殂其
孰敢不力用晦勉之矣不佞雖老猶與尚賒請
爲君離坐舉臂以佐手勢二君得無哭其狂否

庚子粤西齒錄序

歲庚子粤士復當偕計上既登名則次第雁行而請言於余余唯侍御錢公首業有訓言矣余將何以勗諸士哉余聞諸禮士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先師而後友貴觀摩也諸士曩在余學宮師事矣乃今既登名而次第雁行庸非友之云乎夫古人慎友所以去邪僻近中正也而中正邪僻之辨莫嚴於義利之界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敗夫士曩之在學宮也朔望升散而游於廣文之廷雖文具不敢不齊遨布司郎墨綬士敢不矜嚴使者又歲一巡行殿最之楠瘢於佔嗶威收於夏楚地無所可藉而力不足自奮雖欲不淡其勢不可乃今而一日登名則夫嚮之月會歲較雜然而約束我者業已脫屣置之矣而體貌又得以抗禮大吏大吏亦往往寬假之是故其處勢寖汰而期物

寢脅朋黨交游慫慂附和非其卑瑣計較之習則其焜燿夸大豪衡而不可收拾之氣耳於此時也有以異時淡薄之味優游漸漬而切劘之不友之藉而誰藉乎哉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而况士乎諸士勗哉日者主司不嘗以不忮不求試爾乎夫不忮不求即淡也即予輿氏之所謂不忍不爲而易之所謂艮背也而曰百爾君子則余之所謂友道已夫舍

艮背亡所謂光明矣舍不忍不爲亡所謂仁義矣聖人教人毋亦唯淬厲觀摩共歸吾道之淡而後已寧別有虛空玄化而不可測識者哉諸士勗哉余幼所受之史師與得之交游者惟淡最喫緊故用爲諸士亹亹諸士行友天下士矣其試以余言質之

庚子粵西武舉錄序

萬曆庚子冬侍御擕李錢公試西粵武士武錄成不佞某以故事宜醮士末簡或謂不佞粵士之不籍司馬門無慮數十年於此矣毋迺武是修而弗兢於文也乎不佞否否夫士而業以武名矣而焉用文之且夫方虞武者之弗力於武也而焉用文之言在成周文武嘗合而爲一矣當是時士人則俎豆絃歌而出則蒐獮恰次日

夜瓜分其精神潤色其儀貌馳驅於二者以求媚人主人主亦往往雙收而並顯之歌雍詠勺而天下郅隆然及其弊也士猶虞夸從衡而士當於用漢興棄詩書思猛士一時將相侯王號椎魯少文絳灌衛霍之流遞出而鞭笞四夷四夷賓服擴地萬里漢祚賴而後植綿延至四百餘載夫漢治何敢望成周絳灌衛霍雖名將何敢望方虎要以去晚周游談之習則遠矣去後

世清虛道學之効則又遼矣繇是觀之士亦何用巧爲文哉今制文武士特並置兩科武士試騎射而申以韜鈐之術夫非周禮也乎哉江漢六月之烈驎驎起矣論者直總總太平有如倉辛而不獲一士之用何也夫今之弊非不文也而患非其文非不武也而患非其武又非不兼合文武也患在名爲文而跳而匿之乎武名爲武而跳而匿之乎文也夫操三寸之觚吾伊而

玄黃紙上則文矣文耶非耶暨暨詻詻帶楄而呼於人曰我能人拔人車拔車則武矣武耶非耶又其甚也文不言觚管而瞋目語難以詭爲能將武不言枝擊而褊衣鑿襟雝容文墨而僭爲能文嗟乎是何秦漢之士所不兼者而今輒輩出耶然則文武林立而不獲一士之用有以也不佞聞之古人之言武矣四郊多壘引以爲已辱是謂武其氣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沉毅而

不露是謂武其咢敬事無壙終日矜矜是謂武其心金可捐家可破而必不可處不義冠可褫爵可奪而必不可居不聚之功徼萬一不可知之名是謂武其節若此者是武而力於其武者也藉令不盡嫺于文何病哉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大凡天下士才不必泰高學不必泰矜激名譽不必泰動衆斂華而叔之實各思職業而求其心之所安則雖季世中材皆可以嚮成三代

之治夫寧直武士已哉諸士諦聽毋謂不佞職在文而詭言武事也

癸卯粵西武舉錄序

某不佞質文亡所底奉　上命使督西粵學盖三年而再周邊徼伏睹　璽書開復以武衛責臣不佞兢兢懼無以耶明　明旨所至輒課諸青子或被以詩書之業左鞭右韃逝將與髦譽周旋今年秋乃有起韜鈐而得意場屋者不佞而後沾沾喜可知也兹棘院重開武士衆起得焉斌斌用光鉅典不佞亦藉是以免於瀆責雖

然愚心黯然未見若曹之何以稱塞也往庚子冬不佞與是役矣登之醮之又大饗之三奏彤弓而勸之射策險年尚不能盡至道之云遠吾分其咎於山川顧將何辭以謝大司馬矣夫粵在上世見以爲高山毒水其中多觭巨怪物水道上下擊石人跡之所不可至也兩伏波將軍率繇是焉趄當伏波得意時擊牛釃酒燕勞吏士且喜且慰顧自念浪泊西里間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慮無及於平生辭氣感憤悲壯吏士皆伏稱萬歲一何盛也向令以道遠前卻廓詎能至是哉　本朝威德兼於二漢朝宗之路不澀麓冷而東牂不駕謂適足何且夫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奮而成餒而敗者也雖有文人材士辨博恢奇不壯氣則精神不王文釆無光雖有侯王之尊卿相之貴不壯氣則不足以磨礪事業籠罩英雄功亦不奇名亦不著兵大事也豈

死官也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此豈碌碌人後之夫所可辦哉莊周氏有之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不可逃於天地之閒夫讀其言未嘗不發心沉痛也夫人處荒陋之中生不見古人忠義名節之事國家鴻昌駿發之業長不知君父養育生成之恩空以其昂軀哉將飽餧坐餐斷送黃臧生臾萌隸殁同凡鬼雖復犯人之形何用貴生有志之士宜何如斥下

顔赤也　我朝以武事開國魏鄂朱涼轉戰逐
北建功萬里之外將將之善繇　高皇帝長陵
三犁虜庭一時虓虎醜郁丹青　皇上嗣曆之
日久載纘武功桀酋叛將次第膏斧德澤上昭
天下涌泉洽氣旁流而頑虜王夫婦蠢蠢動矣
彼豈以我爲無人乎　國家養士垂二百五十
餘年折圭延賞冊不勝書而匈奴未滅仁風湮
鬱地廣大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不佞輩愧死矣

若曹勉之或曰人事如天道然昔日雨而今日
晴寧詎膠於往枉夫士而後適今知嚮往矣不
佞不敢知聊以今茲之行卜之也

丙午江西鄉試齒錄序

蓋不佞嘗三入豫章矣少時從家大人宦遊由
鄱湖浮彭蠡乞靈廬山問往還經年無所遇最
後叨傳遽數月輒行今年春乃得與紳衿從事
云既賓興九十五士飈起於都哉五老三江之
靈具是矣九月既望齒錄成侍御史公訓蔚儁
永觴然弁簡首諸士復以故事索余言余惟豪
傑之生與山川氣候相應聯翩而出則亨運之

遭而後乘焉非偶然也諸士皆盛年奮發所錄
世系鱗次氣誼不啻綢矣雖然吾虞士之貌爲
讓而心是競也人之情喜於標其所有餘而勇
於乘人之詘當其力爭雖父兄不避其甚者捐
利而不居讓名而不取陽爲棄天下之必爭而
陰漁其實則其巧於競彌深而說於人彌遠夫
人望之而可知揣之而可測有物焉望而不可
知揣而不可測則必群聚而驚怖之矣聖人亦

人耳何驚恠之有哉凡人託於驚恠者皆爭於人情物理之外而自爲有餘者也非聖人之道也故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智廉勇藝四者士人之美行也無禮樂則不正不平反不如愚鈍椎魯者之質任而無傷於世繇此言之聖人之道可知矣　上孳孳作人項命禮官議紬奇崇雅婁屢　明詔一時公卿大夫砥羔羊之節數年來雖仕路遭迴而清議昭著禮讓

明之効也士安所趣舍哉夫學聖人者寧爲平毋寧爲高寧爲小毋寧爲大要以積小則大積平則高道有二乎哉生而不見海者以海孰與江湖大也人皆笑之雖然百川學海未嘗不赴海也昆崙高矣方內不一至焉觸日大地厚德載物乃與天作配此虛實之辨也諸士以爲何如

西粵人文敘

往余讀桂海虞衡志心異之旣攷圖經因想其人文客夏適粵文武闈相繼已維於泉閩今年春適得以其閒試都人士趣兩江次第而行諸郡國也維時衆藪吹萬亦旣成響爰有父老先生儼然造予而問焉吾粵不亦西南一都會哉

明興化洽學官碁置備干戈羽籥之容肇盛矣廼文猶樸稱何也將無地氣閟之耶不佞否

否文神物也而奈何氣閟之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流行無不之也無不極也胡然而五嶺之外能閟人哉夫文非神也而文則神之所託以出焉者也易稱陰陽不測之謂神彙衆較著則有若雲物若星漢若山川刑德牝牡其閒則若人若物若儒若墨若陰陽名法道德若卦若疇若經若史若四代之禮六代之樂燦爛炳煥不可殫述詎曰追琢能乎哉神也是故

人生而墜地啞啼一聲此時而得文之機是何也是皆有神存焉神存而形存而聲存而文附之矣諸生爲文尚安事遠取神乎神乎於巳取之而巳矣今夫父老憂文之太樸也余恨樸未盡耳譬諸璞玉精神見于山川神韞而光生樸何負焉今吾錄一編於此大抵皆出之樸多而雖之神寡也地氣云乎哉樸稱云乎哉在眞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父老覩之此亦爾粤之人

文也父老聞余言也听然而笑有是哉子大夫之張粤也粤士卽不敏何敢讓焉遂刻而播之郡國

惠安縣志續稿叙

余邑志舊出襄惠張公筆號稱雅馴自公志後且兩朝嚮弗續綜故實者病焉宜春楊侯知邑事之三年慨然以攷文興獻爲巳任爰謀經始而會郡御史丁公御史陸公檄下諸郡徵全志因吝學博閩曾君樵川危君福唐林君召諸生黃士紳使輯之撮其要入郡乘餘加櫽括爲邑續集旣成授梓人而屬不佞弁一言簡首余惟

邦家文治顯融固有待其人哉縣宋置邑至國朝六百餘年始得襄惠公襄惠公迄今又六十餘年更得侯甲子六十而一周天道也夫惠崎嶇斥鹵厥賦中下錯不能當郡十之一然大帽靈鷲諸勝跨上游巋然左輔當 高皇帝初命江夏侯徧行閩瀕度要害烽火棊置邑海道不啻三十里新堂之司居其四陸則要春海則明侯視宅爲較重矣于時民新去湯火力無盡

日作而賤浮食稱積豐阜蓋其酌也嘉靖乒燹
幾靡孑遺　上响育四紀惠浸萌生南畝數登
戶口滋息鐇钁鉤𦤎之用上屬于椒岑比歲絃
誦斌斌𢘅紳競奮趨品芳貎標著遐邇夫亦
祖宗　列聖之神靈河川之晶魄以景鑠于兹
月盈日中何常之與有踐露知暑寧無永懷夫
稽往憲詒來者酌質文始終之變用保乂隆平
此賢有司事也徵志將安所取裁矣客謂和扁

之門不拘方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與淩陽侯
焉則脊治顧力行者何如耳安事縣續不佞否
否客無言力行則已力行孰與侯多邑賦瀕舊
綰其柄於冶人金錢之多寡精觕惟冶是覘彼
外漁輸者而內蠹公帑卞異蜞螣候至而庚出
納兢兢細大必謹窮鄉罷脫不憚星宵而躬涉
之而又振風教重農桑學較斤斤道古假令侯
而操萬斛破萬頃長年三老何讓焉醫必有案

志亦何可少也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不
腆敝邑而惠徼介福紀載燦然光莫大焉余將
抱策而聽於南山也

叙霞洲江房藁

吾驚怖於以益之文臧没倏忽寧詎可形相乎哉項持以益文示人則無不蕭伏嗏息西鄉請臣大都詫者兩端或侈藻新或躭理闢常世有言古者不耐不新新者不耐不古彼其數菸唾餘以當滲瀝安在其爲八珍要以日月麗天光彩常鮮邇自混闢可不謂古浸假發硎迺新則大呂靈光天球石鼓金鼎彝璜黟黯不耀芬華畢謝亦猶是舊物耳奈何而千古奇觀畫者省貞而似離似合肯綮未嘗大觚立解惡用內勦腐說外譯西方而姑駕聲於名理嗟乎去繩墨而學步國工其孰不波以益不斬新而新不礙古不襲理而理不害新其神王也方藉神搜安所得形相哉少卿公起家繼斧實産明珠伯氏賈勇先登士庸羽翼以益左鞭右韃趾世美而再衰齊盟投石超距蓋其勁已筍江發跡巇嶫

极鴻濛而下東萬壑陽侯朝夕風廻轂轉方舟銜尾波臣搖狄市廛郊墟郎第壁壘烟火桑麻旌旗車馬歌舞游戲爛焉錯杂霞洲旁峙不啻戴巨之係手杓以益結寓其中窮無窮極無極四望幾在吾掌股矣霞洲亡論江流東赴溟渤遵海而外不有瀛洲三江七澤此焉莅舉下視方隅溪潞寧直涔蹄上有仙靈其奏鈞天曠聽不可聞離明不及瞻陽烏不能絕其墟辛亥不能步其紀其斯以爲神奇其斯以爲希有辛卯之籍郡中二三兄弟揚鬐而起前無留行餘族再駕不佞幸而處於秕糠瓦礫之間不遂棄置以益煅煉至今龍門信宿江海之濤前者推伏後者層高鯤鵬海運不自知其幾千萬里以益冷然搏扶搖而上則余輩迺前浪矣

敘劉仕沐洗心草

蓋不佞嘗與客袺洗心退藏之義客曰本來不垢不淨惡乎用吾洗且夫有洗者有不洗者也有退必有進有藏必有現有密必有疎其毋迺種種亡羊而落第二義乎哉嗟乎道喪世久矣借以彼不垢不淨之說亦唯是發明自心密藏光明圓滿遍諸色界使人直下承當隨處脫洒自反而自得之云耳而豈謂如石如木遂無所

用其料理者耶自夫子沒後能描寫吾聖人心印者莫親切于江漢秋陽之兩語夫暴之與濯斯不亦大易之洗耶易嘗稱何思何慮而又言極深研幾要以潔淨本體妙合于神明而止思即不思不思即思慮即不慮不慮即慮意豈有二焉其文何進退藏現疎密之可言耶余友劉仕沐氏博古好深湛之思跋涉江淮苦心冥索積幾二十餘年而後向之所謂經子傳注與夫緗經道藏之旨靡不劃然一開而亡有影響而神日益淨氣日益守議論日益簡省自非有當于彫琢者未嘗輕發一轉語也嘗自手一編而命之曰洗心草嗟乎此豈易爲草草者道哉始余不自揣以稿行京師妄取誰縛誰解之義以自證已讀洗心草則遂不覺洒然悟已復爽然失也余其猶有縛之心乎余其猶有所未洗也夫

敘李奉常猨卿草

其在漢盖有以材名遷御史大夫辭不就而乞爲太常者曰臣代以經學爲家願爲是官修世業而匡衡射策甲科乃遂除太常掌故又奉常其屬别置一五經博士是秩盖俻爲文事云今則以列之樂官矣故號稱閒適之署會余今年夏不揣而屬南春部而猨卿亦復得太常或語不佞世所謂閒與緩相遭者其不在兩君也邪

且兩君俱南試閒所以爲敬業者夫　國家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總部故實至當六曹什之四夫亦唯人域是域以範世于式業巳斌斌盛矣而議者尤謂宜斟酌中聲蕩滌近代以紹明帝王雲韺之大典而逡巡二百餘年卒未有應令者有如仲尼入太廟每事問爾豈得以匪我司存對又有如　高皇帝親擊磬于雝詔問五音作何狀又安得瞶瞶亡所辨至以宫爲徵而羞當世博雅之大儒哉夫自才[illegible]良知之學興天下不患無性命比地諸君秦漢之聲響天下不患無文辭獨患其妄自不朽而不屑爲吏聽其言如捕風而於秒忽黍絫之節大亡當也則非聖門未能願學之初旨矣于是猨卿以服日輯其諸生稿以行夫猨卿一發而硎無留刃射策而遂爲今官此亦曩者孔臧匡衡之遭際也其文采固巳蒸奕甚離然文章之於禮樂用

殊而體壹道無華實而功則不無緩急者也且天諸生之日文爲政今日之事職爲政詩不云乎職思其居子云立於禮成於樂余願猨卿更有進於文者而相與力於當官之學猨卿其以爲然不

田公雨南游草叙

奇莫奇於潮汐盈虧花開鳥語之世界而移宿起陸者爲正怪莫怪於目視鼻昇嗅搆精成形之日用而飛昇游魂者爲常六籍大怪大奇世儒屬脈狎而不驚緇經道藏見爲希有吠日走雪群噪同咻聃秕亦然隻語鏤心具曰邪詭至論大雅大半畢詭嗟乎詭不必詭蒙詭者濫罪矣雅不必雅蒙雅者僭功矣遁鞫遁寃淫刑以逞

千秋豪傑其孰能頫首而聽命耶不佞開嘗私議詖詞非罪意蔽惟罪格言非功理勝惟功得意忘言得言忘意俱得兩忘庸知乎何詭不雅彼其八萬綠句諸天夜叉等言要亦知天知人上律下襲之轉語耳無然而耳食爲政即匪且有且之詩寧免於軋茁之討公雨氏入白下三年矣所至名卿貴人無不賓禮頃之屢試屢刖若將委罪於奇不佞原情定議寧無以大素見訓邇今改轅易轍煥然一新若雅若奇庶幾乎先民之軌不佞爲之剖僨殺青懸諸國門公案具在裒然秘林功首乎或曰公雨善因敗爲功出奇制勝無窮兹刻聊出其中駟爾夫中駟猶爾上駟可知

一經堂稿序

徃余不佞之與聲堺甞人光筆公友也拈一題輒相當旗鼓頗沾沾莫逆比余役粵西而公遂棄世聲堺出公遺書丙夜焚枯哦千茹萬嚥事事皆處鋅不復問戶外矣人謂君少年奈何過自苦君否否的的者獲吾知所自處已盖又十餘年而君成進士雁行其曹偶諸與光筆公遊者咸謂公有子云嗟乎烏鬱翔青雲矣躍遼白

嶺夫非有所激耶君之志遠矣君談文貴高華衍溢不喜峭刻談理貴沉著痛快不喜儱通來之汩汩而去之浩浩信手者類不經點竄其得意者不鏤心不解也文章之道與人狀貌氣魄膽智謨略大較相符結局享用往往而券讀君之文亦可見君之梗概矣

敘鏞州會文

余性同鱗羽愛上山塹余師叔臺耿先生爲言鏞州玉華洞之勝眷佇念年徒勤引領頃緣淳芒文令君之招獲遂清觀幾於窺谷忘返矣加以思皐枉訪說示會文衆美群英爛然總至哀年倦眼虛往實歸已而摻袪登舟爰索敘言嗟乎余入洞而迷無異七聖何以與于文章之觀胡然而狐裘也胡然而羔裘也雖然竊於洞知

文焉余觀洞一竅爾鳥道迂廻且數里一泓清泚從石罅中泠泠作響岸兕龍象鐘鼓帷帳月輪星斗包稀收藏若乃佛尊道侶團欒比肩册籠禪床機張棊置怪栢之枝彤荔之幹火光變現目不暇瞋至大士殿而觀止矣何以故前且爲磊砢後且爲巨麗前且爲幽阻後且爲宏亮故也夫文之奇玆洞備之矣嶺西士亡慮數千人升試而雄其曹耦亦亡慮十百嚮余獨推轂

令君何以故令君之文則變現而錯出之以幽洞之奇令君之文備之矣令君不產於洞備洞之奇一現宰官身課士極文之致人心之靈竅於山川大類有宿緣然古人於洞天福地恨不授觀玉函遊紀而後垂之或擧觴詠著會聖或發憤而寄篇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生而相值者宜何如況又有祕函速肖者耶多士録此會通省而久久而變伏習衆神鑄獨以洞奇海內哉

敘許君楨藏構稿

許君自學樂即以奇童子著稱歷試二十餘年皆不遇而寂後熊思誠馮景貞二先生來督吾閩學則始大奇君聯置君高第已酉棘闈僅遇矣竟不遇而後乃今遂魁人士前君所爲試卷刻削清拔絶去時文蹊徑談者至以爲場中歷卷已出藏構稿示人則奇正出沒華實交映又無不人人心饜也往學博曾君用晦始至問士於余余首屈指君已舉黃君仲晉林君孝猷時三君猶未甚知名也用晦日搜三氏文輒撫掌不已是秋許君黃君俱出江夏陳宜蘇公之門林君亦受知河內王賓吾公余謂用晦海內巨眼亦復不異人意誰謂床頭捉刀人欺余哉嗟乎文之變難言矣操則傷神縱則傷骨繇甘而入之苦易繇苦而入之甘難譬之射然注而中之不如其懸手以拔也 朝家申飭功令平淡

是亟然非有深心芳韻而輒以經生汗漫之語當之是文之鄉愿耳君且束裝行矣奇如君之苦之甘無施不可虎觀石渠之英趣舍爲一世準繩壯觀當百倍余君更出奇搆覗之

叙黃仲晉釣月亭草

不佞相士四方歸而得吾邑黃仲晉黃氏其先以高貲聞至仲晉甘貧發憤嗜學其學務廣騖馳騁無所不鑽研文章刻劇英發爛如也督學豫章饒公試士以仲晉選首赤雉莊君亦復與其逆莊君方道古負盛名所賞心士望以爲鵠其於仲晉必有當矣仲晉數奇舉塲屋數困近刻若干篇將質諸同志余語仲晉君無數困以

也吾邑北條山起觀音經崑崙下盡于海磅礴奔放術家之所謂幹龍也君家居山海交當其要脊將無遂顯融乎哉矢激入青雲水激赴大壑士不困厄惡能激生而富貴出於門無碍此亶嘉之運非磨鍊之資也仲晉勉之矣發大勇猛精進異時篋中當有什伯千萬此者是編請以爲嚆矢

叙黃仲晉釣月亭後草

余不佞既已投簪披褐濼淥㵳冊蓬戶闞覩每寤言於前哲文林壁照兼託契于謦毫里有黃君蚤稱俊彥時錄秇義來即我謀輒出愚蒙與相揚扢舊草釣月亭則業爲叙其首簡矣歲在困敦遂𩲡闓棘重鐫隹製仍索迄評余惟文者扶乎氣者也氣者張乎志者也志者徵乎品者也夫襟期之於粉黼若影響之應形聲嚌衔而灩合之君紅塵不屑紫氛是期灼灼齵膏映牛衣而無阻稜稜俠骨伏驥櫪以能鳴感慨則笠馬齊盟蕭疏而龍蛇任分斯固已踔厲駿發翩翩拔跡之倫矣若遒材藻菁𢗄情致委宛含毫吐彩極絢爛于灑韋出脇穿心殫精能於月斧章妥句適色秀神澄使夫咏之而喉齒俱清嚼之而芳菲欲漱此則君之碎金要未足竟其伞豹者也人亦有言覩根荄而知品色者上也今於君遒憒求我益植起于鷄壇之約有年嵩谷之期匪遽聊攄雅素用質同方不揣不文竊比於根荄之識

人朴孝猷稿

孝猷之始爲嘉賓新發硎出其所追琢先資縣於國門則不佞謬叙之矣摩厲以須迨今三獻披雲扣扉而徵贈策夜光入室戶牖皆明殆將發余之覆余茲何以謝孝猷哉今夫弓矢小物金石發機至乃與天地四方同一破的其能者則有以拂翼貫心而擅名千古何以故精熟焉故也朝暾之起自暘谷也絳節霓旌參差掩映

其狀如晶英其氣如丹爐側目東嚮睢睢盱盱比及方中上下一色雖有神光亡能忤視何以故爛熳焉故也孝猷他日菁華雋邁絕倫黨矣漁田既富滑滑而來亡復棘喉澁吻之音逝將廢冠距而木鷄前豹胎于群品辟閶風之蝶吸遊和羹之軌塗一體瀟滙同歸醴齊凡夫口爽莫能窺其眹深目鳶肩之朋蝀身鼓翅而入雲中庶幾乎龍象之珍卷龜之者矣不佞沾沾[illegible]

芹而美腹負久矣曾何足以知之

敘蔡桓父九苞編

往歲丁酉余從都下歸曾一讀蔡君制舉義心異之喜謂君氣韻生動是必無留行後余游移嶺外十餘年每解額出必索君姓名輒自恠不驗顧君益發憤大肆其力於學問久之而其氣益高器局日益宏大味亦日益厚曩歲余友督學思誠公按吾郡君始遇知已今秋遂得意場屋矣凡人藝業繇苦乃得甘又繇甘更得苦甘

苦之歷不深則神明變化之用必不熟繇是而之焉窮不必無窮極不必無極無論文是議議者烏足與言天下事耶君謁余持試義及它編謝不敏而後乃今起榆枋先生之言驗矣嗟乎使余言蚤驗將無淺之乎得君夫以六月息者以九萬爲程君於是乎無留行矣

晉江張邑侯詩義序

不佞少受詩先大夫先大夫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諧聲夫詩通乎律者也吳季子觀大雅曰曲而有直體於頌則直而不倨曲而不詘兩言者詩之音節律令盡之矣今夫人之材情不直則不開不曲則不闔不開不闔則曼衍淫佚而不可爲家是曲直賅焉而文生錯焉而變成令則雙美離則兩傷是謂天地人消息盈

虛通復循環之妙理而況詩乎詩義亦猶詩之遺也　國朝先輩率尚體裁遠致深情往往言外後之作者依憑大塊之號泱泱渢渢各極靈妙雅道盛矣輓近屬饜穀率不勝月爽聳身拊髀而出雲中直將與深目卷龜之朋浮游大嚼倪視五齊幾同餘閏猥云不鮮其何以望吾儕顧常珍謂何耳雲間吳會夙號大觀張侯誕秀華宗塤篪遞唱秉羽先登遂分符竹行宜講德

之化爰出孰業俾余揚扢嗟乎余索居久矣淺
假而喁喁啾啾寧當于喁夫侯應制篇和而莊
寬而密紆廻而不跲於口其探淵海其辨澠淄
其精禁臠其雋侯鯖大之而寥寥細之而淅淅
一何富也偶然尊古而卑今負俗而崇雅又何
典也嘗試與招夏分曹延陵憑軾庶幾不誚不
倨曲直得其次序哉以彼劍首一吷足廢萬人
今茲全篇寧異軌度其斯爲詩之律令已今夫

樂四方備矣何居乎施人胥之鼓南盖南音也
南音菌於上國舊矣吾郡介在海隅猶然𣪊音
雖有鳴者敢云壎箎鏗鏗解頤我未之前聞也
迺今侯爲政引律而吹之譬則大將之司旗鼓
不誓而嚴凡屬部署無或否臧天風作萬竅隨
不亦洋洋乎盈耳哉依永諧聲其必自君侯發
響

敘黃太穉詩義

盖聞詩本言志義取傳神　明興大稱四家顏
門率繇六義維時朔暾未啓尚斆斆於濵波春
色將華僅生生於蓓蕾苞蓄渟固異乎尾缶鉦
鉦者矣自弖通籍稍聞𣪊音初則白下三吳劇
心發彩旣而若華諸秀連袂同聲斯一變之風
騷而百年之亨運也郁郁乎盛哉三十禩來風
尚寖廣晉江黃太穉君自其先世東石覯石東

溟公聯翩朝省軺耕瑰奇弖猶及覯石公酒後
撫掌浩歌唏嘘吊古名門雋軌富王氏之青箱
蘭砌芬芳僥比平之翠竹君幼而詩誦長飄下
帷初試有司便趨仇偶今秋弱冠遂擬鄉書羔
雁一懸衆甫自廢當其悠然會心泂乎與到高
若凌厲清若漣漪巡若先驅舒若綏轡似歌似
些彷凄切於湘纍似激似依慕美麗於漢藻慧
一小風飛雲起玉轉珠回四顧躊躇神行官止非

乃爲策龜文盡供鞶鞶瑤篆怪牒備入吐吞擁制百城琳彩五色此則閩觀爲之溟涬逼人其猶病諸矣予林臥有年倦眸未睚至君而重露一披劃如也詩義策勛必首君於中與麟閣于吗吾黨諒有契於予言

敘坤輿一覽

粤若圖精轉轂方儀停輪暵潤生成資顥蒼而運化荊德牝牡窮垠堮以懷仁於是南覃波毋比暨冰天沃野金丘白阜之所不載蝺蟟泱漭扶光之所未臨滅沒忽荒靡得而鏡若迺須彌以奉帝釋外繞鐵藩崑崙而當天心傍週四岳一則紀諸貝葉一則備于七籤具云沙界大千妙高據頂神州萬里東南一區譬列宿之參差

咸繫命於天極又如三界圖拾遺記之論二山名岐體一委輸則神泉四噴布氣則根苑群生總之明地部之所繇起匪可以震旦而極也囙知生神滋聖僅出和羹地軸天關別標樞紐從有乘鹿獻環之世迺識大荒自非鵬頸鳶肩之朋孰期汗漫余友對除戴君珠樹連珍琲璋特秀吾伊成癖沉酣類淫揆鈞文江引神魚之五色張亘秇藪離威鳳之九苞玄悟則芝髓流馨

函開玉笈高談則松枝作柄諦演金繩篆素冥
通書發枕中之祕靈樞曲暢方懸肘後之奇因
讀撼龍二經爰著坤輿一覽仰觀俯察提要鉤
玄網羅舊聞間攄慧臆二圖前列諸義互參州
土縱横似駕雲螭而結睇星躔經緯若遊鴻洞
以窮觀盖章亥禹跡尚東褢中賈耽地學多攟
方國寧與窮無窮之浓寥傳不傳之幽墟易不
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請付殺青用俟博雅

保命歌括後序

其在樵果米麻臬之饒足爲閩從長唯是崎嶇
山谷中林深菁密重陰嵐霧時作又人務本業
雅不習四方方伎之巧工鴻術者蓋寡我楚黃
李公爲郡之二年迺出保命歌括爲較而刻之
以行大哉遠乎公之爲是刻也人自非蒙莊齊
物孰能以彭殤唐肆叅同黃庭者流必將以坎
離存無黃紫翅抱其說精而要漱藉令歸之日

用不知何能盡神而明要以沐浴疏引折補逆
從調諸府明燥濕而榛之三元五序之餘則素
問靈樞宜爲政西方脫離生滅有大醫王周公
儒者食醫疾醫上慮數十人異教而同指聖人
致中和知化育之道斯爲妙理拘學隨聲附和
至嗤之占卜小道不敢務焉在明於大較夫異
家外道鬼瑣淩雜君子小之寧詎謂知天知地
養命養性之旨而亦小之乎亡宵也者公在郡

寬訟薄賦一切與樵人休息諸蒸然灼聽睹不
具論其通津有梁與學有塔廣嗣有紀與是編
之刻用意具隱約凡皆總顧於山川風氣天人
禨祥之祕嗣續性命之原使在閲覩動必謂貺
不見效若邇使經生學子痿癃氓獨覓愚朴陋
黎然浡起群然咸用潛微㵾庇生生化化而不
知厥功則有益於吾民甚厚類而撰之周官陽
禮陰禮習俗世事諸教何莫非此若心準古術

艮煦煦然雞豚種樹疾苦醫藥名能精力行不
厭煩碎者不亦事約而功倍不務烜赫人耳目
而利用溥也哉公序中稱此道忠孝兼之上隮
醫國繇此其選郎公異時而變理陰陽請術是
以當左券

農桑要覽序

曰余不佞試平樂方伯曲公書謂余不佞有弟
嘉辭可訓某夙抱大志於古無所不漁獵閒放
諸家陰陽之學及閭巷諺俗所見聞柔以逐日
所記陰晴水旱風雲霜雪雷露星辰山川飛走
動植之變驗與舊說合者輒彙而錄之曰時日
曰月占曰天文曰雜占曰趨避曰蠶桑又採臞
仙立春歲運二篇以足之爲篇八題曰農桑要

覽書成寄余余付之梓人廣其傳于盍爲我敘
之不佞唯唯猶記官白下時讀占經大率雜出
前史災祥志稍蔓而無統有疇人周生者爲余
言其祖某精氣物分數累官至府丞毘陵唐先
生郎其家學之夜作幔露宿焉如是者累月故
毘陵名能知圖緯儒者聞觀智不足以及耿猥
云道邇要以舉大事必慎因其類將安所取財
且何以徵援平秋也禮記呆月令學士至今以

爲經豳風七月織及於蜩葽股羽夫非岐周民占也乎哉是皆相天下者之所有事也方伯公寧無意乎夫五材生天道原典常應地而行傳州域而軌變精氣之所感異也自洪範以五事庶徵相符券後世言禨祥者宗之歷代史槩大運而不及雜占近世郡國志系民閒桑麻寒燠氣候或偏舉一隅而未爲通證非終始古今深觀時變者其孰能知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卜筮小道至以爲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斯義也余未之能竟也近言之茲編抑亦其一體矣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是帙也魏博鄭公刻隴西尋刻汝墳至內常深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云夫帝不貳命心乃貳爲昭事謂何此感應篇之傳其來尚矣彼術家溺鬼神以自售而人靡然神之徼倖于不可知蓋太上之所不薦者也商書有之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哉三代盛時賞罰修明吉凶榮辱如谷呼而響荅此

自人道何關于鬼神猶龍公云聖人治天下能使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人道勝爲其所掩也德既下衰善人未必得福淫人未必得禍于是嘆息愁苦之聲多而祈禳禱祀之禮瀆矣儒者修經術爲菑自其分內至閭閻細民怵于報應之說得是帙而讀之尸居龍見淵默雷聲知天綱之不可逃必有瞿然顧化者其爲世道人心之助詎可少也且帙雖庸淺歸于使人易曉田

父野老轉相教戒視彼黷祀以徼非常之福不
大逕庭哉凡我同盟人置一帙接目警心庶幾
屋漏不愧中無貳心斯無貳命焉耳若夫感而
未始有感應而未始有應固太上之道而非太
上之教

閩海紀游序

葉生雲卿余曩豫章所得士也生游閩訪余于
蓮花山下空谷跫音山靈生氣色矣臨別出紀
游詩若干首相示曩余以時蕪知生不知其稱
詩迺爾又八分小楷諸體俱遒拔有致磊落奇
英種種眉宇高譚酬唱滿座都傾余迺知余曩
所知生者淺矣西山盤鬱廬阜巃嵸湖水環之
綿亘數百十里高蹤勝蹟覼縷簇綿屐履淹旬
曾不盡其二三迺若大海鴻濛風潮萬狀登武
夷七臺望之天地直萍梗耳從此引伸五嶽之
外聯瀛之內更自有奇生行矣歷覽方輿尚友
千古道變化而日新余烏知其所極

癸卯粵西全場墨卷引

粵西既省試得雋五經首卷則業已刻行矣余復閱第六名蕭生以下五十人四書文義最典雅者人摘一二首彙梓之世嘗謂場屋難與論文而科目之不足盡士也是第爲殖落見擯者解耳天下事烏有不苦心刻意而可徒手得之者哉蓋有至不必得者矣未有得而可不至者也有得不必至者矣未有不契合乎其至而得

焉者也餙練不工揣摩不成而兒談聖賢之道者乎人亦有云鼓宮宮應士遭值休明顯精藝與雖在荒陬萬里外皆可與道古言言不悖所聞而後乃今知　國家作人之化遠矣猗與盛哉

石室遺稿敘

卓峰戴公既已謝憲節歸卧石室山中則遂穪石室主人矣時公幾逾壯衆蘄公復出公泊然弗屑也發其篋藏書數百種旁及外家稗史龜筴象緯青烏素問諸祕指漁畋殆遍暇則與野老鉤席徘徊溪山之上觴詠歡歌不復知吾汝也里俗既貴輒教其曹偶賓客輻輳廝役塡委怒馬鮮衣日相於淮古限度而公務折節爲恭

儉恂恂長者所接即下隸不以燕縉紳大吏于旄過公者公見之不先施則否里兒干之謝不答評公者謂公苞孕停儲不樂與尾缶爭鳴使世知公竟公蘊積熛熠可勝道哉余則謂公蓋修嗇神之說而善用之者也老氏稱嗇是謂早服早服則重積德重積德則莫知其極凡嚮所穪公皆嗇神之說也天地之于人有數生人之饗受亦有數彼挹茲注非獨人事疑別有冥司

之者若公之所役於世者耿矣潛修厚積徐俟消息之自定故能行年七十餘而神明不衰偕其配張恭人白首相莊無間諸丈夫子群從子弟咸世其衣冠之業季公領鄉書爭衡海內矣頃歲春公殁未再稔人士思之群請之當路得贊祠諸德公者珉而頌公如一口吾邑中名德福澤壽考令終無逾公者向令公善官即不至逾壯而歸所取贏暮年未必至是是豈非早服

之所積耶公所著諸稿不甚存今刻十二三耳然皆渾厚典雅略似其氣宇至其寄興感悱使人浩然有大塊蘧廬寒風蕭索之意讀公刻者可以見公之爲人矣余不佞向事公知公事頗悉故爲之叙其刻而僭諸首簡如此

駱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駱先生文集卷之三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侃 忠懋 較

記

南京戶部分司公署記

留都督稅分司始建于　上初之二年地負河強半與市闤闠錯稍陛雨水無所豬泄輒漫漶而載諸高地又卑故逼仄諸凡湿食延賓之署皆不具使者廣一易亦多先後傳舍去今年起東

張公始斥稅羨百十緡易民居一區擴以爲分司公署凡爲亭若湢若廳事若樓若門若旁舍各若干旣成則屬某記之公語余夫署則烏可以已矣余有署而後乃叅錯以平漫漶以燥余入而有亭以休余出而有庭以遊卽大夫之有事於　詔書慶祝而待命國門之外者率投館焉歲時賓從之相與過從者不至於他館以讌以樓之介在西偏卽不及遠招鍾山牛首諸勝

披闥而延之簾幙之下要以北望石城西挹大江南臨蹕道故都鉅麗爛焉前列亦可以徘徊舒嘯而發其山高水淸之感夫署則烏可以已矣且使者歲一易不佞區區固亦旦夕及瓜去爾郎不可以已夫寧長有署耶弛而不張文武不爲惡勉從事亦願與來者更始爾矣某聞之古之君子其爲道廣大而精微則不敢鹵焉而崇既其心躬業受其弊則不敢因循而稅駕於

人是故贒者所在精彩文物常𣵀然一新今夫人有竭一生之力以營其半畝之宮而城郭溝塗學宮吏廨王者往往置弗問此其故何哉此則廢而任之以爲人彼則急而私之以爲己故也嗟乎莫非人也而己視之己與人並幻矣莫非己也而人視之人與己並蠱矣藏舟於山藏壑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百年之軀其不能固於山澤亦明矣物天地生之天地尚不能

自有而況人乎男子生而四方之事屬焉垂緌與組寧直爲曠貴而已彼其一手一足之烈猶然逡巡讓諸後人後之人亦將日夫不有更我後者則天下事去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士大夫宜何所用心乎哉往余聞公令番禺番禺人畏壘視之最後歷新安成均雖浮沈淹滯者累年而略無幾微苟且之意所至其犖犖然見効乃今聲

實隆隆起矣署何渥以盡公亦以見公不傳舍其官者類如此

御史府文昌浮屠記

昭武自有宋人文蔚起李忠定盧毋我葉龍光先後以文章氣節特開冠綬幾纍纍矣古今天時地氣自北而南負海乃或起軼天地不齊人事叅迕或飈而張或楦而蹶或盈或縮或榮或枯一詘一信一文一質斯亦運會之不可致詰哉郡故未有閣浮屠閣浮屠則自今古黃李公先是父老子弟喁喁不腆敝郡負登高而襟帶

虒水建瓴倒囊傾瀉若霤頊賴公寵靈巽橋突兀闢則江之灔澦河之碣石其斯以爲砥柱惟是東嶽之春頹然不勝其替夫東方物所始生外則方壺內則泰岱千古遜其雄鉅帝位居震厥行爲木雷動蟄奮百嘉句萌寢明寢昌爰及離火缺焉不競其何以開文明形家捩文爲筆筆則末銳浸假浮屠其巔魁然爲東道主天光人文交蘘並發明公豈有意乎公曰是誠在我

捐俸鳩役諏日受功逝將爲浮屠七級下建文昌閣高可四丈餘翼以側廡欄楯周之小爲層檐以便登眺稍前一祠則郡人所創以留公不朽者既成巍巍言言仰覩雲物俯覩靈泉南望諸山城巾煙火桑麻村落郊墟溪流蒼蔚舟檣車馬莫不若辰若幃若帶若烏率可招諸掌腹煌煌乎極觀哉家嚴方教士於茲余小子得寓目焉客言百仞陵臾何常之與有扶輿淸淑旁

薄鬱浮夫寧有不息者何乃罪地脉哉火炎上風而鼓之則益烈公雅以述作擅場歸然矩矱風德具矣肅詎借資於一丘一閣則有解之者曰公寧惟形家是狥無亦惟士氣是振夫三軍之衆翩然而豎之織文則前何以故氣奮焉故也都人士業皆已諉罪於山塔之則群疑釋釋則不遺餘力而賈勇矣文昌列在斗魁三曰貴相六曰司祿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在天

成象在人成形獨徹冊青儼爲若或據之持此作人何興鼓舞嗟乎二客所言夫寧晴于大方君子之政上觀天時消息殊焉下察地理高卑燥濕錯焉中悉風俗文物盛衰變焉要以扶傾補闕備六子而表三極如是而已矣藉令氣無所不息形無所不完則是澤不必陂津不必梁塗不必重關亭障國不必藩垣屛翰文不必靈臺辟廱武不必考卜且不必定鼎公劉不必陰

陽流泉其無乃闕漏不醇陵遲而不可爲理乎彼其景山與京抑又何也夫崕巇無千尺蹄跡無呑舟壁產荆亦出玄圖夜光發跡瀰海鳳凰高崗龍駄冀北奇不虛鍾物不虛出如令崧高不誣地勢人文豈不兩相爲藉公下車訪民便宜不啻急于其家假可爲文事乞靈何憚征■且夫詩書禮樂之道顯顯則使人遵而不敢違背山川風氣之道微微則使人游而不覺密■

在易聖人神道設教教則多術神則不可致思猥以地形相槩失其指矣父老語余初經始工飄患無石四顧壁立安所從得水計伐石之費不下數百緡已掘地下乃有石藏巨者中繩細者中尺隱見疊出借非冥運鞭驅宜不及此閣旁忽湧三穴泱泱渟渟滙而爲天池嗟乎異哉此不亦神道感通川岳爲公而效靈者耶士氣蒸蒸無論已淬厲出自西方西方有象教焉儒

者因物設教觸類畢能亦復如是夫登高望遠不再矚而窺則象頓拾級而登則象漸亭亭矗矗則象立中虛外圓則象權基定勢極則象始卒下廣上銳則象博約不漸則不頓不立則不權不始則不卒不博則不約象此四者吾道旦暮遇之矣寧直以文奮哉父老子弟洒然起曰微君言鄙人不知所謂而後乃今敢不努力以彔公之教公名之用黃州人

張襄惠錦粤樓特祀碑記

少則聞余鄉張襄惠公之倡明學問也蓋與文成王公同時當是時致良知之學滿天下學士大夫破舊聞而驟見本體群以爲解縛雙脫矣而獨襄惠公弗是也始見文成公辯論往復不肯詘其丁陽明高第弟子雙江聶公素與公底厲語公誠豪傑顧無奈舊聞纏擾何也公笑曰吾尊吾所聞足矣蓋當文成之世能爲程朱氏

左祖者惟公與泰和整菴羅公兩人而已而久之則學者率好言本體而不言工夫纔沾及戒謹恐懼即指爲外道甚則口慧語綺而不掩於實於是致良知之説又始行而中變而迫　今上皇帝採輿議俎豆文成於學宮則其學愈以大明於天下矣迺識者猶然有力行寖衰之懼焉夫聖賢之教人猶醫者之療疹隨病立方寧必前定法哉周衰文勝士溺於百家之陷故孔子誘之以約禮戰國之士轉而入於楊墨之偏枯故孟子反之於仁義當宋儒分更分漏之後知行動靜種種岐爲二見微文成則終無合併歸一之日然得其言不得所以言則本體之説亦遂能誤人矣孰謂襄惠公之學而可少哉公之學起基於收心定志而敦於君父朋友之倫語默進退莫不有法其爲人嚴正簡重不事華飾所爲文亦不務險怪而議論宏壯詞氣渾灝亦

非算薄纖巧之技所可倫也嘗　武皇帝時公仕爲行人諫南巡杖　闕下已出郎署督學粤西改江西降提舉最後總督兩廣湖貴躋九列而不能一日其身於　朝廷之上先後遭値柄臣如貴溪分宜皆忌公正直而終不相入其功業在楚在粤者如剿叛苗撫安南至今長老猶以爲謳吟然終不能盡公之用之萬一也余巡撫州見公一碑記公督學所至輒與人言明誠之

學嗟乎誠明之與致良知豈有二乎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心之有知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故不容僞天下之至誠未有誠於此者也是故不明則不可謂知不誠則不可謂良自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古之人惟見以爲同則不敢强異惟見以爲異則不敢爲同下手得力之處別自有在則亦不肯俛焉而廻轉於人是以氣力厚而棅持固不似今之

人依違玩弄於同不同之間假託圓通而漫無結局也公豈非其人與公征柳州猺爲馬平除百年之害事寧因築柳北郭城關之江而建樓其上曰鎮粤後人思公即其處祠之春秋饗祀迄今且五十餘年而麗牲之碑未有紀者余再經祠下瞻拜低徊不能去因爲紀立石刻之蓋將與海內有志之士尚論公學而共厥嚮往非獨爲一方父老之思而已也公名岳字維喬官

階實行詳見廣西通志中長子宓以恩爲慶遠知府祀名宦仲子寓中甲子順天鄉試有孫曰廸今爲南京吏部文選郎與余善

粵西新置學田碑記

粵西諸學故有田大率多不踰百鬴歲久或廢緣侵沒中丞楊公開府之二年諜諸侍御錢公增廓之而會前學使蕭君聚羨餘歸藩帑迺命出金三千餘俾各以便宜購置越三年得田若干畝田皆擇沃腴除雜係歲令諸生當貢者一人司其籍凡課會卹貧之費率繇此焉出間有不盡置者公復與侍御佴公督之自是所在悉

學田矣旣竣事不佞以職守宜有言往讀法言古之學者耕且養此言士之得受田也當是時士不捨穮穮而歌詠先王之風有以自足亡求於上尚安事旣稟哉　明興自成均外天下學較養士垂四萬人其後增附弟子員寖盛試稍後即不及霑脣况望腹乎夫士之古而得受田於其家也徧矣而亡異食力之　我明而得仰給於大府也即無膚食力矣顧又東之聖人之法其有所必窮非一日矣雖然前勝國而代千五百餘年有能額而養之如今日者乎亡論人主公卿大臣有能助流教化推之於法所不及而自爲嘉惠者乎文翁化蜀聞復其吏繇爾耳而田公卿巡行勞來不勸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則可謂已勤矣幽厲以降禮義衰息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徵賤飲食教載之典無存焉繇變之雅序以爲刺譏繇是觀之養士之典蓋

葦葦巳粵西士陋薄民不耐乾溢衣冠文物故號稱淳古邇斌斌嚮風矣此道化翔漏之効也在事諸公奉　天子德意徧學徒膏火之置田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夫非多士一時乎哉易之頤者養也不養不可動故受以大過大過者聖賢之道德功業大過人者也夫古之君子將以非常之事蘄於人必先之以養使人日感發淬厲而不能自已然比其成也而不如所蘄則君

于恥焉語曰所養非所用離此患也不佼之狃於道路三年矣未舌亡聲宜亡當黃烏要以赤田歌矣何以塞諸公之拳拳乎夫養有二觀所養又觀所自養所養諸公是也所自養是在爾多士矣楊公名芳蜀之巴縣人錢公名夢得浙之桐鄉人倪公名祺滇之臨安人蕭君名良譽楚之漢陽人方伯幽君名遷喬齊之長山人憲長林君名梓閩之漳浦人前是署藩篆者憲副

陳君名應魁黔之平溪人先後咸有勞於法得列書

陳侯重修碣石永濟橋生祠記

我邑侯會稽陳公莅邑事之二年既以蒿目殫心爲吾民修敝起廢咸有緒而會碣石橋圯於雨石梁沒入水者若干丈橋去邑二十里許爲閩南軌跡必經之地侯首斥贖鍰鬻田鳩工伐石程物繕築俾諸生吳貞元輩董其役告成事有日矣父老子弟道斯橋者咸徬徨履視謂侯諸役一一不以煩民且邑市中龍津橋同日俱圯

不半載先後砥平其拮据如此之勤而利濟人往來如此之大也不可不祠於其地則詣余請勒石記之余少讀侯制義遒勁醲郁不啻若東南美箭而後迺今悉侯之所以治辦也史傳稱縣吏折轅車布被囊刻厲人所不堪侯齋中冬月至不辦一絮此與古何異迺色笑輸人從容盡下吏不勝娓娓也斯廉者所難矣往歲侵侯庀民且轉死亟餔之又請諸吾黨之周悉人隱

者與粟分賑貸其里里無虛戸而戸無虛餉幸
全活至今稍閒則修學宮新廟貌較羔雉禮耆
碩清浮淫幾不遺餘力民所爲舞蹈詠歌而祠
侯於橋之旁者實備此意不徒第以橋已也孔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民方
卬上以生寧復發其情故一日而去乎其地則
思而祠之示想像也在其官則口爲之碑以沐
浴盛德厲揭恩波欲有傳焉而不使或遏侯因

而寄之利害興除之所在習而親之之意也夫
習而親之與想而像之是皆出於斯人之不能
自已非有所要結迎合其斯謂古之直道也侯
方今奏最上主計而前是大中丞袁公疏薦侯
治行高第宜余罷第一然則侯名位將從茲起
吾民之想望風采詎有窮時舞蹈詠歌余可復
遜長老子弟哉因不辭而爲之記侯名淙浙會
稽人以萬曆癸丑令余邑

碑

副將軍紀公德政碑

上在宥四十有五載威惠遐暨方內敉寧唯是
狄烝之鳴候月覘風碩彌卬敘當事者唯分部
置帥爲兢兢於是秋沛紀公奉　璽書以副將
軍叅戎事盡護南垂軍卽清漳而塡焉制也越
明年政通人和歌頌並作所部什伍請立石以
勒公不朽而會金門所軍吏白若敦責不佞烟

家友也則謂不佞世家海上喜談兵樂道人之
善宜有言不佞敬諾客公在事喩年耳何遽祇
之於畏壘白君之使前致辭公隆準鳳睛有威
重性爽易不樂爲束濕治軍書稍暇輒從容嘯
咏緣飾以儒術然而戟門之內外斬如也號令
明賞罰必壅隔之患息朘削之風革以歲之不
易瘠癘見欺人死以谷量公捐貲召醫用藥餌
與方全活之無慮數十百我人見公如見父母

稗則惡可已也余惟古之名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苦甘士未食弗食未止舍弗舍疾病羸弱皆
躬爲拊之故能得人之死力以赴蹈湯火雖爲
國家死亡所恨故曰蓄恩不勸以一取萬豫附
焉故也彼貴不省士猥云成功天幸耳公殆有
古人之風乎今夫漳皖寇也嘉靖閒盖嫂訌矣
張璉起豫章震動吳平曾一本遁雄交廣螫焉
當是時童牛山之木不足於艨艟傾列䑸之藏

不足於鏜鏷暴師經年曾不得要領何以故有
逼而驅之者矣一本之上書幕府也其辭絕痛
大略謂獸不窮不逸魚不枯不泣令官寛我我
康証至是乎斯言也當路且以爲刺心此已事
之鏡也今　天子神聖調化瑟倚絲鉉張惦憸
之鵲厲貞廉之風通闔懌之路股肱有位莫不
夙夜孳孳務𤔡塞　明詔乃公在事一意以勞
來得民于愒而唱和之南濵而南其少甦乎假
向者吳平一本輩將安所置喙焉客稱公惠周
渥渥顧不至貶尊夫民張則弛之弛則張之威
克厥愛古固有成言矣要以里父之愛其子時
而加諸膝時而賜之杖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
寧直顑頷呫囁者之爲其心何日不在子耶易
之師取象于地中之水夫地之於水浸灌相得
勿可使淫流漫衍溢勿可使無統窮極奔放渟
瀦洄洑勿可使激且過大將之於下亦若是矣

故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吉莫大焉斯其師貞之
丈人也與哉王三錫命夫將在師中矣稗則惡
可已也公諱元憲字起家萬曆甲辰進士至今
官南直貴池人

傳

林前峯先生傳

林公繼喬晉江人其先本九牧之冑有永玉者生璇孫璇孫生允宗稱長者允宗生贈公挺秀爲公父母陳宜人如贈君學古修業不治家人產旣久困諸生則謂公弱齡秀發私自喜授公毛氏詩比公十五歲而贈君歿就外傅改授尚書補邑諸生又四歲餼于庠旋丁宜人艱隆慶

庚午領鄉薦萬曆癸未乃謁選得直隸新安諭新安士斌斌受矩矱用薦最遷廣東海陽縣知縣縣當潮孔道吏務叢委公戢星出入一不至惰窳有以事相讎恨自賊殺者競藉爲奇貨公輒自簡驗無枉其餘橫剽之人悉置之法無所貸官市物不殊價徵絲賦不復置奇羨嘗榷廣濟橋某司理以受署句稽至卒取冊公顧左右流星上蓋已當上供之數傾帑出矣有涯倘見訟計致金五百伺公閒未得請則復增二百宓覺之大怒論如律某上舍以事入獄中公爲直其冤心念之將之京用厚幣爲公賭公遽卻之曰中冤令職也吾不任若德而用是市我爲在邑數年稱大治前後臺使者交薦公擢湖廣均州守旣至州祇愼如潮時州有太和山中貴人奉祠事使客絡繹公爲節煩勞調供億民不擾而賓至如歸持法平恕民德之至有逢其官則

死逢林守則生之謠歲大侵畫策勸輸賴以全活者數萬人蓋公實心爲民不旁結所厚爲游揚而口碑載道處州邑皆然至其秉淸白始終不渝則沾膏自潤及時爲子孫生產計毫不入其懷也晉南京刑部廣東員外郎轉郎中已亥陞思州府知府播賊煽亂　朝命督諸方面官甚急公不擇日行兼程至辰州疾作復力疾驅至沅州卒得年六十有二公爲人無崖略而胸

中涇渭自明與人交切偲直諒洞見肺腑未嘗
訐人過服官愛人有可爲救過者不憚爲之地
同官中或非意相加公但務恭謹不爲動其人
卒自愧益親公公質行不以其在官在家起非
間而於遺子孫尤厚則所謂秉清白不忝家世
是矣公有丈夫子二光翰炳翰俱諸生攻苦力
學方隆隆有樹云

駱生曰昔余與公官留都知其人斤斤繩尺居

久之過潮州潮人見余輒詢公乃知潮人稱公
林佛子也余曩猶淺之乎知公哉今世吏憒憒
者不必廉廉又多壯厲矜氣廉與恕如公何可
一二見也故爲之論述如此

誌銘

明中憲大夫張起東先生暨林安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戊午夏五月中憲大夫張起東先生考終
正寢越八月既望公子光祿君將啓南山之兆
與林安人合厝則出丹臺林先生所爲狀治書
走使來索銘余惟不佞某之始識公也自三天
子郎當是時公與先大夫同官廣文余上公車

贄所爲稅業羔雉公巳目屬余最後南北東西
遊復與公雁行公離訃與余亦絓章歸同憂患
蓋余父子之於公深矣非余則誰復銘公者公
諱一棟字任甫號起東先世居汀之寧化徙上
杭國初賦貴公始徙南靖馬堂村馬堂入平和
故復爲平和人六傳逸叟公弘貴生贈君東軒
公大志爲公父公生而多奇讀書過目成誦弱
冠颿弁其曹偶壬午領鄉書丙戌登進士授新

興令至則均徭賦紬浮淫裁冗員振文教一切
政理流聞矣督府吳公材公宜理劇特疏調番
禺當省會難十倍新興公顧益刃游海上多盜
大辟無慮千百人冬至慮囚錄其尤失入者白
于府多所得全活寺田千餘畝沒於豪僧詣
闕訟事下南番二縣前後閱數令不能決公毅
然斷歸寺曰奈何以飫僧飫豪耶戊子入覲道
出吾閩三山驛驛卒譁閩臺疏揭入調教授保

定丁外艱服除補新安則余所繇刑識公矣乙
未轉國學余幸釋褐日入公舍中公數飯余相
對揚扢風雅怡如也所賞識多知名士如周道
登周夢麟陳一教諸君俱先後成制科負人倫
之鑒丙申推南戶部主事部運水衡錢十萬餉
征倭因疏陳防海諸便宜大略祖海運之策備
採擇後任榷關水西關稅羨悉內之公府余時
郎客曹日往來亡間公擲一樓署中供嘯詠則

余所爲記也晉員外郎委覦鳳陽倉滿考貽之
東軒公如其官封母陳太安人贈配林氏爲安
人尋晉郎中出守西粵之平樂于時礦稅興瑞
四出沈永壽者尤無良議淘金黎兒冲冲實亡
產金謬指田中金窘民民奄大驚洶洶且不測
公榜其同謀十一人於庭瑞恚不敢動議遂格
國郡晏然公之力也郡瀕江江水自桂林恭城
兩道來嚙城城外官寺民居蕩析盡公隄石捍

之隄長數十丈廣二丈餘又甃石捍其旁纍纍
百十所適余較平樂公觴余隄上望之直巋然
砥柱矣又嘗拜禱火餘天大雨火隨滅衆大嗟
異亡何調端州端州淵新興轄郡故爲公熟路
會大征思明公拮帑中羨佐軍興費它若修城
垣嚴守埜刻株蔓皆出公石畫已捐俸擲新興
水口浮圖前令時所商略弗果者也竣役邑人
置祠祀公其旁公材氣揮霍老成故浩浩自負

明習朝家令甲於兵刑禮樂金布米鹽繇役之
屬無所不覽究悉伍成書鑿鑿可行而束於學
較散曹亡所見短長比得大郡又制府戴公方
伯蔡念質公與觀察陳鄉崧公後先貳貳在事
應和于禺發舒志意而余不佞復共事喜
自謂遭值一時而太安人內艱歸矣丁未大計
中蜚語降同知兩淮抵官孳孳綜覈務令新舊
引兼折流通足官課商人德之奸商覬復行大

鹽及免正課餘鹽銀二事業居間御史臺公峻
持之大忤御史意擢守姚安行矣爲所螫報罷
猶尚以前過也公性孝友事二尊人備志物之
養喪葬悉依古禮族姓萃於馬堂建大宗祠立
祠田鳩族人勒家範遍考　聖諭演義諸書教
勑之平生爽朗宏亮於物不瑣瑣至意所不可
諠形於色不少假故用是屢躓然識者知公之
無負於世云公生嘉靖己酉卒今萬曆戊午壽

七十長男煤授光祿寺署丞考謁選娶孝廉匡
決女次熑國子生娶僉憲唐文燦女孫俱林安
人出三燦國子生娶叅戎石惟磐女側室葉氏
出四燁聘憲副楊聯芳女五燎聘考選推官沈
維毗女俱繼室曾孺人出六爍聘兵部尚書戴
燿女媵李氏出女四長配國子生曾襄成次配
戶部尚書盧維禎子焴俱林安人出三配庠生
蘇贊華媵李氏出四字庠生王琦次子邦梶側

室葉氏出男孫六嫡孫垣邑庠生聘孝廉李甫
甲女長孫旋聘國子生蕭星彩女三埠聘國子
生顏茂勳女四培聘國子生游士英女俱煤出
五塽聘遊擊陳文煬女六埴尚幼俱熑出女孫
五長字禮部儒士曾漢成子九紳煤出次字揮
使覃維階子爾全熑出三字憲副朱一鶚孫爾
晉四未字俱煤出五尚幼爍出銘曰
嗟公仕路三十年所至聲蹟皆便便筌胡淳

迴足不前力耶命耶孰使然世人乘時巧逐
趨傴僂磬折多負緣節疎目闊罕什全吁嗟
荃胡不什全節疎目闊較猶寶孤行一意莫
問天千秋百歲亦嗚然

洪太封公暨鄭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耿寰君卜其先人兆于洛江之北行薙地而會
隣邑豪謀奪君度不可得則購一荒丘力訐之
當路且高其直以難君君竟無以應也拊膺號
天乎寃哉弟令爲吾親塋若腹而奈何傷哉貧
東畚鍤歸避之已復從形家言卜赤山之陰而
吉則以七月某日爲太封公襄事而奉太孺人
祔焉蓋太孺人已先公棄諸兒凡二十年所至

是始克同窀穸云君子曰耿寰君純孝哉簽於
人而得天於是君之同年友駱生某遂爲公二
人誌銘按狀公諱珪字贊瑞世爲沙村人父某
母某氏生四子最後乃得公公幼穎習舉子業
旁及諸家娶於汪生一女呱呱襁褓中北遭兵
燹而父母與室汪相繼坳公家四壁矣則以文
法補錦田功曹屬兵興籌正廚傳僅僅取升斗
自給開爲邑令長條上徵輸催辦若干事業劉

謁選得南安司理迎公養公駕往視之入其境上安下信且以薦書及而公召諸奚趣裝歸矣歸視其橐中贏不能數金則又稱吾兒署中與吾家而俱蕭然冷也則猶然諸生日也顧非兒何以有玆貧也無幾疾作公卒于家鄭太孺人者某村人父某母某氏初歸公以不逮事舅姑爲恨撫公前室女如其子公錦田時拮据織袵佐中饋幾不能舉火不爲動課子夜讀刺膏稱

寢蓋耿寰君補諸生之逾年而太孺人遂棄人間世矣享年僅四十有九云余惟今世貴人父日課兒章句即思以子貴豐肉褕衣極生人之奉而處常得終如榮啓期所言亦復不少則吾邑洪太公其人也公始學書不成棄之去爲驛功曹又不成以其所未竟俟之耿寰君耿寰君爲諸生無以異於公錦田時比舉于鄉與其就養邸中無以異於諸生時則非以處常之故哉

二公深器異之著爲令然公故自負不能事邑豪則以郵旁隙地故爲所中用他事斥公而公緣是貧益甚時耿寰兄弟受章句則爲摩其頂仰竊歎曰吾斷不忘起而今乃以屬若曹矣歲乙酉耿寰君試有司補邑諸生人喜謂公以而兒就與負郭田二頃而公故不適贍朔如在錦田時也蓋公自其兄仲埸爲遺孤治糊口婚娶之事遊里中遇遺編佚簡割朝夕盤中殖市之

爲耿寰君兄弟行經師修見爲菲惟力是視未嘗於長者有所失以故無一日之積而耿寰君得用是自致比辛卯與余儕舉于鄉而後公喜可知也然公竟不能自殖則嘗對家人稱曰吾猶幸而兒之立也吾何能不貧如向者兒爲諸生時耶公雖貧猶益務爲德族子諸生貧歿而貧爲葬其五喪朔望誦六諭訓鄉人服則修道塗新社廟里人菲公俱讙趨無敢後者耿寰君

年七十有五竟以壽終雖行歌披髮可也男贇
女早娩德爲難夫公既巳甘之而太孺人又何
憾焉向令公以文無害得受祿齒於抱關條陳
便宜盡見之行亦未必不貧抑或耿寰君赴春
官卒取一第不耐貧又何以加於司理南安日
也夫士顧自致何如耿寰君第再起佐郡思公
志而善守之祗用清白章隱德于以顯庸公二
人豈不盛哉公生嘉靖甲午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酉時卒萬曆戊申年六月初九日子時太孺
人生嘉靖庚子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卒萬曆
丁亥年十一月初二日辰時子二長卽耿寰君
名煥任江西南安府推官娶葉居仁女次烒娶
許士泰女女二一適莊孝文汪出一適翁元太
孺人出孫男二長業邑庠生先娶僉憲張公峯
孫庠生志超女繼娶憲副李公愷子鴻臚寺署
正星春女煥出次統未聘烒出女孫三一許同
郡鄭公一濂子經歷茂槐子煥出二三俱未許
烒出墓坐丙向壬銘曰

祿仕而養知不偶也道猶張弓貧耶否也有
壙罙如眉德耦也馳恩將責大爾後也

明封廣西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僉事東
喬府君駱公暨封恭人郭氏合塟墓誌
銘

於戲此吾父僉憲公暨母郭太恭人之墓也吾駱上世諸不著所繇斷自十一世祖必騰公公生宋淳祐間居福州宋亡避地今邑雲頭村生學仲復徙玉埕村五傳至邦輔公邦輔公而上世業儒邦輔公倜儻務豪舉伯壑公其次子也

益攻苦沉浸以行求句釋誘後進學者稱甯庄先生是爲吾祖祖娶於李生吾父生十歲而孤又值邦輔公爲鄉所搆陷起大獄客死道中闔門皆破產伯子堯章又戇不事事吾父至廢書艾薪供饘粥少文弱負薪輒僵仆同侶挖之迺能行行且哭哭至伏地不成聲行路聞之皆流涕外祖陳東樓公哀憐之招贅婿使復就塾傅年十六補諸生更自爲塾傅旋令丞是爲前母陳歲乙卯棘闈晉江令錢公之選得父文大奇之爲主考所抑自是屢試輒高等受餼獨困於場屋如故嘉靖末倭亂闔人死以谷量王母與前母母所生子男女相繼歿僅遺幼女莊氏姊是時伯父堯章之子日烜亦幼孤吾父左手引日烜右手挈姊賊來踉蹌走陷入海壖濘淖中追且及會有三少年奮梃大呼逐擊賊賊以故棄去吾父慨以出於沈遂逃之郡城且恭飭求

親友朋居久之娶吾母當是時詔書大出兵逐賊賊甯平人歸海上田漁 穆廟初歲比登吾家獨以書坐困亡何父母皆被病暮秋盡出粥一破屋雨至則井竈滂沱釜甑臣牀半沒水鄰嫗啞啞迺公自萬卷千關請莫愁天漏蓋又二十年而父始貢入京師除潛山訓不再朞劉汝國盗起入鄉邑父攝縣以擒魁渠功膺 欽賞紀錄督學御史詹公事講上薦書可六館有司

安慶理張某檄父取縣贖佐郡費父應曰今人
饑百姓皆從賊諸道兵並轃粮糈不具惴惴焉
毗至之無日顧安所得贖今所解教官齋夫爾
張怒中之巡江御史陳某註劣考父懟之當路
僅得白竟轉歙縣諭三年轉卲武教授又三年
轉安南衛學而用某南禮部秩滿　恩封王事
歸矣父端謹有度而遲不褺衣不出戶長途草
野不冠履不行遇事往復迴翔非十全不發至

綢繆故舊綜理人倫未嘗不淋漓周折也淮南
饑科臣出賑委父分行縣自捐俸與公賑並施
合在歙日攝黟務安靜得民卲武饟金舊皆學
官自追放齎致乾沒應饟者或不時得饟徒以
師席故不敢言父至歸之縣學使者是之著為
令尚書王恭質公嘗稱父大雅君子也廷致其
家教胄子父所至卓然有聲張某謷語不為害
亦公為之道地云吾母百奇郭康夫公次女平

生不肉食先後相父葺先祠裒二祖墳墓日短
父子再世孤為煥咻婚嫁孝事外王母訖大事
諸姑姊妹之子貧巳子也某貧記借計時一僕
竊吾資吾倒囊欲視之母亟操囊末曰今出囊
令渠何所施顏面汝輕人廉恥至是歲甲辰吾
叅東粵藩瀕行母呼某我在汝父官邸十餘載
汝父對諸生不容易隻語汝日何喃喃也吾攝
藩馭吏朘急刻解戶不得持零星入兌支必如

兌數揭示通衢見謂不便同事者父聞之亦曰
是將招怨議不久矣於戲非父母莫知子不孝
硜硜不奉父母教言以此蹟罪也夫父諱廷煒
字道章別號東喬生嘉靖辛卯卒萬曆丙午春
秋七十十六初封南京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繼
封廣西提學僉事　覃恩加四品服色母生庚
寅卒甲寅春秋八十五疊封如令甲後父卒九
歲於戲吾父母長棄我矣痛哉子一郎不孝甡

升娶莊一煜女女四長即前母所生妹適鄉貢莊公鵬曾孫徽次適諸生張楠次適鄉貢戶部主事謝公寧曾孫予登次適舉人郭震之姪有執孫一奎曙諸生娶諸生郭世選女女孫三長適諸生莊愷次適同鄉李公愼曾孫諸生士賓次適進士張鏘子溥曾孫三長奕聘御史劉公曾孫諸生芬女次嗣聘李士賓女次妳生曾女孫一亦尚幼萬曆四十四年冬十二月甲寅合

葬惠安縣一都上堡山山有父封土松桂皆手植每對人此我幼時負薪處也我歿必葬我此山今兆本父志也西一塋不敷武葬前母自有誌於戲古不銘覲墓方毀不忍銘也哭不假言不文兄文乎雖然微不孝誰知吾父母者吾銘之篤於致吾毀也已辭曰

世人爲吏我知之賢否高低視其皆黃金箧能足大力危冠長劍空爾爲圻南司理威加虎耽耽食人誰敢迕學舍齋廚復幾金廣陵寒酸應如許我家大夫君子儒豈學世人戢飛趨當年不作眞令尹晚去封章瞋繡衣吁嗟萬事總滅沒唯有高名長不絀歸矣雙雙掩夜臺白石青山護此室

駱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龍 忠懋 較

祭文

奠周顯初老師文

煌煌宇宙文章爲紀扶衰起廢先覺是倚猗歟我師甫服峫起星宿其形龍鱗其趾弱冠登壇影纓振履符視時文爲翦稚齒于焉鏤心幾無剩古至于著述波流雲灑鴻駕先秦鞭笞左史

萬古晨昏山嶽蜿蜒四海瀾風頸延踵跂歲在丑寅莞籥厄雉邑蹶會城絲棼叢奔尤有盜賊附心爲先前此作者盖多竄呰我師嗣之竭蹶支持辟彼太阿一出剸兕師爲我言余實勞止自余三年日不寧晷夜不交睫績無停几拮据匍匐幾成痱疾若論操修清同明水遠彼苞苴飭我簠簋嗚呼噫嘻豈不全美白日青天寸衷可矢一綫姤穽百舌交毁謂清爲濁謂勤爲弛按迹隨聲似有可指曷不原心究厥終始嗚呼讒言霧綠腓腓同氣相戕情毒封豕嗚呼我師何爲罹此失意傷心魂魄遂褫抱負極冤天崩地坼聞師之先代有積累散財市義發于夫子人曰天道不遠伊邇嗚呼視天夢夢則不可揣彼讒者存而夫子死某偃蹇蹭蹬拓落自喜辛卯之文或病其詭業已棄灰無復生理師語主衡何乖於軌夫夫解悟系逐底裏特其大聲不

諧里耳嗚呼精神洞契千古知己此恩何恩盖載堪擬升今逐隊戢翼南徙冢君見臨跋涉千里入門慟絕且悲且喜骨肉弟兄豈異人比切切偲偲冀其自覩努力堂構以介前祉嗚呼泰山頹矣梁木壞矣匠石云亡我心悝矣怨彼萋斐哆兮侈兮黽勉成立報生死矣言以寫哀曷其已矣

賀太倉王相公太夫人文 代作

太夫人降淑自天思齊匪躬無斁帷休徽音奕奕有明庇天下之大賜而不尸其功有陰定社稷之大緒而不露其迹方其逮蒙而養聖功以基方之孟母異代同慈既而老師正位台揆鈞衡是方值 天子改絃易轍之會而滌其苛細去其蟆螣還 國家幾頻未頻之元氣間中外欲洩未洩之胸臆元元本本斯可謂太夫人錫類之厚德矣泊乎 前書再名纏璧重臨相位

久虛 天語瑯琳當是時也野有成湯之使人望商家之霖猶然控陳情而棲止歌將母以來諗卒使 皇上悟天性之至理春 兩宮之慈仁正王器於頃刻煥日月以重輪人心久疑而遽定 帝祚清穆以如新此則太夫人母子之愛所爲寓轉移于闔闢廻 天意于穹旻德與天而蕩蕩業配地以無垠者也嗚呼 朝廷楨榦于碩輔四海典型于名門方今倚老師如太倚者必以太夫人爲崑崙望老師如河漢者必以太夫人爲河源云胡不愸遽奪其萱訃音北告哀動至尊兄某等並列函丈備職詞垣固辱有門下菅蒯之識而同被太夫人機杼之餘恩者哉

奠周長卿文 代袁老師

嗚呼長卿何遽不視逝將悩子泉肝蟲臂念子壯圖何能不悖子家先哲治天官言　武廟十載請更曆元子獨修爵轍舞中原人謂榆枋拱把而已子實卿材躃然崛起翺翔詞林彩縷振履世方畢畢闕觀効獮子獨蹈𧾷奔逸絕塵瞽彼含光恢若有神橫氣所之太山培塿橫聲所嗚鏜鎝宮羽持此以售盖多不賈去歲之役高

蹐壇場余實得子推轂長楊與子論詩風雅洋洋凡茲及門雁行蘭茝及子莫逆氣誼雲霽子初剖符神君茂宰維此鄴城要眷之都項自無歲流殣載塗子當下車首問版圖出舍于郊夙興夜寐剸決剅勦亦孔之勤蠹荑幾何奄然而蕘嗚呼哀哉冉歌芣苢顏敗叢蘭宣父曰噫千古心寒子處吾門文章鷹矢鳳鷟驩傷寧忍覩止嗚呼噫嘻俾也可忘臨風一慟覩天茫茫

奠粵西佴按院文

嗚呼公起南服實甲中州初讀中秘繼辦　兄旒公謂遭際不次見收誓百鍊剛寧繞指柔代狩粵西志在遠猶之綱之紀或籛或採去秕與蠹不盡不休大夫君子奉法如流愚時在事稟仰風猷公特眷顧同榜交游愚嘗病痱以為公憂手書惓勞再四繆綢憐我鈍滯如切同舟噓枯植弱俾之出幽人亦有言聲應氣求自愚東

邁閱春與秋公遺翰采告我視篠曾未逾月遽霈不瘳嗚呼世人哭公壯志未酬要以功名遠者所羞愚獨哭公命與為仇公子未壯公母白頭何遽哭公萬里雲愁天壯之傷公值其尤古歌四牡懷歸是諆公獨抑關天聽無繇四載蠻荒為國宣猷瓜期弗逮奄至彌留歿不牖下斂不安襯衣繡持節寘彼道周嗚呼蒼天念此悠悠憶余別公涕泗橫流何知此別竟阻滄洲生

剏一束秋風颸颸

奠林侍御文

維靈苞四明之嘉淑兮握靈蛇以相羊耔秇圃而茹擷兮漁藻海而津航泝渾灝以追琢兮畢瓶乎刻楙之章攬蕙茝而匭綢兮吸啜衆芳先匪畀余以儀軌兮時流濆伏而頽行紛吾旣有此駿足兮飈奔電而靡韁飾璣實以爲御兮齎瓊玫以爲粻彼日域月鄙之匪遐兮奚蹀躞而踉蹌曰道貴朴無名兮縲組何異于斁粻吾令

玉虬驂乘兮棲息于恬淡之埸光陸離而內葆兮刊堦埃而翺翔帝廣咸之艴洭兮孰長謚而不張緊渥澤之孕育兮垂稍植髮而龍驤朝榭秣于弘文之館兮夕援武于鳴騶之堂化鑾蓋嘒其不調兮王路嶄出于康莊矯骨鯁以犯顏兮耿逆鱗而植坊苟余情謇謇以信修兮縱雷趨其何傷羌弭節于箕谷兮固運會之涼也夫將依閶闔而賜環兮烈閟肆而未央也吾聞水

厚積而始泱兮踰坎埳而洸洋衍濱渤以四達
兮要蒙出之濫觴本潢流之鍾美兮信士類之
晃裳紛綸縡之燿耀兮業五畚而並煌倏乘驄
而襴彩兮羞瑤實而致祥衆咸謂羨門緱嶺之
咫尺兮胡晻靄而無光曰金剛必歷萬刼兮彼
蒼幻其難量總重積而莫極兮緒垂燕而彌長
余儕偕嗣人兮侍從佩切劘兮珪璋思君子兮
太息敷荒辭兮挂漿耶以寫兮世誼靈弼弼兮

帝傍

祭 奠傅積所文

公有可以恨者三可以無恨者亦三盖公起名
家抱周易硏精覃思坐進此道自謂可無負錦
泉先生之教然一行作吏幾不免者數矣幸稍
起爲郎而又不及年以死嗟乎孰使豫章而竟
朝菌孰使麒鳳而竟蚌螄爲德不卒其能無望
于司命也耶恨一　公自傷府君蚤背而母夫人
之孀居而孤苦也爲令十載載浮載沉恨不得

春咫尺　㝢書而葬其墓門之棘而自公之爲
郞署三年矣頃且膺命及焉奈何十載遲之而
旦暮失之也恨二　公子三長者仲者皆居守而
含斂之日獨一呱呱之季匍匐而呷嚶其側也
顧又蚤失恃恨三嗟乎悲乎運之極乎公雖恨
無可奈何吾黨雖恨於公亦無可奈何而獨以
公平生之所履歷所爲尸且俎歌且舞於大江
之南嶺表之東西上下邑者爲公快也而獨以

其時御史奏書所爲闡揚是孤苦者爲將寵之朝家而棹楔之皎皎大節不啻日月是亦愈於區區一命之章服也而獨以公若子猶然抱周易研精覃思無異于公之疇昔也而其高第弟子高者跨詞林卑者稱茂宰皆燁然國華是足以托公之精神世業於不朽也夫古之君子縱仕不偶於時而獨不得罪於所守士之士夫百姓而又前可以颺先烈而後可以垂來世則雖

所遭之奇不及年以死萬萬可以無恨嗟乎巳矣繇前而言爲世情繇後而言亦空華無論可恨與不可恨皆不足以見公之大公雅稱宦情澹泊蓋將歸而結一亭於雙溪之上垂一釣而漁之掉一舟而泝之而又購荔林一區將以杜德機而老焉嗟乎此之矚識夫豈前後三者之所易挂槩乎哉夫惟宦情泊而後可以忘身世忘身世而後可以一修短一修短而後可以生若死死若生衣冠之襯逝且歸矣然則彼之爲荔林者亭者釣者舟者卽不得生而徘徊容與其間要以百年之後魂魄猶棲此也公眞可以無恨也乎哉

奠太叅陳麟崧文

嗚呼公昔守端余役八桂嶺嶠東西爰書稍繼
誼托葭莩道並蘭蕙余嘗過公視其埤堄傑搆
參差陂澤溶漪武庫經笥霞莊玉砌具臼公豈
金瀏奠麗吏道所譏熏轅刻劇公曰無然有餘
歲計煦此萎枯調彼跛鼇庭有懸魚野無荒畯
庶職烝烝風行椎髻　帝謂百粵吾鄙股肱爾
績用章幹敏廉能爰增爾秩錫履是仍熟路輕

車載肅霜稜余時來東聯鑣依乘余疑公咨余
缺公繩昔猶隣照今迺得朋中道睽析具姊青
蠅公復不居玄髮纍騰嗚呼大化消息跳攝緘
縢阨也嗣哲壯志崚嶒後有作者繩繩代興公
何憾矣一視鵾鵬

奠張聲墀文

嗟君入粵忽已踰時粵人稽首惟終惠之方仰
而慶旋弔而悲半生辛苦而止於斯方君未貴
文價紛馳暨登上第遂建鼓旗往令豐邑較文
所討秦鏡高徹乙夜忘疲用是遘疾靡效三醫
以歲不易害厥耘耔緊君在事錙賑有差翳桑
之餓咽哺若飴凡仕所貴急病讓夷君起其病
砥礪可知譬彼駃騠取道新羈云何發軔奪我

權奇始余相慕不在浮詞謂君姱節奮發下帷
有宅近市世態險巇翻雲覆雨繩引根批君置
勿問仡仡孜孜既息故業亦庭授詩穆如古瑟
直若朱絲推眞任分朝友夕師顧余世好不我
瑕疵比隣促膝步武差池商今略古揚搉淋漓
余有弱息以配君兒上奉王母春秋及耆一孫
禖禖煒煒明璣爰逮駿發騈集一時君歸燕喜
恭攜舉巵高堂衎衎色笑怡怡君今何往排棄

若遺於戲殭季觀國不謂無胄累葉簪組不謂
無基孰閎厥積而詘之施孰豐厥遝而促之則
孰成孰毀孰爲爲之力耶命耶嗚呼噫嘻

與陳魏石封君文

猗歟太翁世有明哲壇坫代興貞風亮節炳炳
麟麟雲霄閥閱慶延令子芬芳芽茁昔在辛卯
逸翮鶴書旂蒙之歲窮髮運魚搴旗鳴鼓領袖
衿裾云何稟卯翁之停備一釋負擔兩分符竹
越俗楚風車輕路熟法解絲棼恩湛膚瘢云何
稟卯翁之鞠育績奏明光曳履登朝西雝鷺振
北闕鳳彰葳蕤皇黻鏗鏘帝韶云何稟卯翁之

瓊瑤洋洋鄒魯絨綸藐術懸衡高搞文章崒崒
譬捶洪鍾萬籟若絀云何稟卯翁之穀率茫茫
宦海其孰不波奔同逝壑聚類摶沙膠爲蝥網
通若化蛾翁獨教子消息龍蛻世號賢者固求
易豬羊質虎文鶡音鸞舞瘖瘂其陰深藏若賈
翁獨教子豁達洞府維翁韞櫝河注淵渟得子
而沛漲天浴溟期翁綿邈儒月道星云何溢爾
雨急風寘某等疇昔翩連飯依令子年來悠悠

亦既暮齒蘇然視翁元吉是履嗟其徂矣楸嶺

薦只

奠陳荊碧太夫人文

繄源厥之素商兮物揫斂而庚庚儲寶婺之無光兮驂鸞虬而上征槪萬彙之敷育兮嗜靡托而呈形羨賢子之嶽降兮蔚民譽而國楨譬結綠之與縣黎兮符截肪而蒸栗貢明庭以禮天兮式王度而比德生齊宮而後見兮割連城而匪敵淤至寶之誕生兮獨崑山與荊國彼江南之佳麗兮實我　皇帝之沛豐置中臺之執法

兮發言議之宏崇自魁壘之在事兮威望燁其日隆錫華袞于聖善兮播芳甤於無窮冀大年之綿邈兮齊封公以期頤胡溟涬而徬徨兮厭塵氛而去之嗟余生之犵犵兮痛陟屺之靡依世母之猶母兮驚物化而遽泝禮鄭春之不相兮詩雅重于匍匐娴贊子之蘭交兮敦氣類而罔忒既同明而相照兮宜含酸而共戚酌黃流而荐藻兮聊申余之悃愊

奠康芳山文

於戲谷口而東有鉅姓康曰芳山公公襲素封委委蛇蛇業累而豐方其成童偕先大夫儒雅雝容高曠其胸歲𦂳其采湜湎明農性故嶽巇又喜高陽比于鴟夷或値其譩投袂而起勿問眞贗暮年孳孳改心易慮偲偲怡怡或謂公德老而彌治好修不忘唯此高陽則靡屬饜尚羊醉鄉芒芒醉鄉世號伐德公曰何傷逸我以老

介我以酒其樂未央我醉而生我醉而死雖死亦良維余有弟婿公之孫令德令儀厥好世敦徽公之福飲公之醉公乎去我醉夢白雲招我以酒庶幾馨闇公尚醉我性識尚存嗚呼哀哉

奠康印溪文

嗚呼莊周稱士十有二公家得三嶽嶽開府與朝冠簪公父枯槁名宿崛岩孝廉仲子禮教沉酣公也並起齊轡騑驂方其下帷發憤千古窺探舸蟠文史譽擅青藍芳𦂳馥馥桂影髣髣孰謂選士詘貳了男學市朝之大隱同傲吏之超柔雌龍蛇之任分亦高潔而巉巖若迺粹宇春融靈襟月霽規矩人倫纏綣將麗守樸全眞深

根固蒂出入壇宇翺道俗以無猜趣捨迴翔望嚶鳴而托契此則公家群從未有駕公之前而獨詣者也昔先人與公同時講藝追隨京邑連翩聲厲分偕倚札道並蘭蕙先人已矣公復謝世嗚呼哀哉微先生之世德而誰爲歎逝

賁李少岳文

嗚呼獻歲謁公公力疾起握手殷勤三復孺子
謂僕家聲賴此而已乃今近矣秋風鵩徙荃胡
不須瞑不視只惟公之先聯珪襲紫天部冋卿
世號二李冠佩竊鼲文章魁壘公也嗣之堂構
鑪錘學殖如機軋軋寸累銖積芒寒斂以越砥
一龍一蛇去甚去侈規矩人倫箴銘盤几有子
新羈取道千里俏氏追風伸復騄駬並記玉樓

雙乘赤鯉唯此季君翩然霞綺澤媚山輝金聲
玉縈濟濟諸孫麟角鳳觜方事中原左韃右弭
人曰天道汪茲挹彼公於晚途既多受祉不佞
與公誼同葭倚爰締絲絲亦懸弧矢娟娟呱呱
瑤環瑜珥肺腑通家豈異人比聞公少瘳我心
則喜嗟何及矣薦以芳芷

祖叔九十翁輓辭

猗歟叔祖矍鑠哉翁而壽孔固而福既豐昔余
總角翁鬚髯鬆今我皤如翁顏仍童前此庚戌
翁尚造余謔浪杯酒衎衎于于時値初歲張燈
色鬪夜分燕賞其樂只且余敬祝翁願翁福慧
有如此燈長明不昧燁燁孫枝歌雍習吹與吾
兒游摩挱累歲仲既孤騫季亦遑詣人曰翁家
霞片霞熾翁前揖余槩君之花瞖不自彈祝不

自祓小而卵翼長逎嚶啾與君裔梓同氣相求
願言假我鵠起鴻儔宛其徂矣溘不少留於戲
九十而逾云胡不百譽髦烝烝云胡弗獲人亦
有言丕服重積翁其于于須此苞剛

奠母舅孝貞郭公文

嗚呼余舞象而始遊我舅之門舅攻苦博極揅
霍巨麗督學姜公拔諸場中文閱之齚舌王司
奈何眯眸而黜吾環寶合較八郡則爽然弁八
郡公名一日震闔中矣吁嗟乎哀哉雖有燭天
制於豐困雖有追電阨於鹽車彼其質之鄉里
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假令遇合寧詎以諸
生膁下我舅歿而四方學者歔欷泣曰今安得

模範如公公課督吾黨色不厲而莊語不峻而
裁吾黨雖盛夏未嘗不隆冬嚴雪即隆冬嚴雪
未嘗不汗下也講說經義動必令貫心所引繩
批根當世作者文幾無剩旨矣今安得經師如
公諸與舅友者曰公外汶而內慧口不言人過
而凜不可犯上交無媚阿平交無詭隨交於鄉
必篤行交於國必斌斌質有其文不然必卻齒
必德望所不其然即赫赫殆將卻步嗟乎其穎

然似道者耶里人曰自吾里有公而跅弛者匿
不敢公知三家之市漸漬於失教孰能不波諸
少猶然歲事公獨以然諸見憚何異振金口而
緬里中顧今者德不尸於里正典型不司于拈
墮謂頹俗何宗人曰不寧唯是天禍吾宗使不
獲保其祭酒唯是瀕海之聚魚鯉蠣蚌之利微
封豕睨者孰不生心昔我先公贏糧徒步趨登
聞鼓而直之自　天子所賜我先公履中葉震

業幾不能守舊物者數矣賴公卒以安微公嗚
王宗祈諸子顙天曰固也吾父有隱德二諸君
之言不與焉吾王父早背勞勞諸孤王母焉依
父出而親師入而稟荻熊之教下堂嗃嗃上堂
怡怡吾王母皎皎冰霜七十餘年不曾揭月月
而行則父承順之以也王母病舅自爲滌器扶
抱湯藥日夜不解帶王母歿粥水不入口骨嶙
峋起欑留拊床大慟父母猶然在浮丘吾不知

死所矣夸者死權貪夫徇財如蟻於膻如蚋於醯其天性也父客某邑令所某邑令不欲爲城府闒不鬬而門紛如市藉叢可使神則父宜爲政父處之洎如也後某以賍敗而父不見謂比周暮夜之行可語于白晝都邑之交嚮然于屋漏是吾父之隱也夫於是聚族而誄曰孝貞吁嗟嗟乎閭巷之士名湮滅不章如我舅者可多得耶余壬辰挂歸僦賻外王母舅言栢舟之節

不鬬吾烏乎言人是當累孺子乙未之役送我長途辟呵詔我子當無留行孺子唯唯方內四岳四瀆千古奇觀東北之阻神京在焉丈夫奈何沒首跼步不能出里門孺子幸而在事長者其能爲子長哉已而顧舅容稍枯竭泣下老矣長者宜自愛去歲客有入南中者寄聲我老幸未衰無爲孺子憂嗟乎誰謂此言而遂爲永訣乎頃吾將母歸以疾滯昭武母一日而促駕者

三吾有存亡不可知之弟入門而舅有起色吾母嘻嘻餐爲加步爲健夜臥爲寧起曾余疾未間不能趨走一起居長者而舅病復發不可爲矣吁嗟嗟乎孺子將安所逃罪哉舅大漸時猷猷若有望也侍者皆云其將有裏言屬君吁嗟嗟乎我知之矣死生數也貧賤常也世界缺陷有力者其奈何王嚚克家代之當戶門內百職壹切受成宜兄宜弟居然同心一體者哉廣輪

封焉殯封不封不樹亦封一坏之土亦猶是衣冠之藏也王嚚力能辦之其何憾於浮丘是皆無庸屬吾王母大節皎皎在人耳目抵今尚閒坳不耀猶之乎外王母也舅有夙心余其同之不假寵於　朝家必乞靈於當世名公鉅人以龔不朽外王母猶之乎王母也是誠在我卽舅不言孺子何辭焉余不寒盟九原可無余討吁嗟哀哉

奠康姑文

嗚呼余家二叔魯齋執齋雁序高潔鵠視埏垓有妹賢淑言歸于康博雅君子曰平岩翁猗歟岩翁績學弗怠砥行修身底于耆艾暨余二叔俱號剛介我姑相之旣敬旣戒軋軋機聲唯疏與總戴緝筐筥亦復巧慧惠于妯娌施及窮匱鄰里呼號如躬是瘠四丈夫子肅肅雝雝金相玉質被服從容燁燁孫枝奇穎龍縱繩乃祖武

都憲之風姑也捐之悅懌且孩老而偕翁考卜崧崖谷則愚谷門則鹿門夜臺伊邇寘觀斯存古有達者生遊壙中姑今眞隱倣穴作宮人謂我姑神僊綽約霞吸雲栖大澤藏壑荃胡不居蟫蜕蘧廬類有大力負之而趣余輩哭姑兼復姑慰歲宴必周日中必昧誰能深根萬有千歲姑旣達生死何怖畏矧也岩翁靈光並歸蓬閬青箱連翩世類苐祿爾康亦旣總萃去矣我姑

脫屣癸累

奠陳母文 代作

維靈陳門淑媛郭公愛女耕業鏗鏗衣裳楚楚少綽約而多儀在醜夷而無齵昔侶鷗公之倜儻兮固翩翩乎豪舉彼大人之盛氣兮詎嬰兒之所阻輙風切於微言兮時轉圜於莊語比既笄而來嫁兮佐當戶而古處曾料量於海田兮駕石隄而爲禦潮去我而安瀾兮渺平疇之禾黍泉歷圩而歎息兮羨伊人之林誇盖閨闥之

魁壘兮寧逡逡於機杼既而締精毓秀聯絡璠璵或垂髫而駿發或中道而夭游或凌虛而馳騁或聯實而舒徐紛衆妙之藹藹並聖胎之萼跗若迺俛仰消息淹貫道儒皈依西土呵呵南無感彭殤之岐運窮滓廓之一塗寶慈仁之根蒂庶證果於華敷迨彌留而不亂絕片語之嚅嚅於戲太孺人往矣與化俱徂唯典刑之不作使子懷乎鬱紆禮鄰春而弗相剏有託於葭莩敬擷芳而一薦聊以慰夫藐孤

奠鄒母文

維靈比肩名德作配大參取精洛水波泚沖漣珠胎玉璞羣華珍叢仁深聖善教篤磨礱昔先大夫振鐸滯鈫十年次君攜之跋筱殷斯勤斯歷年逾葵萬里晨昏夢魂若接游子言歸余妹偕來華路藍縷以闢汙萊有穰有黍有秫有穫春暉寸草慈顏以開不弔昊天余妹捐棄呱呱藐諸一聲一淚母也撫之夙與夜寐新故遞更

存殁同契人亦有言其德不爽王母如母新婦如娘不有姑婢誰式憐脩余妹雖徂亡而不亡於戲烏烏情深西山日阻令伯一疏流涕千古以往况今大較可覩母嫡三甥可謂慈祖頂門母善俄復小康謂爲偶爾不妨相羊何圖奄忽羽化廻翔星淪婺女月落屋梁有酒在尊有肉在俎爲甥歇欷彼灑丹府悠悠我思渭陽獨苦爲報妹氏九原之下

奠陳母文

維靈幼擅清淑長嫻姆儀國風絺綌內則卮匜大家之誡不忒聖善之誼靡虧方其尊章在堂夫君文藻叔肖鄉書季亦國寶一門衣冠靈爲之嫁夜寐夙興定則洒掃殷斯勤斯妯娌是好于禺同聲痛瘵共拯晚撫二孤義方教道陶成家珍車渠碼碯燁燁孫枝良弓勁笴靈壽且康顏童髮皓行享後禧以續前考云胡一疾奄然

去早嗚呼妯娌之際其孰不嗔榮枯顯晦同氣異身誰能釋此友愛殷勤有如靈者世復幾人

上聖在宥四十五載群美薪生物無疵癘頃遇大侵連氛累霧萬室齊號賢愚一概靈於爾時亦歸沆瀣夢夢視天則不可解彼蠢而存此靈而殀嗚呼化莫巧于推遷物不逃于機緣倚其泰雖凡卉其昭蘇比其屯雖芳華而顛連夫安知數萬歲而後天與地相軋陰與陽相盪書

與夜俱暝該宇宙而銜歇孰使然而自然余臨
靈之衎衎衎借物化其連蹕

奠莊母文代家大人

嗚呼自余昔離邑宇太孺人始抱長孫迄今十
有二載襁褓相藉亦既蘭薤茶郁而椒蕃矣胡
燬化而遽掩玄圍嗚呼殷念松蘿扃也何言昔
者逮事親翁如篪如塤偶耕道圖並泝菽源于
是徵盟世講朱蔡連婚甲乙之歲兵燹播奔余
母告殂余妻復昏一兒一女荼毒無存慘焉如
割白日銷魂是時微親翁則誰與朝饔而夕飧

微太孺人則誰與解衿贈佩而佐其輔紼之韓
嗚呼此日何日此恩何恩生死骨肉豈惟涼溫
此余所爲閱再世而銜結涕垂睫于雍門者也
嗚呼大年何靳大化何旋倏不數載翁亦大還
是時微太孺人則誰與不出房闥而撫莊氏如
綫之孤於內外交梗之年蓋其門內斬斬仰余
交亦藉以秉虔嗚呼殉剔固艱立孤尚焉彼論
者或尚求全其過苦曾不知匪勞豈愛有損斯

全太孺人以母道而兼父道奈何欲其事姑息而弛策鞭必不其然今任甫之既生既育苟合苟完夫孰非太孺人之所延嗚呼可謂賢矣余女若子若孫余孫兩世申好情摯蟬聯聞太孺人之訃盖在於去冬赤仲之前顧余父南子比留滯拘攣風塵隔歲乃得修蕪詞而祝其豆籩嗚呼愆矣雖然靈有知乎豈其無鑒於余之拳拳

奠黃崑峯文

嗚呼伯翁家嚴之知友也令子二三兄弟又孤某知友也孤之於伯翁有父道焉翁以十月之初全歸而家嚴繼之人謂二老人志同道合休戚共之至歸期猶不相差池可謂非宿緣與幽明之事不可知使眞有冥漠世界吾父與翁必並轡地下矣某垂髫時侍家嚴左右家嚴語家人必稱崑峯翁某對呵父崑峯何翁也父流涕

語某是吾牛衣時知己也昔我遭兵燹汝王母前母及汝兄相繼歿而吾挈汝姊汝功兄匍匐就食于翁不吾厭也夫翁吾肺腑也是時某雖少聞父言輒涕下固已心德翁矣既長而翁館穀吾父子與翁之子二三君爲筆研交長君新溪兄又教吾道古凡某之稍有所窺則長君之餘也嗚呼長君吾兄伯翁吾父也吾何能不悲哉某宦江右聞父病乞身歸歸至三山聞父訃

日夜馳且號私自計吾父知已罷峯翁耳父化而翁存吾當父事翁矣天乎誰謂翁與吾父後先相繼殁乎某生也狂於物情世態無所不撤脫貧富貴賤利害得失死生榮辱之際頗自謂見解得真立脚得定獨於生平交遊意氣不能不心歃翁歸矣某當與令子畢千古之業修累世之好翁與吾父之靈烱烱不滅或有以相我乎

駱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駱先生文集卷之五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僴 忠懋 較

論

勝可知而不可爲 癸卯廣西武舉錄

帝王開在宥天下不聞勝天下彼豈怯焉而無權額務煦嫗姑息而不競于武哉知其勝又知所以勝爲其所以勝不爲其所勝所勝兵刑也所以勝道德也爲所勝者此生彼死此壯彼衰

若五刑之制尅爲所以勝者動而不相害進而不相及若一元之渾忘故戰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之善者乃無智名無勇功微乎神乎無聲無形雖有仁義之師和齊之旅猶以爲至德下薄不及格也區區勝負之數何足道哉孫子有言勝可知而不可爲不知勝是盲人之智也知勝而爲之一覇國之智也惟知勝而不爲勝

則帝王基隆之理矣此名言也亦微言也且勝何自而起乎自有血氣之倫情慾萌生而爭乘其便爭之而得則爲勝爭而不得則不勝繇不勝而後乃有勝要以人人也我亦人也我爲其勝則不勝將誰與耶彼亦爲其勝則不勝又將誰歸耶與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是我與人長相鬬於亡巳也小則罵淩訶詐大則流血塗膏復何所不至哉

是故勝之所起不勝之所伏也爲之所成敗之所因也甚矣勝之不可爲也且夫天下如一家然一家之中父將爲勝子耶子將爲勝父耶亦如一身然一身之中手將爲勝足耶目將爲勝耳耶其有以相勝耶其無以相勝耶從此觀之勝非直不可爲抑亦不可有矣彼以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天下之至弱馳騁天下之至強則是猶有剛柔強弱見也猶未能無勝也夫有以勝爲者非知勝者也無以勝爲者眞知勝者也昔者聖人之知勝也知天下饑而吾獨處腴則吾勝天下寒而吾獨處溫則吾勝天下勞而吾獨處逸則吾勝天下憂悲愁懣而吾獨處愉則吾勝據其勝之之權專而擁之于一人則天下常處負而吾亦不得常勝推其勝之之權分而播之于天下則人各得勝而吾亦不失于勝是何也天下皆與我並腴而孰與爭腴

皆與我並溫而孰與爭溫皆與我並佚而孰與爭佚皆與我並愉而孰與爭愉是故其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天下一家八方重譯而皆頌之曰聖人夫如是則可長大順于天下矣而誰與我勝此之謂知勝此之謂無勝而無乎不勝是故有卒如標有臣如虎習流君子千百爲伍此可以勝知而弗爲乘廣林植鏊刃鋒戛皮而丹漆堅如金石此可以勝知而弗爲樗里王

畫儀秦爲客嬉笑怒罵變化莫測貧而行之迷
晉四國此可以勝知而弗爲西有殽函褒斜之
谷南有江漢之阻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東有淄
青之富地大人衆蓄積饒多險固形便此可以
勝知而弗爲然則聖人果無所爲于天下與曰
有吾聞之有帝王之爲有王王之爲有伯王之
爲有近世賢王之爲蓋有虞氏嘗勝于苗矣未
嘗以勝爲之也當此之時殺一人刑二人而天

下服循循然未慊于志于是修五禮如五器輯
五瑞建五章之服作五絃之琴而風氣和豐大
化浹矣此帝王之爲也武王克商誕敷文命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人知所以臣耕籍
然後人知所以敬故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此武之詩也今夫懿德之求
此王王之爲也齊桓公之霸也得管仲傒然而
以爲大夫任政作九惠而強楚受盟四鄰賓從

管仲死豎刁用事齊國之亂者累世此伯王之
爲也漢文帝之治相賢士納忠言勸農桑蠲租
稅壹切與方內休息雖百金之臺曳地之衣嗇
之而不肯妄用當是時漢治幾刑錯矣此近世
賢王之爲也夫牧野而後天下無可勝者矣聖
人之不急爲勝也固也方逆命而不必于勝則
非有虞氏之治不能也是何也聖人無勝心也
聖人以爲天下而尚有可勝之人國家而尚有

可勝之事則吾治誠矣而況于勝之乎況于爲
之乎且以文帝之世而單于驁驁至自謂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言語誖慢不可忍數擾北邊烽
火達未央甘泉此其爲不勝已甚然而後世之
治有幾文帝之萬一者乎古今號最勝者莫如
秦又莫如隋然秦與隋之勝竟何如哉蓋天下
之勢兩相得則平兩相勝則還非獨人事抑亦
天道然矣昔夫子繫易思古神武而不殺者夫

既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吉凶與人同患矣尚安事殺然則不爲勝之道易道也是故老氏謂之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夫如是其將誰勝而誰爲之耶蓋勝非不可爲而亡所事爲也夫無以勝爲者是賢于爲勝故嘗試論之三皇不爲勝亦不知其勝五帝知勝而不爲者也湯武則未免于勝之矣而歸于不爲彼秦隋者直妄爲必勝耳豈眞能知勝者哉嗟乎三代

而後與其爲秦隋之勝也毋寧爲漢文帝之不勝

庚子廣西武舉錄策

方今粵西事勢有宜寬者三有宜嚴者四有不在寬不在嚴而在調度之得宜者二又有不宜嚴而嚴斷其寬而莫可必寬者一愚生鬱伊而吟粤久矣孰事其肯憖軾聽之乎夫粤內苦猺而外苦土酋非一世矣世世遞苦之遞馭之而莫得要領者何也所爲媮月睫亡虞而逖慮少

也夫猺不租不筭所從來久遠自 高皇帝籌兩江而固以好生惡死爲誡矣蓋至韓襄毅斷藤峽之師而後乃窮思盡銳幾之乎覆巢也說者曰公於是師固多殺也嗟乎公安得勿殺耶獨惜夫襄毅之後而復以襄毅之殺施之則蹙之之極而敝且獸擾耳國初戈船下瀨軍始遣蒼梧諸峒君長莫不緣厓礭石改諜輸貨而厮爲臣僕雜時號令雷動惟我所筆使矣弘治以

後國稜漸損諸司驕放轉相躙轢蓋陵遲至虞
蘇孕而始不可爲銜轡也文成公以元老臨戎
寔奉弗討說者曰田州之事固非公本心也嗟
乎孰謂是事而非公本心耶獨惜夫文成之後
而復以文成之撫施之則寬之之極而且至尾
大耳何以明其然也當襄毅之前蓋亦有廿言
姁之者矣而終不爲所也故其勢不得不議剿
及其創毒已深而威至於無可加也故勢又不

得不議撫以文成之長慮却顧周知數百年倔
强之士未可取快於目前吾姑參分而兩存之
爲足以制其死命也故勢不得不議撫至于今
而撫愈玩玩愈無震故其勢又不得復言撫夫
天下事無常伸亦無常詘無常强亦無常弱寧
可膠柱調乎哉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以
威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以寬寬猛雙操而恩威
並建此聖人之所以神其道於不窮也夫術亦

人耳樂利而避害樂親戚而不樂死亡何以異
人性哉然没首而不敢親天子之命吏者何也
夫固有所苦之也今夫爲之頭首以招之則弁
與其招主而索之爲之什伍以聯之則弁與其
伍長而索之爲之鄉亭以董之則弁與其亭候
而索之爲之游徼以警之則弁與其徼卒而索
之上之罔彌煩而下之紛拏彌甚此豈防不密
法不備哉則太密太備之爲患也班定遠之言

曰水清則無魚察政不得下和此言貴蕩佚簡
易也故曰宜寬一夫術之時而椎剽也是伯不
一二者也其黠者負力怙氣而敢於衡命也是
萬不一二者也非吾獨苦之彼固亦自若之矣
今或以一夫而株連一種以一姓而波及一落
事未舉而先洩其機黠者業漏刃矣而方勸良
善以塞責主首有名者自知法在罔赦而購之
久而必獲也則業已走險矣而方繫鄰近以返

其必出彼且[illegible]盜亦死不盜亦死也何苦而不胥爲盜也彼見夫盜者不必死死者不必盜也則何苦不出萬死而徼幸一生也龔渤海之言曰非勝之也安之而已故曰宜寬二今夫虎豹戾物而常爲豢已者媚何也饑渴賴之也予呼而父莫之應亡有呼者矣漢置蠻夷騎都尉等官咸持節領護歲時循行問疾苦理怨氣乃今歲惡失業强半溝中而吏曾莫之沐濯也安所

望父母爲哉故曰宜寬三語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此言威生康也異時土司龔替蓋有明爲淵者矣然而例不獨龔替也事經鞫勘蓋有夜爲市者矣然而市不獨鞫勘也彼且爲聚廬我且爲附蟻彼且爲麝臍我且爲象齒夫使神龍而可豢也則幾何而不弄之掌股上也張奐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安得如奐者而風諸有位耶故曰宜嚴一僧狙之刑

亡命而爲之腹心罷伍之卒落魄而爲之爪距此夫閒在外者也猶未也我之爲腹心而且持我之陰以款會我之爲爪距而且張會之隙以怵我此夫閒在內者也或以爲中行說或以爲翁侯信又或爲尉史又或爲軍候管敢計不至鬬鷸蚌而交漁其利寧有曆乎哉故曰宜嚴二狼兵入戍則自文成而更定之矣而後乃稍稍變易也天下全盛佽飛林立小小變動輒議徵

發是自爲見弱也舛也狼之戈鋋大率朽鈍爬山梯險或能束腓騎步冊楫皆非所長而徒使之耗蠹行閒私自潤入橫行刼掠舛也數入內地窺我虛實狂狡日滋舛也兵無堅脆練習則精藉令屢奉符檄是代之耀其車甲也芟蜂教猱可爲寒心舛也又有舛者未老謝病襲以乳臭郎名應調實不親行而或展轉覰望傾悉懲期傳燧舉烽若同嬉戲板楯之功未聞指臂之

形瀬見故曰宜嚴三酋所以易制者以其地壓彈丸而犬牙錯出也今或以南丹而朘削蕩波以泗城而垂涎武靖宅諸斗辟概遭疽食逐逐眈眈攘肌及骨而獻議者猶曰無動彼豈以大武爲不能遠涉耶何跋盭也故曰宜嚴四夫此七宜者固皆昔人之所謂平平而徼覈徹桑之士所飫斁也然繇前三者則可以撫柔湊泩使其人習吾恩而不駭吾吏習吾吏而不扞吾罔

是名爲寬而實爲嚴府也而不然者則褻褻殺之威而過焉者也繇後四者則可以豐基强幹雷動風行而亡有蚩蠻不掉之患以煩吾軍吏是名爲嚴而實爲寬府也而不然者則襲文成之寬焉而過焉者也然統之則補偏苴漏之術未可謂本計也夫粵之大患五而徭與酋不與焉愚嘗涉三江矣上下二千餘里閒蓊然而鞠爲蒙茸也則患在亡民營塢絕遠曾不能相望則患在亡兵所在逋隱蚍蜉盤跚而吾不能有也則委而置之於狠久之而狠不能有也則委而置之犴莱于是東借梁而征西擄關而榷而又不能有也則幾于見肘矣則患在亡餉鳴角登壇具曰矯矯使授桴華僨而浮糜則患在亡將吏道雜而多端廉恥相目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則患在亡吏詩亦有言本實先撥夫先自撥也安問徭與酋矣且夫等地也何以腹裏踦而

重邊郡踦而輕耶等吏也何以遷徙罪廢率塡之南州之南往往以資格自限令人有輕邊吏心也耶議者謂宜選用勇略仁惠任將帥者皆以爲刺史太守布列州郡有如永和中拜祝良張喬故事是亦不可藉厭難也乎又謂宜懸不次之賞下名募之令撫流亡之徒授朋曠之地有如神爵中屯湟中永建中田二郡故事是亦不可排曳虜而省内郡費也乎夫此二計者是

謂士寬名有寬實士嚴名有嚴實者也是謂得二計而五利俱至而直二百餘年來因循而莫肯留志何哉則愚竊爲當塗惜之也雖然目前之慮更有慺於此者方今亦有以齊侯之政聞於執事者乎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以逞此齊政也如是衆矣而或不已將使白雉犀象南風諭乎黄支賨幏騶貪比軨猜於内府則豈特精夫姎徒四起而陸梁巳哉然則所謂不宜嚴而嚴斯其寬而不可必寬而未敢深言者也

癸卯廣西武舉錄策

愚讀書至於臯陶愼乃憲屢省乃成之言然後知聖人得任人之術也夫聖人之治固不能使天下之物之有名者盡附於其實而常操一實以鼓舞於上是故簡其人必務試之事置諸事必漸收於効使人日夜淬厲而不知倦夫然則豪傑之士得究其用雖有浮夸緣飾之巧無所於託而治功成矣古今兵食之政莫詳於周宣

王今觀其賄鉅而上田墉壑之修平餱糧輂任之克刎車馬徒御之攻同靜治細而旂旐鉦鼓鞹鍚牲帛叉細而牛羊角耳貓虎魚鼈之倫文理精粗殷然庇矣乃其整齊將吏之術可概覩也韓奕之命戒溫醇常武之誓命嚴肅江漢之酬賜優厚至今讀之猶有餘感而況於躬被之者乎故其詩一則曰名伯有成二則曰告成于王蓋責成於天下之心必如是而始畢也且以

宣王之治而千畝不籍則吏釁遂開功業歟矣
然則聖之省成其亦有不得已也今天下名實
繆盭未易縷指而其弊莫甚於兵食且以粵論
之粵之兵有五而耕兵弓兵之數不與焉則衛
所屯軍募兵戍兵狼兵之屬是也此五者皆兵
也而不能得一士之用者何也夫衛所之苦於
疲殘也屯田之苦於侵削也則今天下往往患
之矣所最恨者唯是伍籍已殘而隸籍者又半

而入於市猾也膏腴已削而未削者復轉而入
於扣兌也夫以猾宦伍弊猶可原至以宦伍之
名併冒屯軍之實春秋督課無異田主則是以
一猾而兩漁屯衛也於衛則軍於屯則類田主
而於城守關譏被盧大閱之期公然而不肯應
命則幾於亡法矣此則南陽所爲不可問者也
衛所既不足賴於是有名募之令殺手以隸將
營打手以隸哨堡魚麗唱呼嚻然克斥覆而撥

之化爲烏有募中之募庸可盡乎楚人之戍於
我粵也自成化開始也土人之戍於我粵也自
嘉靖開始也此亦一伍籍彼亦一伍籍殘等耳
何事而取鄰之殘以厚自益耗乎今夫買人不
難化居而遠徙者爲重利也窮年累月託於異
國俞合錙銖尚不得霑脣則奈之何而不日越
逾也馬窮則逸人窮則散土兵之耗更滋於鄰
戍矣執事之所謂詭籍者意在此與粵之食有

五而絕甲花利之田不與焉大都額編屯糧絕
田鹽利協濟之屬是也此五者皆食也而歲入不
勝其所出者何也屯田之弊首固已略言之矣
額編弊實更僕之所不能盡也所最恨者民自
有田而或冒之徭以逭編徭亦自有租而或假
之官以代納輸者彌溢而無毫毛之入於公催
者彌急而令不行於堂署之外則是以一猾而
交漁官民也而又無名之宗餼漸加不經之餉

墊突出出納泥滑前後相胃此則往日所亡而
今日所有者也昔者藤峽旣平田土爲墟其後
民漸復業借狼自衛給以絕田上有亡費之利
而下有守禦之備此所謂耕兵者也古田府江
祖其遺策堡田徧𥡴邑矣狼之魚潰肇於剝膚
田卒汚萊起於人散弊亦無異於屯田矣楚人
之餉我萬餘也廣部人之餉我五萬餘也其議
皆定於協戍之初而東鹽之貿易則殷中丞之

爲也太平廠之歲輸則周督府之爲也貿易之
權制在二省越買眈眈利於私市百計增直頻
淹期會江道浮沉耗息半之而項自二三大役
以來司農繕部徵發相續異時百萬之貯如澤
竭矣協濟之餉未損於初關梁之征已違其舊
矣西人之梁已不爲西有矣而况在東人乎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執事之所謂漏卮者意在此
與夫兵與食宜相爲贏縮者也軍少矣而糧不

見其有餘餉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則豈非以
疏藉之病中於兵而食反爲兵受弊漏卮之病
中於食而兵又爲食受弊乎一病兩傷轉相傳
變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且夫
天下之兵未有不覈而可練者也淸隱占汰老
弱然後澤潞之教可徐修耳食未有不節而可
導者也去冒濫簡無名然後湟中關田之方可
漸講耳而吾獨怪四海之大豪傑之衆搕擘聚

談而莫與領此者則無乃任人之術有未盡乎
任人之道辟諸任馬馳驟合節蹴蹩可使千里
緩急失和則絕塵之足不免於長鳴矣世非虞
周安能盡得五臣二甫之屬而奔走之哉責成
何如耳愚聞之責成之術有三一曰周體悉二
曰重委任三曰嚴攷覈夫人莫不自便其身而
急於膏腴其子孫今欲奪其必便之情而望以
禮義廉恥之事則必有所甚利者易之不然而

刀鋸斷斷猶不可衰止國初倚重武臣天下軍衛雄於有司承平日久縉紳用事介胄逡巡推折過當前塗既促則莫不有輕於其位而苟冀目前之意夫使人有輕於其位而苟冀目前之意則便文自營何所不底哉愚以爲莫若遠爲之塗而明厚其給人知自愛而重於犯法則僥倖之患息行間可得而戢矣愚故曰仕途宜闊也且夫縉紳用事則宜無約結不展之嘆矣然

或毀譽亂之怨德沮之左右掣之猶憚而不敢發何則形影疑似之爲害也夫輸肝動色鄰於淺中壯志揚聲近於生事摘發糾正疑於鍥深不遇特達之契終淪棄耳夫敢於清天下之弊而不顧其身此非可以苛禮求密條困也略於形迹繩墨之外而後可耳愚故曰委任宜重也凡人之情能巧抵於一時久而事驗則不可掩令甲以三十一章修飭群吏比三季而上計總

待考則外而行部內而六卿臺省亡所不糺舉必書能稱職與否以胥後令而今固不無稍假矣令尉之地輕既以輕故而怨之牧伯之地重又以重故而寛之則是天下無一人可考也今簿書較比絡繹不絕鈎稽之吏委曲弄文迭相掩覆何以稱塞曰有爰書何以縱捨曰存大體大體存於下則大綱必壞於上矣如是而求符伍之能清關支之不盡不可得也愚故曰考核

宜嚴也嗟乎天下豈有不可塞之弊不可任之人哉法本無弊以人之不任而弊乃所謂法自在也人亦亡弗任以上之不任而不任乃所謂豪傑自在也皐夔不遇舜則齒於共鯀方虎二甫處王胡之世亦不可望於功名矣今士大夫習尚日趨於靡因循玩愒之痾入於人之膏肓未可猝藥雖有公正發憤之士思一蹶然拔起力振其憊而一謗群咻紛於踣躓故士之善宦

者率以有志爲戒根本之空虛太平之末建皆生此也語曰孰知力綏葦柔楚亂天下治効較然斯矣昔我 太祖起於民間熟知元末吏蠹民不堪命卽位之後事事程實賞罰鉞衮徽然明白當此之時令出如風信如四時雖在荒陬萬里之外將吏廩廩奉行惟懼觸憲其有誕漫浮淫名實不相應而以徼幸於日月雷霆之下孰敢哉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其亦幸而不生

高皇帝之世也

癸卯廣西武舉錄策

愚聞貴陽而處置營是也視生而關置陣是也阻險而扼置關是也畫地而守置闘是也夫疆場之政亦視吾所置謂何耳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矣今之論置闘者莫不以爲北邊難然夷虜所居絕遠其欲入寇塞下則必驅馬牛越沙磧而後至其來有時而其入有道故聲嚮常可豫覘我所建置不至於游移而靡定粤則不

然箐峝獚犵形錯壤接犇洞廣源龍編橫山諸酋散處內地雖犬牙聯帶卬我鼻息而腹心爪距迭相糾纏內自黨結數啓兵釁是故守在外也又或在內已而急於外則不得不移而之外守在前也又或在後已而急於前則不得不移於前見爲急而守亡所不急亦亡所不守見爲緩而罷之卽罷不轉睫急旋至矣繇此言之畫圻置將胡可不孰悉乎哉 高皇帝睠顧南服

分王親藩建牙樹屏埒諸上國洪武之末命鑄
征蠻將篆置之桂林至嚴重矣　憲廟初寇盜
克斥毒流郡縣僵尸流血原隰朱殷如是者殆
數十年不得已授鉞開府草薙而禽獮之而後
稍底定當此之時往創旣深新圖亦毖當事之
臣疏置兩江守將二守備六左江則轄南太梧
潯四郡駐潯州右江則轄柳慶二郡駐柳州各
以偏將軍秩奉　璽書隄防竟內守備則興安

鬱林賓州脩仁平樂梧州蓋不啻引繩已嗣後
劃古田增永寧平府江易叅府一郡一帥鼎峙
三江而思恩叅將則設于柳州之三里右江遂
兩建旗鼓矣岑岡再夷拊循新附爰移潯州征
來大峒近者計及於南嶠之南添設南太叅將
朝章下矣則左江之守又分而爲二其他小較
置罷不常今獨興安謝村慶遠三守備而已夫
中軍之政六分而各守其令則責任專幅員之

長四環而交制其重則聲勢續老成石畫算無
遺策矣乃執事猶然游建置之原委究始終之
分合綜近議之派別詢控制之權宜則豈以愚
爲可與却論乎則鈞之乎雖然問及之矣惡可
無說而處于此今夫荔波之有事厥鉰也此百
餘年未竟之業而父老之所隱痛也山川神靈
望此久矣議者曰移鎮慶遠守備而益以柳州
腹裏之兵慮至綢也柳州之論舊矣增數什佰

不加安減數什佰不加危也徒取諸彼以與此
而郊圻申封守固睥睨絕不加費而疆理告成
此百世之伐也愚竊曰移便也府江三灃大創
及畔瓦裂牛佩解矣議者徒見分屯單弱欲移
而聚之主將之營此言貴合埶也夫五指之更
彈洞不如一掌之合扶第沿江三百餘里巃嵸
深昧如入夕室洪流急疾硤瀨遏仄一夫大諍
百櫓停矣較聯一絕其孰爲應援乎囊有一佰

錢莫上府江船此疇昔之謠也今猶在耳愚竊
曰勿移便也夫三里之栅爲十寨也今所在桑
麻烟火相望雞狗舂杵之聲不絕而近亦改爲
循業二里矣非帳壘之靈不及此然昔爲狑狪
今編戶矣昔無租之田今均徭矣昔屬軍吏今
聽於令尉矣時異世殊而復以行閒束之竊恐
循業之難乎其循也兵民之隙必漸開於此矣
然則將撤兵與夫周安思吉之遞於忻城也古

逢都者之接於夷江也是皆異時所以備緩急
者也胡可撤也無已則移龍哈諸營於思恩已
矣且夫叅將之號爲思恩何也防思恩也思恩
當防何也右江諸酋之門戶也棄門戶而入庭
三里是名思恩而實不思恩也干掫還而宴於
堂紳襟懸而戒於野可不謂倒置哉　帝德遐
被精夫內嚮萬萬可無意外漫假有一盧蘇王
受之徒狂誖而起何以禦之無論諸酋九司股

掌玩之矣此思恩他日之憂也愚竊曰移便也
夫茘波移守備則茘波實矣奈慶遠何曰移柳
州而駐之慶遠而已自忻城全沒而慶祭南門
天河半噬而慶病中殆矣此剝膚之悕也柳州
遠在鄉鄰何救同室夫移柳而慶是壓二縣之
境而成軍也咽喉肺腑與我共之矣尚安能走
險哉扼吭拊背殆謂是與如是則又奈柳州何
夫柳慶共心脾然上清則下實矣移慶寧獨爲

慶亦所以爲柳耳愚竊曰移便也議者曰五屯
遷闊置縣似也今未論初縣無賦稅必丐貸於
旁邑敝所恃而耕石田得不償失第論五屯未
縣則屯將之執張而閭左剏矣縣則簿尉胥史
之執張而閭左亦剏矣張於屯有詘時也張於
簿尉胥史亡詘時矣張不在屯則在縣而吾小
民亡日而不剏也而於國家亡絲髮之繫空糾
紛耳議者又曰武靖絕續議論宜壹固也夫武

請得失前人論之詳矣貎而不足安用狗續要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立山以西藤峽以東豈可一日忘租茶哉今夫潯州左江之輻輳也上受牂牁下注蒼梧邕管領方枕藉襟帶此要春之場而游刃之所也潯州有重兵然後上游之執成上游之勢滅而藤峽五屯岑岡皆可鞭箠使之矣又以餘發而上撼五山則安城一帶亦高枕眠矣此一舉而四五利之術也且大峒之

還而潯州則亦故吾爾矣寧藉藍縷開之哉此移而不移者也愚竊曰移便也嗟乎天下者常山蛇執也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首尾俱至不明於擊至之執烏在其善置乎哉法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言因應也方内置帥殆百十所大概扞外粤獨蹄内如龜縮甲夫豈前人之算少哉良醫治病隨經爲劑亦察其所苦耳譬昔之事中爲苦今日之事表爲苦膚可拘方理

乎宜移而移不爲生事不宜移而不移不爲循常權于移不移之閒而善用其移似移似不移不爲變幻統之各得乎其執已矣昔漢屯金城西羌虜使不得合謀置酒泉張掖數郡斷匈奴右臂其置都護於安遠也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以古況今異建同術當事者毋寧謂旁午而不畫于一乎因應變化獨賂之所裁也難者曰三江之移

與不移則既有成筴矣顧未知所移謂何耳夫思明不肯輕移駐乎置一副將而反與爲市思田之亂者再世矣不便豈獨在置守耶諺此知人善任者之責也愚勿敢與知矣

駱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辦 忠懋 較

疏

乞追贈前母疏

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提督學政僉事
臣駱日升謹
奏為欣
慶典

恩追贈
皇仁事臣　王合天下以為孝故其時
為人父　者咸得以分願而食報於子合
天下以為慈故其時為人子者亦咸得以
分願而自致於親臣係萬曆貳拾叁年進
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考滿復職臣父駱
廷煒母郭氏妻莊氏並徼
寵受

封給有應得
勑命獨前母陳氏格於例不得槩霑臣是時
以令甲森嚴猶未敢陳瀆也而今值
聖明慈孝並隆
大霈汪洋之日臣是以不勝烏鳥私情披瀝
于
皇上之前臣父廷煒生於歲而孤祖母李氏煢
煢在疚幾不能自存迺贅于前母陳氏之

家沫濕呴濡始得專精一意於儒業是臣
家詩書之不替者前母力也祖母既衰老
疾綿延又當嘉靖之季兵疫交作臣之里
人十室九殫前母時亦負病猶早夜躬視
湯藥匍匐扶侍雖不幸與祖母俱歿而宗
族內外莫不稱其孝是臣家孝敬之不衰
者前母力也夫前母於臣有沒世不可忘
之德而非必其身孕育之也有沒世不可

志之功而非必其身成立之也臣幸少寸
進父母與妻並叨
申錫而前母尚不獲一命之榮臣異日將何
以見前母於地下哉臣遠臣也不敢比三
母並
封之例項閱邸報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董漢
儒疏請追贈前母伏蒙
皇上垂憐發下部覆臣之事體與漢儒相同伏

乞
天恩一體賜行則
陛下之止孝止慈光譬寰宇而臣生生世世亦
當銜結報稱于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啓

送益藩年節啓

王正首祚太簇吉辰六宇皆新三陽始布道無
往而不復物去藏而得生覩夫桃液先甞栢斝
後舉香車載路華燭連天白獸設於齊庭綵雀
飛於趙殿御嘉珍享太牢則漢都朝會之上儀
踐元辰延顯融實晉室王公之盛事蓋春秋所
以作事謀始而君子用之對時承休匪且有且

自古在昔恭惟 殿下爲國懿親諸宗元老生
太平無事之世享億載不拔之基行與物以偕
春將和神而養索幸逢穀旦敬頌椒英伏願履
歲之元永壽於萬梅花隔歲漫道流光催人寶
閣宜春且喜東風送煖閶闔臨黃道衣裳高對
碧山垂好事傳銀鈎璇璣密移宮漏永

答益藩送年節啓

昕江日麗星回帝子之鄉蠡浦雲飛寵下儒紳

之屋皺綃綺縠謝毳褐以衣輕獸炭椒尊對洪
爐而醉德爆竹驚九地之蟄燈華騰萬丈之光
光復纍纍詩編盡是池塘春草之句煌煌法帖
依稀蘭亭脩禊之踪一介何知諸福畢至應接
不暇愧驟煖於寒酸屬賸已深敬歌風于大國

又送益藩年節啓 代康都閫

恭惟 殿下託根紫漢游意青雲造次儒生文
雅擅三雍之對翱翔兔苑詞章擒太乙之精蘂

氣母而煉形奇方無謝于鴻寶築月華以置客
臏識獨化於陶鈞爲龍爲光彌高彌卲秀衡星
斗早年銅雀之芳名徘轉璣衡改歲金枝之瑞
靄惟滔滔之春至故簡簡之福來某未遂勒燕
屢鶩傳鯉恩波需足慚曳裾之無緣黃道正臨
喜獻椒之有會西蜀大將軍東綰大司馬知無
川于熙朝前年暖尚遜今年凍全消願祝釐于
首祚

又答益藩送年節啓 代康都閫

琴殿始和春光盡放于𦈢廱瑶函遠播特典施
及乎爪牙五湖知恩三軍動色伏念某結髮從
戎擁麾入楚屬時無事第祝介人之維藩與歲
更新遙荷大邦之降福東風吹羅縠介冑同挾
纊之溫綠蟻泛屠蘇部曲有投醪之喜星橋鐵
而金吾不呵爆竹驚而山嵐俱靜若乃中霄璧
宿繞團扇以昭回 昭代詞人傳佳篇而掩映

品花題柳妙絕樂府之歌擊玉戛金永作轅門
之寶覬顏而拜何德以堪柏葉隨銘酬詩遠慚
于庾信瓊琚在念報章聊比於衛風

上福唐葉相公啓

伏以玉鉉黃耳方隆鼎鼐之勳㴑水冊山遽入
綸扉之夢道善息而彌神學靜觀而始大細旃
篤眷宸宇瞻華恭惟相公閤下千秋壇坫八表
璣衡起草未央夤允孚於物望拜麻黃閣首應

燿于星躔謂世界儘寬肩設封畛業砥柱自許寧問猜嫌蹇蹇精忠緯有回天之手休休大度了無横海之波諸凡苦心悉屬 聖鑒機若有投有阻道則無黨無偏乾坤日就于清夷雲雨遂収于寥廓匪獨希聖賢之作用寵利弗居要以明臣子之遭逢始終有禮乃若眷情睠顧溫旨丁寧典策輝煌沐晉錫於異數光華燁爍申巽命于戒途响沫甚明庥靈殊渥久爲山澤之

臞憒作烟霞之癖某喧傳歸賦若爲廟社而興思喜覩袞衣兼與枌榆而動色彤庭寤寐料濁想於儀刑綠野雖容願遂還於帷幄

上劉是菴相公啓

三階方齊一星耀垣斗之輝 九廟有靈六宇肅台司之芘夙懷龍德應飛龍以騰驤快佔雲從遇屯雲而展布歡騰紳冕聲被管絃恭惟相公閣下忠孝平生經綸振古心有印而還證於印若大法之種種亢明肘有方而不泥於方如眞僊之轉轉靈變惟靈觀大德不迷於烈風用缺用冲功有倖於造化方當酌元氣而鼓域中吸百川而雨天下清寧垠堮鎭靜江山尚何么麼之陸梁敢於頑焉而作梗職某昔徒讀舟楫鹽梅之書今忽覩山龍粉藻之盛雲霄縹緲雖無路以相依日月光華亦有生之共覩敢肅將于一羽敬頌祝於千齡頌則頌大禹之初年亦

誓有衆祝則祝周公之成績終靖弗庭

請王宗伯啓

一朝謝事千古高名賢哉大夫遙聞漢邦之嘆息榮及再世載瞻溫國之褒封驚傳鼓吹喜動顏色恭惟台臺司命文章神仙宗伯道斟酌于元氣德不迷於烈風秉椽筆而修詞登廨玉堂之恭佔金提以化俗睨樂鑑湖之清方其物論允孚 帝心簡在賜環以召曳履重來衆詡鼎

之易鉉公宜旱而作雨雖徘徊豐鎬亞相之任未移而指顧夔龍三事之塗匪遠然而誼不苟合纓組莫羈其蹤志所獨耽烟霞終成其癖於焉託疾喻治累疏乞休　天子曰嘻卿少需于藥餌先生曰否臣病甚於膏肓唯是先世之一丘未沾　聖朝之三錫臣昔爲親而出請今受命以歸蒸蒸龍章遂下九霄之寵翩翩鳳翮遽騰八表之高蓋大臣以道去留不欲負山中之

初約而國家保全終始亦以明世外之有人升頃叨蘭臺游荷樾藤識李藩于幕下無藉異僧過大臨于梓州非緣枉道恭逢勝會敬秩賓筵倘仰徼于鴻愈其何當乎燕喜

會同年謝曾尚書答壽啓

師保謝朝簪綠野繫册展之望相公懸弧矢晝堂藉華袞之榮天眷明時二老並壽於聖世人傳盛事一言有重于泰山奎壁流輝門墻生色恭惟老先生爲龍爲光五百年而名世如山如阜八千歲以爲春寅亮天工早膺朕虞之眷澄清流品晚忝太宰之綸司馬重來人皆期其黃閣安石不起獨奈何乎蒼生譬則景星慶雲光出日月之外又如黃鍾大呂聲追咸濩以前某等居是邦而事賢歸命爐治造其廬而問字落響鈞天善禱善頌使吾師修爵之無算有言有德故吾徒誦誼於無窮繇叩迺鳴金口續岡陵

之詠無施不報册心隨洛涯之毛敬合詞於雁行冀廻光于鳳覽

上通政楊止菴啓

月昇金掌暉光懸紫曲之高霄映玉衡精緯啓泰貞之運嶽騰萬祺慶溢八埏恭惟老先生秋宇成心韶和播氣食無兼味挹沆瀣以猶甘家有障泥歷風霜而不改十年去國某丘某水之煙霞再詔還朝如岡如陵之符瑞祛奇袤於輓

季瑩瑩聖眞紬玄素於先天津津義海祂神虛廓聊爾委蛇正色崇宏居然孤鯁譬則人之喉舌其斯朕之腹心雖亞相之地未移徘徊豐鎬而三事之塗匪遠指顧夔龍其昔愛斤裁今徽郵督蘭臺玉倚夢時繞於京華梅隴雲飛心長懷于歲宴徬徨失度輾轉爲勞敬祝春風願噓灰而復發遙瞻台宿問朔斗以何時

乙未同省同年會請耿叔臺老師啓

梁棟先收鑾班快睹春風培植桃李不言而成蹊台宿熒煌門墻感恩以生色恭惟老師夫子心下而德尊人今而道古長江衡嶽之所磅礴申甫雙生司徒先生之所磨礱源流共派方其鳴珂仙署鏗鏘宮商擁軾峨嵋紛濃愷悌雅頌爲之一變江山忽焉生榮兼以任事則鈞力廻天浩然有不可奪之氣析理則幽途識曉汪然有不可竭之詞驟而卽之者如和風甘雨之入人心久爲所容者如璞玉渾金之莫能狀居然先進大雅之選蔚爲當今大儒之宗乃若奬借流品長養人倫察紫色于垣閒振滯鬣於天步今無永枯之竹晚有必馨之蘭使全閩七郡之首矜咸傳衣鉢卽壬乙二科之薦榜盡出函席是四方之所以于于而動心而某等之所爲塵啓而誦德者也況今　祖宸渙號天樞升滯不爲居耳目喉舌之司祛壅蔽以通　朝廷之神

采行且撫紀綱鈇鉞之地宜德意以助　國家之威靈身名之重如山誰無斗南一人之仰握趨之士如雨誠切適館授粲之思豈云酬私亦爲親德倚徽扁于鴻淼其何當乎燕喜

乙未同門會請公安袁老師啓

龍淵龍射漢之精必部光於神識騏駿騁騰空之足亦增價于慧眸況士當盛時而獲梟征復得大儒以爲知已感賜云喩慶則彌深側聞學

以性命爲歸文與氣運俱降治習枝葉迷厥靈
雕鏤犧尊傷我玄化必如歐文忠之居兩制
始障東于百川自非周濂溪之倡微言孰指南
乎後進恭惟老師夫子梯航聖區淵源廷訓用
有方而心有印卓𢦏典型山愈高而海愈深更
無滲漏當茲大義之榛蕪獨揭玄旨以馳驪雲
斂波沉則性入于定鳶飛魚躍則樂在其中且
也析理風生諸儒之解縛盡脫吐詞洄注百家

之庖言一空大雅洋洋典謨追蹤以並嚮元精
烱烱時流卻步而讓前鐙鏘著作之庭雍容侍
從之署是蓋取裁於黃鍾大呂不效世俗之缶
鳴抑亦降靈於衡嶽長江以執斯文之牛耳洒
若珠樹繽紛切偲一室杞梓競秀翹控當年仰
氏駿發于花封季實雄視于藝圃並稱人倫之
冠此又古今所難頃者分較春闈盱衡玉骨根
拔認品俯拾瑤草之芬渾璞生輝直收夜光之
寶遂使茅衡之子離蔬而獲振衣雖以毛毳之
才及門則咸生色第恐才不足以任重學不足
以匡時終負春風噓拂之恩更冀洪鑪陶鑄之
益是用齋心投案屏息立門咫尺雩壇依稀比
斗之臨霄漢沐浴泗水何殊法雨之洒冊臺敢
佈微于鴻兪其何當乎燕喜

上孟五岑老師啓

謙聞鶴禁早輸孤耿之忠命被龍飛首應周行

之選寬之于雷霆不測之下　先帝恩深拔之
於江湖久置之餘明時寵渥傳聞四海欣悍一
詞恭惟老師夫子忠孝自天風猷蓋世提隻身
而去國且逾半生守一壑以藏名垂三十載毋
讀史至於千古難平之事絕代有心之人未嘗
不撫卷高歌引吭長嘯而賸有忠厚惻惻之致
絕無牢騷憤怫之音雲白山青已甘心於衰晚
天荒地老寧掛齒于風塵顧逢此日之河清特

衙　聖人之巖訪芝蘭𢇁侶同輩略盡於彫零
麟鳳偕來一老巋然而涔起說者謂雨露霜雪
第氣數乘除之必然識者謂風虎雲龍實　祖
宗廟社之默相某失路多年靦顏再出霜風欲
老每持短劍以悲吟江水非長顧託雙鱗而景
仰忽聞趣駕倍激驩悰鴻一舉而翀天無階燕
賀阜九鳴而子和敢獻蛩音伏願遄御蒲輪身
依日月之際㳺承綸綍星占台斗之光

上姜老師啓

白雲縹緲禹穴抗一世之高紫炁熒煌豫章拜
十行之寵誼浴簉篚夫子宏其隆施恩出宮墻
吾徒繇之生色雀銜何有蚕負實難伏念某一
行作吏百不如人徘徊於章江蠡水之涯惝怳
郵而傳命局促于車塵馬足之侯聊送往而迎
來遲遲其行或以出納之吝為四惡逡逡以應
徒為民力之竭而三思若乃廚傳之飾未聞羔
厲之禮亦簡很云從衆强矣支吾冷累隻身幸
免室人之交謫空囤片楮莫解行旅之多尤況
復貂璫縱橫豺冠腹側百計約束誰知當事者
心潰路風塵盡是勞人怨氣近況如此來日可
知時適值其多艱每永嘆于世事物還思其所
庇敢盡佈其腹心

與掌科韋崧喬啓

望重龍門幸傍神僊之府光分鳳象仰瞻雲物

之華恭儀羽以無從託荒牘而致款恭惟台臺
火藻高文魁壘宿老會昌建福炳靈氣於千年
北斗明河爍神霄於列宿黼衣朱紱商周令德
之風流虎節龍驟忠武太師之符采君乃名高
青瑣身擁紅雲慷慨而敷大猷登對而悟　明
主彌縫密妙厥圖迴於一　新排斥紛淆務聳息
於群聽江湖逸旅誰是樵斧先收之人遶左垂
危必得上池禁方之手請看山公之啓事稱卜

廟社之式靈某半世沉淪此日忝竊非遼
倒尚持肝膽以向人今卽衰遲敢靦心顏而處
此唯是吏懷苟且法漸陵夷悶悶無奇徒爲牴
官所藉口容容多福仍復中人之膏肓有意提
衡無材剔蠹方當畋命鑪冶就哲匠以受程何
意拜賜瓊瑤挹清風而發爽是用薰沐雪手披
瀝素心萬里長江宜見容於行潦半天雪嶺堪
依倚於小山

與給諫王原魯啓

㒡縫密妙侍從啓沃之謀深固護風寒居中指
發之功大維茲今日仰藉上台善類之所馮依
歡聲於焉寥亮恭惟台臺八表璣衡千秋壇坫
餐風吸露五雲雙掌之清戛玉摐金大夏九部
之奏情波滮淼百谷奔以爲王神嶽崢嶸小山
伏而宗祖茲當聖作益懋英猷奏對而動天心
激切而持國是皦如烈日明于玄霜方當酌元
氣而鼓域中吸百川而雨天下將濟濟皐夔之
盛何區區封豕之云某久微宏芘實逾分涯擴
落一官久無裨於荒僻羈棲萬里仍困頓於沉
痾況復木不材而登之繩墨更何望於樗全馬
已疲而驟之沙場寧無虞于轅折所望雲霄之
上垂憐衰朽之餘儻引手而置之長林誓銜恩
而銘之沒世

答陳掌科啓 代黄蕙長作

屑朔樾蔭幸藉騎省之崢嶸翹首燕雲忽見魚
書之閃爍榮甚華衮感徹丹靈恭惟亭下氣高
盧阜志亮芳霄紫桂千尋長英莖於耗苑青藜
丹世接妙緒于玉堂天孫爲織雲錦裳元精燗
燗曉漏追趨青瑣闥風骨稜稜然猶善刃而藏
時自適乎其適已乃脂車以出可以言而後言
方今肘腋多虞精神尚輸蚕方即水時関筋鼓
之聲窮谷煙郊括盡鴻荒之祕每開素座常慮

遝而憂殷載誦嬋文凜芒寒而色正肝誠悽切
今乃知横楊之有人偉望巃嵸尚庶幾轉圜之
無竹某碌碌孤蹤悠悠半世鑿輿木而遁入慚
調停之罔功鵜在梁而不濡知分願之已過不
意縹緲雲霄之上猶然抑情谿谷之卑天且遠
投詘班行而爲禮祥光遙燦望高景以低徊敬
戒罍函仰謝瓊玖倘蒙電矚祠任冰兢

賀饒耿垣撫臺考滿牋子啓

紀年勞於勳府績懋疇庸有亂哲於成均恩深
延賞修二帝三載之典賡多士亦世之詩雨露
何私於一家衣冠共榮其三錫恭惟台臺雲霄
闊閱日月光華不動如山身作九天之柱無邊
似海量同百谷之王頃輟傑班來開帥閫衆皆
謂乃文乃武舊熟使君公則曰無福無威祇宜
帝德故使列雉鸞風百神受職鴻鴈來自四
野煙火通于宅西轉木千章河漢安瀾而不阻

荷戈萬旅沙場畢命以如歸凡茲經緯之有條
悉藉玄機之在握江山清宴公既禔福於金方
鉦鼓式靈 帝遂酬勞於胄子學詩學禮出自
綸命則有光教孝教忠期之世濟而彌篤猶與
成事赫奕肩公某乍聽 僉音欣瞻譽處碧梧
瑞羽蚤誇筆橐之家聲奕葉漢貂願副琳琅之
大誥歡心欲舞拜手颺言

送饒撫臺端午節啓

威德加戊巳之位方奉恩綸氣候在巳午之交
仍逢令節當天地大𥱊之日極生人煬和之慶
功高燮理聲滿謳謠恭惟台臺身備四氣之龢
道續千年之統婁開金口大振門風剛建高牙
式揚國憲洪爐之所鼓鑄變化若神長策之所
綢繆綏徠如子頃膺特簡晉貳留樞命下之辰
有位咸喜固巳引江南之領盼望旌麾亦復獻
匯人之懷裴徊琴鶴茲者日値重午序應朱明

竹影槐陰覩物華之競麗柳風梅雨欣農扈之呈祥人歌舞於熙恬家涵濡于德澤職某丕把南薰新瞻北斗長江游泳芬芳無謝於沐蘭大廈依棲光輝有同於煉鏡敢竭悃愊仰祝高明此日泛菖蒲之斝撫昌辰而綏百福他年銘昆吾之鼎佐元化而法三光

送饒撫臺中秋節啓

商節平分萬里収玄霄之彩卿月新滿一天燦

皓質之華風序適表於中和佳話丕傳于端正瑞應璣衡功歸燮理恭惟台臺道參洪家福並歲鎮威聲雄壯廣陵海上之秋濤氣孚晶英天柱最高之夜色擁蜺旌而作鎮乘鼂野煙銷冠龍陛以升班白門天朗茲者晨當月夕節屆秋中幽管吟清時冉冉而將半冰輪瀉豔光爛爛以正圓霧斂飈輕鶴唳長汀之晚霞明彩翠鴻飛白露之天南紀壽纏萬歲千秋之炳曜西臨斗柄參墟井絡之澗明萬籟笙竽當一部之鼓吹千畦穰栗誇萬頃之坂田職某跡阻荒陬心馳法宇良宵三五幸凝睇於太清積慶萬千敢微光于末照浮雲深處試憑絃管以吹開彩屋張時願隨村童而歌舞

重陽壽饒撫臺啓

節臨天九日月會陽德之光瑞應秋千昇漢發壽纏之彩喜逢初度慶溢燕寮恭惟台臺運仰

千年之聖氣炳三江之靈鍾鳳皇而騎麒麟羽儀如畫帝會昌而神建福吉衛紛綸邊塞笙歌神武之聲丕著照京鍾鼓風雲之會正開茲當覧揆之辰適值黃華之節晴光媛翠萬寶於焉齊登秋水長天九鍾為之發響璚筵薦爽玄霜玉露之清芳醴流英古桂靈枝之色瑤池絳節側身西望而厞追列闕層霄敢勢南飛而直上蓋 皇祚肇固則必生者碩魁壘之人適明德

發祥亦宜在景物澄鮮之候人固與天交感氣
實以類相從是皆　祖宗廟社之使然夫豈機
緣事會之偶爾某樓身鑪冶遊日桑蓬地遠天
高獻壽觴而靡路鴻飛鶴舞劾嵩祝以祈年伏
願爲魁爲樞如山如阜碧梧秋爽冊心照萬年
之枝玉佩班高紫氣騰三台之色

與楊衡玉開府啓

出綸授斧龍章燦玉佩之魚秉憲登壇虎嘯影

織文之鳥人立大朝而無偶衆喜中原之有天
恭惟台臺忠孝平生宦學世系赤心白意昔爲
侍從之臣滇海梅花開作投荒之客然而嶔嶔
磊落飽歷羊腸而不驚淡泊清貞狎主鷗盟而
無改暨于衣冠推轂日月迴光　先朝起之于
爨桐枯竹之餘游躋卿寺　今上倚之以建牙
開府之任遂握戎機要以蠻烟之淩厲不多名
世之甄鎔不粹雷霆霜雪天地鼓鑄之恩深風
虎雲龍君臣遇合之會巧豈日率爾似有安排
某聞綸命以驩心爲世道而舞手旌旗簫鼓暫
留珂里之光柱石棟樑永藉巖廊之重一芹展
賀片語將誠伏冀穹隆鑒其疏節

答楊衡玉開府啓

金節支天一柱壓河山之重花牋照月八行成
雲漢之章荷顧盼於上台炳光華而下濟聞音
有喜矢德弗諼恭惟台臺雲堦月地之清奇天

球河圖之古雅昔違京輦虎豹不厭于高深旋
集軒梧凰鳳獨翔於寥廓非無駁馬朱蹄之夢
堪授大政於丈人爲有六韜金版之猷暫屬中
軍於元老雄跨馬塞先聲搖秦楚之西重借蜺
旌偉望出殿巖之上而猶藉獎末品接引初機
大貝遠投三十六鱗而作使尺書報聘十部從
事以猶賢居然忘堦級之尊奚啻錫王公之色
某發函伸紙驚有福之如天拜使受書覩祥霏

之若川沐不呰之寵躬承鼎貺於龍門祝非常
之人首策大勳於麟閣

唁黃撫臺丁艱啓

玉衡高揭祥開北斗之華寶婺淪暉悲發南陔
之詠孳性有甚於風木潺湲無閒于衿紳恭惟
老公祖台臺文藻家聲芬芳地望長庚入夢同
李媼以含精崧嶽炳靈齊周翰而作憲登壇鳴
鼎動氣色於河山韡紫傳龜炳光華於日月烟

銷演漲謾誇頗牧在中名覆金甌會見夔龍接
武本原世德實藉慈幃俎豆雍容教並符於往
哲板輿親導榮復邁於等倫而屬者居諸弗停
奄忽云邁永背邪馳長卽幽塗紫誥鸞章幸不
悲於銜索綵衣春煖懷遽慘於蓼莪某竊從遄
家雅聞儀軌永言彤史悼懿範之難攀遙祝台
階願至情之抑割生芻薄致祟鑒是祈

初迎薛撫院啓

崚節昂霄在廷推魁壘之老英聲首路全蜀仰
閒濟之猷清芬久挹於人閒紫氣行來于天表
驩心欲舞引領爲勤恭惟台臺風規高潔宇量
洪深文章在姑蘇震澤之閒家傳心印氣節則
羔羊素絲之美世守芳型一自通籍金閨符分
列宿旣而承恩　玉陛星映太微纔奉　兪綸
卽清壅蔽將辭魏闕仍問紀綱讜論掛唫矔之
天　聖心已寤公道如赫曦之日善類有依維

此金方在號天府而自播建大征之後水旱相
踵而來儲峙一空鴻鴈四出天爲涉枯而呴沫
特物龍淵　上持印弄以躊躇竟屬烏府樹卿
士國人之願增天梯石棧之光某項游京輦幸
仰台躔披重霧而睹青天榮輕萬戶溯風稜而
讀疏草輝掩連城國是有人敬爲朝家而舞手
使華伊邇欣同寮宷以揚肴敢飭荒牋顓迎洮
從伏願早聽驪駒遄歷參井出王尊之途而叱

馭樹臣子忠孝之標俯贊皇之樓以籌邊建江
漢澄清之績

再迎薛按院啓

鳳振高梧人羨九霄之彩烏來憲府天開三峽
之雲百昌於焉乞靈千官爲之効命依依若睽
歌舞同聲恭惟台臺風稜絕代忠孝平生翳鸞
皇而騎麒麟早期公袞帝會昌而神建福忽借
使星惹御爐之香煙來過文星挾蓬萊之雲氣

直上巫山幽管吟秋馬度清江之曉驪歌唱雋
鴻飛白露之天路繞旗靡映疎林而宛轉笳鳴
谷應雜爽籟以參差四萬八千歲之關山高從
而起連營七百里之不逕越如掌平滿路看皇
皇之華普天聽雝雝之響其東海孤根瀕江一
吏雪愛時之髮空竭愚心飲受命之冰欣承使
指傳聞音驛望儀羽以趨風躑躅煙波託名箋
而旌憫光華若月咫尺見太微之星條教如霜
垻刻徧西州之野

送按院吳北陽啓

望垂皂囊光采耀來烏之府威清冊徹風霜瞻
征馬之蹕戾履而上星辰應期而作霖雨謳歌
聲滿依戀情深恭惟台臺天上歲星人間屈軼
金方數載不辭九折之天梯明月孤光堪照百
花之潭水茲當及瓜之日行策歸朝之鞭簇嶺
千雲傍旌塵而繚繞赴江百谷依帆勢以追隨

地便畫遊青雀逗黃華之曉心傾日就金羈凌
御柳之晨文陛敷陳定淋漓於民隱平臺名對
或感寤于　聖心唯是芳塵日遠法從天高神
爵棲梧雝雝於朝省華軒擁鵲奈喁喁乎邦
人某側身宇下受事江干昔已爲躍冶之金敢
希速化今幸托成丹之鼎妄覬殘膏敢飭魚箋
仰申鶴悃雲飛五色煙霄窮瞻盼之高斗霽三
台寰宇仰熙明之盛

與陝西畢按院啓

恭惟台臺玉尺端方金莖澄爽器局物表縣虬之路斯宏淸畏人知懸魚之操並皎當其鑒翰江左惟刑是欽抗步瀛南蹠政具振皂囊薦上攖傅翼之虎於交横白簡回天批逆鱗之驪於未睡章雖寢而國勢自尊氣愈高而時論歸重人皆曰有眞御史　帝亦云良哉股肱鑄鼎察奸方馳隴外之轡登堂制草行裁紫府之雲某疇昔龍登蓋緣艇對師道刻若業已孱子固之

見奇候喜激揚未有如盧丞之知我尚疏瑣報忽捐瑜施隆誼九霄寄戀戀於蹻屣　三祝藉戔戔之赤牘

與方伯朱恒嶽啓

薇省功高久藉斗山之重栢府望峻行瞻日月之華昭對匪遙仮依誠切恭惟台臺氣苞萬有德總群萌明月夜光生爲希奇之寶南金束箭出則利用之珍固肯績若吳門教行嶺表含芳漱潤人士稟其儀刑振藻揚瀾江山生其氣色若迺不阿不茹無黨無偏志在必伸貌猻謙勇決所不假霜日齊淸拔出流俗之中巋然聖賢之品此則瓌視倫輩未有窺其藩籬者矣某昔託長松今慙小草捫參歷井豈復嬰鏃於衰年晞髮濯纓亦將感慨于知己所冀憐其枯朽借之琢雕則唱于唱喁金蘭之誼無爽亦趨亦步

僑札之分轉深其爲忭悰曷勝言喻

謝周布華方伯見壽啓

賜書致祝榮逾九命袞之光徽福如天愧乏雙南金之報願還歸之名世感不絕於愚心伏念某本無修能不堪位置昔非齒長尚隨牛馬以任呼今乏劍鋩縱拂雌雄而寡色祗留一吷欲効轍馳方將處於材不材之閒冀全樗散要亦比於人非人之數敢覥佛年何意龍光照我雖

甲玆蓋伏遇台臺秀毓星精醇蓄靈曜御風蹻
氣合流瀣以長生秉憲持衡握斗杓而司命聲
光之所衣被氣類于焉欣融遂令衰朽之辰槩
沐蘭章之渥長者爲壽何以稱塞於大恩烈士
暮年寧無感慨於知己少旌款款仰荅高高捐
糜餘生自笑頭顱之如許皈依元老更持肝膽
以向誰

謝周有華方伯送中秋啓

鴈到江天撫景動淸商之曲魚函台藻發椷誦
明月之篇拜賜神搖望光色喜恭惟台臺氣炳
龍光韻符秋水天淸露潤在山爲無熱之丘斗
轉河明於世則不夜之國晶熒砥節風高五緎
之絲沆碭提衡化行三巴之隶某誼忝蘭同情
深柏悅叅從安西於牛渚談吐風流晚入梁王
之兔園淋漓雪色錦樓淸翫莫賡珠桂於平章
艱漢徘徊敢竊支機於仮予芳縱玉斧折青桂
之一枝飛舞雲翹奉疏華於千里琳琅金錯光
生望嶠之臺玉珮瓊琚色照沉犀之嶺肅將謝
悃伏冀鑒原

與方伯陳鑫源啓

閟疆禔福方欣薇省之經綸廡社式靈旋建析
臺之旗皷就帝日而匪遠鍾阜舊京映卿月以
齊輝江干新壘明綸有赫衆情咸懽恭惟台臺
鼎彩龍光合精鑫海韞藉則物華天寶炳炳巖

獻精神則秋水長空超超玄著頊徘徊于邸署
豹谷養斑嗣奮發于周行鴻逵儀羽潤澤豐美
洽於人肌煜熠芳蕤居然 宸春爰貳留憲仍
登帥壇龜有卜而皆從先定惟志印操弄而後
與無以易於斯蓋中外士大夫之夙心抑亦
神聖高皇帝之默佑有手霹靂暫試江湖豐鎬
之都轉盼青霄行依風雲日月之際此之幹還
寧旣敷宣某久荷陶冶兼屬觥幪賀厦無從戀

心旂於幕府得與有慶托微緒于荒緎

答嶺北道史啓

緗䌷溫𢥞光重百朋腆貺遙臨情溢雙鯉何當厚地無際之德益切高山仰止之思竊念某遂心未化黃口何知值玆江省之六通加以宵人之四出豹冠交騖而莫問騎置如織而誰何火已燎而更傳之薪將何術以止沸鱉方絕而又重其鎮寧無虞於深淵所賴畫一之在前庶幾

規隨以不玷若迺推獎過實寵錫逾涯驚有福之自天感品題以無地此則台臺樂與其進之意抑亦聖人如有所譽之誠愧稱塞之無從思編摩而罔既

答湖西道丁送年節啓

手建義春曆標庚子春者蠢也貽萌蘇之蠢生庚者更也法令玆焉更始木官之所著德君子之所對時迺若西江歲曉南楚花朝曙色金鷄醒蝶心於舊夢東風綠雀遠龍影之新旛燈燭熒煌祥霏杳靄屠蘇薦酌鈴柝無聲雲淡淡而軼盈草芊芊而欲發天淸雪霽解荒野之條封日煖烟消聽漁歌之款乃此則四境春山之樂事實惟台臺佳節之豐禧然猶雲韶彌高蘭心如結燕及朋友爰至　千里傳魚並椒英而遠映三朝勝綠同栢葉以遙分响沫甚明休靈殊渥雖復催花春雨未足喻其淋漓啓蟄游雷

不足名其宣鬯强顏而受銘腑何如

賀參藩沈存白華誕啓

天階換蓂莢盛德在亥之辰瑞節慶棨蓬明哲生申之候發禎符於五百祝耆艾以萬千恭惟台臺鼎鉉名流喬松偃訣金聲寥亮匊居詞賦之後人珠樹繽紛瀚海苞絡之間氣恭閱皇覽快值初冬日藹天晶序屬小春氣節橙黃橘綠物復飽歷風霜先三日而爲下元水司被福後

三日而生上相揆地開祥其懷一㦈而未陳積數旬而始獻蓋為東來紫氣公既夙駕於夔門重以西發絳騶僕亦次且於虎節討其罪若為後時鑒其誠有同延算伏願光生玉燭瑞應台躔受祉與岷峨並高後三光老景命同巴江斯永為百谷王

謝岑藩沈存白啓

西郊無壘三巴戴碧落之天萬里長風蕭朝推不二之老皈依誠切翹跂為勞恭惟台臺棪天與藻冠世高門呈威鳳之九苞參差雲錦發神魚之五色飛舞蛟龍固皆首擬昏川之華足躡閬風之頂命鷄伏省鳴鶴升朝師表人倫規恢王略而復光奉玉節作鎮金方學士於焉鄉風人吏為之象指維北有斗苞上將貴相之列星維西有公增大峨長江之符采行開慕府大展經綸某自讀行世之文已窺幹時之手顧古人之慕元禮冀得御車而學者之師仲舒未曾識面不謂斯役謬忝英遊況復微美人之貽字字金錯拜如天之福種種夜光是用飭此戔戔敬申款款蓋雅之琛朋為錫志喜也明公既已賦菁菁之莪若風之陰雨為膏承流也某請為奏芃芃之黍

謝年丈李雲卿啓

甍旋北發山花擁星使之車魚素南馳江草沐祠漿之潤情深繾綣誼殫綢繆恭惟台臺聖日鉅公大朝元老倚天梯而作鎮望峻重霄衡鈴閣以抒猷春生一路絃值　帝樞之電繞爰同文陛之駿奔龍馬金羈望關山而趨駕朱輪華轂臨岐路以張筵此去奉萬年之觴羽儀如畫指日開三公之府劍履歷華某來自東海言尋西州為鴻戾之蹁躚堪同棲宿爭鳳飛之寥廓莫遂瞻依一札遙將登高山而臨水尺書還報

解雜佩與江蘺萬里相思何日寄來雁之足寸
心如縷望風隨去馬之蹄敬用什襲緘容起居

謝松潘道戴今梁送年節啓

初元紀祚欣瞻台袞之光一札天葩驚聽陽春
之曲青規動而恩渥隨敷翠節臨而吉祥交慶
頃覩天曹之銓次際哉巳借於陪推茲當月蓂
之更新鼎鉉何勞于再卜會見韶鶵之有點剛
與蒼龍而俱來班行有輝知交動色某凌雪景

於千山喜春歸于一夜長路馳驅未上萬年之
觴光風駘蕩忽惠五辛之盤斗燦瑤疏頻覺璇
霄色霽雲垂麗藻立催江國花明泪吉顧中悲
裁佈謝

答李見羅先生啓

恭惟老先生心涵覺海學貫連山挺奇貌于人
天早叶絳綃之夢悟玄言于身世妙跨白馬之
經遂揭兩字之宗直接千秋之統盖錯解良知
者或空言本體未有息念枯槁之功而隨處體
認者或賣弄精神尚多向外尋求之障惟修之
身者德乃真止諸善者功乃篤誠卿督以來之
家法而濂洛未發之真傳也某學近初機資慚
法器昔慕大冶曾快覩於芝眉茲愧不模竊分
輝於景緯遂辱瑤札併領佳編萬草千花祇覺
雲生凝碧三鐘十東不知身是支離古謝不文
服膺靡倦

與年丈胡九紫啓

魚運墨濵霞藻照臨川之筆鸞停斗野星熾燦
原隰之華春早風和傾覗睆於鶯囀地靈人傑
看參差于鳳毛舉擅桂林榮生蕋榜恭惟台臺
宮商一代壇坫千秋秀徹氷壺早歲無雙之總
角琳瑯金殖人間太乙之毫芒掇祗寶山博物
之書百卷忘筌義海兩字之說萬言若迺刻畫
絕倫翩躚逼古鼓吹風雅通人籟以天音冠珮

建安化優糅而楚想境來情往花鳥徘徊筆湧文驕江山飛舞興雲致雨弄造化於英岩鬼冢神林備謫恢於靈谷兕復三秀一莖同工異曲樵談頡頏溪堂二謝之風流珠樹繽紛金谿三陸之性理靈運之後皆鳳慈明之子盡龍允矣塤箎猗與閈閎某昔叨贊書今徼鄭督蘭臺玉倚夢時繞於京華梅隴雲飛心長懷于歲晏敬裁椷素聊謝樛垂寄語春風願噓雲而入漢昴

頭台宿問朝斗以何時

答年丈謝九紫啓

鴈行杏苑幸厠景緯之屖鸞騫芳霄載捧瓊章之燦爍甚華袞感同丘山恭惟臺下盧阜炳靈金閨耀采泛聖瀆之航楫奏菰宇而笙簧伯氏賈勇而先登季亦中權而後勁蘭芬競爽珠璧熒煌莫不拔地倚天蔚然而虎鳳躍涵今茹古沛然而江波流紫桂千尋誰不稱謝家之寶樹

青藜累世人皆曰豫章之卿材項緣使星之南指屬值不佞之東歸百里聚賢光照郵亭之劍四臘契闊喜述春部之蹤政謂月映姑潭或可徼神仙之杖屨會見雲迷南浦未許帰孺子之坐塵猶然蘊積蘭心特紆樛庭飛書走使重之以朋貝之編掞藻賦詩比之千球圖之貺是用拜而什襲作我著龜敬藉謝于回鴻旋遴力以報李

答九江鈔關胡啓

重霧未披周澤先渥徬徨失度翹跂爲勞恭惟臺下心同古人學綜時務觚稜矯矯不受物之汶汶地望翩翩獨從事之蹇蹇自其乘傳而出業以飲冰爲懷唯是今日之九江殊異曩之三楚漢網少密弘羊未烹東鄰之斂方張西江之水已竭孰求利孰求義皇皇之跡斯齊彼以暴我以寬恢恢之網自解然則調緩急於駛吻

疾蹄所以不僅留涓滴於牛涔枯鱗綠之相沫人所歌舞共傳王春之和融　帝曰旋歸命見卿月之燁燦某夙企星躔兼霂雲誼溯爾荒膺寧云報章所冀照臨無私或分輝於景緯于嗚相應將嗣播乎韶音凡茲脉脉詹泝之私情豈緊戔戔楮墨之可喻

與本府賓太尊啓

老公祖一麾五馬八柱六鰲玉尺金莖天印長

淮之間氣和風甘雨清源岱海之福星千頃之波不澄百石之瓠莫挽若遇有語必妙無撰不奇秋實春華燦異紋於紙上仙璈雲鉢落逸響于人間斌斌質有其文鑿鑿垂之不朽某竊嘗三復比諸二教見以爲白日生丹獨得玄關之祕又以爲立地成佛居然出世之宗然而誦法雖勤其如鈍根不類狂簡自許人皆曰士也驕拙能見褒翁則謂各有志幸矣哉天下一人而知我要自是不負三生之良緣自遠維桑獨奈何乎千里殷勤御李願自附於一班統徼迴脢曷勝翹首

賀蔡五岳太尊華誕啓

中元生上相佳話久傳人間畫戟擁詩人勝事更誇近代若合符采罔既敷宣恭惟台臺辭林義府國老民宗驗奇蹟於上方雙鳧至止流芳馨於下國五馬仍臨維茲華誕之期正值早秋

之節河明明而月皎皎共仰清光天高高而水深深新來爽氣金輪欲現應瑞鉢於千年石麟初生感祥雲之五色東土邈桑蓬之慶南邦賡松柏之章某竊忝受廛雅承覆露黑頭元冕丞占碧落之風姿江草由花曾奉神仙之色笑敢勤椿祝少竭蓬心紫府彤樓道人饒有氣骨霞觴麟脯仙家祗事尋常第願一點靈光分作光明普照便是長生丹訣永稱行地高眞

送府公祖年節啓

恭惟老公祖造化生心陽和播采斗建杓而密轉歲籥功深黃僧曆以更新年勞望迴清嚴法宇變爲佛國之溫澹蕩光風晉現煙霄之景式歌且舞俾壽而臧某猥伏寒谷涔被暖吹四壁枯藤帶一分之氣色半山疎雨添三徑之嵐光誰遣造次花開春心欲湍且聽丁寧鶯語喬木多陰椒頌不文台涵爲感

送府公祖午節啓

老公祖臺下燮和大夏合契朱明彰恤惟時恭長育於大化銷兵以德匪假護於靈符喜茂對之敷華宜高居而眺遠爲民望歲似續萬命之絲介祉自天行沐九霄之寵某眠雲北闕[illegible]清夢於犧農披風南來想追懽于河朔淨[illegible]獻用佐蒲觴惟上台之監原媿下情之勤懇

答漳州陶二尊啓

祠星一路遙分東璧餘光驛路折梅忽睹南江春色感隨烹鯉喜溢登龍恭惟老公祖玉振金聲淵泉溥博惟學優而後仕故時措之咸宜萬室之國一人陶鴻均若以爲鑪弇千乘之國治比賦樓船恍惚乎句陳俎豆嘗聞於從政乎何有戍兵克詰聊用戒於不虞况復譏而不征盡絕米鹽煩碎威而不猛行看裘帶雍容遵海而南波不揚而風不發期月而可日不足而歲有

餘某雖處比海之濵實在邦域之內鄰國仰之若父母蓋易地而皆然異邦稱之亦我君胡用上而敬下居然一札錫我百朋是禮也賜之則不受若衡命而豈敢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愧多儀之未能

答楊二尊封君啓

東海雲高播祥霏於榆景西江流迴挺夜照於珠源方訪仙蹤遽荷靈寵恭惟太公祖洪厓丹

訣萬石家風種壁藍田純漆截肪之祕寶貢神
太乙垂梢植髮之異材春滿槐陰親見昂霄聳
壑秋深芝草依稀映日棲霞傳丞相之一經榮
承應宿拜明時之三命慶出層霄爰晉于撤清
遥氣於蜃海共歌濬發泝隱德于鹿門不佞某
仰止嵩高沾恩河潤望鳳穴而醉舞驚花驚鳳
傳而熒煌魚藻何以報之青玉案愧我戔戔何
以祝之老人星爲衆父父

與門生丘毛伯啓

鳳歌鸞舞諸福應於龍飛鴻漸鵷班承行崇於
豹尾　先帝叔之累歲天地陶鑄之恩深　今
上拔不逾時日月洗發之光著萬物吐氣六宇
流輝門下北斗材名南州冠冕食神魚之五色
吐出天葩窮蝌蚪於千年驚落鬼膽飄飄凌雲
之氣似從三島飛來奕奕靈祕之文只待六丁
下取　神瑩如水誼明於霜不恤緯而憂天勿問

大床下之客每聞鷄而舞夜欲摩臀無閒之山
果應河清遂躋臺察某聽　綸命以驩心爲
朝家而舞手烏來鵲喜幸氣類之匪它雁隻鳧
單謝綢繆而相引一芹展賀萬里馳神

與門生給諫陳遹菴啓

麟出鳳歌應龍飛而表瑞鵷班鶩禁隨虎變以
升華極近臣侍從之榮彰　聖主訪落之盛萬
物吐氣六宇流光門下文章冠世忠孝平生遠

韻清心淵乎其似道深情逸識耿然而壯懷不
恤緯而憂天傍徨輦上類聞鷄而舞夜慷慨海
東晨既皇皇以多時今肯悠悠而處此當不諱
言之世願無數窮聊不得已而言妙在扼要大
破年來賞凌之習一還　我朝平明之風此日
此官甚都甚盛不佞某遠聞吉語兼計行期人
與地以俱清既爲氣類舞手天生贊而不偶亦
爲世道驩心萬里馳神一芹展賀統惟鑒茹可

任企瞻

答門生詹見五公祖送年節啓

恭惟老公祖德全元氣澤盎太龢梅後李前人欣化日之燠雷聲雨色天回佛國之春瑞映台符光生畫戟某徼有殘曆花托餘輝市獻頌于椒華多慚芹藻遠拜嘉于朋錫何啻瓊瑤敬對使以銘心敢因風而致謝

答鄉親湘潭縣張洒酋啓

雁到江天萬里雲霄之色魚來秋曉满目風露之華拜賜神搖望光色喜恭惟臺下 聖世名候 大朝魁星飄飄逸識千秋金鑑之後人燁燁名流七葉漢貂之世系杏花御柳騰儀羽以雄飛桂水岳雲邁英聲而驟發戲翡翠於苕蘭之上少試材華集鵷鷺於梧竹之間佇登親切某彩毫夢去久絕意於群芳劍氣凝寒羅施顏於小草長沙春雨未及瞻濯柳之標洞庭秋波遊徒聽過雲之響將高明之厚于氣類抑世誼之樂其綢繆兄復絕壑窮山鬼魂破碎玄雲凍雨獸膽迷茫自非發念之精專未許音徽之待到有懷明德對使而不覺依依何處鄉關報書而轉生耿耿伏唯朗鑒可任忻洄

與長沙縣李六箴啓

頃過戟門獲親符采珠庭日角既邂逅而快瞻屑玉霏金亦寥亮而順耳兼以入境而輒聞雅

頌逢人則備悉風徽荳徒福祚之歌允矣瑰奇之選兄復把秋江前臨水登高繼而遣使前亭授飱加璧凡茲盼睞仰見綢繆顧雙鯉之無從致七襄之未報要以服膺大德寤寐勝流白雲在天亦何日不依依台下也不佞某明在上國僻處西偏洞庭秋波采蘭芳而路遠長江春水寄疏華以神搖敢飭㚘㚘薄申款款用感慨于知己願無討其後時

答門生金華令鄭用賓啓

緬惟璧邑量移芳聲翔滬虞人曰等哺等乳胡奪我公華人曰式玉式金願叨餘采看兩地之歌舞覺十倍之寵榮加以一游一豫徘徊於福地洞天亦吏亦僊應接於名山佳水履黃初之石則靈跡如新登元暢之樓則嘯懷自遠晴川朝俯牧魚臺月榭之風光雲藻夕披兼婺女金星之犛靄此則名流所共欣賞與區於焉擅奇

者也不佞徒鬱夢思未逢雁侶過承响沫特寄騏梅璃函有華芝眉若瑞十年疎散賴高賢在事之芬芳千里綢繆增函人山中之氣色附茲佈謝統冀鑒原

答門生南安吳大尹啓

某昔叨大國獲奉高賢學海文江共賞淵波之浩渺神峯情岳快瞻雲漢之昭回茲借重乎花封方外輝于照乘為遊劍水學采眞而未歸建致差池期登龍而自阻何來青鳥猥辱赤書披燦爛於承筐交情蘊積挹光華於翰藻文雅風流展讀神搖拜嘉色懍敬因風而附謝旋涓吉以頒申

賀吳大尹啓

恭惟老父母儀儀麟角燁燁鳳毛文雅風騷丞擅龍沙之譽雲霄材望懋占鴻漸之標茲分嶺海之符爰蹑神僊之舃九天惠露流滲漉於一

同千里黃河弁沮洳于四境屬弁交慶鄰照生輝某夙叨大國幸識英躔久仰來蘇愧未迎於竹馬先沾頒貺欣孔邇於祥鸞敬飭墨卿顓候公衮

謝門生梁山令周小啓

不佞入境之初幸過鳴琴之室維時嘉生甲折女夷鼓歌人競奮於扈農野無虞於吏擾我文之功能治狀雖未見其十全已概于一二矣

且也遠泣兔亭追隨龍洞滿天風雨嚶覓鳥以
徘徊共酌壺觴聽雷轟而自醉旣而褰帷再至
爽馬重來則主人之情彌高客子之感轉篤在
三之誼不為不敦何當更煩咫尺之書勞人千
里之外乎自惟萬里萍踪飄同風籜一方劍氣
聚比星龍綢繆已過於百朋登嘉敢目于九頓
存言懷德祇有篆心而已草率報章不盡宛結

謝畢烏楊二守啓

側聞纖阿澄景下照萬川蒲澤飛波旁潤千里
故知包絡長者肱腹不能窮其浸積精厚者奧
窔無繇遁其光况復聲氣之同寧過于禹之鄉
門下高誼雲層貫名日起幸聯屬於疆壤正跂
望于星躔未逌去鴻遞承來鯉遊籍衰朽逾溢
分涯將使丁丁嚶嚶共保和平之福趨趨步步
並遊軌則之塗其為欣幸未罄頌言附此報章
統惟崇鑒

謝劉縣送新小啓

比辰農扈告登籌車皆滿明靈錫羨士女蒙庥
斯戊幸之豐功於不佞乎何有自惟愛事方新
叨忝已過粟餘賜廩幸無貸于監河腹負將軍
敢相累於安邑敬茲附謝統唯鑒原

答海豐趙司訓啓 代張聲垣 趙柳州人張祖穼 米公開府和馬平能摲錄粵樓

門下芳燄炎嶺秀映人巖調諧宮商遏雲飛而
發響負涵今古並泉湧以敷辭范學為徒周旋

孔周之守南金作貢仍升美富之堂於焉教鐸
宏宣似聞鼓吹洪爐冶鑄妙比範型將楚楚群
英育沐化雨即蒸蒸儕侶于禹法音魚運海以
高騫竹登霄漢雀銜鱣而有喜行占棟梁某濫
叨符竹且以吏而為師密邇芳鄰幸聽經而飾
政雖芝楙之未覩期縞帶以交驩何圖瑤華居
然瑣錫緬惟先世勝蹟已標於粵樓茲忝契游
遐思有同于舊雅竊寐饑渴草木之臭味匪遙

聲氣應求山斗之飯依轉切

吊李心湖夫人啓

恭惟寶婺沉暉綸章謝寵芳菲雖歇型範長存卽暮化蜉蝣何庸嗷嗷於一缶而朝飛文雉寧無邑邑於孤吟凡忝明公之蘭交共欽女士之玉折敬薦束帛用代生芻弗腆弗躬委焰是望

答蔚遊擊啓

臨班玉壘光分葆蓋之華拜賜翰章誼重瓊英

之眖交驩伊始鄉往倍深恭惟門下世傳韜鈐胸蟠文雅沉酣邃古一編黃石之書慷慨平生萬里長風之品爰從弓旨佩奉絲綸表裏河山獨當一面春秋車甲坐制列城方將登贊皇之樓賡延賓佐招青衣之國盡護冠裳暨于功紀比君旂列甲第熒煌圖畫鬱郁丹青允稱國之功臣是皆公之能事其小少軼宕亦顧西蜀將軍名大文[illegible][illegible]蕭塵學子方嗤之宇遽椄琅涵隻字爲榮佩識斷金之雅尺書裁報遙將倚玉之忱

伏月補送萬遊擊午節啓

某頃逢午節幸撫昌辰日皦風薰喜四知之晝永山空谷靜知列戟之祥開奉九節之觴方勤三禱叨百朋之錫遽拜十行乃報謝之逾時每省循而抱愧夏以情同款款豈無獻曝深心路自迢迢端爲乘驄羈跡是用希飭墨卿佩酬幕

府當伏月而薦爽無緣得消暑之珠歷蓂莢以御蒲有意爲延年之祝伏唯涵茹可任忭懽

駱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衡 忠懋 校

書

與王二峯禮部書

某嚮侍老先生函席旅進旅退即未敢候門請益抑洪鍾乎然私覩老先生衣帶手儀若鑛若璞竊有以悟希玄淡泊之旨迺先進學問所得力者使僕前此紛飛諸緣不覺都無影響蓋自

謂領益我翁獨勝講論諸停宿矣使節甫臨江山增色荒署闒疎曾不能稍藉片晷之勤傾倒鴻誨徒積夙私汗淫及踵而翁猶復以燕中舊愛再三溫諭格外繾結某之頂戴高厚其又何已已耶承命送錄忻然執役惶然以不獲趨走爲懼業已竣事謹附令親報間屬邇文里可勝延跂

與朱修吾書

恭惟老先生秉衡廟上無異慮下無掣肘九列有雝肅之容多士罕荆山之恨蘇今以思眞一泥竅未鑿時世界老先生之所妙運神矣哉東山未起奈士大夫注望何何當長爲江山作主人而已某父子無似諸百疎拙而老先生拔之泥淖之中沃以覆載之德燕臺一見提示敦篤即蒼飛輿重四語服膺抵今尚未能稱塞萬一南中信多朋顧弟使小才若之則淸風朗月河

英嶽秀皆爲剩物過不自揣猶冀爲駑駘學步颿若有此生未了之願伏惟老先生終始教之幸甚幸甚忽荷使乎從天而下溫辭獎藉大懼夙私兼以格外珍錫惶感交集鴻旋肅此佈謝並候長者台履比望可勝翹首

與劉惟近年丈書

不佞弟蓋有逢之心乎何意一日長安中邃開闢天關地眞消息討自今不作黑漆漆的人則

皆我年丈之教哉洗心草一出頓令劒玄析理之夫攞指而不敢近視行自吳中施及七閩無上妙訣不惜爲衆生普度則低徊景仰者又寧第不佞弟已爾渡江來隨俗雅化自揣無足以不負知己唯是閉關習靜一味懶散神情猶堪與年丈相對不審我年丈亦同此耿耿耶令姪先生在此間久乃得覯面向時文采渟發故當是王謝家風車騎以何月北征乎倘繇江入淮則弟當具芻秣以俟

與葉武昌書

弟蓋不直以年故企年丈當新都梓人攜贈緜竹集時則遂爲吾兩人介紹哉隔絕亡慮數千里乃竟得承謦聲光信哉有神有分入南再閱月旅進旅退所邂徒識其面甚或有日攝我者入就荒邸啾啾四壁蒙莊有言去國日久當復誰爲似人我丈㬥然大邦高步揮霍或者不無應接嘈勞雖然浮屠之頂有鈴懸焉風日鼓鈴日不得休而聲鏘然日遠聞者絕頂而負風也鄂渚信缺掌册乃爲我丈絕頂乎長江經貴治東下金陵稔聞彼中治狀弟將時時登燕子磯而問之汪丈諱居縉者持丈手書見訪數以文字往復此地得此君令人不大寂寞顧其人當即闕而飈去不久淹甕序也汪丈言丈以是月抵任茲因薛春元之便附致候懷薛君拓落多奇胸結殊不類時輩弟一再見即訂爲石交凡丈必欲稟度賢者如古畢父令乎弟請進薛君

與劉復菴父母書

某不佞竊惟敝邑疆理故促甚且也輿馬轃之則衝，甚民椎魯無宅業厘厘守斥鹵望歲而屬者驕陽頻戾則又苦饑甚東南一帶比之他圖尤棘彫敝丸土顧何福徼我老父母雖然其得徼我老父母今而後福可知也恭惟臺下武出

炳靈雲亭與采鏞鉼錢倉聲光業已如斗此而碁月而可即與京小鮮何異茶茶名蹟要當與登科並勝豈第一奏最取尊寵已哉家嚴與不佞俱留滯與封無繇親睹化成顧家族鱗集仰流藉庇實多頂戴高厚之恩何能已已肅此代候可勝神往

與張起紘年丈書

京居不時時拾玄論然彼此聲息相聞無異覿

面一別南行郎所對無復我同心矣邸舍中疎牖敗垣秋風蕭索夜間無聲惟有四畔寒蛩唧唧一二癡奴相視以目無奈取圖書嘯詠竟不成興而罷郎欲如鄉者高枕蕭寺中剪燭狂談何可得也菼賤諸丈同行否計車騎抵家之日小奚當亦候門戟矣前所敦囑者弟亡敢負約謹奉上周老師長君見投與之爲十日之遊而別渠云乃公行橐盡爲其季父所私剽不得已乃有是行曾遣人謁盧貞常顧盧丈方刻若倣人安能爲長君地耶惜乎弟處此冷署即心長力短亦復如是耳弁聞

與朱燦垣推府書

弟以前月念一日入白下比投貴屬齋未至若則知丈業以中秋後履任矣新都雖號劇地與時閭巷設財之豪多爲政拴通關節告訐爭勝誠亦有之顧今昔殊將其士大夫近最以文事

起家豪不無少息焉竊計我丈貞誠周洽材具超軼其所以辦此非難耳黃山齊雲清境絕世公餘嘯咏即隻語自足一空千古令人羨之涎垂至地弟咫尺大府株守散局又不知何日得復尋舊遊耶家嚴待罪歙庠今雖明轉猶之乎屬員也諸百藉丈鼎庇倪歙縣關黟縣兩公皆弟通家又其人公忠慎重具能自修飭幸爲弟左右之

與邵武李太尊書

恭惟合臺梯航聖匯湛浸道藪明精淵識矯矯勁氣海內人士所爲翹首於湖湘之異人者舊矣向侍舍親曾滄老及敝師耿叔翁津津乎其稱說之也某不佞用是益聞所不聞邵武居閩海上游崎嶇山谷中最號獷直顧古今遞運氣候寖開異時渾樸未彫之習不無稍漸於文明玆得我翁爲之師帥疏瀹其滯而適調其龢俾

闓豁得耀光霽而華藻不傷雅道則黃次公龔渤海之功勳豈足顧哉某蓋深爲桑梓慶之家嚴壯闊無成百凡疎拙獨以肺腑無它數得當於君子今者釆芹藻而受事臺下乃過蒙涵容不深加譴此恩不爲與樵川並淵登高共峻耶父子頂戴之感何能已已

與邵武喬節推書

恭惟使星按邵武厘厘若而歲月耳迺判決之似鏡澡之識愷悌之聲永檗之操殷殷然滿山谷不脛而走四裔此與古之遒种式敬者何異某不佞蓋翩翩乎耳傾而神往之矣緬惟長江衡嶽實千古流峙之宗其鬱勃爽耀之氣剖洩而鍾于產必爲異人今李見翁鵬奮于齊安明公鴻起於巴陵東西相望袞然名世又皆同堂而並臨於邵是使樵川增深而登高倍峻也某忝名蹟不必留碑山淵自當與邵武同不朽矣

第一奏最之爲尊寵已哉

與邵武鍾別駕書

京居匆匆百允中又值使車信邁即欲一從容傾倒未辭也顧時恭對座傍偏拾瀝論諸所爲異品通材明精淵識炯炯四溢若迺慈愷雅昔沖夷和煦之氣則又薰乎襲人使人神融而不自覺某退語諸人人曰君輩安所見高誼如我鍾老公祖者乎蓋重爲桑梓慶抑以家嚴受事

臺下則返自爲賀也秋分後僕入白下計今我翁亦履任矣昭武風采白嘗恭然倍勝昔喜昂喜家嚴疎拙無用第昔受教於蔡見麓王忠介諸公頗自矜奮蓋嘗賑潛山之饑破太湖之賊繙章縣唐政獄稱平業辱南中諸臺三荐剡矣竟以素性樵魯不能脂韋以逢世資又匏繫遂巡不遂自引去玆得屬從明府是家嚴所重藉覆露也某不佞不勝荷鏤

與周句餘書

南來未及抵都門迺相府舉家儼然辱臨而燕勞之也者計不啻再四慰劬署中亡事不過逐班書卯取具文退食灌園自娛幸也不語友者二人一曰桑一曰竹弟竟日不可無此兩君即此兩君者亦不可一日無弟也自揣迂踈宜不能爲當世肩鉅曾得比花封大地大劉所夙抱卭鄰地故跨隴燕趙脉求稱險聚爲問太行河水關猶復有鳴鋏諸節俠否古今異時中州荒疲已甚一昧懷惻煦育便自足垂思千古西門豹投河之威何足置齒頰哉晝錦醉白諸堂恭恭巍巍皆可爲吾徒師表銅雀臺上瓦雖古政不必持彼一硯歸也極知仁丈文無害第吾兄弟遠地拳拳亦唯是不朽交勸勉已耳老年伯風神爽朗令弟冢君又皆溫醇秀發頭角隆隆起明德萃于一門固所稱吉祥善事者乎便中

肅此代候北望韓陵可勝翹首

與張心康年丈書

弟出都門時張内巷唐順溪諸丈業已請歸南海梁生又有太夫人之報我二三兄弟遂不覺燕粵南北也悵然悵然秋分後五日弟與李九合同入白下此中郎號稱寥落乎然江山秀爽物華鮮明所遇士大夫又皆恬淡自修飭署中閴無人聲閉戶高枕刻漏永於常年時時檢索

經史心神開豁此不爲與疎拙拓落之性大相
宜耶邇來議論頗多翻雲覆雨舉朝所推爲伯
勇者中更不可測識分門傾軋不遺餘力不知
此等世界將何所結局也我丈沉靜敦篤固自
天性家居無事益復理會透切養此一段浩然
之氣將來受用不淺願相與勉之小奚歸敬問
起居并候老年母佳祉南望可勝翹首

與某年丈書

吾伯仲同時建旗鼓奮發者五人今惟丈與弟
杖策挈挈出都門耳遇合之道古人至比之于
夢夢鳥則爲鳥夢魚則爲魚惟所夢而夢耳亦
何可言此關人事參迕物情畢萃其多智有力
者無不競飾爲體面之行揭日月而行之吾閩
人椎魯不能効此轉也去冬瀛海丈書及長安
中事以爲當此之時不寒而慄果爾則孰與遁
跡尊城之爲尊且適乎貴寮陶君爲弟言貴治

苦瘝諸百皆掣肘再三嘆服神明不鄙目仍爲
此地非伯兄淳誠周密安能勝其任而愉快哉
味哉陶君其言之也太史公每稱奉法循理夫
法何容易奉理何容易循哉玩惕則慮廢于式
鑿頓則慮格于情於是中焉旁皇周浹委蛇而
不失其正斯爲難耳今固於我丈見之乎厚惠
感激

答丁勺源書

恭惟老公祖之淑問吾閩也而孺子故猶然稚
齒也則業已轟轟威名矣既而就日朱楹飛霜
白簡發姦阿濟涊之惡於科場題目之秋破比
周朋黨之私於炙手通天之日至使舉朝股栗
舌出而不敢收天下震動驚駭直以爲千逢不
死伊望再生于磐于陸日庶幾其樞完而一旦
讒鋒銷骨妒羽飄肉青天幾爲霧塞大地忽焉
川竭矣嗟乎纓則楷也名亦樊也東西南北寄

命大鑪老公祖亦何所不適乎哉唯是時事不
滅天步方蹶江神嶽后一體劍膚郎水扶桑生
心接踵九州如懸骨火自煎撑拄支吾獨賴鉅
手而使嶽崎磈磊之氣詘抑照臨之間牢落炎
荒之裔嘿嘿喑喑抱冤悼往此不佞所爲蒿目
恤緯危涕悲風每讀天問鵩鳥之篇輒徘徊欷
歔而不已也天假穌生督郵上國式廬促膝將
結良緣而絳騶先發執鞭後時徒極遠睇何繇

抒懷也哉翩翩公子郁郁芳蘭乍見之川如舊
相識重以雙鯉見投百貝並渥某亦何人敢叨
異數同明相照千里比肩老公祖寧詎無意乎
遲遲未報祗爲歲忙敬諏春辰輒狃雲素伏冀
聘迴不勝心溯

與銓部吳左海書

懷人隔歲懸矣感心儼然鼎呂之厚盥讀如對
亭悃喜愊伏蒙波及季父川之泥塗家族編摩

曷其有愧謝謝世之君子蓋亦遂遂自好矣匪
剽厥聲則傷禍缺清和並運則唯我翁南中理
學代不乏人張爲宋儒楊楯祖庭分曹角勝逼
于蝸國聽其言如捕風頭痛而走經史雙修頓
漸僂了則唯我翁同府二三兄弟斌斌文質道
同紉蘭要以雄峙壇坫非翁而誰恨此慳緣棲
遲驛路手綜心計非供扉屨則飭羔鴈馬足車
塵日不皇給回覘星辰劍履翩躚乎齋宮之上

金石聲撞于禺於優鉢之叢奚啻星淵隔界筵
楹殊分而已哉唯是素性迂疎既稚且頑役一
卒如吾肩煲一蹄亡異乎吾蹶也持此斤斤自
以爲庶幾乾元之義不悖節亨之訓不自知其
戕璺百出而挾彈者之隨乎其後也我翁其亦
憐而許之乎巷伯縱横局面屢更地方諸吏網
繆爲難至如當事君子則實捐秦甚之私絕纖
芥之嫌似無庸過慮形影者積穀罰輕從來祗

是否數文字自弟入省坐次議論並無他間舍谿士民嘖嘖舊令不置項見丁湖西盛稱東者公論如此頌聲如彼弟雖新進敢爲兩翁任之來人立索報命敬此奉報弁佈肝膽臨啓傍徨

與總憲蕭九聲公祖書

恭惟老公祖鵬騫鸞臺輝煌繡節孤松獨鶴之韻久寥亮於人區大呂黃鍾之音行鏗鏘于廊廟而天福闓封借重師表分紫薇之氣采聳槐

棘之儀刑期大用之巍峩需深仁之浸灌衣冠童叟舞蹈何極某蚤附騏驥之塵徽有一日之雅而自遭廢棄雌伏泥滓偃臥於重嵐蒼莽之間跼蹐而不敢向人者且十稔矣久稽燕賀倍增悚仄然而大君子臨之在上則凡諸氣類宜自被濯應之某則何敢自外也特此巾候伏冀鑒涵

答姚承菴書一

某曩在粵西謬從後塵時方銳意討論而屬在久疢岑寂無侶幸遇門下直揭根宗朝夕發覆大覺難逢宿疑若洗此一時也既而閱歷三星東西分携竊叨豫章仍覩茂宰庖硎再發神劍復合職事有程無繇信宿而聲氣非遥壯人肝膽又一時也自歸蓬蒿倏被縉紱嶺海孤踪烟波爲伍門下猶復染翰馳使殷勤惓勞跫然若空谷之音闃我以離居之感又一時也年來悄

而自恂逡巡下里每聞賢子翩躚矧蔚儼班貞風亮節壇坫周行何嘗不喜動彈冠寤寐輾轉而鮮羽差池無緣自致江東暮雲徒勤引領而已日接瑤章備悉清福園林鐘鼓之樂蘭茁孫枝之秀擘麟脯以稱觴集翠華而作采嘯吟皆適述作有聊其樂何如某昔猶將母今則畸人埋首荒村料理井竈食指漸煩挺衿見肘室人交謫謂爲亡能貧而能樂徒虛語耳近況畢畢

知己者得無笑其歷落乎景仰侍御君山斗未敢唐突春言高雅深以縈懷臨啓不旣欲云

與杜懷鶴公祖書

恭惟祖臺鼎熒砥節文明鑽心盛名雋望犖然宇內久矣頃伏揩墀之下獲領神峰兼荷霏玉把臂若舊入耳爲歡比入蜀而蜀父老子弟歌詠頌說嘖嘖于祖臺之文治不置也雋之治田去其稂莠殖其嘉禾雨潤日晅以及杈成薦之

淸廟粒我蒸民爲德宏矣師道中天而一興文教于今以爲烈猗與盛哉某昔尚黃口謬操觚率以招尤今爲木牛蜴蹶輓輸而靡効烏蒙東川土酋節逋黔御彼中督者呼吒昂昂守吏且不知死所矣且不材年齒長矣無擅行而卷婁不休何怪乎人之詬厲也今無他策第有決計還山耳相去遼闊久未起居一芹申候弁謝英盼惓惓萬里伏冀鑒涵

答戴今梁書

某昨又奏門遐翁臺遣人直指遞文附有隻字起居計已徹臺覽矣省會見諸寅長知有西河之戚萬里天涯幽明隔路至性關切寧無痛傷顧已不可聊賴翁臺强自寬耳去歲入都門逐逐左五路之報人無固志往往挈家而行商旅旣少市巷屋宇多空無論密勿之上呼而不應甚於司馬門三日之留卽當事者泛若萍梗

唯言路之所指麾決東東流決西西流衆且爲敗何趣謀之道旁無感乎事之日壞也今則背用愈廣枯槁愈甚今歲八百萬明歲復然愚以不待交兵接刃而敗亡潰散之形已不可救藥矣某安於田畝已十六季飼飼出山而所遭値又如此卽欲依傍日月之華苟且歲月之倖何可得耶遞承翰章矘然如面重以大貺何以當之謹用拜鏤統容顧謝

去歲都門同鄉諸老談及翁臺無不擊節文雅詡詡無窮不知今春牽扯胡然而來第兩院既已慰留則亦可以無動矣自逆事興談者日夜患虜不材謬以爲使吾黨廉恥素明是非素定銓次之序不爽衆多之口不關則邊將決不至刻減芻餉以奉要津士自然飽馬自然騰器械自然精城垣自然固而今有大繆不然者缺無上中官無大小皆須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頂缺在前出缺在後文儒如此武弁益甚相煎安得不急瑕釁安得不生漢人有言夷虜起於肇下堪歟　祖宗累朝櫛沐世界而竟爲此輩壞之豈不可爲大痛哭哉從古耿介固有失路自披亦有捷徑鳧短鶴長分數已定曠然達觀固無庸介介爲也翁臺辦此久矣閩貴鎮苦寒六月猶當重裘願言珍攝薄具戔戔以明嚮往以謝

答瀘州道蘇交宇書

叙瀘相望盈盈一水若方舟建瓴而下則一宿可到如何能置此身於油幕赤幢之下如鍾呂在前日鼓日考洋洋盈耳而不知勸也聳駕以是月之望還貴鎮此時弟當蒲伏上謁且就訪穆清祠故址索地主一醉主人寧能許之否

與侍御劉望海書

恭惟老先生蹇羽天階勵翰言路嘉咄四罷鄉邦生采幸其幸甚竊見邇來世事固多差池而談者亦不無含喙嘵嘵稍矜激於一致老先生獨參伍於忠厚正直之間而不令偏勝譽之長江重溟浩浩乎包納元氣第豈易爲淺中尚口者測涓涯哉聞自去夏驚不停軛驅驟百粤採集觀覽今且瓜期及矣涇渭之牘一上將紛紜憑是榮辱千古賚之衡鑑此老先生有用才

也不亦煌煌乎皇皇之華耶承學者敬不勝跂
之願之某孺子闚窺繩墨叨庇旅進當塗者置
之於不爭之地不佞亦藉以煅煉其蓬心自分
駑駘學步安所望驥騁雖然少而儀翁得于里
閈壯而儀翁得于巖廊區區狂斐儼然幾及于
瑚琢乎久稽問候有懷愁如肅乘鴻便用布下
悃

與趙伯誠年丈書

可愕可恨哉誰擠排令兄一至是耶將必欲以
取予小嫌顛倒夷跖以快異時修郄者之口則
孟子安得無投界之痛世有干將目為鉛刀又
何止令兄往不佞挈挈而南也伯誠教之若且
以流水其道浮雲其身當何適不丁然僕實拓
落終不能趨諾巧伺人顏色則今且有從旁目
睨之者矣嗟乎去國日久其誰為之似人僕不
能不自感於令兄其又何能以伯誠教不佞者
自為令兄惜前月得一華書不覺翌然大喜今
日夜望伯誠京秩延佇待報仕宦三世德慶而
位不揚命壓人頭亦又何怨今其統盡付在伯
誠伯誠必勉之

與門生給諫陳適菴書

振拒之望屬於門下日久迺今而篩月　新朝
應運　帝出則遭際之奇聲光之盛更可賀矣
都門存荷枉顧拜承款握別後辱章仲老推轂

補得叙南以出則皆門下之所護持也感謝感
謝不材老矣繭足而目重險隻身而出天涯豈
復有他覬望盖傷嗜欲之沉淪欲奮而洗之末
路也此間與夷猓雜處喜人怒獸承平日久防
守闊疎奸徒句引往往行劫自三十七年大荒
之後小民流散村落半為丘墟每縣荒糧多至
五六百石賠累里甲代賠人盡告病不佞數月
以來鼓舞邵邑之吏為之設立營堡處置牛種

寛其積逋高拱南溪三縣稍稍有復業者蓋以新戶之多寡爲有司之殿最故有志功名者皆盡力於招撫不然即鼓之弗起也又倡率而溪縣令鑿石砌路自宜賓界至富順界一萬三千餘丈今完五千丈矣日夜孳孳不遺餘力庶幾可以稍塞知己耳臨楮唯有依依

答嘉定州學博書

頃承携眺蕭寺并酌芳尊江山如畫情景俱佳兹荷二志墨刻之惠誼更綢矣披卷似對感佩何如

與門生鄒用膺書

頃入劍津睹邸報知復借重金華善地更隱致足樂也輕車熟路舍之而它舊所卵翼寧無喁喁諸士大夫詠歌言言皆寫攀戀之意實心實政諭浹倫黨獲上信友具觀一班名給諫御史手段始基之矣不肖爲先人抔土求舉鳴之役

母公祖之前幾同兒耳第云調停迄無成說發憤爭之則翻云不肖性急此藏骨地不比於田宅可讓子急父母之難又可罪乎幸而詹見五蔡五岳兩公祖在事委兩邑發勘而後眞假乃明客歲驟盡乃復操畚鍤襄事從此結廬墳側種松植柱依逝者殁齒矣或者以窀穸已畢慫慂出補沾沾破甑亦何足惜且持此面孔向人已甚赤頰又薄福之人詎與成功名乎今但望門下勉力前途爲草茅長氣生雖埋沒無所恨荷亦倖儉歲之穀藉此以辦感感謝謝

答門生鍾學博書

緬惟賢友之在左江譬則西岐之產逸翮輒頫儀羽暫據皐比蓋借壁水之春風用培鼎地之氣采怪物不淹行潦迅雷方劈烟霄斯拱而俟之耳不佞自愧支離且驚殖緘嚴慈再背覩息僅存一丘經營幸復依隱諸孫環繞亦復呼翁

草野相羊祗熟桑麻氣候書洣作龕久謝冠蓋音塵何圖瑤章猥來遠道開函而蘭心如昨披華則藻思如新佩兹綢繆縈于寤寐因風致謝臨緘依依

與陳葵職書

秋秋得林心亭書乃知兄丈以中秋南行龍騋異種不使之抗步天衢高騫月蹐而故以抑之風塵道路之中俛噴仰鳴咆哮而不能止奈何

不爲糊心者恨雖然亭無永枯之竹晼有必馨之蘭第藉令運斤斲鼻變化精熟一不類匠郢而遂以咎夫天下之無爲吾質者則過哉則過哉任見兄丈深心苦研名理脉脉不甘向時巳塵之格落第之後口雖不言氣勃勃而屯結若恨不得頃刻而卷土重來刷此之必宜有焚舟嘗膽之奮無復玩日愒月之病而竊見近狀以來志道寢欹游藝稍多若曰爲之猶賢乎巳今

有璞玉於此則必使玉人彫琢之奈何不彫不琢而遽欲望其成器耶不肖壬辰敗歸頗爲人事所逼中閒遂有治生先務之說他念旣生正途遂廢提筆伸紙幾乎不能成篇於是儆舍西埔頗自收斂然後向之所外而他逐者旋而內入舊時一二誦讀記憶之語徐而外出此蓋必至之情宜無異於人巳又今末路傾側人情單薄涓滴之微宿然而起雖有氣誼之重黨類之

同亦不復顧事勢相激夾患必生長此安窮是可不爲深慮乎願一意內修守窮俟命人旣定矣天將焉逃千里慇懃不覺縷縷

與陳苻國書

荷師汪念賜教中閒少言語三字切中某之病根他言亦復敦篤詳悉鄉井之事讀之如面豁然快心且於窮愁攻苦之餘而能游心翰妙奇慨高吟氣象瀟灑不類俗致自儆數語惕然猛

者使人怠惰放肆之心不生潛玩此意可以充已可以治人惠我無疆永言服之獨所稱釜潴晝浮此事似不必誇異漢書言蜃氣樓臺竊意海中絕島烟波浩渺或遇日夕天晴雲低之時殊物吐氣蒸爲異象如夷堅志所載海鰌紅旗之事理或有之不可謂誣釜潴去人家甚近又日日日則非蜃矣然某以意測之元氣四通地於其中僅爲一塊故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轉

河圖曰地常動而不止而正蒙亦有四游之說夫既已動而常游矣能無浮乎繇此推之雖高山大川固常升降人乘其上俱升俱降譬在舟中閉牖而坐䑸動低昂殊不自知開門見山始覺廻轉海中之島偶然騰起人從山觀海故見其浮使在海中未必知之理固宜然不足爲怪古今士夫不少其能出處感天地舉動揣出盾者百不數見人能有志向上不肯爲貪官墨吏無恥賤心之行乃可以稱衣冠之倡區區一第何處蔑有而謂有神異光怪爲之徵應是何山海之易爲動搖耶其無乃輕視天地而重視科甲乎夫人惟其輕視天地而重視科甲也是以人家驟起輒敢肆志父兄親戚據勢而爭加友門僕借影而行主人遠在千里匿不使知即知亦不能禁而此肆志者亦往往自貽伊戚而不免於禍遠觀他人近觀寒族某之事殊可警心

至今爲恨托在肺腑幸以此意戒示寒舍東僮僕幸甚感甚

與張光筆書

頃燕中數携親沐化雨每丈發一語便參透最無上去處即無不人人絕倒迺弟傴拾喋合尤爲最得力者耳數奇不偶諸談者亡不爲丈扼腕雖然業已有不龜手之藥矣當何患不封唯是外慕徒業昔人所戒願丈益自信努力是望

別來塵數月而弟南北面目輒頓更涉世者安得不徘徊岐路第秣陵清境絕囂天寘一拆落偃蹇者使遊玩其間俾自收心煉性勝似人分門傾軋日甚詩長安市爲也伯誠計必得京秩此間又與其兄叔朝夕弟於趙氏可謂有緣爾此代候捐稱三冊請政

與洪隣虞書

念不佞謁丈司馬山房中論所爲作草語語欲飛舞北行逢人持以示人即人人又無不絕倒也黃山突兀盤崛而東走邇㷀然得五洪海內閣五洪盟于予渴不得一見面而不佞産於閩之海乃再歲而過從其四令弟大翁即不及叅對而誦讀霏霏固已傾然若在前矣京居五方雜處其以拜揖洞事分吾日力者强半即時時謁令叔難兄二年丈猶苦不能一傾倒益信向之晤謁司馬山房中者爲緣大不偶耳邂合既跎弟且以秋分後入白下去兩洪之路遠而近三洪之居又益甚千里相思倘能乘便以單舸造我手秋曹雖貧猶能具杯酌以待

駱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駱先生文集卷之八

溫陵駱日升著　男奎曙輯　孫忠明 忠倫 忠懋 較

露布

平苗露布

臣聞師貞之義曰衆正帝王取以容民陰符之旨曰殺機天人發而定化洪惟我　國家道德醇醲威稜鼓鬯戎麾振而北出天樞衣冠襲而南通地戶維此苗獠列我編萌上世屢尋于干

戈本　朝獨寬其羈索名山廣澤尚仍槃瓠九子之居水耨刀耕已華黃龍一雙之約蓋林深谷遠未宜使虛而無人地大天高亦欲俾久而自化仁已極矣德莫厚焉恭惟　皇帝陛下誕敷文命載纘武功窮冥妙以制微幾先蟄祕禽剛健而決炎氣犨紘垓竿逆哱綿箕封沉戈渤澥之渚障松山犂播境拓堠層城之崖倫軌一家桑麻萬里惡苗怙我生長迷厥經常猛鷙為孽興食椒之鴞音不改雷焆孔熾螫人之蠭蠆為殃妄忍凶兵嘯兇聚醜濁亂荊鄙毒流武弁爲王師有事於夜郎故天誅少延乎漏晷臣謬膺閫寄受命夾征躬援魚書親馳象郡集如熊如羆之虎旅厲如江如漢之雄聲陳戎轘門處分部曲監軍叅政兼副使陳某督餉紀功副使王約夙夜匪懈並驅懷遠以分猷征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如樟壯憤同心先指南江而督發賊巢

送死敢逆雁行我師致人兢趨鵞嶺某月某日叅將某某遊擊某某坐營某某守備某某等兵並踰險士皆同仇或左廣而右戮或中權而後勁追奔六路轉鬪千山讙呼則星宿徘徊排蕩則風雲騰鬱易同湯雪迅甚飈枯焚海波而上蹴九蒼蚑蟜盡怒駿雷霆而下鞭萬蛩魍魅宵迷得播皮林會合玉帳賊復不自悔禍更相糾連假息釜鬵依憑灌洞峯危束馬何止捫溪羊

壓壘切飛烏依稀擊濤鯢尾如璋等懸臣嘗移中臣戒詞募捷足以先登淩岩嶢而賈勇鼓不停響弧不暫廢鏖戰已歷三朝重圍亦幾數匝忽從間道直出山椒奪所恃而竟無藩籬之限掩不備而坐得建瓴之勢抑吭拊背大類漢將之從天達腋貫脅半付吳軍之烈火魚潰鳥散川決陵傾內令平梅則當時就撫王呲魁首則請郎生擒師出之辰天日清霽凱旋之後管山

淋漓五谿之腥穢盡消四方之寇伺蕭然斯蓋

聖謨淵運與天地神靈而合符神武布昭爲

祖宗廟社所福饗鴻烈行耀于世紀驗功登假于人爲臣獎率三軍龔行九伐急震翔雷討罪愧未伐謀望明堂而獻俘賀丕顯勝臣無任材懽踴躍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移

乞終養申兩院文 時督學豫章

職稟氣虛羸素有弱症近因連月奔走心血損傷前症復作本月初六夜徧身發熱胸膈鬱蒸咳嗽背血坐臥不寧已蒙本院准假調理正召醫服藥間忽前月差去原籍舍人葉文光回帶得家書內稱職父前月患病漸成脹滿投藥尚未見効等情職伏枕拆書手足俱戰心腸摧裂嗽痰益發職思職父今年七十有六職母七十有七年事已深目今父病沉重痊可未卜職又

隻身別無兄弟可靠兼復自病困頓不支若不遄歸則職終無見父之日身命亦難長久爲此將情具呈伏乞詳允放行併乞代 題終養庶職早一日之歸則父子得早一日相見職銜結大恩當與高厚並永矣

再乞終養申文

職因連日嗽血怔忡不寧復聞父病沉重已經具呈請乞放歸外本月十一日奉本院發下批

詳該道雅望方隆人文共仰兩尊人繁祉駢錫音問匪遥何遽興歸侍之念仰抑情奉公即出視事繳奉此又准本司關蒙巡按史御史批該道品格高邁學識閎深士林仰藉不啻山斗即有微恙不妨暫攝安得遽萌歸志耶按察司以大義勉留毋再動念此繳蒙此職捧讀溫諭紬繹嚴慈使職勢在可已敢不勉竭犬馬以副栽培盛心顧職父方輾轉床褥不啻倚門之望職

何忍仮違儔伍不興陟岵之悲自昨聞報伏枕叩心痰火熾烈腸折聲嘶悽楚已極若復淹延恐成無限之悔不得已將情陳乞詳允速放職父子倘得見面銜結成全之恩當與生我者等矣

三乞終養申文

職爲前事二次具呈乞歸伏蒙本院先後勉留備極惻怛職雖固陋亦知感激第職父病勢寖劇僅存視息使職奔馳到家父心因而稍寬求藥問醫百方救解或可希覬萬一之活如職延遲未歸父望益孤父心益迫恐病終不可救而職積勞之後感冒嗽血症候非良加以聞報悽惶肝折背枯神氣俱亂嗽熱交攻飲食不進再淹旦夕命亦難保仁人在上必不忍使職瀕危至此伏乞憐職至情辛楚別無規避代 題放歸則職父子相見皆出本院曲全之恩舉家生

生世世之感即捐糜不足爲報矣

移布政司文 時守蜀奉委監軍

永寧雖未得回文第以事理度之可得萬人應命少亦不下七八千幸以此意達之兩臺用慰急公之念第邊民貧窮衣被雨具器械安能具備今萬里而驅之行別離死亡之苦既掛於胸懸鶉百結之狀又觸於目如何能使人樂往耶鄙意非四兩安家二兩衣裝則不能安士心不

能壯軍容願翁臺從寬籌之吾川南之人備什沙塲者多矣上臺不可不一動念也萬叅將欲徐其行此輩不足倚賴如此幸再一文促之某候李貳守到即移駐瀘州與州縣料理截兵之船矣押兵則馬湖岳守叙府熊軍廳皆願往二君皆有材略足可辦事翁臺須與撫臺商之若將官須一能者統倈裁示

移萬叅將文

不佞拳拳請之兩臺欲借重麾下前往永寧者蓋爲麾下在彼防守則水西寢啓疆之思奢家壯勤王之膽也麾下宜聞命即往不俟終日而漫云卜吉初九如此則必以十七八日至永寧又須籌度大七日乃可以回報兩臺一往一反遂淹一月餘矣此豈奔走奉公捄焚拯溺誼而不佞所望於麾下哉麾下去永寧防守督發尚且猶豫有如提兵當敵又誰敢往今領兵已自有人不復敢煩左右書到戈舡即發毋爲逗遛自誤也

解

解乾卦

或問无首曰有形則有首无形則无首矣夫初二三四五六而總不離乎九者位各異而道則不異也道也者天也天有形乎哉夫潛者吾知其爲潛見者吾知其爲見飛躍吾知其爲飛躍

而至於潛見飛躍之所從出則孰得而測之夫首者始也始者對終而言之者也易以乾始以坤終者也夫子於用九曰不可爲首而於用六曰以大終豈非始者不可得見而比其終之賦形是實也始充者盛大而不容掩乎故非神而明之而見其無始之妙者不可與用九也

或曰乾无始矣而曰萬物資始者何也既无始矣而又曰大明終始者何也夫物之始始乎乾

者也而乾之始則孰從而測之夫乾非无始也
以時爲始則始而无始者也非无終也以時而
終則終而无終也是故品物流形此以行施言
者也行施之末不可以言首也大明終始此以
光明言者也光明之藏不可而目睹也是故莫
大于天而唯乾統之位分之至尊也莫神于天
而惟乾御之威力之至神也時成者其有形之
迹而時乘者其无形之幾也迹則定而不可變

故稱曰六位幾則活而不容死故稱曰六龍雖
曰變化而性命未始不各正也无形者之未始
无形也九之所以離而爲初二三四五上也雖
曰各正而太和未始不保合也有形者之未始
有形也初二三四五上之所以合而爲九也故
龍之首寓乎物之中而實出乎物之外者也出
乎物之外則雖曰无首可也夫聖人亦人而已
矣而何以獨稱大人耶明乎時者也明乎時者

首出乎庶物者也其德同天之蘊故其化亦同
天之化
大明終始正義以爲乾道大明曉乎萬物終始
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
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若不明終始之道應潛
而飛應飛而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
時而成也此說甚辨然愚謂乾无情者也无情
无識而以爲明於其道恐不免意圖而語滯矣

夫陰闇而陽舒陰濁而陽明此定理也天道下
濟而光明徹始徹終無少汚濁此乾道之大明
也故中庸之論天曰高也明也此其謚也聖人
法乾之時者也迺其進修工夫則曰忠信曰立
誠者何也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外誠而求時則滑稽之時非聖人之時也
乾元亨矣利矣而總之曰貞非貞而欲其通利
可乎乾道變化而繼之曰各正性命物物各得

其正而後變可知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故至誠无息天行健亦止是誠而已
潛見厲躍飛亢六者龍之變態盡之矣下體最
初一畫止好比龍潛潛後則爲見第二畫恰好
比龍見以其爲下體之中也第六畫恰好比龍
亢亢者飛之過高而不中也第五畫恰比龍飛
以其爲上體之中也凡物將飛則先躍四近於
五夫固有將飛之勢又方離下體而忽入上體

此正是龍身之變動處不屬之龍躍而何是其
義皆易曉獨第三畫何以屬之厲也蓋其所處
者雖不至如上體之過高然已當下體之極處
位高峻是固有危象矣又三爲奇數以陽居陽
位故夫子曰重剛則其爲龍之厲可知矣
愚按厲之爲義不同詩曰深則厲韓詩云至心
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毛詩云以衣涉
水爲厲謂繇帶以上孫炎曰衣涉濡褌也在彼
淇厲毛傳云深可涉之旁列子厲之人生子張
巡曰爲厲鬼以殺賊則醜惡之義也又惡病曰
厲論語未信則以爲厲已王肅疏云厲猶病也
史記謚法賊殺不辜曰厲則兼惡與病二義也
子溫而厲聽其言也厲邢昺疏云厲嚴正也言
顔色猛厲也而易之言厲或以危爲訓者則訟
之六三食舊德貞厲小畜之上九婦貞厲履之
九五夬履貞厲是也或以惕厲爲訓者則蠱之

初六厲終吉是也詳此數家之訓其在于龍宜
以威嚴訓也夫龍潛則必見既見則必奮既奮
則必躍既躍則必飛既飛則必過高而不下此
自然之勢也處下體之上而又重剛可不謂奮
乎龍之奮威嚴孰加焉龍因時而奮故不離於
危聖人因時而惕故不入於咎物之厲有鱗甲
俱動之象聖人之厲有精神振聳之意
夫龍之躍龍之動機也人心之疑亦人之動機

也人心一迷於陰則永夜沉沉墜入深淵不可復出一向於陽則常有徘徊顧慮之意而因疑得悟豁然先霽恒必繇之矣故非乾道不能疑也躍則有起伏不定之象人心疑則有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之象故此八字者夫子所以描寫心疑之景象也而說者多以君不君臣不臣之位當之謬矣夫革命是天地間有數之事湯武之事非聖人之得已也而今輒揭諸乾卦之首

以爲訓豈夫子之旨哉先儒徒見乾道乃革有類湯武革命之文不知革之爲言改也蓋言去下體而入上體乃天道之變動處也故以爲龍之躍于淵龍躍于淵龍之常也聖人觀變雖熟而當幾躊躇亦聖心之常也大學知止矣而繼之以慮庖丁至於族而怵然而戒視爲止而官爲行人心一日不疑則一日无覺性一事不疑則一事不中節豈待改革之際而後有哉大凡

常人之情當理之正則不疑惟邪則有疑事與人同則不疑惟與人異則有疑顧其理雖正其事雖尋常儔伍之近然機會所乘間不容髮有不可不徘徊而顧慮者疑亦何可少乎哉故曰君子之疑惑不定非爲邪爲離群而有疑也凡所進修欲其及時故不得不疑也疑而得時疑亦明也疑亦何害於聖學哉夫子蓋嘗喜人疑矣若賜之然非與子夏之禮後乎漆雕開之未能信夫子悉深嘉而樂與之則以疑之益也故

以其心境之自爲籌度也則復曰自試以其進修之及時也故釋曰進无咎厥旨深矣

遯世无悶我不樂世而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世不樂我而无悶

進修止在立誠立誠又止在知至夫誠即忠信也忠信者心體也心體而謂之至者何也聖人之言至多矣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至誠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論曰中庸其至矣乎易曰至哉坤元合而觀之聖人之所謂至可識矣程子曰人須識是眞心聖學初无別法始終止是識心知至而曰至之則非懸空之知又可識矣夫心體一明則潛見飛躍无非此活潑者之自爲變現眞有誠於此動於彼而已不勞焉之妙眞有宇宙在其手萬化生乎身之權周于日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知幾其神乎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非有所加於知至也知至之學厚其終而已矣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知終之義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義而謂存則非義襲而取焉者也繇其能始終知至故无往不宜而義存也

微妙不測之謂幾觸處皆宜之謂義與幾則有幹運造化之玄機存義則有安身立命之成業忠信之心人皆有之有眞心而後可以達天德

統而言之也修辭立其誠者所以立其忠信者也子曰忠信立則事事皆誠而德之分量以完矣所以有可居之業也

側盡枝葉直露本根故西方之教直至於言語路斷修辭立誠蓋立本也

愚按性情何待秋冬見之但於冬後零落到春忽然萌芽到夏暢茂此處何等見得性情分明且本文止言利貞者性情也而不言見字今添个見字已是多了又首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何以不言亨在上與利貞一而以亨綴在下句此却有个緣故大抵自此至天下平皆發明乾德之大夫天道乾而已矣乾何以稱元也太始之氣爲萬物母而天地之所以通通此而已矣彼其至利而不害至正而不邪至固而不壞則乾之所以爲德也中庸鬼神章朱註解德字猶言性情功効此言性情卽是說乾元性情也故

一即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又續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曰利天下非利乎曰中正純粹精非貞乎摠是言乾元之妙如此今必以四時分屬何等支離且分屬四時亦大槩言之其實春夏時育物亦何嘗不利貞耶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是言天道自然發生自然收成萬物各得其所而我無爲焉之意連元亨利貞四字都包在裡今曰美利何是

利不言所利何是貞何等牽强且如首言亨者嘉之會也嘉即美也則此句亦兼有亨字之義而本義以始字兼元亨殊見糊塗矣大哉三節是摠結而贊之且看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是言止是一元之理渾成而萬化消長隨爻變化此非乾道之情之所通乎不曰通而曰旁通者何也乾元是正體此等發揮止是情之萌動處終不能盡其本體之妙故謂之旁發一件止當得一件終該不得全體是偏而不正也又旁字有四方八面之意通處甚多不止一路也即所謂旁溥之旁兼此二意而乾之道大矣明此而所謂大明終始者可見矣

解坤卦

履霜履字即履端之履可見最初一念有若毫若髮而不可不謹者動以陽則爲輕清爲發散動以陰則爲重濁爲凝滯凝滯之極便可閉結

天地之所以閉賢人之所以隱後來雖欲排陷拓清有不易爲力者矣故體坤君子欲去陰而就陽陰於理勢爲曲於性體爲圓於形象爲小六二陰也而曰直方大則去陰就陽之義也然則工夫雖起於敬以直內內直則最初發念皆坦然陽明而无有幾微之回互隱伏以錮於其閒矣

孟子說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此處最可驗敬人

心一向於陰便昏昏沉沉傾斜墜落千狀萬狀皆豎不起而果能廻光反照忽然如夢之覺如醉之醒眞若天地神明之對越而不容自已者此時景象何等宜耶何等痛快繇此以往步步玲瓏步步亨順所謂內之直也所謂不習而无不利也夫陰之爲性也鈍鈍則必馴習而後盛陽之爲性也敏敏則不待習而自利

解屯卦

雷雨之動滿盈　翕極必散鬱極必通氣之屯結而未舒則將動之候也故其始也爲雲雷而其既也爲雷雨動而滿盈則膏澤不屯之日而品物之所以流形矣註疏以爲瑕釋亨也其義近之程傳蓋本於此而朱傳猶爲鬱塞泥於屯之義矣

體仁解

自大易體仁長人之說出而後世談仁者解以爲德愛解以爲大公而其最精者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若然則必將求之天地萬物之遠以爲體而吾人形骸軀殼血氣嗜欲之粗將不得爲體也耶愚解之曰易所謂體非天地萬物之體而吾人之體也且夫以形氣爲粗者毋亦惟其蠢而不靈已耳而獨不見夫眭然而能視瞽然而能聽佶然而能亢訛然而能動也耶而獨不見夫劃然而嘯勃然而呻逌然而愉怵然而

嗟忽然而萌芽井然而不可亂也耶若此者非吾體也耶是故遇廟而敬遇墟墓而哀遇疲癃殘疾鰥寡孤獨而慘惻遇風月庭草而一般若此者固非有所推而遏引而續也彼自有眞條痛切而不容已者耶彼自有天機分定而不可安排者耶此非吾之體而誰爲之耶吾固曰仁也是故此一體也不着天地萬物而爲體亦不離天地萬物而爲體自生而自性自性而自成

吾故曰仁也仁也者人也善體仁者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夫非禮而勿之云者非必有加于耳目口體之體之外也成其所以爲耳目口體之體而已矣夫吾成其所以爲耳則天下無復有不理之聲吾成其所以爲目則天下無復有不理之色吾成其所以爲口則天下無復有不理之言吾成其所以爲體則天下無復有不理之動夫舉天下而無復有不得乎其理者是合

天地物而皆爲一體者也吾見夫浩然元氣充塞旁暢于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而無少痿痺不仁之處而安見夫形骸軀殼血氣心知之粗而不足爲體也哉吾故曰體心則足以長人也蓋唐虞之仁至于洪水平璣衡齊斯可謂長人之極矣然其君臣告戒不過以元首股肱之明良爲說夫元首股肱斯亦吾之所謂體也聖人以爲不必求天地之洪水而先平吾體之洪水不必求天地之璣衡而先齊吾體之璣衡誠使吾目果明吾聰果達吾腹心股體果無所曠缺而不修則天下庶事又豈有墮壞者哉甚矣唐虞之善言體仁也老莊氏何仇於體而墮之毋亦見以爲天地萬物之隔絕皆起于形氣肢體之爲累而故爲是之忿激乎鄒孟氏不得已而爲之辨曰何者爲大體何者爲小體何取而何舍何立而何奪呶呶然至舉吾體而二之嗟夫其

亦不得已也哉夫小體大體一體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即塞即帥即性即體豈有二乎哉藉第令就吾一體中而強自分別強自揀擇則其自爲不仁亦甚矣而又安能體此以長人也哉故曰形色天性也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也此非比度罕譬之說而即體即仁之說也甚矣孟氏之善言體仁也易一書首本于一元之體以裁成輔相乃其所以原始要

終安士敦仁者則又曰易無體何也夫惟能體
仁而後能與天地萬物相終始與天地萬物相
終始而後能無體不然舍吾體而別求無體則
未有不爲老莊之踶跂吾仁者也

學約規條

一禮讓廉耻士人之美行也士不飭躬厲行即
摛藻如春華何益哉論者皆曰今海內士子不
患靡患激耳出入公門扛封投揭即耳目狎習

頗不以爲訝矣本道獨謂士不患激患靡耳
高皇帝臥碑生員大事干於已家者許父兄弟
姪具狀入官辯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
公門又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再三
諄復其嚴也如此今士非有大詘抑大干繫必
鳴之官不可已者也毁冠四首蒲伏有司之庭
何爲者哉彼非特其衣巾攬人錢糧比較則無
端而與他人事代人陳告者也不然則武斷豪

行爲人所攻擊者也猥瑣淩雜頗備衆態此
高皇帝所必誅而士顧勇爲之乎夫其廿求之
不得則苦乞之苦乞之不得則怨訴隨之訴言
出於口而挫折及身矣乃復壯厲蠭起聚族而
譁之口彼胡然辱士也是謂上辱士耶士自辱
耶夫激與靡剛柔似略有分然士未有不始靡
而終激者也靡之根奔于中則雖蒲伏苦乞靡
也蠭起壯厲亦靡也安在其能廉恥哉儒者之

道淡於身故不忮於物苦於志故不詭於衆明
分而守之故不輕擇地而蹈之故不傷譽之閨
貞保傅不在不敢下堂皇皇然唯恐其身之弗
潔也是以窮則民望而達則國楨未見眞正英
雄不自戰兢惕厲中來也氣節事功可以空言
襲乎藉令襲之柔情俗狀入已窺之矣豈惟窺
之將必有筆之於書而傳之於後者曰夫夫僞
學也非眞事功眞氣節者也若是則孔門之所

謂鄉愿也其辱大矣吾欲爾士猷自體勘一番使我眞有不競於富貴利達之心然後可以伸浩然之氣眞有不忍賊人傲物之心然後可以樹皎然之節氣節樹矣猶退然而不敢比於聖賢曰士所當爲未止此也粥然若無能恂然若有以自下者是之謂廉恥是之謂禮讓醇儒也不然託宿儒名猶號優孟況於犯禮越法自干今甲如向所稱扛幇投揭云云者乎

一舉業之有經義名爲傳聖人之神者也傳聖人之神者必得理與語氣而後肖之百家子史之文猶復不類況俚談乎欲作時文先認章旨章旨融液於中久之自不能制一有締撰汩汩乎來而忽忽乎成驚喜四顧不自知其已能至此也今或麁觕傳註依傍講章浮泛讀過不精不詳大旨已與聖人背矣及至爲文又取坊刻俗調一切塡塞其中嚼之無味郎之無光以此

求售不亦難乎蘇子有言苟非天之所以與我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道雖從天授亦從人工見識定故採取精氣魄高故聲響別開見博故組織富火候深故煅煉純天下事安有不苦心力索而可徒手得之者哉楊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今無論博極群書性理綱目通鑑皆名本領而今已多不入眼矣膚淺題目不知出處時命一論通場寂無應者夫三代以下君

臣人物民風吏治臧否得失興衰治亂之故讀之可以感興熟之可以決幾豈第舉業借資抑亦生人龜鑑諸生矻矻窮年更學何事且使聖人大經大法宋儒所收拾於秦火之後更數傳而講明者闇而不耀良可歎也又字者文章之衣開卷讀書便當認字今皆混而用之如惟之與爲與之與愈如之與而顧之與固固之與故兢之與競員之與圓圖之與啚常之與嘗等字

形既不同義復迥別一概通用太半牴牾至於字畫參差尤難枚舉幸今塲屋更手易書歸其咎於謄錄使鬪真卷文義雖工人必以為竊抄得來矣此等病根從童稚起如何沿訛習謬了無悟日本道以為文之朽爛弊甚於荒蕪字之訛謬病同於理疵論題不曉出處即與失旨同科今後經不明習及不作論者雖筆氣可造不准幫補別字多者計字朴責甚者遞降一等作

論可觀作字有法者書義雖不甚佳時拔一二稍前以明嚮往

一會課社學二者作人之大端也今教官起家歲選文㨾既不入時又其所浮沈褒抑不足焜燿人耳目故坐齋會饌之典廢矣即朔望升散猶空文耳提調官若能按月作會親自評品鼓舞不勸則臥碑所謂敦厚勤敏撫以進學者也鼓宮宮應士必有翕然嚮赴者矣五日行縣見學宮廢壞鞠為茂草教官尚匿不以報他無論已民間自立社學有司預之或至生事第輒正四書五經大文幷孝經日記故事等書定其句讀使無訛謬每年集社師一一考擇取文理稍通作字端楷者免其雜泛差徭略示激勸本道按臨另批送試分別高下賞罰此亦本道職掌所關仰與各提調着實舉行以臻實効

駱台晉文集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駱日升撰日升字台晉泉州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四川布政司參政殉奢崇明之難贈光祿寺卿日升以節義顯而文章不免漸染時趨末附解經數則及學約規條則其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示諸生者也

玄居集九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春熙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居集九卷附哀榮錄一卷》提要

重刻玄居集叙

玄居集吾邑前明李皞如先生所著子又玄刻以傳世者也先生賦質英敏博極羣書負經濟才中萬曆戊戌進士歷官中外至比部主政而歸爲人骨硬不

肯折節媚權要故宦遊二十餘載屢蹶屢起薑桂之性至老愈辣凡宦途所歷形之詩古文詞者皆忠君憂國至情至性之所激發至今讀之猶令人感憤咨嗟而不能已惜生平數奇不得

盡展其濟世之畧為可歎也茲集流傳未久旋遭兵燹失板前輩嘗稱先生文章節義經濟足為綏邑縉紳君子後生晚學景仰先生壯猷槪常以不得讀其集為恨乾隆戊寅邑侯韓公設館

修志舉予為首先生曾孫庠生名芳者以家藏本送館始得遂景仰素志不讀再讀而不能置孟子所謂頌詩讀書足以知人論世者其在斯乎益信前輩稱道先生為不虛也惜清白吏子孫力不能重刻予又恐先生茲集久而湮沒失傳因捐廣文心齋陳先生細為較訂捐資付梓聊以盡後學表揚先哲之誼已爾至先生之詩文雄渾高古品行之耿介峻潔而諸名公鉅卿

予表其遊草墓道已詳且悉故茲不復贅云

乾隆辛巳歲季冬月同里後學

徐時作拜譔

自叙

熙理姑孰者五載、甲辰被議、謫倅彭城、此劇縣地、寧容假息、記十年前有蕉鹿之夢、讖當早棲於此、前定因緣、神先告焉、自當妖夢是踐、隨圖為脫兎計耳、洎至有制於篆務、力辭之、再四不獲、重拂初意、不能奮飛、奈何、傷弓雲逵、又狎挾丸之子、於榆枋間也、必無幸矣、于時拮据旦晉、心嘔口血、不知有生人之樂、何論宦趣、顧從負弩餘閒、亦竊竊囊筆、從事詩而刃古時而自鳴、草草就韻、貯之奚囊、嗤人不目為怪鳥乎、嗣是量移南荒、陳情

不報、憤發背疽、幾成大夢、復得延視息於今日、誠有天幸、偶暇出奚囊草視之、而後乃今不勝悲感之集也、得鹿失鹿、夢耶覺耶、今猶未覺、第不作鹿想、彼奚囊所貯、無乃猶是夢中語也、雖然風雨漂搖、鳥音自曉、里人負築則有勞歌、予自此於曉音勞歌耳、詧子無忘檻車、熙敢忘彭城哉、此舊草所為災木也、或者謂夫夫宣驕則熙豈敢、

旹

萬歷壬子秋日書於白雲清署

自序

丙午冬、予北道中得報、移理端州、展軫而南、取道江左、徘徊於青山采石間、不勝梁笱之感焉、入年於外、便道里門、吾廬可懷、祝韓殊倦、夫嶺外距長安天際、前代安置諸賢、春州最惡、非端之屬耶、昔游佳麗、今徙悪方、能不悵然、況官方之悪無悪於理、將不知所稅駕矣、客嘲予曰、素心不染、泉何必貪、忠信可孚、鱷何必毒、此在嶺海志為美譚、若夫君家北海、標勝星巖、包孝肅提刑、懷清異代、皆端之前烈也、何悪之有、子理姑孰、則采江有

不可以祇、龍泉今理端州、則端溪有石、可以醉子墨子、無負茲遊哉、予爽然謝不敏、既而度嶺受事、隨攝郡符、郡當積瘵之餘、輪墨互操、方圓並畫、即心儀龍圖風懷、北海而率履廣越、神興索然、石室咏觴、于焉未暢、洎釋郡負、又奉檄制府、有交南之役、夫震驚之際、參議戎旃、寧能暇豫、管城以廣橫槊、第自成師以迄訊馘、時逾半載、其間紀行即事、或託野謀、海角天涯、聊紓羈思、而初不計其工拙、嗣是對簿幕府、頻刃疑城、遂焚硯端溪之上矣、倖而量移息景雲司、簡詩若而首、聊以紀遊、併藉

解嘲夫風雅自慚敝帚何享唯是徙跡於炎風瘴雨之間營念於銅柱玉山之界于時匪懸且凶自完為幸耳

萬歷壬子秋李春熙書于白雲清署

刻先君亙居集序

先君故嘗刻諸宦遊詩曰姑孰草曰旅言曰彭城與遊燕遊鄴中白門諸草并儷語而入已為海內操觚家所膾炙亙又于苫次編葺歸田詩暨諸雜文卷帙頗繁以貧故未能刻獨友人索詩啟者多先所鏤板不可詰亙乃取詩啟諸傳本及歸田詩汰而取其精丹鉛凡五易乃克定汰存各半更其舊次悉以類從并奏疏條議暨所以生榮死哀者合刻之凡得詩五卷儷語奏疏條議各二卷哀榮錄一卷共為卷十有二總名之曰亙居集亙居者先君之所自名齋也以先君之所自名者統而名諸草庶義安而情安刻成亙不敢乞言鉅公而私為之序夫親沒而不得聞其謦欬則齋以致之猶庶幾一遇焉其精神之所存乃或存之或汰之以自功于先人曰文必選而後傳敢乎哉夫文必選而後傳者衡文者之權而非人子之所敢與也亙之為此者貲不足耳貲不足以悉傳姑先傳其必傳者而餘少待焉亙之敢於汰者乃其亟於傳也先君天才敏贍所為文皆秀朗暢達然尤長於詩壯歲服官赫然有神明稱而意外遭讒

遂致不振浮沉中外者二十年其間感時觸事弔古登臨或于役方夏或參贊天南橫槊之作悲壯憑軾之作恍惝攬勝之作麗以則其致遠懷古之作敷而哀其思深乃至事與理迕時與道違烏鬻鷺黔變亂緇素其所感觸者如此而又一出之以溫雅深厚繁聲哀響紬而不陳而悠然有所不盡於音忠悃孝思廹之愈出而譪然有所不盡於辭粤游以前猶尚聲調燕遊以後漸近自然至迹感十二首直軼陳正字張曲江而上之此可爲知言者道耳儷語以議論勝故爲操觚家所喜奏疏

條議洞徹政體而言之甚暢使先君得竟其所施則鴻猷碩畫藏之冊府足矣安能使千古騷人讀其詩如見其人憑弔悲歌推而進之于三閭長沙之間遠人大觀寧肯以須臾彼而易千古此哉夫是以先君歿久而詞義不衰于是邑左侯爲刻儷語奏疏條議哀榮錄熊君兆履爲刻諸體詩夫熊君則猶及門之士也乃左侯廉吏則尤難後子孫讀茲刻者其敢忘所自他雜文尚未刻夫有所待之也

崇禎辛巳仲秋不肖男嗣亙百拜謹識

敘彭城草

予讀彭城詩惻然見臣藎焉讀寄母若母寄衣諸什則穆然孝緒焉皡如豈弟以風雨鳴其嘵音爾哉孔子之論詩曰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皡如郎讁而悠然有風也將無怨焉不可哉屈子既放行吟澤畔屈子之深忠遠矣臣不罹此不知所怨不知怨則不足以事君夫君之命天也無適而非命則無適而非服官矣皡如李太平時當內召已不召而讁豈非命之適戾不敢自衒也哉皡如曰薄命自堪嗔非君別有壁則皡

如之於君其殆不忘怨乎夫遷讁侘傺人所憤感而不自平者惡官鈍耶誰以讁不逸其官誰以勞瘁執掌之僚矢詠風雅勞以聲歌知者謂之非驕不知者謂之懟責何以是嗷嗷爲也雖然其不得於官也寧其不得於怨乎蘇子瞻之守彭城也治黃樓以禦河患時挾故人披羽衣登樓高詠皡如再拓斯樓亦時時嘯詠其上蘇予守徐猶得於官者也皡如不得於官什伯其瘁風韻亦復不減存詩若干首用識不忘若怨若不怨庶其可矣詩云夙夜在公寔命不同皡如其深於風矣乎持倩

之道所以受命不衛之際斯以善鳴矣予於是草得識器焉李如皥如始可事君事君不欺始可言詩世所競詩歌者蔑如耳予不敢以是相謾也

同邑社弟謝兆申題

敘旅言

旅言者李皥如游金陵所爲詩也皥如理姑孰凡五季盡得匹夫匹婦心然而不免於萋斐於是乎旅于金陵夫有逆旅屯蹇之遭則必有拂憒不平之氣而爲怨恨無聊之聲騷詩之作大抵然也皥如自逆旅以來精神意氣言貌起居種種不減於平時故其詩品題江山吟弄風月訓答知交感懷今古詞遒以勁其神王也澹恬以幽其氣和也言宛雅而韻鏗鏘其興遠也時而痛飲時而高歌仙仙乎樂哉雖其風波行路諸篇不無涉世之嘆然發乎慷慨歸乎義命亦國風小雅之極思也是豈尋常騷詩者同軌邪故言而繫之旅非旅之時可知也旅而有是言諳所爲言可知也刻者愛而欲傳之意在斯乎雖然旅之道易備之矣六爻唯二堇堇焉其吉吉者莫若五非以其柔中乎皥如罷辱不驚夷嶮一致所不足者非剛也儻反覆乎消息盈虛之機以斟酌乎世運人情本之剛用之柔用之柔約之中其功業可量哉斯射雉譽命之說也皥如善稱詩弟不敏請以易進

萬歷甲辰季夏望日溫陵人陳第識

燕游草序

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夫非其自情自性而強爲歌哭即殷色疾呼如慕如愬亦不痛之呻無從之涕安所得血臆腎腸片語而稱之三百篇詩如圻父小旻諸什閔時憂國顲旻號旻以夙夜責三事以築室咎盈廷以敬身畏天望百君子至獨憂弁瘁孔棘且殆終不敢得罪于君而怨及朋友也其志苦其詞哀其忠誠悉怛直足變天地泣神鬼而況於人乎裔是以降則屈之九歌九章杜之悲青坂哀江頭石壕吏塞蘆子皆以其邪愼特立

不勝其牢愁侘傺之感俳佪陫惻忼慨欷歔令人不忍竟讀故繼雅以騷而詩史目杜庶有風人之遺焉夫詩可以羣可以怨憂樂同衆之謂羣而陰陽耦世唯諾隨人非羣之正也休戚與國之謂怨而壯遲衆物湫隘天地非怨之善也嗚呼王政衰風雅喪人各私其身之菀枯亡復以君父爲念沉沉浮萍與波上下方利澤涸幸陰悔而寧知夫望秋績夜之苦心此李子燕遊之詩所爲作乎李子郎西曹其時諭訕朋興玄黃血戰操室中之戈袁席上之甲如蜩螗沸羹累白無主蕕國是幾於倒植而國體之凌夷甚矣李子傷焉不得已上封事開復矢之聲詩致慨於谷風與嗟于十月摅所當言暢所欲言又發人所不敢言今按其述感之章如曰同者託吹箎異者詫標幟即自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曰孰揆爾中情離立爲罪案即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也曰徒爾賦比風臣事恐未畢即咎爾出居誰從爾作室也曰彼哉何足尤弭節還自勵即天命不徹不敢傚我友自逸也其他覽眺餞集贈遺諸作婉轉怊悵附物切情羣不亂怨不誹抑何其犄齬惜惻與屈杜類也當事者側目李

子中以考功法遷鄴李李子直道諱娟凡再謫矣而申椒自如蕢桂逾辣其所爲鄴中草絕不以逐臣遷客故而憭慄懆㥚則益以知其非強哭而苟爲怨者進之小雅何多讓焉今泰運方新朋亡茅拔

帝且錫李環而寵之禁近翱翔留署間駸駸大用有日矣鍾山淮水鳳臺雀桁盡足供文人膏沐李子倘有意乎賦兩都頌有芭吾知其揄吉父清風不擊漸離哀筑也

萬歷丙辰九日溫陵友弟黃居中題於青谿水檻

白門草序

戊戌之役予同籍中相視莫逆者若而人而閩李皡如氏與焉皡如揚休玉色昂昂若千里駒矯矯若雲中鶴衆咸屬目曰夫夫丁年公輔器也及叩以時事若指掌一一具有成畫又相與歎曰夫夫于從政乎何有已謁選得姑孰李姑孰故直指受事考成地一切官評訟獄咸取衷焉會有嶠縣匪類者懼其不利於已陰從中播弄主者熒聽遂以疑見斥久之補北部郎未滿一考以言見斥再補南計部郎僅踰年又以才見斥向所共目

爲黑頭公者竟以白首郎官終耶太史公謂李將軍數奇不封侯予於皡如亦云瀕行出白門草屬予序予安能知詩然稔知皡如之爲人又知皡如之困彌深則志彌勵志彌勵則詩亦彌工彼夫視功名若塵垢直寄焉爲太夫人戲綵具耳區區去來何足爲皡如道哉皡如有丈夫子四從行者季又玄也又玄玉質金相絕肖阿翁其爲文雄渾高深奇正相生予一見心折謂皡如誠多故以又玄才定獲大物足以酬皡如生平未了之志使天下萬世知廉吏可爲而善人必食其報則白門詩草未必非塞翁失馬之一劵也

萬歷丁巳秋仲年弟何棟如書于大雅堂

李鶴如鄴中集序

鄴於建安時爲七才子所藻繢世遂以鄴爲詞藪令去之千有餘歲不佞嘗一褰帷其地第見行山嵬峩漳水澎湃君子召朴小民勤力異時歌臺曲榭流連觴咏之區悉埋沒於寒烟野草而不佞趣蹴步驟才謝錦囊亡能以三寸管發舒其俯仰今昔勃鬱感慨之懷益建安才鬼揶揄風雅寥寥久矣及不佞去鄴數歲而同年李鶴如若以比部郎抗疏忤時謫郡司理理官少簿書旁午之暇僕山川遊覽之適鶴如復才思溢每有興懷

雲湧濤驅矢口成味爲其中州先后所作得若干首題曰鄴中集以不佞之三載不得一咏者君以數月倍蓰之昔人謂天下文章一石得其八斗以君觀之故當不謬亦足以見鄴之詞壇代有興者不當令七子久據牛耳矣雖然七子也才其詩具在第以供景物驅使請鶴如詩云臣力猶堪效君恩未有涯又云萬里鄉心牽白髮三年客淚墮黃花忠孝油然盖採華摭實兼之又安知七子之不變色而却步也

萬曆丙辰秋日友弟蘇茂相撰

李鶴如白門草序

雎陽李子鶴如夙擅博古聲游轍所至以風雅自雄簿書之暇不廢永言所著有姑孰草旅言彭城草粤草燕草鄴中草凡六七種類皆沉惋悽惻忠孝油然予既序燕游詩謂其群不亂怨不誹浠屈宗杜有合于二雅之致李子不以予言爲無當後出白門草示予曰善言必再其需子後命予因受而卒業焉則郎度支時登臨宴集贈答述懷之所爲作也白門故饒佳山水爲高皇豐鎬都李子之曠襟玄藻固宜與江山映帶而曹務稀簡

得以自公之隙日放展烟霞開鐏臺館或登高作賦或刻燭成聲益雷伏而奮蟄屈而信金百鍊而精樂九變而雅矣先是李子解姑孰李遜于都于是乎有旅言白門固舊遊地也風景不殊世局或異而李子齊之如一是非不胥于胸榮悴不渝其府時而行澤畔之吟其聲幽以耿時而播清風之頌其聲越以長要以發性情止禮義一歸于忠盡孝思李子殆有道者與何異曲同工若是李子司留計兩辭榷關之役遠膩若染莞藏莪耗羨囊不能名一錢輸戸德焉直以耿介少通未望當事

腹後中謡詠隷謫籍二十季進士浮沈郎署間載起載躓至今茲而三詩窮人文憎命誂夫高張賢士無名人嘖嘖頌李子宛而李子不屑也其日善養親所安牲駟安足道保素以索居無悶亦無咎意可見矣李子知交多達官貴人而獨以岑寂親寻毋亦薑桂臭味有迂腸無媚骨雅有似焉者乎人集菀李子集枯宜其及也雖然一官腐鼠千秋名山今世冠大如箕以身爲撲滿而誤金根索鳳毛者何限即丹朱共轂李子詎以彼易此若曰吾同逐之婦故爲大言相誇詡則有直道之民在

萬歷丁巳中秋友弟溫陵黄居中頓首撰

玄居集卷之一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玄齋洮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五言古詩

述懷 以下旅言時以太平司理被謫

天地非偪側世途多險巇人心有如面形影自生疑雲雨手翻覆山川情轉移戈矛森自衛機械陰爲施悠悠市道交表裏不可知炎涼一日分情義棄若遺掉頭不相顧冷眼還爲嗤世情固應爾我性豈刃劘剛腸誠百鍊繞指何可爲前軸雖云棘後轄無容脂苦節能甘㝷丹心竊比葵尙堪效犬馬未敢惜胼胝

春寒歎

陽德布青塗佳卉蘭芽茁春風轉氾動不與菉葹列美人有同好惜芳不忍擷云何淡蕩天翻作秋氣冽坐令孤芳姿生意遽摧折亭毒固無心舒慘宜有節栽培與傾覆且莫豈更迭何惟乎人情恩義多中絶

妾薄命

君恩殊有加視妾蘭與蕙君恩豈虛假反目成芟薙妾癡太認真天長心自締區區不足憐君恩繫匪細寵衰猶可言震怒且未霽顏色如昨時巾櫛加婉嬺何以逢之怒恩斷不可綴薄命自堪嗔非君別有嬖妾心如井水消消靡所逝萬里浮雲開長門月不閉

貧女行

貧女借壁光鄰女不任德鄰徙壁無光入夜乃嘆息嘆息暗嘆息遠鄰當夜織丈絲與尺絲麤細隨市直妾心豈自慵妾力不能亟夜短徒心長展轉復反側安得借隙光組成七襄色

度嶺以下粵遊草時調端州司理

一官淹十年播遷猶未已人匪金石心能堪此刄劇墮落塵網中知誤不知止身名孰與親名沒亦云耻高謝不自繇振衣耶復爾壯齡漸欲頹措宦乃托始逡過不能追前圖安所擬矩規用自殊膠守方莫毀嶺頭望神京周道自如矢萬里倦游人安從君子屨稅駕所不知守株無轉徙

師行之明日風雨大作念師中艮苦賦而寄懷有時交趾之役

瘴毒炎方重玄冬氣未清一日成師出千山風雨驚霖瀝分兵潤颷輪卷旆旌濕添衣甲重難道裹糧輕萬竈炊烟暮銅鐎帶雨鳴消魂悲角語起舞枕戈情夜猿啼不斷氣肅伏波營

其二

五部舟師盛樓舡蔽海涯恬風入簫鼓晴色照旌旗翌日海色動風雨暗天池空濛成混沌萬竅空中吹蛟龍時噴浪無乃驅鯨鯢誰爲宗慤者長嘯揖馮夷

不寐

氣候嚮初清長宵不成寐枕落竹聲寒牕疎涼月媚旅況未淒涼三軍奧有寄鑿凶固自虞妄殺何不至丈人順天行前禽非所利川血與山骸恐非造物意蕭蕭草木風山川作憔悴吹夢遶天涯言念徒心悸

君馬黃以下燕遊草時以北部郎建言被讁

君馬黃我馬驪任之齊其力相者何以皮而名非定品驂服惟所宜云何御皇路三駟顛倒施前塵未足羨詭銜更何爲金鞍照玉勒所藉五侯貲驕嘶都市日媚影

齒并兒世無九方目雲螭應蟄維夷道分邪徑爭駕固
其時寧知後駕者結想於天池

遠遊篇

時俗何廹阨奔趨多窘步命化孰爲衛徒爾失吾故敀
調以隨聲無寧膠其柱畏路即相傾直躬容自樹所繇
百鍊剛拂逆當冶鑄大夢天地間因譬反成寤欣厭互
相因快事轉爲濯因之識物情何茹亦何吐禍福不爲
尸乘除一任數松栢飽風霜蕣華瘁朝露拙性終莫移
浮榮非所鶩豈獨遠人情聊以葆吾素纖無表世猷抱

獨不顛仆何以超世氛擬爲遠遊賦桂下滌流沙宗風
更足慕御氣吸朝霞仙真且莫遇獨以戀春暉遊方懷
內顧冷然望羽淵盈盈不能渡

升天行

人生本行客生理何坐摧達觀天地間逝者息相催待
盡幾何時臨時方乞哀腥腐日吞啄虛白薇氛埃氣熖
如石火欻忽成寒灰尋真應有路歲月何崔隤願言事
丹術登舉凌九垓仙人候我夢輕蹻之蓬萊弄芳攀玉
樹襲芬倚瑤臺人間春事短此樹千春開臥雲漱沆瀣

松喬與追陪謂我久風塵有志何規恢玄修非速化子
豈歸去來素心鍊靈液飛仙自爾肸分攜訂後期別以
流霞杯月明紛歸路夢覺獨徘徊

勒獻行

和氏獻荆璧詎不負瑰奇玉人目爲石反罪爲謾欺寃
玉玉無語楚庭共相嗤再刖何自苦衛足不如葵懷璧
固其罪獻玉亦頻危三獻泣爲血此玉乃見知使非理
其璞終蒙惟石疑士爲知己用頂踵可捐糜題玉以爲
石所投何數奇倫鑑固不易妬者或陰持公門無松栢

空谷刈蘭芝炎塵蔽霄漢清議絶雲泥絳灌自有伍洛
陽寧見推平津雖有館廣川終見遺鍾呂不自振琴心
托子期交窮勢自屈排闥亦何爲

宮怨

君恩不易保長門深怨懷有美未承恩幽鬱更難道嗟
命實不猶溫恭未妓好左右莫爲容蛾眉空淡掃春色
閉深宮坐守紅顏老誰憐解語花耳作宮人草

題曾文螺停舟觀鴈圖

世人何營營形役神與做之子何許人虛舟度浮世明

潔臨清流觀化遡川逝結想良有存寘人在天際八極寘與遊冉霄遥引睇停雲數歸鴻寧有尺素繫菰蘆風蕭蕭倦羽共翽翽秋色澹長空遠心有玄契詩人賦蒹葭泂游匪迢遞惟彼無何鄉津梁不可濟千古有遐思予身無與儷身不涉風波無庸爲皷枻彼岸可藏舟優游以卒歲

苦雨徙居

六月結重陰連宵雨如注有客滯長安皇皇再徙寓湫隘非所嫌傾漏殊失措簷溜如瀑飛坳堂可舟渡衣笥

正沾泥圖書又虞蠹既無容膝安更切藏墻懼側席忙褰殘挑燈對寐寤巢鳥恙漂搖角蝸鬪門路愁聽喚婦鳩倦擬鷦鷯賦破屋驅廹人索租重以怨誰憐沛澤時猶爲涸轍鮒無聊再徙君未卜勝于故

述感

智者貴身防屑身以涉世自淪波蕩中忤世亦何濟衆競問要津舍筏爲揭厲卬惟良友須中流同鼓枻馮夷何披猖陸海漂無際屑雨復崩雲吹濤紛水裔宗子諺爲雄祖生強自誓占候擬清夷終風轉陰曀龍野血爲腥虎谷嘯且噬清流納垢汙志士多侘傺黯然成晦瞑天地若將閉竊抱杞人憂寧嘆周南滯

其二

言共爲風波波流何砥柱彼此一是非中外成鞾韉口角不反兵絕交無大故聲影但生猜誰還問積素觸蠻無足爭蛾眉何足妬時細後見嬰我生實奇數蹇連堪自喇傲睨寧失度惟自愛景光期無初志貞正誼慕脩川慵爲不遇賦

其三

閱歷卽多艱是非終不謬松心常自盟蘭味可同臭勁節薄青冥肯居古人後狷憤自因公直遂無遷就世局正多機無言不交搆異論原借途典章罔圖宪牵合反常經割裂失句讀詭辯欺大廷更端開辯囿事理自有眞初心豈盡覆長嘯出春明橫襟視蒼宙

其四

隨聲似徇同創說又疑異同者託吹箎異者詫標幟同異何以分各欲行其意意豈能兩持勢或有偏至勢亦有時窮聊以國事戲一心事一君比肩寧有二朔逢不

諱胡昌言孰爲媢但論謀國忠毋云觸時忌

其五

直道在斯民士風何懸邈守勝爲譸張非是故相駮筆舌附智端堅辯折人角靡草逐狂風澆淳以散樸富貴自稱賢嘘噏何齷齪偃蹇反俗行背憎被謠諑人共挾風霜誰當似淵嶽昭質誠未虧堪爲郢人斲

其六

容容不可爲謇謇自遺患孰揆爾中情翻立爲罪案君子何信讒秉權骪強幹棄才狗偏詞用才拘常貫異哉

夫巳氏緣間得爲難掎摭作風波趨嗜同氷炭坐令異巳空安得小羣渙黍嚮國步艱濟心爲喟歎

其七

逆鱗未易攖朝諍而夕替城社或憑奸陰懵虞反噬詎意儕輩中還無兩立勢同道無町畦忝議何芥蔕聲氣即相違鋒穎何太銳鶻鸞不同羣況值龍蛇歲彼哉寧足尤弭節還自勵

其八

賢路漸荒榛國體自破碎嚅囁見休咎附頌稱前輩證諾承下風諂譏謝隱誨巖石尊具瞻中谷窮進退斥奸虞與援掄才索徵類但使羣情調可無繩墨背揮涕以殺人不難及所愛國成何以均特爲發深慨

其九

言路本同途政門有專柄柄二政乃歧途分議乃橫二柄與分塗紛綸爲國病孰事誚未遑執言具尹聖太阿既倒持利器能無競飛步躡青雲唾手操國命典刑失舊觀文墨有餘勁消索更權殘吾不知其竟沿道無多言何以還清靜

其十

異道孰相安鑿柄不相入浸假爲戈矛水火相煎急正氣不乖和吉辭自爾輯五黙若爲調讒口無庸執古道庶今存修名亦同立胡爲聯事中化作縱橫習秦越與肺腸笑怒轉呼吸察淵窮躍潛飛繳盡翔集舟虛嘆陸沉澤竭誰井汲國豈堪空虛嫠婦憂將及正直與靖共夙夜望三揖

過邯鄲學步橋 以下鄴中草 時以比部郎讁理彰德

學步失而步卻步行且佳趦趄不能前惶惑靡所措至

于徊徊歸始知拘學誤學步固涉拘窘步非所務古道
有芳塵先民有程度祈嚮貴不渝吾自行吾素

過黃梁夢處謁呂仙祠

說夢亦成夢展轉夢中人夢覺都爲幻境緣寧見真呂
仙善播弄借枕度情塵榮枯原一息欣厭互爲鄰幕席
爲天地睡魔分喜嗔自成顛倒見妄認夢中身魂爲夢
所借夢爲魂所因夢夢諸幻相轉與神魂親幻盡夢亦
斷依依自主臣鐘鼎陳五餅居然味苦辛雲臺恣高議
爽然還蘧蘧神魂與夢境分身爲主賓前境恨不住已

同芻狗陳前際了不得過如河漢津日作榮華夢便成
千萬春後夢非前夢夢異翻愴神至人無所夢夢覺無
亭屯老仙幸指點如道將安遵夢仙只大笑此意未易
伸夢原因爾夢不夢蔫天民

漫興以下白門草時思移南戶部

逐逐三月餘容容惟食粟錢穀匪司存文法少拘束白
眼爲收視黑酣時取足寄傲且和光入世遺塵俗從昔
不梯榮今還學忍辱觸蠻胡鬪爭明德惟自勗

短歌行

效職無短長在公愧夙夜直署有司存亦既歷秋夏夏
秋幾何時庭草看代謝夏短秋夜長耿耿懷傺侘浮箭
暗中移時命謬相訝所適嚴署中聊爲清夢藉栩栩托
遊仙幻中觀物化

傷歌行

東扶飛陽馭朝氣凌丹丘涉境眛遊目紛綸集百憂作
煩以役性形與慮攖謀既已遂孤往亦復訹衆咻胍胍
懷中夜蹙蹙靡所投靈藥不可覓芳華不少留一事迄
無成吾生行且休晚秋烟月澹涼風窓颼颼宵分立巾

露舒鬱噓清浮安從索心人結軫方外遊

猛虎行

狗生從所欲饑渴不自持垂涎猛虎窟腥腐生朶頤迷
陽傷其足溺笑忘瀕危名義犯息壤富貴安可爲志士
勵艱貞屢蹶志不移處脂不自潤茹荼性所宜濯濯水
中石清淺見漣漪鬱鬱巖上松轉于霜露滋曠僻視野
鶴獨與孤雲期不貪以爲寶寧爲世所癡

北風行

白門冬九月北風雨雪霏遠心爲鬱結攜手與誰歸水

驛江天陪千山道阻饑可憐幽谷草日夜待春暉

善哉行

旭景暉咸池虞淵忽西薄古云來日難今日且爲樂奢年不我留坐惜容華落紛綸且復宵膏火自消鑠世短心徒長飮河費斟酌回首問金丹入山尋大藥披莽摘三芝靈泉共大嚼翟然蕩遺塵漠爾忘寥廓披霧見青冥翩翩下玄鶴

歸田園居効陶體

丘壑本素懷何乃歸躊躇秖爲適親志未遑成隱居奇

窮絶世緣散髮還故廬里宅侶囂塵南郭猶荒墟衡茅姑草草版築寧徐徐雖無一畆宮容膝儘見舒學圃仍舊畦學農問新畬三徑望已奢樓臺分所無花木新栽蒔歲計定森疎所須松與竹琴尊藉有餘身外百年事浮雲意漠如

志警

夙昔謬遠圖觀化遊中區狂飇搖陸海芒昧失川塗此來孰使然無乃魔所驅滯淫以蒙訴溫飽非所須長往以明志寧疑山澤臞

其二

世網不自決壯心終不老撇波與蒙塵休舍悔未蚤濯髮于洧盤貞素終可保善養親所安牲鼎安足道琴尊暢餘生西室恣幽討何如當路子水火煎懷抱

擬古

孤松峙寒崖亭亭自仰俯根蟠石脉穿不着崖下土高標掛雲烟密菹宿風雨幽托非人境不受樵牧侮寂寥落松花獨爲偓佺取

讀蘇弘家讀史韻言

史評千載下是非多唯唯詩亡三百篇風雅亦靡靡誰能擅三長用之寄四始詩史杜少陵史詩弘家氏衮鉞託咏歌微言標厥指嬓懸備興觀高調驚里耳篇什無繁稱天常闡國紀讀之風穆如騷客未易擬

蒼雲崖

開山自何年達摩渡江處頑石何瓏瓏立臥或蹲踞默默若點頭坐對超玄箸寒崖自古今蒼雲或來去

劉生

五陵鷙遊俠千載慕劉生片言不自食一劍無留行許

史不足齒金張猶借名但令意氣愜何論身命傾九京
如可作感憤自能平

玄居集卷之二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玄齋沐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七言古詩

阻風賦風波行 以下旅言

客子途窮何迫蹙百里江頭五日宿天行逆氣轉蓬龍
波起塵飛山拔木崩雲屑雨擁天哭倒海排山驅旆旌
舟藏一壑似浮漚宗子雄風爲書縮如此風波未易平

世事陰晴相倚伏但使中流如意行莫向津頭歎淹速

汝上雨中 彭城草

昨年此路去秋雨濯紅樹今年此路還春雨肥青山雨
師何意相凌逼此路去還雨相值卻因霖瀝歛飛塵日
汪秋容與春色春色秋容同不同濃淡相生造化功緩
行認取濃淡意濡轍未云行路窮

題彭岐陽畫馬圖 粤遊草

何人墨妙圖龍馬精工不在江都下相別三蠃與五駑
鋒稜瘦骨神爲寫玉削玄蹄雪暎梢素支氷裂沫流赭

浩歌行

天地生我應有寄我生勃勃風雲氣千秋青史不留名塵世浮榮總無味少年意氣鋭千秋弓掛扶桑賦遠遊蹄蹻欲逐羲和馭縱觀八紘意乃休黃雲欻忽蔽白日塵暗風霾前路失豺狼當道阻關梁長繩不繫烏飛疾十載風塵一夢間形疲無藥駐朱顏雲龍底事成蕉鹿野鶴何心寄觸蠻天地于我非偪側顛躋拂逆相循環我生有盡待無盡達觀富貴皆等閒回首可憐時已暮青山猿鶴寧相忤長嘯浩歌歸去來金銚山下漁樵路

白雲歌送樊致虛理刑淮上

君心清暎白雲秋君才高歷白雲樓我亦素心托同調登樓長嘯曠雙眸何物如人成聚散白雲回首空悠悠我滯京塵迷宦轍君臨淮水掉仙舟白雲送君過南浦秋水長天快樓櫓我陟屺兮瞻白雲行路方難歌杕杜海內知已遙相存星散雲飛自今古君到淮南訪古丘八公應與白雲遊山中叢桂風千載世事如雲都是浮

送江完素給假南歸

青雲縹緲君超越賢聲獨邁揚天闕袞職先分晝錦榮鵬翼南圖風六月吾鄉冊氣久不舒前輩芳躅幾代虛補天事業憑君手藉有餘光被草廬予媿科名先十載到處風波排陸海清曹容與可周身抗疏無端更開罪生平落落君所知昨今月且寧相疑鷄肋于我無足戀鳴鳳須君幸及時金風颯颯馬頭起紫氣七臺君暫止握別都門獨愴予歸夢隨君數千里

題萬竿烟雨圖贈楊似山 鄞中草

畫工筆底何神速寸管斜批成萬竹墨妙居然成化工生綃淡掃瀟湘幅个中生態何繽紛節外風神多隱伏籠罩濛濛似隔紗參差滴滴如新沐縱觀不必雄渭川

洼耳逼真寒嶰谷惟君高節共奏香剖竹久為清白族好德惟應識鳳鸞締盟只許同松菊七賢時復弔山陽十兩常看分濟瀆嘯咏何須問主人提攜到處開林麓篁有丘兮竹有孫君子之居恥為獨可容北海卜為鄰異日買山結茆屋

烏夜啼 白門草

暮雲片片暗城頭樹上棲烏啼不休思婦當窗停錦杼征人戒路拂吳鈎入夜悵疑驚寢處月澹風淒聲益楚

曉人何獨解冥機反占啼聲作佳語

采藥行贈陰九峯

道人市隱隱蕪陰九峯種杏成杏林施藥不用韓康價方秘寧論肘後金清虛滿腹天池水隔垣視病無淺深姑孰逢君今廿載入十二翁顏不改嗟予綺歲忽頹齡得失其中有真宰余自風塵一棄人半生落落始還真生來拙病非可藥縱君藥我不入脣惟是酒狂與詩瘦閑中刀七亦相親此藥問君何以劑長願月夕娛風晨君謂李生何太苦詩酒逃名人亦侮歸休只合老溪山

誰妬漁竿與樵斧善息銷聲愛景光玄關一竅調龍虎他年採藥訪名山肩拍洪崖話今古

五言排律

宵行 粵遊草

晚度空山道頻危阻且長當車連恠石濡軌失津梁嶺自冒間出人從暗裡忙荒蕪無鳥宿陰壑有燐光炬引烟嵐合風旋火性狂前驅如滅没躡影共張皇畏路人相戒冥驅馬失良嗟予何自苦守嘿反爲祥吾宗枉下史谿谷得周行

偕同舍集張惠安園觀牡丹 以下燕遊草

鞅掌虛春事名園喜共過幾番花信後一日賞心多錦幛周臺榭雲裳離薜蘿落紅堆紫砌新蔭沓青柯坐嘯駒移隙飛觴燕避窠香凝侵寶篆樂細節吳歌翠幙鶯聲囀朱欄酒色酡臨風憐綽約倚石醉婆娑夕照沉丹谷明霞散曲阿惜春行且止莫問夜如何

入鄴書車騎關公館 以下鄴中草

鄴下相看近勞人暫息驂僕夫爲色喜予意獨中慚眉皺非貧病神疲益負擔長途雖久歷機事總無諳刖足

已云再折肱寧待三憂危爲郤步忍辱似癡貪可厭同鷄肋猶虞視虎眈蓼蟲雖自苦鴟嚇見爲甘躍冶金還鍊狂瀾砥自堪迂腓官任左追古道爲南但保無虧玷寧悲久滯淹

亙居集卷之三

閩綏安李春熙皡如甫著
男嗣亙齋沐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五言律詩

同鄧存宇觀石門澄心寺 以下姑孰草 初任太平司理

石門遠人境躡屐共幽尋白日千山靜寒雲一逕深壁巉松瘦影磵小玉流音坐息塵勞念泠然物外心

其二

漸入招提路逶迤隱石林村烟墟十里巖樹綠千尋淨

土傳燈火清池照月深無生誰與證空自說澄心

度歙新嶺 黄山容成峯爲黄帝問道處

古歙開新嶺何年役五丁人多緜提徑誰或厭吾行足下峯巒盡雲邊轍跡平逍遙別有路還與問容成

度寧國新嶺

四塞無岐路崇關一線懸前驅人似鳥半壁石生烟瀉崕飛影藤穿樹倒眠暮秋風景澹愁絶倚山巔

績溪蚤發

蚤發銜寒霧村莊半戸扃帶浮一水白屏凌萬山青鳥聲前旌散狐奔野草腥履霜應自念畏路莫常經

黄山日暮宿望仙鄉

促馭與爲饒璠巒插碧霄牛羊村欲夕鷄黍主相邀野俗風全古仙鄉望不遥更闌松月白清籟若聞簫

苦行

歲事如流去輪蹄四度春險巇成舊識寒暖並相親有劍愁山鬼無舟問要津皇途應自泰未敢厭風塵

度羊棧嶺

嶺出羣山外盤盤跨衆峯泉飛巖自雨樹嘯壁常風陡絶非人境幽沉隱寺鐘天都應咫尺竚望白雲峯

其二

羊棧纔離險迴環九里灣坂危峯頂出澗絶石牙潺林集幽禽語春分野卉殷平疇低入望猶隔幾重山

蕪陰寒食

春色歸將半鶯花幾日晴泥塗濡客轍寒食望蕪城朔雨青山暮煙波新水盈此中無火禁予飲不忘冰

句曲 以下旅言

句曲原如砥秦人鑿北阬不須金厭勝終自玉名京王
氣誰先識宜機代幾更姤痴爭造化古道至今傾

日食

四月逢天變孤臣值道窮有身棲草野無地效葵衷書
掩疑豐蔀氛侵豈白虹誰承災異對爲戒日方中

謁鄭一拂先生祠

世界郗揮却先生超世塵清風供一拂古道見全人宦
跡功名薄遺祠俎豆新高蹤雖共仰瞻拜獨傷神

其二

不負君民意寧爲師相嗔監門千古誼編管半生身世
喪心徒亦官貧道始真清名留白下山寺讀書人

帝王廟

震世名空在乘龍位久虛一堂同揖讓異代見乘除歲
月遥爲遠乾坤漸與疎春來無定主草色亂丘墟

宿滕陽驛

炎路殊疲甚猶分夜氣凉樵蹤風掃榻亭白月飛觴碧
語秋聲切花陰晚色長中宵坐閑寂塵累澹相忘

寄毋以下彭城草時補徐州

謫作前年別寒江一鴈飛那知遊子淚吹落逐臣衣播
蕩身無恙晨昏念忍違春風虛兩度無計遂言歸

其二

遭時旣不偶將毋空未遑畏路春無色愁城日有陰雲
添千里望天與十年忙夢斷關山月烏啼夜未央

被謫之官

仕路真成畏行惟不失馳津迷誰與問數定未嫌奇璧
世終爲薄微天亦僻欺初心猶恐負吾道自委蛇

除夜同李懋若徐效虞分得枝字

天地皆爲旅行遊各有時卑棲憐共調俠骨耻無奇世
累深杯盡年華促漏移隴頭春可問不必向南枝

逍遥堂夜集贈別陳南屏堂爲蘇長公舊址

曠擬竹林宴清分松下風不因官況薄猶自洒人雄岐
路悲吾道虛堂憶長公逍遥今夜月應與古時同

代庖

應世慚機變沉淪秖自吁一官聊委吏五斗薄侏儒巷
議飯寬政官評督猶逋催科甘任拙萬井正荒蕪

雨中望雲龍山

春事何關涉天涯靡定蹤東風飛石燕朝雨暗雲龍草色無邊綠遙心是處慵千秋籠外鶴寞立白雲峯

郊行

假復尋春事晴開野望平東風何自怒萬竅各爭鳴草吐青絲色烟含古道情村人相告語旦暮見河清

河工 時予有石堤之役

歲挽黄河力河應不怒流金錢堪砥柱人事豈浮漚津失飛塵地山移六鑿舟宣房成築後千里白雲愁

其二

河水全東注彭城最險要五丁驅白石十里翼黄楼民可無魚驚予寧任馬牛且宵行築者毛盡負薪裘

母誕辰

薄宦三千里慈顔六十餘有心分喜懼無問慰門閭春色懸斑綵閒居羨板輿可憐身世縛空自愛吾廬

誕辰

屈伏龍蛇歲蹉跎犬馬年孟陬回北斗親舍隔南天朝夾彭山靜春寒黍谷偏四方安所騁孤矢壯心懸

得母信寄衣 時予疏請改教不報

陳情稽吏議逆旅得慈音宦況輕如紙家書重抵金昏花將老眼潦草寄愁心縱有平安字持緘淚滿襟

其二

魂斷天南報門閭引望長親誠安苜蓿兒忍馭羊腸駑緩難爲策幽貞亦自芳升沉緣趙孟寧敢逆顔行

其三

辜負原縫線仍煩遠寄衣心長愁引緒髪短苦聯機匪澣應憐舊更新詎忍違泥途容振袂製綵且言歸

歲暮兼行歸省不及 以下粤遊草

不就北征賦間關心事違白駒將脈去烏鵲急南飛愁待寒宵永行先曉露晞望雲朝復暮千里淚沾衣

初三日發九江道中

幽峽喜朝躋驂同嶺樹齊雲開山有徑春早鳥先啼黛色環匡岳寒流帶虎谿翛然懷古意獨嘯石橋西

重過豫章悼夏中丞

章江重問渡懷舊淚沾襟恐聽山陽笛誰憐澤畔吟龍沙風欲落劍氣夜爲沉獨有長天色猶如當日心

紀行

一

修謁驅車急南行馭火龍洪甸通粵籍千里問鄰封積
雨山成壑先秋草聽蛩蒼菘魂欲斷烟鎖幾株榕

其二

餐授遽靂晛郵程引望長遠村難乞火新月忽含光溼
氣時添雨炎風夜未凉十年艱仕路猶自闇行藏

其三

竟日疲長道黄昏江上舟蒼山冥合色白水暗分流海
月開殘夜天風逗素秋勞生誰蚤息泐渚有眠鷗

其四

行急偏逢渡山陰早欲昏火馳三十里犬吠一孤村山
鬼椰榆處征騎斷續魂暫棲亭四壁情景不堪論

還珠孟公祠

義烈傳三葉先生振素風雩兗旌孝婦耳澍格玄穹惠
澤流氷壑恬心槃桂鞛扁舟乘夜遁今尚憶冥鴻

其二

高謝二千石躬耕老會稽明珠猶兎礫朱紱亦塗泥恭
復其時矣幾先自鳳兮諸賢濡血日名孰與公齊

宿那暮營

亭舍懸孤壘停驂夜色中無村傳旅食有樹送寒風對
客啣杯淺憂時說劒雄嚴更悲鼓角猿嘯萬山空

吳山道中 以下燕遊草

行未二千里舟車一月間郵籤傳臘去津樹報春還夢
豈迷焦鹿身猶競觸蠻正深遊子念風雪阻吳山

渡京口

萬里開天塹三山砥末流毒龍貪作窟奔馬妬行舟有
客懷宗慤乘風謝石尤欣逢天宇霽瞬息度瓜州

望金山

山脈非金鑄江心有玉浮香城涵泡影寶塔載虚舟繡
石驕人墨丹霞蜃氣樓奴高臺上月應擬廣寒遊

宿大椰驛元宵前一日

驛路千條柳蕭疏春未歸環滁山欲盡宿樹鳥孤飛村
市繁燈火兒童競綵衣客心懸子舍對月惜光輝

彭城感舊

昔年從此去風雪滿桃山行橐寒吹劍歸鞭夜度關天
長愁歲暮心遠怯時艱五載飛蓬跡回看駒隙間

其二

牛馬名堪任風波懼轉深常將弔古淚聊遣憤時心
地都無恙同盟了莫尋倍增今昔感立馬駐山陰

其三

鶚肋寧堪戀雄心已漸灰升沉明作弄歲月壻相催用
世旣無補勞生空自摧冊秘何處覔不必待吾衰

秋感

策足慚高步還爲曲僻迷直前應遇坎難合自成睽窮
技疑鼯鼠雄心係駃騠星奔驚節序大火又流西

其二

愚戇譏捫舌冊心秖自憑修名何以立從善豈如崩有
夢隨征鴈臨風憶季鷹未經霜節至百念已先氷

其三

周道原如砥世趨何自傾顧瞻懷古意慷慨觸今情討
日刀環動占星劒匣鳴燕山蛩蕭瑟愁聽暮砧聲

其四

逸氣同秋杳所悲爲衆芳蒙葹紛浥露荃蕙怯逕霜吟
澤人憔悴懷廬徑久荒遠遊乏資斧璦靡以爲粮

其五

鸛旅季過半蹉跎秋已中闗山遥遠信宦况冷西風道
不妨三黜支難遂五窮清宵憐落魄明月滿窓櫳

就選以下鄴中草

旅困無歸計逡巡再就銓自爲司李日已及破瓜季秖
惟風塵相非關雨露偏平生甘寂寞無色向人憐

其二

鵷序多同輩鴻逵半後生如何頻鎩羽猶獨啄空城寥
宇還堪托虛弦不自驚且分銅雀硯鄴下續詩盟

其三

一官更幾郡南北歷風煙客訊添顏甲旁嘲謝力綿蔦
蘿無慧劒棘軸失歸鞭惆悵太行麓鹽車未息肩

其四

世道雖非古吾官卻是初不應忝禮議只合老刑書調
適全居短持平獨有餘寸長如小補未敢視蘧廬

荅客

憤時因遯戾懷古託空言獨徃疑孤僻同流厭衆喧致
身惟一念報國豈分門天豈蒙蒙者寧將未定論

憶母

閩山雖阻隔鱗羽未嘗稀不得慈闈字懸知心事違臨風傳口信每日望兒歸嚙指相關切憂忡淚滿衣

自嘲

妄意譚時務冥機似覆醯張弓名樹的習坎善為谿落寞嗟林鶴虛憍愧木鷄皇塗堪再蹶此道不容迷

自解

實地無容假虛名不足誇空囊留珮劒浪跡信浮槎臣力猶堪效君恩未有涯賈生雖痛哭淚不灑長沙

過馮唐故里

當年非宦達千載未沉冥白首淹郎署丹心老漢廷雲中還舊守天外暢皇靈李廣空飛將推能媿衛青

抵鄴之次日組兒緒兒至得母手書并寄衣兒緒初名

組不省玄初名緒

母信無多字持緘欲奮飛只言吾已老屬𢭏子將歸畏路身宜晦寒門祚正微恐予中尚熱冬寄夏時衣

其二

組兒猶勁健緒子最文柔不是心㝵切郵堪道阻修湖山青入眼風雪冷無裘省覲還求友艱難亦壯遊

其三

父子情猶繫何堪母倚閭老年偏淚眼無日不愁予用世身無着承顏歲益徂北堂頻作夢纓解敢虛徐

汴城遣僕南歸

一書緘旅次遣力慰慈親屢困猶羈籍須時未乞身左遷非夫職缺養豈為人無那關河隔傷心托羽鱗

其二

在昔雖淪躓猶能侍笑嚬今官仍復屈子道併難伸私計為脂轄殷憂尚臥薪柔腸時寸斷拭淚暗沾巾

其三

臨緘言不盡萬緒亂如麻寫恨心幾嘔馳神字屢差窮冬愁雪阻匹馬怯途賒去去為焚祝行人早到家

自蘭陽渡河

自濬蘭陽後黃河直走東懷襄終古患塞決歲時工禹績原無事宣房謬有宮金錢空委壑因導得無同

組兒至鄴予隨以修謁出還署又以家信促歸悵然遽別

天涯方聚首修謁又驅車數遊情難既相憐[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

何睽四載復別在旬餘阿爻方奇峩兒曹豈自如

其二

書劒解還東征衫抖舊塵渡河南去路前日北來人兒女非今淚關山風雪身我心先爾往觸處共傷神

七夕

天上無機事人間自巧心女郎猶詫異詞客亦狂吟守拙誰云古繁文昔厭今平生慚乞字只合久湮沉

過葉縣 有孔子問津處

陵谷雖云變猶遺先聖蹤前津不可問古道更誰從世

網驚仙鳥風波起晝龍感懷遊已倦憑軾愧塵容

過博望驛

奇功開絕域封邑屬南陽驛道分荒甸輿圖志漢疆將星猶隱映槎海外蒼茫懷古悲時晚孤亭寄慨慷

涉歷宛屬

意嬾嗟千役猶疑博吏名郵鐵傳蚤夜胥吏亟逢迎文法真堪唾風謠却繫情勞勞身轉徙肝膽向誰傾

其二

傳舍寧堪戀頻行亦悵然探奇多錯過讀志每留連轉盼都陳跡牽心總妄緣葛藤需慧劍空自倚龍泉

其三

驅車將兩月轍跡遍南陽分野連荆豫兵防盛漢唐覩風多寂情弔古半荒涼惟讀循良傳從來重此方

昆陽北發遇雪止闍寨亭時方祈禱

瑞雪憐歸騎飛花撲面迎問津寒迸水迷跡暗襄城田畯方奢望征人未苦行一尊當栗烈亭舍亦孤清 襄城爲七聖迷途處

襄禹道中大雪

倦羽思南去憑誰賦北風心寒先雨雪身病苦飄蓬溯氣連關塞秋雲絕雁鴻所嗟遲遠覽空自滯泥中

其二

六出尋常事祈來侈化工連天成混沌何處望中嵩烏鷺誰爲白朝昏氣盡濛前塗憑老馬亦復失西東

雪途大風連日

終風何作妬不許一褰帷倚軾修空觀憑虛聽萬吹宦情同雪冷歸念與雲期長駕終休舍迴車斷不疑

雪霽窰店早發

凌晨占霽色玉樹闘芳妍漭漭看無際蒼蒼未有天平原吹白浪去馬度輕烟一幅水雲畫精神過輞川

榮澤阻風 不能渡河者二日

風伯深相念爭爲王道留宗生疑孟浪蒙叟愛虛舟積雪凌明月寒光照旅愁占風頻問夜冷透敝貂裘

渡河

風色不相假吾能無渡河有司修禱事津吏戒輕舸雲水遊泓岸黃流溯白波舟人齊擊楫絕險等閑過

宵行

平原頻促馭遠樹落斜陽併食時猶短兼行路轉長地凝沙上雪劍冷月中霜解驂當丙夜行徑爲誰忙

何當行 以下白門草

天地存交道彌漫聲氣聞柰心惟吊影樸意欲移山報國功名薄捐驅意氣聞何當管鮑後風習不能還

柯譔伯林中庚過衙齋雨中小集酬譔伯韻

有客懷璠韻相將過草亭霏談迎氣爽時雨度園青酒薄難成醉杯寬肯獨醒炎塵都洗盡蘭室有餘馨

招友人叙潤得秋字

語不及辰事無庸咏四愁花迎玄塵哭觴引碧筒浮林木會心處香風入韻幽水心映朗月朱夏似新秋

其二

余擬歸來賦君無汗漫遊遠心虛五岳一榻直千秋初服還荷芰餘生寄壑丘相期何處好青壁有寒流

饒文昇惠蘭二本花爲盛開其山居予曾假館寄題致謝 以下歸田草

結宇仙壘畔塵清得地偏緣山斜入谷豬水暗通泉花鳥經題處林塘尚蒡牽蘭畦分雅味相對意悠然

玄居集卷之四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玄齋沐較

邑後學徐時作鈞亭重訂

七言律詩

祢遣江南礦使 以下姑孰草

內降從天不復還雲昏王地切痌瘝夜占多少金銀氣
日見縱橫虎豹關聖主有音全赤子撫璽無計保青山
只今封禪爲長策泥簡應先首地頒

秋日登月盤望大江時聞播警

江上册楓點素煙望中消息壯心牽巴川聲阻相如檄
采石誰尋太白船息壤謾誇西竟險欃槍忽射夜郎天
開疆不是清時事遠馭何勞馬腹鞭

黃山

岩嶤橫絕白雲顛共指前峯是聖仙仙馭未知何處去
鄉人相望至今傳丹成石髓多抽笋藥鍊山頭盡吐蓮
百里煙霞標異勝不容塵世寄桑田

癸卯九日同何武莪登匡廬宿天池寺

清秋乘興問匡廬山靄晴開引使車披破霞從天上散
躡將雲靄步中虛東南峯落千支小吳楚江分一帶餘
兄弟勝遊同九日百年佳事自堪書

其二

天池大地一叢林信錫飛來萬壑深法界有靈垂佛手
寒泉不住證禪心塔懸日景空無着石閉山門隙可尋
仙跡蒼茫何處訪白雲千頃護碑陰

其三

竹林未敢辨虛真松路青霄隔世塵天半泉聲疑帶雨

秋深鳥語似啼春文殊臺上參空相舍利巖前晤色身
坐落斜陽千嶂暝夜深還喜近星辰

其四

凉月紛紛山漏稀禪棲寂寂佛燈微半生幻境身知驗
一夜空門夢暫歸石磵松風侵客枕曉鐘僧梵發清機
峰頭徙倚觀東旭光散煙雲滿地飛

訓姑孰徐山人見慰 以下旅言

盧舟苦海任浮沈俠客情深話別襟謾恨蛾眉來女妬
肯從蝸角逐朋淫荆山抱泣非爲玉燕市長鳴不羨金

公道至今還在野謝君嗜以短長吟

清涼臺懷古

高臺四面俯全城風景清涼雨後晴何處離宮曾繡柱
空餘梵宇舊雕甍六朝一息江流去萬刼三春野草更
勘破有情休寄慨浮生只合與鷗盟

雞鳴山憑虛閣午望

高閣憑虛客坐清午風松路聽蟬鳴地偏咫尺成丹谷
望引東南半帝城萬頃波橫天外色九重宮鎖日邊情
聽雲遊子應無賴獨喜鍾山氣倍明

同陳季立董崇相謝志尹集雞鳴寺

宦味羈情興共狂登高懷古盡壺觴臺城好佛終為寺
芳草知春不記梁新植松陰移日午舊時蘿月吐湖光
朝昏變幻成今昔且對斜暉醉鶴觴

贈徐山人歸姑孰　以下彭城草

千里情深雪夜舟引杯看劍失窮愁風塵寥廓懸青眼
歲月湮沈傲白頭有舌莫論天下事空名原似水中漚
綠波碧草難為別何日相携五嶽遊

寄陳季立從匡山還金陵

金陵別幌隔三秋一劍隨君護壯遊屐躡飛雲廬嶂外
舟還載月石城頭淮南吏隱憐芳草江左浮名付白鷗
郤笑數奇同李廣頹然空羨醉鄉侯

黃樓觀河工告成

黃河復挽自西來勢湧三洪一望開天以舊觀還汴泗
地將新漲挾風雷頻年幾屈波臣策大力誰分水脈回
予比沒鷗為志喜登樓清嘯獨徘徊

子房山

中原逐鹿共揮戈劍指河山結網羅天啟赤精功自倍

人稱黃石算為多雲龍久已墟炎祚風鶴猶疑和楚歌
一片留城懸漢月夜深無語照滄波

飛來寺為蛟水所蕩沙石填委志感　以下吳遊草

空山禍水自何來象教降龍安在哉沙豈恒河流鹿花
石非精衛徙蓬臺人間幾處成桑海佛法無邊亦刼灰
悟彼飛來竟無住莫將成毀妄相猜

寄訓鍾初宇公祖

十載牢騷負舊知下風寧許振霄儀誰言古道官非拙
肯信今緣數是奇石室琴尊慚北海羅浮春夢悵南枝

吏情落落成孤陋别調那堪問子期

即事

合浦迢迢入海隅平原春色引前驅荒丘幾處芃禾黍

昨日千村罷禱雩壁壘雲屯爭蟻食飛芻星急責神輸

龍門秋落霜風急一鼓河洲好息桴

張遊戎招海角亭楊副戎同集

亭懸海角亘南邦水竹秋清瞑入牕逆旅江山茲第一

相逢國士若爲雙共横長槊劼詩敵先拔旻鈎淬酒缸

指顧萬山成白骨應開一面愛先降

再登海角亭

行旌猶自滯天涯野望翻令思轉賒病骨可憐蹤絲蟻

羈情無意問黄花西風曲岸吟殘竹新月前溪照白沙

搔首不堪愁欲絶海天何處覓仙槎

望夜集浮碧亭

徑入蘭皐地自偏小亭浮碧鏡中懸芙蓉隔岸寒秋色

篠簜環江濟夕烟舟載蘋風湖水白杯承葭露月華鮮

凭欄共醉清虛境遮莫更籌已四傳

重遊浮碧亭憨公在坐

重期幽賞醉嬋娟三島雲迷意惘然眼底陰晴應變幻

客中行樂自因緣林泉作想猶濠濮煙雨堪圖似輞川

觴政不妨禪味靜月明中夜更留連

舟師正搗賊巢値當事者被議撤兵

孤雲極目夕陽斜關念西師路漸賒客子歸心馳驛騎

日南生意見梅花旌旗寂寞山中壘烟水蒼茫海上槎

未斬長鯨兵遽撤將臺無乃負高牙

喜得嘉論之捷 嘉論山孤懸海中石骨削立如劍戟周遭百里玲瓏怪險渠魁窟焉蓋從來未受兵者

攙槍一夜失南溟石壘氛開島色青劍戟拱空憑地險

豨蛇從昔逋天刑飛雲棧櫓驅龍戰昏雨山濤帶血腥

獨惟武功時欲諱標奇不屬孟堅銘

桂林李懋若别駕原爲徐州司馬余謫籍共事至

雖也别三年會羊城往事驚心賦贈志感

寒風吹劍别河濱欻忽三年夢裏身月到雲龍尋放鶴

波横汴泗記迷津覇圖共弔千秋淚薄宦猶憐五嶺春

三峽九疑君莫倦武夷應咲未歸人

錢塘立春 以下燕遊草

朔氣侵人萬木凋湖山有貌未蕭條喜逢春色回天目
暫泊江門聽海潮歲月相乘悲代謝乾坤何處賦逍遙
一樽聊洗風塵色清思依依寄六橋

京口驛

京口津塗接大川藏春舊塢望中妍金山鰲峙三都地
鐵甕城分萬井烟月冷驛樓悽別恨風飄歌館沸新年
明朝始盡江南路信是長安在日邊

贈徐厚源守夔州

清郎新拜玉麟符夔府開河控蜀都官列諸侯城白帝

疆分八陣帶雄圖波恬灩澦迎仙鷁日麗寒山暎玉壺
工部草堂堪共語宦情詩興未暌孤

贈陳心誠謫浙江郡博

相看嶺海歷風波把別都門恨若何世險不容人利涉
鋒稜寧許自銷磨故疑白眼知心少卻信玄門問字多
暫醉麻姑山下酒升沉容易隙中過

贈張仲慨年丈守徐州　張舊爲滄州守

重分虎節古徐州紫氣雲龍日夜浮覇國河山原是楚
君家茅土昔封留只今鴻澤憐新集竊附棠陰慰舊遊
渤海循良應有譜豈容燕子狎歌樓

送董崇相給假南歸

臨風攜手莫相從矯矯雲鴻海上蹤我信宦機甘失馬
君將古意學猶龍深交不用嵇書絕獨往寧憐阮路窮
異日金鏡能過訪披衣入十二高峯

贈楊瑞鍾　楊幼讀父書稱奇童

悠悠何處問津途須友同舟歲月徂奇数我猶欺石虎
玄文君已老童烏交存古道元傾蓋名薄時流只守株
二十年來分世局幾人好手擲樗蒲

寄壽楊見鶴兵憲　即瑞鍾尊人

帝城疇昔幸登龍高謝沉冥北海蹤沂水瀲流人自遠
玄門問字日過從九邊無夢馳驄馬五嶽何心任岱宗
解得長生惟自適翛然一鶴侶青松

九日集西園餞李斗冲奉差歸南州

相覯同舍挹蘭芬酒酌黃花又送君九日西園深醉月
長天秋浦獨停雲楓宸露湛分行色龍匣霜寒拭斗文
符握玉麟應不遠鴈行從此嘆離羣

九日

宦情覊思總堪嗟潦倒沈㝠負歲華萬里鄉心牽白髮三年客淚墮黃花龍山弔古時猶昨燕市悲歌意自賒好把茱萸浮大白春明此别是天涯姑孰有龍山落帽處

又贈友人

故園有菊爲誰開逆旅遥憐借舉杯世路驅人同作客風塵何處一登臺身將去國寧如梗志不依炎未遽灰但說鄉山奇僻處飄然隨欲賦歸來

附贈端州父老

當年爲理竟如何三尺持平敢自多水飲貪泉應不媿

山娛端石未爲頗冊砂無分壽勾漏銅柱空勞弔伏波不合有心要淑問至今功罪尚傳訛

其二

懸知幻世似浮漚孟浪何曾擬兒投有力自能移大壑無情未敢信虛舟官評不盡歸廉吏巷議終難負故侯石室三年遊幾度此中罪過是風流

辭朝

長樂鐘聞旅夢殘衣裳顛倒夜將闌三年漢署尋常度一日君門萬里看死樹驚秋氣瑟楓宸烟鎖曙光寒逐臣報國知何地太息無言策治安

訓李伯襄太史

寥寥古道不成乎孤往行行再失途抱景有心憐匪石嚮名無意任還珠風騷未許聞三籟波蕩惟應問五湖仙客何緣最相惜媿將微尚附高衢

與李伯襄語次七星巖有堤湖之議未果賦此

名勝因緣托宦遊星巖結想得端州登臺風月觴狂吏枕石漁樵狎醉侯翻恨移官輕作別却遺幽事未全酬渠成有待瀛洲客古洞奇峰浸碧流

贈日者

昂昂獨往厭時趨奇蹇虛將綺歲徂未道十年頻左謫還堪六月再南圖參稽往事知成數疑信前驅俟合符聊借高譚爲皷勇風塵不易老狂夫

讀黃倬星太史集庚戌初夏陪黃太史遊七星巖登寶月閣是日予得量移西曹之耗泊太史入都予又外謫讀太史集中有紀遊詩感而賦之

琴尊曾與問巖阿人望仙舟聽棹歌墨繡苔紋尋北海霞流島色暎汪波嘯呼脅崿神偏王句落人間石不磨回首勝緣難再得思君亦復隔天河

其二

傑閣凭臨俯鎮城嵐開北嶺午風清平蕪日落吹芳杜極浦波浮接大瀛佛地醉訶留寶月酒醒雄逅落長庚當時喜氣今安在失路還憐阮步兵

詶張澤耀太史扇頭詩以下鄴中草

惜別殷勤慰謫居謬嬰時網總狂愚一官鷄肋寧將毋三駕駑駘總故吾謾道鄴中詩有派不容燕市酒為徒月明銅雀懷千里獨咏南飛遶樹烏

次壁間韻志感

潦倒風塵十六秋一官堪厭又從頭生平自懺惟修砥宿業多磨敢怨尤少不如人今已老世希知我復何求中州風景耶相問五嶽隨圖束蒯緱

豐樂鎮

東弱荒原古鄴城當年霸國亂爭衡登陵水咽悽紅粉講武雲愁恨甲兵夜月飛烏窺漢樹壯心老驥為誰鳴奸雄一死無生氣疑塚初成業已傾

銅雀臺

銅雀臺前漳水東漳流橫溢雀臺空繐帷冷落鮫人室舞袖飄零楊柳風亘望太行蒼翠臥幽尋鄴記草萊中春光不到繁華地花鳥何曾識廢宮

西園

鄴城何處望西園魏事興亡不足論八斗才憐雄七子一時名忌出諸昆風流飛蓋空餘詠勝蹟登臺僅有村獨感洛神懷舊賦年年芳草憶王孫

詶伯和宗族

詞客相逢晚合簪謬推雅道有餘慚鄴中懷古才非七柳下同官黜已三大隱未能驅俗駕小蕺堪借理清譚

王孫新句傳芳草風調千秋始二南

臥龍崗謁武侯祠

漢家事業正支離雲雨蛟龍惜後時筭勝自難移定局噓炎耶以杳深知山河力盡功分鼎日月心懸表出師餘根九京惟正統至今青史已昭垂

集順軒宗族北園

北郭山庄帝子家春風十里杏初花幽林覓徑餘寒色繡谷含香長嫩芽墻結薜蘿分翠錦樹開蕻桂鎖青霞名園不盡留人意洹水韓山月可賒

題竹居宗正鶡適園

會心何必仲長園紫闥青雲雅道存閣以蔡華供外史
草將書帶戀王孫弄簫簾捲緱山月掃石薮開北海尊
小寓逍遥題鶡適侯門爽氣自朝昏

福森田寅文招洹上泛舟續遊竹齋園餞別

修竹情深續勝遊尊開洹曲泛輕舟岸吹柳浪風恬午
座暎花潭水似秋藻景河橋歸夕嶂桂輪滄嶼入林丘
移觴永夕猶依戀南浦旋看道阻修

過商丘顔瑯琊見招話舊志感

清暑相將契分投因緣同舍誼同舟可堪蘭味成萍跡
猶記瑤華折陌頭月夕烏飛棲鄴樹春霖鹿駕沛商丘
白雲聚散誰無恙夢斷樓空萬里秋

詶成皐王送別南村先招同董藩相飲臥吞亭

慇懃折柳出南村花月餘醒昨臥吞春色幾枝留芍藥
香風滿座襲蘭蓀離亭修竹憐孤韻玉水清波照別尊
有客梁園非寂寞江東雲暮獨銷魂

詶藩相董汝登別言用韻

長裾君獨曳王門授簡風騷振兎園盟續建安誰執耳

弓慚伯氏偶吹塤離觴花下春光澹孤影枝南月色紛
自是小山堪吏隱江東猿鶴亦須存

詶蕙溪宗侯別言用韻

時從蕙畹挹芳英忘却長沙謫賈生晉代可能分語調
建安還與擬歌行看花有負傾河朔醉柳相牽繫客程
馬首欲南猶戀戀驪歌紫陌不勝情

符離道中聞唐存憶年丈行部懷寄 以下白門草

翩翩鴻漸久于逵巀采湖山獨息機不獵虛聲爭隼擊
肯張風力詫雄飛空觀世局平王道正色台垣護紫微

江北江南盈一水清風時許寄音徽

寄答來道之寅丈

蒹葭極目白門秋作賦登高憶舊遊雲署只餘梁月夢
山陰空擬剡溪舟獨知有契憐冊愫三立無成嘆白頭
弔古六朝烟草外憂時涓滴付江流

秦邀孟若木孟斯盛徐爾禎葦中石年丈遊清涼
寺

何處當年避暑宮翠微登覽古今同鳳飛臺廢餘修竹
虎踞城高嘯大風冊氣望開浮鳥下暮雲心遠鎖江東

憑陵未盡騷人興悵惘千山雨色濛

送孟晉醇還朝

官分璧府出承明吾道南來重鎬京學遡河汾今孟氏
教行槐市啓諸生延襟勝地千星象載筆騷壇吐蕙蘅
歸去玉堂天上遠可能清夢到蓬瀛

送陳心謙司榷杭關

寒凝春色未全舒二月梅花襲客裾人豔仙郎分使節
誰羣劇地筭商車舟虛陸海心何着酒買湖山興自如
遍採風謡應有疏東南民力已無餘

雨中觀異蓮同聖初仲嶶中矦分得朋字

蓮放奇葩似有憑客居蕭索爲誰徵樓臺暎日花千葉
杯斝臨風酒十升曉弄珠圓仙掌露雨翻香滴玉壺冰
杜門静對堪消日紀勝分題擬待朋

詶友人池亭小酌步韻

擁書抱膝度昏朝酌酒臨池興更饒嬴得索居辭襱襶
頓忘南陸鬱煩歊蓮懷居士詩無敵柳愧先生世自超
斡濟才賢應不乏吾生只合老漁樵

詶謝志尹步韻以下歸田草

浮沉世道變江河散髮還山自浩歌往跡半生都是幻
歸休一日便爲多獄遊不遂空負約蓬徑殊慚屈仲過
無恠杜門躭寂寞驚心滿眼尚風波

吳熙宇邀同諸君飲溪樓懷舊即事

回憶西牕剪燭時流光如夢暗中移故山舊識非青鬢
同社深慚是白眉潦倒引杯情不淺登臨懷古意猶癡
尊前咄咄風雷作漫擬驚人謝朓詩

南園初搆小樓謝志尹簡題見詶用韻詶之

數畝荒園闢小樓八牕山色坐全收會心不盡空中趣

覩化寧悲眼底秋詩畫晴巒飛白雪琴尊烟浦帶清流
知君屐跡無遺勝不妒吾生老此丘

中秋後一日南樓小集謝志尹謝伯龍有題用韻
賦詶

山中叢桂久相招卜築棲遲興自饒三徑初開全草草
五君堪詠未寥寥月波玉斝憐今夜人暎冰壺勝昨宵
數過杖頭錢可擲莫教離索悶漁樵

謝志尹招集蕖蘭館有作步韻

當年臭味托蕖蘭歲晚尋盟擬菊壇自愧醉矦全斷酒

翻憐病叟勉加飧坐消暑氣涵冰柱語沁詩脾飲露盤
漫及邊塵愁欲絕青山無恙且偷安

廖叔明見招仍移尊蘂蘭館謝志尹有待月之作

次韻奉和

重過山館轉相親遥夜清輝上半輪借地移尊爭是主
忘年跡節借為賓棋聲亭午風敲竹花影欄西月媚人
自喜酒腸今漸沁不妨觴政更從新

玄居集卷之五

閩綏安李春熙皡如甫著
男嗣玄齋沐校
邑後學徐時作鈞亭重訂

五言絕句

月夜登九華口占 以下茹熟草

行入九華麓片片煙霞集絕巘抱仙源石門流水急

其二

踏月拾翠華月涼花露溼清簫度霧谿杳然石橋立

其三

寒空山月靜徙倚發清詠絕頂數芙蓉盈盈照[illegible]

其四

入山湍幾更一梯傍天柱踏斷蓮葉露數點颮前雨

過毛遂墓 與孟嘗君墓相望 彭城草

客籍寄平原墓碑留古蘚未托孟嘗門相看烟草滅

啟行 以下邳遊草

風雨三江渡蒼龍匣內鳴天波清海甸何敢計陰晴

橋漲無渡止沙田亭

霽色開銅鼓斷橋留客駐亭上卧征車夢清松下露

荒土 鄴中草

人力苦不是土田空自沃誰爲疆理功荒草俱成粟

嵇侍中墓

坏土血應碧陽秋名獨青浣衣村有碣何似晋諸陵

崇化寺 以下白門草

一曲梅花水泠然豁素襟桃源悪隱德香蹟不能尋

綠水曲

柳淚方吹綠蘋風忽入秋只能移去棹不爲促歸舟

作蠶絲

儂家心獨苦日夜作蠶絲牽絲不得緒棼如無絕時

其二

理絲方得緒又爲旁手掣東隣賽女紅嗤我心如結

其三

織素空熟練工時所賤市値百相欺茜麻成絲線

其四

學織天孫錦力盡未成衣織成無所售蠶罷怨焚機

六言絶句

大柳驛次壁間韻

驛路既衝且險磨盤相望關山郵籤急如星火使節誰爲悠遲

七言絶句

過祁門度嶺 以下姑蘇草

地險山空月上遲候人長炬照征騎褰帷處處如清晝巉石當前不自疑

其二

路接祁閶未入垌停車坐對萬峯冥夜來不作風塵夢

樹在寒山月在亭

采石弔李太白

氣凌一世絶無援供奉何曾負主恩空着風流雙眼曠孤帆一片望天門

其二

流離九死夜郎還天地無家鬢已班卜宅有心同謝眺荒丘亦復傍青山

其三

風急横江未可行馮虛便欲駕長鯨天留不盡風騷意

非是浮生自拚輕

其四

青山芳草歲萋萋天上長庚只在西即使仙才還謫世
人情難道不排擠

其五

江東日暮共誰論旅況無聊酒一尊今夜酒缸空載月
可從何處酹清魂

廬山和陽明先生

九日山中無地主白酒黃花何所取踏破是高峯頂雲

莫使人間今日雨

其二

僧荷錫歸鳥鶯宿月在中峰雲在麓此境分明別一天
好倚雲邊結茆茬

其三

凌風高嘯文殊臺千峯萬峯煙霧開坐待仙人松月冷
夜深天際鶴飛來

莫愁湖早眺　以下旅言

曉色涼颸入畫樓柳烟荷露怯新秋名園多少銷沉恨
湖上人還字莫愁

道中懷董崇相

臭味相同只自知深言未盡悵臨岐可憐今夜淮南月
不寄餘情過董帷

坐月

枕上鄉山度萬重帷分窗月照芙蓉清宵不欲愁中度
起坐風檐聽曉鍾

送春

宦情世味共悠悠春色連天懶未收眼底繁華看不住

縱知春去也無愁

過呂梁洪　以下彭城草

呂梁之險險且平挐棡中流意不驚仙人幾見塵滄海
未道何年淺世情

九里山

九里歌聲散楚鋒八千無計渡江東喑啞不拔山前恨
荒壘蕭蕭草木風

過留城　留爲張子房封地今沉爲微山湖

五千編戶化爲湖何處留侯問故居不是魚龍偏作梗

地中豈有赤松書

過鮑叔牙墓志感

古道悠悠俗盡澆誰還交誼薄雲霄長安陌上千條柳
折後殷勤總寂寥

王陵母墓

誰捹將母博封侯去就關頭一劍休忍死從君應不負
功成何必再安劉

掛劍臺

讓國翩翩萬物輕何須然諾見高情應知一劍如簞豆

益信延陵不好名

華佗墓

神醫五內可追蹤自捹頭顱解以金不破奸雄心上疾
如何錯下頂門針

過孟嘗君墓

三窟當年此地分空標薪碣久無墳可憐鷄狗皆爲客
狐兎于今不識君

望九華山有感 以下舟遊草

曾攜明月扣禪扃此日雲迷九子青禱地同遊星散盡
傷心不上望華亭

過潛山

芙蓉秀色峙雲端山後山前總大觀鶴去錫飛成幻化
白雲空鎖萬峯寒

初秋奉檄紀功從事欽廉賦征南歌

炎海西風動客槎龍門消息隔天涯南征不是勤荒遠
銅柱分茅屬漢家

其二

綢繆桑土失邊城陸海分兵擣賊營未道書生堪贊幕

丹心合浦映珠明

其三

銅鼓風傳海國秋星門劍氣夜冲牛懸知南日氛消候
明月清尊上庾樓

讀壁間題句

瘴雨炎風逐幻塵何如丘壑有閒身年年芳草更原隰
何處皇華識舊人

欽州道中

曠野孤征白日黃風謠氣候盡南荒逢人不必言征戰

只說天涯亦斷腸

欽州詞

蒼梧雲斷萬山連寧越孤城海上懸斥堠只餘荒壘在教人不信是南邊

其二

漢將樓船撤海壖龍門天自限華夷如何一夜風潮急吹落狼星總不知

其三

邊州一日作夷方寃血腥風染越裳寂寞蕪城生意盡

相看無處不悽惶

其四

衰草寒烟舊有村郊原纍纍未招魂吞聲嫠子還愁死幷日何曾得一飱

其五

近郊林木半成灰招集流移未肯回逃竄空山寧露處何堪賊去又兵來

題吳昌侯長白樓　以下燕遊草

玉龍寒霧散朝曦碧宇璚臺照陸離詩思相看清入骨不須天半見峩眉

其二

風帆簫鼓起中流津樹微茫獨倚樓極目懷人唯李郭暗然無偶泛虛舟

其三

黃河飛薄震三洪靜擬松寒萬壑風入夜流聲當近枕不妨市隱在城中

其四

掩映樓臺樹影疎千家山郭隱如無烟籠井市朝昏色

縹緲風前一畫圖

其五

片片飛颿度北津個中誰是五湖人窗窺如鳥空中盡時咏滄浪理釣綸

其六

雲蓋塵清一碧空銀蟾飛魄正溶溶東瞻翠巘如秋水人在西樓鶴在松

戲題童子山小景

分明掌上繡芙蓉丹谷蒼巖曲曲通山自有靈堪指使

當年何必笑愚公

恭祀山陵

黄花古鎮接昌平霄嶠雲連擁帝京王氣千秋横紫塞
佳城還自作長城

其二

九陵盤礴駕蒼龍水瀉銀河削玉峯御輦不臨宮殿冷
西風萬壑嘯寒松

其三

山漏初聞九殿開衣裳顛倒預恭陪中天月色紛歸騎

白夜青山首重回

題高保山房

衕門静掩水雲深青壁卅崖寫素琴千頃汪波推叔度
高山未許有知音

過廣武山楚漢戰場以下鄴中草

廣武山前没舊蹊當年戰骨久成泥黄河欲洗千秋恨
荒壑浮陰水嚙堤

古夷門

信陵矯命狥平原更累如姬負主恩救趙得符終遜竊
誤人臣節是夷門

青陵臺在封丘

宋王獵色枉張羅連理枝頭鳥自歌千古青陵臺上月
濁流分影亦揚波

河北道中

王屋天門共莽蒼松風泉脉洞天長塵緣未返尋真路
只認浮雲是太行

甄后臺

塘上傷心委玉塵新恩原負舊時人芳魂斷不留漳水

應有因緣作洛神

王喬墓

洛中飛舄五雲端太史機心落羽翰卻恠玉棺天上去
還留斧埕地中看

子陵釣臺在南陽

清水桐江一釣絲雙臺兩地峙坤維故人不許同魚水
正在春陵共學時

棲霞虹橋白門草

松露寒濤萬壑風披襟佛嶺世緣空懸崖撒手看三界

一喝江天度彩虹

燕磯佛壁

何年玄鳥結星精化石江頭護化城王謝有堂都不入
忘機只與白鷗盟

聞遼左喪師以下歸田草

年來烽火接東陲祕密戎樞總不知但說四邊徵調急
驅人闖外刻師期

其二

神京藩衞重三韓碁置星羅久治安戎索不知誰失馭

玩將夷孽掌中看

其三

當年貢市本羈縻四十年間靜鼓鼙却狎犬羊無遠討
甘言謬信撤藩籬

其四

先憂無復計苞桑圉豢豺狼燕處堂中外材臣零落盡
眼前無事不張皇

其五

無端平日自驅除功簿常翻作謗書縱是將臺懸鵲印
也疑文法共趑趄

其六

應援諸將駐關頭山海雲陰結陣愁廟筭邊籌無定畫
痴人夢裡說封矦

其七

劍賜邊臣出上方共誇經略老戎行偏裨未敢奸旗鼓
大帥無端踵陣亡

其八

殺氣先騰白日黃九重應念轉蒼蒼空煩温語傳邊去

春冷西風泣國殤

其九

夷氛方惡急長驅逆戰翻令主客殊閫外不堪頻喪辱
覆軍難冀贖桑榆

其十

組甲如雲一旦空遼陽老鶴哭悲風將軍不死無生地
收領殘兵若個雄

其十一

前年輕敵沒三軍敗衂今仍不可聞愧殺戎旃無衛霍

遐裔漢武貸殊勳

其十二

雲葉高議盡風生揮羽何人富甲兵三百年來空養士
等閑戎馬便縱橫

其十三

妖氛夜夜占旄頭堵敵增兵不自由尺籍祗憑金散募
市人怕死不克投

其十四

邊報風馳禁自深內傳閣部奉綸音不聞宣召咨羣策

還道從容發帑金

其十五

疆事誰能任野謀老成無計乞歸休需材不復求遺逸
蹴進登壇負壯猷

其十六

設言覊縻利和戎鞭弭原非競戰功責守相機應有策
丹心誰許貫長虹

除書

破格除書耳目新籌邊何以答楓宸乘時節鉞尋常事
不是驊騮亦絕塵

弔謝耳伯

丹氣金銹歲久湮擁書萬卷更何人奇文散逸知多少
留與名山泣鬼神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玄稽沐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啟

復人賀生孫 以下司理太平時作

兒輩尚爾未知幸而抱子裘書空藏寧可世之箕裘奕葉維樗豈生階之玉樹惟是門戶有役敢云閈祉爲光保赤政慚知難逃於尸素弄孫志喜竊倫樂於含飴咲

四旬猶有蓬心羞對兒曹鑷白驚一代催人老去虛從隙裏流烏辱被章言聊申短謝

復翁泰興年兄

弟材惟樗竊官曰李呼隨牛馬徒能矢力於輪蹄性乏韋弦未免煩言於嘖室雖兢兢大小之獄民豈無冤每期期是非之場衆多側目恭當奉教於君子不敢自郎於匪彞儻禮義不愆乎卽謂讓無論已茲沿報政之例敢希非分之榮幸徼寵靈及於寬政繇是勉圖後效庶幾不愧知交謬辱章言聊申短謝

復黃愷襄逃貲盤

不佞之於世路自悲猶有蓬心亡以瘉人徒自懷乎進取反求諸己竟自靡於修持守官幾二載於茲司理無一善可紀劒磨采石覺礪鈍之難戀攬黃山常顛躓是懼惟是愚衷自許竊於仁人是親每幾幸得朋於鄰封所忻慕執鞭者門下維公之雅量有如叔度而宛之善政不異次公郎百里而比肩喜可知也況一堂之共事幸何如之藉見聞以爲見聞或悉俗情之隱奉劈畫以爲劈畫庶當興革之宜公有意乎而示事不惜指南乎

聞命矣而受教敢辭而北謹因信使用布鄙衷

迎王省菴太守 王公先爲當塗令

再剖麟符五馬行看新玉勒重贈鳳舃萬家共播舊絃歌僚屬神開江山色聚恭惟秀毓東嘉名高北斗其生也有自祥發海壇之沙其出也有爲寶應呂刀之珮發硎釆石批導當衆族之嘗沛澤天門焦沃無不沾之潤三章䟦漢法坐令貫索星沉萬口頌襄陽行共峴山石立循良久著於官簿簡任緊注於宸衷帝念當塗天開首郡宜方周之豐鎬豈獨漢之扶風欲大造於此方仍

屬君以舊地特宣龍綍俾擁熊旂爻老喜重被其休光
子弟慶方新於耳目如某者材誠樸敏識復庸踈不意
筮仕之初得從執事之後駑之駕也難收驗服之功石
而襲焉奚當照乘之用幸而依光明月得以受策王良
萬里周行不迷途是懼三人師在可擇善而從耑役道
迎拜緘神往

謝劉按臺薦剡

彤庭特命藉風節以肅南邦明德旁宣賡甄陶而風六
屬欹皇華而出茹連乃釋初懷題白簡以聞臚列大明

公道成物自同玄造懷恩曷罄丹誠恭惟豫章芳植彭
蠡鴻流世本御龍珠抱深涵於學海經傳天祿藜華焜
燿於蘭臺爲天子耳目之司肅朝廷紀綱之體妖藏怪
遁常然牛渚之犀泳沫游源自鼓龍門之浪晰霆而四
出者兹土繹騷居中而獨鎮焉如山屹立俾諸司之四
體獲展而列郡之萬姓其穌馭吏以羈靮月題之嚴求
才於牝牡驪黃之外見其心不惟其面棄其短自取其
長共歸桃李之門誰抱芙蓉之恣如某者未學而官無
能爲役識拘咫尺咲求劍於刻舟才局方圓思代斲而

傷指惟朝夕受事於左右而提命漸引於周行雖伏在
衡軛之中慚非秋鶚獨遊於門墻之列頻領春風試事
必推以心責成不掣其肘既欲假之毛羽更爲嘘以風
雲題以四言重如九鼎成人無所不至故德操之言皆
佳拔人惟恐其遺乃士元之稱寧過何以報塞敢不勉
圖前程之曲辟雖岐此心之過塞惟素苟其行不貞如
一投之誼便負在三此今日肝膽自盟爲異日捐糜之
券若夫誨人不倦惠我無疆雖曲遂生成之心敢希冀
分願之外難鳴悃欵略布腹心

賀陳學院遷大僕

天生名世人仰儒宗文光射斗牛之墟如椽藻振浩氣
吞彭蠡之澤若谷冲涵道妙剛柔持斧作秋霜冬日工
同亭毒握衡敷化雨春風相士神如九方駿收於牝牡
驪黃之外御世善如泰豆法解乎羈勒月題之嚴吏屬
凜若承風士林翕然尊教信吾道之山斗爲治術之典
刑栗里情真頻作歸來之想楓宸寵渥特申晉級之綸
誚國步漸有艱難之形而皇輿政當盐輔之日雖登車
攬轡者不乏澄清之志而膠轂棘軸者或虛行邁之謀

繼我公不失其馳斯皇塗藉以致遠是須新命用展長材代萬乘廵方釋有懷於皇華之道爲六龍御駕奏無邪於在坰之章固將範王之馳豈惟陳國之富其才同下走辱授以續鞭學徂小乘幸引之周道啣恩之下望峻坂而效騰驤聞命之餘擁耳車而同鶻舞

謝牛按臺老師薦剡

當世斗山人倫衡鑑鳴騶所至江南千里澄清察吏多方郡縣九流易辯在下屬之自效也猶爝火之於白日在師臺之兼收也則山海之於壤流如不肖之當官無

一長之足錄求之材力則綿薄無似寧佐激揚之權責以見聞則咫尺自冥不襄明達之用每事處衆人之後而不敢先有時居形跡之疑而不能避人不見以爲拙則將目之爲愚顧於愚拙之夫題以循良之目豈惟免於溝斷抓且被以亙貴荷不虞之稱能無愧色體成美之德敢不勉圖勉於名實之間而不怠若職勉於衾影之際而不欺乃心欲報知己之恩先求獨知之慊此不肖之自盟也而師臺信爲然乎顧當世道之日非殊見仕途之愈畏風波是鄖而不盡其舟馳驅未閑而或棘其轍此皆有待學問竊以請益師門成我者當惠無疆愛人者自誨不倦敬因羽翰肅布腹心

復大司寇徐華陽先生

朝家柱石吾道斗山日月貢身明德被夫遐邇宇宙在手豐功著之安攘方眷重於九重遽引恬於四序濯纓宛水不復知塵世浮榮獨坐敬亭直勘盡人間變態品惟明哲道自卷舒顧江湖自古先憂況家國於今多事蒼生望其出寧老東山天下倚爲安仍虛北鑰如某者未學而官無能爲役雖與聞隣國之政未能事大夫之

賢依光徒切壁餘自殱未堪珠側乃名公許爲可教俾下吏得以通名雲擁龍門空擬挹河而望腹塵驅馬首自憐志越而趨冥竟慳半日之緣未寫三生之願自難寬乎諾責何以辭於闇人豈意神交無需面北瓊枝先折青霞同墨霧飛來統素如遡仙韻託仁風俱至寧惟什襲其賜實將五內爲藏爰奏膚言聊申頂謝客星可占尚能牛渚乘槎漁父有心更向桃花問路

賀敎龍華先生應召 代

鶴隴雲開聖主遠勤仙詔龍墀天敞真儒再入冊聯翩

諧寄重乎青闈敀沃道䕃於紫幄瑞徵明璧喜溢分波恭惟秀凝光岳道濟剛柔蚤登詞賦之壇官典圖書之府筆宣皇澤木天濃灑春霖鐸振虞庠槐市平開覺路愛其身以為天下托采真而還故山日月負身寧忘君於畎畝宇宙在手久虛席於右廊九重渙命隆須四海蒼生大慰深巖舊署未誇星戸鳴珂崇重新班特喜露門重席貳在端尹託以承華其榮叨拔十誼附在三攬轡而志澄清常思市駿之日遷儀而專執法敢忘鴻漸之階頻年從事於王程久矣遠睽乎師範恭聞特召喜

倍常情身轉皇華未獲摳衣於絳帳麻宣紫閣可能行築於沙堤特走魚箋虔申燕賀

答趙都閫報捷　以下司理端州時作

天心助順海國揚靈乘宗慤之長風修伏波之舊烈佽飛龍卒流血鯨鯢一鼓而下塗山千里先傳魚信未走一介勞之荒海乃辱尺緘先及旅人喜一陽之初來生機將吐值三軍之用命殺氣猶騰我師原順乎天行式人必思夫仁術同心之期許以此其事之割榮為多觥覝非分敢承僖璧因使完謝

復詹海防冬至

海濵不識嚴冬又見葭灰襲管君政應如此日忽承揄信題緘恭拜章言敬酬荒牘恭惟和鍾玉律清徹冰壺仁覃赤水恩波威肅限門巨鎮海氛清浄豫占太史書雲花縣更新幸借福星迎日與人溢頌鄰壁分光其六六年華容容理職閑關耶以思過登臺正切懷人辱折瑤枝恍承芝宇情文非早分所任感激豈淺言能酬

報侯孔總戎元旦

恭惟麾下廟算振天威赤羽金戈搖海日凱歌隨露布

輕裘緩帶拂春風人瞻紫氣東來共快邊烽西靖五層樓上有雲物可占四始祥開覺韶光迥異其忝叅末議寧佐前茅幸而共濟同舟豈特分光鄰壁把臂於天涯海角喜同味之如蘭屈指為非鵬今春忽增懷於采葛睠言室邇不勝神馳敬遣力入用將鄙念

復林吳川

不佞生同梓里嘆寒谷之孤根閣下振藻文林負青雲之雅望井廬雖隔乎山海氣味殊託於蘭蓀左次皇塗因緣茲地荒海一隅之邑豈大賢宜居限門要害之區

實金城是寄庭引長風而坐嘯外洋之商船如歸簾燃
海月以鳴琴出浦之鯨鯢靜聽宦地同云習坎治行立
見時升其自比蓼蟲人疑惟鳥司理猶拘於文法視師
寧遠於韜鈐壯心雖長繫越謝終軍之組拓疆無策征
南弔馬援之銅方滯淫於天涯辱遠存乎旅次讀章言
之照乘用振祖鞭拜腆貺之資糧敢還僖璧

復詹海防元旦

玉律宣和七十二候之初瑞徵雲物璇衡衍慶三百六
辰之始氛淨海天道豫司防休貽其治恭惟門下才空

宦局學扣儒扃雪白蘭薰品帶武夷仙氣斗標冰操英
蜚東魯循聲荷璽書之特褒宜漢署之虛席顧屈以嶺
西司馬而借為海上金城平山赤水之間劍光獨現梅
祿遵頭一帶商船無虞不須弩射潮頭鯨鯢自遁到處
詩題烟水鷗鳥相忘覩淑景之初移喜恩波之漸遠枌
榆蘭誼闕然展候於雄堂椒栢芳言乃辱先勤乎信使
非分所任感誼何如

復楊元孺年節 楊為副總兵征南之役楊功為最

恭惟麾下投鞭玠琄之流威揚海日折箠銅柱之界功
勦天關萬山狐兎飛毛千里鯨鯢腥血戢戈櫜矢猶餘
草木之兵臘去春回增倍闕河之色其與聞軍政殊規
野謀雖莫逆於心寧佐軍中旗鼓而旁執其口或分晴
室戈矛吉人天自隲之姤者心徒掐耳而水而陸誰遏
嘗絕儌風烟若斬若摘宜半是將軍功簿藉是得報命
於幕府庶幾不溺職於同舟凱唱東歸行路不淒濛雨
撓音北奏占天益麗將星後祿之綏權輿是役喜更新
乎歲事未遑展候轅門荷垂注於天涯附謝殷勤驛使

復舊新興楊如椿行取見訊 楊公為太平當塗人

恭惟器完天粹學契文淵家同公藝之風分食併衣者
幾輩行景關西之範飲冰茹蘗者一心蚤揚聲於紫微
借分符於赤社維茲新邑舊屬慁方猶有存枝鹿之情
久不聞絃歌之化公至之日民隨向風催科不煩而課
稱最刑罰並省而下自嚴羨七載之循行納四封於壽
域值清時之舉衆正如循政能有幾人其待乏名邦雅
稱道契鮑子知我故不論成敗然明見心真可略形骸
嘆沉淪日月之昏續梲綵嶺海之表萍蹤暫合又分岐
為天之飛泥之蟠釆葛與思空增恨於月在梁雲在樹

一緘存訊千里神交區區緣念之私耿耿言語之外尚需季報先謝桃投

復韶州任太府請查盤 任公蜀人

吏治漢吳公跂仰曲江春色文章宋蘇老翹瞻蜀道儒標樹範以非遥幸樞趨之不遠恭惟西南奇秀參井精英循名茂著於濟西威望光昭於嶺表本經術以經世因體國而體民自當空五馬之良匪直冠百粤之長其謬忝臺檄得奉下風惟臺規自厳屬曹已稱信度將成事得覩案牘自兩惟清茲以按务臨端又値代庖假

守計郡事之釋負斯于役之有期敢云觀風於化區耶以效力於下走遠壓信使附布腹心

賀林考吾年伯轉蜀中左轄

恭惟台臺士兼九德儒備三才器度若玉粹金純丰采爲祥麟瑞鳳閩中鄉先達月旦莫之或先海內士大夫時名無出其右握符兩郡循良道備厳慈分節諸藩綱紀功隆屏翰宣猶於海北化鼓雷門聲討於天南功扶銅柱惟才優乎經濟故任久於封疆彎隼拂雲劒閣增崇天府五熊開道錦城更被春風其誼託通家分叨下吏提挈欲加諸膝可外形骸教誨靡倦於心寧論知遇忽聞簡命不勝慶幸之悰漸遠台光曷割瞻依之念

賀徐九瀛以循州守轉嶺東道

恭惟學有本源政敦體要出經入史一腔寶思珠泉駕古馭今寸管含珉吐蕙以淵衷之學識運開濟之經綸斂其才若谷之虛游於世如環之應一麾出守循聲再播荆南五馬騰驤駿烈群空冀北時向洞庭賖月色吏擬仙遊還從粤海問冊砂民開壽域惠政不需乎期月春光早倍於羅浮試觀山海之間何非覆露所及黃童

白叟惟恐或遠聽依天意人心乃若相爲呾就寓風霜於兩露知易地而皆然轉師帥而激揚自隨時以爲用嶺外之綍音方下域中之和氣已通化國之日長黔黎舉手額相告君子之道長吏屬洗肝膽承風其才窮瓠落學域攖寧嘆十載之迷陽猶一官之棘軸仰倫鑒之在上敢曰求爲可知望標準以從前庶幾可幸無罪

賀汪雲陽方伯移關中左轄

恭惟台臺英鍾江左品峙斗南修之躬懋乎九德用於世通乎三才剖竹專城德讓繼文翁之軌分符三省澄

清蹕孟博之塵秉憲外臺炎地霜清栢署宣猷右轄汪
波澤濊薇垣帝因咨四岳之賢人其推萬邦之憲將自
外而入内洊登鼎鉉之司俾自東而徂西益隆公輔之
望奠河宗而聳華岳鏡中攬秦地山川清玉塞而固金
城裡上置漢家民物某久泳龍門時依燕廈忽聞新命
不勝慶幸之忱漸遠清光靡罄瞻依之念轍底臥羊城
父老應同鵲擁耳車闕中懸虎帳星辰未卜晁趨鈴閣
虔修賀疏耶布鄙私

候劉勿所年丈

恭惟德浴涪溪氣淩劒閣擬長卿詞賦雅調不自人間
分坡老襟期標格居然塵外治包孝肅之里人稱異代
龍圖式朱仲卿之廬其擬桐鄉舊主政成三邑口碑同
來暮去思望冠一時循澤遍吳江楚水當拔茅連茹之
會英名久著於御屏僉建韜懸鑪之朝清貫宜先於鷺
序帝念留京重地時爲清議取衷特簡法垣寄嚴邦禁
綸音初下慶聽典之維新吾道自南喜直聲之宣鬱平
生學問當次第而效之公一掬精誠須從容而納諸牖
未從繩而直況天王原自聖明陰見覞則消豈朝政能
容奸黨國有大體見大者不批根一人一事之短長治
有遠猶經遠者不司劵一時一隅之利弊明公早見及
此上理實嘉頼之某蠖屈十年蓼蟲一念當年其事氣
味竊比於蘭蓀數載艱危音問并疏於羽腹罪狀不能
自理幾於覆盆公論辱爲主持直如肉骨棲心嶺外夢
魂不到雲霄翹首江南型範常瞻咫尺虔修牋素耶布
濶悰臨風不勝依依短奏難宣縷縷

候劉九皞年丈

恭惟風標天驥氣局雲龍學問傾西室之藏玉板瑶璽

分甲乙才情標郢中之調陽春白雪擅風騷芳藻士行
芳儀皎其如玉珪璋吏治花封到處回春泰山蜀嶺之
間其流亙化黄閣紫薇之上並耳賢聲姓名久列御屏
除目遥宣渙號兩都並建表裏原倣於成周南國提衡
執事特歸於臺憲得明公以司直庶衆正之成乎朝廷
一日自尊治平朞月可望不仁者遠無煩驅道上豺狼
無禮者誅寧獨衛閫中葵藿盡國是既定何憂弊孔之
蝟毛賢路既清自塞倖門之鼠穴人心鼓嘂海宇維新
某久滞泥塗貽羞桂籍才原駑骨敢望塵萬里遺風心

擬蓼蟲徒自耐十年苦趣茲幸分榮於霄漢安忍自絕於雲泥夏渠新做萬間聊修燕賀苞采獨翔千仞切聽鳳鳴

候陸瑞庭按臺公祖

周道乘驄奉簡書而賁止皇華攬轡環閩海以澄清暮溢滋甌榮分圭蓽恭惟文章崑璧道義風霜慧心不染塵根知生身爲金粟博物雅窮蒼宙探祕學於瑯嬛束髮修名沭芳華而懷琥琰鳴琴出宰普惠露而振遐風秋水爲神吏案一簾氷壑春風滿路吳山四履棠陰榮

名久著於御屏清貫特聯於鵷羽謂七閩山海之地亦一時冠蓋之鄉吏治近見因循左道幾番狂逞有懷徹土特簡巡方玉鏡高懸宇下列眉官品纁斧初下部中落膽奸回豈惟弊源弊流爲之杜塞將與民呼民吸無不洙濡其分屬編氓誼分蘭籍自鴻漸之後悵隔光儀於鴈使之來恭承芳問嶺以外宦跡浮沉天之南皈依咫尺望龍門以游泳寧云九里餘沾同燕羽以翺翔賓賀萬間全庇

賀虔臺牛春宇老師

蝸陛宣綸文武作萬邦之憲節旄專閫紀綱提四省之衡遙連萬里金城寧獨一門鎖鑰弁紳胥慶嶺海分榮恭惟淵宏器局開濟經綸勢易於先天道脉衍關中之派說書貽後學質言開天下之蒙初試百里而鳴琴麐仁瑞應既列西臺而握斧獬觸風生越水吳山秋月照澄清之轡淮陽江左清霜貯察視之囊比寺持平棘下無冤肺石台垣虛席虔中特借德星建牙章貢之上游雄鎮閩關開紫霧擁衛粵山之北障威揚楚塞絕妖氛雖當清晏之時不用挽天河而洗兵甲然值泰後之後

每於未陰雨而策苞桑宣名世之壯猷自可遠垂竹帛究吾儒之實用豈惟外重封疆其無能爲役胥獲執鞭才比三嬴榮增一顧伏轅峻坂竭駑足以長鳴結想天池卽籂翁而附影憶昔龍蛇之歲展轉播遷深啣卵翼之恩周旋保護爲天有二撫義在三雖有慚國士之風敢自後節俠之義悵卑棲於嶺表時勞飛夢門墻望紫氣於關頭猶幸依光宇下肅一介以代躬奏尺緘而布悃有懷如結伏乞炤原

壽山陰朱相公　代戴制府

玉鉉道光變化功懸北斗金甌寄重凝禱頌溢南山極
星焜燿於階符和氣氤氳乎埏宇恭惟身負日月氣秉
堪輿經緯古今攷瑯嬛而徵璧觀覘恢政治體闔闢而
用剛柔雲壑棲恬客採圖經於禹穴龍田利見旋調緯
序於堯天曩猶鼎峙台衡今乃獨持鰲極非煉還九冊
入石能相決一日萬幾卷牖成乎贊元化於無朕璣衡
妙用尸神功而不居立朝色擬孝先衆識名同君實茲
逢初度節届中元名列僊班符瑞應來青鳥秋清相府
天游不異冊丑壽國壽民緊元老大年是賴俾昌俾熾

同熙朝寶歷無疆某籍附後塵光依末照羈身嶺海不
能趨賀於玉堂結念蓮山徒得遙申乎華祝敬馳一介
上達中涓戔戔者莫罄縁念私衷縷縷者仰冀台慈俯
照

請藥永溪堂長公讌

雄堂叅席恭承教令章皇蘭室分襟快挹丰儀芳潤敬
迨在公之暇特申式燕之忱恭惟瑞應龍沙精分斗氣
撐腸五千卷時出爲寶思珠泉唾手數萬言無字不含
璚吐蕙平刑於内外冊筆之下無寃任數爲升沉素心

斷然不枉取士於牝牡驪黄之外嶺海即爲渥洼爲郡
除東濕揚沸之苛秦越皆爲化國本經術以飭吏治左
圖史而右章程書帶草長齋閣無邊生意筆花香馥庭
階盡入新題宦味自儒自僊石室星岩何必減蘭臺藜
閣民情象指象意山甌海澨幾無用玉律金科飲人以
和談吐直披肝膽成友以德切偲奚啻鍼砭某以疎散
之情幸托陶鎔之内時承芝宇自鄙吝之潛消退有蓬
心又儀刑而靡及謹因尊俎細領命提雖無嘉旨之陳
竊附眞率之雅薰風引塵坐分白日羲皇緣樹當尊先

約黄鸝鼓吹

請少府彭岐陽 時已陞雲南守

恭惟禀氣光大鎔德精純才調爲白雪陽春郢上從來
寡和品格如景星丹鳳人間咸識爲靈在廣庠則道尊
廣庠席每重於槐市出都尉則名高都尉著恒借於雄
堂獨石山前幾千里漁舠市舶與波上下而無虞五羊
城西數十邑走卒兒童識公姓名而弗恐況代郡之政
同修防之歲月俱長而保赤之恩與治兵之威名並著
方謂步趨之可倣奈何変臂而失之可侍幾回色笑正

宜日日杯中欲罄一念皈依安得時時麈尾

請萬我亭同寅公讌

恭惟學遡亙黄家承清白當舞象日已雄倚馬之才自燥髮時便擅自眉之譽謙章固稱秀出槐市益暢亙風顔乃爲獨座之驚而終抱知希之貴如其者十年奏籍徒被虛名一念含臭反遣時好囊如馮河賈勇卽懸水相忘今在末流迷津寔嚴氷知懼須友共涉非公其誰盍自抱芝以來便分如蘭之味玆承公暇用申燕私會尊盟淡水之交賓筵修兄事之節和風其雨偕驅除乎

熱中玉屑霏譚竊希冀而望腹

答楊副總午節 御史李姓者欲翻征南之案時府君正對簿會城

炎塵滿目寧知景入朱明蓼味在心忘却觴臨蒲節刺津頭之艀艋蠖屈堪嗟咲世上之風波龍争何意雖不時期會敢不奉公而非分辛勞實繇自取讞俘二猶不足交法偶俱爲猜縱扶銅柱于天南亦載空緘于紙上時事至此國是謂何所恃嶺海之靈不滅士師之案麼幾塞責不致葳蕤方振衣于崧臺忽承問于遽使聆言存注無任主臣

復翁源令午節

景應朱明午日慶天中地臘祥開赤祉薰風奏物阜民康遥望翁山真成化國其徑攘宦海願息塵途一官厭苦刑書越俎淚談軍旅歛怨於功簿寧桑擊柱之心微信于邊情誰憐愛鼎之誣滞淫會省罝對惠支節候驚臨隆施遠及泛菖蒲而飲德用識分其沐蘭水以旌心敢忘同氣

復總府坐營趙禹門

運海長風當便摶乎鵬翼襟江赤幟猶久借於菰蘆惟

是嶺海之間常有兵戈之釁册徼数千里總戎之節制爲難組甲幾萬人中壘之清稽最急此雄才展措之地宜鎮府氣象爲新其兩地周旋十年交好紆廻皇路顧形影而相憐聚散風塵視昔今如一夢鷄鳴應同起舞駒隙寧使空馳顧不佞自僨轅以來猶不免有棘軸之慮喜生見獵不覺婆娑戒及前車能無却步若夫軍旅之事素未講求卽從戎壘之間奚能晝諾惟懼謀成事曾奉教于先師而精自乃心或克修乎淑問

復兗州方河防 以下比刑部時作

恭惟門下珠探九龍頷間媚含樵水岳峙七臺山下氣
王真人奇抱欲其亟舒早策足功名之路大邦宜以借
重遂分猷賢聖之鄉學以仕優正好問津洙泗官爲地
擇何難奠璧河宗唯忠信可孚豚魚更才力堪爲砥柱
名重司空之牘功高漕運之司果以楞材久淹李職江
南嶺外空憐飽歷風霜昆卿街頭難道光依日月就隊
殊祿祿可厭日逐馬頭之塵懷人雖忉忉爲勞雲迷鴈
足之字遠承瓊札恍挹芝儀更辱承筐之將帛報投桃
之誼蕪緘勒謝銘感難磨

復同鄉縣尹考滿見訊

恭惟當舞象之月便呈天驥風標及飛蟠之時大展雲
龍氣局在閩山閩海之彥遊爲前茅即斗北斗南之英
瞻爲特峙原是冊臺之籍宜聯玉署之班顧以補袞之
才先施製錦之手近言游室姑奏牛刀操單父琴豈煩
星駕雖東南材賦之地已久倣於繭絲而雨露蘇潤之
餘自計周乎保障江南百城之表孰與比肩閩官六計
之中自爲異等某社忝枌榆緣慳蘭簿散材廓落殊竊
慕乎下風冷局疎慵竟闕修於信使遠承瓊折恍挹芝
儀更辱承筐之將帛報投桃之誼

復楊景明公祖考滿見訊

恭惟筮仕司李貢我昭陽屹然名法之中官署一簾秋
水皭然世味之外宦情萬壑寒冰蒞爾郡雖僻陬蠢茲
民多亂訟遇如虜者惟見民之不裏挺而走焉又何地
之能擇惟公開昭曠之路行法寓哀矜之情真爲天地
好生自是心面爲華治三年如一日頌四邑而同聲彼
民之彝秉自同在某之鄉徃獨切顧一官落拓身遙轉
於風塵寸念皈依神空馳於左右恭逢報績喜溢蜚聲

計官簿之冠東南卜內召之在旦暮愧賀忱之尚闕辱
雅誼之先施揣分其何以承避席莫知所謝

復鄧元宇總戎

恭惟麾下氣雄虹電胸富甲兵分守東山則劍倚芙蓉
靜掃狐狸之窟汎防瓊海則魚麗樓櫓全消島嶼之氛
綏黎無異編氓恩威日遠視海不殊杯渡氣睨天空宜
久登大將之壇獨領北門鎖鑰顧尚奇封侯之數暫移
西徼銅崖雖苗之豕突鴟張何殊倭虜而公之纓縛筮
使等之犬羊戎壘風清作賦頻登文筆琴樽日暇清狂

不負井泉將威望之愈隆信豐功之有待某通家交好同咏相投嗟聚散之靡常繫神情之時屬雲司視草寧闕邦國紆籌天際高牙應借封疆前箸遠勤翰眖辱重章言攜分不啻主臣感誼何如深厚荒緘勒謝寸念爲馳

途次復李武安 以下司理彰德時作

門下久標斗望不佞竊想風儀徼幸因緣敢云類聚蓋自除目之下不勝譪往之殷眖落燕門逐客嘆貂裘八敝夢先鄴下懷人共烏鵲南飛錐駑策不前豈望能驥

於後駕而老馬識路或猶見賞於通人且謬意前定之乘除尚可容後事之補塞天地豈私貧我日月當亦照臨丈夫有心終堪獨往交遊有道自識吾師此靦顏受事之本懷亦挹意求益之至願也顧滯淫已久奮發殊難展軨以來無那寒風蕭瑟爭席之際幾逢山鬼揶揄瞻周道以興悲顧從者之皆病時經貴里片刺未通於德庭重辱候人十舍遥將乎鼎食醉飽之德暨徒御以共沾感激之情非筆舌所能次

復歸德司理林莫凡

天驥初騰欻忽風行萬里龍淵在握寒芒電閃三光下駟超超寧堪並駕鉛刀辟易敢共剸裁恭惟東南靈氣山海偉人身金粟而轉宰官根器自超塵外才掞天而窮學海文章特適時流筆花早振於芳年月斧勤修於大手何朱衣久矣作惟而黄衣今始効靈榜上名高同袍爭識其丰采都中紙貴後學共擷其菁華顧不留著作之庭似夫忌完於造物而特簡持平之寄實欲大造於此方是是非非冰鑑有如眉列唯唯否否吾儕共借指南某生局僻陋性成孤往自爲司李之日已及破瓜

之年漫滅刑書曾何補於中外傲睨故步祇自取乎顛危智不如葵刖足業已云再醫非稱國折肱何必待三幸有因緣得貧比佽餘光隣壁豈令復躓迷途卬友同舟自不終淪苦海展悰有待辱貺先施高誼綢繆契分何當加縢章言獎借主臣不啻循墻頓次草問耶申蕪牘

復耿育宇 彰德前司理

恭惟學扣玄扃才空世局鍾靈於博大之地氣塞堪輿興起於慷慨之鄉力扶世道初筮仕於鄴郡遂稱祥於

呂刑束矢鈞金俾無情之辭屏息草纓艾服郎蒙眚之華洗心宜隱莫遁然犀品官有如懸鏡且獨行自勵而衆適隨調萬壑清氷熱中者爽然自失一天甘露飲和者冷然自親盛名久著於御屏右職宜虛於銓席其途迷曲辟色落沉淪智不周身人笑爲癡絕行多拂俗天豈爲私窮再駕猶不免僨轅末路又何堪理箓惟署中成事具在可佩服爲韋弦而座右餘芬猶存得借薰於蘭澁雖難乎其爲繼也亦庶幾儻得中乎莫大因緣不勝獨徃通介有待辱瓊先施有結緣念之衷更圖嗣布不盡

復梁霖赤寅長

恭惟亙黃間氣光岳元精釋褐就氈以淑人而爲已任仕優猶學將經術而潤皇猷司農佐以紓籌儲胥於焉塞漏一麾出守後塵追兩漢循良四履宜和今日復西河教化膏澤之所濡潤何必西門十二渠口碑之所謳吟奚待韓陵一片石使君獨立稱鐺腳其誰乎僚寀一堂爲聯璧亦難矣某生孤寒谷見局僻陬未學而官因迷途於曲辟亡能爲役宜屢蹶於艱危三仕職在刑書曾何補於中外十年身無躋級祇自困於風塵心雖下而跡未離人便彎弓寢石口不緘而足再刖誰云抱璞荆山智不足以周身防庸愚至此極矣官無之而適俗韻迂拙何以加焉第無色堪憐未嘗議尙於津要而有心可剖亦嘗托分於石交詎意因緣獲資陶冶蒯管不棄當合同寅以成恭蘭蕙可薰知爲君子而耻獨此之慶幸難以名言倚玉情殷久已神馳左右折瓊意重顧先使抵長安拜手勒言披肝布謝

復袁節吾兵憲年節見訊 時司理彰德袁爲彰德人

恭惟心徹氷壺氣鍾玉律文林振藻藝英壓鄴下之才德器懷瓊評旦冠天中之彥簡雄才而重闢寄劍光寬泣崆峒藉久任而奏膚功綸命雲回關塞狼烟冷寂將臺有雲物堪書士馬騰驤武地容中軍作好滿城絃管行人誰信邊頭一道春光羌笛何悲楊柳此斗山之望中外所欽而節鉞之專且晚可卜者也某項強卑賤身狎風波通籍年逾破瓜故物官猶司李呼暑者可爲惻心固若身罹湯火鍜鍊者業先周內嘗嗟肘掣矜疑若夫痛城社之奸雖未嘗克耳以語快武健之任則殊有

振顏筆花從客夢凋殘敢衙文於多士玉樹惟公家芬
郁自擅美於次公謬附好德之彝何當章言之及闕修
賀訊寸心遙注龍盤儼辱注存千里特勤鴈使主臣無
地肝膈為銘

候政府年節 代張按院諱至發

四序已周黃道聿開鳳琯三陽彙進春風隨滿燕山大
地同休普天胥慶恭惟民覺之先天任以大風操峻拔
於物外共推名世規模宇量容納乎人倫久仰中樞消
息盎自沙堤新築隨破時局之徑蹊迄今揆席獨端更

樹名流之標的調停彝奎應與歲除整頓新規自同春
布泰來而拔者連茹雷蟄而潛者躍飛運應璿璣翊宸
衷於客勿和調玉燭還世道於冲融此三百六旬交會
之初正二十四考開先之日履端於始何福不臻其巡
方中土仰止上台皇華歷靡及之懷忽驚改歲元化頓
變調之手共賀逢年肅次蕪緘遙申椒頌一德結明良
於獨治象咸亨四方來福祿之同春光浩蕩

賀鄖陽陳撫院 代張按院

綸綍新承開府荷九重之眷旌旄南指分疆提三省之
衙文武憲邦關河壯色恭惟清朝柱石盛世型模毓異
山越水之英胸涵磅礴著鳳舉鴻軒之度氣擊扶搖展
驥皇華四履騁澄清之轡傾葵楓陛一時揚勁疾之風
歌四牡以陳情釋繡衣而翻萊綵逾十年以家食攜孤
鵠而醉湖山此之移孝作忠直是遠心遐韻起冥鴻於
遠路再重臺班借遠馭於皇輿暫司冏政台垣盧席建
牙共仰鷺車重地需才專閫特分櫜國江山扼楚蜀之
會從來用武咽喉節鎮[illegible]豫之間獨領承平鎖鑰某
誼分世講班列後生叨[illegible]遠方每有懷而靡及顧言將

伯欲就正而未遑不期微契風雲得以同舟疆圉依光
鄰壁可不墮於冥行罷力中原大有須於明德皈心者
平昔時懷天際真人引領於此時日占關頭紫氣

答北新鈔關秦西汀中秋見訊作 以下任南戶部時

久仰霄儀猶遲星聚幸版曹之厠列值使節之已東臂
雖未交神已先屬覲風越水楚波遍及津頭選勝吳山
騷筆時懸天目十里蘇堤誰是主袖滿荷香南樓庾興
自為開觴浮桂魄寧云宦趣應擬天游其落穆吏塵蕭
駸客況闃然逼剩於蘭簿儼矣勤問乎鴈臣荷誼已深

折璦揣分曷承貺荒緘勒謝積悃未宜

答楊州鈔關黃友寀中秋見訊

托在枌榆邈焉河漢宦轍共江南嶺外前後殊時聯踪類燕徃鴻歸差池其羽世誼非薄味契㫝殷盈盈帶水間未托悰於素鯉依依明月夜徒有懷乎玉人商舶如流汪度分波楊子宦情似水清芬獨照瓊花與不淺於南楼念隨分於同舍折璚誼重分惠情深拜貺即付之杖頭秋色自門心醉謝言莫罄於紙尾江東雲暮神馳

戲復淮關王君節訊 王以一金貺又分疏克酒克蟹先筆謔之

歲去如流日爲南至別來采葛之念當似三秋言計及瓜之期忽如一日津頭餘潤與淮水而俱長衆口頌碑願冦公之再借閒淮關之實録將傳舍之爲家事可傳奇世所希有題來錦字真如玉如金分割朱提俾式飲式食左持螯而右酌斗開緘若麯車流涎饞畫餅而渴指梅懷金過屠門大嚼敬承鼎貺附謝鴈臣

亙居集卷之七

閩溪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亙齋沭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奏疏

論代藩立庶疏 以下八疏俱任北刑部時上

奏爲 宗藩例奉 欽依 代藩事奉 宸斷謹陳末議以重 命令以扶綱常事竊惟 明例爲不刊之典違例者爲倍上天下無無父之子訟父者爲亂常臣等

刑官也在刑言刑安敢言禮唯是代府之事禮官未及議其是非臣衙門先已訊其許黨于是知其事頗悉鼎渭鼎洨孰爲當立微于宗藩要例即便較然何議者之不一也臣等有慨于中敢冒昧爲

皇上陳之夫禮官執要例以議禮猶刑官執律例以議刑也 宗藩條例之删爲要例猶大明令之更定爲律例也刑書當從律例則宗法當從要例也明矣鼎渭以濫子應照載在要例尤詳會議諸臣猶或以條例異同爲解夫所謂異者不過謂庶子爭襲一欵有惟熾壥

之事爲要例之所刪也妾媵限制一欵無照濫妾之語爲要例之所增也所刪者則擬爲應立渭之公案所增者則皆爲非黜渭之明徵但據懷墡原奏稱熄母邵氏係王私選非經奏選也私婚之子自難與庶長孫爭襲故一時朝議僉以懷墡是乎者爲庶長孫而奪者爲私婚子也渭也濫孳也庶可與秦事並論乎查媵妾限制之欵在條例則云如有不遵明例輕則罰住祿米重則革去爵職在要例則云如有不遵明例將本宗黍奏罰治所生子女巾尉以上照濫妾例行此何足異也革去

爵職法疑過重因更以罰治之語違例子女未及處分因增以照濫妾之語裁其大過補其不及耳且要例濫妾之文載在大明會典亦將訝爲異乎若庶子襲封與濫妾子女之欵更無可疑者唯認眞妾媵額濫之名耳今例稱媵者非猶陪從之謂也妾稱額濫者非徒數內外之謂也曾經奏選爲應娶妾媵人數者爲額不經奏選即在妾媵額數者亦濫也稽之會典有云各　王府選娶妾媵俱要預行奏請又云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是可証也然則庶子襲封欵內所云內助妾媵不論已未

加封所生皆爲庶子者夫非奏選者乎若非奏選何繇加封故裴氏若爲奏選之額妾則鼎渭得稱爲庶當援庶子襲封之例裴氏若非奏選之額妾則鼎渭不得稱庶孫合濫妾子女之條查濫妾欵云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係額內應娶人數曾經奏選明白者方准　請名請封如不經奏選或增立陪從宮人名目或入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爲濫妾查係額內人數所生之子始准　請名歲給本色米十二石若在額外者不給此可見奏選一語最爲扼要裴氏不經奏選豈不稱濫縱令

是妾媵額內人数子亦僅從請名給米之例矣條要二例禁限原同鼎渭雖生于要例之前却在條例之後况
　朝廷畫一之法原不謂生在例前者可犯生在例後者乃禁也則例前例後之說又難爲鼎渭解矣若爲此濫妾一欵專爲宗室而設不及親王臣竊謂宗室不容濫也王爵更不容濫也天下　王府皆稱宗藩　天潢之派總稱宗室遍查條要二例此欵之外別無限制親王之條則宗室二字自兼王爵不然禮嚴宗法法行自上親王以大宗而約束諸宗者也顧聽其濫而不爲之

限制必不然矣况條例濫妾款內首載長垣王之事可
謂止爲宗室設乎至若例稱聽繼王爵係濫妾之子有
碍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此明係親王别無支庶隨
一濫子因曰聽繼蓋其子不應繼也其統又不應絶也
故王碍請封于生前例聽定奪于薨後耳倘以鼎渭當
之恐于例意大謬也二例之異者如彼同者如此究竟
例意何異何同况例刪于萬曆十年酌議而請者部臣
徐學謨也代藩簡舉改正爲三十四年閣臣李廷機時
署部事不過遵例而行耳當年奉旨刋刻帖然信守于

諸藩今顧嘖有煩言甚至变非乎　明例豈刪例之時
廷機未第鼎莎未生即隱伏此弊端邪翻刻要例若擅
增削載在會典何無異同豈會典纂修之年亦即有此
弊邪　朝家之事羣議紛如一稟成于命令若著爲定
例布之諸藩垂之會典猶曰議可改也是　皇上不得
自行其令而人臣必欲獨行其意也典例炳如日星藩
封豈爲兒戲其關係何如者可輕言動搖哉且處人父
子之間必依慈孝之道　代王簡舉改正似于鼎渭傷
慈然實援典例爲據也鼎渭醜詆其父以汚衊中冓之

言招呼羣小懸揭都門則公犯不孝無所顧忌德性兇
頑可以槪見　代王難忍以爲子代宗寧奉以爲王爵
衛元咺訟成公于胥周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
聽也君臣將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今渭則子訟父
矣果可聽乎張國正可許爲元咺之事乎父援典例請
　旨改正而不足子嫉倡優凴要爭奪而有餘敗壞綱
常莫此爲甚良可慨也衡而論之　代王寵勻初昌報
鼎渭爲張出續又改鼎莎爲嫡生坐以欺罔亦自無辭
雖經簡舉于前年猶煩聚訟于今日禍自誰尸仍當例

罰鼎渭不孝徵色發聲粧點藏言甚于亟而安可置而
弗論若厚誅父之不慈而偏予子之不孝萬一　代王
不堪排擠憂憤不測則鼎渭滔天之惡孰導其源孰揚
其波固有任其咎者其于
皇上敦篤懿親之誼傷實多矣臣等非敢爲旁囂者也
有見于要例爲
皇上之所欽定者也鼎莎爲
皇上之所傳制而册封者也一旦蔑視命令輕議封典
使父子搆爭綱常大壞臣等從法官之後義難隱忍故

冐昧攄其蒭蕘之見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將條要二例細加體勘果否如微臣所
言更質之諸臣所議甲乙並陳以聽　睿斷父子之惡
孰甚則斷以倫常二例之叅酌原同則斷以定例併祈
速　允閣臣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俾波累
藩國仍治臣等以越俎之罪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
至

叅掌錦衣衛事少保左都督王之禎䟽代部堂

題爲緹騎詐冐成風貪帥受賄枉法謹據實　上聞乞

究贓懲貪以肅法紀事山東司案呈該兵部據錦衣衛
都指揮使陳居恭揭發張國紀等詐冐校尉情弊叅送
到部送司審據犯人張國紀等供稱行賄衛帥詐冐校
尉皆去任都督王之禎掌印時事之禎節年受過張國
紀銀因准冐役差遣生事騙財國紀等已依例問遣具
招送大理寺評允其王之禎受贓狠藉壞法亂紀法當
叅題案呈到部看得國家設緹騎而建大帥所爲禁緝
奸宄權最重也王之禎身爲衛帥不能清理詐冐顧乃
以此爲市壟賄一入則流徒白役極奸極慝之人得以
占籍金吾甚且營幹四出流毒多方虎旣負嵎更傅之
翼以致飛而食人弱肉爲盡遠近莫不飲恨有司亦莫
誰何是禁衛爲逋逃藪之禎猶盜賊主也諸如行賄與
貪帥受贓之狀得之司官會審臣所面訊與寺臣所互
質衆口一詞大可駭異之禎受國厚恩侮蔑國法將
祖宗以來設侍衛緹騎之意敗壞殆盡歟　君實國此
其明徵不意　清明之朝有饕餮如之禎者也叅照得
原任掌錦衣衛事少保左都督王之禎權都禁衛利用
私門虛尺籍以招奸徒羣走如鶩懸高價而嚮偵事嚮

應如捋信錢神之有靈甲乙可移鄉貫嗟金吾之作祟
爪牙廣布津塗人人冀得歡心筐篚每誇奇競異事事
全憑毒手貨賄更爭先取盈摘弊倘多遺奸計贓已逾
萬數此豈唯貪黷欲以㪙國實虧于踐扈不知有　君
若使舍竊國而不誅亦可置竊鈎而不問彼自負　國
旣作奸而受枉法之贓　國豈容奸宜暴狀而加枉法
之律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所問張國紀等供出王之
禎所受多贓究議具奏其入已贓物容臣先移咨都察
院轉行山西廵按御史如數嚴追解進以佐　福王之

國及　瑞王大婚之費賡大貪少懲而法紀少肅矣

申救寃平令李嗣善疏

題爲小臣罪有可原更議降調仰祈　聖斷事臣清理
部牘有內官馮進朝以毆死厨役問擬徒罪寃平縣知
縣李嗣善以誤責進朝擬加罰治具題已一年矣未奉
俞旨臣惟進朝之罪已如律矣豈嗣善之罰疑于輕
耶請推原嗣善誤責之故以祈　聖度優容焉臣伏讀
嚴旨一則曰擅拘一則曰周諳刑章查進朝係本部
發審則非嗣善擅拘矣若夫刑章毆死傭工人罪止于

徒似無庸嚴鞫誠如　聖明所切責但查大明律條毆
殺傭工人至死雖止徒罪若係故殺便當問絞初審進
朝之時毆殺故殺猶未分也安得一不訊鞫惟是但知
有法不知存體是則嗣善愚戇之罪也小臣有罪致干
嚴旨何敢妄希曲　宥輕而罰治固爲　殊恩重而
降調亦有大體輕重綂惟　宸斷耳伏乞　俯原嗣善
罪止愚戇降調外任馮進朝　俯允照原招發落則
恩威並行　官府並肅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請釋滿朝薦等疏

題爲歲莫春新寃獄首宜昭雪謹補牘懇　恩以釋纍
臣事臣聞聖王治天下德始于春有罪猶議赦况無罪
而寃繫者乎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久繫未釋諸臣爲
請命者章滿公車誠見其寃耳　聖心業有轉機猶未
遽釋豈尚有所待乎鼎臣度日如歲又見歲聿其除桎
梏多年困危欲斃更何待焉歲聿熈熈卽篳門圭竇之
氓亦獲與家人骨肉懽然寧處三臣何辜獨繫黒獄無
日無春歲以復歲曾不如聖世賤氓
皇上寧忍乎滿堂宴咲必不忍一人向隅

皇上方進萬年之觴輯四方之瑞嘉與羣臣履端更始
顧使三臣呼暑不得排天閽而吁　帝閽臣固知　聖
心有所不忍也厲政宜與歲俱華德政宜與歲維新當
此除故更新之會臣敢補牘以請伏乞
皇上法天行政將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卽時釋放曉
然示天下以更始則百官集　闕下者莫不舉手加額
祝
陛下萬壽無疆矣

申救滿朝薦等疏代部堂

題爲寬政時行輕繫未釋伏乞　聖明原宥以廣至仁
事竊惟　朝廷舉動之當莫如刑罰之平我　國家刑
章外有恤例內有熱審　朝審此在罪人猶寬綱如是
況人臣祗因奉公過執上干　聖怒顧從而督過之乎
臣自乙未年荷蒙　予告于時朝政無礦稅之名方國
無璫使之擾圜土之中無羣臣之纍繫及家居數年則
聞礦稅之使乘軺四出陳奉梁永高淮所至激變有司
與之忤者如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李後陽相踵被逮
矣伏念

皇上仁明旋當感悟洎聞切責奉等次第拏問益信
皇衷曠然如日月可仰然在繫諸臣至今猶未釋也夫
諸璫殘害地方甚于豺虎朝薦等以其身翼蔽百姓因
遭毒噬在廷諸臣先後疏救不啻詳矣臣謂朝薦等小
臣也致干　九重震怒自當任罪但取罪之故情實無
他
皇上俯原其情則罪可立釋況淹獄多年備諸苦楚已
足以示罰乎昔漢文帝用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者僅
當以罰金而漢法稱平臣曩典邦禁蒙　聖恩召起田
間復簡茲任或亦謬許臣以持平乎臣謭劣未敢望釋
之
皇上仁厚遠過於漢文朝薦等罪狀又輕於犯蹕奈何
坐視淹繫而不以　請臣職媿矣且近日　朝審罪犯
均得徼　恩而朝薦等不當以罪人論者猶不與開釋
非所以廣　至仁也臣敢冒昧具　請伏乞將滿朝薦
王邦才卞孔時等俯允開釋則漢文不足多而臣職爲
不溺矣

催矜疑第五疏

題爲天氣寒甚五懇　聖慈簡發矜疑章疏以廣　至
仁事臣惟每歲一朝審之典非存空文所爲體天地之
心奉　祖宗之法也矜疑者遣篤疾者釋有辭者再問
然後不拂天地好生與祖宗立法之意臣奉　旨會審
具疏兩閱月矣再三催　請未蒙　批發臣愚不能測
聖意然今歲停刑之　旨早渙　德音省直恤刑之
疏次第下部可想見
皇上好生意甚盛也夫法應議決者與矜疑之情罪逈
殊例得矜疑者宜內外皆同仁一視

皇上顧寬假應決之囚獨滯矜疑之獄時下恤差之疏
獨寢法司之章是臣溺職司寇不獲完令典也今冬至
且逾旬矣朔氣栗烈圜土甚于寒谷此輩饑寒疾苦與
鬼爲隣若有生路者不速爲解網恐又有登于鬼錄者
矣不大辜　聖明德意乎伏乞　天恩肆赦將前擬矜
疑等犯卽　賜批允庶纍繫更生遠邇歡洽乘此履長
之慶所爲凝禧迓祥非淺鮮矣

催矜疑第六疏

題爲節序已更寒暑　聖澤尙復屯膏懇乞　聖明簡

發矜疑原疏以廣好生事臣于昨年九月奏　命會審
本部囚犯疏其矜疑篤疾有辭者以　請節經催疏未
奉　俞旨歷冬而春時忽爲夏矣夫陽居大夏以生育
長養爲事凡一草一木摧殘于冬者至是靡不滋靡
草不長豈圜土生命曾草木之不如而猶枯槁于寒谷
乎在昔治平之世囹圄空虛𡈼上年熱審未行秋審不
報則獄益充滿安望空虛今氣候漸炎恐蒸爲癘諸囚
躑躅于桁楊桎梏之間不勝徬徨且轉盼又熱審矣
新令將布前局未完仁政之有偏枯計亦　聖心之所
不忍也伏乞　聖慈簡發原疏將矜疑者發遣有辭者
再問篤疾者釋放庶諸囚當朱明之候與草木敷華而
皇上好生之德與夏令同功矣

催矜疑第七疏

題爲　恩例不行獄繫愈滯懇乞　聖明簡發矜疑原
疏以存舊典以全生命事臣惟　聖王之制刑也雖一成
不變其欽恤也則法外行仁我　朝不拘成獄歲有熱
審秋審所以廣至仁也行不後時審非故套或釋放或
再問或從末減臣部開列以　請無不朝奏夕　報者我

皇上率繇舊章尤慎庶獄偶于昨年暫廢熱審至於今
歲仍復愆期屢經臣具疏未奉　俞旨迄今大火西流
皇澤竟壅卽去冬奉　旨會審過矜疑等犯疏在
御前亦尙未蒙批發臣不勝溺職之懼盍兩年之間獄
案惟有增無減獄囚惟有入無出圜土幾不能容鬱氣
蒸而爲癘報病報死殆無虛日夫羿在囿赦者卽旋登
鬼錄無足矜憐苟可求生者不早超獄門良可深念況
審過矜疑人數業已更生猶淹死地　聖心必有惻然
不忍者臣職掌攸關敢再補牘伏乞

皇上簡發去冬原題將老疾其人等幾名釋放有詞其人等幾名再問矜疑其人等幾名改遣庶　輦轂之下猶開一面之網棘林之衆共仰如天之仁而　累朝恤獄舊典不當臣司刑之日盡爲寢廢臣手額頌　聖庶幾可幸無罪矣

乞止福藩管業疏（代中州張按院諱至發時謫理彰德）

爲地土括民如額　親藩管業非宜伏乞　聖明俯允徵租以慰民情以培國祚事臣惟　聖明在宥親親而仁民故視民如傷保民如子非于親親重于民親輕也

皇上親愛　福王至矣極矣養贍地土搜括于民間者竭盡無餘矣小民愛惜地土命脈攸關一旦割奉　親藩豈其心願亦下迫有司之令上體　至尊之意耳夫民至愚猶然割所愛以紓　聖慮豈皇上至仁顧不推所愛以慰民情臣以爲籍地於　王府徵租于有司猶庶幾民業不遷民情可慰若必欲送府自行管業則民疑且駭莫知所以自保無乃重拂其情乎臣請條其不便

皇上一垂聽焉蓋徵租有司歲有定額惟煩一檄下州縣耳州縣按籍而徵解　藩邸按籍而受成豈不稱便利哉若自行管業則中州八郡遍地　王莊闔弁分馳擇地營窟民不堪其騷屑不便者一十羊九牧豺噬狼貪飲食若流饕餮膏血民不堪其耗蠹不便者二足課公田徵輸私橐額外科羨加倍取盈民不堪其朘削不便者三催比無漸刻暑全完輸納稍遲動加楚毒民不堪其刻急不便者四青苗在野詭托預徵剜肉醫瘡皮骨爲盡民不堪其巧攫不便者五漠然歉歲概比豐年寵突無烟督逋火急民不堪其凌逼不便者六科則已

定私意加增肥瘠暗移輕重倒置民不堪其紛更不便者七假言疆理妄認町畦樊椰可推桑麻影射民不堪其侵占不便者八一行管業民乃有八不便豈所以親親而仁民哉且管業剝民徒爲宥小封殖于　王何利羣小居厚歛之實　藩府居厚歛之名于　王何利民囂然喪樂生之心爲謗爲詛風言未已于　王何利民不堪命將徙而之四方雖有膏腴坐成榛莽于　王又何利八不便于民而　王亦有四不利是親親仁民兩失之也

皇上可不深長思耶臣以爲　福王開國藩屏中天所
爲受業于
皇上自有久大者在區區土田何足爲業曾業二字非
皇上所爲貽謀亦非一福王之所以自待臣待罪中土
目擊民情非獨爲百姓乞便宜實爲　福藩圖永利伏
乞
皇上特允臣奏將所定養贍地土責令有司徵租解
府倘州縣逋欠或解不如期容臣等即行叅處庶民情
歡洽樂輸恐後須
皇上之仁併頌　福王之賢親親仁民所以培國祚于
無疆者端在是矣

乞留庫銀以備緩急疏　時督理南戸部銀庫代部堂

題爲留儲原自空虛邊餉勢難盡借伏乞　聖明查核
庫册以酌盈虛以維根本事臣近接邸報因邊餉告急
戸部欽奉　聖諭議借太僕寺三十萬工部二十萬南
戸部二十萬南兵部五萬南工部五萬奉　聖旨是銀
兩俱准借用刻期解發以濟急需該部寺不得執爭致
悞邊事其經久長策再議具奏欽此臣當即查理銀庫

老庫銀若干外庫銀若干本年省直解到若干放過軍
餉官俸等項若干見存若干事例銀除起解外尚存若
干隨據督理銀庫主事李其查得自本年正月初三日
接管銀庫交盤過老庫銀二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五
兩外庫銀三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兩自正月起至今
止收過浙江江西湖廣等處解到折色銀二十萬五千
五百九兩放過軍餉官俸商價等項二十三萬七千八
百餘兩見存內外庫銀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兩又
時下應放冬季錢糧兵餉則水陸二營大小教場及標

營神機新江池河浦口等營該銀貳萬三千餘兩官俸
則齊府折糧各衛麥草及各衙門折俸該銀壹萬四千
餘兩商價則供用庫與府軍倉錢廠該銀壹萬七千餘
兩漕運則錦衣旗手等總該預支銀五萬六千餘兩以
上各項共該銀十一萬有奇不日即當支放計實存庫
銀僅足四十四萬餘兩開納例銀除解外尚存三萬見
在起解開報到部該臣看得九邊缺餉急如燃眉
皇上赫然俞諸臣之請慨發內帑更　勅各衙門借用
刻期解發以濟急需臣仰見

皇上計周邊防甚盛念也人臣共分猷念敢不急轉輸
以紓　聖懷錢粮皆爲國計寧敢謬執爭以悞邊事惟
是　留都爲根本重地歲額不多出浮于入今查內外
庫藏止共四十四萬僅足支持一年若以二十萬解邊
則所存甚尠　留都濱江千里倭且晩無虞萬一卒
有不測錢粮安所措手臣恐庚癸之呼不在邊而反在
腹也計臣所請固同舟之誼南部所懼則竭澤之漁
皇上留意于邊陲豈忽意于豐鎬哉南庫實在之数歲
終奏册可查

皇上試一按核其数幾何果否可盡借濟邊抑亦當少
留自備利害較然難逃　聖鑑非臣敢妄爲執爭也臣
蒿目驚心不敢違　旨而悞邊需亦不敢以代庖溺職
守空儲而不以　上聞一面料理將外庫銀五萬両事
例銀三萬両先行起解謹將庫藏實数冒昧具陳伏乞
　勅下戶部查核南戶部四十三年歲終奏繳册內實
数若干如果臣言不謬將原議借解之数減免一半以
備南中緩急庶南北之事體均停而邊腹之憂虞俱杜
矣

乞查　奏册以清錢粮疏

題爲邊餉遵　旨全借留儲告乏非欺謹因　奏册再
陳乞　勅戶部查覈計處以共保泰事先該戶部議借
邊餉派南戶部二十萬臣有邊餉取辦不啻庫藏空虛
可慮一疏內議動外庫銀十五萬事例銀五萬一面
奏請一面給發非敢有遲難也獨以根本重地難傾儲
以應故不得不借資例銀以足前数竊意戶部自處其
窮亦能體人之窮豈于留儲各有司存者可動借不啻
而于例銀均之濟邊者反彼此異見哉既而戶部執覆

奉有邊餉全發例銀照常解部之　旨臣隨行搜括錢
粮全發各鎮其應解例銀亦照常差官起解矣惟是計
臣謂南部所用有限近該臺臣建議謂老庫貯銀一百
二十萬新庫約六十萬則言之何過輕也南部雖所用
有限歲額原所入無多出入相衡猶出浮于入老庫自
三十九年奉　旨清查不敢動支僅二十三萬有奇耳
外庫歲有贏縮或二十餘萬或三十餘萬而止耳所謂
一百二十萬與六十萬者不知安在歷年歲終繳册一
在　御前一存戶部可按而查也計臣獨不一查乎未

查歲册因不宜以無稽之言輕告　君父若查歲册又
不宜仍虛張其數上溷　聖明建議者或可託之風聞
司計者奈何自同耳視計臣謂兩部並設一體相成其
引誼誠正臣以爲性盈可以濟虛邊鎮索餉太倉固不
啻磬懸營衛待哺留儲亦僅餘瓶粟太倉匱則借于南
南儲竭又將安借誠恐剜肉醫瘡究至並受其困耳
留京瀕江接海萑澤鯨波常虞不測顧不爲桑土衣袽
之計而任意空其儲儲臣等念之不勝私憂計臣可漠
然不爲分念乎計臣謂臣等合爲

皇上保泰夫空虛可慮正保泰之說也豈獨于邊鎮則
宜皇皇于陪京猶可泄泄乎臣昨歲拜疏之後續有浙
江等處解到銀十萬餘兩故猶得接濟給過宣府薊鎮
尚餘外庫銀三十三萬載在奏册正月間陝西遼東各
邊又應發一十二萬營衛月糧又已給散五萬則奏册
內所載之數僅存十六萬耳據册內之數已見爲空虛
況繳册之後又開除過半此臣所爲可慮也伏乞
皇上勑下戶部將臣今繳四十四年部册逐一清查老
庫外庫果否盈虛奏報数目有無符合留儲空竭是否
可慮所借邊餉應否計處補還盡保泰者無狃外寧以
遺內憂此根本之慮亦計臣之憂也不待臣言之畢矣

條陳耗例疏　代部堂

題爲留儲弊蠹宜防耗例遵行已久謹瀝實剖陳仰廣
德意以甦困累事臣于四十三年七月入部閏八月
郎中李燦呈官攢王衢等過耗查得耗盡減正與萬歷
八年戶部議覆事例節年相同臣謹照例具題于四十
四年四月十二日接得戶部咨內開具題奉　聖旨是
耗盡減正源非永例以後着監督官嚴加稽察不得循

習故套致蠹留儲欽此臣伏讀惶悚無地隨嚴行各監
收官查報據報稱南中倉儲地氣蒸濕爲候年久虧折
不得不多其所虧折皆有浥爛虫蛀顯跡且以所出較
所入而耗折明按所入之多寡憑過耗之遠近而抵算
核難容胥濫官攢皆窶人子若于五年耗盡之外不將
正米除筭而概責之賠則駢首待斃而已更查四十三
年報耗之数視往年稍溢則以本年報放之数視往年
獨多盖通年春二月軍粮折銀夏四月衛俸折絹因本
年米價騰湧權放倉粮以濟饑之則多放米九萬二千

有奇又題耗自四十二年七月起至四十三年閏八月
止週歲之外又逾三月則多放米十八萬有奇又官攢
章大卿等以上年放過之米併入本年呈報則又多三
萬九千有奇以是過耗之數多於往年非敢冒濫通呈
到部除已題者應追應豁已經遵行外今照四十四年
官攢魏應禎等復當報耗臣謹循例惟以週歲為期據
報自四十三年九月起至四十四年八月止共放米四
十三萬七千餘石而過耗米共計一萬六千 百石虧
折之數視前歲大減第奉 明旨森嚴不敢循習故套

再三查覈忽忽逾年各官稽察登報明悉臣竊惟各處
倉粮計守支年分若原收耗已減盡照每年正粮內通
開一升准作耗粮此載在條例可考也萬歷八年戶部
覆南京科臣傅作舟條議各倉官攢守支減耗係五年
之外者監收官查究如無侵弊總計五年耗米減盡之
外將正米酌量每年准減一升免其追賠此與條例合
也至若所謂不得據為永例者第恐官攢因循怠玩鋪
墊不加厚收貯不如法以致浥爛數多及通同甲斗人
等虛出侵盜則不得因有減正前議徇情姑息耳今據

各倉所報與各監收官所覆覈俱無前弊第以掃盤于
八九年之間蒸溼所侵虧缺自應有此數則條例具在
應為除豁不得不為[illegible][illegible]官攢請命於
皇上也惟是 明旨所謂耗盡減正原非永例臣擬之
條例所載參之當年科臣所議俱有准減之文若不以
為永例必須酌定畫一之例以便遵守而後可或于五
年八月十七日外更為限年或于每年春二月冬十月
粮免放折色限年則守支者率沿定例不敢徼格外之
恩免折則守支者不淹多年亦省額外之耗蓋南中倉

庾有十年之積廪藏僅二年之儲是亦酌盈濟虛之一
策也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定奪臣無任瞻悚待 命
之至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纂
男嗣亙齋洣輯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公牘 公移

征南公牘 交趾之役檄司紀核時司理端州

上制臺一

昨蒙台諭西兵進止尚在猶豫南交隔遠尚不可知夫西兵惟台臺督責耳第責數過多彼既苦於調發此亦窘於轉輸且鳥雜者不必四千之畀也止須一枝得五千人足矣據交南同文彼中出師秋以爲期職以爲彼中師期不必問亦不必待也度之理數決不出霜降前後此可以暗合即使前後參差我師不妨先發蓋彼國即未發師業已有其聲矣以彼之聲行我之實賊安不爲鼠首狼胡乎萬寧各村我先汎掃然後以花封觀瀾之黨責交南擒獻則不獨大得志於萬寧而且宣威於交南未有不奉命者若曰我師頓於境上聽彼勦賊是爲觀兵非夾勦也賊巢非四面受敵交師難一鼓成功

即成功萬寧矣能復責之反兵以攻花封觀瀾乎即坐觀成功矣我師能居其功瀆諸將罪乎操刀不割是爲失時自處於鈍是爲示弱職恐不可以令諸將不可以示外國且授後言者以柄也西兵啟行當期以霜降前七八日東兵之發當在霜降前三四日此時即交南出兵無耗我兵亦自當結局未有老師境上之理此一言可決職故謂交南師期不必問亦不必待也

二

奉台諭諄諄諸所爲計萬全毋貪功妄殺滅告之諸將各奉行德意惟謹矣唯是渡海無筏者勢必當取便於陸職以爲非楊副將不可盡四崗之民皆所習信而能爲鄉導者又彼所招集倘此道窮之別將恐崗民疑駭爲鳥飛獸走安得有爲鄉導用者即使崗民或過信於我而我不敢過信於兵萬一不能護持則孑遺失望必至反面是驅而走險也分布信地各趨近便者人情乎拈鬮之令固所以平衆情然惟情之平或又不便於事勢譬彼舟人刺篙擊楫者可易手而操長年執舵者必專有所屬也是役也不得不以執舵屬楊副將矣乞憲

與嚴督以息衆議若夫河洲屯餉運至古森雖僅八十里而石澗涓涨與陸地行舟無異査左江道原議欲令西兵就食於河洲或已見及此矣而東省建議願止營於古森聽運餉以給之竊揣其意亦惟恐西兵先着鞭耳以今計之東省各部自當先到河洲則西兵自可就食又奈何運糧自苦哉職以為似不如原議之為便也事機貴密貴速今張皇數月矣集舟既難於移出同舟者又且言爭道敵亦為禦為遁俱不可知所藉台臺威靈自當摧枯振稿矣

三

前揭謂望後發師或猶未晚時與海南船隻次第可至新造灰斗船且暮有用也豈知新造者又不如式未至者竟不如期乎海哨一帶俱有灰斗俱用蓬舡今廣州解到者何為用招寮舡併無桅蓬且平底不設龍骨也海浪洶洶安敢嘗試諸將集長年問之俱搖頭不敢任又何論衆兵誰為聽說造此虛舟其肉可得食乎今師已老矣羣疑觀望鼓而舞之誰賞格在台臺須示先擒賊首者賞銀百両小目夷二十両擒小賊三両斬首二両仰見台臺節省物力且檢殺諸兵貪功之念甚盛心也查當年征瓊賊黎馬矢得賊首者賞格千金今日之賊首不在黎馬矢下若賞格懸絶則官兵謂台臺輕視此舉上既輕之又誰復重之前無欣慕立生厭倦衆兵將心口相語何不坐守月糧得亦與首功等而顧冒死為也況擒獲小目夷者二功准陞一級是以四十金易陞猶可言也若斬小賊三功不願賞者亦准陞一級則以六両易陞矣重金輕爵誰不願賞以爵無乃不勝賞乎臺令已下安敢置議第數日來聞諸將私為扼腕此其情可想見也職私語諸將此令且勿張示以情衆心

謹差參是具稟乞更懸重賞使失籌之後轉為握勝之謨諒台臺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能測也

四

恭讀憲札派舡分兵分餉甚犁然也顧事體多不如尊旨廉州打造邊欄為海風颶去一隻新會灰斗船為劉都司帶至則閙彼自改舡添桅留為本部剿船之用不為他部有也順德船多漂蕩即至者總不如式則陞兵二部所賞惟廉州灰斗邊欄耳其何能濟舟既不足勢

不得不陸張坐營兵不習舟勢又不得不陸業已調停楊張二將分道而進矣載粮船隻數僅足用茅新安運船護兵既寡又未有專督之將盍自河洑而東猶得附大兵俱進自河洑而西能孤踪而進新安乎此一節未有確議是可念也即河洲運餉須兵自運分追逐之衆任轉輸之勞縱能隼擊不無狠顧恐非長策黎國出兵無期茅據偵報舡列海口者約三百隻以理度之渠閩大兵已至不得不修防亦不得不接應但未必為我着力即不着力而為聲援翁賊亦不敢西走而觸網羅計

惟有借道祿州龍州走還高平耳不則道跡十萬山耳嘉論巢穴進攻有十分難處即獻俘不多亦足為封疆結局似無庸過督也瘴氣十月為甚兵多染病恐山中亦不能久駐計一月內外亦當班師所恃天威自當一月三捷矣謹以發師日期恭報

五

師中仰荷威靈水陸所至賊藪半空雖取數不甚多而俘囚斬馘俱確乎可訊者唯翁酋遠遁尚不見着落似能無翼而飛耳楊張二將直搗花封計且晚當有捷音

趙劉二將則擊塗山似違節制而塘報尚未到也職于欽城閱視已周各款事宜更俟商榷州基難以議遷州衙倒壞已盡毋建州治宜亟興工不然州官茇舍視事殊不禁天涯蕭索之感矣民生無賴舉目荒涼郭外俱灰燼之餘市上惟征戍之卒村烟已絕雞犬無聞自大廉行二百里除營壘外無復有三家村中道孤館僅容一騎跟隨卒役則野炊露宿而已賊後遭兵刼掠相等甚至有假兵焚刼於遠村者職在欽州傳諭貼浪都獲解三十餘人職親審之俱云係胡來賓所招弩手兵已

入山半月而招集者猶肆害遠村可不以軍法從事乎撤兵之日殊費隄防職謂欽州寮守外防不固內復空虛龍門咽喉之地僅一空哨州城守禦之所僅一空城若各兵撤還之日當留潿洲水兵一營於龍門港責張遊擊駐冠頭嶺領之留東山陸兵一營於欽城責楊副將自領之留西山一營於防城責守備許應明領之盍防城所以制四峝亦自不容已者俟善後已有成議方可撤此昨聞總兵建議欲留兵一營守萬寧河州恐非完策盍兵在境外勢甚孤懸賊黨四散猶縈有徒萬一

復聚猖狂豈一營兵力能制雖有後援亦恐無及是以寧委敵也區區一得之愚伏惟台裁

六

水陸之師初亦不見甚武所幸嘉論一捷虜幾後勁收兵而東汎掃諸巢獲有多俘且多爲觀瀾玠瑁人足爲吐氣此皆仰仗天威故卒獲全勝也塗山功次姑存不忝但論囚稍爲差別則仰承台臺初意所以廣至仁也昨拜台諭正與前詳符合惟將官貪不顧後概議薄銜以旌其伐此則職義不能從耳記拜行時台臺惓惓以

妄殺爲戒更及塗山送差官一事若可置之度外也者二將奈何恐而圖之所幸功多生擒猶可于渾融中寓分別益姑錄其勞所以塞爭喙稍別其囚所以杜後議也曲折苦心惟台臺原之各部功次按法核劄監軍詳文恐與解功齊發不免遲滞班師一月奏報似不可遲謹先覈實功數具揭馳報

七

敘功之疏知不日將發第其中猶有可議者如某某之敘恐授人話柄若云姑塞其望無令有後言乎但功狀貴核安得虛挾其名功簿無虛何必預執其口多一番用情反開一處破綻況台臺憂讒畏譏且不自居其功奈何過厚推恩而爲他人樹德恐從井救人于彼無益適自累耳拘識直腸不識忌諱伏惟慈鑒

上監軍道一

職辱委紀贊得日侍憲臺稟度奉程竊冀蚤獲終局兵不妄屠將不倖功地不生荆棘虜幾免于罪戾顧滞滛數月人事乖迕始而猶豫既而左次職殆不勝隱憂趙劉二將攻塗山擒斬共百餘功此地非勦令所載安可

横縱殺掠得之偵聞二部尚不見報則必遲遲他有所托也

二

塗山功已解到遠離憲臺無所稟承真如墮蒙谷莫知嚮往塗山爲安南疆境彼既護其藩籬我何輕爲掩襲嗟我侮我無乃復開邊釁我實不直彼有辭矣何以處此敢摅一得伏惟台裁

三

塗山之囚類能言護送差官之事躊躇久之殊難報讞

查憲司原案有扶忠領八百賊之語于是調停其中比于情法二將已心服矣總府猶有後言職謂士君子處此已犯遠庖厨之戒第一稟于是非惻隱猶不失爲仁術若徒徇將官之見職不名紀核乃將門一創子手耳天日在上鬼神在傍念之所不敢出也前蒙台論此番稽核必不令一人虛冒一功今亦竊竊自喜頗得把柄庶可復明命少需造冊一目自得也

征南查駁

案照十月二十九日准陸兵右部手本移稱二十二日開刀據把總羅建徐勝呈報督兵攻打板拔巢斬級共三十二顆十一月初二日又准該司手本爲簡舉錯報功次事移據把總羅建徐勝呈稱二十二日奉令開刀攻打板蒙巢羅建營斬級二十五顆徐勝營斬級二十六顆緣收功之際旗隊未集奉催急逼計算差錯羅建營少報九功徐勝營少報十功等情到廳看得二總所獲功次乃二十二日共攻之巢也後之簡舉者亦卽是日是巢之功也何前曰板拔後曰板蒙及查二總所填功票只云板蒙並未及板拔則公移與塡票何巢名適異豈錯寫乎抑有別故也功級幾何一目自得豈有漏報之理若果漏報次日卽宜覺察奚遲至五日方簡舉移報且兩總俱錯不約而同其數又相等也巢既先後異名功又簡舉漏報事屬可疑合行查駁

准水部移送功冊到廳看得紀核之法非獨分部亦當分總哨貴部功冊只混開某日則一總之有無多寡何以別之初移報功手本與後開功冊宜相照應今查手本所開督戰者又無功在冊冊所開擒斬者又無名在手本將謂督戰者無功則報功手本所以報有功也名繫於功既無功矣題名何爲功以表名既無名矣功從何得十月廿二三等日報功手本有其把總而功冊無之若某某則手本所無功冊之所有也十一月初十十五等日報功手本有某把總而功冊無之若某某則又手本所無功冊之所有也前後矛盾何不一而足且寄名報効者無日不獲一功身未在事者亦能飛名在陣無論非法且無以服衆也貴部尚爲虛心開列清冊分別總哨凡冒險効勞者毋致見遺以體面寄託者不必過徇俾本廳藉手據實報上得無遺議庶亦相與有成

耳

據隨征報効把總蕭韶美具揭稟水兵右部奪功科歛緣繇叅看得將不濫賞擁勞斯能服衆士必摽鋒殺賊方論首功若奪功於報効之材官自賞於在家之官舍情不平矣誰則服之但河殘僅十三功而韶美欲居其半豈家下六人之雄勝一部千夫之衆塗山擒斬頗多而韶美揭数不合豈獻驗之俘囚首級能從他部之重購得來尚俟核真難容膚愬唯是科歛總哨一節此不肖之所借名容或有之而師中殊爲駭聞何能隱忍該部處人不恕居功太多取怨良有以也賄聞豈無因乎若不付問於有司何以信服乎士伍合應呈請本道將總哨員役嚴行提質以肅軍政

征南訊讞

據瓊崖副總兵申六月廿八日有夷船飄犯馮家灣水陸軍兵協力堵截擒獲番夷黎純武氏等三十三名口該本副審看得諸夷爲莫氏殘黨自知與師勦捕罪重難逭咸思奔突行刼偷生不料天暴其惡船飄被獲緣繇奉軍門批仰海南兵巡道查報依行吊各夷贓仗牌

行職審是否刼欽州夷賊爲莫氏殘黨抑或屬於黎氏真確分別作何議處該職譯審黎純等俱安南國河華府人海上生理駕船還家被風飄泊原不係刼欽州夷賊船飄淸瀾地方亦無行刼事情審供在案看得查安南圖志河華府係乂安道濱在南海係安南都統使所轄則諸夷爲黎屬矣莫黨越在西北宜不相涉然職審情節與該副初審迥別殊有可疑豈其狡夷變說抑或譯人增減其詞第以情理度之若果爲莫黨聞風勦捕奔突行刼則偷生不勝戒心乘機又將狂逞夷丁二十五人自當各操兇械何舟中所獲刀弩鎗牌僅僅各二三件若束手而聽人制也夷情固難深信逆黨自宜詳核職謂此輩屬黎屬莫俱不可知今黎兵且至矣盍付之軍前令該國自辨使果爲逆黨仍責之獻俘若或爲黎屬則釋之歸國庶賊無所容其僥倖執訊爲不冤矣

又據瓊州府呈解番夷阮名等九名黎氏一口備牌仰職查審所屬是黎是莫果否係逆夷賊黨希圖避兵曾否爲非有無違禁物件真確分別作何議處該職譯審阮名等爲河中府弘化縣人往順化生理遭風飄岸並

無生事及違禁物件自供在案查得安南圖志河中爲
清華道順化屬順化道俱隸於黎氏南濱大海與瓊厓
相隣諸夷航海被風以至感恩縣其所供地里固不謬
也據稱貿易而出言雖無徵然行李惟零碎錢米自爲
海上窮夷藏帶無銛利戈矛自非島中劇盜譯審與自
供相符再審與初情無異合發回該國以示撫綏
准陸路左部副總兵楊應春移送生擒首從夷賊文明
伯等四十八名到廳譯審看得扶安全凋武永禎之黨
散處於山海之間若屯蓬若稔橋若嘉論若界央西寨

皆爲賊巢而嘉論孤懸海中巉巖削立如刀如戟尤羣
雄逆憑爲窟穴者也我師水陸並驅直搗諸巢在屯蓬
破其前鋒賊遂披靡在稔橋奪其堅壁乘勝追奔退保
嘉論自負重關阻海可拒我軍幸而將士用命攻三日
夜而下之界央西寨遂成破竹之勢矣文明伯等五名
皆有名賊首載之原案者也譯審情節與册案相符裴
賢等六名雖原案無名皆賊所信任者也旁訊賊衆亦
供吐是實首從並誅夫復何詞若阮旦獲自嘉論范應
鵬等獲自界央西寨皆爲觀瀾玠瑁人此地無人不賊

無賊不與欽州之刼而裴勇裴田又爲武永禎悍卒皆
宜併誅者也阮廷康等五名爲萬寧悍賊但欽州之役
未肯招認似當緩誅若阮定等十三名之蠢無惡狀范
文有等九名之年尚幼稚其爲倒戈之迎當從肆赦之
典分別定奪
又准陸路左部副總兵楊應春移送生擒首從夷賊吒
匡該省等一百零九名到廳譯審看得新安角獨江平
之戰當堅巢破後賊勢之漸窮也北走萬山則西兵壓
境於是結寨於板危角獨之間南走大洋則舟師横海
於是藏舟於江平之壑不謂天厭夷氛竟與我師遇也

獲吒匡等是皆有名賊首而該省該轉尤爲賊蹻土人
共識其名獲鄧公等雖非原案渠魁而永禎兄弟藉爲
爪牙一時並領賊哨王德海等稱外侯內侯賊所親信
可知而悍如阮安等又比闇於了葛稔橋之窟黄廷真
等任萬寧萬墨賊所倚毗可知而悍如范吒亨等則又
嘯聚於玠瑁觀瀾之間此與武倭黄文安武克化梟勇
當陣傷我前驅是皆法所不貸者也若黄文命等三十
七人雖稱悍賊勢窮乞命楊光廣等一十七人俱係蛮

氓望風投降均當待以不死病弱如范哥等三人怯弱如武管等五人幼弱如黃槍等十三人尤宜及於寬政者也諸路所獲無多於角獨一巢計誘威脅一鼓而獲七十餘人其功尤多於斬馘者議囚雖當末減議賞自宜首推謹以賊囚分別呈詳

又准陸路左部副總兵楊應春移解賊首黃目及賊蹻支福養到廳據支福養供稱黃目是大賊首去年刼欽州張葢黃傘自稱皇天龍而供執在案看得欽州之刦有賊張黃葢者招搖城市衆自共覩不知爲何許人也

賊蹻支福養淪落山中歷有歲月祇供出黃目姓名自非無據今與之對質面目認是無差夫草澤之雄敢僭天號焚刼之慘寔爲禍尸此賊即立磔於市何以謝欽民乎合解面審

准陸路右部都司張國威移解生擒夷賊翁達等三十二名到廳譯審看得武永禎盤據萬寧諸村俱屬統馭燕無村非賊黨也翁達等則爲永禎部領村夷黃盔秩等則皆永禎部下梟卒翁用爲潘用且鼠狡黠兼知文義是爲綠林領袖都信伯爲黃唐今雖瘋病舊爲賊黨難與廢疾同科若韋淋等之悍惡黃軒等之幼弱高讙之病夫韋砍等之蠢動武恒原非官號黃堪原非夷賊皆當爲之分別者也若黃徵等七人獲於十一月二十五七等日此時業已封刀何當更爲搜捕意者賊聞撤兵冀得脫網誘降掩襲俱未可知又當別爲一等以聽發落者也彼陸克明者據該部審報即係翁貧則案盜也第克明近附槍橋在今年八月間即使爲永禎用人安得與欽州之役此與盜案所載殆不相蒙況自供爲黎氏該官因圖永禎反爲擒制果爾則當爲查明湔洗

但狡夷難以遽信合移文安南一查方便定奪

准水路中部遊擊張繼科移送生擒首從夷賊都寧伯等十七名到廳譯審看得都寧伯扶明伯該花伯都陽伯翁貧皆原案有名賊首也都寧扶明該花審實無疑惟各部擒斬之內重有翁貧姓名生擒之內同有都陽官號當俟併審以定真僞若范預等十名或獲於嘉論堅巢或執於春瀾水戰或設伏設擒於舉枝門界漏海面皆血戰於鯨波虎穴之間我兵亦陣傷多人矣是皆真正強賊所當駢斬者也唯　艮范羅年少可矜分別

定奪
淮水路左右二部都司趙應科劉宗漢移送生擒首從夷賊武光照等共十一名到廳譯審武光照等俱觀瀾村人案上有名從賊也屹嘗爲華封縣該官口語支吾通事夷人爲黠頭狀其爲賊首無疑翁奕供非其名實名阮文周查張坐營報功手本亦有翁奕名字尙俟審明若武光照等旣住觀瀾自皆真盜蓋欽州之役彼中空群而來諸所俘獲除婦女外皆當駢首就僇唯翁顏年已老氣息奄奄聽其自斃可也

又淮水路左右二部都司趙應科劉宗漢各移送生擒塗山夷賊黃廷策等共五十四名到廳譯審看得塗山故海中盜藪也扶忠爲魁首欽州之查報有據領賊八百人扶忠之自供可徵查部院出師條款雖議先攻萬寧次華封觀瀾而塗山若在所後亦以差官黃克欽往諭安南道經彼中往來曾爲護送於是姑議緩誅責之殺賊自効耳及我師出海旣不報効又不投降且泊船於玠瑁之間若窺伺我者是以趙劉二都司急移師而攻之也我師旣臨又敢公然抵敵幸三軍用命一鼓而下之抵敵者殺力屈者擒除功級驗核另解外其俘獲若黃廷策爲扶忠丈人黎伯隆爲扶忠與父同母兄扶禮爲地方劇盜審情最確所當正法矣若彼羣醜武夫雖力而拘諸原士師當平而訊以法蓋塗山之衆數千扶忠僅領八百囚者未必皆盜盜又未必在囚況其中有衰老者稚弱者病羸者弄兵刼城必非此輩均當待以不死即素稱強梁者除阮輿等六人對敵被傷法所不貸其餘螳臂當陣雖宜竄斧獨念護送差官一事似爲好音之懷即法外行仁及於寬政亦非過也若與華

封諸輿悉精鋭而來者漫無差別則夷且議中國之法不平而前日之護送差使與華封人相讐相殺適自詒伊戚矣春秋之義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所以並宣威德也欽與交隣何必樹敵謹以二部之所俘獲分別解驗淮海防同知會過移送部下生擒夷賊黃道等十八名到廳譯審看得黃道等人雖烏合共集鴉林在黃道等生長於槍橘諸村同一族類呼吸通焉固屬武永禎之爪牙在范錠等移徙自塗山諸社譬之草木猶臭味也何非武永禎之徒黨打刼欽州雖選鋭而來虔劉四尙

則頻年爲害薙獮獲自賊巢訊鞫無所置對各按以辟
夫復何辭惟范突翁藍之年老黃坑阮德盛之弱夫或
可緩死分別詳奪

准陸路右部都司張國威手本移報十二月初一初二
日報效把總鄭應熊等搜獲夷賊韋定等四名等情到
廳叅看得班師令下既已止殺何問前禽令下旬餘猶
然搜捕是奸旗鼓也司馬之法在誰得犯之若謂兵不
血刃無妨擒獲然突入賊巢豈能徒搏倘遇賊相敵將
聽命於賊乎抑甘心於賊乎擅殺之獎勢所不免鄭應

熊等安得於旬日之後猶報四功也貪功違令聽本部
院以三尺從事理合呈詳

議處俘囚

爲議處安置俘囚以宣威德事陸續准水陸各部生擒
首從夷賊解送到職業已細核按驗罪狀有應駢首就
僇者有應法外緩誅者俱逐一分別解詳除各部功次
總册另造繳報外所有見存俘囚亟宜處置該職議看
得欽州之患交夷也在萬寧諸村則蠢賊四尚播惡已
非一朝在塗山諸社則禦貨防城商賈累受其害在華
封觀瀾則效尤爲甚遂合縱諸夷而禍欽城焉夷氛甚
惡罪貫已盈汎掃于山海之間差足以吐中國之氣寒
狡夷之膽矣唯是擒獲者三百餘人既難盡付之市曹
亦難盡錮之圜土除應死者論死應囚者永囚其餘邁
年者爲就木殘魂壯無惡狀及年尚稚弱者其蟻命當
念奈何不開三面之網而惜一塵之授乎如西北諸邊
俱撫夷盡善使之亦爲我用也此輩性善泅水力足荷
戈倘不死而豢養之亦當爲我用者第海北一帶隣于
交境難以安揷如南澳如柘林如碣　隔交海四五千
里每一哨船安置壯丁一二以充兵伍量給口糧如充

發軍丁例此不惟推天地好生之意示中國寬大之體
而烏頭漫渤皆足爲用未必無小補也水陸各部所獲
應從寬法者二百零六人職訊列等第理合呈詳

亙居集卷之九

閩綏安李春熙皡如甫著
男嗣亙齋沐較
邑後學徐時作鈞亭重訂

條議

征南善後條議

爲預計善後事宜以固疆圉事職奉委軍前紀贊親閱欽州城池并遍歷水路一帶要害處所俱踏看明白議照欽州爲粤東盡處孤懸海濱隣于交夷惷南服一邉

州也若藩籬不固則欽之東而廉北而南寧東北而靈山橫州不二三日而達兩粤之堂奧可闖而窺矣查先年兵制亦自碁置星列四十年來狃于無事歲裁月削遂積弱而有今日本州之民兵戍卒能有幾何雷廉之水部陸營又甚隔遠故交夷乘虛一切宜倉皇靡所措手耳幸而志在財帛禍猶止于欽城及今修禦勢難復緩稽之紀載按之形勝徵之事應所爲酌與革之宜衡分合之勢有復古爲是者而議仍舊有仍舊爲非者而議更新總之覈實于內而周先事之備綢繆于外而杜召禍之門皆善後之急務也謹條欵議于後

一議復欽城守備以專防禦

查看得宣德元年命都指揮程瑒守備欽州成化六年始以指揮領之則欽城故有守備也嗣是兵制漸弛而指揮亦不知何年革去始而裁官既而抽兵寖弱至今所軍不滿二百而老弱殘疾者與焉民兵一百八十名衙門差役又占其半欽延袤七百餘里以是分營防守落落如晨星能備守禦乎合應復設守備官一員駐於欽城添設募兵五

百名又於東西兩山借調五百名分置要害合所軍民兵時聽守備官提調操練兩山兵每歲更番如班軍例往返共給行粮一箇月坐守之日止關領本營額粮其添兵之餉暫於通省加派勸得該州郊坰可耕之地滿目就荒何啻數萬頃則分兵屯田莫宜於此合督責束兵總哨分營者開墾於營邉守城者開墾於城外有司量給牛種三年之外薄徵子粒歲終查核總哨以開墾多寡第其殿最而行賞罰則誰不共勸於農數年之後歲入子

粒自足供餉而加派於通省者隨可蠲除是兵食
兩足之法也
一議復雷廉叅將舊制以便機宜
查看得在昔雷廉兵制水兵則東西四部陸兵分
左右翼勢甚便制甚善也自萬歷二十一年設潿
洲遊擊割水兵西三部屬之自是廉之海面與叅
將不關涉即廉之陸營信地叅將亦掛空名矣故
欽州之變如風馬牛不相及即潿洲水兵故設防
珠亦置兵船於荒海無用之地與欽州龍門東西

懸隔聲聞何能相接也是增一官而權分分其權
而俱無救於變故孰得孰失自較然矣職謂雷廉
水陸之兵當合併一叅將如舊制而潿洲之遊擊
當裁也叅將若復舊制合將潿洲水兵一千四百
名分七百名爲白龍營列於當年開廠之處專守
珠池設一分總領之五百名爲遊兵營隨叅將駐
劄設一分總領之春夏備倭則叅府移駐雷陽調
遊兵營操備於海康所策應東之白鴿寨秋冬罷
汎則叅府移駐廉陽調遊兵營操備於冠頭嶺左
則策應白龍協防珠池右則策應龍門哨可備欽
之不虞蓋白鴿係寇門戶無應援則甚孤危白龍
正珠池堂奧設一營儘足守把叅將柄水陸之權
遊兵移左右爲用倘欽州有警則將陸營抵欽城
兵船會截龍門口機宜隨便自成臂指之勢何用
遊擊贅疣爲也說者曰雷廉地方頗寛以叅遊各
分一府是或一道也第水陸僅三千餘兵分屬一
府如中人貲産合之則猶足支持析之則立見窘
乏故竊謂雷廉之兵不宜分割蓋分之則力寡合

之則勢張也分之則合縱終不如一家合之則分
應自渾如一氣也若因仍而不計則廉欽不得潿
洲之兵用而廉欽終是可虞雷海僅有白鴿之兵
在而雷陽又復可虞是一舉而兩失也况潿洲孤
懸大海空城難以駐劄遊擊僻處永安守珠亦是
虛名借虛名而曠實用今計毋容再悞也遊擊裁
而守備復胥役供應不必另議又其小者矣
一議添龍門兵船以扼咽喉
看得欽城面海雖隔六十里而遥然欽江南出透

迤大洋在望絶無崇關險障惟會水之處群山落海東西錯列是爲龍門港而龍門營設爲是咽喉搤要處也查舊志設百戶一員戰船二隻哨艇四隻領旗軍一百人守之近乃易軍以兵易百戶以哨官似猶不失舊制然法踈督責兵多虛伍戰船哨艇半歸烏有矣夫邉海孤城恃此一線爲塞海門窮壘又復自驕其防安得不有今日之變乎職謂要害之地兵僅百名亦何濟於事查宋時會設水寨軍三百名彈壓於此庶幾得策乎除見在兵

不計外潿洲水兵一千四百名除一千二百名分設白龍遊兵二營外尚餘兵二百名應移此哨擇一武職領之更移潿洲二號船二隻每船可容六十人修造灰斗哨船六隻每船可容三十人共計兵三百名分爲上下班一班哨海一班守營每季更番聽欽城守備時出操練港內如尖山之外石灘之內江頗紆廻擇其水勢稍束處横列木樁中留一門以通船隻兩岸築臺二所以備扞禦每臺設營兵二十名守之孟涌地方設營兵三十名舊有烟通營方家營近年裁革亦應復設每營兵二十名尖山外舊有三墩亦應修復每墩兵三名以上共兵一百四十九名專設一能幹哨官領之如龍門有警墩頭即放砲傳號各營兵齊集登臺兩邉阻截如是則龍門爲墻備尖山爲戶楗城中兵得以內備外援而賊勢阻遏不能徑薄欽城自可殲之海上矣

一議增黃土營兵以固藩籬

看得黃土營即防城營正德元年夷目與鄉民爭

田而營始設近年因互市之地虜有刼奪乃城之說者曰此城在欽西偏相距百三十里又非水陸津道何以營爲不知此營固自有說也此去西北爲三都四峝界於萬寧離州三百里萬一狡賊啟疆而爲蠶食計若中道無援而待援於州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故營防城者爲三都四峝計也防城無營則不能保四峝且動揺乎三都防城有營則可衛三都且遥制乎四峝此營之不可巳也營而少兵與無營同兵額須足三百名而後可此

三百名合於兩山借調教內分撥設一武職總之
聽欽城守備調轄倘四峝有警責令一面報州一
面赴援庶幾勢相聯絡而西邊之藩籬可固矣
一議假峝官名色俾輔車相依
看得欽城寥濶四峝僻居西境谿谷阻深坂磴危
絕在十萬大山之麓土鄰華界民雜夷風非有司
之法所能治先朝列峝有七各立土司賜以牌印統
其民而世守之自　國朝裁土司官名止稱峝長
權不相假於是宣德間峝長黃金廣等叛入交夷

嘉靖二十年安南莫登庸願獻還侵地二十一年
四峝始復歸籍然不科其地畝每年四峝僅納丁
口銀七十餘兩今又減三分二尚鮮完納此可謂
土地人民爲我有乎如今歲之役多方保全曲意
撫綏猶然心不見信即求爲嚮導而不可得此非
有司能治之明効也既不能治以有司自當治以
彼法宜祖　先朝舊制以土司之空名與之乎四
峝各有峝長四人立爲名色把總清峝丁若干胥
籍爲兵報册於州俾各峝把總領之時爲操練每

歲冬季守備會同州官往彼閱視每峝丁口銀責
限峝官俱於此時解納州官即將各峝所納之銀
爲各峝操賞之費峝官獎激以虛名峝民暗束以
兵法責令一峝有警三峝救援所謂輔車之勢也
一議招土目耕守俾犬牙相制
看得四峝自叛華以來習夷風一百餘載其歸也
以莫氏悔罪歸我侵土非四峝自革心嚮化也文
法寬假姑示羈縻而邇夷交媾勢必不能禁絕甚
者州民有罪則走匿其中爲逋逃藪矣道路相傳

謂昨者萬寧之賊聞大兵將發多先移入峝混跡
而逃此雖難以深求恐驚反側然既可以庇夷亦
可以歸夷以彼野心何難反面若不爲鈐束之術
則黃金廣等故事或又見於異日矣查得四峝外
雖險峻內多沃土峝民雖亦務農而地廣人稀半
成荒蕪合無招集上思遷隆等處土兵五百名分
任四峝除峝民已種之田不許侵奪其餘曠土無
主者聽其開墾自耕自食兵分隊伍以土目爲哨
長擇一能幹曉事有家勢者爲名色把總體貌與

峝官等俱聽本州與守備官調發立總管於河洲責令土目時自操練每歲冬季州官與守備官亦一同閱視夫四峝不耕之地欽之餘也以餘地而招土兵則邊境漸實食其地而漸生息則兵力益強由是外有夷寇則比依借以爲援峝有奸萌亦陰持而不敢動所謂犬牙相制也

一議復萬寧舊地以嚴界限

看得萬寧三十六村今爲賊巢原爲欽州如昔之牛都也始據於范子儀續據於莫氏殘黨於是久

假而不歸矣欽域原廣似不必得此土爲利然賊巢相望距河洲僅三十里民夷雜處能不交通釀禍乎昔年總兵俞大猷破范子儀之後條議事宜亦謂萬寧之地不可使夷人復居良有見也今賊巢搗空復地何難然欽州生齒凋耗無民可徙而守耳視其地圖北隣遷隆峝東北隣上思州合無查兩處土目峝長有勢力有機智爲土人所推服者調之部領土兵散處耕守分隊立營之法亦如河洲事理其地割屬廣西上思州西以交趾新安州爲界東以四峝河洲營爲界土目亦給與把總名色令與河洲營互相依援而制轄則屬之西省如是則夷夏之界嚴交通之弊絕而制馭交錯猶之脣齒聲息相通外無襲攻之虞內無竊據之患山海邊隅稱金湯磐石矣

一議禁防城互市以絕禍萌

看得防城與交夷互市其來久矣荒遠邊州藉是而商賈騖走貨物林集不亦稱利哉然狙獪牟利或爭市而釀釁財貨居積因誨盜而與戎當回易

雜沓之中藏反戈劫奪之毒所必至也舊歲因防城商賈溺於近便移肆於州治之外而州城遂爾中禍其明鑑矣是無事則利歸賈客而地方惟沾其餘潤有事則禍延地方而賈客亦被其席捲奈何復仍小利而迷大害乎查先年有知州藍渠者懼有隱禍曾議罷防城互市可謂有卓識今中禍且慘矣安得不議罷也以上八欵爲欽海善後之計萬不容緩者乃欽在邊境人初視爲僻區交與欽隣人或忽爲易與不知疆理之外不屬職方與

西北之邊防何殊交夷狡譎難以信結視西北之
番虜尤甚欽州若不周防萬一有虞豈惟窺兩粵
之堂奥抑且職三楚之門戶及今被創而大加振
刷爲桑土衣袽之計職以爲亡羊補牢猶不失封
疆之大幸也

水兌條議 時任南戶部

爲條議水兌併場葢厫以貽永利事職于五月十四日
奉堂劄委管水兌第一差竊見兌務瑣屑弊端難究此
其故以兌米在場所寄典守者惟囤戶耳囤夫一無瀕
軍餘閑不畏法彼其多方需索饜意于粮解因以詭爲
方便取償于公家如起米入囤非不如數也越明日露
之則數又虧矣篩米入囤非不如法也越明日驗之則
米又雜矣總之無扃鑰之嚴任其乘昏夜作弊粮解欲
盗之出則與之出粮解欲挿和而入則與之入縱嚴爲
設禁猶難杜弊端此猶交通之弊也而其間飛籌混米
諸弊猶未及焉然藉令旋收旋放大數無虧即前弊種
種可姑置勿問惟是收放之間陰晴難定上囤之後遇
陰雨則不能篩篩米之後遇陰雨則不能放倘二三日

之內陰雨未甚猶可以密苫葢若連綿旬日蘆席跌
漏地氣濕蒸粮解囤頭交困久雨耽延乘間作奸則在
囤之米半化爲紅腐難以散給于軍人已收之數多歸
之烏有又難責償于粮解是上下交病也軍食所需民
脂可念能不長計爲葢藏地乎夫兌場露積從來不議
及葢藏以興作甚繁錢粮無措耳職竊計之原額水兌
正米四十三萬一千二百石有奇故法用六場今改折
二十九萬六千六百石有奇所兌者僅十三萬四千六
百石有奇是改折者十之七而見兌者止十之三也米
數既減十分之七職請止用四場分爲二差一場之內
葢厫六間四場共葢厫房二十四間約費近五百餘金
此費不必別爲措處也查兌米規例每米一石給囤戶
銀五釐粮解于規例之外尙有私貼一倍合無將囤戶
革去以應給囤戶每石銀五厘內將三厘納于查粮廳
以充葢厫之費其二厘給粮解自僱篩籮及數米會籌
等役計每歲兌米正耗倘十六萬八千有奇以每石三
厘計之應得上納囤戶銀五百餘兩貲之葢厫儘有餘
裕第請于庫內先行借支俟各處米到上納囤銀陸續

補庫是一轉移間場有蓋藏之利帑無措處之費時當交兑卽欠陰作濕厫米自可無虞而緟垣嚴鑰獘竇自然可杜積攬者不能蠹穴其中善良者不至耗折受累且每當交兑省得打點諸人與刁蹬侵漁諸費卽廳席苫蓋亦所省不訾是公私兩利也季代之差不啻傳舍職顧議及更作亦有見于積獘可杜永利可貽故不揣愚陋條其厓畧呈請若果一得可採乞批總廵查粮二廳同司廳查議施行所有未盡事欵開列于後

一六場基址擇四場適中爽塏之處以蓋厫房管第一差者卽定北二場第二差者卽定南二場

一每場蓋厫房六間分爲南北每邊三間俱東向面城背街深三丈闊三丈六尺厫前空爲篩場

一厫房用瓦蓋地基築高二尺用磚鋪墻壁下截用磚上用土築前面用板門南北兩直欄墻設二門扃閉

一革去囤戶場內無人經紀請每場設守場夫二名每名歲量給工食于囤戶餘銀內查粮廳說堂劄庫支給每遇粮解上米賃篩僱夫責令並爲協理

一場內雖有官廳一座卑陋殊甚兑差無容膝之安而有垂堂之懼合應從新葺治

一官廳背街面城門以內約束可嚴門以外各役之需索籮夫之偷竊耳目俱不能及也合無于廳上蓋一小樓前後開大窻門收米之時兑差于樓上監視調度內外可一目無餘修廳蓋樓之費亦于囤戶銀內取給

一每厫三間每間可容米二千中隔籬壁以便粮解安置合則一間同堆分則各間另貯少則一厫可盡多則二厫並收若秋冬兑粮數多兑差以判場先後次第入厫隨放隨收自無壅滯

草場條議一

爲草場積耗已極酌議停減買數以蘇商節費事竊惟留京重地設三馬草場一中和橋一金川門一清涼門其爲備至周也當時馬匹數多歲放草百萬包買草之數亦如之漸減而五六十萬又漸減而三四十萬草視馬數而遞減買草之數亦視放草之數而遞減初法買草屬之粮解後議改折始報鋪商法非不善也久則

夥生舖商僅存虛名積棍年爲包攬買草冒濫則攬棍分享其利守支耗折則本商獨累賠償于是草場之商人視之爲坑穽矣議者稍欲蘓商因而酌議折草三十六年董主事管場議于每年四季月分以錢六文折草一包計四月之間折錢約六十萬文省草十餘萬包計折錢之值僅四百餘金計省草之值則一千五百餘金也蘓商節費其議誠善使繼是爲政者襲折草之法縮買草之数不亦商蒙實惠帑無濫費乎顧放草雖四月折錢買草猶歲額仍舊自三十七年以來放草僅十二

萬有奇而買草反溢其半以致三場内之陳草累積六年内之新草倍增是一番議折徒費庫中有用之錢積場中陳腐之草甚失初議之深心而爲芻政之左計也從來場草不過備四五年之蓄若堆積過多則酌議停買今計三場所積共一百二十四萬包有奇饒有十年之蓄矣若復年年續買不爲節縮則陳積之草愈多商人守支愈困陳腐之草既累商賠又無裨軍用歲費四千金徒化爲泥土矣爲今之計職請停買五年且將三場見草挨陳支放俟五年之後仍行收買其收買包数即照支放之数定限每年止買十二萬五千包庋在場之陳草與歲買之新草相因接放常有五年之蓄此其中有七利焉五年停買節庫藏二萬金一利也五年之後買草减半歲省二千金二利也五年不報草商閭閻安静無擾三利也見在之商五年儘支易得報完除豁四利也堆草不多容易稽查攬棍不能影射五利也積草年淺草不陳腐商無賠而軍有用六利也守支攢典容易起送月糈亦多减省七利也不煩更張不關題請而有此七利其于國計不無小補伏惟台裁再照三

月場差人爲傳舍若非嚴禁乎濫買必至故套之復仍蓋包攬棍役以報商買草爲奇貨經管人役以給銀買草爲脂潤其間多方鑽刺倡言熒惑希圖變更勢所必至伏乞批示山東司每年關會監收分司着實舉行仍將三場草数見在若干應買年分数目若干刋定板榜懸于三場永爲遵守庶不至法久弊生而芻政爲有賴矣

草場條議二

爲場差將竣謬陳一得以省濫費以貽永利事照得草

場一差委監收官一員而神樂觀倉米收放亦併理焉職于十一月內奉劄管理將及三月而其間利弊頗爲究詰竊見神樂觀倉厫已頹糧米應議改折舊制神樂觀設提點一員領樂舞生二百七十名每月官支米一石五斗樂舞生三斗其米派于蘓松地方每年解貯該觀舊有倉厫七間官廳一所每月聽草場監收官親詣支放循行已久似無容議第今厫廳傾頹提點呈乞修理估計工費約二百餘金職查厫積陳米僅一千六百石耳而修厫之費乃不啻如是㮣藏空虛之時寧有

餘力及此但貯米必用葢藏厫傾安所貯米查得該觀歲派錢糧自糙米外尚有小麥有黃豆有芝蔴豆麥已經改折米麻何獨不然若照例每米一石改折銀五錢芝麻一石改折銀七錢更爲便益葢地方解納本色有轉輸之勞有蓆竹等費而糧反粗糲不堪改折則勞費寬于民間官生坐享厚糈倉厫不必修葺守厫夫工食十五名亦可裁革似亦通融之便計也伏候合裁

草場條議三

爲草場未議再行酌量乞示所司以便遵守事職奉委管理草場因見草積太多耗蠹已極謬議停減買數蒙堂批總巡廳會議侯題　請施行續蒙面諭云兵部缺馬數多欲行買補恐既停買草後有不便再酌議呈堂等因奉此職看得停減買草原謂權時節省不碍舊制亦以因時增減俟之後人誠不必題請也馬匹若爲漸補草数自當漸增第場草有十年之積縱使馬匹買補頓增一倍亦足支五年况缺馬未必便補卽補亦未必加倍乎職以停草之議參之增馬之說請以停減之数間行一年雙年議停单年議買其買草之数仍如放草

之数不得溢于額外若兵部增補馬匹聽監收官呈堂批行山東司查照馬增若干草亦增若干俟在場陳草支放將盡然後逐年接買此于國計爲不虧于芻政爲有備是亦權宜之一策也伏候裁示

草場條議四

爲草場未議再行酌量乞示所司以便遵守事職揭議前事請以停減之数間行一年蒙堂批云草場既有十年之積此歲暫停于計亦便然逐歲接買有例未經題請徒以便宜行之何如酌之爲妥復蒙面諭查先年

停買之例謄閣奉此職查得三場馬草若堆積数多亦暫停買原非逐年接買也昨年鋪商買草猶係萬歴十一年草数則以前間隔年分必非接買可知更查三十六年主事董應舉議將本年暫行停買至三十七年三場亦並未收草三十八年始行 缺下

哀榮錄

勑命

直隷太平府推官李春熈　父母

勑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昔于[illegible]以其陰德卜之乃吾司獄之吏能宅平恕以惠嘉師此其父德可想已爾李廸乃直隷太平府推官春熈之父動慕古人耻傍流俗心怡邁軸羨鴻羽之高騫教在丘墳致鳳毛之振起雖長遯於畒迺克慰於箕裘茲用贈爾爲文林郎直隷太平府推官貤渥典於綸綍慰孝思於風木

勑曰婦言不出閫閾而繫之夫與子若乃大節匪渝素宗俄競夫以成義子以成名其爲繫顧不重與爾余氏乃直隷太平府推官李春熈之母德本惠溫性含貞靜鹿門偕逸成隱君子之高風鵠操孤彈稱未亡人之雅操惟爾穀子爲𢀖李官祿養方

隆壽祺來艾茲用封爾爲太孺人祗服龍章用光
燕喜

直隸太平府推官李春熙

勑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理官毗於郡儆獄而已而佐使者六察於支郡靡不治於是朕亦靡不當問非一方一職之寄也朕故愼擇而出焉爾直隸太平府推官李春熙謙諳宏深操持峻勵獻身大對陳臬名邦而爾用鋒平刑每悉聽而致愛廉直周詢恒用晦以爲明

士地咸藏其清和監牧雅資其詳練眾茲明績載在程書茲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朕致愼于四聰四目者爲非以爾助宜使指於下乎一人業有宏裨焉然自今所爲寄彌近所耳目於四方用廼滋遠宜謹蹈蹟其在明信平易履之初曰素履往無咎尚無墜爾素保厥終哉

萬歷三十年三月　日

閩綏安李春熙皞如甫著

男嗣玄齋沭較

邑後學徐時作筠亭重訂

南京戶部郎皞如李公墓誌銘

辛卯同年予所畏者直常龐公皞如李公皆魁梧廉幹具經濟才然皆坎坷以卒直常官猶至監司皞如乃屢起屢躓凡三爲理一倅州再爲郎而終不免噫乎甚矣天果無意於斯人耶豐其才而塞其遇此豪傑所以摧

心而長噗也予既惜直常而尤痛悼於皞如皞如李姓春熙名號泰階邵武之建寧人也爲人豪爽廓落善飲酒諧談風發其精神氣魄籠葢人數倍發摘奸伏如神而尤長於應變盤錯紛糾譚笑定之筮仕爲姑孰李巨瑞劉朝用暨祿以礦税至而劉最鴟張乗襄陽南康郡邑吏逮問之後挾郡司馬以下庭衆素服以見皞如直以錦繡往上堂與之分坐劉嗔呵之皞如曰錦繡吉服也入朝服之公能加于　至尊乎且素服於公不利劉無以難也既來報謁郡堂後故有

太祖殿葢初渡江時視事所皞如引劉拜殿上謂曰此龍飛首郡於孝陵爲右臂不宜震驚劉默然自失越二日行矣暨祿與蕪關榷使爲難欲奪榷權業已草疏公與同官力爲解暨漫曰吾與君約能豪飲勝我者聽葢自雄其量度莫能敵也皞如曰予即不豪豈惜一醉解紛於是對飲至夜分各盡一石將徹矣暨猶未已復呼酒立飲六十巨觥乃罷及旦皞如往尋前約暨方狠藉枕上謝曰公真神人吾敢食言遂取疏草焚之而蕪關之難解當是時礦税毒天下人莫敢攖而解若承蜩如

此郡故有楊家壩護城且護腴田千頃久決無塞者郡守估費七千餘金以屬皞如僅予七百金經始皞如視決處深五丈木植所不及令人囊沙及半乃施植將合口適有漂舡從上來取以塞葢閱三月而壩成費僅三千金而民不知役令民各實所餘田如干畝六而取其一爲官田市以給費民懽趨之曰無壩無田安所得五於是築費大足併還七百金於公其築梅塘圩亦用是法二役後數十年久壞不治之堤收田數千頃不費公家一文古無是也而皞如又善治獄凡他郡疑獄久滯

理法所難處者輒移皐如一審立剖是時皐如之名冠江南日久內轉矣忽爲貪令所中謫倅徐州徐有石狗湖故膏壤地也皷塚環焉蠲爲湖久矣前守决之幾壞城柤戒毋决皐如獨請任决先爲壩障城徐開數道入河徐决之一月而涸復爲膏壤矣近徐二十里堤决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皐如曰濫其請載米往餉之實其功則不及千人三日而報畢使者曰何其神也且米安從出曰徐斛故巖奸胥入民錢往往以升斗之數爲石數吾總其石數入倉而離其升斗之數於庭故無

能欺而米有餘盡奪之奸胥之手以爲河伯用且役者喜於得米故速就也何神之有使者大嘆服之尋理端州是時適有交南之役將兵者往往妄殺冒功有黎孝廉崇勣者以三金市一頭路無人跡矣皐如爲紀核首戒妄殺閫帥張國威報首功半非交人裨將張繼科襲破塗山塗山不爲惡者也皆削其功不錄諸將衷甲以爭皐如斥之退顧怵之曰首惡在嘉論山何以不往曰險皐如曰彼且恃險不設備吾出不意以正兵攻而伏狠兵於山後緣險入破之必矣於是嘉論破而罪人得

皐如盡釋其耄幼女婦及病與愿者交人大服以此入爲比部郎職章疏閱實部使者恤錄多所平反司寇趙吉亭曰曾子謂得情勿喜如李郎治獄欲勿喜得乎未幾有代藩之事代之濫妾裴生子鼎渭王歎于子託爲張內助出及張生鼎莎王始吐實請改正　上切責王而封鼎莎爲世子晉江李公實爲小宗伯既數年李公入相與言者不相得適鼎渭訐其父屬伶人張國正輦金錢入都謀奪嗣言者借此傾晉江遂左袒渭而交章詈王及國正爲邇者所獲皐如鞫正具得其交通誣訐

狀乃疏論之曰按宗藩要例妾未經奏請者爲濫所生子不得嗣裴既濫矣渭安得立且訐父非孝元喧訟君春秋非之今渭乃訟父言者黨子抑父毋乃非春秋意乎臣請鼎莎仍正世封量加渭贍給乞允閣臣李廷機去免言者側目仍乞罷臣爲出位言事之戒疏出長安中大服而黨渭者固刺骨矣乃假手外察以粤中紀核稍狥爲名藩臬長庭辨之曰李君當衷甲之變力遏殺機華夷方尸祝之兩經臺使者核而上其功以卓異晉今官乃以爲罪何以服　天下當事怵于黨渭者竟調李

彰德年餘始入爲南戸曹皞如念數忤要津無益遂欲歸休而少司徒蔡公使人誘之曰來吾當爲若成雅志至則笑曰部虗無人吾肯舍子則以水兌差畀焉是差季易而置塲在城外露積一過陰雨盡溼而國夫且夜竊解戸苦之皞如請建倉厫十二間虛中爲廳而儆其樓以便監視其費取之解戸蓆囤銀四之一而米免溼盜歲可寬民間千五百金于民大便而軍亦無溼粮也部差惟北新最獲淮安次之有鈌輒爭而序次當皞如者再輒辭庫差至則受之署部蔣公曰差若可讓亦復可爭令咸事強委北新劄于皞如皞如遂杜門請告蔣

公不得已令舉代者皞如舉孟公遴林於是覬北新者失望遂以飛語中皞如復當調外南中公論大譁李郎乃以讓差受疷而皞如怡然歸矣歸三年而卒皞如生于嘉靖癸亥正月乙未卒于庚申年正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䘏時頴異其父廸奇喬公子也豪于酒家壁立有輒以與人曰吾子能大我白芝公之業無所事此謂太孺人曰而績我飲以相吾子學及皞如貴贈廸太平府推官白芝公名秉絙弱冠計偕以閹振擅權絶意仕進父慶安孝廉又上爲汀州路教授竹樓公國子助教錄則其始祖也李旣世貴位皆不達皞如負大才而遭又若此其將發于其後耶皞如四子長紹經邑庠生早夭次紹綸次繪又次嗣玄俱南太學生其母張也皞如事毋余太孺人極孝不諧其室孫男四公䛆公志繪出公憲公懋玄出曾孫五開發開萬開曠開昶開曄嗣玄將塟其父來索予銘予與皞如直常皆黃安耿公門下而皞如又同兩榜知之頗詳銘或不誣銘曰

騏驥乎束其足楩梓也斵以爲棒天胡爲生人胡爲辱

已矣李公一丘寘寘脫其梏千世而下留芳躅

崇禎己巳年六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奉

勅總督錢法前督理屯政三山年弟董應舉相甫頓首

拜撰

明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泰階李公墓表

綏城李公諱如同先太史舉于鄉余夙心儀之然未識其人也乙卯官南曹一見余欣然臭味引之入林恨相知晚命余兩序其詩版行之其筦民部庫鈔出納不徇要人請因而蜴譖起中之考功法不得則嗾司糾者論調拂衣歸歸三年卒後癸亥察京朝官南北臺省言丁巳留計倒公植私變化非是盡斥二三娟人且暴其穢狀引公爲據公論乃大伸而惜哉不及見矣余時與公同逐亦坐持法迕彼怒矣謂公曰皇甫威明耻不與黨人余附公黨籍甚幸語具白門草序及贈別詩中公旣還山不復出余猶作寓公永承諱爲位哭山川緜邈恨束芻之莫繇致也甲子孟秋公歿已五稔季子嗣玄撰次公行畧乞董少司空志而以狀屬余余曰狀則君之述備矣余何能贊一詞夫司空銘其幽而余表其明使余任表其可乎表曰公諱春熙字龣如別號泰階昭武之義寧人也先世家禾坪宋末國子助教餘始遷焉餘生汀州教授某某生璧四傳爲晉安慶安兄弟皆辟孝廉慶安有子秉組復與從子夔同舉時人榮之組憤閹振

擅權不應進士舉卜築山中族始大曾孫奇裔有長者稱其季子曰文林郎廸則公父也以公司李貤贈如其官母余封太孺人公幼奇儁書過目輒覆誦贈公課之因夜讀咿唔聲與太孺人機杼聲相和也時摩其頂曰吾門待子而興公益孳孳力學以祈成父志凡贈公所爲貧而喜施骯髒豪於酒以有此兒耳年十四而贈公歿公以藐孤辱在伯父伯父不念鞠子哀困之大役將釋憾焉公事滋益恭意稍解十八隸諸生叅試輒傾其儕偶然不以賢智先人遇同儕逡逡遜讓人以爲有祖風戊子郡試公第一己丑庚寅學使者黃安耿公兩試皆以公冠旣餼于庠遂以辛卯舉其首解額則先太史志清也戊戌成進士除姑孰李姑孰三輔郡李則三監屬耳目焉察淵射隼結習固然留繼直指以十數人人有所建白李斳各諳其歡益工窺瞰務刻鷙公獨持平列郡有疑獄必以屬公片言而决即發摘若神顧不以明察自多多所解網其大者如申任俠程君房死辟辯仇瀾垂髫子繼祖非盜父子得無併誅皆人所縮朒心知其寃莫爲申理者也而復楊家壩梅塘圩皆以公與

事任力奔奏沮洳中兩立不避水深五丈以長木爲植
而舁簣尾石塡之令民富者助丁夫布囊貧者賦竹簍
陶甓腐草百日而墻成六十日而圩成費省矽估什之
七事半功倍悉如計料而以沒官田百五十畝之入充
歲修需爲鹵稻粱人以比之鄭陂鄴渠焉會礦稅事起
中人劉朝用邢隆竪祿啣命出辜榷爲權貘貐礬齒而
劉尤鴟張公思有以折其氣請直指牛公枝柱邢而身
自當劉劉挾璽書賁苛禮丞倅以下皆手板長跽公獨
章服與守分庭抗劉卒無以難也已視厨傳甚設則大

喜公因識劉曰此　聖祖龍飛首郡且　孝陵右臂不
宜鑿它日　主上罪地脉誰執其咎劉咋舌驅車去邢
亦以牛公欽戢不爲暴豎之駐蕪陰也欲兼榷木厰歲
索水衡二萬金不得則以忤旨鬪頼公從杯酒間解其
阨木稅得無增而翼奸之虎而冠者悉收論如法畿南
安堵公之力爲多其攝蕪陰篆訟者嚮集論之解嫱封
其牒三日再熟乃訊訊無留獄而金矢之罰則以給學
宮資貧生膏火至詰主藏吏之移帑金而權子母息者
銖兩之姦盡知之然不坐辜僅責償如額而已郎覈徵

郭粟亦然曰吾不忍陷人干死也後書爲絜令其賦若
干爲一鋌鐫冶工名而以倉之縱衡丈尺定積穀多寡
復爲探竿以防揷和令狐鼠不得窟穴而金若粟無闌
出者矣理郡五年考上上剡薦二十有六章十四居首
主爵且以高第徵而于鄰封考功郎其不耐阿邑意不
無少望當塗令者年少而滂行無節諸臺使按之公憐
其材實陰爲覆匿署篆稍徵其舞文吏令疑公之發其
私也潛訐之考功郎郎因以修郄用計典鐫一階報至
士民駴愕走控諸臺使遮留不能得則爲八歎十二冤

播之風謠扳轅哭聲震野公各爲愀遣乃去去而客金
陵橐不能名一錢外之諸臺使爲治裝始北謁選得徐
倅徐冠蓋織路公攝守設法甦郵傳賓至如歸而民不
厲其築堤捍黃身先畚鍤視故有益無因而葺黃樓移
坡公祠瓶礲堅好望之崇墉言言也又決石狗湖洼之
支河而修其廢埂以遏水勢墓田膏壤悉還舊觀歲以
有秋澤及枯骨矣淮上捕妖人趙古元株連蔓衍它邑
希功公獨不擾芒碭草澤萑苻嘯聚公設方畧擒其渠
魁餘黨鳥獸散州城一夕火飛燄及倉公力疾拜禱願

以身受旁舍燼而倉不害此三事徐人迄今慕說之士
何稍遷雲南李以遠難將毋躓乞一穜近地部覆移端
州道姑孰郡人爭以壺漿迎車爲軏建祠伐石頌德像
而生事焉端制府建牙地其劇倍它郡公斥蠹振廢清
訟牒汰墨贖懲崗民之服毒富賴者黃崗廠之権次當
及公公復固辭以風墨吏俗爲頓革安南之役制府以
公司監紀戒諸將毋妄殺閫帥張國威掩平民冒首功
裨將張繼科趙應科襲塗山殺交人挑釁皆彈治之令
戮罪行間賊踞嘉論山犴不設備公曰是可計破也勅

將士賈勇先登以正兵攻其前狠兵潛遶鳥後攀援上
兩軍夾擊殊死戰斬級踰千它俘獲四百有奇捷聞上
功幕府凡統禱寄名尺籍而冒賞格者盡削之後制府
被劾臺使覆按欲加文致閱功簿甚核竟不能爲制府
皐則以塗山功削去也事平論功賜金幣旌擢比部郎
簪筆本科一切封章爰書皆出其手奏當平允爲六曹
冠而議滇撫獄及疏代王父子交訟事尤破拘攣逢國
體滇撫以棄印全城卒之賊首擒武定復皐不當以功
贖耶且賊未嘗有得印之利我未嘗有失印之害將取

固予功不覆過公所爲訟言其冤也議雖格然滇撫卒
以此緩死若鼎渭之以子訟父至醜詆其中蒂事則惡
之大者且令伶人張國正齎金薦賄爲邏者執訊盡得
其交通狀獄既具公乃上疏其畧曰代藩之獄廷議紛
紜不過謂宗藩條例與要例異耳夫條例之删爲要例
猶大明令之删爲律例也刑官議刑當從律例則禮官
議禮當從要例要例昰嚴在奏請二字裴氏未經奏請
則濫妾也而渭欲稱庶得乎議者謂要例定于萬歷之
初渭生于隆慶之末不知王者之法萬世當遵不謂生

在例前者可犯生在例後者乃禁也若謂濫妾祇限庶
宗不及親王則宗室欵中首載長垣王事可曰但爲庶
宗設乎昔元咺訟衛侯于周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
不可聽也君臣將獄父子將獄令父子獄矣衰周之世
猶伸君而詘臣盛明之朝乃黨子而抑父于義爲無上
于法爲亂常臣謂鼎莎宜仍正世封鼎渭宜量加賑給
代王傴句雖經儞舉於當年猶煩聚訟于今日誰生厲
階宜加重罰疏入不報諸黨渭者交詆公必欲引繩批
根然辭直而辨且跡它事無所得癸丑乃假外計以爲

紀核稍洫也粤藩臬爭之強竟以舊官調得鄴李福
王之國道經鄴中廚傳將迎公佐守主辦而部署車徒
則以屬公車千輛馬萬匹夫二萬人女夫二千人咸肅
給王不留行民不病供鄴生鈔沖襄以觸安陽令坐死
立為理出時令方當要不顧翻異也而解李文林之贓
得無瘐死杖下釋新鄭二任子之爭宥乙普明之悔罪
疑惟輕不罰而化矣乙卯轉主甬計曹且投檄還山而
少司徒蔡公固要之路不獲遂初志至則監水兌兌米
山積無盜藏遇陰雨多浥爛囷夫或因而竊焉公請置

囷窌而建樓其上厰四牕敞可一目盡以餉軍秋毫無
損輸者受者喜色相告也其監草場則以場積草百二
十萬有十年之蓄歲買倍支數非策請停買五年可省
二萬金而新陳搭放務政亦不匱因條上七利識者韙
之部榷杭關淮關皆朘差吝應以公往公力辭者再而
獨任蕪庫曰吾以避羶也庫地壞且塗塈不周間有鑿
垣胠篋者公為葺鎕漏嚴扃鑰節浮費釐錢法而平其
衡量出入如一撓舉亡染凡輸兩粮者式歌且儛謂李
公生我則又曰安得李公長在事我輩得霑溉餘潤飽
妻孥也御史某子甲挾主計立威納輸者賄數有闕說
公不能曲徇意失望會北關差次復當及公公固遜如
初署部少宰蔣公強委劉焉則杜門移疾必一去之為
快蔣令舉代則推孟君楠有與援者弗及也其人亦大
恨二憾交媾中之謡詠而公復隸諸籍矣一時人情相
顧搤腕異哉李郎之蒙議也以讓差大司馬黃公少司
馬衛公尤深惜之少宰蔣公曰吾貳銓且署計懊不能
白子寃然子再辭榷關而以蕪庫累辭十萬受萬誰則
信之事久當論定毋介介公嘆曰吾白首為郎安能復

持手板向貴人折腰歸休乎大丈夫義不再辱況三乎
藉已氏得釋徽纆甚幸將毋南還築南郭草堂為終隱
計揵戶掃軌於郡邑無所造請餅罄釜塵意泊如也戊
午聞遼警輒氣噎不能食已未聞三路覆師復以毋太
孺人疾色憂不滿容病日加病徙猶夢提一劍入遼與
熊經略籌邊事歲除之夕知病不可為問夜如何子嗣
玄曰子刻矣曰是為建寅生人之始手畫太極圖書含
元二字焚香拱揖稱華陽真君不置口問其所以咲而
不答有問疾者亦不應問不言何意曰吾止知西來一

意耳所幸廣陵姬日侍側聆之若無覩垂涕間之麾使去惟願嗣玄曰魏顆奉治命爲續出就正寢戒家人毋相化整襟匡坐而逝時庚申正月四日也距生嘉靖癸亥正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配張孺人生四子長紹經邑諸生蚤殀次紹綸紹組嗣玄玄以郡諸生入南太學次公行署纚纚萬餘言婁疊有致稱其家兒矣孫男三公恕組出公竃公懋玄出孫女九皆幼公長身廣顙豐下美姿儀善譚咲與余子夜披襟懸河霏屑不知其膝之前也然外和中介非義相干不隨不激默然使人意

消其職刑名錢穀米鹽猥細一一精覈又善因民之欲順流變化所謂劑與除限刻節適覺目中無盤錯嘗語人曰昔人謂不加賦而足用非虛言也使我司會十年當令太倉紅朽避左之役毎恨不得在行間有髀肉復生之嘆固知公未忘世也而齎志以歿不及大用惜哉余材不逮公而文心書淫蠹桂之性忳悒侘傺之遭大畧與公類凡公所爲名譎謗功府皐德買怨謡謡訾衛涅白磨堅余皆身嘗之而滯涸躬路官不逾曹郎年不至下壽通籍二十餘載無一畝之宮三徑之樂室中惟

圖書香爐酒具茗椀卒之日槖無遺金至鬻郭外田以給喪事傷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同病相憐同明相照余非夫人之表而誰爲故節其大者書之石而表曰明承德郎南京戸部主事李公之墓公雅負文名分考文闈者三兩畿江粵並稱得士錄文多出其手所著玄居集十卷其行世者有尊制芻言清屯末議應酬儷語詩則姑孰草旅言彭城草粵草燕草南征草鄴中草白門草奕奕清響皆得唐人三昧古詩以逸情舒其孤憤可謂怨而不怨若手次黃伯思東觀餘論有眷有倫不

忘其鄉先哲亦公稽古右文之一班也

天啟四年歲在甲子修職郎南京國子監監丞年家友

弟溫陵黃居中撰文

祭文

董應舉撰

萬歷庚申夏初客有傳韓如年兄棄世者年弟董應舉駭而泣泣而疑天阨韓如至是耶昇以杰異之才若有所遺而投之又阨之以遇使之起而蹶蹶而起又起又蹶不得一遂又使之不能久存於山林鼓鑄六經聲其有於後世若畀之若仇之天於韓如何酷毒也豈天之生才如翳羽然牙使自殘傷實無意于厚之耶不然韓如何以至此也韓如性至孝其事母太夫人纖微欲惡必慊其心其才最長于應卒嗟咄風生所至稱神明焉嘗署當塗貸千金于府爲民築埧護田千頃卒還其金實不費一錢也曰吾特借以爲倡耳豈有因民利而費者耶出判徐州出羨米築堤省費十倍欽州之役晝討盪亂能以仁止殺異類懷恩予嘗謂辛卯榜中才足合變可當一面者則韓如真常而今皆已矣然則天之生才其不爲厚之果也嗚呼痛哉韓如有子足承業天或者有意焉獨使賢母老哭韓如韓如其不瞑于地下矣痛哉一奠尚饗

鄉賢公移

邵武府建寧縣爲舉行崇祀鄉賢事承奉　本府帖文案炤蒙　欽差提學道副使樊　須發八閩學政內開鄉賢名宦風教重典其有德行卓然名世爲朝野共推者提調官徑自申文不拘時候亦不必生員具呈結勘本道徑自裁酌批行今查有建寧縣已故鄉宦李春熙存日素爲鄉評推重閭里咸服堪以崇祀合就舉行備帖仰縣速將該縣物故原任刑部主事李春熙建言被謫同籍存日行過政跡逐一覈實取具師生里老各結具繇竟自申詳　學道批入崇祀等因奉此隨經備行本縣儒學查結去後今准該學牒呈行據廩增附生員董邦廩程榛徐大公等結稱查得本邑已故鄉宦刑部主事李春熙少以儁才早登甲第筮仕當繁劇之地讞決著神明之稱遠近之牘必取衷異政旁敷七郡大小之獄罔不慎全活奚啻千人築壩修圩姑孰享富饒之利堰堤決潴彭城免胥溺之虞折稅璫于笑談樽俎之間遠淮撫于薰蒸氣燄之日交南犯順力贊戎行執法紀功冒功者必削痛懲妄殺擅殺者必誅破嘉論而中

閫之威霧遐暢箴善後而嶺海之門戶遂安入晉雲司
更多顯績緩宛令之宛章五奏而士氣獲伸雪滇撫之
宛書再陳而刑章不紊正代藩世封之謬倫紀賴以常
存辨李相忠介之操公道于焉不泯一麾而出三已何
辭條水兌之宜而國儲永裕節草塲之費而務政恒修
筦太倉愼出納大著廉聲辭榷稅明素心更彰奇節乃
中外奏休明之績而特立無援雖歷處脂潤之塲而
宦囊如洗若稽素行尤重鄉評片刺不入公門一室居
然寒素擁書萬卷庋幾登作者之壇自命千秋允矣得

風人之致毋病而衣不解帶以此亡身簀易而口不忘
君猶思報國即此忠孝之純備堪爲邦國之典模循行
盛典特祀鄉賢不惟高節清標有光俎豆抑且流風遺
韻啟我後人結報到學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陳國禎
會同訓導劉自堅通學廩增附生員董邦㢝等齊至明
倫堂查看得已故鄉宦李春熙品從冊鑒操以才高泱
讞持籌瑞露與春風並轆贊戎却勢廟謨將國是齊揚
中外歷敭而不有其家冠蓋冲夷而不耀乎里侍毋病
有身代之悃遠公門無物染之言著作凜凜飄飄讀其

文已想其槪門庭落落穆穆廉可爲斯世孰優曠典何
沉于寡營輿論多歸于孤韻等情又據通縣鄉宦鄧大
猷舉人艾如芝恩選貢弼貢生許元監生徐步昇等呈
稱已故鄉宦原任刑部主事李春熙正氣凌霄清操矢
月立朝已著大節居鄉益懋賢聲折礦監劉朝用方張
之氣而姑孰之地脈獲安解稅璫豐祿許奏之紛而蕪
陰之商稅頓減築楊家壩則人文競爽于三吳修梅塘
圩則水旱無憂乎嵒至牒神而感夢擒奸步禱而迴風
滅火精誠直貫乎鬼神分仇潤父子之羿雪王森文致

之冤明恕久孚于遠邇爲理已逾五載郡戴神君全活
奚啻千人庭無滯牒旣心力之雙殫詎謳詠而一麾八
數十二冤呼籲於長安道上闔城數萬口孺泣于采石
江邊旣謫彭城殊忘傳舍築蘇公堤而馮夷戢怒決石
狗湖而枯骨歸仁惜邊城之議不見採于當時致潰決
之驗果彰明于今日理粤而貪泉莫染征南而嘖室功
高削冒功則悍將斂手懲妄殺則驕卒寒心用能張皇
天威破嘉論如反掌爾乃綢繆善後奠荒服若苞桑迨
晉西曹更抒讜論折王師之角而爪牙無以張其威伐

牛令之謀而阸蜮無以施其壽至若正代藩盈庭之議
而千秋之倫紀以明辨晉江特立之操而一代之清貞
不泯苟兒存清議以還天地何恤擲一官以謝時流鄭
下烏飛詎嗟鵬息白門螻伏亦壯龍蟠條水兌節草塲
圖儲不竭于漏巵篼太倉辭權稅素心彌堅于永路迨
其中浮議而還初服居然棲環堵而食清貧隻字不入
公門閭里相安臥矣寸心可盟屋漏表裏寧有間然始
焉移孝作忠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洵孤忠之不二既
乃求忠吁孝則選耳而進衣斑而舞寔純孝之無雙採

輿論之允乎宜籩豆之有踐乞躋祀典作我民模又據
黃舟保里老王大還等結稱已故鄉宦李春熈勁骨匡
時和風煦物勵勦九節非小人所敢與知孀睦賢聲卽
兒童所能共信事孀母儼若嚴君終身孺慕視群從譪
如胞乳加意撫循跡絕公門三十年如一日卽予羽無
以加焉德乎閭里千萬口有同聲意彥方當如是耳楊
朱爭席久矣貴賤之相忘否舊傳家幸甚溫恭之濟美
允乎民望宜祀學宮各情到縣該　本縣知縣鄭　看
得已故鄉宦李春熈經綸才高琳瑯品粹比部著平反

之節貫索星沉司庾多轉輸之功持籌節峻當稅璫之
縱橫奏疏以褫其魄值交夷之猖獗奮臂以挫其鋒事
發毋而衣帶不解虢虢籲天祈願以身贖履宦途而卓
異居多在在尸祝蔚爾以名揚跡絕公庭飄飄作松蘿
之主芳垂青史詞華媲司馬之風雖囊嘆羞澁猶饘視
乎錙銖卽饘粥不敷亦周急乎鄉黨忠孝播流今古節
義煜爗乾坤允宜崇祝鄉賢快覩香生俎豆等因到府
該　本府知府阮　諦自華覆看得昝者代藩之役中外
甚憂之非憂代也在卽署則有李公來公當于　交戟

下見其同疏而拜免而待罪承明之廬或語之曰　天
怒正未測君職無言責官非典司令藥珠之扉晝鐍而
出行馬之內經旬寂然皆相戒勿盼蠻矣卽不報君進
退當奈何對曰所以爲此者凡以交章併寢經旬寂寞
如空庭然但得　天威早霽　宮闈晏清　元良無恙
卽以兩小臣嘗此何害詎能顧藩嗣惜殘喘乎
神祖愍之但予出位之罰薄譴而已一念精忠可謂捐
生死對屋漏者宜乎其祫　君父邁倫夷也至其峻以
持躬清常暎物五十而慕貫孀彩而賤簪纓三徑就荒

擁圖書而忘田舍公門之內軒車永絕于滄臺郊里之中月旦每嚴于許劭則令綏安人士所共稱傳也若乃距稅璫之虐焰氣奮膺審剖濟下之訐謨功存息壤十行並下辨疑獄若或告之一硯不留視權關若將浼我當塗之壩蟻穴無窺采石之松龍鱗在望則今姑孰人士所共尸祝也畢府托塵姑孰之兼葭縫阜綏安之犬馬躡塵趁省省愧倉香忘人至鄉令慚宿草以在朝野之所見及聆士庶之所稱靡有間言允孚輿志既經勘實前來相應遵照明文特爲申請下本府及縣學置主

附祀鄉賢祠內庶使折檻之旌不負　天容于皇祖烈祖之享允光斯文于宮牆矣緣係申報轉詳崇祀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據此合就請詳爲此今將該縣申繳到官吏師生各結狀合行備由粘連另具便覽書册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牒呈者蒙

欽差清軍驛傳兵備道帶管提學道副使陸　看得本官持身峻直秉性恬夷獨清獨醒絕無諧世之骨爲忠爲孝雅有格天之誠升沉顯晦何常道德事功不朽雄文纁虎特彼緒餘浩氣披鱗乃其大節亟宜崇祀用以

維風仰府置主迎入鄉賢祠內繳

元居集九卷附哀榮錄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李春熙撰春熙字皡如號泰階建寧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郎中是集詩五卷文四卷後附哀榮錄一卷詩分姑孰草彭城草旅言粵游草燕游草白門草鄴中草七卷文則奏疏及征交阯時文移公牘條議悉編入之第七卷中論代藩爭立一疏尤其大節也集爲崇禎辛巳其子嗣元所編此本又其裔孫芳所重雕据嗣元序當有十二卷今止十卷然首尾完具又似非缺佚疑芳又有所合併非盡原帙矣

蟄菴日錄四卷

〔明〕顧起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蟄菴日錄四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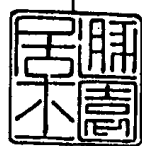
蟄菴日錄小引

两年來余足疡至冬輒發發輒累數月而後愈因是寒月卽自繭一室塞向墐戶閉影不交八事常自唉以爲似昆蟲之入蟄戲名所居曰蟄菴兒子頊以兩歲中所作文字類而成帙請余名之乃命之曰蟄菴日錄昆蟲之蟄也所以完其神固其氣外葆而内不傷爲春來發藏奮動

之用騰雲游霧莫大于龍虵易曰龍虵之蟄以存身也變化之道全賴蟄以致用卽肖翹蝡動莫不皆然人乃不能爲至日之閉關有發無藏日搰搰焉以趨

于盡何哉蟄也不足以存身何貴于蟄若余智不如葵不衛其足徒令人訝其項間甚不庭耳因錄是有感書之以志余愧

天啓四年甲子仲春

遯居士顧起元太初書于遯園之快雪堂

蟄菴日錄目錄　壬戌上

大明永慶寺重修大雄寶殿記

大隱園草序

夢回

請告得　旨志喜六首

少宰盛陽峰年丈以詩見懷答寄

九如圖序爲汝澤汪君五十壽

元介宗伯以少宰　召纂修實錄奉賀

門人劉覲國參岳關中詒書見訊答寄二首

房濟師侍御按部兩淮奉寄二首

陳太夫人八十一首子爲南通政景玄尋通家友也

哭趙宮詹睿通 有序

湛華堂匱稿序

王雲池先生九十二首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兗州府同知坦菴史公暨配贈宜人楊氏墓志銘

通州太守了十周公榮膺　覃恩封典序

南京都察院志序 代作

雨中顧孝敷陸喬之王不驕過遯園

潼川張九菴先生貤贈子計部君屬爲挽咏

賦得排律一首

祭吳母程孺人文

偶書四首

馬雁臣五十猶子似昆其門婿也屬尋賦以祝之

空倉

哭談玉汝長歌 有序

送倪元道守壽甸

偶題似友人四首

中元節起建盂蘭盆道場功德疏

吳北陽侍御按部淮陽枉書見存答寄二首

中秋夜有懷寄澹師侍御二首
贈鄧彰甫序
南都永利碑書册序　一
詩經起予序
贈參戎李君秀野二首

蟄菴日錄目錄終

蟄菴日錄　壬戌上

大明永慶寺重修大雄寶殿記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六朝佛剎之盛近在都邑者不可勝數千三百年以來獨永慶與延祚之二寺堵波巋然而獨存然延祚于永樂後斥而爲國之儲胥而永慶之門殿廊廡具體猶在豈非幸哉夫以同泰之廣大湘宮之麗靡甲于真丹不數十年脩師蕩

之尋已燼而爲冷風爐而爲刼灰矣曾不得與荒草野花存彷彿于吳宮晉苑之内永慶傳稱剏于梁之帝女然史不經見乃獨後諸剎而不毀雖成壞之故别有因緣夫非以其巖壑之美竹栢之秀名人高士多所棲託有時爲之護持者哉先少宰毅菴府君未第時與宮諭澹園焦公同讀書于此既貴而巾車躡屐之游歲時相踵余少又嘗與友人張孚之太守鄭尚德張盤

甫雨博士郭成也馬仲履二文學講業其中書
囊筆格茗椀薰爐强半與赤髭白足爲侶今去
之三十年清夜夢回追憶舊游時縈方寸度壑
之踈鐘飄空之清梵隱隱在吾耳盼中也寺之
大雄寶殿不知構自何時莛楹榮梲朽蠹且盡
岌岌乎不可以支旦夕官諭公常延普惠海德
柴師捐募葺之議未定而公逝今又踰數年其
貲亦化爲烏有矣余念先少宰杖履之跡寄此

者最多且父余兄弟胝之不啻如羹墻且余自
少而老往來無間今將以此爲蓮社香山因偕
余弟羽王學憲太復孝廉及猶子肇昆似昆輩
各捐貲倡之而屬柴師與住持仁弘等共募以
訖前事韞甫與友人王君不驕又從而爲之綢
紀于是允祿仲茅俞公太守价卿韓公各以舊
履來助勝緣而他縉紳先生若善信檀施者日
月輻輳新安夢圃鄭君布金尤廣乃盡撤其駁

落朽蠹者更而新之材堅而工良費當而程速
此殿不但還其舊觀且更恢其前制矣既成仁
弘等伐石請余文紀其自余因泚筆識之寺南
爲謝公墩是太傅與王右軍共嘯咏處東揖鍾
山西北控四壁諸峰實據登臨之勝六朝名刹
在都邑者此與冶城清涼鼎立而三王介甫誤
以城東康樂坊之謝公墩當之未有辨其非者
今此寺與此墩幸不終爲半山所奪余尤願後

之士大夫游憇于斯者毋視爲逆旅之郵一去
卽不復顧而諸苾芻之住山者亦毋視爲三宿
之桑一把之茅塗茨丹雘務殫厥心使像設常
嚴津梁永固不至與同泰湘宫終變滅于冷風
刧灰也超成住壞空而上之豈不盛哉於戲斯
又余兄弟未盡之願所覬與見在未來之君子
勿替引之世世爲兹山作護持者也

大隱園草序

魏國六岳公方膺　上命視江上水犀之師保障南國而公玄心遠韻有超然在雲臺煙閣之外者數上書請解兵柄　上重違其意特加秩宫保以寵之公舊闢園于飲虹橋之西署曰大隱至是益拓而治之因日與客嘯咏于其中雖極池沼臺榭之觀而不損魚鳥之真境時御絲竹管絃之樂而特諧山水之清音當其感物托悰懷人命侶篇什間作奮筆如雲情屬煙霞辭

麗金䕶乆之乃裒前後所作板而行之此大隱園草所繇名也或謂大隱之義肇于東方彼其以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之意待詔金馬跌宕萬乘之前使人莫測固有以也公雖暫時謝事而璽紱之華湯沐之厚為東第諸侯冠如　上一旦以鋒車召公謀所以注意安危者公安得更遂前請專所稱大隱者而居之余曰此乃公之所以為隱公之隱所以為大而區區山林朝市之跡其小者也夫抗跡丘壑者物之莫疵其槃也易寘心貴富者人之得臻其方也難如公之玄心遠韻運撫世之業而世無所攖孚及物之功而物無所繫如龍之游沼也而神常蟠于九淵鳳之巢閣也而德常翔于千仞此公之所為大隱者也彼東方之事較之不幾乎以斥鷃而料南冥之運乎哉至若公之詩俊氣高騫逸情夐發即而像之如龍車芝蓋金支翠旗翺翔容

與于素雲絳氣中使人望之有梯虹御風芥六合塵四海之意此政可以得公大隱之真不獨其詞之工可法而可傳也

夢回

藥囊茶竈伴晨昏門外唯聞雀語喧老至倍憐春欲盡夢回初覺我猶存五朝漫憶先賢典六召虛承　聖主恩獨有雕蟲餘習在時將文字與人論

請告得　肯志喜六首

封章三上九重天老病欣承　聖主憐[illegible]逢多難日焚魚初及中興年擊鮮詎有千金槖種秋曾無二頃田惟許報恩心一寸芙蓉秋水拂龍淵

漫言今是覺昨非未蕪田園不賦歸移樹爲通牕外岫牵蘿將護竹間扉渴消花露晨猶引夢醒梨雲晝不飛敢學巢由逃聖世秖從鷗鳥習忘機

誤點蓬萊供奉班幾從天上覲龍顏誰能隱几過南郭自可移文向北山貝葉林中堪獨演瑶華海上好同攀寄言溪外桃源路可有漁舟數往還

荒園一畝傍龍宮乞得閑身卧瀼東風暖踞牀楊柳外月明吹笛杏花中寒溫無事煩孤往伏臘何心問屢空獨是病魔祛未得欲憑牋奏惱天公

十八年來林卧深虛名猶自擁朝簪自成泉石膏肓癖且聽雲山韶濩音每爲病輕知藥力恥因雌伏結雄心時人莫漫徵行徑如海煙蘿不可尋

乾坤樹羽日紛紛軒冕從拋卧白雲自喜山林迥俗駕肯容鸞鶴怨離群綠綈未啓神仙字白甦時翻梵帝文擊壤堯天何以報歲賡天保頌明君

少宰盛陽陟年丈以詩見懷答寄

揮手河山二十年萍蹤南北共情牽雲霄望起君堪羡猿鶴群驚我自憐易水秋風歌在否空梁明月夢依然山公自悉嵇生懶猶爲題詩寄錫箋

九如圖序爲汝澤汪君五十壽

余嘗觀今世高眥大賈之家豐豪自憙者多約

于漁利而豐于獵名故不唯棘市財也而且棘市義財之市也不屑較錙銖而義之市也不難捐什伯其沾沾感槩而赴也唯恐人之弗覩弗聞揭日月而行之且幾幸操左契以祈造物之多富多貴多壽我也學士大夫聞其風而譽之大者目以爲原嘗小者目以爲季劇乃識者或引李士謙之言以繩之曰陰德猶耳鳴通都大邑之姬豔色芥遺金何如闇室曠埜之貞而薦

也然則天之所畀而執券不爽其必不在彼而在此也明矣余友新都汪君汝澤之爲德于鄉也甚衆而遠受其施者多而心不責報旣已爲人排難解紛矣而口不言功余舊嘗從薦紳中孰君之行事孝友篤至輕財好俠能周人之急至友人邵君臚列其生平葢多古人之所難者義聲籍籍閭巷閒而馳于千里之外余旣心慕君而私竊意君富而好行其德其聲音笑貌或

有高自位置以表異者乃一再覩君之面溫和抑愼行賢而鋤自賢之色巳細察君之心若谷君豁毫未嘗有盛氣矜志而臨深以爲高也則余愈益肅然歛衽而莊君以爲君之好行其德也仁心爲質發于自然非以義與人爲市者此乃眞李士謙之所謂陰德者也然則天之所以鑒君而售君又詎可量數計哉于是君今年開五秩矣吳君建伯與君同社友邵君等思所以

祝君者繪畵爲九如各爲詩歌引翼君以無疆之筭又述君之高誼屬余叙其端以信其所祝者非虛語也余乃次君之善居德者以弁之邵君所述君行事甚辨而皙彰彰在人覩聞中余不具論異日當特爲傳以旌君且以激世之眞好義者而愧其名市義者君體質魁梧少賦異材以父命不竟博士學旣游成均其聲乃大起人皆謂君之材未得盡試于用徒以高義偉行

緩急人于閭巷之中大有干將䤸頴之慽然以余觀君之溫和抑慎惡盈持滿有合于天道福謙之旨則君之不竟其用乃君之所以爲大用也天之大授君也又庸詎多富多貴多壽而已哉若諸君子瓌辭瑋句追琢風雅足以使君永有聞于後㠐從來祝嘏之所罕覯者君實而有之以是爲五岳之真形七籖之祕笈可也

元介宗伯以少宰召纂修實錄奉賀

柳吟花醉日逍遥天上徵書蚤見招簪筆爲修丹扆事押班將奉紫宸朝征徭滿地人方窘甓䟦連天虜正驕願得安危深注意野夫高枕伴漁樵

門人劉覲國參岳關中詒書見訊答寄二首

排空仙掌擘金天十丈誰攀玉井蓮高躡丹梯穿岞崿平臨青壁掃雲煙關門紫氣千年合洞口朱霞一縷懸欲跨茅龍訪同志松蘿如海斷攀緣

紫淵玄瀨路迢迢何意雙魚慰寂寥明月忽從南海至碧雲俄自北風飄曲中郢雪春逾皎鏡裏吳霜夏未消珍重尺書踰七發登樓何羡廣陵潮

房滄師侍御按部兩淮奉寄二首

繡衣持斧下東方國計無如煮海長共爲至尊憂社稷肯容當道有豺狼隨車自洽三春雨揺

筆常飛六月霜見說萑蒲皆斂跡可知長孺在淮陽

尺書相訊苦匆匆雙鯉流波溯未通閲歲秪應驚白髮憂天猶自耿丹衷氃氋我似羊公鶴蹀躞君真鮑氏驄遥憶平山堂上望石城煙樹有無中

陳太夫人八十二首子爲南通政景玄尹通家友也

琪樹瑶華拂曉風壽觴高宴綺牕中將雛曲奏皆名鳳九膽功成蚤畫熊五色恩綸馳帝闕千金寶瑟鼓媧宮萱花更比靈椿徤漫擬蟠桃閒海東

祝融南望比堂高丹宂繽紛長鳳毛峰矗芙蓉臨楚甸春生蘭茝麗湘臯樂中玉粲仙人棗帳底金舍阿母桃共羨銀臺承寵渥舞衣雲動是宮袍

予同籍同館二十有四人投分最篤二十年來雨散雲流聚首無日紬栺游從者張尚璽公覲黃宮庶敦柱黃侍御晉甫張黃門煇止丘宮庶有秋王宮庶相甫張宮贊德符楊翰編恒初胡翰吉仲容凡九人今趙宮詹詹遹又以訃聞矣爲時幾何殄瘁如此念之令人黯然神傷因歌以弔之

憶昔櫻桃宴初罷藝館儲才命新下三七英流濟濟來四海文章見聲價講藝同升白玉堂啟金戔玉羅琳瑯藤花拂㶑清陰古槐影圍堦白晝長自公退食多欣賞尊酒論文神倍爽燕市青絲提玉壺曲江翠幙排銀牓群龍羽翮忽分飛南北升沉事盡非三朝舊甸何時合千載亾琴更不歸人生聚散須臾耳俯仰之間十人矣蒙蒙天道竟何知茫茫人事皆如此挑燈獨坐夜悠悠追憶平生感舊游韶年遠志皆零落使

我雙淚潸然流蕭蕭白楊草迷路欲奠蘭椒不知處山陽短笛咽無聲落月空梁天欲曙

湛華堂匱稿序

湛華堂匱稿者新林劉先生笥中之草也先生賦禀英多符釆清時有陵雲槩日之姿濬心名理玄解超然發爲文章沉鬱淡雅而練習政體于當世大計往往慷慨言之忠愛悱惻而有實用人謂君家更生孝標不得專美于前矣既上

公車所治博士家言益工而富文之靡也士多曼衍于荒濫之陂以捷得一時之幸先生根極理要匠心師古寤寐遺經于千載之上而卓然自名其家昔人所謂不意新聲代變之後復聞正始之音者非先生之謂哉先生既以穎上拜上命綰符于南州矣笥中之草具在帷中弟子請授之梓以爲學者矜式而先生以匱名之意以美玉不售有韞而藏之之思乎夫連城之

寶雖綠綈丹錦金箱雲笈什襲而藏之而乎尹旁達如虹之氣終有不可得而閟者故西王母之環昭華之琯夏后氏之璜周之天球弘璧常懼其以售而輕愈匱之而其器乃愈重彼夫五都之價有所不能酬九賓之饗有所不能薦萬乘之威有所不能奪此其重視陵陽抱璞嗷嗷然覬時之一遇者相去爲何如哉嗟乎世方盼盼希售明月之珍也而以燕石荐周客之胡盧至今未已也美玉之在匱不亦宜乎先生今且以發爲文者施于有政功業麟炳不爲空言余更請匱者發之嘉惠承學之士世之懷琬琰而在煨塵者得先生爲之師可以知所重矣

王雲池先生九十二首

九十由來號地仙高披鶴氅更蹁躚烏衣又墅南岡上鳬舄遥占北闕前桃葉姬多傳舊譜蓮華僧幾結新緣何煩遠慕瑶池樂雪藕氷桃滿

壽筵

碧簡丹臺已注仙手携綠玉步蹁躚神姿合在風塵外名德應居耆舊前珠樹瓊芝宜共引舞衣歌扇好隨緣從今欲論滄桑事時爲麻姑啓玳筵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兖州府同知坦菴史公

曁配　誥贈宜人楊氏墓志銘

溧陽坦菴史公之逝也幾三十矣始以予運同

君宜政貴與其配楊宜人受　貤贈如子官運
同君既荷　上恩榮其親亾幾何亦從公地
下孫忠棐等始遵父遺志排纘公行事乞余銘
公墓道之石蓋山山之木拱矣公家世爲江南
望族祖父皆貴顯公獨以一青衿老不稱其志
氣易簀時頻以爲言而運同君卒能瞑公于九
原之内諸孫又能亟圖不朽公而使黄壤如生
人之所以貴有賢子孫也抑有德司契天道予

善之常于公眞有不爽者哉公諱世彰字子道
坦菴其別號也史之氏自漢溧陽矦崇開國食
采于兹邑圭組焉蟬累世不絕詳在史氏慶傳
錄中數十傳而爲参岳公學以政蹟著則公之
大父参岳子爲經歷公京則公之父也公少受
經術推擇爲博士弟子數試不第而獨以行義
爲鄉里間祭酒公幼失恃既長痛其母以瘠生
隕語及之未嘗不流涕經歷公之逝也有子十
三人爭趣遺帑公獨誠信治所以周身者室中
藏不問也比析箸田廬務取其瘠且敝者諸兄
弟或售公所受産私父所遺橐公一爲不聞也
者而置之隣之叟盗其山薪事發則鬻莝具以
償公公憐其老更益貲贖以還之舅氏被盗人
誣邑大姓公力白其枉囊金以謝距弗受也蓋
公之爲德于家與若里多此類其舉運同君兄
弟也身自誨督之每侍食必舉古先格言以爲

誡且曰若輩毋患名不成弟恐不愛名而以墨
敗又恐太愛名而以刻取耳三子服其教終身
毋敢隊里中以公爲王義方陳仲弓一輩人宜
人者同邑計部楊公女也生三歲而孤宜人隨
三兄受育于母李安人安人夜課子讀宜人性
穎敏聽之輙闇憶憶輙不忘既歸公而夫婦相
莊白首無間比公授三子書宜人以幼所憶者
從旁贊之運同君兄弟以父爲師其奉姆訓也

猶之乎習于父也事舅姑不以娣姒多服勞奉養他有所誘鄉先生爲孝行篇稱之姻族問遺周恤歲時罔倦中外有冠婚大禮請問儀節者相踵人人以宜人爲女師公既中道捐館舍宜人教三子常如公在時運同君舉于鄉拳拳以重名檢習世務訓曰聞之吾母李安人者如此於戲公既砥行立名擅南國人倫之譽宜人又以内德助之發祥受祉奕世重光固其宜也運

同君既酬公未盡之志諸子若孫之翩翩競爽也討所以顯揚公者尤未有艾然則公之得此于子孫也視其身之自得之也孰爲多哉公之生爲嘉靖癸未之十二月六日卒于萬曆丁丑之八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五宜人之生以嘉靖甲申之七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丙申之正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丈夫子三宜政郎運同君以山東兗州府同知加銜致仕娶周氏封宜人太學生周公召南女宜教貢生娶王氏王公景誠女宜敏邑庠生娶蔣氏蔣公三鳳女女字二一適烏蒙府邢磨張景良一適進士南村繆公子士吉孫九忠耒忠棨忠棨忠杲忠采宣政出忠楨忠權忠檢宣教出忠杰宣敏出孫女五婚嫁皆名族曾孫十二人余既次公行事志之爰系以銘

謂福善爲有常疇抑爾以生而抱璞以藏謂福善爲無常疇揚爾以死而錫命以光遲而發者德乃重蓄而流者福乃長山山之陽華表煌煌有鐍其祥千秋萬歲其未央

通州太守了十周公榮膺　覃恩封典序

國家加意元元不靳褒顯以勸守令然愼名器重封典守在司封者至嚴悉矣方州之長治行卿在高第非滿三年考勿予也滿考矣非御史中丞直指使者曾特疏其最于　朝又多格而

勿予蓋受之者迫得此典以爲直授之者又欲
迫得人爲此典重上下交相重而名實稱非故
手而刓之使人疑夫一朝饗之者之終不易遘
也若海陵守江津周大夫者非吾所謂其人哉
大夫起家進士筮仕而典方州擁朱轓皂蓋之
儀洊瑣鑰咽喉之地其任重矣下車甫兩月耳
以　上之覃恩施及郡國守令而大夫首被
焉晉大夫以奉直階錫　誥命推所自生而太

公得以子秩封矣前母母兩宜人得以子貴贈
如例内君得從夫五品爵魚軒象服坐邸中拜
　上命矣于是海陵自佐存幕以迄州之薦
紳韋甫若父老子弟罔不欣欣然拚手而相告
也曰異哉吾州之幸得我大夫也不浹月而政
成我未之前聞則又曰異哉大夫之得此異典
也不俟上計而命之吾耳目之所創遘也爭求
鴻筆論次之以爲大夫壽其父老子弟特介余

年友銓部范公屬余以辭蓋銓部實自有文以
頌大夫余不佞去大夫部内盈盈一水耳風謠
之美無歷而馳抑猶憾夫不睹雙鹿之夾轂而
行也將何以爲大夫頌哉獨念　國家之愼名
器重封典者如彼今　上以如天之福肇錫
大夫典洵異矣當之者必有異而後可以仰答
休貺吾聞大夫符采如玞玉襟抱淵然而敏
給淹通思若神授分其才藝足了十人仰劉穆

之之練洽楊遵彦之慧捷方斯蔑如也其人異
矣治海陵不數月而治理流聞愛民如子首先
蒭獨而鋤其莠民者人以爲抱嬰而拔薙大夫
且爲今之任棠進青青子衿而訓勑之手自課
其誦通者人以爲立講堂而興學宮大夫且爲
今之文翁何武飲氷自茹未嘗以巳之用物貽
累小民人以爲拔葵而懸魚大夫且爲今之公
儀羊續自出貲以助賦長之綱解而人亾苦以

役破家者人以爲閥公帑以代逋大夫且爲令之隳裂此皆昔人累歲月積程課以求者大夫不浹月致之其政異矣以異人行異政而膺異典此政余卿所謂上欲迫得之以爲此典重上下交相重而名實符者也然則惟大夫宜受此典此典惟大夫乃足稱異耳不然登第而需次選人剖符而拜　命　皇恩之浩蕩沾被者不少矣要以名實之際能必無然疑于其間

哉昔漢世循良爲盛人主亟褒顯之大者自郡守入爲三公九卿不以爲驟神爵五鳳之間一有治効輒賜璽書增秩賜金爵或至關内矦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今　上瑩精上理既以異典貺大夫而日者又以盜賊鋒起數下書拳拳敦勵守令如大夫之政　上且不次超拜之以風有位制詞用王素趙槩相勸勉夫二公皆繇海陵起爲宋名卿然則　上意之嚮大夫可知也余與銓部不得徒以父老子弟丘里之言爲大夫異矣

南京都察院志序代作

南臺昔未有志周柱下史爲記事之官漢蘭臺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唐御史臺有記注儀制故事居若職受若事方策所載烏可毦筆而不書南臺之有志也自今中丞玄俟徐公始公奉璽書開府江上是夷爲　國藩尾蜀羯鼓之

萑苻盜且蝟毛起公方日討其水犀之師而訓之與諸曹大夫畫所以固天塹衛神臯者以其閒屬草不數月而志成公之臨大事整而暇此其徵矣南臺二百五十年來官僚之變置職掌之更肄載在　帝綸與公牘若賢者以官重文獻彬彬未易枚舉公旁采博稽網羅殆盡公之體大思精練洽政典此又其徵矣余幸與公共事甫至而觀厥成深惟古大臣謀國經遠之

慮與人異蕭文終之入關也首收秦御府圖書
得以具知天下戶口阨塞之處光贊大業令苟
趣目前刀筆筐篋安知大體當此時而公首事
于此豈徒然哉　國家兩都並建南北臺分治
之天官右執法象御史大夫位太微南蕃中南
都法天太微臺近在日月之際總朝綱掌天憲
疏六官之笵簿挈百司之綱紐刺萬姓之非違
南與北埒而操巡重寄畫江而守宮鑰閒庬之

任在焉建威銷萌其地尤雄劇金陵自六代來
士多游麗辨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
故海內以淸議歸南都而臺實衷其是若此者
前事若恣後將安昉公志賅而存之　朝之
命是官與人之居是官者如規萬如權量如蓍
龜南臺自是而世有成憲則公力也古之覘人
國者先眡其紀綱紀綱治則雖有秉墉之奸伏
莽之戎有所折而不敢動南臺爲　國家根本
紀綱所自出由斯志稟而行之匡扶　主斷
糾逖官邪激揚士俗所以佐　一人綱紀四
方之治彈壓豐鎬者于斯爲備余願與臺中諸
君子推本公志共懋明之弟謂修闕典存掌故
爲江左[illegible][illegible]之舊事云耳猶未窺其大也

雨中[illegible][illegible]敷陸喬之王不驕過遯園

積雨逃天炭不開空堂有客共斟杯杖頭不惜
懸青竹破齒何妨破綠苔飛鳥兢穿風幔入歸

人爭趁暝鐘廻漫言避暑矜河朔銷夏無如此
地來

潼川張九菴先生貽贈子許部君屬爲掞詠

賦得排律一首

有美中林彥居然抱璞藏闤闠非苦竹飲水是
長桑任鄗周三族慈和善一鄉人皆稱孝友國
自表賢良獨往群麋鹿雙飛侶鳳凰挽車桓相
鮑舉案孟依梁共紉芙蓉珮同搴荷芰房壁連

鼂更采珠合夜彌炎擁䣛雙龍御凌雲一翙翔
囿疑群玉積堂似鬱金香遐壑期何遽高門祚
益長下帷梁董相題柱漢田郎棘寺懷丹筆倉
曹集皂囊未央得芝檢罔極廢莪莪章五品 新
恩重 三朝舊德揚龍綠天藻發馬鬣地靈彰
日麗玄扉朗春廻宰木芳仍知世珪組士女志
華陽

祭吳母程孺人文

猗與夫人毓自高門嬪此名族既內德之孔彰
肆徽音之載穆齊眉舉案何美夫德曜之佐鴻
提甕行汲不難爲少君之挽鹿夜光匹合浦之
連珠乩采類昆山之比玉孝敬無間于舅姑慈
惠允孚于姒娣義烈之槩堪題黃絹幼婦之碑
儀訓之方足踵荃薦丸熊之躅是宜抱天上之
麒麟共睹集庭前之鸑鷟風既克著于采蘋福
自永綏于樛木六龍之擁䣛于坐也洵旨梧椽

一鳳之遴羽于 朝也佇宜綸綍方將美日月
于鶴年行且宜山河于象服夫何金樞俄掩婺
而辭北堂寶婺倏潛輝而返南陛元等締交令
子夙仰慈淑慶聖善之永存愴春秋之代速固
知星冠霞帔長逍遥乎紫府之宮奈可孔蓋翠
旍乂容與于黃山之麓愧乏文采之七襄聊寄
生芻之一束諒音容之如在庶歆格之可卜

偶書四首

清供山家美偏宜夏日長白抝新稻滑紫芼落
蘇香楚遠腥臑味聊安藜莧腸茗烹初汲水一
飲勝瓊漿

持此孱顏骨支離宇宙間閒除十笏地靜對一
拳山采藥忘甘苦班荊斷往還翻嫻太無事終
日掩松關

絀指平生事棲棲研北身耆書耽歲月刻意損
心神謬許追前步終慙夢古人何如不識字混

沲得天真
是病何從得人疑我亦疑將無因四大是否自
三尸結在誰當解情忘了不癡無生亦無意擾
擾竟安之

馬祖玉五十猶子似昆其門壻也屬余賦以
祝之

經傳南郡舊家聲抱璞堪酬十五城陳苑春雲
思玉樹漢宮秋露憶金莖醉鄉日月浮三雅賓

席衣冠盛五更欵段不妨乘下澤少游何羡伏
波名

空倉

城南薄田纔二頃租入隨奴曾未省空倉霍霍
無宿糧饑鼠夜號嚙衣領樓中空貯五車書玉
璞金題燦不如學學病眼那能讀疊案連牀飽
蠹魚誰能且耕兼且讀荒年有穀豐年玉直置
書囊作飯囊研田不稔山田熟可道文章不療
饑胡奴之米正堪揮侏儒飽死何如餓藏穀誰
云[illegible][illegible]非

哭諸玉汝長歌 有序

玉汝少予二歲予垂髫時友也其人開美多
智意談笑能驚四坐與予為莫逆交五十年
如一日也君體貌魁梧善飲啖始衰之年神
色亢爽鬚髮無白者予嘗心壯之有材不售
當為晩成之器否則且有高壽不意其病瘍

一旦委頓以死也人生之危脆如此强者不
足恃况羸者乎紬指少年交游零落都盡涕
泗横集為長歌以寫之君善書代予字極相
類人之索予書者往往走求之君逝予不得
復為牀頭捉刀人矣末句因及此

我初見君君八齡蒲桃垂髻雙眉青共我騎羊
戲庭下步步肩隨如影形大門中表由來少得
汝綢繆情倍好三世纏綿合蔦蘿一堂次第分

裂賁毋一過從卽怱歸論文把酒思依依夢中
欲攬芙蓉鏡岩下窣寋薜荔衣壯志昻藏執雕
虎縱横絲筆驚風雨口吃時聞艾艾聲趾高屢
作僊僊舞春江花月美遨遊淥水蒹葭白露秋
妖姬綏進青絲管豪客狂披紫綺裘自誇縱酒
身頑健高歌清夜何知倦跌宕能開貧士顏鑫
豪肯嗜庸人面忽忽悠悠三十年青衿拓落少
貪祿抽琴坐有知音客貰酒囊無賣賦錢大風

捲地雲番野悲歌蓬戶誰知者好客江東老步
兵憐才方外狂司馬舉觴白眼顧兒曹咄咄書
空首重搔牘將幽怨排金縷懶把雄心拭寶刀
功名蹭蹬堪如此年事差池殊未擬一日看花
思有涯九辨悲秋歌乍起茲茲生死事難知修
短從來不可期前熬蘭焰膏先滅淬砥蓮華鍔
遂披雙扉白板開清夜總帷燈影空相射趨蹌
悲春碧草前蟪蛄吊月青莎下一回惆悵一傷

神箇是空花幻影身屢屢尚自遺思婦羸博何
當付老親人生到此眞堪恨一丘狐貉那須論
紛化延津更不歸舟藏夜壑終難遯徘徊往事
涕沾裳奈可齋前種白楊金爐未鍊長生藥玉
笈空函不死方虛堂風雨沉瑶瑟愁聽野笛高
樓夕此日仍留北海尊它年誰控西州策更憐
墨跡巧相如分我門前問字車戢山自是無張
翼團扇還輕内史書

送倪元道守尋甸

萬里南雲把一麾遐方快睹漢官威狐峰瘴洗
嵐姿出龍洞波澄木葉飛爨戶共看夷俗改僰
田爭說訟人稀雍容五馬雙旌地可念山中舊
薜衣

偶題似友人四首

紺指游燕二十年華陽高館夜談天如何共此
長千月隔歲曾無一面緣

豈緣多病故人疎自是門無長者車幸有雀羅
知客意題門何用翟公書
皚皚山上雪如塵皎皎雲間月影新莫恨横陳
茂陵女白頭誰是一心人
袖裏隋珠滿淚痕更將肝膽向人論秖應淚子
偏憐客莫說知恩與報恩

中元節起建盂蘭盆道場功德疏

伏以慈雲普霔徧塵刹以均霑慧日高懸等幽

明而畢照凡是四輪所攝誰非一乘之歸共啓
昏途同臻覺路茲者孟秋十有五日律中夷則
節號中元蘭風動而玉宇彌高梧影疎而金波
漸爽集羯磨僧之法事起盂蘭盆之道場演目
犍連救母之文廣薄伽梵拯弟之惠皈依三寶
允燭九幽攝受十方厄除八難一枝灑潤冷烈
焰之爍膚片粒含滋療饑瘡而果腹化行有截
神應無方遂開出生入死之門爰作苦海愛河
之筏我願自大親以及疎屬由同類而遺旁生
無論究親罔分貴賤咸賚佛力等證法身或乘
化于天宮或潛眞于洞府或滯跡于冥途之内
或旁行于異類之中鑒此微誠臨茲勝會眞文
高唱朗慧月於四天法席廣陳燦智燈於十地
永拔三塗之苦寮蔑戾車長離萬有之緣芟惡
叉聚當知一漚已攝大海之水勿云寸絲不懸
妙高之山鄗客去而主住有常指薪窮而火傳

無盡神允不昧何日月燈之可言本覺現前允
佛法僧之當報是實語者豈欺我哉坐微塵而
轉法輪度無量無邊衆生自在祇陀樹林之下
出化城而遊寶所合三千大千世界同居蓮華
藏海之中植善信之正因結人天之妙果

吳北陽侍御按部淮陽枉書見存答寄二首

手提三尺挽天弧四履居然控五湖牛斗遥占
天北極枌榆近倚　帝中都如虹蚤辨荆山璞

似月清懸霓社珠見説潢池烽火急亟將書札
問潛夫
搔首乾坤樹羽紛亭亭西北有浮雲上書好借
亾泰諭持節曾傳諭蜀文共憶西臺能執法如
聞左廣漸成軍東南半壁安無恙爲有霜威掃
慧氛

中秋夜有懷寄澹師侍御二首

絳闕丹臺夜未央群飛烏鵲尚廻翔菱花忽暈

金河水桂樹微飄玉杵霜風動房櫳開翡翠露
凝宮瓦濕鴛鴦不知此夕南樓宴誰共庾公對
舉觴
高秋柏府望迢迢煙月揚州萬里遙清夢自懸
丹鳳闕微唫誰奏紫鸞簫露華滿地先沾濕星
氣浮天影動搖獨憶東流大江水因風時送廣
陵潮

贈鄧彰甫序

世人以其徑寸之目瞻視之所至而分小大故
大山岳而小塵沙確乎以爲不可易要非所語
于小大之實際也人以其目之所大爲大而龍
伯之目大于人則人之所大覆更爲小人以其
目之所小爲小而焦螟之目小于人則人之所
小覆更爲大莊子謂天地毫末不足以窮至大
之域定至細之倪豈寓言哉友人彰甫鄧君以
善書著名一時而尤工小楷方寸之楮作千百

字結搆波折不失毫釐八法俱全千行若一一
時含毫濡墨之士微而眡之驚伏贊嘆以爲古
今未有之奇名人魁士以詩賦揚扢之者不可
勝數余嘗謂古人論書法者衆矣陶貞白庾肩
吾袁昂謝赫張懷瓘張彦遠之流品藻臨池之
技無所不有而未有語及細書如彰甫所爲者
豈非視虱如車輪不能爲紀昌則棘端之猴運
斤固不易邪晉宋劉后禮后家上皇帝書稱冀

土臣字用螞脚書此則可謂細矣令狐綯有鐵
箭徑不及寸長四寸内一小卷月中視之九經
並足其紙卽蠲蒲團其文精妙莫述此則髣髴
彰甫之所爲然不言出何人筆彰甫獨以此擅
當時而稱後世信可爲千古以來臨池中一人
而已與韋仲將大則徑丈者並雄于世夫誰得
以小大槩之而苐猥云目足以察秋毫之末巳
哉瞿曇氏有言于一毛端現寶王刹一微塵裡

轉大法輪夫小于大而能爲大者小而有大于
大者也大于小而能爲小者大而有小于小者
也人皆謂彰甫語小余獨謂彰甫語大通于無
小無大之旨者或亦有取于斯言也夫

南都永利碑書册序

金陵爲　國家豐鎬民幸生輦轂下　高皇
帝以後世世加意綏靖之輕徭薄賦與之休息
乆之法弛獘生莠民者牙糵其間賦以浙重役
以漸繁民始麼麼不聊生若民田大馬重紙坊
廂快船總甲鋪行之漭漭至嘉隆之季彫敝極
矣徼天之幸諸明公莅茲土者推　高皇帝
聖諭　子孫百世無忘江左之意次第孕繩
而芟薙之軍民始漸有生養之樂獨總甲鋪行
二事告困者接踵　上亦亟思所以蠲之而
議固乆尤豫未决也葢自海忠介公釐夫差之
繁簡大司空丁公繼之而總甲始變爲雇役自

李少宰公洙供億之繁奇丁公與大京兆黄公
姚公徐公繼之而鋪行始盡變爲平買二害除
而都輦之民臥者貼席市者安肆人人鼓歌以
僣之矣顧二害之在當日胥史之流實窟之以
爲利民之坐困以此今一旦掃而更之若董洗
手無所緣以肆其鷹攫彪噬之計往往思乘間
抵隙以搖之而未有以中也義民方汝立等惴
惴焉爲後日慮乃重研走數千里具諸明公所

以議革二害者疏聞于　朝　上謂根本重
地首宜優恤　特允其請著爲䋇令使永永
無敢易于是江東父老子弟人人知　上顧
念豐鎬之德意與諸明公所以衽席吾民者不
可以無述也伐石勒之以永其事且刊爲書册
而請余一言以爲弁余嘗謂從來無兩擅而不
相觭之法亦無偏據而不相敓之情君子惟權
其大者重者謹持而預防之計城社則不暇計

狐鼠勿簪可決也以余里中所聞見條編利矣
糧里或妥牽寄庄之戶以代其世役而亂均徭
之規快丁利矣衛弁或藉口運卒之厫以恣其
勾擾而系畫一之法革大馬利矣衙役或詭言
征調之備以復其寄飡而牟俵解之貲雖幸當
事者明而熟于計終不爲其所搖而耽耽虎視
者未有已也然則總甲鋪行之法異日有行之
寖乂安知不有開闔竇以蠱之借他端以擾之
者乎豬豕之牙童牛之牿都民之皇皇請命于
朝而思垂之永永也豈過計哉余謂必如是
乃可以善承　聖天子沐浴豐鎬之膏澤于
諸明公翼翼然計安輦轂之盛心可永無負也
遂不辭而書以弁之

詩經起予序

昔仲尼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獨稱子夏
子貢爲可與言詩而又獨以起予歸子夏葢說

詩若斯之難也詩分爲四惟齊魯最爲學者所
宗韓嬰氏之外傳比物連類而不泥其辭髣髴
有禮後之遺焉自毛萇以訓詁傳之鄭玄箋之
孔穎達又從而注之疏之師師相授如印印塗
滞于聲句之中而不能通于經緯之外起予之
旨邈乎不可繼矣　國朝以詩試士學官之所
肄主紫陽集傳兼用古注疏初未嘗使學者持
一先生之言也大全行而異說絀古注疏亦遂

莽廢而不講厥後諸家之說詩者其書充棟大要以暢集傳之所言而詩人之微辭與旨所為使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味之不窮探之不盡者二百年來廓如也比部澹夫陳先生以詩起家既已取高第官大夫司門京雒矣庭訓其子以己之所得者闡而繹之而詩說成其言翼紫陽而作者也實以補集傳之遺而綴緝其所未逮于諸家之所論採其精而用之而折衷其案

之未定者一諷詠之三百篇中緣物醜類因事託悰主文而譎諫使人屢繹而未詳沉思而莫罄者無不表而出之蓋真有得于起予之旨西河之風于是乎不墜矣使得游于聖人之門可與言詩者微澹夫吾誰與歸昔夫子刪詩列十五國風而不及于楚然二南多出于江漢之間皆楚地也屈宋唐景變雅頌而為騷賦太史公謂其志潔行芳可與日月爭光蓋齊魯諸儒歛衽避之不敢窺前茅而進由是觀之詩故在楚明矣今肄詩者滿天下而澹夫獨以起予薺澹夫家楚之都江漢之英靈吞吐其胸中者素矣繼屈宋唐景而追商賜扶微學廣異義使後世不徒謂齊韓毛鄭詩之未者蓋將以此編為津筏焉詎直為弦誦者便于肄習而已哉

贈參戎李君秀野二首

曾從渭水夢非熊麟閣聲名指顧中刀斗不持

飛將法渥洼誰數貳師功志存老驥頻看劍道合猶龍蚤挂弓更語西平多世業好專丘壑大江東

彤弓方擬荅殊勳早御龍車踏紫氛竹杖春扶蕭寺月藤輪秋駕蔣陵雲珠鈐久祕中權略玉笈長標內景文何用蓬萊訪仙藥芙蓉丹嶠正氤氳

蟄菴日錄壬戌上終

蟄菴日錄目錄　壬戌下

太宰藍石孫公以司冦　召北上恭送二首

圓奕圖說

臨潼宗侯荆谷七十

王伯子墓志銘

清江西河船政郡丞府谷李公生祠記

奇石汪君隱于賈而精人倫鑒訪予山中賦

此贈之

中翰任霖裳五十

嘉定莆陽卓公榮膺慶典序

聚星研銘

龍尾研銘

石子研銘

月夜沈不疑顧孝敷高見浴倪元嗣王不驕

李公昭公貽王鍾淑家弟羽王太復同集快

雪堂

中丞本如先生枉駕荒園賦謝

賦贈本如先生

中丞本如小像

陳居士功德記引

永寧院新剏寶華樓記

鳳遊寺新開放生池記

對峰林公暨配孺人陳氏墓志銘

北山別業陸喬之王不驕龔逸所家弟羽王

太復兩兒同遊有作

羽王奉　璽書督學楚中二首

寓林集序

門人周董甫倏爾長逝賦此悼之兼追憶其

兄長卿大令

張豐浦先生六十序

蒙　恩召以少宰兼學士充纂修　實錄副

總裁志感

李毋仲安人九十壽序

批莊子內篇題辭

蟄菴日録目録終

蟄菴日録 壬戌下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太宰藍石孫公以司寇 召北上奉送二首

執法星高近紫微典銓爲扆 帝南畿安危乂繫 三朝望吐握長看四海歸京觀鯨鯢勞未息中原鴻鴈咏方稀 聖明側席思求舊好補山龍奉袞衣

鋒車一日下鑾坡司寇新承 帝寵多啓事中

朝標水鏡刑書大閈鑄金科舞成干羽苗先格矢就雝呰海不波 聖主賢臣真可頌明良端擬繼賡歌

圓奕圖說

奕之局方而象地子圓而象天方者靜而圓者動靜者不變道止于三百六十有一動者其變不可勝窮唐一行宋沈存中以五十二萬萬紀之而局未盡也易大傳卦之德方以知蓍之德

圓而神卦各守其位蓍無位而凡位之可位者無所不行局之道卦之畫也子之行蓍之揲也然則方圓將不可互爲矣世奕司馬之圓其局也何居凡方生于圓圓又生于方子行于局體乎圓而用乎方者也局載夫子體乎方而用于圓者也譬占卦而揲蓍因方而後有圓之用揲蓍而成卦又因圓而後得方之體矣然則非方胡以圓非圓胡以方圓而方之方而圓之奚

而不可又何疑于圓奕乎哉渾天之法謂天形如鷄子地如子中之黃然則地本圓而人自以其方方之也近有爲地球之說者人詫其奇而不知其說出于渾天地之體圓而名之方局之體方而使之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局又安在乎其不可爲圓也司馬精于易其靈悟所徹殆如張平子之所謂心侔造化思叶神契者姑假是以發其參兩天地之微言不得執琦玗子之惡圓而謂其與柳州斬曲几異指矣

臨潼宗侯荆谷七十

偃源天秩首藩雄派演臨潼御氣通座近紫微依日月班聯朱陛接鴛鴻忠言乂抱更生志經術長存河間功孝比蓼莪眞可頌友如華萼雅堪風祿分九百恩尤普客結三千念未窮好古獨知爲善樂采眞彌覺宅心冲遺榮豈見朱門

貴折節常看白屋同巖畔瓊芝香蕊馥庭前玉樹色菁葱稀齡已信人間少塵念還從物外空玉女峰高招桂客仙人掌合引芝童鳳毛翩翩丹霄上麟趾振振玄扈中天宇玉輪方滿桂王家金鼎正分桐稱觴醞比三漿美獻壽圖方五岳工從此歷年千二百軒轅仍擬拜崆峒

王伯子墓志銘

夫人之生也有才而弗克永其年蘭摧玉折行

道之人有爲之咨嗟涕泗而不能已者矧爲其父與婦之父鍾情之慟其何以堪宜其不忍爲東門氏之逹而求伸于禮之外也余蓋讀楊觀察所爲王伯子狀有餘恫焉伯子名弘朗字玄子溧水故光祿卿帶河公之孫而官生芝房公之子也芝房公娶陳孺人而生伯子幼而秀穎英特與大門中諸兄弟異帶河公心器之嘗撫之曰兒岐嶷不群將來且類我携之長安口授

以句讀伯子經耳輒諷且恒識不忘帶河公則大喜眞吾家千里駒也一日以杜工部秋興八首授之伯子輙次韻以進帶河公大驚曰古之夙惠而以詩名者毋如李長吉兒豈其後身邪比帶河公　予告歸里病且革伯子與諸父兄弟侍側帶河公獨引伯子手謂之曰兒異日當繼我以昜顯大慰我于地下其愛伯子如此伯子既娶婦館貳室于史所治業益工芝房公與

其婦之父史印涪公日夜望伯子發成名兩家之門待伯子而愈大不意伯子秉命不融一疾而溘然死也於戲痛哉始印涪公官錦衣領緹騎宿衛于　京師公以巨族擁高貲名江左中年産女而無子以故與其配錢夫人憐愛女特甚不忍其歸于夫家持踵泣也則謀得快壻贅焉而會與帶河公同官長安間過光祿邸中覩伯子以爲瑶環瑜珥有如王郎眞吾壻也帶河

公芝房公亦與史有世誼遂倩蹇修而委禽焉旣婚而事印涪公如父事錢夫人如母印涪公夫婦大懽伯子忘其非已出伯子與婦居雍穆有禮所以事二尊人者歳時伏臘無怠其婦亦婉娩以奉舅姑夫之弟若女弟有恩義以故芝房公安伯子若不知其遠膝下者及伯子之卒也婦誓以身殉父母固慰之始強起印涪公痛伯子及女之無依也乃請于芝房公以伯子弟

弘祖奉兄祀待其後有出者以一繼伯子逹譜者憐其志而悲之時印涪公官　京師以病伯子病且逝而拳拳以治命周旋伯子於戲伯子可謂不亾也已伯子之生以萬曆壬寅之十月六日卒以萬曆戊午之正月十九日芝房公以今天啓壬戌十月八日瘞伯子于南仙山去王與史家各百二十里而遥亦印涪公存日所卜也余先少宰與帯河公同舉鄉試余又與芝房

公締兒女姻居恒才伯子而尤憐伯子乃因芝房公之請按狀爲伯子志而系銘以䐜伯子銘曰

名家之子名家之壻矢節有妻奉禋有弟無忝爾祖上賔于帝十有六年住人間世發祥仙山以待而嗣延爾胤祚千萬祀

清江西河船政郡丞府谷李公生祠記

國家歳轉漕粟于東南以贍　京師而特設治艘工部分司于淮安之清江浦以裕輓輸之用故事部使者董于上别選衛幕與府州之首領分地管之法至備矣然艘之役最繁劇不易理幕與首領其秩卑而材又多嵬瑣不易稱獨部使一人總領而兼攝之多督責而鮮成功于是部使者疏聞于　朝請專設兩郡丞以分任其事置東西二厰東以授淮而西以授揚郡丞秩高其政令易行于下于以檢括胥吏彈壓軍

匠其勢易行而其事易集府谷李公葢　朝所選擇而使之以宿遷令高第特拜揚守相而治西厰者也公起家乙科剖符爲令氷蘗自矢人以爲有關西清白風至理繁治劇之材又所謂經緯不棼于繭絲錯刃不頓于髖髀者矣其涖是任也念船政之難所從來矣而首分其任尤兢兢然以弗克治辦爲懼乃夙興夜寐不憚鞅掌以身先之又博採輿論以參伍之其胥胥

之不以自濺也如孔奮之爲姑臧令其竹頭木屑綜理之必周也如陶侃之爲荆州督其知人善任不務苛刻使工匠得以竭力從事也如劉晏之爲鹽鐵使繇是舞文之吏背如負芒刺而不敢動運斤之役審曲面勢不敢以苦窳而靡公材唱棹鼓舵之夫鱗次受船而無踰等後期之患蓋睠昔之幕屬爲政事叢脞而人情媮者相去不翅若霄淵部使者得以操大綱于上拱手受其成而船政至公乃赫然一新矣然運需于船船需于木數十年來商賈以採辦之難榷稅之多其以木赴淮廠者少而艘事乃大困公乃請身督買木之役泝大江而上采入川蜀以治之高峰造雲陰崖蔽日啼猿之峽既阻驚波跕鳶之溪尤虞毒霧公不難以身往來上下于其間且加惠以感嵠峒之民又施德以恤斧斤之衆由是商賈輿隸讙忻鼓舞竭蹷以趨楩柟

杞梓之材隨山而刊蔽江而下輻輳以至于淮而艘之材有不可勝用者公之力也夫治艘之事其難有二一苦于材之不時至而工無可施一苦于事之不時集而用無可及令以刻核操切者當之雖御之如束濕薪威之如爝烈火功未及成而怨口已嗷嗷載道矣如公寬以居之廉以涖之嚴程限以課其能大撫綏以恤其困事之舉也倍于疇昔人之愛之如冬日如慈母惟恐其情之不竭而力之無可効也謳吟之不足爲俎豆以祀之思永公之澤于世世漕事所賴于公者良非淺也　國家且將重加秩以任公以裨漕政然則公之德豈獨大有造于商賈而已哉生祠既建余門人饒生應霖亦公部內之一人也首以公之德政告余請余文以章公之法于不朽余乃次第其事記之饒生又言公課農桑重學較案鮮留牘庭多啼鳥種種德政

可方漢代之循良淮之士民能頌之當道且列
剡而薦之余茲所記弟紀公船政一事不具論
也公名繼志別號繩吾陜西之府谷人

竒石汪君隱于賈而精人倫鑒訪予山中賦
此贈之

大隱風塵老褐衣潤山荊璞抱清輝雙眸自朗
人倫鑒一目旋分造化機笑撚蒼髯揮玉麈坐
調仙指拂金徽謂予起色占須驗好共滄江理

釣磯

中翰任霖寰五十

珮聲高押鳳池班天上璚切近可攀手握絲綸
歸北省身開樓墅象東山香分玉殿千花出露
引金莖五夜還艾壽正應從政日好持青㯽覲
龍顏 君官中書舍人家近東山故句中及之

嘉定莆陽卓公榮膺　慶典序

國家嘉惠元元以親民之官毋踰于邑長令賢
者功能旣著特超遷銓部臺省以褒顯之三年
而以政聞則又以封貤之典榮其身若妻而上
及于其父母然而主爵者恒持賞格以覆核之
治行非高第勿予高矣未及期與未登薦剡者
薦而未得以正論者又累以循聲著而或以他
故若軍興　國賦不及格者亦靳勿予葢　國
家注意守令而愼重名器又若此其兢兢也有
如任甫期月遘　國家非常之慶以循良卓異
特被徽數身荷　恩綸而上貤其親得以申

鍾釜不逮之情而崇蓼莪罔極之報此則在
國家爲非常之典在臣子爲毋望之榮葢自開
國以來邑長令不一二遘也如吾嘉定莆陽
卓公之得此也豈不焜燿紱冕爲一時盛事者
哉公以巳未進士選擇而令嘉定其仁之慈祥
而愷悌也如春陽之煦物而欣欣向榮其明之
燭隱而洞幽也如神鏡之照人而泠泠徹膽其

惠之先勢獨哀無告也如慈母之葆嬰而不忍
免于懷其威之抑豪彊而董不虔也如泰阿之
斷物而無所攖其刃至其閔吳民之疲于賦也
寧以撫字心勞自比于陽道州而不欲以催科
蹙迫吾民以愉快一時之意則又吏民同聲尸
而祝之願得長芘公宇下以怙恃我者也于是
吳之御史中丞若直指使者競以公之異政循
聲聞于　上思得異典以褒寵之而會

今天子方接千歲之統大推　恩覃方內外特
詔邑令長高第者與封秩以示褒勸而公遂首
被之卽大農持考成之法欲以逋賦緩　慶典
而終不可得也公方以身貴而二人之不逮爲
戚卽縮銅章拖黃綬不以爲榮河潤百里星近
三台不以爲貴春雉方馴秋螟盡散不以爲功
延見吏民巡行阡陌戴星卜夜不以爲勞而中
心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則誠所謂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者今一旦得此于上以解其慕自人之
被此典皆以爲榮公之被此典其榮尤與人異
也邑之士民慶公之遇群然謂　天子神聖
知公之能父母我因榮公之父母以爲公報所
爲歌頌盛事不可勝紀公辛酉南闈所取士若
而人余季弟貞亦與焉慶其師之膺此異典也
謀所以賀公者謁余而請其辭余乃爲揚扢之
如此且因季弟以語其同門生曰子無僅以是

爲子之先生賀也子之先生爲三吳治行第一
宜以銓郎臺省　璽書內徵者久矣　綸
命旦夕且下不次之擢非常之賚輻輳絅臻可
翹足以待子之先生所爲依　日月之光以顯
其二親于九原者且不可爲量數學士大夫將
橐筆次第紀之余今姑以是爲子之先生異日
券請比于堂下之三魚可也

聚星研銘

仰而觀之一泓黝然俯而察之衆星粲然適如
是眼獨守其玄夫是之謂德不形而才全

龍尾研銘

拂之不見鋒鋩扣之君出金石固宜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

石子研銘

堅中堅玄又玄闇而章光燭天

月夜沈不疑顧孝敷高見浴倪元嗣王不驕

李公昭公貽王鍾淑家弟羽王太復同集快
雪堂

華裾雜遝總英流清夜西園卜勝遊滿徑繁霜
沾屐跡半天明月挂簾鉤柘枝曲奏山香古桃
葉歌傳水調秋漫說高城催畫角更燒銀燭按
梁州

中丞本如先生枉駕荒園賦謝

蕭然三徑掩蓬蒿何意軒車慰鬱陶忽聽至言
疑膺樂乍覩德宇似醉醪敢云氣合雙函劒漸
覺身輕一羽毛爲惜知音絃未輟頻將疏越向
君操

賦贈本如先生

名園偏萃秣陵春二水三山近可親投轄獨容
看竹客當歌群擁散花人六朝興廢那迴眼四
海安危總繫身共憶蒼生懸望切鋒車今已下
楓宸

中丞本如小像

學則一代之通儒仕則入座之名卿玄賞則香
山之老居士禪悅則天竺之古先生可以綜六
家之要指可以作萬里之長城可以秘仙蹤而
順世法可以入魔界而度衆生入方願公以出
處關世之隆替公則未嘗以吏隱爲身之重輕
方且師天老而友素女鼓瑤瑟而吹玉笙引衆
熈而登春臺渺獨征而遊太清白蓮之社可就

赤松之功可成夫何有于東山之捉星而理咏綠野之霜鬢而論兵者邪

陳居士功德記引

世間一切功德皆從心造能了自心者功德無量無邊不可勝數而教中又以檀施爲六波羅蜜之一布金散寶廣種福田因圓果滿皆不唐捐世人諱貪執吝者妄以有爲之功德詆之不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凡所作爲皆自性之變

化其爲功德不可以顯微鉅細論也竹溪陳居士宿植勝因蚤聞正法與其子皈依三寶誓與佛事自鳳遊寺而外所爲布施興創者不知凡幾焦太史皆爲記誦言其事余從里中聞其父子之高義心向往之以爲世之人甘爲財虜恐作錢愚郄公之清正王戎之放達而惜財如命爲世所嗤居士獨割世人難釋之情起大敎之陵夷破人心之癡愛此其功德何可量也太史握北統之筆鋒提南宗之心印緇白參承不輕許可而獨娓娓于居士父子懽喜贊嘆不翅自其口出豈易得哉余快覩斯記因書數語以弁之庶幾世有知莊嚴佛土崇修像設有重于己之田宅車馬服飾玩好者大法可以復興斯亦太史所以嘉與居士父子意也

永寧院新刱寶華樓記

都城之南最勝曰雨華臺叢聚寶山之高處其

址有菴曰永寧院東倚高座寺成化五年僧祖浩所建也闢地得新公塔銘知其地爲宋之永寧院佛土重開有默爲之護持者矣菴有兩院僧衆分居之其左爲智弘所受西近雨華臺有亭翼然眺木末及城内外諸江山爲登覽勝地士大夫每選勝而遊憇焉舊有堂供佛智弘思建樓于其地高明爽塏可遠塵務爲朝夕焚誦之所余因題其名曰寶華而爲文使募之于是

故光祿卿陽羨吳公等各捐貲以助今幾二十年矣而工始告成智弘復請余紀其事將勒石垂于後余謂聚寶雨華長干高座其林壑之美刹院之勝所不待言而獨惜達官貴客遊人冶女時時往來于其間大都爲眺望嘯咏藉此地以暢其懷耳精籃名刹諸比丘群聚于中乃不得專心以修佛事而徒耳倦于絲竹管絃之音手煩于樽罍嘂俎之器使人視其地如歌樓舞

館而諸僧亦且視其居如鄽傳市肆不服問焚誦爲何事豈不痛哉智弘當繁華美麗之場結清淨之艮因關莊嚴之勝昌崇建斯樓以修善業可謂居火宅而頓湧九品之蓮臺處愛河而忽現千斛之寶筏者矣余故樂紀之俾勒石以永其事倘遊憩之人登斯樓者生歡喜心起皈依想則絲竹管絃樽罍嘂俎之地無非道場總爲淨土斯樓之功德又有不可思議者也

鳳遊寺新開放生池記

金陵在梁陳時長命放生洲八十一所至唐而刺史顏眞卿請于朝以放生池勒石以垂後宋制使馬光祖關青溪以放生建閣于上而張榛爲之記蓋自赤烏分教之後佛道之盛無踰金陵千餘年來山川池圃之爲瞿曇氏有者不可勝紀今可按而求也鳳遊寺在都城之西南其址卽晋之瓦官唐之昇元鬱爲勝地迺年竹溪

陳居士就舊叢桂菴構建佛刹祠部以上瓦官名之其更爲鳳遊則以寺之南鳳凰臺在焉李翰林所謂二水三山處也臺之下有池環之久且湮矣居士鳩工濬焉爲放生池未及成而居士逝其子大義紹先志成之既訖工將合緇白之衆醵錢貿易鳥雀蟲魚放之使雲飛而高川泳而深者從羅網刀戟間復有生全之樂乃偕住持眞元等謁余請一言以記之余惟大雄氏

之番教也其所稱波羅夷孳無甚于斷物命其所稱檀波羅蜜無大于救物生故不忍鹿之䝉于獵也寧以身受歌利王之割截而欲使饑鷹之免攫夫鴿也自封其腨肉以飼之此放生之事所繇起也儒者每以血食為生人之命稱引庖義之畋漁以詆諆之不知茹毛飲血其來已乂聖人因事而為之志豈遂謂殺為可常而生為可折哉成湯之解網孔子之不綱不射宿孟

子之遠庖厨程子之擲黏竿吾聖賢未嘗不以放生為亟故余嘗疑周禮宰夫蚳醬蠯醢以供籩豆蟈氏焚牡蘜以袪鼃黽哲族氏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以射妖鳥之巢似漢儒傅會之非聖人意而陶弘景以制方用水蟲飛昇之詔後于恒闓乃知三教聖人無不以放生為大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何獨大雄氏云耳哉內典輪廻之說究究相報惟殺為重恩恩相報惟生為重非此不足以弭衆生之殺心而開群物之生路今之在家者未能斷肉且以戒殺放生為懺悔因亦大雄氏所不棄若夫薄萬錢之奉侈三畫之饗誇四海之富者乍一回心以全物命其功德尤勝余之記斯池也不復廣引內典姑以儒道言之吾黨之士必有開籠斷網除檻解懸拯萬類于阽危躋四生于仁壽者矣

對峰林公暨配孺人陳氏墓志銘

對峰林公莆之隱君子也林之族冠冕天下多以儒術顯公少治博士家言幾有成矣已而念無以佐二尊人菽水之歡乃棄去挾計然之筴遨遊湖海間為廉賈而息常十百倍徙用是家日益起謂金陵東南一大都會也萬貨之所輻輳可以時高下而赴之且又英賢之所𡑞也遂決策家于金陵公娶陳孺人有子曰中翰君曰

烜生而穎秀公教之誦讀以竟巳未盡之志旣命之遊成均矣中翰君因是多長者之遊以貲爲郎官中書舍人直　文華殿事　今上皇帝典領東觀圖籍秘書事念公家居亟請歸省覲膝下無幾何而公逝矣嗚呼慟哉公生平志潔行廉與人交不侵爲然諾有以緩急告者常不惜捐貲助之以是義聲著閭里人人知其爲長者孺人以名家女用勤儉贊公之內政故公

蟄菴日録　壬戌下　三十一

得壹意什一而無反顧憂其撫中翰君也顧復與義方相助先公二十七年而卒夫公之勤生食力夫負妻戴以有其家而又得中翰君爲之子慕卜式之義致身登　朝履赤墀踐文陛待詔金馬門稱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且積貲待遷將次第受　封貤之典以榮公與孺人于地下公之所以善積而昌後者可以無遺憾矣世之擁高貲而泯泯無聞者所在不乏如太史

公所記鍾鳴鼎食之家而未聞有子能善顯其親者如吾林公豈易得哉公之生以嘉靖丙午之十一月初五日卒于天啓辛酉之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孺人之生以嘉靖丁未之十二月二十日卒于萬曆甲午之四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子即中翰君日烜娶　氏爲公女孫男三某某　孫女三中翰君以今壬戌之十二月十一日塟公與孺人于某山之原

蟄菴日録　壬戌下　三十二

謂余素遊公父子間有通家誼知公莫若余者手自爲狀請余文其羨道之石余乃據事直書爲志而銘之銘曰

山澤之臞薜衣蕙帶聊以自娛孰是三徙大息其業旅于上都偉哉林公富而好禮被服以儒懿彼孺人克佐蘋蘩秉德不孤翩翩鳳毛朝于阿閣天祿所儲毋不及長父不及顯籲天以呼爰卜新阡大啓丙舍不朽是圖　恩綸可待

糲此黃壤宿草芬敷太史銘之金石可泐此義弗渝

北山别業同陸喬之王不驕龔逸所家弟羽王太復兩兒同游有作

雲中鷄犬秘蒿萊幾見高軒載酒來百畝方塘横小閣千章喬木擁孤臺桃源水遠津堪問菊圃花深徑可開此地真宜稱大隱狎人鷗鳥共徘徊

羽王奉　璽書督學楚中二首

治郡功名著一時　璽書遷秩下彤墀權衡又負人倫鑒山斗宜爲學者師相馬定知忘牝牡屠龍真許辨雄雌峴山遺愛今猶在更喜褰帷慰所思

千騎東方擁使君江春梅柳正氤氳二南風化先王地三楚朝雲秀士文共憶琳琅皆授簡郎看羔鴈動成群應知數仞宮墻内擬踐天衢御策氛

寓林集序

貞甫自爲諸生以經術古文辭名噪海内士之北面而請受業者羔鴈常闐門自前輩長者在卿大夫鹿門具區諸先生皆折節下之以爲將來天下文章當歸阿士比成進士服官中外一爲令再爲郎兩爲藩臬督學治兵使者廻翔南北幾三十年所至賢士大夫造請貞甫者無虚日

幾如梁之任昉賓客滿座入其室以爲不翅游龍門者士之從游者日益衆幾如漢之馬鄭二氏所稱弟子著錄幾萬人者其乞貞甫之文如被華袞如薦拱璧又幾如唐之李北海所稱碑版照四裔者其文日新富有縱横變化握三才之紀類萬物之情抉二氏之微覈九流之品而深覩簡遠泓渟蕭瑟益邁往之材絶塵之識與拔俗之韻三者相御而行吾毎讀其文未嘗不

爲之冷然神貫如登崑崙之丘縱馬閬風縱轡
玄圃弭節樊桐手持緑玉徘徊出入于十二樓
中耳目所際去嚻埃而遊溟涬者也貞甫之文
不脛而走四海顧自秘其集不遽出視學政時
嵾攸莢其草徧購求之始得成集士之追欲盡
窺武庫者益永于曩時踼可還羊可投衿可題
掌可記赫䙡可踊貴矣日貞甫請休沐于西湖
之上乃手自排纘屬其門人秘書吳君德聚板

而行之茲所謂寓林集也余嘗槩觀我 朝之
文不翅如唐之三變弇州故嘗究而論之嘉隆
以後沿襲成俗剽剝相高刻畫鬬西子之矉跕
躧競壽陵之步識者猷之貞甫力挽其衰濬發
巧心標會神理無境不眞有竅皆中今試取其
篇而讀之玄允自暎天籟相宜可謂如吸風飲
露之人不食五穀餐霞服日之侶獨飲三漿盎
濁世之粃糠一掃而空之翩翩乎淩霄霓而直

上矣余不能于今日擬貞甫一瓣香從何人拈
出亦不能于後世擬貞甫三尺席爲何人虛左
要以詩則晉宋之陶謝唐之王孟文則漢之董
賈唐之韓劉宋之歐蘇千載而有鍾期必有所
以處貞甫者吾豈敢私所好哉余材遜貞甫十
倍然貞甫意嘗在余官南曹時余從里中時接
貞甫未嘗數以文事相語然所謂莫逆于心者
隱隱在眉睫之間今之行斯集也命余以序手

書勤惓必得余一言以爲快余嘗私謂當今雅
道淪謝當與天下共推貞甫余不佞請率儲苣
之賦奉盤匜以從事如云晉楚之戰各建旗鼓
角勝于中原則余請辟三舍未敢以鴈行進也
然則余何足以知貞甫列貞甫負經國之材且
乘時而出以究其用名山之藏過此以往大而
化之有莫究其所稅駕者余茲不免妄以今日
之所見以擬議之眞猶存乎蓬艾之間矣

門人周章甫倏爾長逝賦此悼之兼追憶其
兄長卿大令

弟兄文采競翩翩靈運才名比惠連桂樹忽彫淮水北杏花先落寺門前一枰遂了平生事四壁徒看素影懸莫向秋風陳九辨招魂誰與問高天

張豐浦先生六十序

州大夫張豐浦先生余之同年友葢古所稱道

術方聞之士也先生起家歷陽以茂才異等推擇而貢 闕下余得與同籍焉先生肄業南雍時嫣具區先生爲大司成所賞拔名士數十人先生常爲之冠後諸兄弟多得雋去先生守一經自如然諸兄弟每語及人材未嘗不心愧服先生以爲莫能及也後先生隨牒授巴東令巴東居楚之西徼崄岨僻遠舊稱難治先生以愷悌燠休之恤民隱剔吏奬蘇其地之刁趍而化

其俗之剽悍巴東乃大治衙之後圃有棗生連理人以爲君家漁陽之麥秀兩岐可並頌矣比及五年乃晋而爲歸之刺史巴東歸所隸也去巴而歸如由室而升堂兩地之父老子弟歌來暮而咏孔邇者交相屬先生以其治巴者治歸而歸亦大治先生之治理流聞三楚間時且以循良舉于 上將蒙 璽書褒顯之 賜金增秩如神爵五鳳間潁川南陽之故事矣先

生念兩尊人春秋高一旦拂衣而歸兩地民攀轅臥轍者至枳其道不能發尸而祝之謳吟不絕巴歸去思錄所繇作也既歸出入里門蕭然儒素若不知有五馬之貴者澹園焦先生講學于金陵先生時渡江從之遊以所見聞與焦先生相質證超然自得于言語之外所著明德堂答問益先生之啓發者爲多間過余遯園中坐語彌日道貌德容溫然可匊談言微中使人知

畀冷然若御風之行釆真之遊萬物不能嬰其慮也獻歲先生開六袠矣其子某某將某某渡江謁余請文以介壽余應之曰古之言壽者如廣成子之千二百年籛鏗氏之八百年皆遁輿輕舉夐出人世之外薦紳先生難言之若吾夫子所言仁者壽以其體靜而樂山此則理之必然不爽者子之大人去健羨黜聰明絕意于世之紛華而抱樸反本還天地之根游渾沌之始

如潛龍之蟠九淵其靜極矣將耄耋期頤不足以窮其筭百千萬億未可以極其量壽自有之豈待余言以為祝哉子欲壽子之大人弟日稱觴以娛膝下歲歲誦有穀祝無疆先生玩心神明遊詠道德兴釋理順左右逢源有不知夫老之至者即杜下樹君之為計相留矦之從赤松子猶不以吾道易之彼洪崖張果之遠引堯年近娛唐世知不足以當一盼也

蒙 恩召以少宰兼學士充纂修 實錄副總裁志感

病來華髮白蕭疎何意弓旌到索居天上青藜東觀直日中丹稾北扉書抽毫漫許藏金匱委珮誰當踐玉除雖有報恩心一寸天門萬里竟何如

李母仲安人九十壽序

余嘗觀閥閱之家其名德位望焉奕于祖孫父

子間綽然為一邦之冠冕稽其內行亦必有代相嬗者譜牒所志或以婦代夫終或以母兼父訓焜燿彤管斑斑可攷若夫盛年矢志貞于白首訓廸子孫丕振其家聲而自開遐祉如淮南李母仲安人者尤于前史中所載諸賢媛不多覯焉安人者太師文定公之冢婦尚璽敏齋公之繼配而純卿諸兄弟之母也李氏門閭之高華人倫之俊彥海內罕儷尚璽公兄弟濟美文

定如華陰之楊桐陰之韓而内行若奉常之配
袁夫人太守之配徐恭人皆以婦德母儀聞于
當世昍昍百年徽音未泯今安人又獨巋然爲
魯之靈光矣余與兩弟于安人之猶子舉同年
締兒女姻者累世以故知安人内德最深今年
癸亥安人開九袠叔子飛卿君介其兄計部太
僕兩君索余言爲祝余不敢降西池之青鳥招
南岳之玄鶴啓緑綈洞眞之秘文引丹臺注生

之寶籙第以其内德所樹鬱爲壽徵有如操左
券者頌之安人出自寶之名門先世若銀臺若
廉訪若庶常珠淵玉海閨秀所從來久矣尚璽
公失元配文定公爲擇耦後得安人安人歸而
郄盛餙不御以高節自厲如桓少君舉案惟謹
布衣操作而前如孟德曜與婢女共織紝朝夕
必程所課而後卽安如魯共姜至撫其前所生
曁所生慈愛等一無祥覽異也其訓勅以行義

名譽自拔毋潰其家聲則又峻持之未嘗以前
後嫌自引尚璽公無祿安人以一身撫諸孤閫
内外肅然人人稱其家法仲子以攻苦沒爲立
伯子子以嗣季子再以攻苦沒爲立叔子子以
嗣偕兩㜸婦共砥柏舟之節如華陽之泰娥禮
珪皭皭焉與琨玉同貞秋霜比烈而諸子若孫
奉三世之教蔚然興起蘭芽玉茁瑤環瑜珥森
立于前人謂尚璽公克昌其後文定公之後青

紫盈庭棨戟相望不啻如唐之隴西贊皇七葉
重光則安人之力也他如族黨間有不給輒分
貲以助無吝容遇事有不决以片言剖無不人
人心服去此又不可槩得之閨閣者安人視之
直褎㢠栝棬之常事耳夫以尚璽公未盡之德
而安人衍之以覃及于無窮其德之所樹有佐
尚璽公之不逮而補造化之偶奇者矣則夫享
無疆之壽而以一身永爲怙恃天方大授李氏

眉壽之慶不于安人錫而誰錫哉古稱與門必屬諸男乃譜牒所系出于內德者固自不少月代明以助日滲舍潤以佐山余故謂閥閱之盛必有內德而其人必有德有壽以大其胤祚此理之可操券得者安人無彊之德引爲大年今九十而視聽不衰步履愈健卽八千歲爲春秋知其不足紀也余故因討部太僕兩君之言擇而稱焉詒飛卿君俾坐進一觴以介安人千萬年壽

批莊子內篇題辭

內篇莊子之本書也外篇雜篇不盡出于莊子或其徒與後人之學莊子者昉而爲之亦或以他人之文有類莊子者取而傳之蘇長公嘗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非莊子所作而宋人又以胠篋中田恒十二世盜有齊國證此篇非莊子筆言齊滅于始皇之時去莊子甚遠其言良爲有據而雲間徐黃門又謂天道篇平易無奇不似莊子皆非漫然者善學老莊無如晉人然當時衆所研味惟在內篇故詣學術者有聞見止于莊七之論

逍遙遊等篇名皆用三字不知果莊子自名之邪抑後人取其篇中之意爲立此名邪漢氏緯書如乾鑿度等無不三字者豈亦倣莊子而爲之者歟

先秦古書如孫武子管子韓非子商子其文之奇無論然首尾肢節秩然可尋讀者易了惟莊子則離合變化不可端倪忽然而起忽然而止忽然而斷忽然而續循之莫得其方攤之莫規其際如神龍之卷舒于重雲出沒于大海不可緊捉眞千古未有之奇書也

孫大司馬文融曾批點莊子有掎摭其字句者司馬有文董鑒其言如老吏斷獄一字不爽然

余獨謂其非所以論莊子蓋莊子以化工之筆隨意成文如九天僊人咳唾皆爲丹砂謔浪皆爲眞訣彼豈如後世文人舐墨搦管雕鏤刻畫而爲之者哉刻舟而求之劍之去也久矣

世之擯莊子者以其非聖不經而詆孔子進莊子者以其言陽雖詆孔子而陰實尊孔子要之律莊子不必以孔子尊孔子亦不必以莊子莊子自莊子耳彼其書皆劈空撰出本無是人無

是語即所尊所絀皆寓言也可執以爲眞乎此人此書原欲別開天地自立于洙泗之外故余嘗有言曰不必以孔子律莊子不可以孔子律而後見莊子之奇不必以莊子尊孔子不可以莊子尊而後見孔子之大

不得箋註不可以讀莊子徒得箋註亦不可以讀莊子註莊子者古今數十餘家可謂多矣然其人皆自以己意發而爲言耳名曰註莊子豈眞註莊子者哉最稱入微者前莫如郭象後莫如李元卓然郭之所註乃魏晉之清言李之所註乃竺乾之餘論耳以爲不似莊子不可以爲即是莊子亦不可我願人以莊子讀莊子毋以人之讀莊子者讀莊子而後可以讀莊子

莊子神僊也首篇有云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非神僊安知霄霓之上有

如此境界藐姑射之神人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非神僊安知堯舜之外有如此人物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無所可用安所困苦非神僊安知宇宙之內有如此受用唐人尊之爲南華眞人知其別有所據陶貞白眞靈位業圖謂莊子爲闈編郎其名秩似不甚尊然是天上掌書之僊如顔淵

卜子夏之爲修文郎固不當以位次論也太史公謂莊子善屬書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嗟乎神僊豈人之所能器哉

蟄菴日錄目錄　癸亥上

辭　召命疏
姑孰太守李季重以二詩見懷奉酬一首
倪元道奉　命守尋甸中途輿盡投紱而歸予心賞其高賦此贈之
憶元介少宰園居
季重使君投詩推挹至甚再此賦答
齊王孫伯修過訪以病未見賦謝
哭沈生予六首　有序
南都至蕪湖募修官路疏
渤海李公守姑孰有觀察武昌之命其屬下司訓張子感公知遇屬予爲詩以贈因賦二首
姚允吉詩集序
許倫所先生小像贊
焦孺人殷氏墓志銘

久旱忽得大雨喜而賦之二首
謝吉甫澹園宮諭之門人也係餉久居白下宮諭逝已數年吉甫偶見過言將西歸予愴然有感因賦七言律詩二首贈之
許倫所州守七十二首
齊宗庚修吾六十二首
嘉蔭齋為王不驕題二首
酷暑齋居漫書遣興四首

誥封淑人陸母張氏墓志銘
旌表貞節武母王孺人墓志銘
封安人茅母丁氏墓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恭蛟門沈公墓表
顧孝敷八十二首
宋太學生陳公桀以元兵入犯率其從子老成子宗傳統衆勤王隸文丞相幕下朝廷官公為福清知縣已與元兵戰敗公已免二子復入重圍救公被傷同歿宋亡公誓其家不仕元至　明始顯南少司空陳公長祚公十世從孫也以公事見示屬為詩因賦絕句十首
重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文峰陳公生祠碑
李元實官計部武燕卿謁選銓部皆予丁酉鄉同年也武卒于客邸李為具含歛同日亦歿余聞而悲之為詩以弔二首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辭　召命疏

謹　奏爲衰病庸臣驚聞　召命瀝懇
聖明俯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昨歲以病三疏
乞休蒙　恩准臣在籍調理臣閱歲以來尋
醫訪藥望宿疾漸除可以圖效犬馬而未能也
忽于歲杪接到邸報該　內閣具題吏部覆

請以　實錄纂修伏蒙　聖恩起攺臣爲
吏部右侍郎充副總裁臣聞　命自天不勝
感激不勝惶悚竊惟纂修　實錄大典也纂
修有總裁而又置副以領其事重寄也自非夙
在館閣之名儒掞天之大手筆烏能勝其任哉
臣伏在田間側聞今之職編纂者彬彬然極天
下之選巳不患于汗青之無日矣臣何人斯敢
玷斯舉忝臣官忝　禁林居多草莽妄希窺豹
曾未紬東觀之圖書竊好雕蟲久不奉甘泉之
筆槖歸田將垂二紀伏枕又巳數年夙志盡隳
舊聞漸落益五衰之相早現五短之技終窮矣
乃欲其操鉛翰以從諸臣之後有所裨贊折衷
勒日月不刊之典考見聞互異之辭其將能乎
今時當大察　皇上方詔執事澄汰官方式
序在位如臣瘝曠褫斥宜先豈敢更冒榮塗以
速官謗此臣所以披瀝悃誠亟仰控于　陛

下者也伏望　皇上詧臣庸病委難勝任
特賜罷斥庶枯朽不濫塵于摹貫愚分得因
之少安筆削不輕寄于庸材　大典且爲之
益重矣臣無任戰栗祈懇待　命之至

姑孰太守李季重以二詩見懷奉酬一首

東來紫氣結眞遊玄覽居然一事流緩帶自開
羊令府胡牀獨踞庾公樓登仙誰共靑蓮舫張
宴人看紫綺裘一代龍門君自見還將陳榻下

倪元道奉　命守尋甸中途輿盡投紱而歸予心賞其高賦此贈之

五馬雙旌去若飛忽聞輿盡拂衣歸非關烽火令遊倦自愛雲山與世違楊柳春風門却掃芙蓉秋水劒藏輝憐予自昔稱同志可共青谿理釣磯

憶元介少宰園居

二園風物近如何春色江南此最多地接丹丘饒雨露天吹綠野護風波鶴書屢趣還辭讓鳳閣將升且嘯歌我亦金門稱大隱自憐多病隔煙蘿

季重使君投詩推挹至甚再此賦答

香凝讌戟日氤氳飛鳳時看下紫氛版出功曹無俗吏化行馮翊有神君樓中詩許吾黃鶴汾曲歌應揆白雲一瓣心香還自醒敢云衣鉢嶺

齊王孫伯修過訪以病未見賦謝

手攀梅樹惜殘春素影横斜散玉林忽忽形骸誰是我拘拘造物巳非人波旬說好終成幻乾闥城高總未真大士不妨時問跡愧稱金粟是前身

哭沈生予六首 有序

生予以萬曆壬午舉應天鄉試第六人一時

文名藉都下丙戌成進士筮仕尹奉新再調晉江攺廣文被譖鐫秩歸文雅風流有六朝風格人或以禮法繩之君夷然不屑也所居必治山水屋宇車服華整異常蓄書萬餘卷皆手自校訂不減牙籤萬軸君不孳孳求田問舍而特多狹邪之好以是耗雄心而銷壯志與予最相知予嘗品其人似晉人雖復終日織語而實無鄙言數日前手書索予新刻

忽然長逝予不勝驚悼因憶其生平為詩以哭之

槀榜雙登籍花封兩拜官共矜人地美自厭宦途難勝事衰寧減幽期病未寒公卿多等輩那肯問彈冠

落落三朝彥踆踆九市臣琴尊隨事古冠履逐時新名為鍾情損家緣好事貧舉肥稱得士君可遂沉淪

不問家人產寧容世網羈身惟負書癖心祇為花迷曲巷玄冠委虛堂白旐低最憐桃葉妓強半為君啼

文自追三代人還似六朝群才心盡摒衆毀骨堪銷晦跡能無涸狂言亦自超風流一朝盡哭死日蕭條

能辨龍文鼎兼工䕫尾書簽題窮七略裝褫愛三餘羣慎驚鴻舫香衫細馬車笑他腰帶減偃徧賦郊居

佳達非荒宴閒情寄狹邪朝攀韋曲柳夜宿杜陵花釵寫紅襟燕香驚白鼻騧衣冠南路盡彌令惜風華

南都至蕪湖募修官路疏

自金陵而西溯江滸歷姑孰而抵鳩茲百八十里而遥谿宣歙走南都之孔道也冠蓋之所往來輪蹄之所輻輳日夜無休時其地多山埂水

篴境塉沮洳之患所在有之故路多圮壞而不易治間有好義之士捐貲以葺之者然小者尋丈大者并里欲舉百八十里之通衢悉甃而治焉使如砥如矢無與于洛鎬之盛固未易臻此也往聞丁大司空為中丞治水師江上嘗有意圖之以工力浩大不易就迄今未有經理其事者行者往往顧瞻而太息里居士鄭澤慨然以身任之乃自南都之安德門抵桐井尺寸以計

每路十尺用石幾何磚幾何工匠之費幾何遂捐巳貲先葺之而以其餘俟君子之好義者乃請于操臺徐公屬大比丘普惠某某手疏而募二大比丘宿植善因緇素所共頂禮故藉以為津梁且徼惠于薄伽梵之冥佑以助成功可計日奏也議既就請余為文以為之導余嘗聞持地菩薩嘗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皆平塡之或作橋梁或不沙土毘

舍如來摩頂謂曰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義雖如是然未嘗不以修橋治路為種福田廣利益之事故名德耆老不惜胼胝以就縉紳先生往往深嘉而樂道之甚且以公府之法顯為護持葢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欲平其路先平其心既平其心當平其路平心所以平路平路所以平心心地一如無二法也試觀夫人欲柴其中則五嶽嵑嵑起于方寸理遣其意則雖有褊心飄瓦不怨虛舟不觸矣由此推之藩籬可徹必不持一家之見閉羅而曲防封畛可通必不忍使同類之人塡坑而墮塹又況乎所捐特帑藏之朽蠹耳可以釋行者墝埆沮洳之患俾以往來之冠葢輴轃之輪蹄顧瞻畿內之道路如砥如矢無異于洛鎬之盛也豈必孳孳然為福田利益而後距踊以趨之哉居士生平尚義所施助興造不可勝紀然往往遜其德而

不居却其名而不受貲惟恐其不出于巳功惟恐其不歸于人葢真毘舍如來所謂能平其心者得二大比丘以佐之聲應氣求好義之士雲屬波委且日月相踵乎前自今由金陵抵鳩茲蕩蕩平平皆皇路矣余謹書此以風之

渤海李公守姑孰有觀察武昌之命其屬下司訓張子感公知遇屬予為詩以贈因賦二首

循良宜得股肱名詔許搴帷表百城吳苑甘棠環舊履楚天高柳列新營去思共草黃山曲首唱爭傳白雪聲獨笑文翁開畫壁却教門下賦先成
及門共喜得登龍下士爭爲悅已容遂使驊騮開道路豈令鋒鍔閟芙蓉龔黃增秩躋三府江漢分圻表四封何武去思誰最切學宮歌頌有韋縫

姚允吉詩集序

允吉之祖曰元白先生工辭賦游于東橋先生之門一時士大夫以詩名者無不與相唱和名播海內二子（玄龍 延甫）兩先生追踪家學自相師友而允吉與弟允初繼起于三世又紹明而光大之崔氏之世擅雕龍謝家之代有鳳毛不是過也允吉前有名父後有難弟乃天才溢發拔俗孤騫逞譽藻園揚光藝苑者莫不願納交而身下之每奏一篇競相賞咏以爲當在開元大曆之間長慶而下勿論也自項新聲代變言詩者各就其意之所至才之所就矜險以驁奇辭不必中規矩音不必和金石鑿空而出之隨手而拈之鍾參軍所謂弋浮以眩目裁虐以蕩心雅道之淪喪盡矣允吉之詩天籟相宣人巧並錯攬其色澤則彩虹垂天丹霞蔽水按其音調則喈然鳳嘯宛爾龍吟述悰而沉鬱頓挫無不顯

之情叙景而濃淡修舒有必窮之境高岑之雄古王孟之清和韋柳之婉潔撮舉其勝而時出之允吉之所得于唐人者深矣代變之後復聞正始之音豈不快哉子美之詩元微之以爲古人之總萃說者謂其有祖風允吉家學之淵源旣遠又以匠心出之宜其一往入微有非人之所易及者允吉司訓廣陵閘中弟子請其詩梓而行之寓書于伯子孝廉孟若請余而問序余

才不逮允吉兄弟遠甚游從甚久欣然莫逆因不揣而爲之辭余久困于病如丘靈鞠官意文情一時都盡作者之旨故未能窺允吉尚問諸允初高山流水之音春草池塘之夢不知所得孰爲多也

許倫所先生小像贊

偉然者望而知其爲廟廊之器秩然者聆而知其爲金玉之聲學有淵源克繩夫祖武材爲杞

梓宜棟乎王庭奏牘所陳天人策克乎篋笥游轍所至孝廉名動乎公卿與之辨群才洞一世之臧否令其處高位知一國之重輕且地望可首品流于中正即詞翰當典著作于承明乃早不矜二龍之譽而晩不戀五馬之榮拂衣高騫目躡東山之雙屐舉盃長嘯何假南面之百城濟勝如玄度身獨領風月之趣持鑒如子將口不操月旦之評蓋居官則豈弟以近人詩之所謂民父母居鄉則仁厚以美俗禮之所謂鄉先生固宜其備茲景福坐擁乎荀氏之龍謝家之鳳而介爾眉壽永主夫香山之會洛社之盟者邪

焦孺人殷氏墓志銘

吾鄉前輩中以理學稱者宗伯殷公官諭焦公爲最著兩公忘年投分先後名重海内官諭公一代龍門士大夫稟其學者甚衆三子皆儁才

而季公尤以白眉顯宗伯公端居一室恒閉影不交人事其仲子玄洲公夫婦時從公問名理所生女即孺人少亦因父母知學而曉其大義後澹園公玄洲公以季公與孺人年相若遂委禽焉兩公依然有針芥之投而子女遂諧松蘿之契真人倫之盛事也始玄洲公娶沈孺人不字置遵尹而孺人舉焉沈育之爲已女孺人少讀論語唐詩習字沈所教也沈沒王母俞安人

撫之如沈孺人緣是習女紅及治家等事然端靜敏練不妄言笑家人輩咸肅然敬異之矣既歸季公姑趙安人性嚴重孺人與娣姒日侍側常凜凜怡聲屏息每事務得其歡心姑病佐季公省視起居不解帶者累月安人固命之歸寢潛同季公立戶外聽聲息測知安否達旦不就室也比沒哀毀有加禮宮諭公既失趙安人旁無媵侍時兄嫂皆先逝獨孺人與季公在膝下

孺人手選甘毳以奉公謹責左右以代抑搔溫清無闕事宮諭公座客常滿罇罍槃敦不戒而走堂下皆孺人總理力也宮諭公以是大安之稱其孝及宮諭公沒季公兩經大喪荒迷幾至滅性孺人銜哀協贊之戚易兼備不至有終天恨中外翕然譽焉佐季公讀未嘗以家事詒其憂季公累試不第輒從旁譬解之曰如君才豈終難一第者育子綱若女不以呴育弛義方待

副貳有恩御臧獲能得人心惟季公亦曰吾得孺人匪直爲賢妻乃良友也始孺人在家從王母若母歸心禮佛既爲婦雖羅綺金翠滿前而清淨自居未嘗滓其志時持誦華嚴普門品月御六齋比病華夢侍宮諭公齎以罪慼難解公語之曰試覓爾生平所苦紛飛之心心既不存罪于何麗孺人寤而呼季公語之以夢且告之曰吾已得大自在矣逝之日又語季公大士親

至其所手引其袈裟以示戒子女之侍側悲號者曰無亂我性吉祥而逝葢若素所習者嗚呼異哉余嘗謂古之賢人君子身致其名德不難有聞于當世而獨介介于賢妻之難秦嘉徐淑以才儷梁鴻孟光以德儷至不易遘矣龐居士得龐媼而証吾生之學張丞相得向夫人而毁無佛之論夫婦偕登大覺從愛纏中破累劫之因緣視劉綱許掾之夫婦同書瓊簡并籍丹臺

者猶胥壤隔也季公乃得孺人用以紹明家學爲世津梁天之所授洵不易矣余因讀季公與綱所紀孺人事竦然增伉儷之重安仁之悼奉倩之惑徒爲情使耳乃知宗伯宫諭兩公家法之所垂至深且厚也古取婦者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孺人生萬曆辛巳二月五日卒天啓壬戌九月十三日子綱諸生娶陳氏女五壻何默陳九行史象震餘未字孫二孫

女一俱幼塟以今癸亥二月二十四日墓在仙鶴門外之丁山凹負癸向丁季公所新卜也系之以銘曰

名門之女名公之婦名儒之妻名士之母得全全昌世復何有未斷者情未究者壽孺人曰噫唯唯否否凡若所言根塵之囿誰戚誰疎誰速誰久有是哉人不爲三寶之依而徒爲百年之守也

久旱忽得大雨喜而賦之二首

海立天垂雨堪爲破鬱陷岸花翻雪浪簷霤轉風濤莫惜呼醽醁誰爲舉桔槔年豐誠可願痛飲讀離騷

累月占恒燠棲棲望有秋乍驕青野色忽倒絳河流瞑合雲垂屋凉生風滿樓登江如在眼終日坐銷憂

謝吉甫澹園宫諭之門人也依師久居白下

宫諭逝已數年吉甫偶見過言將西歸余愴然有感因賦七言律詩二首贈之

忽漫相逢道別離西風吹袂淚雙垂獨憐白首從師日共訝紅亭送客時老去弓旌猶有待歸來伏臘尚無資更餘梁木千年恨誰問中郎有道碑

挂帆江口月明初忽向西河探索居董相陵前堪下馬楊公堂下可投魚高槐半掩横經席宿

草全彌絮酒車爲憶舊游同志在歸鴻寧情斆
行書

許倫所州守七十二首

地墅華腴冠六朝才名誰似阿龍超賓與父重
鄉三物吏治常高郡六條清宴祗容瓊珮合仙
源未覺玉晨遥應知聖代辭榮客洗耳時來聽
九韶
倦拋朱紱臥江東虎節曾分出漢宫異政逈堪

咨四岳同年近欲讓三公瑶林玉樹庭方滿石
室金堂路巳通共憶懸車年至日早聞渭水兆
非熊

齊宗侯修吾六十二首

蘭颷初轉畫闌中蓮葉梧陰繞雪宫遥指青禽
來海上近看紫氣滿江東歌行金縷浮三雅宴
敞瑶臺進八公共羨耆英光　玉牒仙源滚滚
絳河通

清夜西園合綺筵平原賓客總翩翩桃花自結
三千歲蓂葉初占六十年青社舊存桐翦約綠
綈新秘蘂珠篇相逢爲檢丹臺籍醉引瓊漿向
碧天

嘉蔭齋爲王不驕題二首

一年華胄舊烏衣嘉樹常交日版扉清樾不知
三伏至重陰還許四隣依簷牙過雨花長合簾
額籠香篆不飛況復靈根美滋植遥看花萼代

相輝
瑶林玉樹未蕭森四壁圖書映古今竹漏碧雲
春截酒桐流清露夜鳴琴可知北牖堪高臥更
喜南村洽素心共羡重光誇七葉漫言勝賞在
山陰

酷暑齋居漫書遣興四首

蕋宫花月尚依然忽忽人間不記年筆琱蟠坳
徒録録枕藏鴻寶自懸懸六龍飛轡移紅日雙

鳳扶輪下紫煙幾欲醉乘黃鶴去却因山水𩆝
周旋
海山仙苑幾時成瓊簡何勞樹姓名綠枝行隨
麋鹿引紫簫吹作鳳凰鳴遽遽蝴蝶看昨夢楚
楚蜉蝣笑此生萬里天高秋水碧不知身坐幾
重城
吳霜滿鏡髮蒼蒼肘後空懸不老方湧說求仙
真有路誰言選佛更無場波涵海月千輪滿雨
散天花七寶香金粟如來曾記莂常教多病禮
醫王
夢回時警欲塵中衰病何當學老農結草爲樓
形似鶴種松成蓋影如龍泉飛銀漢三千尺月
滿金樓十二重自飲天漿時擊目萬山嵐翠濕
芙蓉

誥封淑人陸母張氏墓志銘

陸母太淑人姓張氏海虞封參岳陸公之元配

而兗祿三洲張公之女也陸與張皆虞之名族張代以珪組望里中三洲公娶于王實生淑人王之父曰掞江大司馬思質公淑人家于外家貴倨甚而淑人端敏恬愼不屑屑爲時世粧居恒好讀女史諸書眡諸于繡鞶步搖搔首之飾意泊如也舅氏司寇鳳洲公奉常麟洲公常目攝之謂其母曰令女而男也其不爲吾家之魏陽元乎以故張公爲淑人相攸不輕字而是時封公之父泉州公以舉于鄉邑中敬推爲長者而封公以名家子禀質穎敏兗祿公見之日是宜壻吾女司寇公兄弟亦以微陸郎莫適爲吾甥女壻也泉州公聞之遂介蹇修而委禽焉年十八而歸封公時舅姑以淑人家世膏腴卽重彩兼味猶恐不足以當一盻而淑人恭敬勤朝起問起居旦上食供滫瀡惟謹身布衣蔬食蕭然素風人驟而覯之不知其爲貴家女大家

婦也封公所生母吳性嚴重左右小不得意譙
何隨之淑人怡聲下氣務得其懽心久之吳亦
以新婦婉順融融然獨其悄也封公旣以才推
擇爲博士弟子湛思于丹鉛者垂二十年不暇
問家人產門內之事淑人榛之有不給輒解簪
珥以助恒秘不令封公知封公屢困場屋不第
意不能侘傺無翰碁疑淑人時從旁以義命解
之封公輒欣然而罷封公性倜儻憙賓客尊罍

檠坫之供無虛日悉倚辦于淑人封公陶陶然
常不問所出也旣舉諸丈夫子皆儁才淑人撫
而謂封公曰以君之才而未售也天其以是大
君門而酬其志乎于是躬自誨迪之朝夕與義
方相副及伯仲相踵顯于　朝而淑人喜可知
也仲氏參岳君令永嘉以治行高等　璽書
褒勸及其親巳參楚中書省遇　上覃恩晋
封公如子官而淑人亦並秩三品之號人競艷

之時淑人與封公春秋高且七十矣而步履飲
啜恒無恙日擊鮮飲醇佐封公爲娛樂諸子若
孫參耦鞠跽承事左右者遞代無休時賓客在
堂咸以爲封公淑人善安其子之養卽百歲不
難致也乃封公一旦溘焉以逝不再逾歲而淑
人繼之嗚呼異哉余蓋嘗論內德于先後之際
而難爲言也婦賢矣或未聞其爲母母賢矣或
未聞其爲婦淑人相封公上事舅若姑又上事

王舅若姑靡不夔夔然顏誠而志順也下育子
又下育子之子靡不奕奕然特立而競爽也型
而範之其德全總而理之其才裕矣至樂施予
則族鄰待以舉火者若而人御臧獲有恩蹲蹲
然如嬰兒之在膝下也富厚顯榮旣多受祉且
冥心觀化有味乎西方聖人之言彌留之日端
坐而逝此其高識尤非笄褘中所易遘者始司
寇奉常以宅相望淑人與封公身未及見乃今

于參岳伯仲間得之人倫之鑑可謂邃而中矣淑人族姓之華封秩之貴子孫之繁且衍視魏司徒所得爲孰多天益篤生淑人以大陸氏者也嗚呼詎偶然哉詎偶然哉淑人之生以嘉靖癸丑之六月十九日卒于天啓壬戌之十二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五崇禮舉戊戌進士浙江平陽縣知縣先卒娶王氏少參笠洲公子別駕敬吾公女問禮即參岳君甲辰進士湖廣

布政司參政娶周氏封淑人漳州郡守鳳池公子太學愀山公女守禮國子生娶吳氏務春公女繼歸氏見廉公女明禮邑庠生娶徐氏工部郎中紹虹公女尊禮郡庠生娶顧氏南太常卿襟宇公女女二長適庠士譚文煥次適庠士嚴柟孫十二庭禎娶孝廉晴谷歸君女庭祥邑庠生娶中翰冲寰徐君女庭祚邑庠生娶庠彥蔡陽沈君女庭祐娶庠彥景于黃君女俱崇禮出

庭祿幼未聘問禮出庭祉聘臨淄令翔虞戴君女庭祺聘繩之歸君女庭祿幼未聘俱守禮出庭礽聘侍御秀峰錢公子庠彥用藩君女庭禑幼未聘俱明禮出庭禔幼未聘尊禮出女孫七崇禮出者一守禮出者二明禮出者三尊禮出者一曾孫一曾孫女四參岳君偕其弟將以今某年某月某日奉淑人啓封公之窆而合焉謂起元平陽君同年友也手爲狀走使而詔不佞

俾文其隧道之石余誼弗得辭謹掇其大者論次之爲志而系以銘銘曰

太中之裔兆發于海觀國之光猗與封公潛德弗耀有待而章天作之合一德攸往卜世以昌琴瑟靜好襍珮以問奉彼蒸嘗鹿車可挽熊丸不厭大啓義方翽翽其羽儀于阿閣爲五鳳凰伯也雲騫仲氏游尾戾天以翔蒼珮朱韍蕃于南土江漢湯湯　帝嘉廼績貤榮所自綸綍

以彰象服是宜令德壽愷燕此北堂秉化而逝歧我夫子白雲之鄉闢中之秀賓于王者爲大國香鬱鬱新阡桓楹可紀日月相望百千萬年宜爾孫子配地無疆

旌表貞節武母王孺人墓志銘

溧水邑多甲乙大姓而武尤著余耳目所際魁壘之彥策名樹德者後先相望纓緌之焉蟬來論也乃王孺人又以節著御史宋公按部採其

事聞于 朝 詔旌其門里人榮之孺人爲孝廉孺溪公繼配其嗣子曰太學兖斗家金陵去余室數百武而近太學又與余游以故知孺人內德詳且晳太學博通聰敏有聲薦紳間將成名以顯其母而孺人不及待棄栝棬逝矣太學痛母之無祿也手纘其行事請余門人觀察楊君爲狀而屬余以銘按狀孺人里中王氏女也孺溪公三娶而三實最後乃室孺人孺人年甫

十有六耳儀止祥華不苟訾笑孺溪公心重之時舅紆溪公姑李孺人在堂上孺人晨夕飬得其懽心不數月孺溪公病孺人之爲婦也浙而年又稱孺溪公病革且死謂孺人曰有不諱若年少且無子當亟更爲計毋徒自苦孺人聞而慟哭引刎欲自裁曰吾請以身先爲君蓐螻蟻姑與其母亟救止之孺溪公謂孺人曰子如是余死復何憂因取巳小像授之曰異日出此

相對如覩吾面也言訖而逝孺人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屢日數欲以身殉地下家人防衛之者萬端不得遂舅紆溪公泣而諭曰而夫之不夭也而又無嗣婦復以身殉之誰爲延如綫者春秋之事吾懼而夫爲若敖氏之鬼也孺人聞而憬然悟乃强起抆血涕稽首而拜命筮公翁鶴汀公子兖周宜爲嗣諏日告几筵立之孺人日夕刎而號于室曰天乎夫子之以亾不亾

未亾人之以不存存惟此藐諸者在也周六歲
又以病夭人有代爲孺人危者怵之曰夫人之
矢靡忒也以有子也子而今又殤矣天其意者
不欲以柏舟奉夫人乎孺人慟而嘷曰是何言
歟吾必終所以祀夫子者時允斗爲横野公子
生彌月矣孺人請爲嗣諏日更立之太學呱呱
襁褓中孺人躬鞠不啻若已出稍長知其開敏
有智意非凡物也孺人則抱而朝于禰曰兒也

才庶幾可以嗣而鳩于室乎吾夫子爲不亾矣
承進就外傅歸而省所受書時訓勑之以而父
未竟之業待子而大未亾人忍死須臾意拳拳
獨爲此耳太學以是發憤下帷就其業且時進
名下士氣類相接人因太學之克振家聲益歎
誦孺人之善嘞子爲夫子地也紆溪公卒孺人
執喪哀毀如子奉姑居二十年衎衎焉能愿其
志旣姑卒而孺人所以喪之者如紆溪公檢身

凛凛趾未嘗于閫外歲時問遺姻族贍給窮乏
無所備者于讌會無所與晨夕晏坐一室清齋
誦經而已手總家政家所遺產無改于舊身紡
績以先操作左右奉教令惟謹人以爲有彝敬
姜東海鍾夫人風旣受 旌表賀者在門孺人
愀然泣曰嗟乎諸君子之不以弔而以賀也未
亾人所際者何事而忍以爲名乎夫子之墓木
已拱矣余未獲告成事于夫子九原之下寧無

有睠睠尸視者奚賀爲先是孺人以哭姑病太
學扶侍日選刀匕以進病時爲之少損如是者
十餘年竟以病卒嗚呼痛哉語曰歲寒知松柏
之後彫夫未寒則節不可見有可見之節而其
爲寒也不知幾何年矣南華有言受命于天惟
松柏獨也冬夏青青抑亦知夫風饕雨虐之所
批蕩飛霜積雪之所剝蝕天之所以苦之乃其
萬群卉而無異者也輪囷離奇成其干霄從聳

之所試較所經涉何如哉世人眕不周寸往往執蓼蕪之相嬗枯稊之相易為樹節若謨左旂天道顧不爾也夫既俾其皎皎焉皡皡焉琨玉同貞秋霜比潔矣甘苦榮瘁庸足論乎太學才必大顯厥親即持此可以瞑孺人矣孺人之生以嘉靖戊午三月二十七日卒于天啓癸亥正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子太學兆斗娶王氏同邑上林苑錄事肖雲君女孫一可接孫女二墓

在某山之原余既據狀論次為志列諸幽壙因銘以系之銘曰

以巳之年續夫子之年身為金石而命以延以巳之天回夫子之天身為弓冶而業以傳夫是之謂岵以代岵而坤以翊乾漆室之表清臺之築義豈不偉盍用侖旃然歟否哉曰如其年如其年如其天如其天

封安人茅母丁氏墓表

嗚呼是為茅母丁安人之墓安人有子曰元儀止生氏觀察鹿門先生之孫侍御二岑先生之子也少稟異才承母訓纘其祖父之業博雅工文蔚為學士大夫所引重而又旁習韜鈐家言曉暢兵事一時劒客奇材爭趨其門止生進而與言鮮不退絀無能難者于是人以止生有文武才當亟為　縣官用遼事起　詔榜中外　天求大將人以為無踰止生者公府交辟

于勅郡邑勸駕道次續食入　京師止生居平扼擘建州之役至是慷慨欲投袂起顧念安人在高堂尸饔之咏弗忍聞也亾何而安人逝矣止生捧檄誼不得濡滯居里中則亟為安人治窀穸掃片石樹遂道之右手為狀而屬余以表曰安人待子而瞑子必毋辭余舊從止生游熟安人事讀狀益聞所未聞安人蓋非尋常閨閣中人而止生所為狀安人者蓋非呫囁兒女家

人語也安人出長興爲兖祿署正愛湖公之女
侍御公再失耦三卜繼而得安人結褵之日侍
御公業舉進士令童丘室中前所置媵侍已數
舉女安人視其媵若昆弟鞠其女無異已所出
也後以無子數爲置姬以進侍御公再三郤之
安人必得請而後已嘗于維揚擇良家子之端
麗者勸侍御公納之不聽遣歸母家安人從舟
中持其踵而泣隣舟人聞之詰知其故咸歎詫

以爲古來婦人之無妒未有若此者乂之乃舉
止生而媵先後又舉二子安人愛之踰于止生
一子殤安人哭之慟不以止生存而緩鞠幼子
顧復有加不曰我自有子而自有母爲異視也
侍御公嘗入覲　闕下寓家于郡城之外時有
萑蒲之警安人晝夜率家人計所爲防禦者至
手自操刃以出窺伺者斂跡遁矣侍御公徙官
于楚値歲祲公傾帑以賑之安人亦解其粧以

助歸槖蕭然未嘗名一錢笥有影木二尺公欲
剖爲安人奩辭曰君宦楚楩楠杞梓未嘗愛也
柰何以閨中物違所志乎觀察公春秋高賓客
恒滿座供張出安人無弗給者觀察公又嘗視
其子南工部邸中間與客登攝山上天闕倉卒
燕賞所須安人咸咄嗟以應觀察公嘗絜語其
客善哉吾婦之旨于養也吾得吾婦如得子矣
公九十而卒安人相侍御公執喪易戚兼至及

侍御公之逝也安人慟哭幾霣數欲以身殉地
下顧念止生兄弟强抆血而棣家政時訓勅以
善成而父未竟之志數爲治裝趣之使爲南北
游曰毋以而母戀戀鄉下使桑弧蓬矢之志弗
展也性好施乎里中歲嘗饉輙命止生盡捐家
所儲爲貸資手篝燈視止生具草上當事者曰
而父生平好行其德子其繼之吁嗟乎古稱婦
之持門戶勝丈夫也挽鹿車提甕行汲舉案操

井臼以養難矣聞隣有謦聲嘶朕弁祟不能出一語人莫不然安人乃從房幃中修禦侮之具使盜賊聞之而却步大家貴婦咏樛木歌小星令得進御于君子難矣安人乃先侍御公之志餙姝麗以進至屢卻之而進者弗少解吳越間多治繭綵修口腹身處富貴練衣蔬食棲志于竺乾難矣安人乃舉其倉箱之積如坻如京者窴而出之以塱窶人子之腹而義不反顧夫恇

怯妬娼慳吝人情常有之而婦人爲甚安人視之何如哉劉遐之妻身領數騎以解夫圍而石季倫爲之郝也楚之樊姬數進勝已者于王而笑虞丘子之蔽賢也范文正公亟賞其子麥舟之轉郁公以藏鑰授嘉賓一日散之都盡而公爲之駭愧不已也由前二者觀之賢婦人之所難而安人之所易由後一者觀之又偉丈夫之所難而安人之所易矣余鄉者謂安人非閨閣中人噫豈虛言哉安人兩受其夫子之封前以章丘令稱孺人後爲工部郎得秩令號夫內言不出閫故婦人鮮表墓者如安人安可以不表余[illegible]採其事之大者厓略具之止生異日功名成[illegible]雲臺煙閣之業推其所自人且謂陶荆州侃李臨淮光弼之母莫安人若也所以不朽安人者將在于是余姑書以俟之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恭蛟門沈公墓表

少傅文恭公之薨也六年矣　今上皇帝登大寶　詔推恩叙錄　先帝從龍功仲子泰潛詣　闕下上書頌言　光宗皇帝正位東宮先臣一貫時官　內閣實贊成大禮　詔贈公太傅官泰潛爲尚寶司丞蓋異數也公薨于萬曆乙卯之孟春　神宗皇帝業已

命大宗伯諭祭公有加禮大司空給東園秘器
以塟　遣官營兆域　命内閣請　賜公謚
太宰議增秩未及上今乃以　恩詔行之榮
哀之典歷　三朝而大備公起家隆慶戊辰
進士讀中秘書守史官事　神宗皇帝于
講幄已洊致通顯身未嘗離　禁廷終踐　綸
扉參　大政計前後左右　神宗皇帝者三
十有四年　君臣魚水之歡久且固矣公居

密勿十有三年數請辭上印綬　賜骸骨歸
上堅留公至八十餘疏始　俞公請增秩
賜金幣　命使者護行乘傳歸歸十年而
後逝時公且八十矣祿位名壽之兼得前此
内閣諸公所不恒遘也於戲盛哉先公而官
政府者天下無事多雍容高議于雲臺之上衎
衎焉無宿憂及公身而　帷幄之事多矣公勵
勤其間其勞苦常倍于前諸公迺其功之最著

者在舉　皇長子之冠婚而堅請先　册立委
曲懇款疏至再四　神宗皇帝始俞而行之
人謂公之翼　光宗皇帝也不啻夾虞淵之
日定郟鄏之鼎公大有　社稷功朝鮮搆倭難
播酋旅距　國家大出師討之公從中指授方
略當事者禀其成筴島夷宵遁貢附之國安土
宇如故叛人之首卒膏蕭斧而訖　天誅時
上深居法宮群臣罕得見公車之牘十上

而不一報公終能積誠以結　主知使其謀
得行汔濟大事公之因事納忠載在　起居注
及所存敬事草者不可勝紀而此尤其最偉者
矣嘉靖中南絓倭北絓虜閣部大臣共謀禦之
迄不能得犯順者戮之以釁鼓即萬曆壬午以
後閣臣以　元子册立爭者其言如水投石山
陰且以忤　旨去而公乃以從容諷勸得之
公之勞苦倍于前諸公而其所得視諸公不有

倍從者哉抑不獨此也公侍　旃厦奉筆橐皆
在紫清丹禦之内屬車豹尾之間而手皷馬足
口不言溫室樹得近臣侍　禁中之體甲戌禮
闈之事大相子試卷在公房公批而汰之主考
者私語公欲爲之地公堅不聽得主司選士之
公直　講筵所入告者援據古今明白正大後
典掞席日月獻納語不爲戇激而悃愊有餘忠
得侍臣論思之法同考試者二主考試者一教

習庶吉士者一門下士滿海内顧嘗語人曰我
將諸士入青雲中豈可使與槐柳同列門下士
無敢私謁者得大臣待士之道不愛錢苞苴不
至門不愛官爵　上數手勑將以邊功行加
秩固遜辭之故官止少傅不私子弟前後所受
廕止五人長子有儁才取青紫如拾芥抑不使
入場屋得貴臣遠寵辱之義　廷推同邑南大
司寇趙公爲冢宰又　上將用公門人少宰

周公典甲辰試公皆具揭止之得柄臣遠嫌疑
不植黨與之心生平不暴揚人短含人子不輕
譙何有過萬善遣之歸里里人有醉而詢于門
者亦弗問得相臣容人之量　神宗皇帝嘗
手諭公有語及　中宮者公密揭勸　上善
待之封還　御劄　上終爲感動得親臣
匡主德之誼言事之臣間詆公公閉門上書謝
未嘗力辯曰吾恥與人爭是變妖書留考察科

道官三者舉朝譁之公默不辯同官嘗密問公
卒未嘗端言其故得大臣聞言遜謝不報之度
諸臣或以礦稅繫請室或以言抵重罪公時具
揭密請　上釋之而不發抄曰此　上盛
德事吾不敢市恩得重臣事上之禮既歸里客
問及　國家事多不答章奏中有波及公者公
亦聞之夷然不置一語辯萬時時擧手加額頌
上盛恩誓世世身爲豺獺以報得老臣謝

政死不忘君之意公之立朝如此使其言盡行志盡售臣　主同榮身名俱泰何邴魏姚宋之足論乃　九閽之虎豹叩不得聞萬口之蜩螗沸不可禦踽踽然出入　禁闥左右窺之眉蹙蹙未嘗展對客語時欷歔泣數行下公之所遇亦洵艱且苦矣然而卒能彌縫　主德議惜　國體用無違才舉鮮僨事非常之原中外數駭而天下晏如也試令設身處公地得嘗公

者豈易為力哉公不講學亦不以講學語人而好學不厭在　朝日自公之暇編摩研削手不釋書為易傳老子莊子通皆非古人所及于理學宗紫陽時亦出獨見剷之姚江良知之說士大夫尊信之公其鄉後人議祟祀軆其功而不專主其論蓋公學無所不通而識高不隨人上下以此立身行已推而治天下國家譽不勸非不沮在此孤立行壹意間與世畸而不屑顧亦

在此益嘗竊聞公言而知公之學有以也居斯地遇斯事惟知在我者當如是耳意見不同議論不合焉得人人而比之或以吁咈當壎篪或以鹽梅為水火何常之有青史之外尚有是非黃壤之間詎無生死相尼也未必非兩賢相持也未必無兩是牛李皆為才臣韓富同號君子同不同正無足諱也噫公學固爾人則視公為何如哉公詩與文力追古人雕琢淘汰不輕置

一字沈鬱淡雅造次不作唐以下語于詩好其家嘉則于文好其里人余太常君房然公所自構者鴻大深眇非二家所能到也游藝之餘兼工八法團扇數行赫蹏片語波折有度斐亹可觀人間得之以為珍玩亶大德之不官抑多能一餘事也公生平所著書凡若干卷固已藏諸名山副在通都桓譚知太玄之必傳沈約歎真賞之幾絕百世而下頌其詩讀其書知人論世

經國之大業與鉉而外更有不朽者在矣於戲
公降自帝晨鑾爲王佐游泳道德咳唾文章行
絕代以孤騫志于雲而直上汪洋浩蕩涵吞天
浴日之竒鼎嵬英多攬雪寶天牕之秀公輒人
欽其器經綸天授之才蚤素仕未升而高名已
播矣及乎題高蕋榜佀接英游發册府之藏踐
蓬山之署天球弘璧蘊爲東序之珍三台六符
近望北辰之座甘泉奏賦天祿紬書漢皇前鄰

于講筵唐帝沃心于浴室桓榮之能稽古李絳
之義論事不是過也爾其恢網羅而薦士操繩
鑒以程材千金市駿即空冀北之群萬里搏鵬
終引圖南之運公望峻矣 帝眷渥焉四海
興雨作之思百辟切巖瞻之望既頒軒策旋
召鋒車耦頗牧于 禁中武夔龍于池上棻
絲五緎補山龍日月之章細札十行鼓雨露風
雷之烈大安 國本肇敏戎功撥楴扶桑拯暹

荒于水火戈臨梨瓠偃內地之攙搶重任載之
有餘大業卓乎可紀矣既而成功者退不尸亭
毒之權采真以遊自遠風波之地歸田有錄載
水無鄰賓客不晉其門子弟罕覩其面洗心藏
密手未絕夫韋編專氣致柔經更緇于柱史是
又所謂游方之外象帝之先者也且也吐茵不
問弘人之度愈寬碎器無言忍事之心益固累
心盡遣抱氣彌冲咄咄書空豈作殷侯之字憤

憤思我寧爲王相之言得我貴于知希覺道成
于功滿真文自咏滿雲笈之七籤靈液可餐勝
天漿之一斗自占時日遂返星辰名甫謝于黃
扉班更高于紫府驂鸞而上誰知此路之非遙
化鶴以歸當識斯言之不謬公之生也有因其
返也有位人間世之擾擾者又安足爲公道哉
仲子既奉 勑以公塋請公門人同邑宗伯周
公爲狀乞言于大君子謂起元公門下士也以

墓表屬之起元讀周公狀摹公如生不能贊一辭乃掇其一二書之竊比于識小者嗟乎劉太尉之碣唯列姓名謝太傅之碑不鐫文字游于門者難爲言起元是矣讀者謂余爲不足以知公敬謝不敏若曰阿私所好則未或敢任焉

顧孝敷八十二首

文雅風流八十年一時耆舊爾應先家承比斗天喉舌居卜東都水澗瀍秋院松雲開士館春

江花月麗人船看君才力殊强健高論時驚滿四筵

築室東隣白下橋門庭瀟灑足逍遥停雲夢起春醪熟聽雨詩成夜燭銷老去風情還自許與來游社不須招鳳毛五色尤堪羨賦就凌雲滿漢朝

宋太學生陳公榮以元兵入犯率其從子老成子宗傳統衆勤王隸文丞相幕下朝廷官公爲福清知縣已與元兵戰敗公已免二子復入重圍救公被傷同死宋亾公誓其家不仕元至明始顯南少司空陳公長祚公十世從孫也以公事見示屬爲詩因賦絕句十首

才名卓犖冠鴻都慷慨從軍擁繡弧試問勤王三義士九重曾識姓名無

建牙吹角典專城固縛相將入虜營三百年來多養士報恩今日是書生

儒冠未脫枕金戈殺氣橫空海不波幕府自開丞相閣一時麾敵作鐃歌

錫版遥從海上歸坐看黃綬換荷衣可憐胡馬迷天路不見雙鳬闕下飛

背城一戰死生間不解重圍誓不還可惜弟兄同日死千年埋骨鳳凰山

天書遥下爲旌忠俎豆千秋啓閟宮更起九歌成楚些三閭殤原是鬼中雄

北風獵獵不停吹落日轅門捲大旗萬里滄溟
迷蜃氣不知何處覓王師
厓門毒浪偃龍鱗更起穹廬號紫宸父祖豈知
王氏臘忍教門第染胡塵
銅駝荊棘淚雙流河洛腥膻九十秋仕版更無
陳子弟義門誰更說江州
世乘朱轂擁華裾忠義由來報有餘郏笑于公
門戶大秪容丞相有高車

重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文峰陳公生祠碑
嘉靖之辛酉大司寇長樂陳公以侍御史奉
璽書按吳值歲大祲民皇皇莫必其命公亟
請于　上議所以改折賑貸者以蘇民困
上以公言剴惻而篤摯亟　允行之民困乃
大起驩訢鼓舞僉以爲公之生我也繄肉白骨
而稱枯楊微公我民之生也何日之與有于是
及公之瓜期重趼纍息詣　闕下上書從
天子借御史一年以活萬姓　上念諸父老
良苦嘉歎御史能爲　縣官加意元元若此
制詔御史臺展公代期一年慰諸父老遠來
意公于是益修舉所爲興革可爲百世利者一
一亟舉行之三吳之民轉呻吟而爲謳頌享大
牟登春臺嚌昔澤水之墟化而爲樂土矣公以
期滿入　朝報　使命士大夫若吏民攀公
之轅者至道枳不得發顧念如天之芘　九關

之萬里者不敢以數請也乃共建生祠奉公于
虎丘之旁以永公之澤而舒其適館授粲之愛
于勿替司寇錢公臚列公德政以記之公之去
吳也若干年乃吳民之祠公者視公之在　朝
若爲御史大夫部尚書掌天憲酌元斗管耳目
喉舌之任常如公按吳時及其歸田以老乘箕
尾而上升也又常如公在　朝時鼓歌以儛之
尸祝以頌之春秋毋絕今且六十餘年矣民以

公祠風雨雀鼠之穿漏者乂丹堊之煥然若嚮
如也懼非所以妥公而徼其庇共捐貲飭頹新
之會公子司空公以　上簡命之任　留都
道經虎丘拜公祠下吳人益幸公之有後而篤
其所爲廟貌公者既成走南都請記司空公以
詔起元起元忝司空公門下士也先世籍吳中
熟公事至是乃益爲之感歎以爲公之施德于
民者若是之深民之報公者若是之遠也德之

自上而下也不深將比于霜露之霑濡不待風
日過而損之滲漉者不須臾而盡報德之自下
而上也不遠若中衢而遇風雨得大廈以蔽之
非不心愛其帡幪既去且不免爲寄郵而不一
反顧也今公之按吳也去之已六十年計吳之
人弁冕而奉璋非公當日所延見之大夫士也
在官授糈操耒耜而耕非公當日所勞苦之吏
若民也熙熙怡怡塗歌而巷咢非公當日所生

長之士女也乃所爲戴公新公祠以報者若嚮
馬甫去吳之日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恩乂則
厚者不能毋寖以薄人之追其祖也無若其送
父母也世隔則親者不能毋寖以疏也非公政
教旁塈周浹入于人心而第如前史所稱持斧
埋輪賁咸欲手山岳動搖者安望其能深遠若
此哉古之君子能庇其民者恒以爲居官長子
孫循吏之愛民也身死欲壟其地至謂子孫之

奉我不若桐鄉吏民之奉我民之愛其上也所
生子以其姓而名之識不忘于其功也思見其
子孫以爲如見其面甚且焚香籲天願貴顯其
子孫以爲民報今吳民之祀公者遠矣其子孫
能繼祖父重累其報公者以報公公之廟貌犖
然如新而司空公又適以是時道過吳拜公于
祠下天若以公之子孫貴且顯纍諸吳吏民示
若爲之報者上下感應之間深遠而符合古之

能得民者未嘗有也繼自今以往似而續之公
之祠百世猶一日也余鄕所謂深且遠者又何
能槩其所至哉司寇叙公德政鴻纖必備吳人
耳而目之久矣余故不更論第記其所爲重修
公祠者以報司空公復爲詩四章授祝史俾歲
時歌以祀其辭曰
峩峩兮虎丘遺廟兮誰留叢篁兮蕭蕭古木兮
修修輪奐兮肯搆塗塈兮綢繆俎豆兮去思冠

劒兮來游乘魚兮波心䌘馬兮山塅朱輪兮迅
霆白簡兮凌秋于羽兮祁祁同雲兮油油明德
兮惟馨靈䭾兮匪求金爐兮紫煙玉瓚兮黃流
翩然兮來下使我兮忘憂 其一 棟隆兮蜿蜒碧
宇兮沈沈登高兮騁望綠水兮丹岑閟宫兮爾
芐靈旆兮于臨苾芬兮八簋繽紛兮五音祥烏
兮翻翻驄馬兮駸駸畏壘兮尸祝擊壤兮謳吟
井梧兮陰陰臺栢兮森森左右兮如在髣髴兮

可尋有作兮在昔無悔兮至今洋洋兮來格鼕
陶兮于心 其二 坎坎兮擊鼓僊僊兮起舞桂醑
兮盈觴蘭烝兮崇祖公貌兮我祠我祀兮公擧
精禋兮上天膏澤兮下土安宅兮有鴻負嵎兮
無虎英爽兮不磨煇赫兮敢侮若雨兮若晹我
稷兮我黍城鶴兮誰歸山龍兮孰補箕裘兮相
賢雲霄兮接武蘭椒兮可奠無間兮鍾鼓 其三
公入兮不言公出兮不詞玉軑兮彩斿金支兮

翠旗乘風兮遠游躡雲兮上馳仰叩兮瑶閶俯
控兮玉墀佐帝兮陟降起民兮瘡痍長安兮地
軸永奠兮水維受簡兮靈威沈璧兮馮夷遲遲
兮舊都聰聰兮遺黎玄䌘兮丹蹕朱絃兮素絲
燕詒兮世世念茲兮在茲 其四

李元實官計部武燕卿謂選銓部皆予丁酉
卿同年也武卒于客邸李爲具含殮同日亦
死余聞而悲之爲詩以弔二首

同年同日歎淪亾慟哭宜飛六月霜共命有人稱死友返魂何處覓生香鴈行共惋浮名誤鶴夢雙懸故國長薤榜即今能幾在一時零落益堪傷

擊筑悲歌燕市豪蕭蕭易水泣波濤巨卿未得殉元伯羊角何堪報左桃入在河山千里遠夢懸宮闕五雲高山陽短笛誰能賦落日西風首重搔

蟄菴日錄目錄　癸亥下

甲申春同鄭尚德張韞甫馬仲履遨馬心一道人夜宿弘濟寺今四十年矣偶憶及追而賦之

江閣

自嘲

園居

禪室

吉山

睡蝶

茅堂

金陵名賢續咏十首

封翁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二白詩 有序

蝶粉

蛛絲

嘉蔭齋詩元介少宰再次前韻予亦更爲嗣
響以贈不驕二首
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養
愚俞公墓表
南太宰玄谷何公得請終養歸海南二首
述補先生去人間世者二十三年矣予夢中
嘗見之蓋知己之誼久而不能忘也先生學
道愛人宜有後乃竟使不祀何邪當作天問

四首
胡長白七十二首
再辭　召命疏
勅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前光
祿寺監事中石吳公暨配贈孺人郭氏合葬
墓表
座主簡先生二子伯典叔度過訪邇爾言別
即席賦贈時先生方宦滇中故末句及之

橺稼
城下別業
柬柴師二偈
題柴師像
哭普惠海德柴師四首有序
有送柴師歸塔者話其事詩以紀之四首
座有談荆州人不食蟹者問之果然戲嘲一
絕句

顧孝直用宋李南金絕句典狂買顛語反其
意而和之予見而愛焉占賦四首時孝直方
解汝南別駕任歸
雀異孝直榎中事也孝直手自爲紀莘甫見
示予異而咏之
應天王學博擢太學博士二首
再辭　召命　溫旨不允二首
中丞蒲州羅公崇祀于鄉子南計部郎重光

贈元賦詩二首
孫燕貽五十
再次前韻贈元道太守三首時黔有水西之
警官滇者取道粤西其路尤嶮君行至南陵
而歸又頃傳滇撫有疏還君復守尋甸故篇
中志之
輓貞節武母王孺人二首
輓雲池王翁二首

周吉甫先生小像贊
哭周吉甫先生次韻六首 有序
再和父質甫先生自壽詩四首 有序
自韻四首
園蔬
重刻黃庭內外二景真經序
在田周翁蜀人也而家于楚以正德丁丑十
二月 日 時生今百有七歲嘉靖中曾進

原缺

蟄菴日錄 癸亥下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甲申春同鄭尚德張韞甫馬仲履邀馬心一道人夜宿弘濟寺今四十年矣偶憶及追而賦之

犖峭摩天紫翠重振衣同志喜相從月中鵶轉山樓角雲外僧歸水寺中風靜濤聲喧四壁天空梵響落千峰虛堂永夕難為夢時引玄言問

老龍

江閣

北來鴻雁影沈沈虛閣岩嶢帶夕陰霜後青楓江岸老雨餘黃葉寺門深城孤月色懸昏柝村近寒聲集暮砧多病自憐游興在楚天蕭瑟罷登臨

自嘲

漫擬巢由世可逃鶴書幾度下蟏蛸街星匣秘

吳歐冶明月環成魯孟勞仕乂家貧知官拙病多官起爲名高三山正簌滄溟濶誰許投竿釣六鼇

園居

卜築西臨古渡邊數椽蕭瑟可留連林花陰密籠碁局岸柳絲長拂釣船月滿潮痕光射壁風高樹影綠搖天浮雲世事那能問長日真堪似小年

禪室

虗堂暝色坐霏微監拂誰叅最上機香篆逆風穿樹出簾鈎遲月放雲歸松鱗黛染青猊座竹粉光沾白鴿衣賸欲共分禪榻夜佛鐙明滅梵鍾稀

吉山

嵯峨千仞振衣難落落長松徑曲盤旛影隔雲知寺遠砧聲停月識邨寒鴈回極浦飛尤亟鴉棲危巢語乍殘蕭瑟西風趣歸步煙蕪回首路漫漫

蛺蝶

低飛緩舞戀芬芳不逐東風上下狂春困不禁緣褪粉驚魂初定爲媮香花房日煖眠初熟葉幙雲深夢轉長却恨流鶯輕喚起纖腰慵舉過東牆

茅堂

村居盡日掩荆扉蕭瑟茅堂客到稀乳近雀爭堦草入蜜香蜂競折花歸篆堦雨漬莓苔字繡壁風搖薜荔衣擬學潛夫著新論恐因文字墮禪機

金陵名賢續咏十首

太守姚公汝循登貴官大明守論歸再起爲楚刺史以馳驛江陵相怒而削其官公有吏才文學甚冨人敬惜之

蚤拔泥塗中翱翔振天路三十典專城遂积凌
霄步一奏毀垣書再干掃門愬斯人終陸沉逹
者慙其故
州守朱公衣公修偉有高志氣峻直言論多
慷慨恥以脂韋隨俗上下見者皆欽祗敬之
正伯偉丈夫目如巖下電知今多瑋辭博古冨
珍玩高情師古人直道羞巧宦餘慶遺後賢懿
此夔龍煥

宫諭焦公竑公理學文章爲世所宗從之遊
者徧海内人人以爲登龍門未登大位爲世
所惜著述甚冨皆有關世道説者謂非博南
諸公所及
太史掞天才流覽冨千古一首代騏驎遂爲時
粉斧名山纔可藏濟川終見沮喢涕日月輝軒
冕安足數
運使張公文暉少有令質清才先少宰極心

器之許其必貴及見其鄉舉每接遇厎然見
顏色其憐才如此
孚之少不凡翩翩自超舉奇文欝風霞清音叶
鍾吕旣解宦中槖頗進徵時屢河山蕭寺鍾輿
言涕如雨
太守湯公有兊起家孝廉官至太守循循恭
謹旣躋大耊不以名德自尊人人推其長者
里俗多凌夷流風儼先輩不羨二鳥榮安知五

馬貴幾登更老蹇數舉耆英會邦須老成人斯
言良有味
明府沈公天挺罷官歸適志花酒間頗爲禮
法人所忌君行之自如雪涙嘗爲予言此君
胸中無宿物
六朝有斯人斯人六朝有身疲吏甫色口猷公
榮酒麈尾捉自佳龍團蕃堪乆毎喰和嚼言癖
錢爲誰守

太學黃君祖儒弟戌儒復儒三君皆贄甫先生子才美多讀書有集行于世而名位不著戌且蚤死人尤惜之

三子皆儁才壎箎奏風雅誰爲得父多焉問和人寡彼其涇渭淆況乃粉黛買舉世忽崔駰真非好能者

太學焦君尊生弟孝廉周二君爲澹園先生仲子叔子有才志能世其家學仲選貢叔舉

鄉試皆蚤死孝廉有說梏若干卷爲名流所稱

朱鳳羽陸離將雛皆五色真爲難弟兄並許幹家國仲既惋琴亾叔旋慟珠慝遺草誰爲留終爲鄧攸慼

廷評陳公舜仁公舉進士爲縣令遷廷評遂棄官歸善治生爲娛樂年八十餘而終

純甫貌清時脩然一孤鶴雄文美篇翰閎覽富流略一辭捧檄遊遂保挂冠樂道廣謝太丘碧雲望天末

山人張公正蒙山人善爲詩應通濟門外不交顯者年九十噉飯肉甚壯日猶可行二三十里而吟咏不衰

柴門傍河開中有高隱士漁父刺船過幽人抱琴至竹非仲蔚居霧起公超市幸偶驚熊年恐問璜谿事

封翁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之君子蘊義懷仁以就其道者卽未嘗以祿位名壽責報于天而有德司契顛若不爽或售於身或售於子若採物于橐而取諸寄也然而觭得之者多兼得之者鮮有如身大厥施而子拓其用子衍厥慶而身握其符則又天祐之厥積人倫之盛事未易以數遘者雲從先生盍通之經明行修道風秀世而薰然慈仁之君子也

先生本宋文正公之裔其淵源固已遠太公介
石先生又以道椖博聞有稱于世以名德爲鄉
里祭酒薦紳先生如司徒馬公司寇陳公侍御
黃公輩皆嚴事之然而素仕不升潛德弗燿枯
昕之迹未登潤山之玉莫薦厚稾其遺書以授
其子先生紹明家學而益光大之鉤深索隱漁
弋典墳提要纂玄蘼袞謨訓然且服習先王之
言揣摩當世之務彬彬乎足以大顯于　朝矣

然公車未召隨牒遠遊澤雉神王于樊中冥鴻
飛遠于天漠于是壓生萊蕪之釜柳當彭澤之
門浩然歸來葢以所受諸父者詒諸尚寶君尚
寶君守尚書吏部郎簡要清通人之水鏡先生
未究之蘊有子爲大發之此先生所以投紱而
歸也會　國有大慶先生于是從子以拜
上恩而受封如子官矣尚寶君念先生春秋高
意不忍離膝下亟請休沐以歸奉先生於海上

時進輕刀輭輿徜徉山水間以適其意丹顏玄
髮飄然若僊人競以是爲先生榮而先生方旦
日與尚寶君延接名儒講明正學攷三才之指
歸析萬物之統紀窮九流之津涉攬六藝之鍵
鈐當其會意時以爲天壤之間無與易此樂者
吟賞忘年不知老之至也　今天子瑩精太
平登賢俊如不及亟　召尚寶君爲近臣掌
國之六寶將使之獻納左右不次而昆　大政

尚寶君以先生在堂逡巡而奉　召命未忍遽
行也乃先生適以是時開八袠尚寶君自幸身
在里中得以親舉萬年觴則走使而諏酌者之
辭于起元起元何以爲先生祝哉卿所稱祿位
名壽或售于身或售于子兼得之不易遘者先
生業已若固有之余又何能更爲辭以進則請
語尚寶君亟稱壽先生前趣舍人治裝趨　闕
下而別具安車躬御先生以往尚寶君晉筦

朝寄有大政事歸而與先生謀之因以所受于
過庭者効忠于　上公卿大夫因尚賓君日
過庭下候問先生起居時具羊酒助爲壽如漢
張酺故事先生進而爲衛之武公又進而爲漢
之計相身常如在　朝廷間尚賓君得壹意
國家而無内顧先生生平所學于文正先憂而
後樂者此乃克大厥施人且敬推先生爲人瑞
以壽先生者爲　天子頌萬年有盛于天保

九如之外者也

二白詩

屋上有白雀室中有白鼠雀搖物鼠食物詩
人所刺今化而爲白是能改于其德也王君
不驕以爲瑞予不敢知姑本其事以賦之二
首

瓦雀循簷下上飛驚看素羽浴珠輝應如丈石
禪棲客老結鶉衣現白衣
裼衣長向穴中藏忽被霜毫粲玉光豈是玄猺
通坎德蟾宫分得素霓裳

蝶粉

雙翅便嬛舞拍塲鉛華含膩儼明粧輕勻曉暈
黍樓色細搨春分漢署香褪後織腰猶束素撲
來團扇恍凝霜蛾眉淡掃尤含妬莫採宫花入
上陽

蛛絲

婠雨繚雲一縷長爲誰牽惹出柔腸因風揺曳
縈紅樹障日縱横月粉墻千尺未輸鮫室淚三
繅誰似馬頭娘從教結網成何事敢擲龍梭𠂢
七襄

嘉蔭齋詩元介少宰再次前韻予亦更爲嗣
響以贈不驕二首

芙蓉爲幘芰爲衣長日高齋靜掩扉綠雪當牕
秋冉冉碧煙穿幙晚依依松濤細繞茶鎗出花

露香黏酒榼飛何用遠求玄圃積座中蘭玉更
相耀

繞屋扶疏樹影森百年喬木到于今煙雲字滿
烏皮几山水絃高綠綺琴笑語馬曹無爽氣醉
看龍劍有知心悠然長嘯誰能共高鳥翩翩下
夕陰

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養
愚俞公墓表

贈尚書駕部員外郎養愚俞公之卒也在萬曆
之戊戌春至　今上天啓之辛酉公始以子
允祿君貴受　恩於　朝而改顏其墓門之
石公上世隸浙之象山元季徙平江之常熟入
明久之割常熟爲太倉州遂世爲州人其從
而家金陵則自公游成均始也公祖表以幼敏
烟家李氏愛而子鞠之從其姓累葉因之至公
未改公卒後允祿君舉進士始上疏請得復稱
本姓迄今具冠帶祠春秋李之復而爲俞也焉
異之衣進而秩五品弁冕六章服也意公之心
必大愉快于九原乃眡公之墓木則旣已拱矣
公力學成名積功累仁而身未盡酬其志饗其
報場前一年允祿君且次第酬公饗公所爲升
華祠廟者靡弗崇且盡也天之福善而大賦公
若此詎偶然哉公修幹廣額而豐下音吐如鐘
識者自少占其必貴性篤孝友慷慨好義有應

變才又善能知人少工屬文游瞿文懿公之門
經所指授益脫穎而出文懿公大器異之旣推
擇爲博士弟子屢試不第乃棄而負笈游成均
同舍生亡不辟席讓者公經術旣深于性理通
鑑諸書丹鉛不置手叩其腹笥便便如也少苦
產挫授徒以給奉二親甘毳無闕供間以分育
其弟若女弟盡計歲所得都講餐無入私室者
公雖服儒而善治生操奇贏權子母未嘗屑瑟

据拾間而息乃日起以是備仰恒有餘資入有
緩急赴公無不得所願而去蓋族黨待公舉火
者衆公至老而施予未嘗衰人競以長者稱之
公嘗[illegible]爲諸生在浙之嘉善島夷入寇公與衆
數十百人倉猝爲所掠其酋將聚而殲焉獨奇
公貌呼而與語公神色不撓酋舉巵酒飲公而
釋之公儒生臨難有氣決如此娶江王荊石相
國張起潛觀察檇李袁了凡職方李見亭太史

金陵張孚之太守何子極太僕周長卿明府焦
茂潛孝廉公皆于微時識之言終如券先少宰
未第日亦爲公所器予與允祿君同筆研間拜
公堂上退而公語客亦謂予非局趣轅下駒也
今里中稱人之水鏡人人以公爲司馬德操矣
公娶王宜人賢淑有智意能與公同甘苦挽車
提甕不爲盛飾如桓少君舉案操井臼椎髻布
衣如孟德耀中年未有子爲公置媵舉一子而

已乃得允祿君媵子既娶而殤允祿君夙慧異
常公心知其爲英物稍長延名師教之時時躬
訓勅不勌甫垂髫入黌序聲大著諸生中尋受
餼廩試輒冠其曹遂以選貢　闕下人謂公未
竟之志旦夕以子而大售乃公不及待而卒矣
於戲天之厚于畀公也與之以雋才與之以高
貲又與之以美子三者具而五福備矣何靳公
下三年間而奪之速邪蓋予嘗與允祿君酒間

同席坐絮語兩家父子事涕涔涔不能禁也先
少宰名德髣髴類公皆從嶮岨中起其居金陵
也公自婁江徙予家先亦自鹿城徙舊皆籍姑
蘇公大父蒙氏李至允祿君而奏復俞予曾大
父亦蒙氏張至先少宰而奏復顧公子允祿君
教之見其成選貢而卒卒三年而允祿君舉進
士先少宰子予兄弟亦見予成選貢而卒卒三
年而予亦獲遇南宮選公配王宜人後公十六

年而卒及見光祿君貴先少宰配予母王淑人
亦後先少宰十八年而卒亦見予與仲弟之成
進士公卒二十有六年光祿君以終養母起官
兵部遇　覃恩再受　綸命公得贈今官先少
宰亦卒二十有八年以予試南銓遇　覃恩拜
贈與予自家受　誥命光祿君受于　朝奉使
歸同以辛酉季冬之既望舉焚黃禮方幅相齒
獨公未仕而先少宰仕先少宰年未及中壽而

公可望七公二子存其一先少宰四子存其三
差為異耳兩家父子間奇類乃若是此予與光
祿君言所為兩相感動不覺涕泗之橫集也然
以光祿君而望公不啻如石慶之于中涓于定
國之于法曹楊震之于隱居而予仰眡先少宰
乃大有慙卿慙長之論則夫公之所為酬志饗
報得于光祿君者夫又庸可量哉奉常雲杜李
公之志公也其事核其文贍于公上世姓系與

公生平若子姓蟬嫣指次如掌盎汝南之傳先
賢益部之紀耆舊未有或能先公者矣予是以
不敢具論謹揚厲　天子之麻命表曰是為
贈公養愚先生俞公之墓使夫人懷高山景行
之思往來而過華表桓楹下必有減損車騎恐
其薰灼感平生之言車過三步而恐腹痛者于
此低回而不能去讀之或庶幾可徵其崖略焉
公諱一元字太初年六十有七配郎王宜人同

公受贈典光祿君名彥舉萬曆辛丑進士官光
祿寺少卿

南太宰玄谷何公得請終養歸海南二首

六卿具慶古來稀省覲遙從天上歸紅日九霄
瞻　帝闕白雲千里傍親闈壽盃十斛金陵酒
舞綵三朝玉府衣猶恐時藉恩共濟鶴書旋向
海天飛
履聲共識漢尚書歸向高堂奉起居　帝許山

公無啓事天容薛相有安車瑤宮霞暖蒸丹荔
珠浦潮香躍錦魚遥望玉京天萬里夢回雙闕
曉鐘初
述補先生去人間世者二十三年矣予夢中
嘗見之益知已之誼久而不能忘也先生學
道愛人宜有後乃竟使不祀何邪當作天問
四首
橫經重席號人師點瑟由琴自一時惆悵舊來

絃誦地古槐疏影尚離離
錫山孤塚鬱岧嶢宿草萋迷入望遥多少中郎
琴酒客不知何處奠蘭椒
二十三年梁木哀絳帷常向夢中開空餘一掬
羊曇淚時傍西州馬策來
種成修竹綠雲新瀟灑高齋不染塵想像清陰
還滿地月中清嘯更無人（先生性愛竹所居必種之）
胡長白七十二首

松陵唱和日徜徉高隱林中歲月長齒擬前身
為顧陸書從古法見鍾張綠尊霞寫金梟色碧
篆煙飛寶鴨香已自真人在天際漫尋紫海戲
東方
三徑蕭然遠世紛人如野鶴在鷄群綸巾時拂
烏皮几錦字常留白練裙茶鼎曉分雙井露研
山秋結九華雲（先生掘地得研山名曰小九華）逍遥長玩人間
世誰擬朱方十賚文

再辭　召命疏
謹　奏為宿疾未痊不能就列再懇　聖慈
俯賜休致以終　恩造事昨者臣蒙　恩
召用以病具疏控辭未荷　俞允我　皇
上以　實錄重典　命臣副貳總裁且以學
行　褒臣勉其即來供職此儒者之至榮人臣
之殊遇也臣祇誦　恩綸不勝感幸旣又自
悲報稱之無階不覺涕泗之橫集也臣[illegible]私語

友人今日使臣捐軀而膏草野則臣不敢辭使臣束帶而立　朝廷則臣不能應蒸大義所制誠無愛乎髮膚而未疾所牽艮未便于奔走故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束帛旅于丘園　旌命交于途巷士大夫之拂袵以待招者衆矣枯折之珠畢升潤山之玉咸薦莫不祓濯鼓舞趨赴　闕廷依　日月之末光攄風雲之夙志臣之庸短亦被　登延乃以二竪見凌百憂騈集

彈冠相慶獨爲匪人敢爲倦鳥之戀巢徒歌老驥之伏櫪命實爲之臣且奈之何哉臣茲敢以蕭栁之殘質徽惠于　聖朝願以豺獺之微誠矢報于異世屢塵　天聽如履淵氷伏望

皇上矜臣情危憐臣病苦　特垂

恩造准臣休致臣得壹意栽藥量水以保殘齡倘幸不遽塡溝壑則自今以往倖生一日即臣沐浴　皇仁歌咏　帝德之一日也臣無任控籲祈懇待　命之至

勑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前光祿寺監事中石吳公暨配贈孺人郭氏合塋

墓表

古之君子懷智蹈仁好行其德者往往藉貧以伸其志即縮半通之綸擁中人之產亦能推力所及以芘人而彼巳氏或童妾猷羅綺鷄鶩餘稻粱亦不能損半菽落一毛以望貧人之腹余

嘗讀太史公越世家錢學士義田記見陶朱公之三致千金而能散范文正公之家無餘財而能賑以爲賢者存心濟物甚于自肥如此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乃若夫負妻戴以有其家而能卓然振高義于競刀錐爭粟粒之世如中石吳公與其配郭孺人者安在其爲古今人不相及也公諱之良字攻甫别號中石世爲姑蘇之長洲人起家爲諸生有雋才不售去而游成均以

貴授光祿寺監事孺人光祿少卿郭公之女也皆以仲子正誼尹石城治行高等　天子賜璽書褒勸之公與孺人皆得以子貴其世系之遠族姓之華與生平行義之懿美具公外生陳太史與仲子所爲狀述中斑斑可攷公與孺人所施于閫內外往往足爲人倫之模楷余獨採其行之尤瑋且大者大書之以表其墓公曾祖耒陽公舉弘治壬子鄉薦兩爲令家世稱華腴

祖認亭公豁達好施子産日挫公父所遺者推以與其弟若女弟而身行求得田之汙邪者三千六百畝公與孺人躬督佃戶子芟柞而藨蓘之未幾蟹螺之區盡變而爲沃土矣嘗歲大祲佃戶子無所牟口食將轉徙之四方公與孺人計力止之發其廩有粟三千餘石次第以貸左右咻曰若輩異日安所取償而輕以貸之若是公與孺人笑曰吾之粟實用若輩力今弟出之

以救饑耳安問償是歲邑中諸大家佃戶子流徙者無筭獨吳氏佃自如旣而歲再不稔遂舉所負券悉焚之于是佃戶子人人父公而母孺人曰微翁媪吾不爲溝瘠且爲道殣也乃共相訓勑盡力田畝以報夫積穀者利儉歲彼見其價之翔貴也且共謀閉糴以昂直誰肯空廩以飽枵腹如公與孺人者公所舉丈夫子五女子四婚嫁無俗侈費不貲公之田視前無所增置

比將老析之以授諸子輒與孺人計曰吾夫婦之勤勤于播殖也豈第爲吾子孫利哉乃畫所謂三千六百畝者六之五授諸子而一爲義田所列義田科條詳具而有法以百畝輸公家之賦以百畝供歲時之祀典以百畝爲合族燕享餽詒費以五十畝助婚嫁之弗備者以五十畝佐族人之凶事以百畝資子弟之學使羔雉腒腶有所需以百畝待雨暘之弗若自是其族人

人人食公與孺人之賜可永永無之絕夫以末
俗之耆利而遺其親也𦉍鉏而德色箕帚而誶
語者有之誰肯割已所耘耨之田以贍所不知
何人如公與孺人者嗟夫陶朱𦨭沼吳覇越之
智趯然遠舉托計然筴以見其玩弄造化之奇
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志不盡究于忝知大政時
歸而仁九族以小試其用斯二公者之所爲皆
百代殊絕之人物也計公與孺人所殖產世或

有倍徙而仟伯者顧多以其身爲撲滿執牙籌
鑽李核屏箱篋而繫鎖鑰豈伊無人以朱公之
智行文正之仁如公與孺人吾不敢于今人中
求之矣公與孺人行義而口不言所報然子姓
之繁而且盛于仲子太史已兆其端其日升而
川至者將繩繩乎未有艾也余故于他懿行不
具書獨揭二事表之使夫動輪漬酒而拜墓下
者可想見公與孺人之大節而比之𡢃財役貧
貰累鉅萬上無以佐　縣官之急下不肯以
一壺飱活翳桑之士者聞公與孺人之風或亦
可憬然而寤也夫

座主簡先生二子伯典叔度過訪遽爾言別卽席賦贈時先生方宦滇中故末句及之

玉樹春風憶過庭歡然握手慰平生露寒白映
秦淮水楓冷紅飛建業城絲竹後堂無遠客壎
箎清廟有同聲蚼杯正好愁將別何限南雲萬

里情

觀稼

高臥溪山二十春寬然羸得自由身煙霞有癖
非關病魚鳥無情不厭貧顧影頻驚青鬢改論
交常感白頭新誰言百尺樓中客肯作求田問
舍人

城下別業

我本武陵人宜向武陵住今非辟世時昔是問

津處一境何委蛇群峰更盤互雖與朝市隣幾見軒車過池作鏡天懸田爲綺塍布鷄犬自相聞邨墟亦成聚耰堪五穀分釣須六物具偶爾宿田家湫然謝人務扣門聲乂稀沿溪行屢誤緝芰寒可衣採梠饑能度宜充蚯蚓操善作鷦鷯賦自言太古時誰問中朝故勿使捕魚人得見桃花樹

簡柴師二偈

不來而來不用安排不去而去不須猶豫來本不來去本不去兩頭中間無汝住處

二十年來求證果終日喃喃量飯顆到頭一着作麼生莫負這場成慳懼四大各離誰是我鶻臭布衫何用褁斬釘截鐵不容情霹靂一聲天地剖人間天上總逍遥東土西方無不可改頭換面任縱横混雜龍虵成一毅轉身時節許誰知寒灰試撥星星火

題柴師像

咄此柴師也耶以爲即是如身翳燈影射于壁從壁呼之了不可得以爲非是如鏡取像纖毫不謬驟見識之了無可惑孰是孰非請師自决來時無口舒廣長舌一切歸一一攝一切兆落萬川無第二月地水火風絹素粉墨爲似爲眞有何差別伯樂之馬按圖則失僧繇之龍點睛破壁

哭普惠海德柴師四首 有序

師江右人俗姓柴氏賣藥游金陵有妻子嘗死臥數日而甦言爲冥師所攝放歸因棄妻子出家法名海德居三山門外普惠寺之禪堂日夜以禮佛飯僧爲事髡首躝足冬夏被一舊衲衣修行甚苦而道價甚高縉紳先生多喜從之游閒與人談因果多後驗今年六十九以病化去師與予方外之契殊篤因爲

詩以哭之

曾向龍宮乞秘方自因冥感事空王功成雙履
西歸去白下誰開選佛場

飯從香國手擎來天女飛花擁辨才今日講堂
春寂寂食時鳴磬鳥聲哀

寸舌瀾翻演法華不離丈室滿恒沙人間此口
誰爲導臺上空飛七寶花

常將辛苦當安禪時爲幽冥啓法筵今日三山

城外路更誰施食寺門前

有送紫師歸塔者話其事詩以紀之四首

欲療饑瘡可奈何常將粥飯作檀那緣何却蹈
荼毘火總爲人間火宅多

坐一微塵轉法輪法輪今日又微塵大千普作
琉璃塔何用方墳覆此身

三生石畔萬松哀短篴横吹片月開今日歸途
天漢漢幾時重爲故人來

幻身何處蕩飛煙孤塔崔嵬片影懸無纔可容
螻蟻住挑燈誰送佛前錢

座有談荆州人不食蟹者問之果然戲嘲一
絕句

逢人直說武昌魚左手持螯遜不如可是遺經
無爾雅彭蜞常誤蔡尚書

顧孝直用朱李南金絕句典狂買顛語反其
意而和之予見而愛焉占賦四首時孝直方

解汝南別駕任歸

百尺樓成解紱年千峰雲樹一江煙醉傾十斛
金陵酒好是清狂好是顛

楚楚蜉蝣共百年誰將簪笏易風煙蠅頭蝸角
紛朝市幾解清狂幾解顛

燕去鴻來年復年荆扉不改舊風煙支持伏臘
雖無計肯典清狂肯賣顛

臭味風雲憶往年揭來同臥綠蘿煙無他長物

從君乞一半清狂一半顚

雀巢孝直樓中事也孝直手自爲紀華南見示予與而咏之

雙雀翩翩傍簷隙先春哺子聲啾唧主人撤障通往來黃口青蟲克日夕道傍車粟兢呼群廷尉門前羅正紛感恩願得朝君屋蚛木投環徙爾云胸中純白無機事掌心取食翻翻至高城還畏雨禱褷空井常爭豚勞利窺簷駴鳥亦相

忘乳雀年年滿畫梁低巢不覆紛來下天際行看紫鳳翔

應天王學博擢太學博士二首

中朝啓事渡江來詔爲圜橋簡異才即向三雍歌鷺羽行將千里市龍媒橫經自起鱣堂兆重席誰高虎觀材天子崇儒方幸學佇看稽古受恩廻

手携化雨過江東增秩爲旌造士功宜室宜前明主席絳帷先敞素王宮中朝舊事青緗遠東觀諸儒白虎通回首秦淮橋畔月成蹊桃李憶春風

再辭 召命 溫旨不允二首

鶴書趣召閱春秋多病深慙國未酬班近屬居陳豹尾夢隨簪筆侍螭頭神山未採千年藥高臥虛言百尺樓再捧 溫綸惟感泣願言千載頌鴻猷

史局弘開敞木天羨魚何幸得招延誰知東觀編摩日正遇周南留滯年才盡江淹無綵筆居成謝客有新篇汗青未就頭先白捧日心惟一寸懸

中丞蒲州羅公崇祀于鄉子南計部郎重兌屬元賦詩二首

蚤年經術起河汾萬里行空駿不群繡斧共推持峻節彤弓方擬逮殊勳宮牆俎豆時初啓閟

閬雲霄代有聞　聖主勤思方召業誰看主璜
秩無文
節鉞親提領朔方至今鎖鑰壯金湯枌榆社起
蒲東遠蘋藻祠開泮水香大業久宜垂竹帛威
名還許震戎羌西平有子能傳業代擁貂蟬入
未央

孫燕貽五十

纔賦天台又遂初金聲擲地欲何如經成爭看

中郎字名重時廻太守車樓下沓潮春載酒門
前飛雪夜擲書如聞公府方交辟可許玄纁到
隱居

再次前韻贈元道太守三首時黔有水西之
警宦滇者取道粵西其路尤嶮君行至南陵
而歸又頃傳滇撫有疏還君復守尋旬故篇
中志之

白羽遥從紫塞飛使君千騎粵遊歸北山招隱
銘誰勒東海投竿願不違柳外風搖珠影花
間月吐玉缸輝驚心九折羊腸路肯負湘江白
石磯
草長江南鶯亂飛鷓鴣爭唱不如歸一城斗大
官堪戀五馬車高志已違嶺嶠雲孤天一握江
樓霧隱月同輝鄉心萬里何時落九日龍山燕
子磯
峰名回鴈鴈還飛兩岍猿啼送客歸石載鬱林

裝更少名標銅柱事終違尊空倍憶金陵美曲
度偏憐玉樹輝聞說　璽書還治郡可能長戀
舊漁磯

輓貞節武母王孺人二首

誰云芝草自無根天挺貞筠出素門誓死一心
如鐵石承祧雙淚有頻繁乘軒已見傳家慶表
宅先看引國恩今日全歸真靡忒青陵有鳥共
翩翩

青春矢節眼堪枯旌典䝨榮表帝都擇嗣自招丹穴鳳將雛共擬白門烏栖棬穀似貽君子門戶持眞勝丈夫片石中郎殊不愧喜從彤管握靈珠

輓雲池王翁二首翁以貢令安義歸來隱南郭外生平風格高雅晚同澹園諸君子講學有謂其得長生術者今年九十一而卒

擗麟高宴閱滄桑忽返緱山鶴駕長是否丹臺

經北斗將無紫水戲東方蘭亭勝事頻同眼桃葉新歌幾斷腸忍向南岡論耆舊白門烏語咽垂楊

名園舊接小長干六代風流此地看掄瑟曲房春譙久彈碁高館夜燈寒人間未就黃金蔦天上俄成白玉棺何處更尋遊嘯跡碧桃千樹竹千竿

周吉甫先生小像贊

生惟一壑人謂天之閉先生以時而不知天故開之以道漸鴻振鷺未足以象其義家徒四壁人謂天之嗇先生以貴而不知天故豐之以學珠藏玉府未足以詫其奇年踰大耋其壽已永著書滿家其名已垂文獻作舊都之掌故品藻當藝苑之罏錘於戲如吾吉甫先生者其殆許子將之處平輿而品高乎月旦鄭子眞之居谷口而名動乎京師者邪

哭周吉甫先生次韻六首有序

吉甫先生才高學富不售于時老而著書具足千古詩句之美掩暎當時游楊道南焦弱侯之門尊師重道久而彌篤年八十有三逝矣病中有韻懷詩荅以別知已若予輩者聞訃因次其韻以哭之

瓊樹彫殘玉露寒悲秋傷世若爲寬人間幻景銷沈易天上尊官承享難朔氣驟凌楓葉晚江

風遥庋鴈聲酸澀巾往事今仍在鶴怨猿吟恐

去安

三徑蕭條四壁寒素箏濁酒善能寬自携玉杖穿雲易共挽金戈駐日難老眼絶編韋更父苦吟人甕醋尤酸玄纁未碎人先逝皂帽徒徵管

幼安

松風蕭瑟日光寒世路何如泉路寬學舍久荒麟角少酒人猶在虎賁難千金已見懸書好三

斗仍聞吸醋酸爲息知音絃易輟逢人常自問

平安

誰謂山中蕙帳寒晩菘蚤韭夏畦寬河東亾篋求非易江左青箱憶不難着舊傳成翻殄瘁少微星隕更悲酸卣然自發蘇門嘯近愧嵇生識

呂安

燒殘銀燭夜窓寒俯仰徒看宇宙寬曲奏至今能和寡才高自古遇時難蓼根未解知心苦榴

實徒聞虀臽酸文苑風流淪落盡鴻波綠野待

誰安

自歎虞翻骨象寒詩才雄健酒腸寬美人買賦千金易帝子招魂九辨難桃李無言還獻笑樝梨有味秖含酸郗生既死知音絶河漢能無愴

謝安

再和及質甫先生自壽詩四首 有序

質甫壽詩予既和之矣元介少宰遂和之二

十章且爲圖書卷以贈之質甫又屬予書前作于其後予亦占和數首文通才盡何敢見大敵聊以博質甫一笑可也

容膝猶堪共客歡上林何借一枝安日長自蠟嵇生屐髮短誰彈貢禹冠蔗境不關茶味苦秋田惟傍醉鄉寬八公漫擬淮王客招隱空憐桂樹寒

彈箏何意揭高歡命駕無煩向呂安腰瘦豈堪

魚作袋鬚疏偏稱鶡為冠圖成海岳山形古[illegible]
就煙雲筆陣寬莫憶五陵裘馬客締袍誰問故
人寒
花下携壺卜夜歡纖雲飛盡月輪安歸來豈獄
頻爭席醉後何妨倒着冠力有盈虛分野定耕
無水旱寸田寬高樓玉遂横清夜滿目關山雨
雪寒
漫將絲竹佐清歡樓墅東山憶謝安踏雪幾携

青玉杖簪雲時御碧瑶冠玉膏細酌三漿美金
粟深居十笏寬市隱盡諳浮世態肯教鷗鷺舊
盟寒

自韻四首

浪跡人間六十年焚魚高臥碧山煙杏花夜遂
村中酒桃葉秋燈渡口船促席聽歌無宿客分
題拈韻有新篇醉鄉日月消除易漫擬朱明古
洞天

忽忽悠悠歲月長江湖今日正相忘携琴[illegible]嶼
題青竹步屧春郊醉白楊老病未能關藥佴虛
名何用著文章大撓曆檢餘除日閒把農書卜
雨暘
辟世墻東願已諧中林惟聽鳥喈喈書簾月影
流花嶼茶鼎煙飛護竹齋漉酒有時欹白恰看
山無意整青鞋世間甲子須臾事荷鍤携壺好
散懷

雲駛月運逝如斯昨日榮光異此時自笑心頭
宜渾沌共憐形散似支離夜燈銷雨彈碁嬾春
樹籠雲振策遲欲採江梅供壽酌轉憐横遂夜
深吹

園蔬

抱甕常關白版扉秋園小摘未全稀雨深土沃
雲根白霜淺泉滋露甲肥漫詫庚郎蔬味少翻
嗤何氏食單飛茶香酒釅黃粱熟可勝西山負

採薇

重刻黃庭內外二景眞經序

黃庭經以內外二景分篇金箱玉笈中所謂無上至眞之秘要也入玄門者于此求之可以涉其津涯通其鈐轄乃近代獨孳孳于叅同契悟眞篇等書且訛而爲黃白男女之流茲經顧多置而不講余嘗心竊疑之鳳岡郭君夙具仙才早受眞籙棄官學道遍訪名山感遇異人易庵

何君授以黃庭口訣君勤而行之超然玄解遂深入無爲無不爲之輿栖眞參頤五色霞三素雲飄飄然起于足下味道餐風之侶不遠千里而來者雲集其門君以茲經授之虛往實歸者甚衆而猶以未接叅承者之或迷于所向也捐貲刊此經流布海內以廣其傳屬其友希陽張君走白下經紀之張舊嘗刻七眞盤山語錄與君爲同志既成因余友莘甫金君介余爲序以明鳳岡君弘闡此經之意余因述其事以弁之攷華陽眞誥南岳夫人降黃庭經于楊君在晉哀帝興寧之甲子楊以授許長史父子今世猶有傳楊君手書此經者而王右軍所書黃庭經黃庭乃今之外景在穆帝永和之丙辰此不知降自何時茲亦未敢具論梁丘子所注多含意未發以待人之自悟郭君與何君針芥相投之時必更有灑然得意于筌蹄之外者安得君耳

提面命一一發其覆耶余讀此經幾四十年自媿癃昧未有所入竊謂二景大義同而內多言神外多言見雖非判然畫先後爲二天而從有入無窮末反本當自有意要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聖不可知見乃謂之象象立而神隱道乃局而爲器矣故又曰可見不可用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誠能見其所不可見者夫然後能緣不神

以致其神有無異名徼妙同得黄庭内[illegible]
之旨庶幾其有合矣乎謹因張君順卞以請
于君君其幸有以語我不敢望作右軍相待為
寫經畢徒舉鵞群贈也
在田周翁蜀人也而家于楚以正德丁丑十
二月　日　時生今百有七歲嘉靖中曾
進異方世宗畀以官賞賚甚厚今將赴大司
馬之招入都過白下同天界僧秋源訪予賦

贈二首
眞氣西看黄鶴樓飛來一百七春秋地靈自攬
岷峨秀仙蹟應觀江漢流露掌舊從天上挹霓
裳曾奉月中遊楚南五百期仍近幾閱滄桑跨
十洲
片帆重過石頭城傾盖依然故舊情杖引藜光
非太乙星懸井絡是長庚方從秘授千金論閑
寫眞形五岳成自喜雲將同雀躍漫尋東海訪
蓬瀛

勅贈承德郎南京戸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懷
江汪公墓志銘

羅田懷江汪公之卒也在萬曆之甲辰秋時伯
子計部君業已舉楚之鄉試上公車矣踰十有
七年
今上皇帝以踐阼推恩中外臣公得
因子貴奉　詔贈承德郎南京戸部山西清吏
司主事如子官公卒計部君兄弟為公卜兆毖

慎其事久而後乃得吉壤于是計部君筮以今
天啓癸亥嘉平之十有八日窆公且將于是日
以　上所錫　勅命謄黄焚于公之墓拜
聖天子之休貺光顯厥事先期歸里瀕行手為
狀屬余志其羨道之石余先後與計部君官南
雍游從久計部君靡敦宏達有經國才士大夫
共推重之覽公狀乃知有名父有名子毓靈贈
祉公之所開者大也謹論次其事以志之公諱

韶鳳字其學者稱懷江先生羅田之有汪自宋
熙寧中勝二公始公兄勝一公官黄之教授卒
葬于黄岡公以是得徙而籍羅田教授公系出
婺之大畈既徙黄而子姓科第蟬焉爲楚望閥
其受氏所自則曾桓公之弟潁川矦生而有文
在手曰汪其昉也公爲勝二公之十世孫羅田
諸汪代以文學顯而隱不仕公父曰吉舟始以
明經爲臨漳令公舉丈夫子五公最幼而岐嶷

有志意年十三而孤攻苦積學補博士弟子每
試輒先人覩一第可唾手得而每入棘若有厄
其遇者久之不售公遂以例貢隨牒選人筮仕
主江右浮梁之簿事公以高才絀志筐篋間而
約巳裕民凡可以爲民請命于上者輒唯唯陳
狀至再四必得請而後巳民愛之如慈母邑故
以陶名天下公終任未嘗以一器自浼有餽者
悉謝却之其賢聲出令丞上直指姚江邵公按
部廉得公治狀薦公于 朝將不次擢公爲諸
有司勸晉鄱陽丞不三月以目眚上書解綬去
邵公檄留之不得後邵公以大中丞開府于楚
會羅田列諸鄉紳姓名具公行事邵公覩公名
曰是我故浮梁尉邪版教特旌其門盖猶以向
者未能竟用公爲恨也嗟乎士類仰簿書每苦
于鞿首亡以見奇公幸爲邵公所知旦夕可以
脫頴者而以病亟歸不可謂非遇矣然公豈待

此而後重哉公孝友自天性少失怙哀痛如成
人長與諸兄析著務取其瘠者族之在羅者繁
衍公以敦睦人得其歡心與人交無城府處鄉
隣以退讓爲節里中稱薰然慈仁君子者必首
推公公生平不屑屑問家人產而勤生嗇施累
貲踰先世所授者乃推其羸餘以赴人之緩急
凡以窘言于公亡不得所願去邑中又人人競
頌公爲長者矣歸里跡未嘗數至令長之室或

過而谷邑中疾苦必策經久質言之鄉飲酒禮府以得賓公爲重然公亦不數往暇則肩[illegible]野服與二三友人徜徉山水間自適而已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後卒惜公者謂公身不售幸及見其子售之乃又不及身見其子之貴以爲天之于公既與之以才矣又與之以子矣胡爲乎若推之若挽之不更延以大年饗計部君之養而溘焉逝也於戲公何憾哉余嘗謂樹德者譬諸

樹木朝雍植而夕求蔭焉其得幾何須之數十年而十畝之陰數十乘之芘鄰之人與行道之人逍遙乎寢處其下不待與餌而止者衆矣公之爵與祿不盡發于身與生前而得之于子與身後天之授公者如是而後乃彌大也公永返其眞宅而褒貤之得于子孫者且繩繩未艾有德司契所取不綦厚哉公之卒以甲辰閏九月之廿有一日其生以嘉靖乙未九月之初九日

享年七十配胡氏孫氏皆贈安人皆先公卒子四長即計部君之洨娶王氏贈安人進士戶部郎中澄孫如皐令棐女繼娶嚴氏黃岡孝廉珣子文學師道女之瀚早卒娶胡氏孝廉明昔孫女之道邑庠生娶段氏英山孝廉繼明孫女之淑例貢任河南汝州衛經歷娶胡氏孝廉明通孫女孫男十一人云云婚嫁皆名族墓在邑西祖塋之右亥龍穴乾向巽兼亥巳法所謂四維

催六秀之官者邪眞吉壤也系之以銘

學而士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仕而吏枳棘豈爲鸞鳳之地其峙不訾務斂所出以阜厥施其錫不已務盈所入以繁爾祉　恩綸煌煌惟子之章佳城鬱鬱惟子之卜於戲允哉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請以是瞑公于九原大爾之門以永裕爾之後昆

李大生詩草序

大生年未弱冠以才名著大江南以北辛酉舉
于鄉余嘗取其行卷序之謂以大生之才橫絕
一世將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隨意所之
孰能禦其至者明年果成進士歸省其親以暇
游吳越諸名勝問登高覽古嘯咏隨之返而過
金陵問余于淮水之上手一編授余邀余序閱
之則詩草也余方在采薪亟援枕起而坐讀之
揚彩之璀璨結響之琳瑯匠意之幽深含情之

穠麗氣高使其神王語艷爲之色飛有昔人苦
吟力索畢世所不能至者大生往往以咄嗟揮
灑間得之豈天才之所授曼立塵表如飛天仙
人咳唾所及皆爲珠玉者乎余嘗觀前輩文章
鉅公其在吾鄉如顧司寇華玉王司寇元美汪
司馬伯玉以辭賦迭主盟當世而問其登第
之年皆與大生相上下以故得以方剛之力乘
可爲之時肆力于文章克就其志使其發之稍
遲將半耗其銳志進氣于呫嗶排比之間及其
成名然後竭蹷以赴之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力
不副其志者多矣大生之才而又蚤貴如三君
子譬如泰阿之劒初發于硎出而試之無天于
上無地于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又如八駿之
馬蚤就天閑旭日始旦範而驅之經玉門而舞
瑤池一息萬里直易易耳李于鱗有言能爲獻
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然則大生將來大

業之所就詎可量哉大生今之所作秀色可餐
如芙蕖之照初日環姿雜讚若玄圃之集夜光
聯鑣古人建橐今彥業已沛乎有餘而余特以
務大生之所至不敢以寃大生之所詣蓋昔人
有云詩難工而可喜難得而易足者也故辭人
恒不以其可喜者自喜而恒以其易足者不自
足是以所造彌工所求彌篤日有孳孳而能至
于至也大生異日名山之業成回而視夫今草

且暢然曰猶昔人非昔人矣吾如梵志余今者倉卒擬議之言其猶庶幾乎高山流水之不失聽也歟哉

黄徵甫司訓德清過訪留集賦贈二首

書囊筆格日相依幾憶秋燈扣竹扉宦跡憐予猶拓落才名羨爾尚雄飛鱸堂明月金聲滿塵尾春風玉屑霏千頃汪汪今更勝芙蓉秋水鏡生輝

朔氣凌空萬木寒疎燈濁酒夜相看投珠莫訝先容少刻羽何妨屬和難產就紫文皆鸑鷟裁成青簡盡瑯玕毋論歳晩烟波濶佇擬扶搖振羽翰

過汪肇邰故居有感

高門猶在主人非毎一經過淚濕衣豈謂閒情彭澤少直論清識朗陵稀筆花夜抱三珠躍劍氣秋横五綵飛何事玉樓期兆速頓令文苑失光輝

康季修游金陵卒于僧舍輓之二首

弟兄文譽滿詞場人道無如季最良賓至五侯爭餽食客行千里不齎糧蟻浮香滿鸕鷀杓鶯轉塵飛玳瑁梁隨處青山可埋骨故鄉何必勝他鄉

衛軍幕府勝芙蓉書記翩翩類嶠重歌舞西湖傾越艷衣冠南路失吳儂蘭舟夜擁千金瑟蕭

寺秋吟五夜鐘曾勅家人斷家事卽今荷鍤正從容

數年以來生平故人彫落已盡頃得秋浦陸君酒間談笑意殊欣暢一月不來奄然逝矣寸心悼之賦詩二首

北里勾闌志南夷槩甑歌身常睎紫塞名久重青娥晩遂論交落時因問疾過何期霜露集玉樹葵婆娑

四姓衣冠舊三刀佐領親我非無重客君是有心人縱酒娛衰晩尋幽洽隱淪何期遽長逝不禁涕沾巾

皇子生頌詔志喜二首

一日歡聲動八埏　詔從金鳳下瑶天欣看龍負真人日快睹虹流華渚年坐見嵩呼傳殿陛卽令邊徼淨烽烟河清鳳鳥真稱瑞麟趾振振祚更綿

濟蘭瑞彩藹蒼蒼鳳詔欣聞出未央四海共歌君有子萬方爭睹日重光青宮肇啓璇題字紫殿新■甲觀香草莽微臣深抃舞再賡天保頌無疆

歲晩同王不驕太復弟卜倩川至偕兒輩集瞻穀堂

歲事將除日漸長欣逢玉律轉青陽耆英何地求靈藥炎竭何弓鎖秘方幾索梅花開咲口暫傾竹葉浣愁腸過從小得團圞日簾外春寒子夜霜

楚信不至

楚天西望暮雲橫遙憶雙魚路幾程吳雁孤懸霜後影巴猿三斷雨中聲樓前玉笛梅爭發坊底銅鞮月自明此際褰帷無限思夢回池草倍含情

蟄菴日錄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顧起元撰起元有說略已著錄是集乃其天啟壬戌癸亥兩年所作詩文曰蟄菴者自序謂足疾至冬輒發毋寒月即自繭一室塞向墐戶嘗自笑以爲似昆蟲之入蟄因以名其菴云